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六五册目次

經部・詩類

古名儒毛詩解十六種二十四卷

〔明〕鍾惺輯

湖南圖書館藏明擁萬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解無卷數》提要

毛詩解敘

六經有解乎六經而無解不名其為六經矣六經有一定之解乎六經而有一定之解不成其為六經矣

易自伏羲畫卦而文王周公孔子皆解也春秋自孔子筆削而左丘明公羊穀梁皆解也或相發明或各有指未嘗一詞而皆絭其

微匪獨易與春秋雖詩亦然夫易象書也言陰陽其理與春秋權書也寓襃貶其旨嚴嚴與與故受解至於詩事有所指詞有所屬

似可一言而明何以子夏子貢親見孔子刪詩者也而所解猶然異辭遂開漢宋諸儒紛紛之論豈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在當時已不可考耶若然則孔子何所據而取之也非然也蓋孔子取其義理與道通而事與詞非其至也何以知之以孔子引

詩知之子貢論貧富而忽引如切如磋為証子夏問素絢而悟及禮後孔子皆謂可與言詩夫切磋之詩美衛武公也與論貧富何

與素絢逸詩也玩其詞亦非為禮而作二賢何以引之而孔子又何以稱之哉小雅緡蠻之篇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商頌玄鳥之

篇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孔子第取其善言止也而曰於止知其所止未嘗執其追叙商人而悲其微賤勞苦也他如伐柯旱麓等

篇不能盡舉大都類此繇此觀之則小序與詩傳不同而漢宋諸儒各有所解無怪矣雖然子貢子夏尚矣而後世諸儒窮遺經於

迹熄然則解者是乎曰詩亡而哀樂之情不亡後世諸儒解者而非是則六經止為上古聖賢談矣諸儒學有淺深然則解者皆是

乎曰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諸儒解者不皆是則六經止為一人作矣解者皆是則古今解者衆矣或謂興為比或謂比為賦或解者

有意而詩無其詞甚且反淫為貞詩若是乎無定解耶曰詩之理至足而義無窮關雎說者謂興矣然以雎鳥指后妃雖謂之比可也螽斯說者謂比矣然羨周室之多男雖謂之興亦可也孟子曰不以詞害志則詩之意有在於詞外者可知鳥浮泥之哉至於淫

奔之詩尤多可原召南之詩曰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鄭之詩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玩其詞如一口此則貞彼則淫無亦謂

其名南與鄭耳孔子曰鄭聲淫所謂淫者或言聲也野有蔓草一詩非孔子引而贈故人亦將指為淫奔矣安在詩不若是乎無定

解也曰解者若斯之無定則學詩者宜何尊曰宜尊毖陽曰毖陽毖陽之紕繆若此尊之柰何曰毖陽道其正也非紕繆也學者因聖言

以求道耳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即言微意遠學者所宜究心而解者敢為後世訓疑耶孔子曰鄭聲淫解曰不淫是開

他途之惑也毖斯雖可謂興究竟比意居多關雎即不妨謂比終當以興為是詩意雖有在詞外者詞尚未解矧詞外之意乎予故

曰紫陽道其正也曰紫陽
道其正尊一紫陽足矣奚
又集古名儒之解曰不觀
衆水之歸不識滄海之大
不聆八音之奏不知大樂

之成孔頴達有言曰欲知
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
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
臭氣澤之所及則旬行而
觀之守一家言而遂謂詩

之道在是豈不陋哉予故
集諸儒之解以補紫陽之
未備俾學詩者滙觀之將
見此解也彼亦解也皆有
意義或有觸於興觀羣怨

或有感於事父事君或有
得於鳥獸艸木之名精者
精之粗者粗之則孔子取
其義理與道通而事與詞
非其至之意見矣苟得此

意解可也不解可也千百皆解而終無一解可也匯詩也易也春秋也可與讀六經矣

竟陵鍾惺伯敬題

古名儒毛詩解

目錄

衛卜商　子夏　述
明後學鍾惺閱

周南

關雎

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

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葛覃

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卷耳

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樛木

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螽斯

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桃夭

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兔罝

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芣苢

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漢廣

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汝墳

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麟之趾

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

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召南

鵲巢

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采蘩

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草蟲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采蘋

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甘棠

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行露

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羔羊

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殷其雷

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摽有梅

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小星

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江有汜

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汜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野有死麕

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何彼穠矣

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騶虞

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

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
王道成也

邶

柏舟

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綠衣

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燕燕

衛莊姜送歸妾也

日月

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
至困窮之詩也

終風

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擊鼓

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
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凱風

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
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

雄雉

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
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匏有苦葉

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谷風

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婚而棄其舊室
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式微

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旄丘

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
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簡兮

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
也

泉水

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
是詩以自見也

北門

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北風

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靜女

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新臺

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

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鄘

栢舟

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墻有茨

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君子偕老

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桑中

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鶉之奔奔

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定之方中

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

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蝃蝀

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

相鼠

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

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

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衛

淇奧

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考槃

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

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氓

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竹竿

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蘭

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河廣

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伯兮

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有狐

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

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王

黍離

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

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陽陽

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揚之水

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中谷有蓷

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飢饉室家相棄爾

兎爰

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葛藟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采葛

懼讒也

大車

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丘中有麻

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鄭

緇衣

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將仲子

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叔于田

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大叔于田

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清人

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

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遵大路

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女曰鷄鳴

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

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甞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山有扶蘇

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蘀兮

刺忽也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

狡童

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

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丰

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之墠

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風雨

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衿

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揚之水

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出其東門

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野有蔓草

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溱洧

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齊

雞鳴

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還

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著

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東方之日

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未明

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南山

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甫田

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

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敝笱

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載驅

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猗嗟

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魏

葛屨

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

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園有桃

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十畝之間

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伐檀

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碩鼠

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唐

蟋蟀

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山有樞

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以洒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詩以刺之也

揚之水

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椒聊

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綢繆

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杕杜

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羔裘

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鴇羽

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無衣

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有杕之杜

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葛生

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采苓

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秦

車鄰

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駟驖

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小戎

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蒹葭

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終南

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黃鳥

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晨風

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無衣

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渭陽

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權輿

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宛丘

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

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

於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衡門

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東門之池

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楊

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墓門

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防有鵲巢

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月出

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株林

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澤陂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檜

羔裘

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

刺不能三年也

隰有萇楚

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也

匪風

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曹

蜉蝣

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候人

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鳲鳩

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下泉

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豳

七月

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鴟鴞

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

東山

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

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破斧

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

小序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卅三

小雅

鹿鳴

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四牡

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皇〻者華

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常棣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伐木

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〻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

下報上也君能下〻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采薇

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

小序

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廿四

出車

勞還率也

杕杜

勞還役也

魚麗

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

南陔

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

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

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有嘉魚

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山有臺

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由庚

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

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

萬物之生各極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蕭

澤及四海也

湛露

天子燕諸侯也

彤弓

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菁〻者莪

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六月

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〻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

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〻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采芑

宣王南征也

車攻

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

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
車徒焉

吉日

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鴻鴈

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労来還定安集
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庭燎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沔水

規宣王也

鶴鳴

誨宣王也

祈父

剌宣王也

白駒

大夫剌宣王也

黃鳥

剌宣王也

我行其野

剌宣王也

斯干

宣王考室也

無羊

宣王考牧也

節南山

家父剌宣王也

正月

大夫剌幽王也

十月之交

大夫剌幽王也

雨無正

大夫剌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
爲政也

小旻

大夫剌幽王也

小宛

大夫剌幽王也

小弁

剌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巧言

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何人斯

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絶之

巷伯

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蓼莪

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大東

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四月

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搆禍怨亂並興焉

北山

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于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無將大車

大夫悔將小人也

小明

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鼓鍾

刺幽王也

楚茨

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信南山

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甫田

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大田

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瞻彼洛矣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裳裳者華

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桑扈

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鴛鴦

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頍弁

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孫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車舝

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青蠅

大夫刺幽王也

賓之初筵

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泆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魚藻

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采菽

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角弓

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菀柳

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都人士

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采綠

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黍苗

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隰桑

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白華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緜蠻

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
載之故作是詩也

瓠葉

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
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漸漸之石

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
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

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
小序 卌三
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
是詩也

何草不黃

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
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也

大明

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緜

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棫樸

文王能官人也

旱麓

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
以百福干祿焉

思齊

文王所以聖也

皇矣
小序 卌四
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靈臺

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
蟲焉

下武

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文王有聲

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生民

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

配天焉

行葦

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既醉

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鳧鷖

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假樂

嘉成王也

公劉

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泂酌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其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卷阿

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民勞

召穆公刺厲王也

板

凡伯刺厲王也

蕩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抑

衛武公刺厲王也亦以自警也

桑柔

芮伯刺厲王也

雲漢

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脩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崧高

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烝民

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韓奕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江漢
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常武
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瞻卬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召旻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周頌
小序　卌七
清廟
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維天之命
太平告文王也
維清
奏象舞也
烈文
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天作
祀先王先公也

昊天有成命
郊祀天地也
我將
祀文王於明堂也
時邁
巡守告祭柴望也
執競
祀武王也
思文
后稷配天也
小序　卌八
臣工
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噫嘻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振鷺
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豐年
秋冬報也
有瞽
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潛
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雝
禘太祖也
載見諸侯
始見乎武王廟也
有客
微子來見祖廟也
武
奏大武也
小序　閔予小子　卅九
嗣王朝于廟也
訪落
嗣王謀于廟也
敬之
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
嗣王求助也
載芟
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良耜
秋報社稷也
絲衣
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酌
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桓
講武類禡也桓武也
賚
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小序　般　四十
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魯頌
駉
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有駜
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泮水

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閟宮

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商頌

那

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大師以那為首

烈祖

祀中宗也

玄鳥

祀高宗也

長發

大禘也

殷武

祀高宗也

小序終

新刻詩傳 孔氏傳音

衛 端木賜 子貢 述

明 後學 鍾惺 校

周南

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為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囏也勞之以卷耳

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兎罝

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時不尚德　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鄘

三朩篝周公鄘人風之賦墻有茨
朩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三朩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柏舟
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遯世而無悶矣
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女歸非禮衰而見棄刺之賦氓

衛

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澳
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衛莊公取于齊夫人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賦碩人
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綠衣
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戴嬀歸于　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諸侯入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宣姜不閑於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衛昭伯無禮於姜國人惡之賦鶉之賁賁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姫閔之賦載馳
宋桓姫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宋桓姫之媵和其小君之賦竹竿
宋桓姫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丘
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蝃蝀

王

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荊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魏人苦於征　賦鴇羽
魏之內子　悲之賦葛屨

唐

唐　賦蟋蟀
唐侯　賦山有樞
曲沃盛　憂之賦茮聊
曲沃盛疆　賦揚之水
曲沃偁弑其三君（關虞隱隱可見蓋僖王命為五字）晉侯唐人刺之賦
無衣
晉人久於從　賦葛生

晉獻好讒　賦采苓
晉文公好賢　賦杕杜
臼季遇郤缺于冀薦于文公　人美之賦野有艸草
晉大夫賢　美之賦羔裘
晉大夫　譏之賦彼汾
晉亂民窮　傷之賦綢繆

曹

曹卡振　之賦尸鳩
曹之君　賦下泉
曹　賦蜉蝣
曹　賦候人

鄶

鄶君　之賦羔求
鄶之君子　賦匪風
鄶人困於　賦長楚
枣亂不終　賦素冠
鄶人兄弟相棄　賦揚之水
鄶人夫婦相棄　賦大路

鄭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鄭武公封弟叚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封之賦將仲子
大卡叚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卡于田
叚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卡
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籜兮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
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狂氏狡名）

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鄭靈公好倡國人化 子譏之賦溱洧
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産美之賦羔求
大婦相戒以勤生樂善 美之賦女曰雞鳴
鄭有貞士空其 俗賦出其東門

陳

陳 賦宛丘
陳之 賦衡門
陳靈公如夏氏 之賦株林
詩傳全 十
孔寧儀行父從君 泄冶刺之賦墓門
靈公聽讒囚泄冶内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陳殺其大夫泄冶 傷之賦澤陂
陳 賦東門之枌
陳、 之賦東門之池
朋友 賦東門之楊
朋友 賦月出

秦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襄公始有田圃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
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黄鳥
君子隱于川上 慕之賦蒹葭
賦晨風
賦權輿

小正

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 雈鳴 所
詩傳全 十一
以脩身也 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
也棠棣燕兄弟也頍弁燕親戚也魚麗嘉魚瓠葉皆
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煌
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杕杜勞戍也邠風
陳農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
所以報上也斯干落寢宮也鴻鴈懷流人也蓼蕭常
常者華湛露彤弓桑扈采菽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
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
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
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

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
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也

小正續

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帥也
采薇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工吉日閱
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考牧也車牽樂
親昏也

小正傳

昭王南　大夫憂之賦鼓鍾
圻招　道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賦圻招

懿王之　勞于王事賦北山
王之時大夫遊　賦緜蠻
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厲王之時諸侯勞　賦小東
厲王不禮于諸侯　相戒以避之賦菀柳
厲王出居于彘　賦小明
尹伯奇　後母鄭大夫閔之賦小弁
幽王　賦巷伯
大夫傷於　賦巧言
大　賦小旻

相戒賦鳴鴈
申后　賦白華
兄弟不　賦角弓
皇父專政　賦十月之交
思　母賦蓼莪
衛武公　賦賓之初筵
衛武　賦懿戒
賦四月
西周棗退　大夫傷之賦正月
王室播遷大　臣閔之賦雨無其極

桓公伐鄭　家父諫之賦節
朋友　之賦谷風
君子懷　賦都人士

大正

周公制　會朝受　有大雅焉文
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
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　德以訓
成王也泂酌卷阿　王也

大正續

宣王中興大正續焉　高

新刻詩說全

周南

漢　魯人　申　培　著
明　竟陵　鍾　惺　校

關雎文王之妃太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而備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為先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葛覃此亦太姒所自作賦也

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螽斯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

麟趾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後三章皆賦也

兎罝文王聞大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首二章賦也末章興也

漢廣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是詩皆比中有賦也

芣苢童兒鬬艸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召南

鵲巢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即其事而賦之也

采蘩美夫人親蠶之詩賦也

江有汜諸侯之媵姑不容於嫡終而進之故作是詩興也

羔羊美大夫之詩賦也

采蘋內子敬祀詩人賦之

殷其靁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館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艸蟲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

騶虞美虞人之詩賦也

摽有梅女父擇壻之詩興也

野麇昏姻惡無禮之詩賦也

行露強委禽而不受至於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史美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皆興也

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詩賦也

魯

鴟鴞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殺丅一
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
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
之創業而代之為言也
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
詩皆賦中有興焉
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而
後賦也
伐柯管叔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

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九罭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興也
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賦也
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美之賦也
駉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前三
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有駜燕飲而頌禱之詞興也
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
惠桓莊四寢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

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邶

柏舟康叔因管叔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
一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雄雌邶之臣諫管叔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興也三章
四章皆賦也
匏有苦葉邶人刺管叔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比
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
以自嘆也

東方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前三章賦也末章
興也
北風邶人厭亂之詩皆比而賦也
谷風邶之良婦見棄於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賦
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後賦也五章
六章皆賦也
凱風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一章二章比
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靜女陳古諷今之詩賦也

鄘

牆有茨鄘人刺三監之詩興也

相鼠刺三示之詩興也

伯兮鄘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一章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

考槃美隱者之詩賦也

木瓜朋友相贈之詩賦也

芄蘭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氓淫婦為人所棄鄘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賦也三四五皆興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也

衛

柏舟衛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興也

淇奧美衛武公之詩興也

干旄美武公好賢賦也

碩人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綠水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興四皆比而賦也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而後賦也

日月州吁弒桓公莊姜大歸而作是詩賦也

燕燕莊姜與娣戴嬀皆為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別莊姜作詩以贈嬀焉前三章皆興也後一章賦也

擊鼓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賦也

窺臺衛宣公為伋娶婦而美築親臺而自納之衛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也

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于

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君子偕老刺宣姜之詩賦也

離之奔奔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興也

采唐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義又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泉水宋桓夫人閔衛之破而作首興後皆賦也

竹竿宋桓夫人之滕和泉水而作首章興也二章三

章先比後賦也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旄丘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一章興也二章三章四章賦也
式微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賦也
蝃蝀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王

黍離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弑之立平王于

申自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鎬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為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揚之水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興也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賦也
葛藟王族流散而作興也
子衿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虜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興也三章賦也末興也
漸漸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也
采菉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賦也
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也三章興也
唐棣僖王者棄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
采葛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興也
無將大車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

詩比而後賦也
君子陽陽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黃鳥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苕之華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興也末章賦也
中谷民饑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興也
有兔趙鞅殺萇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齊

東方未明齊大夫相戒以勸于公故作此詩前二章皆賦也末比而賦也

盧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丰襄公無道即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賦也

敝笱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載驅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

師齊人刺之賦也

猗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賦也

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為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賦也

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甫田齊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二章興也末比也

著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賦也

魏

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而興也

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於農畝賦也

杕杜君子敎人孝友之詩興也

陟岵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賦也

園有桃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詩賦也

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鴇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興也

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一章興也二章

賦也

唐

蟋蟀唐人相戒之詩興也

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興也

芣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强師服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暘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無衣唐公孫偁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為晋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野有蔓草晉臼季薦郤缺于文公晉人美之比也

羔求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興也

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興也

綢繆晉亂民窮昏姻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曹

尸鳩曹尗為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興也

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室而作皆比而後賦也

蜉蝣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皆比而賦也

候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譏之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鄶

羔求鄶君不能自强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賦也

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賦也

萇楚鄶人困於賦役而作賦也

素冠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賦也

揚之水兄弟為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也

大路棄婦之詞賦也

鄭

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賦也

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擬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皆賦中有比也

尗于田尗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尗段不義而得衆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有女同車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是詩賦也

蘀兮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

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皆先比而後賦也

清人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遠之而使禦狄于境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是詩興也

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殺逐之故作是詩以責狂狡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褰裳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賦也

溱洧刺亂也皆賦體

羔求鄭子皮卒子産思之追頌焉賦也

女曰雞鳴夫婦相警戒之詞賦也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詩賦也

陳

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賦也
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也
株林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賦也
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冶作是詩賦也
防有鵲巢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比而後賦也

澤陂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興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興也

秦

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也
小戎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賦也
車鄰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首章賦也下二章比也
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興也
駟鐵秦人從狩而作賦也
渭陽晉公子重耳歸于晉秦穆公送之而作是詩賦也
黃鳥秦穆公卒世子瑩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蒹葭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興而比也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興也
權輿與前篇同義賦也

小正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皆燕賢者而詞有重輕敬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也三章

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
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青莪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比而賦也
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前三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至末皆賦也
頍弁此燕王族之詩賦中有比也
嘉魚此前二章皆賦也後二章先比而後賦也
魚麗此詩全篇皆賦也

瓠葉全篇皆賦也以上二詩子貢傳以為皆燕大臣之詩而其詞亦有隆殺焉

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興也

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賦也

煌䔢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首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杕杜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南山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賦也

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犒農夫之詩賦也

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賦也

鴻鴈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

常常者華天子美諸侯之詩前三章興也末章賦也

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興也

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賦也

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二章皆賦也

采尗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中一章賦也末章皆興也

瞻彼洛矣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

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興也

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興也

小正續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為變小正非也

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籀美之賦也

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史

籀美之賦也

采薇宣王之世既驅獫狁勞其還帥之詩前四章皆興也下二章皆賦也

采芑宣王命方叔征荊荊人來歸史籀美之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申伯史籀美之此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賦也

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賦也

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之賦也

沔水宣王即位乞言於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無羊宣王考牧史籀美之賦也

車舝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小正傳 鍾鼓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怨思于下亦皆出于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子録之以存鑒戒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大正傳倣此

鼓鍾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賦也

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以諷諫賦也

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緜蠻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作是詩興也

青蠅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小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病首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也

菀栁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興也

小明厲王流於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以作皆賦也

小弁尹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為寺人而作此詩前六章皆賦也末章先比而後賦也

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分何人斯二篇非也

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賦也

鳴鳩此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首章興也二章賦也此下三章皆興也毛朱作小宛

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興也

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五章比也下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夫變見於上地變動于下而姦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賦也

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

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章十一章皆賦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
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
也至末三章皆賦也
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
中三章興也七章賦也末章亦興也
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没而不得其
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興也

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暬御之
臣閔之而作賦也
節栢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
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二章興也下六章皆賦也
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興也
都人士尹伯封作閔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
今之不古若賦也

大正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
者作詩歌奏於請廟受楚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
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于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
詩賦也
緜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句
為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首章興也二章
賦也三章興也四章五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旱麓詠嘆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五
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皇矣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
之事賦也
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雝周公
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八章皆賦也
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章
皆賦也末章興也
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興也下二
章皆賦也

既醉王族與燕畣行葦之詩賦也

鳧鷖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歌興也

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賦也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興也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進戒首章緬叙以發端也二章以下凡五章皆召公陳其歌詠之辭皆賦體七八章皆興也九章即其所見賦之以寓進戒之意第十章承上鳳皇之鳴而賦之以興下章之義高岡卷阿之眷末章賦也

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賦也

大正續（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

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崧高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章皆賦也

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賦也

大正傳（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為會朝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辭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賦諫之賦也

桑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七八章皆賦也九章興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興也十二章十三章皆興也末三章皆賦也

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賦也

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賦也

瞻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前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中有興也五章六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召旻幽王邇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慝諸侯攜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魯頌

清廟周公成洛也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維青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賦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賦也

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賦也

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賦也

雝成王祀文武之詩賦也

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興也

武大武一成之歌賦也

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賦也

旹邁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三成也賦也

般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賦也

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周頌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警皆賦也

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賦也

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

毖亦訪落之意賦也

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也

有客成王既封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於祖廟此其燕樂之歌賦也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潛薦魚于寢廟之樂歌賦也

絲衣士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臣工祭先農之詩賦也

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賦也

載芟亦豐年之意賦也

良耜與載芟同意賦也

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也

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商頌

那祀成湯之樂歌賦也

烈祖與上篇同

長發大禘之詩賦也

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賦也

詩譜序

漢北海鄭玄康成撰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爾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

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民共財至于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

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
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
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
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
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
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
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
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

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
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
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
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
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
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
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
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
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新刻詩譜全

漢　北海鄭　玄　康成　撰
明　竟陵鍾　惺　伯敬　校

周南召南譜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

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爾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

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黄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于此

周南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靁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兖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

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獲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悔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閒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謂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襃姒

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兎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

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𥫃歷莘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食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尤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譜

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也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閒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西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

秦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陳譜

陳者太皞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太姬無子好巫覡

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亂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始作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譜

檜者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

驕奢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曹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

商之末世太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于岐陽民又
歸之公劉之出太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事難之故
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
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職憂念民
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之攝政致
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太王之所為
太師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
國變風焉

豳 一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大小雅譜

小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
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太王王季歷
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
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
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
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
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
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
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
之武王鑒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
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
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
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
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
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校
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
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
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

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
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
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
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
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師所以然者十
月之詩自說多陳小雅正經廢缺之事而下向言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謂六月者宣王北
伐之詩當承菁菁者莪之後故下此四篇使次正月
之詩也亂甚焉既移文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
過矣

小雅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魚麗　南陔　白華
華黍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　南山有臺　由庚　崇丘
由儀　蓼蕭　湛露　彤弓
菁菁者莪　六月　采芑　車攻

吉日

鴻鴈之什

鴻鴈　庭燎　沔水　鶴鳴
祈父　白駒　黃鳥　我行其野
斯干　無羊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　正月　十月之交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谷風之什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之什

甫田　大田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之什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緜蠻　瓠葉　漸漸之石　苕之華
何草不黃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　大明　緜　棫樸
旱麓　思齊　皇矣　靈臺
下武　文王有聲

生民之什

生民　行葦　既醉　鳧鷖
假樂　公劉　泂酌　卷阿

民勞　板

蕩之什

蕩　抑　桑柔　雲漢

崧高　烝民　韓奕　江漢

常武　瞻卬　召旻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

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此言聖王之政法象天地羣神之為而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神得其所則事順人和而德洽於神舉矣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絜其牛羊馨其

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周頌

清廟之什

清廟　維天之命　維清　烈文

天作　昊天有成命　我將　時邁

執競　思文

臣工之什

臣工　噫嘻　振鷺　豐年

有瞽　潛　雝　載見

有客　武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訪落　敬之　小毖

載芟　良耜　絲衣　酌

桓　賚　般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

十六年冬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闇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魯頌

駉之什

駉　有駜　泮水　閟宮

商頌譜

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世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啓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孟豬之野自從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

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商頌

那　烈祖　玄鳥　長發

殷武

新刻詩譜 終

明竟陵鍾 惺伯敬閱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朱子曰舊關雎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引以發其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孔子曰詩人志意之所之適蘊藏在心為志發見於言為詩○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詩之自出○鄭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然則詩昉於此乎○黃氏曰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用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音現永長也黃氏曰寂然不動者謂之性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惡可已惡可已則不知手舞足蹈也○三山李氏曰永歌未足盡其情於是手舞之手蹈之而有舞焉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導於外無所湮鬱此所謂導和之至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

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平聲數音朔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嗟歎永歌既發於聲因以其聲播於八音諧以律呂使之相應而和故謂之音而節其音而後可得其所感之情有如是之不同也○孔子曰治世之政和順民述其安樂之心作歌故其音亦安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樂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亂世之政乖矣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怒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怨之甚也國將亡民遭困厄哀傷思慕而作歌故其音亦哀以思知我如此不知無生哀之其也睠言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臨川王氏曰治亂言世言政而亡國不言者世絕而無政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音刈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結上三節而言詩之用廣大深切非他教之所及也○安成劉氏曰詠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懲其事之失則可創人逸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者蓋以人心同理也詠其實而極其和平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於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為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慶源輔氏曰或疑指周公為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止言成王則失其實矣是指風雅頌之正經安成劉氏曰序者言先王以詩為教正綱常而善風化故知其所指先王與正經如此經常也女正乎內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廬陵彭氏曰陳君舉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蓋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道又只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只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樂菴李氏曰惟能美教化然後可以移風俗若教化不美非獨不能移風俗天下反為風俗所移矣如曹風之奢晉風之儉不中於禮皆足以移人教化之不美其弊必至於此○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經為教而後有此効驗始於夫婦父子君臣之三綱而後極於天下之風俗也○安成劉氏曰此一節專論正風雅及周頌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興虛應反後同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大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慶源輔氏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節奏實統於是而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百篇之體製實出於是而不能外故曰管轄○安成劉氏曰詩有六義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輿之有管有轄管與錧輨同車轂端錔也轄與鎋舝同車軸頭鐵也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綱領之用在網於衣之上則風雅頌之比也管轄之用在車之中此賦比興之譬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朱子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為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曰鄭漁仲言出於朝廷者為雅出於民俗者為風文武之時周召之作者謂之周召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敘為斷然之說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足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作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說雜之降為風今且

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彼樂章爾程子必要說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如何某不敢從○廬陵彭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後分也風雅頌乃其音而賦比興乃其體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此如關雎兔罝之類是也朱子曰凡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引物為況者比也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釣起因而接續者興也○此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說出那個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個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比弁弈寢廟君子作之只說個他人有心予忖兮

之審是與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日從卻不同○如藁砧今何在何日大刀頭此是孔體與之為言起也言興物而起意後來古詩猶有此體如青青原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匡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皆是也○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藕皆是借彼興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所無興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說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

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

朱子曰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卻是裏面橫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周禮說以六詩敎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個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興比賦詩裏面全不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卻是周禮說函詩有曲雅蓋頌節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與賦又別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人依是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齒之所以為辭為項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須宮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範恐是意其一○變衆精氏曰聲音之節謂風雅頌制作之體謂賦比興三經謂風雅頌之體一定也三緯謂賦比興之用不一也○孔氏曰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詞耳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也○安成劉氏曰聲音之節非風則雅非雅則頌其在當時同可以永以得其節奏製作之體非賦則比非比則興其在今日猶可玩咏以得其指歸蓋古今之作者教者學者皆不能外夫六義也

六者之序

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

孔氏曰四始以風為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為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然後次以雅頌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則雅頌亦用賦比興也言事之道直陳為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朱子曰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為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常實則同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詩之比興舊來以關雎之類為興鶴鳴之類為比業為之說甚詳大槩興詩不甚取義特以上句引起下句亦有取義者比詩則全以彼物譬喻此物有都不說破者有下文卻結在所比之事上者其體蓋不同也上蔡言學詩須先識六義而諷詠以得之此學詩之要若迂廻穿鑿則使不濟事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則言凡詩聲音之節製作之體有此六義而教詩與學詩者皆當先辨而識之也綠衣雖以比妄又固以興起其詞雅鳴雖以起興又以擊而有別比白呢之德也獨樂二者以例其餘耳○安成劉氏曰呂氏龔謂得風之體多者為風得雅之體多者為雅得頌之體多者為頌而朱子亦嘗疑之以七月詩變其音節或為風或為雅或為頌則風雅頌之例中亦恐有不同者不特比興之例為然也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風刺之風福鳳反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

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識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臨川王氏曰主文譎諫有巽入之道故曰風○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解風之一字有此二義也上以風化下謂正風也然變風亦間有如此者下以風刺上則止謂變風耳風雖有此二義不同然皆有取於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故皆曰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朱子曰先儒本謂周公制作時所定者為正風雅其後以類附見者為變風雅耳固不謂變者皆非夫詩也大序之文亦有可疑處而小雅篇次亦多不

可曉者此未易考但聖人之意使人法其善戒其惡此則炳如日星耳今亦不須問其篇章次序則事實是非之如何但玩味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鄭衛之詩篇篇如此乃見其風俗之甚不美若止載一兩篇則人以為是適然耳大祇聖人之心寬大卒易與今人小小見識遮前掩後底惡思不同○詩之雅蓋王道盛時如成王以上詩是也自成王以後則為變雅矣蓋王政之所由衰故黍離降而為國風則同乎諸侯之詩矣○慶源輔氏曰此一節言風雅之有變也然正變之說詩經無文可據但其說有合乎理故且從之所謂可疑者蓋指從笑至事奉十篇之類而言也○安成劉氏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有意於為正為變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而邶風不可以為東遷以後之詩也大然就各詩論之以美為正以刺為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風福鳳反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惟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大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大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于國史甚事又曰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安成劉氏曰此一節係變風變雅作矣之下發乎情之上而謂國史傷人倫哀刑政以作詩則序者之意以

序上文言變風變雅為國史所作非以三百篇為皆作於國史然亦誤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

黃氏曰止乎禮義喜怒哀樂之中節者○臨川王氏曰此獨言變風者雅雖有變天子猶有政焉言變風則通乎無雅之後也而猶知止乎禮義則變雅之時可知矣

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

朱子曰如泉水載馳等詩固止乎禮義如桑中有甚禮義大序亦只是總說亦未盡○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又言變風之亦有止乎禮義者蓋由先王之澤入人之深且久故也不及雅者變風如此則變雅從可知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

臨川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再釋風之名義然只反前說上截意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

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體象四方之風俗謂之雅也

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雅之名義與大小雅之別言天下之事以體象四方之風俗而以見王政之所由興也正雅則可見王政之興變雅則可見王政之廢○孔氏曰小雅所陳飲食賞勞燕賜征伐之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求賢用士皆大事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至於變雅則由音體有小大而不復由政事之大小矣○朱子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政之大本繫焉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而附之也歟○華谷嚴氏曰以政之小大為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太史公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告古毒反

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

慶源輔氏曰此一小節釋頌之名義頌容古字通故頌為形容之義○三山李氏曰頌字訓容漢書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廬陵彭氏曰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于神明○安成劉氏曰論頌詩之大體固足天子郊廟樂歌而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者也但驗之三頌諸篇亦不能盡然也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

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

臨川王氏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也故詩之四始○廬陵彭氏曰呂博士云自一國之上以下備言風雅頌之所因而作而卒之以是謂四始詩之作各有攸始也○程子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本乎

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請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李氏曰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

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朱子曰所謂無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夫子不取耳故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蓋伯樂之所不顧則謂之無馬可矣夫子之所不取則謂之無詩可矣又曰古人發出意思自好看者三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觀矣○慶源輔氏曰此二句總結上三節而贊其為詩之極至也夫詩之作其來遠矣至夫子刪詩則無復餘蘊後世作者連篇累牘不不多然學之者果可以興觀羣怨乎用之者果可以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乎後人讀之皆又果可以達於政而專對乎至於風雲之狀月露之形則固無益於事矣若夫哀淫愁怨導欲增悲則又非徒無益也邵子之言警人深矣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胄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安成劉氏曰卽所謂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者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安成劉氏曰因其性之直而防其過故欲其溫因其性之寬而防其過故欲其栗因其性之剛而防其過故欲其無虐因其性之簡而防其過故欲其無傲凡所以養其中和之德救其氣質之偏者蓋皆樂之功用也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協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黃鐘大呂大簇音湊夾鐘姑洗音跣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音亦應鐘黃最濁而應極清又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

朱子曰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制以括人聲之高下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謂如以黃鐘為宮則是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鐘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鐘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八分有奇而黃鐘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鐘長六寸則宮聲緊下而商羽角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鐘大呂黃鐘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鐘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樂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耳○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問詩樂既廢如何曰既無此家具也只得

以義理養其心涵泳從容無斯須不和不樂便是樂○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諷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塤篪之類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皆然詩本於人之情注有美刺風諭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至於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非思勉之所及者○三代之時禮樂用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詠其言以求其志詠其聲執其器舞蹈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求之固有序矣是以聖賢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於義皆多仲尼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上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意乎況今去孔孟千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竊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推而得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誠之絃管已乎誠能得之則所助

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況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以為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詩之末也末雖亡不害本之存患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詠以求之情性之中有得乎此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何如耳有舜文之文德則聲為律而身為度簫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九峯蔡氏曰心之所之謂之志心之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大祇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鐘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均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者所謂律和聲也○安成劉氏曰黃鐘系子大呂丑太簇寅夾鐘卯姑洗辰仲呂巳蕤賓午林鐘未夷則申南呂酉無射戌應鐘亥一律一呂陰陽相間黃鐘生林鐘自子至未凡八位

林鐘生太簇自未至寅亦八位餘律皆然所謂隔八者也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皆三分損一三呂上生三律皆三分益一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中呂黃鐘相生則三律下生三呂反三分益一三呂上生三律反三分損一通六下六上而十二律旋相為宮焉每律備五聲則成六十聲每律加變宮變徵則成八十四聲矣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

朱子曰金鐘鎛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鼗鼓也木柷敔也○九峯蔡氏曰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叶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郊廟而神人以和矣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說見大序

以六德為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安成劉氏曰此六者周禮大司樂謂之樂德中者無所偏倚和者無所乖戾祗者莊敬庸者有常孝者善事父母友者善於兄弟

以六律為之音

六律謂黃鐘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鐘為六陰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

安成劉氏曰間者言其陰陽相間呂者言其陰陽相侶周禮又謂之六同不言六陰律者陽統陰也

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以六德為本者無是六德則雖誦以六詩無益也此即舜命夔以樂教胄子必因其直寬剛簡而使無過之意以六律為之音此即律和聲之意本謂德性末謂聲音○安成劉氏曰本六德而教六詩而叶六律即帝舜命夔自直溫而詩歌自詩歌而聲

律之意○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鄭氏曰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狩陳詩者采其詩而觀之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

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丹陽洪氏曰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

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

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不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

廬陵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小雅大雅頌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程子曰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益文人之悉樂必形於言政之美惡必有刺美至夫子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也且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而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詖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令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民仁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強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而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咨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著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惧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

不極亂而興治華危而為安國家之先由是道亡莫居豳也趙昨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若王業之所興也故次以豳王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司其叙也啟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正以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尊蓋生於不足王道隆所歌頌首如是反其哀也如魯之事一已足矣商則頌前代之哀不可辭也故附其後焉○臨川王氏曰風雅頌予樂章之名其音節各異如令慢詞小令之分雖歎以從為此以此為皆而不可得非則詩者可以之意後易令若曰七月本可列於雅然雅有篤公劉矣故寘之豳風生民本可以列於頌然頌有思文后稷矣共冥之於雅如此則是風雅頌初無一定由人以意安揆也生民乃郊祀之後飲酒受釐緒所歌施於人而非施於鬼神者自當為雅蓋祭祀之時歌之於鬼神者頌詩也受釐之時歌之於生人者雅詩也況頌詩與雅詩之體製亦自判然有不同也哉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朱子曰雅常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朱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慶源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狡不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於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

善而自不能已也程子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則誦讀其言美惡足以勸戒有以啓發故曰興○西山眞氏曰三百篇詩雖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反覆涵泳直可以感發其性情則所謂興於詩者亦未嘗不存也○廣平游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常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勉齋黃氏曰興羣怨皆指學詩者而言觀則指詩而言謂考究其人之得失也然以為觀己得失亦通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朱子曰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朱子曰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慶源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無一語或遺學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羣居之道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父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廬陵歐陽氏曰詩述商周自玄鳥生民上陳稷契下訖陳靈千五六百年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朱子曰思無[illegible]是要正人[illegible]

言之三百篇只是一個思無邪析而言之一篇之中自有一個思無邪○勉齋黃氏曰三百篇之詩亦多矣而一言足以盡蓋其義所以明思無邪一言之辭約而理盡微婉者若言人之惡而託諸事綿之蓋親族之睿之類是也各因一事者若刺奢刺貪之類是也直指全體者直指則非微婉矣全體則非一事矣就人心之思而言其無邪故曰直指全體也此其所以能蓋三百篇之義也歟

○南容三去聲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朱子曰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字子容抑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故孔子以兄子妻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程子曰須是未讀詩者授以政不達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便能專對始是讀詩○勉齋黃氏曰詩三百篇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事能專對者何其少邪亦視其所以讀之者如何耳為人邪為己邪誦說邪踐行邪鹵莽有精切邪二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矣○胡氏曰詩之作皆原於人情及諷詠其所言則事物之理莫不具載故其情合於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政治之得其情背於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之失因是而通為政之方也詩之言溫厚不至於薄和平不至於訐能諷詠則人皆易曉因是故能專對也然讀詩者每不能如此豈非誦之而不能熟熟之而不能思思之而不能切歟可不戒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朱子曰子貢姓端木名賜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

貧富之外也故以二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故但以為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全體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朱子曰無諂無驕是就貧富裏用功比他樂與好禮者自爭一等蓋樂自不知有貧好禮自不知有富曾氏之說亦善曾氏曰以貧故無諂以富故無驕處貧富之道耳樂非以貧好禮非以富出於情性而貧富不能解也○慶源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貫○安成劉氏曰隨貧富而用力自守則不能全體貫徹也無諂無驕免於顯過則不能理義渾然也是蓋為貧富而自守圓於貧富之中者也彼樂與好禮者則由禮義渾然根於其心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令之為

貧其富也但知好禮而不知今之為富所謂全體貫徹也是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為貧富而增損存亡也乃超乎貧富之外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磋之浮去聲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朱子曰他說意思闊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也○勉齋黃氏曰謂告以無諂不如樂無驕不如好禮此所已言也知義理之無窮學之不可以有得而遂足此所未言也夫子論貧富而子貢悟為學是告往而知來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諂無驕樂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

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雙峯饒氏曰讀書須是先理會訓詁曉得訓詁便須涵泳其意不可只滯在訓詁上然未有不曉訓詁而能通其意者子夏是未曉得素以為絢一句訓詁所以問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蓋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龜山楊氏曰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

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於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為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慶源輔氏曰子貢因論好禮與樂之學而知切瑳琢磨之詩為自治益精之意子夏因論素以為絢之詩而知人之學禮當以質為先故皆可與言詩楊氏之說嚴明切讀書者不可泥於章句之下而學詩者尤貴有得於言意之表不然則局於章句訓詁而詩之教益於人者鮮矣○雙峯饒氏曰夫子稱商賜可與言詩皆是善其能觸類而長今學者讀書於見在文意也未能通解況敢望其能觸類乎○三山李氏曰觀詩者必當得其外意如衣錦尚絅但言衣服之盛而中庸曰惡其文之著也推之以為慎獨之學巧笑美目但言顏色之好而子曰繪事後素子夏則推之遂知其禮後之說也○止齊陳氏曰六經皆經聖人手而於詩也致意蓋詳論語一書語詩多於他經而二南則止色言之關雎一篇尤再惓惓夫子之意深矣○安成劉氏曰此引論語言詩凡十章而皆不仍其并後之次朱子於此得無意乎切以淺見推之雅頌

各得其所一章首明三百篇之定體也詩體之音節既定則可學矣故次兩章記夫子常以詩為教也既學則必有成效如所謂興觀羣怨之類足也故以此二章次之然學貴乎知要善讀詩而有得雖思無邪之一言白主之一章用之有餘不善讀若雖三百其篇而無用也故此三章又次之若子貢子夏之問答又皆得詩人意外意者故以此二章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朱子曰普徧也率循也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逆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而無遺種矣惟以意迎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又曰逆是前去追迎之之意蓋是將自家意思去前面等候詩人之志來又曰譬如有一客來自家去迎他他來則接之不來則已若必去捉他來則不可○張子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程子曰顥字伯淳頤字正叔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

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吟咏其情性使人意況浸紓快於道德之中有所羨樂而動蕩鼓舞之直與曾點浴沂風雩之氣象一般方能有益○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朱子曰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嚴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此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

張子曰名載字子厚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泳從容

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問詩如何看龜山楊氏曰詩極難卒說大抵須要人體會不在推尋文義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者情之所發也今觀是詩之言則必先觀是詩之情如何不知其情則雖精窮文義謂之不知詩可也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以為可與言詩如此全要體會惟體會得故看詩有味至於有味則詩之用在我矣〇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慶源輔氏曰溫厚平易老成六字說盡詩人情性溫厚謂和而不流怨而不怒平易謂所言皆眼前事老成謂憂深思遠達於人情事物之變此等意思唯平心易氣以逆之則可有得〇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慶源輔氏曰艱險與平易正相反蓋云目前事若無義理在其間是特鄙俚之言耳唯所言皆目前事而卻有義理此其所以為詩也然人能言到此亦甚難以平易求之則無窒礙故其意思廣遠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卻不平易〇黃氏曰橫渠歎說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

上蔡謝氏曰名良佐字顯道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引異說而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

耳朱子曰上蔡甚曉得詩觀此說是他識得要領處〇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〇程子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也〇慶源輔氏曰體面蓋言體製體段言六義各有箇體面學詩不可不先理會得

古詩卽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卻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說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慶源輔氏曰思之切而不歸于正便入哀傷淫泆去也〇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卻一兩字點平聲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東齋陳氏曰烝民詩首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滄浪之歌只換兩斯字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〇朱子曰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義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〇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〇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他一箇暴歛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物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著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詩有說得[illegible]所後

理亦無甚要緊今且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二二
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〇協韻乃吳才老所作某
續添之〇或問吳才老協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
州有其書無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
然亦有推不去者因言商頌下民有嚴協不敢怠
遠吳氏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某後讀楚
辭天問見嚴字乃押從莊剛方字去乃知是叶韻
嚴韻作昂也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天問才老
豈不讀往往偶然失之〇古人情意溫厚寬和言
語自恁地好當時協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
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
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
之劉禹錫之徒和詩猶自有相重客本朝和詩便
皆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〇問詩叶韻
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
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〇問先
生說詩卒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
叶韻方諧律呂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
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
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

歎歎即和聲也〇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
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須
如舜華叶當讀作數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
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
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
此方是今音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又削得此例然
楚辭紛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
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
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〇
古人作詩皆押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
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〇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
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合處問今
陽字部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
可曉問古人韻肆後世襲方嚴客見某人好考古
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〇上論協補
〇漢書傳訓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
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
九卷毛詩詁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不與經
連也馬融為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
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

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所何卷也
〇歐陽公有詩本義二十餘篇然說得有好處有
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
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得也無妨
其論甚好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却不見
了也害事如呂伯恭讀詩記人只是看這箇他上
面有底便看無底更不知看了〇某解詩多不依
他序縱解得不好也不過只是得罪於作序之人
只依序解而不考本詩上下文意則得罪於聖賢
因說學者解詩曰某舊時看詩數十家之說一一
都從頭記得初間那裏敢便判斷那說是那說不
是看熟久之方見得這說似是那說似不是或頭
邊是尾說不相應或中間數句是兩頭不是或尾
說是頭邊不是然也未敢便判斷疑恐是如此又
看久之方審得這說是那說不是又熟看久之方
敢決定斷說這說是那說不是這一部詩并諸家
解都包在肚裏公而今只是見已前解詩便也要
注所更不問道理只認挺著便據自家意思說於
已無益於經有害濟得甚事凡先儒解經雖未知
道然其盡一生之力纘未識得七八分也有三四

分且須熟讀詳究以審其是非而為吾之益今公
緣看著便妄生去取肆以己意是發明得箇甚麼
道理公且說人之讀書是要將作甚麼用所貴乎
讀書者是要理會這箇道以反之於身為我之益
而已〇詩傳中或云姑從或云且從其說之類皆
未有所考不免且用其說〇詩傳只得如此說不
容更著語工夫却在
讀者已上論解詩

新刻詩傳綱領終

讀詩一得序

毛詩註釋簡古鄭氏雖以禮說詩於人情或不通及多改字之弊然亦多有足以裨毛詩之未及者至孔氏疏義出而二家之說遂明本朝伊川與歐蘇諸公又為發其理趣詩益煥然矣南渡後李迂仲集諸家為之辨南去取之南軒東萊止集諸家可取者

視李氏為徑而東萊之詩記獨行岷隱戴氏遂為續詩記建昌段氏又用詩記之法為集解華谷嚴氏又用其法為詩緝諸家之要者多在焉此讀詩之本說也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不能無疑焉夫詩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載之下欲一旦盡去自惜相傳之說別求其說於茫冥之中誠亦難事然其指桑中溱洧為鄭衛之音則其辭曉然諸儒安得回護而謂之雅音若謂甫田大田諸篇皆非刺詩自今讀之皆藹然治世之音若謂成王不敢康之成王為周成王則其說實

出於國語亦文義之曉然者其餘改易固不可一一盡知若其發理□□措辭之簡潔讀之使人瞭然亦孰有加于晦庵之詩傳者哉學者當以晦庵詩傳為主至其改易古說間有於意未能遽曉者則以諸家參之庶乎得之矣慈溪黃震東發序

序畢

新刻讀詩一得全

宋慈溪黄　震東發編輯
明竟陵鍾　惺伯敬校閱

二南

晦菴謂文王治豐以岐周舊地分周召周召者采邑之名周公掌內治召公掌諸侯之治化皆南被故曰二南王雪山謂周召官也自二公為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南大夏也取純陽

愚按雪山以樂言而晦菴言其所以被於樂者

大序

此本關雎之序而併序三百篇大旨以故語或不倫晦菴易置其次以詩者志之所之居篇首為大序而別取其言關雎者居後為關雎之序於義正矣而非復古人之本文嚴華谷依本文而逐關各疏其所以然讀者且合從嚴氏國史掌書而不掌詩大序乃謂詩作於國史孔子言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蓋淫者樂之過傷者哀之過惟此詩得性情之正而大序乃謂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此大序之失也晦菴闢之當從晦菴

關雎

關雎荇菜皆因興而寓比之意寤寐轉展即所謂哀而不傷也琴瑟鍾鼓即所謂樂而不淫也樂得淑女古以為后妃思得嬪御之賢晦菴以淑女為正指后妃太姒后妃為文王之配而自求之者蓋設言愚意若如晦菴之說則詩人詠之之辭也

卷耳

王雪山去序言詩至以為后妃勞媵妾之歸寧晦菴詩傳以為后妃懷文王皆以婦人不預外事也然詩人特詠其情如此耳豈預外事哉書坊詩傳折衷有晦菴新說亦從衆說合從衆說以為后妃之志

螽斯

戴眠隱云螽斯喻子孫非喻后妃愚按螽斯羽振振兮是詠子孫宜爾字方是指后妃

芣苢

芣苢諸家皆以為治妊蓋因詩序樂有子之言也王雪山云芣苢車前子婦人服之下血非可治妊蓋採取以寮疾耳晦菴曰夫知采何用得之矣戴氏謂此詩見一時同輩相與之樂此語蓋得其氣象

翹翹錯薪

晦菴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

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
箋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謂緝取之恐求之過

于嗟麟兮

晦庵謂嘆美公子是乃麟也嚴曰麟之趾指麟言也
于嗟麟兮指公子言也猶楚狂接輿稱孔子為鳳兮也

右周南

鵲巢鳩居

雪山云詩人偶見鵲有室巢而鳩來居後人必以為
常此談詩之病也

采蘋

諸家謂蘋為萍泙藻也嚴華谷考本草水萍有三種
大者為蘋毛氏以為大蓱是也郭璞以為即藻誤也
雪山謂祭之菹皆取水產取其潔也故菹字從草從
水

有齊季女

諸家以季女為指大夫妻蓋已嫁者也古註以為古
者先嫁三月教于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
與昏義合

甘棠

古說謂召伯聽訟不欲勞民而就之也岷隱謂召伯
行省風俗偶憩棠下非必受民訟亦非有意於不擾
晦庵雪山華谷並合

行露

岷隱謂男有強委聘者女不從而訟引列女傳為證
雪山曰暴男侵貞女女固可尚男為何人豈文王之
化獨及女而不及男邪念此二說則詩序侵陵之說
殆非也特不成婚而訟肎

德如羔羊

晦庵詩傳云德如羔羊一句衍說肎折東新說曰大
夫羔裘而居德稱其服亦如羔羊爾恐當以詩傳為
正呂氏則以為如羔羊之詩華谷主之取好賢如緇
衣為證然愚恐語脉不同

摽有梅

諸家皆以為天子之情岷隱云不我庶士擇壻之詞
父母之心也合從之

三五在東

晦庵云星小而稀

不我以其後也悔

岷隱云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非遇勤
勞也已乃寬釋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處我嘯歌以俟

時不必過為戚戚也無所怨尤此為勝之美愚按此說得之諸家皆泥序文

野有死麕

雪山云媒妁之來尚欲使舒徐無諠動貞女可知當是在野而貧者取獸于野包物以茅護門有犬皆鄉落氣象

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古說謂平王為武王平者正也或曰即平王宜臼魯莊元年王姬歸于齊蓋平王之孫嫁齊襄公晦菴並存其說

騶虞

毛詩以騶虞為義獸諸家並同晦菴詩傳亦從之此一說也晦菴又於詩序載歐陽公曰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為虞官明矣獵以虞為主其實歎文王之仁而不斥言也此又一說也凡皆晦菴兼存之嚴華谷乃取月令七騶咸駕及孟子虞人之說以為騶御與虞人而謂爾雅無騶虞之名騶虞非獸也愚按歐公之說甚明而晦菴特於詩序兼存之者以騶虞詩與麟趾相應麟為獸則騶虞亦當為獸故詩傳以毛說為主耳華谷析騶虞為二恐未安雖以禮記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為據以騶與虞兩者為備然云樂官備者以有騶有虞為官備也

右召南

柏舟

晦菴主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詩以柏舟之堅自比華谷援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謂非婦人之詩晦菴據列女傳以變毛氏華谷又據孔叢子以變晦菴愚按汎彼柏舟之詩說汎汎然流水中似與經文合初不見所謂堅守之意且合□

毛氏古說以仁人不遇為主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諸家日月虧盈之說費力雪山云日月愈久愈微所謂但見有不知也似平易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古說多未明惟岷隱云自憐其誠切而意不得伸也愚按詩云洵美且異則洵為誠信之意岷隱近之

百爾君子四句

東萊說極徑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嚴華谷云谷風來自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曀曀其陰也皆喻其夫暴怒無息且云舊說以谷風為生長之風習習為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頽非和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為東風本不可曉特言之熟而不覺耳今嚴氏以谷字尋意又以小雅之谷風為證似覺明白故録之以俟知者然習習終是□□□□過感與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胡為乎泥中

中露泥中諸家皆以為辱在塗泥是也古註以為二

邑名李迂仲以為無所據愚恐亦無一身處二邑之理合從諸家

旄丘

雪山云丘之多草木者也星名旄頭言光芒多冠名旄頭言羽毛多

不瑕有害

鄭曰瑕過也嚴曰歸衛未過有害也何為而不可乎張曰不大有害愚按此說近人情

北門

□□□隨其所出之方不必言背明向陰

敦我

□云敦猶投擲也晦庵取之蓋與王事適我相協若以為厚則難說矣釋文訓迫義亦相近

北風

程氏謂非百姓携持而去乃君子見幾而作詩紀詩緝皆取之然既亟只且則事勢已迫非見幾者也見幾必於其初者恐合且依舊說

靜女

本刺詩也毛鄭因靜之名轉而指為賢女李迂仲本歐陽公始以為男女相贈遺如溱洧宛丘之類但云

惟彤管難通以左傳歌此詩取彤管焉又似美事耳晦庵詩傳華谷詩緝亦皆以為男女相贈遺之詩貽我彤管女贈男之物也自牧歸荑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之贈也晦庵則於彤管云未詳何物李氏謂古者鍼有管樂亦有管詩緝又據解頤新語曰古者后夫人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古以刀筆未有用毫毛者安得有管故書謂之畫蓋以刀筆刻畫於簡至秦蒙氏始以豪毛製筆故自漢以來始有簡寫之之說左氏所稱取彤管止取贈物之意非有取于女史也凡皆詩緝所攫之說如此亦足解李迂仲之疑矣至于

靜之爲義詩緝又援曹氏謂靜女仕族處幽閑者今亦相約于城隅隱僻之地似亦有此理愚意靜女其姝乃奔者自爲相稱美之辭豈必泥此而謂其眞有貞靜之德哉

籧除戚施

雪山云籧除今龜胷戚施今駝背

伋壽

折衷新說與李氏云壽無救于兄而重父之過此固至論也然愚意壽竊節先往眞欲代兄之死卒之兄亦往死者非初料所及也以是罪壽壽重不幸所謂求全之毁歟

右邶風

髧彼兩髦

自古皆謂指共伯共伯爲衞武公所殺而共姜不嫁也折衷疑武公賢君未必有弑奪之事史記未可據東萊辨此事計武公立時已四十餘則共伯兄也年又加長兩髦者子事父母之飾小歛則脱之史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安得猶謂髧彼兩髦以是知武公未甞有弑奪之事華谷謂兩髦之制男角女羈今共姜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髧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實我儀居之容儀至死誓無他心以此告于母耳

紲袢

諸家皆以紲爲去袢爲暑氣謂縐絺能去暑氣也惟晦庵詩傳以紲袢爲縛束之意謂以展衣蒙縐絺而爲之紲袢所以自歛飭也愚意縐絺何甞能去暑特以暑熱宜此輕踈之衣耳紲字從糸非從水之泄也何所見而訓紲爲去袢字從衣非煩暑之煩也何所見而訓袢爲暑天子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尚不欲其露肌膚况婦人乎晦庵以紲袢爲歛飭其得之矣

桑中

自詩序至毛鄭至禮記以桑閒濮上爲亡國之音皆以此詩爲淫奔者之詩故近世晦庵詩傳岷隱續詩記華谷詩緝言人人同獨東萊呂氏力辨此爲雅音謂寧有編鄭衞樂曲之理其意以爲雅樂祭祀朝聘之所用而夫子自衞反曾雅頌各得其所也然風之用于燕饗者惟二南而列國變風未甞被之樂也夫子所謂正者雅頌而未甞言及變風也此詩明爲衞之詩詩之名明以爲桑中詩之辭明言淫奔後世安得反爲之諱而指以爲雅音也古人採民風傷世變

故錄之云爾

景山與京

古註謂景大也諸家皆從之晦庵傳以景為日影以既景乃用為豁然恐語法不類也合從衆

匪直也人

此語難曉惟晦庵云非獨此人所以操其心者誠實而淵深所畜馬亦已至于三千矣文義方通華谷云說于桑田是文公能務農重本以蓄育其人也非特人也文公操心塞實淵深故能致國富強至于騋牝三千覺于上下文尤協

右鄘風

重較

車中俯而憑處為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為較故曰重較呂和淑云

永矢弗諼

程以為弗忘君但後章弗過弗告處難通今詩傳詩緝與岷隱皆謂不與世接弗諼者不忘此樂也

碩人

只是形容而意自見詩緝以為比喻恐拘此詩當從朱傳

氓

此序云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蓋據此詩有及爾偕老老使我怨之語也華谷言詩云三歲為婦是三歲而即相棄所云老使我怨者言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已見棄若我從爾至老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其說似得詩人之意愚按以我賄遷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則男反無以養之此婦人一時為其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而相棄合不以正婦遂復還非獨氓之逐此婦也

竹竿

此篇亦詩緝得之但駕言出遊之駕當從衆說為乘舟詩緝以為駕車則與上文不協

能不我甲

毛曰甲狎也釋文曰韓詩作狎東萊曰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似得詩意程朱諸家以甲為君長雖就甲字起義而須是轉恐且合從毛呂之說為徑諸家諱言狎者以狎為不美字然此非褻狎之狎乃親狎之狎正謂惠公驕傲而言不當以文害辭

有狐

綏綏毛以為匹行貌朱反之以為獨行求匹貌李迂

仲祖毛說□狐尚匹行而女乃無夫家戴岷隱以綏綏為安閑不迫似皆得詩意諸家祖朱說而反古說者特以狐非美物不欲以綏綏為安閑言其善狀耳然恐詩人托物起興不以此拘也心之憂矣之子無裳諸家主古說以為婦人欲嫁之辭岷隱謂國人作也云未有妃耦猶之可也衣帶之屬無與治之此可念爾亦覺優游得詩人之意在湛之厲傳謂深可厲之厲恐不若王氏謂岸近危曰厲

木瓜

議者律齊威以專封之罪李迂仲載劉内翰之言曰

專封者天子黜之諸侯封之則為專封若戎人滅衛威公救之亦霸者之所當為也謂之小惠亦不可也愚按管仲處世變之極而能一正天下功莫大焉故夫子許之其後孟子闢之者蓋勸時君以行王為蓋世立訓耳自春秋而降唯漢高祖功在管仲之上惟諸葛公義在管仲之上惟周世宗行事在管仲之上餘皆在其下至我藝祖雖湯武未可比矣若管仲之可議者聖賢寧不為而仲則苟于為之耳管仲救世之功何可當也而世以其救衛為小惠且罪其專封耶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古註云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疏云政教頗僻彼子在家不與我戍申是怨不均乎也至歐陽程蘇則以為國人怨諸侯不戍申言周人不當遠戍也詩紀詩緝皆從之晦庵傳獨從古註云彼其之子戍人指室家而言夫室家豈有同戍之理而詩人云爾者思之情然也故曰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蓋若如衆說以為怨諸侯不戍申即與下文懷哉不貫晦庵其亦味之矣

尚寐無吪

古註吪動也蓋寤則憂寐則不知故欲無吪無覺無

聰付世亂於不知耳近世釋以為欲死者過也

葛藟

晦庵謂此去其鄉里家族流離失所者自嘆之辭雪山謂棄與他人或出繼其旁族者華谷云舊說平王以他人之父為父者非也

采葛

古以為采葛去君側故懼讒特采葛非人臣之事於事情未通惟歐陽氏以積少成多為聽讒之喻而李氏取之晦庵傳以為淫奔者托以行然亦意之之辭

至詩傳折衷載晦庵新說仍以采葛比聽讒愚按晉風采苓之詩亦以比聽讒則此說近人情而不反古說

大車轂則異室一章

晦庵傳以為畏其大夫之辭於義為正詩記詩緝叚氏集解皆從古說以為能使男女有別者恐迂蓋與前章畏子不奔之意不類

彼留子嗟

古以留為氏或以為滯留之留合兩存之以俟知者

右衛風

善善

黃云父子相繼積善有素朱云武公有善而天子善之二說不同學者更詳然竊意序謂明善善之功本不成文二說亦就其文而意之耳

獻于公所

晦庵以公為莊公華谷遂以為叔段在鄭從莊公出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強恣于外未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袒裼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是退守人臣之分安得言相陵邪岷隱曰言勇力之士暴虎以獻于叔也此詩御中節射中度既事而退意甚閒暇知暴虎者非指叔言也愚按公所之公非公侯之公也段為京城之主其所寓即□□□此句恐合依岷隱說此乃言叔段在京城田狩之事故詩□□于□安得改釋為莊公之田而叔從之以暴虎耶

狡童

王雪山曰鄭忽言行蓋亦近賢不可以成敗論人所論狡童當有他人當之非謂忽也嚴華谷曰忽以世子為鄭君不得目以狡童正指忽所用之人耳晦庵則謂忽之辭昏未為不正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

狡童四詩皆非刺忽凡皆公議不惑於繼序講師之說者也

右鄭風

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為鷄聲晦庵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為真至嚴氏始謂哀公以鷄聲為蠅聲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鷄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荒淫鷄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爾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爾一以為賢妃之言一以為哀公之言未

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意聯貫

東方之日

諸家皆以日為喻君然詩中似無此意惟戴岷隱云男女相奔不夙則莫日出早也月出莫也此為近事情

右齊風

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古說謂女嫁三月廟見方執婦功女者未見廟之稱而使之縫裳是為儉急晦庵亦從之特好人提捉古說亦以為新昏之婦晦庵則以為大人云大人之儀

容如此若無可刺惟褊心為可刺耳至雪山岷隱華谷三家則以古說為未然雪山云今細民草屨不問寒雪安有葛屨不可履霜又安得廟見三月方可執婦功女子亦有下衣安得女子不可縫下裳此詩言婚嫁、大速使夫力婦功以齊其家而不虛度所以為褊而不可刺也岷隱云謂葛屨可以履霜尤計其厚薄謂女手可以縫裳不擇其能否纖夫細兒矜情衣服顧影自喜時亦有之彼非不楚楚然可愛惟是褊心是以為刺也華谷云男子葛屨履霜祈寒奔走而不休夫嫁女出為人縫裳而利其傭資皆急于趨利也愚按詩本文但言女手而毛鄭指為已嫁未廟見之女若以為富貴家之女三月而後反馬者則必無縫裳之事必不與葛屨並言若以為民間之女亦安得盡拘三月而後廟見廟見而後縫裳揆之人情似未允合今三家之說如此故錄之以俟來者

園有桃其實之肴

毛以為喻國有民得其力是特釋序文不能用其民之語詩中未見此意鄭以為不取于民食園桃而已則天下無此理也惟晦庵不以為比喻而以為託興詩意不過如此而已

碩鼠

鄭箋以碩鼠為斥其君非矣華谷以為指聚歛之臣又不若晦庵謂託言大鼠害人而去之尤平易也

右魏風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說謂桓叔將傾晉而民為之隱蓋欲其成嚴華谷云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逾六七十載迫于王命而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蓋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忠之至也言有命者迫切

之辭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貽公也

如此良人何

詩傳云如此良人何哉喜之甚而自慶之至也張橫渠曰言國亂不得見也二說相反盖詩傳去序而言也要之既曰渙風合從張說東萊亦曰有感于男女失時故歎息而言

王事靡盬

盬字諸家皆訓不攻緻以盬與蠱字異義同但于靡字不曾總說惟李迂仲云王事靡盬者勤于王事而不攻緻也意方全

無衣

無衣之詩晉武公篡逆而賂周釐王以成其奸者也詩事以為美晉武公俗儒遂因為之曲說其所以黨惡右奸開後世亂臣賊子之門甚矣惟朱文公之辨曰序以為美失其旨矣且武公弒君簒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樂人于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形戮是乃猾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獎奸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嗚呼文公之辨足以植萬世之綱常矣世有為朱文公詩傳折衷者乃黜前說而載其新說曰武公簒逆之人徼求命服要君無上王法所當誅然此詩美之而孔子錄焉何也曰當是時天下無主僭竊禮樂何所不至非復知有王命也請命之大夫獨能推明諸侯之命服出于上則安是不以小善為無盖而不為亦所以見王命之尊嚴為天下後世法也嗚呼使此言果出于文公則亦恕矣然前說何可廢也今不惟集折衷者獨載新說凡集詩解者亦無不獨載新說而盡黜前說正論湮微世俗驚憚乃如此至嚴華谷則併新舊說不載而自為之

辨曰潘父弒昭侯迎桓叔晉兵攻桓叔而立孝侯是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曲沃莊伯弒孝侯晉人又攻莊伯立孝侯之子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共立鄂侯之子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之子為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殺小子侯晉復立哀侯之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最後武公滅晉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命武公為諸侯晉人特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為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

心而後動於惡簒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于天子之使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夫王不命焉而請之非禮也不聞請于王而請命于其使尤非禮也此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代之以坐邀□□者無以異又以賂王而得之烏取其為美也聖人致嚴於名分之際陳成子之事至沐浴而請討無衣之詩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其大夫之意耳愚按華谷之辨論雖不若文公之激烈而事情則悉矣大夫為之謀而

大夫自以為美此黨賊者奸謀也彼自以為美天下萬世不當以為美也至若詩中之詞則戴岷隱得之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夫風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憤豈曰無衣自詭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辭也外示強大中實歉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三味此說則晉不容不假重於周又不肯甘心輸情於周周王之受賂正墮其奸謀無衣之詩尚足為美也哉嗚呼以天子禮樂征伐之權而又為亂臣賊子弑君簒國之地使當時人心鬱悶而不可爭後世議論淪染而不知非是則重可痛也已

載獫歇驕

諸家皆以為田犬名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三家以為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輶車以歇其驕逸王曰字不從犬也嚴曰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矜其車甲

晦庵曰西戎者秦不共戴天之讎也秦人所以樂為

之用戴岷隱曰襄公志在復讎婦人閔其君子無怨詞焉段氏昌武曰孔曰襄公以義興師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怨

龍盾之合

傳曰合而載之必載二者備破毀也愚按盾者今遮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備必以二盾比而合之乃是為箭非防其破彼也與二矛重[illegible]意不同

權輿

權輿釋文曰始也詩緝載陳氏曰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

右唐風

宛丘

古說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郭氏謂中央隆起與古說背馳王雪山云如此恐是宛轉之狀詩傳以為地名愚按旁高中下則於登遊眺望非便今陳國於此聚遊恐郭說為是而俗因其宛轉之狀以名其地也

子之湯兮

湯他浪反為是盖堂字去聲至今俗亦有浪湯之說與下文上字望字叶韻○子字舊云斥幽公晦庵止以為指游蕩者得之

讀詩一得　　圭

市井

一井之地以二十畝為廬舍因為市以交易故稱市井

穀旦于差

古說穀吉也差擇也言擇吉日也竊意其未然盖此詩指婆娑市井而言世未有擇吉日而后游市井也果擇吉日當曰差于穀旦今曰穀旦于差語倒不成文矣謹按差字有數義易差之豪釐差之言姅也孟子愛無差等差之言等也詩既差我馬差之言擇也莊子自差觀之又曰差數睹矣差之言觀也此詩刺游蕩者也與下章穀旦于逝詞義一同穀旦者如今世言良辰美景之良辰也穀旦于差穀旦于逝約以良辰而□□觀也既以穀旦謂無陰雲風雨盖近之也必如此說然後穀旦于差南方之原兩句意聯

右陳風

樂子之無知

晦庵詩傳以子指萇楚言草木無知也然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萇楚東萊曰所謂赤子之心也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此意得之以此知詩不可盡去序說也

讀詩一得　　𦶟

匪風發兮一章

古說謂匪風非有道之風匪車非有道之車周道指周之□□王雪山謂風中車上最不安西北人畏之此言非風之飄忽非車未疾驅而使我心不安但顧瞻周之路而傷心爾晦庵詩傳之說同

右檜風

蜉蝣

蜉蝣朝生而暮死𠲿隱謂非朝生暮死乃生于土中頃生而暮死哉微有浮驕鮮不速亡者

掘閱

說謂掘地而出升騰游翔王雪山云管子曰掘閱得王恐當時常談如此掘閱挑撥貌

不遂其媾

張橫渠以遂為稱以媾為寵不稱其恩寵也晦庵同合從此說與上章不稱其服相應

下泉

古說皆謂寒泉而浸稂蕭蓍為喻今陰雨而膏黍苗為喻古嚴華谷曰田野荒蕪所見惟稂莠蕭蓍之類因思周之盛時五谷熟而風雨時芃芃然盛之黍苗得陰雨以膏澤之四國既有明王又得郇侯為伯以

勞來之傷今不復見也其說不必比喻而氣象寬平矣然未及洌彼下泉之義也王雪山曰稂蕭蓍皆陸草畏水田禾喜水必是當時水漲因思盛時上有明王下有郇伯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愚按雪山去序言詩多無歸宿而此說頗近人情故錄之以輔前說

右曹風

周公遭變

鄭氏謂管蔡流言周公避居東都愚按註傳周公無避去之事而此時周家亦未有東都已於金縢書附其說矣晦庵詩傳載黃氏曰先儒以七月為周公居東而作考其詩則陳后稷公劉所以治國者方風諭而成其德是未居東也此亦足證鄭說之非

一之日二之日

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為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于十自正月去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者懼其與月相亂也愚按晦翁云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二說相參方備蓋王于陽復而再起數雪山亦云一之日至四之

日皆以陽長而言之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岷隱曰此詩三言公子獨以同歸為汝公子亦恐不然癡女子睹公子之貴庶幾與之同歸亦人情之相念也雪山曰公子適野隨其後而還也九皆嫌于以公子為女耳晦庵曰公子豳公之子也蓋是時公子猶聚于國中而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于蚕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此說不以公子為女公子矣然於同字之意差緩程子曰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此說最平易

近人情似不必過求

猗彼女桑

毛云角而束之曰猗孔以左傳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為證愚按猗角之掎從才猗彼女桑之猗從犭字義皆不同猗猗也就桑而取其葉不斬其條朱說為精女桑朱云小桑嚴云小者曰女如小墻亦曰女墻然則前云柔桑指桑葉之小者此云女桑指桑樹之小者

隕蘀

註蘀落也然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乾葉為蘀

改歲

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于亥而止復起于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為塞墐之計非必謂塞墐之時為改歲之時也

納禾稼

雪山併納之凌陰皆以為納之公家云豳人遇事先公後私愚按此說不與眾司姑錄之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程曰綯所用蓋屋諸家並同惟嚴華谷謂茅不可索綯晝取茅草將以蓋屋宵作索綯將以縛屋蓋指田廬言之為明年又播百穀之地

豳風豳雅豳頌

鄭氏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為豳風以介眉壽以上為豳雅萬壽無疆以上為豳頌周禮籥章逆暑迎寒歙豳詩祈年十田祖歙豳雅祭蜡則歙豳頌故鄭氏之分如此王雪山謂一詩如何分為三籥章所謂豳

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禮笙師歙竽笙塤籥簫篪遂管舂牘應雅凡十二器以雅器之聲合籥也禮眡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籥也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之詩特以器和聲有不同爾至晦庵則有三說一說豳詩吹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一說楚茨諸詩是豳之雅噫嘻諸詩是豳之頌一說王介甫謂豳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愚按楚茨諸詩于今為刺幽王之詩噫嘻諸詩於今為成周郊社之詩未易遽指

以為豳若知介甫謂豳詩別自有雅頌則豳乃先公
方自奮于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所謂天子之雅頌
耶惟前一說謂吹豳之聲可雅可頌為得之而其詳
則雪山之考訂精矣

東山

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東山云周公東
征三年而歸勞歸士諸儒以為居東二年暨婦則三
年矣鄭氏獨以為其初居東二年避流言于東都也
其後東征三年定三監淮夷之亂也愚按居東二年
而罪人斯得是即東征之役也若止避地何云罪人

斯得耶必如鄭說居東避地者二年其往來已及三
年既歸而後三監叛既叛而後出東征又復三年如
此則周公攝政七年之配無非奔走道塗之日更于
何時輔成王致太平而制禮作樂耶

伐柯九罭

晦庵以伐柯為東人喜見周公之辭九罭為東人願
留周公之辭東人終始之情如此而朝廷之不知在
其中矣諸家因朝廷不知之語謂伐柯之籩豆為朝
廷當待公以此禮謂九罭之袞衣朝廷當被公以此
服然迎公之禮豈在籩豆而袞衣周公之所素被
者也前未嘗有褫今安用以為迎耶

右豳風

燕羣臣嘉賓

嚴曰儀禮註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燕之樂歌
也故序以羣臣嘉賓兼言之朱曰於朝曰君臣焉于
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視民不恌

諸家本鄭氏皆以視為示曹氏曰視民與視民如傷
同義嚴曰其視民則不薄之此說免改視為示而理
自明

周道倭遲不遑將父

當如毛氏云岐周之道不遑將父諸家皆以將為養
戴氏曰將非養也扶持奉侍之謂

靡盬

戴云苦而易敗謂之盬苟成必易敗故出使之不可
亟歸者謂王事之不可使易敗也

皇皇者華

(華)合從孔疏為草木之華蓋起興也

周爰咨諏

歐陽曰(周)徧也雪山晦庵華谷並同

醲酒

毛氏云以筐曰釃以藪曰湑皆去其糟之具可近世引米口口口以縮酒恐祭祀用茅與此醲酒用茅者不同空詳

小人所腓

朱傳云腓猶芘也又云隨動吴伯豐嘗舉以問先生曰腓為先足而動不當引以解此詩之義不若猶芘之云得之生民詩牛羊腓字之傳亦所腓為芘先生答曰兩說誠不合當删去愚按朱傳固不當兼收二說伯豐猶不當去隨動之說而存猶芘之說也毛氏

初釋腓字為避字正義又演其說曰避患也李迂仲云以腓為避患不知何據諸家固無有從其說者也鄭氏知毛氏避之說難通也遂云腓當作芘當作者蓋改腓為芘非訓腓為芘也改字乃鄭氏箋詩之大弊又豈可因其改字遂訛以為字訓耶若以腓為隨動雖祖程說而程非自為之言也字書腓者脛腨易之咸艮皆取象于腓以著其隨物而動伯豐何乃以先動為疑世豈有足不動而足肚自先動者乎足者人人之所有豈必稽之古書而後信若生民詩牛羊腓字之正以牛羊足不踐棄路之嬰兒以足肚回護而過之若字愛然爾亦不當援為芘義之證故此詩腓字朱傳止當獨留程說雖非大義所係姑因伯豐之辨記之

王命南仲

王與天子諸家皆以為指殷惟李迂仲云以王為文王則與序不合以王為文王則文王未嘗生時稱王此詩序為可疑者也至晦庵去序說則意指為周王而未嘗明言所以非殷王者今若以為文王時詩恐且當以王命之王為殷王耳

胡不旆旆

自東萊主建而不旆之說學者多從之晦庵不以為然嘗答東萊書云向見所集說解說戒嚴之日建而不旆不知此有何證蓋左傳建而不旆蓋言治兵而東萊引以言受命出軍之初也然兩說猶未定近世嚴華谷主晦庵之說而辨之甚明謂繼旐曰旆旐以金帛為之續旐末為燕尾者名之為旆言旆之本體也左傳建而不旆言張旆也此胡不旆旆乃飛揚之貌生民荏菽旆旆亦揚起也

魚麗

王雪山謂後有魚麗之陣陣凡五每陣又各有五或

入其中者無有不著然則留者曲薄也雖不盡與陣法相似而曲薄周匝魚之入其中者亦無得而脫亡為魚麗之陣其殆取魚麗之詩之義乎

華黍六詩

自劉原父按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入與歌相問以為笙者有聲無詞詩非亡失乃本無其詩黄氏因之雪山亦云唐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嘐七曲有聲無詞至晦菴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其說尤著今詩記詩緝世所共用者乃皆不從其說蓋以亡其辭之亡非有

無之無也愚按古者亡即無字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亡即無字也亡其辭之說云出於毛公毛公漢人漢世以亡為無王雪山云西漢亡一人之獄是也若詩記之辨則曰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故亡為失亡之亡愚謂國語言歌則鹿鳴三篇有辭之可歌也儀禮不言歌則南陔六詩無辭之可歌也此不足疑也又詩緝之辨則曰本無其辭則無由有其義序本因其詞而知其義後亡其辭則惟有序所言之義耳愚謂古之樂章今之琴譜類也琴譜有操辭具存者鹿鳴之詩之歌也有徒存其譜而無辭曲之可歌者如長清短清與長側短側之類雖無其辭未嘗無其義也此亦不足疑也

右鹿鳴之什

南有嘉魚

古說以嘉為魚名出丙穴王雪山曰出漢中沔南八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然不必泥其名但如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嚴曰下文樛木非木名則此亦魚亦非魚名愚意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一

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丙穴之魚飲乳泉而美亦未必元名嘉魚也自詩傳引丙穴之魚以釋嘉魚之詩世遂名其魚為嘉魚好事者遂又名其縣為嘉魚縣皆以其有經目託之為美談耳王曰或是因詩取號此說得之也

罩罩汕汕

諸家皆以為取魚之器雪山云㊀胡郭反魚回斡小聲汕魚上水貌皆群行自得之意未知然否按說文亦以汕為魚游水貌雪山博學必有據也

南山有臺

雪山云占國占家多即草木而觀周之草木氣象如
此則人君聲華福祿豈有窮也

在宗載考

朱傳謂宗室為路寢之屬是也世或以為同姓之宗
者因宗字而誤爾

載沉載浮

載沉載浮者特言舟泛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
鄭乃以為載物之浮者沉者盖以舟不可言沉故曲
為之辭載云泛然不繫夫有定止此說得之

采芑

毛以芑為菜朱以為即苦蕒菜而詩緝力主芑穀之
說按李氏云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穀愚意其不以
為菜而以為穀者盖疑行軍所仰不徒在芑菜而芑
菜亦不應如是之多耳然詩人不過因菜芑而起興

鉦人伐鼓

伊川云鉦人擊鉦者伐鼓擊鼓者以一句說兩事其
義自明近世混為一事遂多疑議

庭燎

夜如何其古說皆謂宣王夜興而問早晚王雪山曰
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恐是殿陛之間宮掖之内執掌
者相為問答之辭上夕及夜既旦以警百官漢儀中
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幾衛士鴉唱所謂
鷄鳴歌或是此曹戴岷隱曰夜如何其非宣王之問
也詩人見庭燎之光聞鸞和之聲知天子之視朝問
夜何時乎夜猶未央也董氏曰傳曰百官箴王缺
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為乎嚴氏曰宣王中夜而起失
於太早詩又設為問答之辭今夜已何如乎乃夜未
半也庭燎已設而有光諸侯已皆來朝鸞聲鏘鏘然
是太早也所以箴之愚按王朝之報早晚自有司存
不待人主親問而後知也縱夜未央為人主所問則

其後浸怠浸晚至於鄉晨是正人主不問所致亦安
得指為人主親問若人主每每親問如初則不至於
鄉晨矣始勤不流為終怠矣此詩人自設為問答以
形其漸不如初可知也〇箴鍼針同見內則與前子箴賦義取
鍼砭

鶴鳴

此詩不明言所生毛鄭以為喻求賢且合從之雪山
以為魚鶴園木皆賢者所退處而自樂者說亦有理
若主誨之一字而隨事以明理則晦庵之說精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

此二句古無成說東萊以為責在位之公侯曰賢者去朝時事可知爾公侯猶逸豫而不知懼乎其說已為明白戴峴隱亦云公侯不以賢才為念逸豫無度賢者不肯留至嚴氏以其與下文謹爾優游之爾字不歸一而不從其說今以爾為指白駒去國之賢則其說有三晦庵曰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于優游決于遁思而終不我顧哉雪山曰此必舊為公侯而今適山林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致丁寧頌禱之辭愛賢之深也華谷曰已去

而被留于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遁優哉游哉是以自樂頤加保重耳愚按三說後來罙近之而雪山為徑蓋謂今日去國之賢耶前日之嘗為公侯者故皆以爾而指之庶與上下文相協但雪山謂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則來字為添似改逸豫無期為其來無期恐微有未安耳宜曰爾公也爾侯也今乃逸豫自適而無期于謹哉爾之優游勉哉爾之遁思惜賢者之去而又體賢者之不容不去寄興悠遠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王雪山云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辭耳

乃占我夢

嚴氏謂皆頌禱設為之言非真有是夢

載弄之瓦

古說瓦紡磚也今所見紡無用磚者而瓦亦與磚為二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于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歟

考牧

嚴云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螟蛉青蟲蜾蠃蠮螉古說皆謂蜾蠃負螟蛉之子為子置空桑中七日而化如楊子雲所謂類我類我者嚴華谷載解頤新語曰近世詩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以育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大自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非蜾蠃以螟蛉之子為子也愚戊辰考省闈聞同官宮教台州董華翁云蜾蠃負螟蛉埋土中而寄子其身如鷄抱子㬉之而遂

生然其子即蜾蠃之子非以螟蛉之子為子詩之說得之楊子雲則失之矣時有監溥永嘉戴侗聞其說亦云嘗覩見蠮螉負螟蛉入筆管有兩蠮螉互飛而共營之口非獨陽無子而外取螟蛉之子為子也如腐草化螢亦螢宿其子于腐草既成形則自腐草而出杜詩云幸因腐草出最精于物理

谷風

古說以谷風為東風嚴氏方以為大谷之風後草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

古說皆於序文不得終養父母上立意恐不過睹蓼莪之生意而興感耳

小東大東

古說謂小大皆取之於東晦庵獨以為東方小大之國華谷從之於文義為長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山有嘉卉為栗為梅我反廢為殘賊莫知其罪感卉木之得所而已不如也

滔滔江漢

滔滔江漢尚足為南國之綱紀盡瘁以仕而上之人曾莫我有是上之人不能宗主綱紀乎我而興感也

我從事獨賢

賢猶多也雪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無將大車

戴云詩意未嘗及小人非悔將小人也世既亂矣力微而挽重無益於事與無田甫田之意同朱云比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愚按序言悔將小人本不成文蓋世有將三軍之說矣安有將小人者哉況詩亦初無悔用小人之意合以上二說詳之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

諸家多謂今日楚茨抽棘之場即自昔我蓺黍稷之地蓋主序文傷今思古之說也然此詩與信南山等篇始終皆稱美豐登祭祀之盛無一毫幾微不滿之意不應篇首二語獨歎田萊之荒而其後無一語相應也治世之音亂世之音豈能掩於言辭之間哉毛曰抽除也鄭曰代除茨棘以村黍稷也雪山曰拔除茨棘而蓺黍稷㟭隱曰去茨棘而蓺黍稷合此五家之說觀之抽乃抽去之抽非抽出之抽篇首二詩非傷今矣愚按若如諸家以抽為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湑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

抽其棘也今曰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斃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毛鄭五家之說為優

疆場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

華谷曰郊特牲天子植瓜華不斂藏之種是不稅瓜於民也此言民喜時物之新不忘君上思欲獻之愚意古者公私之田一井天子植瓜亦必惜民之力亦必於疆埸而植之作詩者但序其瓜之所從出不必以稅民為疑也

右南有嘉魚之什之谷風之什

歲取十千

毛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十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雪山謂孔氏言凡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汲秭皆舉盈數且叶韻耳愚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為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為二事而各為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度之有據矣晦庵又以此詩為士大夫食祿采邑之數未知采邑可有萬畝之收否晦庵又以篇末萬壽無疆為上祝下恐合且依古註以為民祝君也然自楚茨至甫田大田諸詩古說皆以為刺晦菴皆不以為刺三味經文實無感傷之意晦菴之說為長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按詩此本迎新昏之辭而詩序以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也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也此言親迎者之迎新昏也高山在望則仰之大路在前則行之于以駕四牡之騑騑振六轡之如琴由斯塗用斯禮以親迎云耳特述行道之所見而非有他義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

仁如此為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表記之言蓋斷章取義以為嚮往而興起氣象靡蕩此人拱挹不盡固所謂善言詩者也唐明皇因表記嚮往興起之義其序孝經遂有景行先哲之語似以景行二實字為人心嚮往之虛字表記善於言詩而明皇不善於讀表記矣後世緣此遂有景慕之說是不以景為大也音釋者又或以行作去聲是不以行為路也皆始於明皇之誤非經旨矣

右甫田之什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此詩與王在靈囿於牣魚躍氣象一同因詩序以為刺幽王將不能以自樂諸家遂強以愁歎之辭釋之然本文之和樂氣象終不可改但外添一語云傷今之不然爾至嚴華谷方就本文造意生說謂在藻為淺水而魚失其所依蒲為近岸而愈失其所三味此詩初無此意說者自為巧語而文致之讀者謹勿悅其新奇也雪山曰治世亂世辭意氣象自可見如下篇采菽詩亦初不見其為刺

采菽

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藿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讀詩之病姑舉其槩云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古說以爵為爵祿或以下民無爵祿之可爭也又以民為人之通稱華谷主錢氏之說以爵為酒爵云民之相怨各執一偏或因盃酒失歡至亡其身詩蓋為特平之說以解之也愚按此說稍平易

黍苗

詩中明言美召公而詩序乃以為刺幽王此類亦何訝晦庵之去序耶若下篇隰桑則詩中真有思見君子之意序非自為之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古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蓋露乃天地消長之合倘無翳隔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如雨雪之比也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

詩傳謂緜蠻之黃鳥自言止于丘隅而不能前恐不若諸家謂役人見黃鳥得所止而感歎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古說皆以為將雨之證而未有明言其所以為雨之證者王雪山云豕江豚也豬首魚尾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月近畢亦雨兆此說蓋考將雨之證也嚴華谷祖張子之說以為豕性負塗雖有白蹢而不見今見豕白蹢群然涉水是久雨而停潦多故豕蹢濯其塗而見白停潦尚多雨歇未久而月離于畢天又將雨矣其說甚工然非以為將雨之

候也

右魚藻之什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愚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為理精語潔獨此二句之說於上下文語脉微有未順盖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天既命

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脉相生而其間條理次第絲毫不紊今若曰文王之敬如此而天命集焉是上之第二句與中之第一句跨涉而取義也又曰以商之孫子觀之可見是中之第二句與下之四句亦跨涉取義也且云觀之則可見又似添語補足而本文未必有此意也更在學者詳之若華谷有商孫子臣有商家之孫子則緊耳

永言配命

傳云配命也命天理也使其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嚴云配命謂理者與天為配天之賦予萬物謂之命王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按嚴説於經文為近

上天之載

新定邵氏禮記解曰載字訓詁不同說詩者曰載事也釋中庸者音裁謂天之造生萬物也俱所未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無聲無臭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毛傳謂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晦庵傳謂明明德之著赫赫命之著愚按此詩至中間方説文王爾嚴氏云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故首二句且先泛言天人相與可畏之理味其次序當從

嚴說

造舟為梁

造七報反言造詣以舟代梁之地也晦庵以造訓作徐氏元有此音謂作舟為梁也文王之親迎其造詣已成之舟其造作新舟固不可考毛氏因謂親迎之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則曲說也舟所以濟險無時不設豈特為親迎設也地險不同舟隨宜而為之制豈為尊卑而立等差也親迎而涉津渡持偶然耳豈必一一親迎于津渡而立為之定制也

陶復陶穴

古謂陶為窑復為重復之窑穴為陶其壤而穴之言土室也蓋謂古公亶父居於窑竈土室之中如此愚按窑竈者陶瓦之地非人生所居之地也王雪山曰陶今之土墼也以陶為蓋於其上謂之復以陶為其於基下謂之穴此言以土墼為居也戴岷隱曰先陶于復穴將以營室家此言以未有室家而陶瓦也二者視古說雖同而稍近人情覺岷隱之說為尤近

槱之濟濟

晦庵引此詩止言盛世氣象

讀詩一得卷

求福不回

古說回者邪也愚謂回非邪也回乃入於邪之所自始也人生業居何嘗不正不直一旦禍福在前計較之心一萌即為回轉若自謂枉尺直尋以苟濟目前者不知正直之探一有回轉即入於邪不可復返自昔喪名敗節之士如此類多矣學者讀求福不回之詩可以銘心而誓之終身也

右文王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謂姜嫄履巨人跡歆動而生后稷近世大儒如晦庵東萊皆從之惟歐陽公嘗斥其誕至華谷復力主歐陽之說然如諸儒之說姜嫄正因履巨迹而生子而驚異之也是以棄之隘巷棄之平林棄之氷是以名之曰棄是以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何乃居然而生子也則其訓釋於上下經文皆協今華谷力排履武之說止以不難產為神異而亦襲用諸儒之語曰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使之安然而生子也則其說不通矣蓋不難產正可言獲神之祐豈反以此疑天之不康禋祀耶不難產正人情之所喜豈反以為怪而棄其子耶難產者偶然不難產者皆是也豈獨后稷而異之耶且無災無害特詩人形容后稷始生之一事此詩豈專為不難產而作耶

讀詩一得卷

有相之道

鄭曰若有神助此語未為怪也諸家乃多不從之不知詩人形容鋪張設為之辭如降神降種之類多矣此乃詩人之體雖今時亦然今恐其涉怪止以去草為相助此乃農人之常耳豈所以誇后稷

實發實秀

(發)[illegible]由之長盛(秀)者苗之吐華

卽有邰家室
古註謂邰爲稷之母家先儒疑邰必自有其君或絶
亡或詩謂李迂仲曰此皆臆說無所考據今據此詩
后稷封於邰其事甚明若以邰爲稷之母家則未之
敢信愚按李之說是矣然意先儒之爲此說者以詩
有卽之語卽者就也故以爲就封爲毋家不知卽乃
遽然驟得之義稷乃始封故云爾
以祈黃耇
晦庵以爲祝壽的矣諸家尚因繼序以爲乞言俗見
傳染之難回如此

令終
言善終如始者是言考終命者非
公尸
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故云公
尸見孔氏禮記䟽
假樂
諸家以六句爲章岷隱華谷四句爲章大義甚順
泂酌
晦庵云行潦尚可餴饎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毋
乎此興起也詩之本旨也凡謂薄物可以格神由厚
德可以厚民者本繼序之說也
卷阿豈弟君子
晦庵諸家皆以君子爲指王嚴氏破其說謂若以指
王則於來游來歌說不通然晦庵意召公從成王游
歌而叙其事則亦未嘗不通也此詩第五章有憑有
翼方引入用賢之意第七章藹藹王多吉士方明叙
用賢之事古人作文次叙不可誣也
戎雖小子
晦庵以戎爲指同列雪山以小子爲名少年合二說
方備

右生民之什
鬼方
古說鬼方遠夷也不知何方雪山謂楚俗多鬼指楚
也愚按舊說高宗伐鬼方詩言高宗伐荆楚則鬼方
卽荆楚可知矣
維德之隅
毛曰隅廉也盖矜持修飭卽此德之方正形見者自
鄭氏取譬於宮室有由外知內之說諸家始多費辭
晦庵止云隅廉角也視毛說尤精明
寔爲荼毒

諸說皆云安為荼毒惟詩緝云民苦於雷政欲其亂亡故寧為荼毒而不之卹愚按經文自明白因訓寧為安而多事今詩緝得之

征以中垢

此句本難曉詩緝云良人本為善彼不順者攻以內行汚垢之事於文義亦通

靡有孑遺

諸家皆泥說文以孑為無右臂之貌恐不若徑以孑訓獨蓋經文但云無復孑然而獨遺者耳

無不能止

此句極難曉毛曰言無止不能也李曰未嘗以不能之故而不欲也戴曰靡有不能而止者朱曰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嚴曰言毋謂不能而止不能也然於本文終未曉然或疑此言歷章群臣盡力救旱故於章末結之云靡人之不周盡矣以其用力言之無不能止遏其旱勢者不知上天云何而不感格也未知然否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舊說皆謂姜氏之先主四嶽之祀故嶽神祐之既生穆王時之甫侯又生今日之申伯以申甫皆姜姓也

詩緝非其說謂詩不過發為神異之辭以形容仲山甫申伯之生此詩本為申伯作而□□甫以大申伯也豈有遠取周室始衰之甫侯以匹中興之申伯謂此說覺於詩意寬平

往近王舅

(近)鄭音記諸家從之王雪山獨云王舅非獨申伯一人故云往近王舅當是諸舅先有在謝者今與相近審如此說則近當如字謂不必改音記矣

昭假于下

朱云昭假于上天而監在下嚴云有周之德昭明假至于下愚按主天監而言則周德之昭假在下似不必增字為說本文極明白矣

衮職有闕

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云衮唯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衮者人臣之極常缺之而不服惟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常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此說有據而理通說詩者未有此故錄之

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獨雪山云靖

憂寂寞也以為佳語者非

右蕩之什

維天之命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三句言天文王之德之純以下始言文王中庸以於乎不顯屬之文王盡亦斷章取義

彼徂矣

詩意似不過謂太王文王雖已往而流風善政猶存耳鄭氏以彼為指萬民已覺多事晦庵又以下句之岐字綴彼徂矣共四字為句而云彼徂矣岐恐無關

讀詩一得 全　五三

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古註以成王為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為成王誦之成王則本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口能定武烈也此在古註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說歐陽公云以為成王誦則文理易通凡二說在學者詳之

維天成右之

晦庵云神坐東向在饌之右然諸家皆本古說以為右助此亦非大義所係且合從衆

雝

序以為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為文王或以為武王華谷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晦庵亦以為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註亦以為右助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於用為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非古義也

陟降庭止

讀詩一得 全　五四

古以庭訓直晦庵以為若見其陟降在庭義極明白戴說同

酌

晦庵與諸家多謂酌即舞勺之勺也嚴華谷破其說謂勺者成王之樂若酌頌果為勺舞之勺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此詩言告成大武非舞勺之樂章矣愚甲午歲游學姚江試時純熙矣主載用有嗣五句題以載用有嗣為成王主司湛太博得之大喜以冠諸經此時愚方弱冠未考經書但據尚書成王四征弗庭與方行天下等語因謂成王初年天下猶未定承

嘗不繼武王之武以定天下故創為此說耳乃今考開諸家經解如晦菴則曰後人寵受此王者蹻蹻之造亦惟武王之事是師如雪山則曰遵養時悔謂文王也我龍受之謂武王也載用有嗣謂成王也當時偶然之舊說乃與暗合竊意此詩正為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也止文養時晦用大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如此此其所以為酌而序所謂酌□□之道者也華谷謂非成王之勺豈未細考歟讀者更詳之

右周頌

□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

愚按行父文公六年如陳如晉至襄公五年卒其見于經者凡□十四年使行父壽踰七十計其在文公時年方弱冠僖公者文公之父也行父安得迨事僖公而為之請命于周若史克又後行父十年方見于經恐亦未必迨事僖公也且序之為此說者以魯有頌為僭而行父魯名臣也謂其嘗請命于周則魯非僭耳然魯之僭莫大于郊矣明堂位言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使世世以祀周公審如此說亦未必使之郊天行天子之事也況呂覽明言魯惠公請郊禮于平王而史角往魯呂覽作于秦明堂位作于漢是成王賜天子禮樂之事未必有之故自伯禽至莊公十七世未聞有郊天者僖公三十一年始卜郊而卜不從繼此若宣若成若定欲郊則牛輒傷禮之不可僭神之不歆其祀如此魯人曾不知媿反以郊為盛事而張皇之序者尚欲避頌之為僭何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耶且魯頌非商周郊廟之頌也臣子祈其君而後世序詩者加頌之名以代列國之所謂美耳郊僭也不以為僭詩非用之郊者反以為僭而請

之乎且此詩作于誰而請之也謂作于僖公僖公不應自頌其美謂作于臣子臣子不應專達于朝然則序詩者之言特未可知也

劉元城嘗言我藝祖不事虛文至太宗朝方用兵河東羣臣已作詩歌淮夷固魯積患也僖公僅嘗從齊威公會諸侯于淮反因此見止于齊明年乃得歸可羞之甚者也魯臣反作詩歌以誇大其功雖曰祈願之辭然亦此魯之所以不競歟

右魯頌

湯孫

諸儒皆以湯孫為指時王之主祭者峨隱始謂詩曰於赫湯孫則湯孫不應自誇遂指為商世之先王然下文云湯孫之將則先王豈自奉祭祀耶樂以悦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苾苾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悦神非自誇也武王之祀山川也自稱有道曾孫古人初無後世之孫□□□念神心而已

駿厖

古說駿大也厖厚也是曰為下國大厚于文義既不通于前章為下國綴旒語例亦不叶董氏讀齋詩作

駿厖謂馬也晦庵取其說蓋上章云為下國綴旒喻也為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為下國駿厖亦喻也為其負載下國之任也若曰馬非所以為喻則旒旒亦何足為喻鉏斯可以喻后妃鴻飛可以喻周公詩人托物取義固不嫌其微也

右商頌

附黃訓讀書一得內讀詩

商頌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朱子傳曰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高禖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曰天命者祈于天而生非天命之而誰也玄鳥者神其時也盖之矣何多鳦遺卵簡狄吞之七言云周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時維后稷朱子傳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時是也姜嫄炎帝后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精意以享謂之禋祀祀郊禖也弗之言祓也無子求有子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見大人迹曰帝者祀天于郊見之也曰履武敏者神其事也畫之矣何多無人道三言云甚矣多言之誣經也頌無七

言雅無三言經不畫明不可無言今也無頌七言無雅三言經畫明矣可無言也可無言而言不亦多乎經不可誣經以道載道可誣乎道不可誣道以人弘人可誣乎甚矣多言之誣經也簡狄之事勿論姜嫄高辛之世妃高辛帝嚳氏微帝之妃鳥從禋祀帝其帝妃其妃可謂無人道乎周人禘嚳而郊稷嚳稷父也周始祖之所自出者也稷父之周人禘之可謂無人道乎周禮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謂姜嫄不言嚳者嚳有禘也是禘嚳者古禮享姜嫄者周制也猶郊者古禮宗文王者周制也尊尊親

親周道備矣未始知親而不知尊也可謂無人道乎
或曰無人道而生子故棄之而名棄也不然何棄之
有左傳武姜生莊公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遂惡之棄之生也安知不以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
菑無害異焉而棄之乎始也異焉而棄之終也異焉
而收之收之不終棄也而謂無人道豈惟誣人誣聖
人也誣聖人之父也誣聖人之母也聖人之父聖父
也聖人之母聖母也而可誣乎今人無人道而生子
者亂也吞鳦卵而生子者怪也孔子不語怪不語亂
何朱子語之乎或曰簡狄吞卵史記言行浴姜嫄履

武史記言于出野一曰正妃一曰次妃焉有出野行浴
鄙事朱子削焉而筆之于經蓋信以傳信也子何疑
焉嗟乎小子何敢疑吾朱子敢篤信經經無是十字
意是故疑不可釋安得起吾朱子于九原而質之

新刻讀詩一得 終

新刻印古詩語 全

虛生子朱得之記
退菴子鍾 惺閲

雎鳩且有定偶今則在河之洲關關然相與和鳴矣
則我君子天豈不作之合生淑女以為之良配乎
但今不知其所在思而求之不能自已誠得其人
則將友之樂之以效關關之情也友也者友其德
也

羔羊三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初美其從容自得次
則即其從容自得舉時舉地抽繹以咏嘆之也

凱風孝子之自責也謂母聖善非不安其室也責子
者過情也故曰親之過小者也

干旄四之五之六之車數也畀之益其未備予之許
其盡善告之啓其未行

木瓜君臣朋友相與之情皆然也

黍離自苗而穗而實蓋隱然天下多事行役不息以
見王政之不綱也其曰搖曰醉曰噎感益深而傷
情益重也未見宗室夷毀之意

采葛至情所在倫理皆然葛以為衣蕭以交神艾以
療疾非浪采也淫者情或不然

緇衣好賢而思衣食之也宜敝遷還皆就賢者言欤
為授粲則申詩人之愛且勉其勤於職事不必以
衣食營心也
女曰鷄鳴來者師事我者也順者我事之者也好者
相友善者也贈加美於人問候問報相酧答也
齊鷄鳴初曰不但鷄鳴天將旦而蒼蠅有聲矣再曰
不但將旦日已出而有光矣月字候也蟲薨薨承
蠅也會且歸日出也月不常光於旦蠅不前聲於
鷄日候月無疑也
伐檀用力求賢而不任賢故詩人嘆賢者之不茍祿

以警之也雅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
不我力其此之謂歟
揚之水不敢以告人者乃所以深告晋昭也
綢繆之謂子兮子兮如此人何者夫婦各自反以為
涼德不堪為配忝此嘉會雖為此身之幸實為中
心之愧也
車鄰駟驖見秦人開國之始其務如此則他日嬖奄
人任血戰以致敗事可見矣君子其謹始哉
蒹葭卓爾末由之嘆歟
素冠鑒羔裘之驕奢逢得見勤儉勞苦之人也悲傷

其驕奢欲同歸於勤儉欲見行喪禮者迂而鑿也
七月一詩惟田畯至喜一句是上之愛下通詩皆是
下之愛上正以勸成王愛下之心也農桑之務莫
不念及於公羹墻之見不獨大舜為然也
鴟鴞蓋云子之可閔已為所取言無及矣室之無毀
其情何以哉營巢之初風雨下民之憂耳室未成
而風雨已至取子出於意料之所不及則下民之
侮安知其必無也情之切而急慮之遠而周也可
見矣風雨指武王翦成王自謂多難者
鹿鳴敬賓也卒日示我以不恌之周行其愛我至矣

我之備禮樂以樂其體而娛其心殆有所不容已
者第二節終好我示道第三節終作樂承筐意宋
註非王道氣象
皇華諏謀度詢以毋懷靡及也廣取善之量曰諏辨
義利之微曰謀酌時勢之宜曰度通神人之志曰
詢必謀而後取不失必度而後謀不混必詢而後
度不任諏詢通人謀度在已
大保吉蠲以下明保定之固也所謂主祭而百神享
之治事而百姓安之是天命之也
杕杜王者勞還役之辭也前二節言畢戍在途爾地

之情三終征夫之情四終女悲傷也我征夫自我
也非盡家人言
白駒不能致賢而思之之辭逍遥則得望其耿光嘉
容則得聞其謦咳末節不獲其來思往就見不獲
相親冀免見絶也但其以好爵自標安其不能致
賢也
斯干首言相土山水物產之美秩秩幽幽苞者茂者
如此則居此而鍾其秀者必相好而不相疑也
其戸以上是實事爰居以下則承相好意而願之
也約之至攸寧築室百堵芋躋寧則居處笑語也

下莞以下則詳居處笑語以終躋寧之意其曰寢
之地願其德也非畀之也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一時之樂歌也楚茨重
奉祭信南山重力農甫田力農歸功於下大田力
農而歸功於上皆互相呼應者也
賓之初筵孔偕已上泛論凡初筵禮度無不整飭至
於鍾鼓既設射以樂賓亦無昏亂次言祭而飲者
亦自如此皆言秩秩孔偕也既醉而出以下示以
既醉尚可知警末則及其未醉而警之也
皇矣上帝求民之莫瘼也不歆也

下武維周不上武也
姜嫄履高辛之後禋祀以弗無子敏而不怠歆而不
強攸介攸止即事精誠無將迎也何歆如之載震
載夙即事對越洋洋如在也何敏如之此所以為
克也先生而安然不拆副如達者乃上帝康禋祀
而赫厥靈也屢寘之者初生而如達也寘之而益
靈異者益見上帝之赫靈也歆歆然如有人道之
感淫褻無忌憚之言非周公尊祖配天之意
板云攜無曰益復其良心何有加乎
崧高生甫及申即仲山甫與申伯也詩之孔碩君臣

之倫天人之與也其風肆好可以動天地感人心
使天人相與之機君臣相體之義將遍於天下不
肆好乎
烝民蓋言周有懿德而天好之故生此仲山甫以保
之仲山甫有懿德而我好之以其能保天子也此
可見天道物則之常通詩之意只此是已
江漢釐爾圭瓚蓋殊數也王灌以圭瓚諸臣亞灌以
璋瓚宣王錫虎如此豈成王於周公亦止如此而
已而伯禽之後僭竊日甚不自知其以雍徹舞八
佾之非也

玄鳥天命商宅土芒芒自玄鳥降之時簡狄從高辛
祀郊禖而生也所以古帝命湯命武丁域四方四
海奄有來格祁祁也此由商帝世德不殆而咸宜
也
長發有震且業湯敬日躋也信哉為天之子所以降
卿士而左右之也禘也非祫也荀曰中衰則非帝
命不違矣

新刻卯古詩語 終

新刻王海紀詩 全

浚儀王應麟伯厚著
竟陵鍾 惺伯敬閱

書曰詩言志歌詠言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
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
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
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曹秦而全者以其
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
齊轅固燕韓嬰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
其本義與不得已皆列于學官漢初又有趙人毛

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古學
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
東海衛宏受學于曼卿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
傳鄭玄作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
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周六詩

(春官)大師教六詩風賦比興雅頌以六德為本六律
為音　瞽矇掌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疏風雅頌是詩之名也就二者之中有比賦興故揔
謂之六詩　(正義)六藝論云(鄭玄著)唐虞始造其初(虞之)

君臣洪詞賡和始見于書至周分為六詩孔子純取周詩上采雪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詩三百十一篇亡者六篇自文至頌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內則說負子之禮
云詩負之註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為
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
(書)詩言志歌永言工以納言時以颺之注掌誦詩以
納諫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觀民風
(大戴禮)投壺篇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
首鵲巢采蘩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
齊可歌三篇間歌　(左傳)三類注風雅頌也疏一國
之事諸侯之詩為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為雅成功

告神為頌　(上林賦)揜羣雅注張揖云詩小雅之材
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

漢六家詩　三家詩　元王詩傳　韓詩翼要

(藝文志)凡詩六家四百六十二卷詩經二十八卷魯
齊韓三家應詔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
魯　(志)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他者類此今流俗毛詩改故為
詁字失真耳　魯說二十八卷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魯
最為近之　(儒林傳)言詩于魯則申培公申公與
楚元王交俱事浮丘伯孫卿門人申公以詩經為訓故
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弟子為博士十餘人[illegible]

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徐公
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即瑕丘江公及許生王式事
徐公及許生式以三百五篇諫張長安先事式唐
長賓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
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有韋氏張唐褚氏
之學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　(列傳)楚元王與申公俱授詩
浮丘伯文帝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申公始
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詩傳號元王詩　薛廣
德以魯詩教授龔勝舍師事馬為博士論石渠
(後傳)高詡曾祖嘉以魯詩授元帝至詡世傳之為

博士　李咼魯恭李業習魯詩　魯丕以魯詩教
授　包咸魏應受魯詩　陳重雷義俱學魯詩
(隋志)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
齊　(志)后氏蒼故二十卷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
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八卷　(傳)轅固治詩孝
景時為博士諸齊以詩顯貴皆固弟子夏侯始昌
最明后蒼事始昌蒼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
丹伏理由是有翼匡師伏之學　蕭望之治齊詩
事后蒼　(後傳)伏湛父理以詩授成帝別自名學
湛傳父業湛弟黯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說解九篇

黜章句繁多子恭省減浮辭定為二十萬餘言

景鸞理齊詩作詩解文句　馬援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

韓（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唐止存外傳析為十篇　唐志韓嬰注二十二卷）（傳）韓嬰燕人孝文時博士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殊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內趙子事韓生授蔡誼誼授食子公與王吉吉授長孫順由是有王食長孫之學　蔡義明經詔求能為韓詩者徵待詔顧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于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進授昭帝　（後傳）郅惲理韓詩授皇太子　劉寬明韓詩外傳　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　召馴習韓詩建初中侍講帝嘉其義學　趙曄受韓詩著詩細　李恂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　鄭玄從張恭祖受韓詩　張文通習韓詩作章句　唐檀公沙穆夏侯恭習韓詩　（隋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文選注多引薛君章句）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

毛（志）毛詩二十九卷故訓傳三十卷　（傳）毛公趙人治詩（後漢書隋志云毛萇　正義小毛公名萇）為河間獻王博士獻王修學好古學舉六藝立毛氏學左氏春秋博士毛公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由是言毛詩本之徐敖（陳俠傳謝曼卿曼卿為訓）平帝立毛詩　（鄭氏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序錄）子夏授曾申（草木疏云申公）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傳毛亨亨授毛萇　（釋文）吳徐整曰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為故訓傳授趙人小毛公　（後紀）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戊申詔選高才生授毛詩安帝延光二年正月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毛詩者一人　（後傳）鄭衆賈逵傳毛詩馬融作毛詩傳（又注十卷）鄭玄作箋　衛宏作毛詩序　孔僖世傳毛詩　（隋志）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傳鄭氏箋　（唐志）毛萇傳十卷（文選注引毛萇詩傳）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故石經書公羊傳並無經文毛為故訓亦與經別至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

詩引經附傳不知誰為之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
也

(志)魯申公為詩訓故齊轅固燕韓生皆為傳或取春秋采雜說皆非本義魯最為近之三家列于學官毛公之學自謂子夏作傳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隋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存無傳者毛詩鄭箋獨立　(經典序錄)齊詩久亡魯詩不過江東　(釋文)鄭玄作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

漢詩博士

(後儒林傳)魯齊韓三家立博士毛詩未得立 河間獻王立毛詩博士 劉歆 哀帝時建立

魯　(前傳)文帝聞申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弟子為博士十餘人　江公世為魯詩宗　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詩甚嚴試誦說有法問何師曰事王式諸博士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　薛廣德事式以博士論石渠　張生唐生褚生皆博士　張生授許晏為博士　(後傳)高詡建武中名為博士　覲應建武初詣博士受業
李業師博士許晃

齊　(前傳)轅固孝景時博士　后蒼為博士　蕭望之事后蒼復事同學博士白奇　師丹事匡衡為博士　(後傳)伏恭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

韓　(前傳)韓嬰孝文時博士　其孫商為博士　趙子授蔡誼誼授食子公為博士　王吉授長孫順為博士　(後傳)薛漢建武初為博士　楊仁舉孝廉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辟選顯宗詔補北宮衛士令

(劉歆傳)文帝時詩始萌芽衆書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建元間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

或為頌　(儒林傳贊)平帝時立毛詩

漢齊魯韓毛詩異同 詳見詩攷

(賈逵傳)肅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　(隋志)梁有毛詩雜議難十卷侍中賈逵撰 云 晉孫毓毛詩異同評十卷陳統難孫氏四卷毛詩表隱二卷晉楊乂毛詩辨異三卷異義二卷 崔靈恩集注採三家之本　(正義)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鈐皆云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齊韓之徒以詩經為章句與毛異非有壁中舊本可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毛

無破字之理正義序曰漢氏之初詩分為四申公騰芳於鄢郢毛氏光價於河間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魏志注）隗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注此魯詩也（明紀）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揚子）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則傷始亂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以為康王政衰之詩（陳忠傳）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注毛詩無之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正義）緇衣引詩都人士首章鄭注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服虔以行歸于周為逸詩鄭于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之時鼓鍾之時所為作者依三家為說也生民疏異義齊魯韓說（釋文）般詩于繹思蓋齊魯韓之文毛詩無此句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氏集注取以繼其末（禮記）憲憲令德疏齊魯韓詩又郊特牲注為下國畷郵疏云引齊魯韓詩也孔子閒居注讀湯齊為湯躋疏云三家詩（周禮注）吉圭惟饎疏鄭從三家詩　鼂說之詩之序論曰論四篇齊魯韓三家之詩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

魯詩　魯訓

（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此事見魯詩今亡失（班固傳注）文選注同魯詩傳曰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賈誼曰騶者天子之囿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又以木瓜為下報上（輿服志注）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漢書注）中冓之言魯詩以為夜也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扇方處（詩疏）魯詩之義以阮徂共皆為國名異義詩魯說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禮記疏）魯詩素衣為綃（周禮疏）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公羊傳注）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　說文魯詩說鸒小鳥（坊記注）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此衛夫人定姜作此是魯詩（正義）鄭志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爾雅注）魯詩云傷如之何

齊詩

（翼奉傳）竊聞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注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詩正義案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

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陰謝陽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郎顗傳四始之缺五際之厄注韓詩外傳云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又引詩汎歷樞

漢地志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注毛詩作還齊詩作營自杜沮漆注齊詩

韓詩

韓詩章句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說人也伐木勞者歌其事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鼓鍾昭王之時作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商頌美襄公篇名之異者如科木標有梅何彼茙矣嫙蓁蓁者莪涔 漢

地理志周道郁夷尚阬之即 杜欽傳注仲山甫就封于齊 樊準傳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文選注奄有九域在彼穹谷 曹褒傳奚斯頌魯注薛君章句以是詩公子奚斯所作 後漢書注彼岨者岐有夷之行薄言振之東有圃草皆引薛君傳又引薛夫子章句脉關雎以刺時 史記趯趯毚兔注引韓嬰章句 爾雅注心焉惕惕韓詩以為悅人 釋文引韓詩異字及說如菿彼甫田綠竹猗猗之類 史記宋襄樂記温良而能斷者宜歌□注商宋詩公之特正考父作商頌又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

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為周襄上之詩 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作邶柏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蔡人之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定姜送婦作燕燕 漢匈奴傳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宣王詩曰城彼朔方 漢天文志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 孟子注小弁伯奇之詩 孔叢子吾於四之詩 白虎通相鼠妻諫夫之詩 孔叢子吾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國語注六月道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也秦伯賦鳩飛引小宛之首章采菽

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名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周禮疏案異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

詳見詩攷

漢韓詩外傳 詳見詩攷

志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四篇名內傳後推詩人之意作外傳數萬言隋唐止存外傳析為十篇 唐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隋志同歐陽修曰漢志嬰書五十篇今存外傳非傳詩之詳者 崇文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十篇其遺說時見於他書 晁氏志外傳雖非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記經解注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

禮記疏引韓詩說 郊特牲疏引內傳 (正義)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金罍辟廱皆引韓詩說 (周禮注)詩傳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疏謂韓詩 公羊傳注引韓詩傳 (白虎通)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內傳曰師臣者帝 (文選注)內傳桑弓蓬矢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又內傳曰世子者何言世世不絕 (水經注)二南國按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 (漢志注)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 (三禮義宗)內傳天子奉玉升柴 (後漢志注)韓詩序云云 見說之論引韓詩叙

漢小雅逸篇

(後紀)永平二年十二月壬子詔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見燕禮 注新宮小雅逸篇也 逸詩並見詩攷

漢詩大義

(匡衡傳)學者上書薦衡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宣帝不用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

漢詩細 詩譜 詩解

(趙曄傳)儒林 受韓詩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 (隋志)梁有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亡 (鄭玄傳)著毛詩譜 (唐志)鄭玄譜三卷 隋志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 古今書錄有徐正陽注書目 歐陽修補亡 (隋志)謝氏毛詩譜鈔一卷梁有韓詩譜二卷吳太常卿徐整毛詩譜三卷 又有毛詩答問駁譜 (國史志)詩譜世傳太叔求注不在祕府經典釋文叙錄所稱徐整暢太叔裒隱蓋整既暢演而裒隱括之求字訛也 歐陽修補注一卷 宋均詩譜序云我先師北海鄭司農又云夷厲巳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

明也譜者普也注序世數事得周普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又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 見唐劉子元義 歐陽修後序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絳州得之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之補以孔氏正義之文因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舊注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增損改正者三百八十三而譜復完初修未見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合以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 (景鸞傳)儒林 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

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為交集又撰禮內
外記號曰禮畧又抄風角作興道一篇又作月令章
句者述五十餘萬言

漢毛詩序

後儒林傳衛宏好古學九江謝曼卿善毛詩賈徽學毛詩于曼卿
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正
義）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
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經典釋文沈重云按鄭
詩譜大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叔所作（序錄宋周續之雷

次宗齊劉瓛並為詩序義（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
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顧歡等毛詩
集解序義一卷雷次宗序義二卷宋阮珍之序注一
卷劉炫集小序一卷劉獻等詩序義疏一卷（唐志
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隋志侯苞 韓愈議曰子夏
不序詩之道有三焉 蘇轍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
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 晁說之曰說
韓詩者謂其叙子夏所作 朱氏辨說曰詩序或以
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
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然鄭氏又以為序本自合
為一編毛公始分寘諸篇之首則毛之前其傳已久
宏特增廣潤色之耳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
公所分其下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
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凡小序
詩又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之方中南山株林之屬若
見於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無可疑
者毛傳簡要平實鄭氏惟序是信傳以三禮

魏毛詩義問

（隋志）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楨撰七月正義引之王
肅毛詩義駁八卷又毛詩奏事一卷問難二卷王基

駁一卷謝沉釋義十卷劉璠毛詩義四卷毛詩箋傳
是非二卷吳章昭朱育毛詩荅雜問七卷晉郭璞毛
詩拾遺一卷梁何胤毛詩總集六卷隱義十卷晉陽
又雜義五卷殷仲堪雜義四卷梁武帝發題序義一
卷大義十一卷簡文十五國風義二十卷劉獻篇次
義一卷（北史）劉獻之注毛詩序義一卷劉芳毛詩
箋音義證十卷張思伯為毛詩章句（南史）張譏毛
詩義二十卷顧越深明毛詩傍通異義
定之方中注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正義）鄭志張逸
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

前　維天之命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
周之禮也正義譜云子思弟子子思論詩於穆不已
仲子曰於穆不似斯干正義古於似已字同於穆不已師佚異詩　緇衣疏
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正義鄭志答張逸云高子之言
非毛公後人著之不云詩序本有此文孟軻弟子有
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趙岐以為齊人

晉補亡詩　隋文中子續詩

文選束廣微補亡詩六首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
由儀注王隱晉書曰束晳字廣微為著作嘗覽周成
王詩有其義亡其辭惜其不備故作辭以補之晉傳晳著

補亡詩行於世唐志束晳集五卷夏侯湛作周詩　宋氏集傳以鄉飲酒
禮燕禮考之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
詞明矣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　文中子中說
續詩備六代有四名化政頌歎有五志美勉傷惡戒
一百六十篇列為十卷亡其小序後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
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
辨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易道以申先
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

晉毛詩外傳

謝沈傳著毛詩外傳　隋志謝沈釋義義疏各十卷

晉詩評

釋文魏太常王肅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
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為詩評評毛鄭王肅三家同
異明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正義引孫毓評春秋正義引
王肅注毛詩隋志王基毛詩駁一卷梁五卷　序錄孫毓詩同異評十卷

梁毛詩集註　毛詩圖

隋志梁崔靈恩集註二十四卷本傳云二十二卷　梁武帝毛
詩大義一卷梁有毛詩圖三卷毛詩孔子經圖十二
卷毛詩古賢聖圖二卷亡　釋文崔靈恩集注採三

家之本般樂也用注為序文生民正義案集注及定本　梁史許懋受毛
詩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

唐二十五家詩

藝文志經錄三曰詩類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
十二卷始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韓詩有卜
商序韓嬰注又外傳翼要毛詩有毛萇鄭玄王肅業
遵宋人號業詩立義多異世所不行隋志業詩二十卷業遵注崔靈恩王元度之
傳箋譜注劉王孫楊陳謝之問駁評難辨釋元延明
之誼府張氏陸璣劉炫孔穎達之義疏曾世達鄭玄
諸家之音義終于毛詩正義不著錄三家始于纂義

次以毛詩指說斷章終於草木蟲魚圖凡三十二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　崇文目八部一百十五卷　中興書目三十三家三百七十卷　續目十一家二百二十卷　文粹李行修曰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

唐詩正義

志毛詩正義四十卷孔穎達王德韶齊威等撰趙乾壽賈普曜趙弘智等覆正　宋淳化三年四月校定上之　正義序近代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爰劉軌思劉醜焯炫等焯炫特為殊絕今刪以為本削其所煩增其所簡

玉海紀詩全　十八

隋志義疏有謝沈十卷又釋義十卷張氏五卷舒援二十卷沈重二十八卷又二十卷二十九卷十卷十一卷二十八卷劉獻詩序義疏一卷劉炫述義四十卷魯世達章句義疏四十卷　隋書四十二卷春秋正義引陸璣毛詩義疏文選注引劉芳詩義疏

唐詩纂義

志毛詩纂義十卷　許叔牙傳貞觀中遷弘文館直學士於詩禮尤邃獻詩纂義十篇太子寫付司經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唐毛詩指說

志成伯璵毛詩指說一卷　書目有指說統論一卷凡四篇畧叙作詩大旨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二卷　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詩語彙而出之凡百門序云正元十年撰

唐草木蟲魚圖　毛詩物象圖

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二卷　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書目同按釋文璣字元恪易釋文引之　名賢畫錄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真名程修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

玉海紀詩全　十九

冕之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

唐毛詩別錄

書目毛詩別錄一卷張訢撰凡三十二篇毛鄭箋注取其長者述而廣之

至道皇太子講詩

二年三月癸卯諸王府侍講邢昺上言皇太子召臣於府內講毛詩久之賓客李至李沆皆列坐共聽

天禧毛詩正紀　元祐詩傳補注

書目正紀三卷天禧中宋咸撰四十四篇論詩名篇數風雅正變之類又外義二卷　元祐四年六月十

八日吏部侍郎范百祿進補注二十卷詔付秘省

皇祐毛詩大義

皇祐中武功蘓子才采鄭譜孔疏僅二百條分為三卷劉宇為詩折衷二十卷凡一百六十八篇　歐陽修為毛詩本義十六卷凡百十四篇　王安石新經毛詩二十卷　梅堯臣毛詩小傳二十卷　蘇轍詩解二十卷　程顥詩說二卷門人記其師所談之經　楊時毛詩辨疑一卷　陳少南詩解二十卷　胡旦毛詩演聖通論二十卷

紹興毛詩叶韻補音

十卷紹興中吳棫撰自序云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巳見定為一家之學釋文是也所補之音皆陸氏未叶者巳叶者悉從陸氏朱熹多所刊補　正義曰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朱氏曰周頌多不協韻

詩集傳

朱熹輯詩傳二十卷其序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　呂祖謙讀詩記三十二卷

正義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巳魯頌不一章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　程大昌論曰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　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考先王之澤　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朱子　孟子記孔子言詩以為知道者二論語記孔子弟子許其可與言詩者亦二

虞書言詩言志自后夔以來五聲八音所用以為樂

皆主於詩舜作歌以謹天命而皐陶乃賡載歌世治而相勉以善也五子述大禹之戒為歌世亂而相警以惡也列子言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堯之時所謂詩也書大傳言日月光華弘余一人舜之時所謂詩也太師陳詩以觀風俗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學校教士與禮樂書相參謂之四術至孔子始刪取著以為經□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採之以觀其變詩有天下之作有一國之作有神明之作文中子

訢刻玉海紀詩終

新刻困學紀詩 全

宋 浚儀 王應麟 伯厚 述

明 竟陵 鍾惺 伯敬 閱

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為詩故訓傳一云魯人失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享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享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大毛公之名唯見于此正義云儒林傳毛公趙人不言其名後漢書趙人毛萇序錄亦云名長今後漢書作萇此小毛公也程子曰毛萇最得聖賢之意

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以絲衣繹賓尸為靈星之尸以小弁為小人之詩則已失其義矣趙岐云高子齊人謂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亦高子也

序錄子夏傳曾申申傳李克讀詩記引陸璣草木疏以曾申為申公以克為尅皆誤

詩六義三經三緯鄭氏注周禮六詩及孔氏正義其說尚矣朱子集傳從之而程子謂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一二者讀詩記謂風非無雅雅非無頌蓋因鄭箋豳雅豳頌之說然朱子疑楚茨至大田四篇為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為豳頌亦未知是否也呂成公云豳雅豳頌恐逸

逸詩篇名若貍首射義驪駒大戴禮漢書注祈招左傳轡之柔矣左傳周書皆有其辭唯采薺周禮河水新宮茅鴟左傳鳩飛國語無辭或謂河水沔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月離於箕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愚考之周禮疏引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文公謂碩人詩四章而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論語唐棣之華之類

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鶴林吳氏論詩曰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毛氏自關雎而下總百十六篇首繫之興風七十小雅四十大雅四頌二注曰興也而比賦不稱焉蓋謂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也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而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矣李仲蒙曰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

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之言本於此

太史公云周道缺而關雎作艾軒謂三家說詩各有師承今齊韓之詩字與義多不同毛公為趙人未必不出於韓詩太史公所引乃一家之說古文尚書與子長並出今所引非古文如祖飢惟刑之謐當有來處非口傳之失也晁景迂曰齊魯韓三家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薛士龍曰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

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役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與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人所以為至德

朱子詩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兩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愚按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損篇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遺聲也

詩正義曰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曹氏詩說謂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新序云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元王交劉向

乃交之孫其說蓋本魯詩然黍離王風之首恐不可以為衛詩也韓詩云黍離伯封作陳思王植貪惡鳥論曰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其韓詩之說歟伯封事唯見于此

南豐謂列女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式微一篇又謂二人之作

韓文公為施士丐銘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于門唐語林云劉禹錫與韓柳詣士丐聽說詩曰甘

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
言名伯漸遠人思不可及讀詩記董氏引士丏說
周有房中之樂燕禮注謂弦歌周南名南之詩漢安
世房中樂唐山夫人所作魏繆襲謂安世歌神來
燕享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謂
房中為后妃之歌恐失其意通典平調清調瑟調
皆周房中之遺聲

白虎通諫諍篇妻得諫夫者夫婦榮耻共之詩云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
之詩也亦齊魯韓之說歟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
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
可無衛女之志則息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
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
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
之風終於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
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潏水李氏曰小雅雖言政猶有風之體大雅之正幾於頌矣）

歐陽公曰霸者興變風息焉然詩止於陳靈在桓文
之後

八能之士見易緯通卦驗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
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曆或調陰陽或
調正德所行大夫九能見毛詩定之方中傳建邦
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
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
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定之方中傳引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志張逸問
仲梁子何時人荅曰仲梁子先師魯人當六國時
在毛公前（正義春秋時魯有仲梁懷故言魯人）韓非子八儒有仲良

氏之儒陶淵明羣輔錄云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
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史失其名）

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恠李邦直亦
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
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於禮以禮訓詩是案迹
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祿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
廷燎以為不設雞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艾軒云讀風詩不解芣苢讀雅詩不辨鶴鳴比為無
得於詩者傳至樂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
之體，

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范滂之
毋勉其子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
大雅之變作於大臣召穆公衛武公之類是也小雅
之變作於羣臣家父孟子之類是也風之變也匹
夫匹婦皆得以風刺清議在下而世道益降矣
騶虞騶吾騶牙一物也聲相近而字異解頤新語既
以虞為虞人又謂文王以騶牙名囿蓋惑於異說
魯詩傳曰梁鄒天子之田見後漢注與賈誼書同
不必以騶牙為証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

乎騶虞嘆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
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鄒虞邵
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
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
大戴禮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
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
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閒歌上林賦揜羣雅張
揖注云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
人愚謂八篇可歌者唯鹿鳴白駒在小雅貍首今
亡鄭氏以為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詩餘皆風也
而亦謂之雅豈風亦有雅歟劉氏小傳或曰貍首
鵲巢也篆文似之此有貍首又有鵲巢則或說非
矣張揖言二雅之材未知所出
無衣非美晉武公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伯為晉侯而
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
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及爾也
詩亡然後春秋作胡文定謂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
不復有雅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孟子集注同
呂成公謂蓋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
也詩既亡則人情不止於禮義天下無復公好惡

春秋所以不得不作歟艾軒曰文中子以為詩者
民之情性人之情性不應亡使孟子復出必從斯
言
泉水云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說詩者未詳其地清志
刑州内丘縣有千言山李公緒記云栢山縣有干山言山栢人刑州堯山縣
魯頌徂來之松後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
新甫之栢傳注不言山之所在唯後魏地形志
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太史
公聞之董生曰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則山川
不可不攷也

禬有疾恣之詩周語富辰曰鄶之亡由叔妘

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七月箋傳言豳土晚寒者三孫毓云寒鄉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晚寒南方是也毛傳言晚寒者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非謂寒來晚也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撰詩七月正義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荅曰日永星火舉中而言非心星也是鄭以日永星火與心星別今按康成

荅問蓋鄭志所載孫皓乃康成弟子後人因孫皓名氏遂改鄭志為吳志康成不與吳孫皓同時吳志亦無此語

熠燿宵行傳云熠燿燐也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董氏說文引詩熠燿宵行熠盛光也末章云倉庚于飛熠燿其羽其義一也

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

風終于周公雅終于召旻有周召之臣則變者可以復于正

子繫好晨風黍離而慈父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為親從仕王裒讀蓼莪而三復流涕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可謂興於詩矣李栟和伯亦自言吾於詩甫田悟進學衡門識處世和伯弟樗迂仲呂成公所謂二李伯仲也此可為學詩之法

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彈絃風諫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

辭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蔡邕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猶關雎刺時作諷也呂元鈞謂陳古以諷非謂三詩作於衰周

宵雅肄三麗澤論說以為夜誦此門人記錄之失讀詩記取鄭董二子以宵為小則夜誦之□非矣

劉原父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朱子謂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薛鼓之節而亡之儀禮疏曰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粱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檵也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荼有三誰謂荼苦苦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公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酈山之禍已兆於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藉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詩說之遺

史記周紀懿王之時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漢匈奴傳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注云小雅采薇之詩也古今人表懿王堅詩作注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然則采薇為懿王之詩矣（史記匈奴不云懿王）傳詩譜序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王失禮之後邶不尊賢正義謂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此言也愚謂采薇正雅當從毛氏若變風則始於懿王

史記匈奴傳周襄王與戎狄伐鄭戎狄逐襄王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漢匈奴傳則曰宣王興師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以六月為宣王詩是也以魯頌六月出車為襄王詩以出車為宣王詩而史漢又不同皆未詳

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為幽王斯干之詳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為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為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為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為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為吉甫易為

家父孟子難
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
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
乎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言天之勝人也藐藐昊天無不
克鞏言天之終定也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人曷
嘗能勝天哉天定有遲速耳詩所以明天理也故
不云人勝天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荆公謂世
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

天故也愚謂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
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
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脩身以俟命而
已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人也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畏
天也不畏人則亦云可使怨及朋友畏天則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
鄭用三良未可間衛多君子未有患季梁忠諫疆敵
畏汲直守節亂萌弭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正先諫誅羸遷促李雲忠隕漢宗覆韋華擢傑陳
業隳昭圖嬰禍唐鼎移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
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
則是傚
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羞惡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
畏于天無羞惡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則不畏
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
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
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
（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

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鄭言之
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七月陳王業六月北伐
十月之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徂
暑言暑之極其至皆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
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
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也愚按正義謂校之無術
而大衍曆日蝕議云虞劆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
虞劆造梁大同曆非始於唐也鄭箋謂周之十月
夏之八月故曆家因之孫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
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

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大衍曆議云黄初已來治曆者始課日蝕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嘗攷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曆有二年之差後之筭曆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詩說與存中同

元城謂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朱子曰第一二章皆十句增之則長短不齊又此詩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非是解頤新語亦云韓詩世罕有其書或出於好事者之傅會

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小弁趙岐謂伯奇之詩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又謂鴟鴞之篇刺邠君蓋漢儒言詩多異說論衡亦云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韓詩劉彼甫田劉卓也爾雅釋詁劉大也郭璞注云劉義未聞豈未見韓詩故邪疏引韓詩

大東維北有斗或以為南斗或以為北斗朱子集傳兼取二說

呂氏春秋謂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疑與咸丘蒙同一說而託之於舜

孝政釋劉子曰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此小雅也謂之魏詩可乎

朱子詩傳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也黍苗宣王時美召穆公之詩皆非刺詩愚按國語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韋昭已有是說

鄭康成先通韓詩故注二禮與箋詩異如先君之思以畜寡人為定姜之詩生甫及申為仲山甫申伯又不濡其翼惟禹敶之上天之載匪革其猶汭坻之卽至于湯齊是也注禮記與注易異如東鄰西鄰是也

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新經義云亂出乎上而受患常

在下及其極也乃適歸乎其所出矣噫宣靖之際其言驗矣而兆亂者誰歟言與行違心與迹異荆舒之謂也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誦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况賢者而不樂其生乎天地閉賢人隱况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旱麓毛氏云旱山名也曹氏按漢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旱山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鼉鳴如鼓新經之說也解頤新語取之鑿矣

賈誼書容經篇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此卽選左右之說爰延亦云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申甫之地為形勢控扼之要甫卽呂也呂刑一曰甫刑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左氏傳楚子重請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蓋楚得申呂而始彊茲所以為周室之屏翰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申伯國詩書及左氏注不言呂國所在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徐廣云呂在宛縣水經注亦謂宛西呂城四嶽受封然則申呂漢之宛縣也高帝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可見李忠定曰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按輿地廣記云蔡州新蔡古呂國今按新蔡之地屬蔡未嘗屬楚子重不當請為賞田則呂國在宛明矣）

禮記孔子閒居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鄭康成注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正義云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傳）愚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周語云樊仲山父蓋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為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以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箋傳愛奇之過也（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于樊）

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雲漢之序曰內有撥亂之志非立志何以成中興之功

宣王晏起姜后請愆則庭燎之箴始勤終怠可見矣
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則沔水之規讒言其興可
見矣
祈父傳謂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按通鑑外
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
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
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
蓋謂此四役也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
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

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
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名彼故老訊之占夢於是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
厥服矣好讒慝晤昧近頑童窮固矣商之啼其耇
長吳之播棄黎老與亂同事也
宣三十年有兎舞于鎬京而嚇赫宗周有褒微之象
矣幽二年三川竭岐山崩而陵谷易處有將亡之
形矣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致此者人也豈天所為
哉
裳裳者華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降者也

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人
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還猶在也侯國則翼之九宗
遂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彼漢之或羣魏之
荀何江左之淵儉庾季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周所以替也雖不能用吾整寘
之於耳楚所以亂也君曰休矣吾將思之漢所以
微也
擇三有事置侯多藏貪墨之臣為姦賊小東大東杼
柚其空聚斂之臣為斧斤文侯之命所謂殄資澤
于下民也是時號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

為羣邪之宗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楊泉物理論曰稻粱菽各二十種為六十蔬菓之實
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詩譜引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内之疏云未
知此傳在何書
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也以公劉之
詩攷之君之宗之宗法始於此其軍三單軍制始
於此徹田為糧徹法始於此周禮有自來矣

咨女殷商猶賈山之借秦為諭也周公戒成王無若殷王受又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人君常聞危亡之言則可保其安存矣

靡哲不愚司空圖之耐辱也善人載尸裴度之晚節也

孔子於烝民加四字而意自明於緡蠻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此說詩之法韓子於菁菁者莪肩肩訓釋蓋少作也晚歲引詩言老成人重於典刑簡而當矣

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唯虢文公諫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嘆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以燕為燕安王肅云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水經注燕北燕國愚謂詩云奄受北國肅說為長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毛氏曰屠地名不言所在滱水李氏以為同州郃谷今按說文有左馮翊郃陽亭同都切馮翊即同州也滱水之言信矣

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意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以為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漢亡於王莽何進晉亡於賈謐唐幾亡於楊國忠石晉亡於馮玉

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傳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淸朝廷眞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大師維垣鄭箋以為三公王介甫以為大衆朱子集傳從王說

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仲子子思之弟子閟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序錄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孟子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豈名氏之同歟

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朱浮傳無此語西南夷傳朱輔上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蓋誤以朱輔為朱浮亦無岨字

歐陽公時世論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

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執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范蜀公正書曰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為也此楊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班孟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復有見於頌也朱子集傳與歐范之說合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朱子引國語叔向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愚觀賈誼書禮容與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其義尤明

歐陽公詩論古今諸儒謂來年為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二頌毛鄭之說來年為麥始出於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偽大誓不可知之言愚按劉向封事引飴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鍪薛君曰鍪大麥也毛鄭之說未可以為非毛氏傳牟麥也鄭箋赤烏以牟來俱來貴造始以為來小麥牟大麥以劉向說參攷當從古注

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言亦在所去乎

晉姜鼎銘曰保其孫子三壽是利魯頌二壽作朋蓋古語也先儒以為三卿恐非

商周之頌皆以告神明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至魯頌始為溢美之言所謂善頌善禱者非商周之體也後世作頌傚魯而近諛又下矣

或謂文之繁簡視世之文質然商質而周文商頌繁而周頌簡文不可以一體觀也

法言曰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司馬公注楊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奚斯作閟宮之詩故云然愚按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脩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云韓詩章句美襄公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鄭康成注謂商宋詩蓋用韓詩說也考之左傳正考甫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後漢曹襃傳奚斯頌魯考甫詠殷注引韓詩新廟奕奕奚斯

所作薛君傳云是詩公子奚斯所作正考甫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詩正義云奚斯作新廟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謂魯頌奚斯作謬矣然楊子之言皆本韓詩時毛詩未行也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馮衍傳注引薛夫子韓詩章句即漢也

長發大禘箋云郊祭天也雖禘太祖箋云大祭也太於四時而小於祫鄭康成以祭天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春秋纂例趙子已辨其失矣王肅以禘祫為一祭亦非也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鄉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祖禘則祖之所自

出者東鄉惟以祖配之今混禘於祫宗廟有祫無禘

范寧穀梁序孔子就太師正雅頌因魯史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明其不能□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然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於魯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於國風非孔子也

隰有萇楚箋云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胡邦衡解學記取之

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三齊記載甯戚歌所謂南山矸白石爛者是也

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名唯說文引劉向說以為苦葽曹氏以爾雅本草證之知其為遠志

董氏舉矦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此出在何處愚攷矦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詩翼要十卷矦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

秦詩在其板屋西戎地寒故以板為屋張宣公南嶽唱酬序云方廣寺皆板屋問老宿云用瓦輒為冰

雪凍裂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漢地理志天水隴西民以板為屋以南嶽觀之非獨西陲也

唐棣之華維常之華協車字黍離方華協塗字隰有荷華協且字曹氏謂華當作雩音敷蓋古車本音居易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來徐徐困于金車其音皆然至說文有尺遮之音乃自漢而轉其聲愚按何彼襛矣釋文或云古讀華為敷與居為韻後放此朱文公集傳並著二音而以音敷為先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漙音團集傳叶上兖反顏氏正俗云按呂氏字林作霹上兖

反訓云露貌音與婉類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顔氏云禮今也衡縱衡即橫
也不勞借音徐氏音横失之矣
干旄四馬至於五之六之猶緇衣之改為也權輿四
簋至於每食不飽猶醴酒之不設也君子之去就
于其心不干其禮
營謝戍申其篤于母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
親平王忘讐也
孝經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
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

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
皆以服在言行之先蓋服之不衷則言必不忠信
行必不篤敬中庸脩身亦先以齊明盛服都人士
之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名公是似南仲大祖世濟其美也進有尤趨叛鑒蘇
文忠慨焉或附曹羣忘漢朱文公悕焉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荀子云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
除患則為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
進曰敬戒無怠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
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名畢告

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為告君第一義
葉氏云漢氏文章未有引詩序者魏黃初四年銘云
曹詩刺遠君子近小人蓋詩序至此始行
朱子詩序辯說多取鄭漁仲詩辯妄艾軒謂歐陽公
詩本義不當謂之本義古人旨意精粹何嘗如此
費鄭
唐志毛詩草木蟲魚圖二十卷開成中文宗命集賢
院脩撰并繪物象學士楊嗣復張次宗上之按名
賢畫錄大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晉明帝朝衛協
畫毛詩圖草木鳥獸古賢君臣之像不得其眞名

程脩已圖之皆據經定名任意採掇由是冠冕之
製生植之姿遠無不詳幽無不顯然則所圖非止
草木蟲魚也隋志梁有毛詩古賢聖圖二卷
格物之學莫近於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
食相呼也德如鳴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
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鶖鶖在梁得所止也桑扈
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
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皐聲聞于
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
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華君子之德也雁

鱧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
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急
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
有惡也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為美也黍以為
稷心眩於視也蠅以為雞心惑於聽也綠竹猗猗
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
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
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皇于飛雉離
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惡也采葛采苓傷
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不足以一獻皆誦言而忘味若
也自賜商之後言詩莫若孟子其述孔子之言以
為知道者二鴟鴞烝民是也如靈臺皇矣北山雲
漢小弁凱風深得詩人之心以意逆志一言而盡
說詩之要學詩必自孟子始

由毛之詩皆出於荀卿子而韓詩外傳多述荀書今
考其言采采卷耳鶻鳩在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得風雅之旨而引逸詩尤多其孔筆所刪歟

法言曰守儒轅固申公二子無愧於言詩矣王式以
三百五篇諫亦其次也役語詩解頤者能無愧乎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璣也

鄭氏詩譜徐整暢太叔裘隱見釋文序錄隋志太叔求及
劉炫注古今書錄云徐正陽注館閣書目謂注者
為大叔求而不攷序錄徐正陽疑即徐整誤以整
為正暢為陽也整字文操吳太常卿

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始羅列
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
物之戶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歷
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
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

明也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
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
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曰四始之缺五際之戹五
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異蓋習聞其說而失
之也

曹氏論詩云詩之作本於人情自生民以來則然太
始天皇之策包羲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康衢之
民謠愚按素問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積考太始
天元冊文曰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
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七曜周旋曰

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咸章口古之詩體始於此然伊川謂素問出於戰國之末

文粹李行脩云劉迅說詩三千言言詩者尚之今考迅作六說以繼六經自孔氏至考亂凡八十九章取漢史詔書及羣臣奏議以擬尚書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闕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擬雅章又取巴俞歌百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比國風之流然文中子嘗續經矣朱子謂高文武宣之制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

詩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况迅乎

艾軒曰九德九夏雅頌之流也貍首風也豳之雅頌猶魯頌也薛士龍曰詩之音律猶易之象數

說詩者謂宋襄公作輕鐘之樂按博古圖有宋公成誙鐘大晟樂書應天得六鐘篆其帶曰莖鐘詔謂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此姦諛傅會之言宋公成亦非襄公用以說詩陋矣

大學止於至善引詩者五齊家引詩者三朱子謂咏歎淫液其味深長最宜潛玩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維德始學成德之序也

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孝經引詩十引書一張子韶云多與詩書意不相類直取聖人之意而用之是六經與聖人合非聖人合六經也或引或否卷舒自然非先考詩書而後立意也六經即聖人之心隨其所用皆切事理此用經之法

束晳補亡詩循彼南陔釋曰陔隴也羣書音辯云序曰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協愚按春官樂師鄭司農注今時行

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荀子曰善為詩者不說程子之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也董子曰詩無達詁孟子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也

曹子建表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詩無此句李善引毛詩曰何顏而不速死也今相鼠注無之

說文序云其稱詩毛氏者皆古文也以今詩考之其文多異得此䵶鼁為[illegible]碩大且[illegible]為碩頎皆[illegible]詩之說也

蔡邕正交論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

刺足以正雅為刺也
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敎化其留意學校者唯魯
僖公能脩泮宮衛文公敬敎勸學它無聞焉鄭有
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吳才老詩叶韻補音序曰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
定為一家之學開元中脩五經文字我心慘慘為
懆七到反伐鼓淵淵為口皆與釋文異乃知德明之
學當時亦未必盡用
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有飶其香古所
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香今古之

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
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
開元開寶禮不用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疏云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呂
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使子之野盡為泠風乎六尺
之耜所以成畝也其慱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
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漢趙過曰后稷
始甽田
興雨祁祁雨欲徐徐則入土鹽鐵論云周公太平之
時雨不破塊旬而一雨 雨必以夜

以按狙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莒
夏屋渠渠箋云設禮食大具其意勤勤正義王肅公
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
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
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
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
門廡鄭康成於詩禮注異如此
文王之治由身及家風始于關雎雅始于大明而思
齊又關雎之始也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不顯亦臨
謹獨者齊家之本故家人之吉在於反身

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
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
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
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爾土宇昄章必曰俾爾彌爾性務廣地而不務廣德
者人君之深戒也不務德而勤遠略齊之霸所以
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亂所以萌
風俗世道之元氣也觀葛生之詩堯之遺風變為北
方之彊矣觀駟鐵小戎之詩文武好善之民變為
山西之勇猛矣晉秦以是彊於諸侯然晉之分為

三秦之二世而亡風俗使然也是以先王之為治威彊不足而德義有餘商之季也有故家遺俗焉周之衰也猶其舊俗焉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魯以稷配天周之東遷始僭禮矣夫子以為周公之衰而史克何美焉齊百庭燎晉請王章習以為常禮樂安得不自大夫出乎

朱子發曰詩全篇削去者二千六百九十四篇如貍首曾孫之類是也篇中刪章者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之類是也章中刪句者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是也句中刪字者如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是也

正齋曰國風作而二南之王變矣邶鄘曹鄶特微國也而國風以之終始蓋邶鄘自別於衛而諸侯侵無統紀及其厭亂思治追懷先王先公之世有如曹鄶然君子以為是二南之可復世無周公誰能正之是故以幽終

新刻困學紀詩 終

詩攷序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撰

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廑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

為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文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儆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

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詞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雖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稡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序畢

新刻詩攷　全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　惺伯敬甫校閱

韓詩

燕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漢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經籍志韓詩二十二卷薛氏章句後漢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梁有韓詩譜二卷唐藝文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隋志韓詩存無傳者崇文總目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存外傳十篇非嬰傳詩之詳者遺說特見於他書與毛說絕異　正義云齊韓之徒以詩經爲章句與毛異耳非有壁中舊本可據　晁說之曰說韓詩者謂其序子夏所作　晁公武曰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關雎　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薛君章句　後漢書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　又馮衍傳注薛夫子章句曰云云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動靜退朝云云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云　大人見其萌

窈窕貞專貌　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　文選注　晁說之論云齊魯韓以關

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爲文王詩

〔葛覃〕 蔞蔞盛也 文選注 刈取也濩瀹也 釋文

〔卷耳〕 頃筐欹筐也 罍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 釋文 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所謗訕也揔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

韓詩說 正義 又儀禮疏 觥容五升 釋文云觵也 文選注

〔朻木〕 釋文 正義云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

〔兔罝〕 施于中馗 馗中九交之道也 薛君章句文選注

〔芣苢〕 傷夫有惡疾也 文選註晁說之論韓詩序傷夫也 直曰車前瞿曰芣苡 釋文 芣苡木名實似李 說文 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薛君章句文選注

〔漢廣〕 悅人也 文選注韓詩序 不可休思 外傳 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 薛君章句文選注 江之漾矣漾長也 同上薛君曰 說文作羕

〔汝墳〕 辭家也 後漢書注 惄如調飢 釋文 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燬赤也燬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饑寒之憂爲此祿仕 薛君章句後漢周磐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注云

〔采蘋〕 沈者曰蘋浮者曰藻 釋文 于以鬺之唯錡及釜 漢書注顏師古曰鬺亨也

〔甘棠〕 蔽芾甘棠 外傳 勿剗勿伐 釋文初簡反 剗 勿剗

勿敗 集韻 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堂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虖不伐甘棠 漢書王吉傳吉學韓詩 蔽芾甘棠云云 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說苑

〔羔羊〕 小者曰羔大者曰羊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薛君章句後漢書注 逶迤公—正貌 釋文 禕隋 即委蛇也韓詩外傳 衡方碑云禕隋在公 隸釋

摽有楳 釋文 莩有楳 莩零落也 孟子注 音義云 韓詩也 迨願也 釋文
小星 實命不同實有也 釋文
江有汜 說文作洍 一溢一否曰渚 釋文 水一溢而爲渚
薛君章句 文選注
何彼襛矣 釋文 音戎
騶虞 天子掌鳥獸官 異義韓魯說 周禮疏 賈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
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儀 牲而食以瘦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
柏舟 衛宣姜自誓所作 李迮仲云 如有殷憂 文選
注 胡戜而微戜常也 釋文
燕燕 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 李迮仲云 定姜

詩攷全 四

歸其婦 補傳
日月 報我不術也 薛君曰術法也 文選注
終風 終風西風也 浪起也 釋文 時風又且暴使
已思益隆 文選注薛君章句 說文作㬥 壇壇其陰天陰塵也 董氏云說
文同
擊鼓 契闊約束也 釋文 約束也 文選注 薛君章句 于嗟夐
兮不我信兮 夐亦遠也 釋文
凱風 簡簡黃鳥載好其音 太平御覽
雄雉 雉耿介之鳥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匏有苦葉 至心曰厲 釋文 古者霜降逆女冰泮

殺止 韓詩傳 權踐 王肅論周 招招聲也 釋文
谷風 密勿同心密勿僶俛也 文選注 無以下體
外傳 違很也 發亂也 潰潰不善之貌 釋文
簡兮 萬以夷狄大鳥羽 正義韓詩說 碩人俁俁 美貌 釋文
萬大舞也 初學記
泉水 祕彼泉水 說文作泌 飲餞于坭 釋文 送行飲酒
曰餞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北門 敦迫 室人交徧讁我 釋文 說文作謫 亦
巳馬哉 外傳
靜女 靜貞也 搔首躊躇 薛君曰躊躇猶躑躅也 文選注

詩攷全 五

新臺 新臺有漼河水浘浘 漼鮮貌 浘浘盛
貌 音尾 釋文 燕婉之求 燕婉好貌 文選注 韓詩文作嬿婉 得此戚
施 薛君曰戚施蟾蜍 喻醜惡 太平御覽
柏舟 實維我直 相當值也 釋文
牆有茨 說文作薺 不我揚也 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
也 揚猶道也 釋文
君子偕老 佗佗德之美貌 釋文 邦之媛也 援
取也 同上
鶉之奔奔 左傳作賁賁 奔奔彊彊乘匹之貌 釋文 人之
無良 外傳

蝃蝀說文作螮蝀　刺奔女也　詩人言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韓詩序曰云云後漢書注　乃如之人兮外傳

相鼠　止節無禮節也釋文

載馳　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釋文　尤非也文選注薛君章句

淇澳　綠藩猗猗藩篇筑也　有邲君子邲美貌也　僩美貌　赫兮宣兮宣顯也釋文　綠藩如簀簀積也薛君曰簀積也簀音竹　綠簀公文選注

考盤　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文選注　干墝埆之處也　碩人之邁　過美貌釋文　曲景曰阿文選注

碩人　倩蒼白色盼黑色也　退罷也　濊濊流貌　鱣鮪鱍鱍　庶姜孽孽長貌　庶士有朅健也釋文

氓　泯美貌釋文　將辭也文選注　履無咎言履幸也釋文　吁嗟女兮外傳

芄蘭　垂帶萃兮垂貌　能不我甲釋文

伯兮　偈桀健也　疾驅貌　馬得諼草　諼草忘憂也文選注

黍離　伯封作也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甚也太平御覽　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陳思王植貪惡鳥論

君子于役　佸至也釋文說文作[illegible]

君子陽陽　陶暢也薛君章句文選注後漢書注

揚之水　戍舍也釋文

中谷有蓷　蓷芜蔚也釋文　說云益母正義　暵其泣矣外傳

兔爰　施羅於車上曰罿釋文　張羅車上曰罿薛君注太平御覽

緇衣　蓆儲也釋文

大叔于田　禽獸居之曰藪釋文　兩驂左右騑驂薛君章句文選注

清人　二矛重鷮釋文

羔裘　侯美也釋文　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渝外傳之子同　汾沮洳椒聊彼已左傳亦作彼已

東門之墠　有靖家室注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爲室家也事類賦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靖作靜

子衿　子寧不詒音　詒寄也曾不寄問也釋文

出其東門　聊樂我䰟　䰟神也釋文又文選注薛君曰

〔野有蔓草〕清揚婉兮 玉篇集韻 青陽宛兮 外

〔溱洧〕溱與洧方洹洹兮 音丸又後漢書注同 蕑蓮也 釋文

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洹洹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蕑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拂除 太平御覽韓詩傳云 漢書注引三月桃花水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䰟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 後漢書注薛君注云 藝文類聚 恂盱且樂 恂盱樂貌也漢書同 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 釋文

〔鷄鳴〕讒人也 蒼蠅之聲 薛君曰鷄遠鳴蠅聲相似也 太平御覽

書殘全　八

一本作讒人也

〔嬿〕子之[illegible]……好貌 釋文 獸三歲曰肩 後漢書注薛君[illegible] 揖我謂我婘兮 權[illegible] 釋文

〔東方之日〕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 薛君章句文選注 門屏之間曰闥 釋文

〔南山〕橫由其畝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釋文

〔盧令〕盧泠泠 董氏云說文作獜獜

〔敝笱〕其魚遺遺 言不能制也 釋文

〔載驅〕發旦也 釋文

〔猗嗟〕舞則纂兮言其舞則應雅樂也 薛君章句文選注

四矢變兮變易也 釋文

〔葛屨〕纖纖女手纖纖之貌 文選注說文作攕攕

〔園有桃〕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章句初學記

〔伐檀〕順流而風曰淪 淪文貌文選注作從流 釋文 何謂素餐 以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馬 薛君章句文選注

〔蟋蟀〕歲聿其莫聿辭也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薛君章句文選注

〔綢繆〕見此邂逅邂逅解遘不固之貌 釋文

詩殘全　九

〔鴇羽〕悠悠倉天 外傳

〔有杕之杜〕逝肯適我逝及也 道周周右也 釋文

〔車鄰〕漢書作車轔 寺人之伶使伶 釋文

〔駟驖〕漢書作四戴 鑾在衡和在軾 內傳禮記經解注 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鑾鳴鑾鳴則和應 周禮疏

〔小戎〕駟車不著甲曰俴駟 釋文

〔蒹葭〕大渚曰沚 薛君章句文選注

〔終南〕顏如渥沰 沰赭也外傳作渥赭 材各反 釋文

〔晨風〕鴥彼晨風 外傳說文作鴪

〔東門之枌〕穀旦于嗟 釋文

衡門　可以療飢外傳
墓門　訊諫也釋文
防有鵲巢　誰侜予娓娓美也釋文　心焉惕惕以
為悔人爾雅注
澤陂　展轉伏枕文選注　碩大且儼薛君曰儼重順也五檢反太平御覽
匪風　匪車偈兮古怛字　中心怛兮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漢書
王吉傳吉學韓詩
七月　四之日舉趾至於四月始可舉足而耕太平

詩攷全　十

御覽　宇屋霤也向北向窻也釋文　氷者窮谷陰氣所聚
不洩則結而為伏陰初學記韓詩說云　六月食鬱及薁爾雅疏
韓詩六
鴟鴞　鴟鴞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
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
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蘭風至蘭折巢覆有子則
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注　徹彼桑土口足為事曰
拮据　租積也釋文
東山　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
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薛君章句文選注　烝在栗薪[illegible]

天　衆薪也釋文　繻帶也章句文選注
破斧　錡木屬銶鑿屬也釋文
九罭　取鰕芘也太平御覽
四牡　周道倭夷釋文文選注　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又作威
遲文選注　周道郁夷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曰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
皇皇者華　莘莘征夫外傳國語說文同
伐木　伐木廢朋友之道缺　序曰勞者歌其事
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為文　鳥徵物也文選注　飢者歌食勞者歌
事太平御覽古樂志　初學記
天保　吉圭惟饎周禮蜡氏注鄭從三家詩儀禮注作為饎　承受也

詩攷全　十一

章句文選注
采薇　昔始也釋文　依依盛貌薛君章句文選注
杕杜　檀車張張音同幝釋文　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
六十還兵韓詩說禮記正義又詩正義曰二十從役云云又周禮疏
湛露　愔愔夜飲說文作懕懕　愔愔和悅之貌釋文文選注
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
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
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
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初學記曰飲酒之禮下跣而上坐者文選注薛君章句
謂之宴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客謂之湎　離離長貌初學記

菁菁者莪 菁菁盛貌 文選注薛君曰云云集韻作菁菁

六月 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

縵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

以冒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 章句史記注

采芑 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衡牙蠙珠以納

其間 周禮注引詩傳疏謂是韓詩國語注詩傳曰上有蔥衡

車攻 東有圃草 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文選注後漢書注 東

有圃草 後漢馬融傳注 奕奕盛貌 文選注

吉日 駓駓俟俟 後漢馬融傳注 趨曰駓 音鄙 行曰騃 薛君章句

文選注 醴甘而不泌也 文選注

詩攷全 十二

鴻鴈 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 韓詩說正義 堵

四十尺雉二百尺以板長八尺接五板而爲堵接五

堵而爲雉 韓詩傳公羊傳注 勅數也 釋文

沔水 遶言緣間而起 文選注

鶴鳴 九皐九折之澤 釋文

祈父 左傳作圻父 有毋之尸饔 外傳

白駒 在彼穹谷 薛君曰穹谷深谷也文選注

斯干 如矢斯朸朸隅也 旅即反 如鳥斯鞠翹也 載

衣之禘 音同裼釋文侯云示之方也正義 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

射上下四方 內傳白虎通 所以爲世子何言世世不絕 內傳

文選

無羊 或寢或譌譌覺也 釋文

節南山 節視也 憂心如炎 監領也 昊天

不庸庸易也 釋文 騁馳也 薛君章句 萬人顒顒仰天告愬

薛君章句文選注

正月 蔓蔓惡貌也 釋文 窘迫 董氏引章句 速速方穀

天天是椓 後漢蔡邕傳注韓詩亦同

十月之交 緐維司徒 抑意也愍閉也 譊口

嗸嗸 釋文

雨無極 正大夫刺幽王也 雨無其極傷我稼

詩攷全 十三

穡 劉諫議安世曰嘗讀韓詩云 熏胥以痛熏帥也胥相也痛病也

言此無罪夜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

後漢書注 薰胥 漢書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顏師古曰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

小旻 謀猶回遹 釋文 謀猷回沉 薛君曰回邪僻也 謀猶

回穴 文選注 訿訿不善之貌 民雖靡膴 猶無幾何釋文 是用

不就 外傳

小宛 翰飛厲天 薛君曰厲刑也文選注 哀我疹寡疹苦也

宜犴宜獄 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小弁 惄焉如擣 除又反釋文 萑葦淠淠 外傳

巧言 昊天大憮 外傳 僭始既減減少也 釋文 匪

其止恭惟王之邛外傳 趯趯毚兔 趯趯往來貌獲

得也言趯趯之毚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

遇犬得之韓嬰章句史記注

（何人斯） 我心施也施善也釋文 盟牲所用天子

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禮記正義許愼撰錦詩云

（谷風） 將辭也文選注

（蓼莪） 怙賴也恃負也釋文

（大東） 耀耀公子音䠶 往來貌釋文 采采衣服薛君

曰采采盛貌 裹反也文選注薛君曰 太白晨出東方爲啓明昏見

西方爲長庚史記索隱韓詩云

詩攷全 十四

（四月） 歎征役也董氏云讀詩記 百卉俱腓腓變也俱變

而黃也 亂離斯莫莫散也薛君曰文選注

（小明） 睠睠懷顧文選注 靜恭爾位外傳

（鼓鍾） 昭王之時作正義勤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之時鼓鍾之詩所爲

作者依三家爲說也 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

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後漢書注薛君云 王者舞

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內闕文選注

（楚茨） 禮義卒度外傳 馥芬孝祀也薛君曰馥香貌文選注

（信南山） 維禹敶之周禮稍人注疏云韓詩 畇畇原隰周禮疏

壃場有瓜外傳

（甫田） 菿彼甫田菿卓也音同口口文爾雅菿大也䟽作圃田說文云倬大也

（大田） 卜畀炎火卜報也釋文 有弇淒淒興雲祁

祁外傳漢書同

（鴛鴦） 戩捷也捷其噣於左也□莝委也釋文

（頍弁） 先集維霰霰霙也薛君章句文選注太平御覽霰霙

也宋書符瑞志

（車舝） 以慍我心慍恚也釋文

（青蠅） 構亂也釋文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賓客初就筵

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謹敬也賓既醉止不知其爲惡

詩攷全 十五

也後漢書注 威儀昄昄蒲板反 善貌釋文

（魚藻） 頒衆貌釋文

（采菽） 便便左右 閑雅之貌 纚筰也釋文 纚

繫也文選注 福祿肶之釋文

（角弓） 人之無良良善也言王者所爲無有善者

各相與於一方而怨之後漢書注 如食儀饇儀我也釋文 雨

雪麃麃外傳 曣晛聿消曣晛日出也釋文

（菀柳） 上帝甚蹈無自瘵焉外傳

（都人士） 首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正義左傳襄十四年引行歸於周萬民

所望服虔曰逸詩也

（采綠）薄言觀者 釋文
（白華）泱泱白雲 視我怖怖 說文同 孚吠反 意不說好
也 釋文
（緜蠻）緜蠻文貌 薛君章句 文選注 禮記作緍蠻
（何草不黃）何人不鰥 董氏云
（文王）遏病也 釋文
（大明）天難訦斯 外傳 說文作諶 天謂殷適使不俠四
方 外傳 磬天之妹磬譬也 正義 釋文 亮彼武王亮相也 釋文
漢書同 檀車皇皇
（緜）瓞小瓜也 釋文 文選注 周原腜腜 莫求反 文選注 度填也
詩攷全 廿六
皐門有閌閌盛貌 釋文
（棫樸）亹亹文王綱紀四方 外傳
（旱麓）國語作鹿 魚喜樂則踴躍於淵中 載設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 延于條枚 外傳 呂氏春秋同
（思齊）古人之無斁 董氏云
（皇矣）其菑其殪菑反草也殪因也因高填下也
釋文 維此王季 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 正義 唯此文王 春秋正義 莫
其德音 左傳樂記同 莫定也 畔援武強也 釋文 羨願也
四平曰陵 薛君章句 文選注 與爾隆衝 仡仡搖也
（靈臺）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 章句 文選注 辟
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
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
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
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草茅取其潔清也 韓詩說 正義曰
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 文選注
（生民）三王各正其郊 韓詩說 禮記正義 姜姓原字 韓詩章句
史記注 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韓說 異義 韓魯 正義 惟靡也
誕信也 文選注 拂厥豐草拂弗也 釋文 或舂或抌 董氏引韓
詩周禮注同
（公劉）汭阮之即 阮讀與鞫同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汭阮之間
詩攷全 十七
漢書地理志注師古曰云云 周禮注作汭阮
（板）誘民孔易 外傳
（蕩）其命匪諶 以無陪無側 外傳 飲酒閉門
不出容曰湎 釋文
（抑）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年九十
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正義 遠猷辰
告 荒湛於酒 告爾人民 無言不酬 子孫承
承 外傳 嗚歎辭也 文選注
（桑柔）往以中垢 外傳
（雲漢）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 內傳 禮記正義 圭璧既卒

是猶王也忕蘊隆烔烔徒東切耗悪也後漢書注同憚苦也釋文
如炎如焚後漢書注胡寧瘨我以旱瘨耻吝反也釋文湯時大
旱使人禱於山川韓詩傳公羊注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
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
苴行與讒夫倡與公羊傳注皆韓詩傳文疏云云
烝民　夙夜匪懈外傳　仲山甫徂齊　封於齊漢書
杜欽傳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注鄭展曰韓詩以爲封於齊
崧高　王踐之事踐任也釋文
韓奕　有倬其道釋文　榦正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江漢　肇長也釋文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

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外傳
常武　敷敦淮濆敷大也敦迫　民民翼翼釋文
王猷允塞外傳
召旻　我居御卒荒外傳
維天之命　維念也釋文　惟念也薛君章句文選
烈文　靡好也文選注
天作　彼徂者岐有夷之行　徂往也夷易也行
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
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薛君章句
後漢書注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彼岨者岐沈括引後漢書

時邁　薄言振之薄辭也振奮也　莫無也　震
動也　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
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薛君傳後漢書注又選注薛君章句曰振猶奮也
執競　執服也釋文
思文　貽我嘉麰文選注外傳曰云云薛君曰麰大麥也
噫嘻　帥時農夫　穀類非一故言百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振鷺　西雍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
皆潔白之人也薛君章句後漢書注　在此無射射厭也同上中庸同
豐年　陳穀曰秭釋文　醴甜而不泲也文選注
涔涔潛古今字正義　涔魚池釋文文選注　薛君章句音岑

閔予小子　惸惸在疚文選注
敬之　弗時仔肩外傳說苑同
小毖文選注　懲苦也　自求辛赦赦事也釋文　翻飛貌
載芟　驛驛盛貌文選　民民其麃衆貌釋文
絲衣　自羊來牛外傳
般　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
駉　驔白馬黑毛也釋文
泮水　屈此群醜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　鬄彼
東南鬄除也釋文　獷彼淮夷獷覺寤之貌薛君曰云云文選注

說文作䅟

閟宮　枚枚閒暇無人之貌也　稙長稼也釋文

稼也釋文　縢柔也薛君章句文選注　荒至也釋文[illegible]

爾雅注疏曰或當在齊魯韓詩　新廟奕奕奚斯所作　奚斯魯公子也

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　薛君後漢曹褒傳注文選注　曼長也　薛君章句文選注上

商頌

美襄公　史記宋世家襄公之時脩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　注韓詩章句美襄公　樂記溫良而能斷者宜歌商注商宋詩正義

揚子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

玄鳥　方命厥后奄有九域　薛君曰九域九州也文選注

大糦大祭也　釋文

長發　玄王桓撥撥明也　釋文　率禮不越　外傳說先漢書同

至于湯躋　外傳言三家詩有讀為躋者　禮記注詩讀湯齊為湯躋正義　聖敬日躋　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　文選注　為下國畷郵　禮記注正義曰引齊魯韓詩也　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為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

武王載發　外傳荀子同　櫱絕也　釋文

殷武　楚地在南郡南陽之間　水經注韓嬰敘詩云按　撻達也　適數也　釋文　京師翼翼四方是則　後漢書樊準傳注韓詩之文翼翼然盛也

取松與柏　閑大也謂閑然大也　薛君章句文選注

青靜也　寂無聲之貌也　煦暖也　愬悅也　祛去也　介界也　隤猶遺也　章句文選注　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　孔子為魯司寇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　內傳白虎通　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　同上　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內傳三禮義宗

魯詩

魯申培公始為詩傳號魯詩　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卿門人也魯最為近之獨以詩經為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　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八卷　隋志魯詩亡於西晉而小學有一字

石經魯詩六卷　今殘碑百七十三字隸書國風數篇之文又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

佩玉晏鳴關雎歎之　漢書杜欽傳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　後漢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注此事見魯詩今亡矣

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常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釋文曰此是魯詩　禮記坊記注　正義鄭亦各異據云主此時就盧君後得毛傳乃改之

中冓之言　漢書注晉灼曰魯詩以為夜也　集韻冓傳[illegible]夜也詩中冓之言

素衣朱綃儀禮士昏禮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禮記正義云魯詩綃爲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誰知闕一字毛詩上有其之蓋亦

勿思　父兮父闕一字毛無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毋已尚

愼下闕哉猶來毋死　兮毛作猗不稼不畜欲欲伐輪兮

毋食我黍三歲官女莫我肎顧　山有蘦毛作樞胡不

曰鼓瑟白經魯詩殘碑

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公羊傳注魯詩

傳曰

陽如之何爾雅注陽子也　魯詩云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

也後漢輿服志注

古有梁鄒者天子之田也文選注後漢書注魯詩傳曰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又曰閻妻扇方處漢書谷永傳閻妻驕

扇日以不臧顏師古曰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云六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爲之食爲不善也

吮狂共皆爲國名正義魯詩云之義以云云

鼒小鼎魯詩說說文

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正義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云云

齊詩

齊轅固爲傳應劭曰后蒼作齊詩漢志齊后氏故二十卷傳

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傳二十八卷雜記十

八卷隋志齊詩魏代已亡

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閒兮漢書地理志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云云顏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亦作㹨音皆乃高反言往適營山而相逢於

嶩山也釋文崔靈恩集注本作嶩

衞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

離之詩是也洪邁容齋四筆齊詩以爲云云見氏詩序論齊魯韓三家以王鳳爲魯詩

亦見新序云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

四國是匡四國是皇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

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後漢書陳忠云注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

魯之詩也今亡

自杜沮漆之漢書地理志詩曰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師古曰大雅緜

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爲下國駿驄董氏曰齊詩謂馬也

翼奉曰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本傳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正義鄭作六藝論引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六情詩緯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之際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爲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六情則春秋云喜怒哀樂好惡是也汎歷

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 即顗傳四始之缺五際之兆奉又曰詩之為學情性而已

匡衡曰聞之師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　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

祖考之業而思神祐助其治也　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商邑翼翼云云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 本傳衡學齊詩

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 漢郊祀志匡衡奏議

同爾兄弟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伏湛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云云以爾鉤援云云崇國城守先退后伐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 後漢書湛傳齊詩

蕭望之曰爰及今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 本傳望之治齊詩

齊詩先采蘋而後革蠱 □□□□

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 鮮膹新語

（詩異字異義）

周南召南昔太王王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儀禮注全

山氏之女候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 呂氏春秋

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 水經注二南國韓嬰敘詩云

（關雎）　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 列女傳　康王晚朝關

雎作諷 後漢書　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 後漢紀楊賜上書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 楊子　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 史記　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荀子

在河之州 說文　槮差荇菜 同上　展轉反側 楚辭章句

關關雎鳩 文選注　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 後漢注春秋說題辭

（葛覃）　服之無射 禮記

〔卷耳〕卷耳爾雅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荀子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句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酌彼金罍漢書注我乃酌彼金罍陟彼岨矣說文云何盱矣爾雅注

〔樛木〕葛藟纍之楚辭章句葛虆藟之說文

〔桃夭〕桃之枖枖說文又作䄏䄏其葉溱溱通典

〔兔罝〕糾糾武夫後漢書注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左傳

〔芣苢〕蔡人之妻作列女傳王肅引周書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遠國異物非周婦人所得釆正義自關雎至芣苢

詩攷全　十六

后妃房中之樂同上王肅云

〔汝墳〕周南大夫妻作列女傳遵彼汝墳爾雅注魴魚經尾說文王室如燬列女傳

〔草蟲〕阜螽爾雅注孔子曰未見君子止我心則悅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說苑

〔采蘋〕于以采藻說文齊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之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左傳

〔甘棠〕勿翦勿伐邵伯所茇漢書說文作废召伯所棁爾雅注勿剪勿扒亦作拜寘蘋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說文

〔行露〕申人女作列女傳

〔小星〕寔命不猶爾雅注維參與昴集韻

〔何彼襛矣〕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鄭箴膏肓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儀禮疏彼

〔騶虞〕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墨子樂官備也禮記射義注壹發五豝喻得賢者多也于嗟乎騶虞歎仁人也騶虞或作吾劉芳詩義疏

〔柏舟〕衞宣夫人作列女傳威儀逮逮禮記漢書注威儀棣棣不可算也朱穆集載絕交論稀云晤辟有摽說文我心非石我心非席列女傳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賈誼新書

詩攷全　二十七

〔燕燕〕衞定姜送婦作列女傳

〔擊鼓〕擊鼓其鼞說文

〔雄雉〕遙遙我思說文

〔匏有苦葉〕苞有苦葉周禮注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國語叔向曰注不裁於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度水也深則砅說文雍雍鳴䲰監鐵論盱日始旦易釋文姚氏引詩

〔谷風〕湜湜其止說文我躬不說左傳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禮記扶服救之禮記漢書作扶能不我慉說文既詒我肄爾雅威作勩孫炎曰習事之勞

〔式微〕黎莊夫人及傅母二人作列女傳陳婦道胡為乎

中路同上
（旄丘）　留離之子 爾雅注
（泉水）　毖彼泉水 說文直視也
（靜女）　靜女其袾 又作姝　僾而不見 說文　靜女之三
章取彤管焉 左傳
（新臺）　新臺有玼　得此鱦鼀 說文　腰婉之求 上
（二子乘舟）　伋方乘舟時伋傅母恐其死也閔而
作詩
（柏舟）　紞彼兩髧 說文
（君子偕老）　褘褘它它 爾雅音義　㐱髮如雲 說文　不屑
髢也 周禮注　玉之瑱兮　是褻袢也　邦之媛兮 說文
詩攷全　二十八
（鶉之奔奔）　鵲之姜姜 禮記鵲之賁賁注云姜姜賁賁爭鬭惡貌也言我以
惡人為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定之方中）　騋牝驪牡 說文
（相鼠）　妻諫夫之誅 白虎通　何不遄死 史記
（干旄）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左傳　竿旄之忠
告 家語　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
藍則青染之朱則赤 論衡
（載馳）　大夫軷涉 儀禮疏　言采其莔 說文 [illegible]傳
（淇奧）　瞻彼淇澳　菉竹猗猗　赫兮咺兮有斐

君子終不可諠兮 禮記　赫兮愃兮　充耳琇瑩　會
弁如星 說文
（碩人）　莊姜傳母作 列女傳　衣錦絅衣 同上　褧衣
說文　衣錦尚蘔 書大傳　衣錦尚絅 禮記　單公帷私兌
通　齒如瓠棲 爾雅注　頳首 好貌說文　翟蔽以朝 周禮注　施罟
濊濊 又作泧　鱣鮪鮁鮁 說文
（𧦝）　敦丘 爾雅注覆敦者　如波涕漣漣 楚辭章句　履無咎言 禮記
注倰禮也　漸車幃裳 儀禮疏　信誓旦旦 說文
（芄蘭）　芄蘭之枝 說文說苑　童子佩鑴 周禮䁳侵注
（河廣）　企予望之 楚辭章句　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
詩攷全　二十九
至也 鹽鐵論
（伯兮）　安得藼艸 說文　焉得萲草 爾雅音義
（木瓜）　下報上 賈誼以爲下之報上是民詩序論
（黍離）　彼黍穟穟 說文　愮愮 爾雅搖搖
（君子于役）　雞棲于時 羣經音辯
（君子陽陽）　左執翿 說文
（中谷有蓷）　灘其乾矣 說文
（兔爰）　雉離于罬 說文覆車网也　雉罹于罦 漢書注
（大車）　息君夫人作 列女傳　大車啍啍 廣韻　毳衣如
䊵　毳衣如璊 說文

（大叔于田）兩驂如儛家語 火列具舉文選注 膻裼
暴虎說文
（清人）左旋右搯說文
（遵大路）無我斀兮說文
（有女同車）顏如蕣華說文 佩玉鏘鏘楚辭章句
（風雨）風雨湝湝說文
（子衿）子襟石經 岦兮達兮說文
（出其東門）縞衣綦巾說文一作綨渠之切
（溱洧）潧與洧說文 溱與洧方瀱瀱兮士與女方
秉菅兮 恂盱且樂漢書 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
詩攷全 三十
十九公羊疏許氏云
（還）遭我乎㺒之間兮水經注 並驅从兩豣兮說文三
歲豕肩相及者
（著）俟我於著乎而漢書顏師古注著地名出濟南即著縣也
（甫田）婉兮嬌兮說文 莠喬喬揚子
（猗嗟）嗟頎兮集韻
（葛屨）宛如左僻說文 好人媞媞楚辭章句
（陟岵）猷來無弃爾雅注
（伐檀）河水清且瀾漪爾雅注
（山有樞）它人是婾漢書文選注

（杕杜）獨行煢煢文選注
（駟驖）四驖孔阜 輶車鸞鑣 獫猲獢說文
（小戎）沃以觼軜 厹矛沃錞說文 竹柲緄縢儀禮
注 竹䪝緄縢周禮注 愔愔良人列女傳
（蒹葭）泝洄 泝游爾雅
（終南）有紀有堂崔靈恩
（晨風）鴥彼鷐風說文 宛彼北林周禮注 隰有樹檖說文
（無衣）與子皆行漢書
（權輿）胡不承權輿爾雅注
（宛丘）子之蕩兮楚辭章句 亡冬亡夏漢書
詩攷全 三十一
（東門之枌）市也婆娑說文
（東門之池）可與寤言列女傳
（墓門）墓門有棋列女傳辯女為歌 誶予不顧楚辭章句
（防有鵲巢）邛有昔鷊說文又作鷊
（月出）佼人劉兮羣經音辨
（澤陂）有蒲與茄爾雅樊光注 碩大且嬒說文 薛君曰
重順也韓詩
（檜）鄶左傳季札觀樂函在齊下秦在魏唐上鄶曹終焉
（素冠）棘人欒欒兮說文
（隰有萇楚）旖施其華楚辭章句

匪風　匪車嘌兮說文　摡之釜鬵同上

蜉蝣　衣裳𪗋𪗋　蜉蝣堀閱說文

候人　何戈與綴禮記注　彼記之子禮記注汙澤書居尼水之中

在魚梁以不濡汙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詩禮注不同　彼已國語　嬒兮

蔚兮說文嬒女黑色也

鳲鳩　尸鳩漢書　尸鳩在桑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說苑[illegible]

弁伊綦周禮注說文作綦

七月　一之日觱次說文从仌　四之日舉止　饁彼南畮漢書　七月鳴鵙孟子注　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說文　獻肩于公周禮注四歲爲肩　塞鄉墐戶儀禮注　聿爲改歲漢書　食鬱及萑說文　黍稷種稑周禮注　黍稷種稑種先種後熟也稑疾孰也　納于滕陰說文　四之日其早　稱彼兕觵受福無疆禮記注

詩攷全

鴟鴞　殆天之未陰雨家語　隸天之未陰雨說文　唯予音之嘵嘵同上　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孟子注

東山　零雨其濛楚辭章句　霝雨其濛　蜎蜎者蠋　䴉鳴于垤說文小爵也　熠熠行同上熠盛光也

破斧　四國是訛爾雅注

狼跋　載蹟其尾、　赤舄掔掔說文又作巳巳

鹿鳴　仁義陵遲鹿鳴刺馬史記　嘉賓既來[illegible]　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鄭注鄉飲酒禮　視民不恌說文左傳

四牡　駟牡騑騑儀禮　瘏瘏駱馬說文作騤騤漢書

皇皇者華　侁侁征夫楚辭章句　莘莘征夫　我馬唯驕說文　周爰諮謨淮南子

常棣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左傳　蕚不韡韡說文　䳭鴒在原左傳　外禦其侮國語周文公之詩曰　飲酒之饫說文　和樂且耽禮記

伐木　伐木所所　壿壿舞我　竷竷舞我說文

詩攷全

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後漢注蔡邕正交論

天保　絜蠲爲饎周禮注大戴禮　礿祠烝嘗禮記注

采薇　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允之故漢書匈奴傳　彼薾惟何說文

出車　宣王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漢書　出輿彭彭史記襄王之詩

我出我輿荀子

魚麗　物其指矣唯其偕矣荀子

南陔至由儀　其義未聞儀禮注　鄭君注禮之時[illegible]

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亡注詩之時既見毛傳以
爲孔子後失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 蜩同 上注
禮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聞也 漢世毛詩不行
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
正義

（南山有臺） 樂旨君子邦家之基 左傳 子樂美之道 注言君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
（蓼蕭） 之所聚也 賈誼新書

（六月） 玁狁孔熾我是用戒 鹽鐵論 薄伐玁狁至於
太原 史記王之詩 襄 吉甫宴喜 千里之鎬猶以爲遠 漢書

詩攷全 十四

（采芑） 朱芾斯皇 白虎通 振旅嗔嗔 說文 嘽嘽推推
征伐玁狁荊蠻來威 漢書

（車攻） 東有甫艸 群書音辯 薄狩於敖 後漢書注 東京賦 水經
注 薄狩于敖 赤芾金舃 白虎通 抉拾既次 周禮注 夬拾既次 集韻
助我舉柴 說文

（吉日） 既爲既禂 說文 麀鹿麌麌 上 其麌孔有 爾雅
騑 伾伾俟俟 說文

（庭燎） 鸞聲鉞鉞 說文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爲厝 說文

（我行其野） 不惟舊因 白虎通 誠不以富 論語

（斯干） 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
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
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漢書劉向傳 約之格格 周禮
注 載衣之褅 說文

（節南山） 維石嚴嚴 經音辯 音巖 天方薦嗟 說文 秉
國之鈞 漢書 天子是庳 卑民不迷 荀子 不自爲正 禮
記 不自爲政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正義

（正月） 民之譌言 謂地蓋厚不敢不趚 胡爲
虺蜥 說文 燎之方陽 能或滅之 漢書 赤孔之昭 禮
記 協比其鄰 左傳 佌佌彼有屋 說文 速速方穀 後漢書

詩攷全 十五

哀此惸獨 楚辭章句

（十月之交） 日有蝕之 日月鞫凶 山冢卒崩
皮 司徒 中術 膳夫 棸子 內史 萬 漢書師氏 橜維趣馬 漢書注
𥠖維師氏 集韻 豔妻偏方處 說文 密勿從事 讒口
嗸嗸 漢書 僔沓背憎 說文 悠悠我悝 爾雅注 攸攸我里
爾雅音義 （　） 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 漢天文志

（雨無正） 聽言則對 新序 漢書 唯躬是瘁 左傳

（小旻） 歙歙訿訿 漢書 爾雅作翕 翕翕呰呰 荀子 膴王
肅讀爲幠 幠大也 無大有人言少也 正義 或悊或謀 漢書 不可暴虎
不敢憑河 鹽鐵論 戰戰矜矜 左傳

小宛 鳩飛 國語秦伯賦鳩飛注小宛之首章也 明發不寐有懷二
人文王之詩也 禮記 螟蠕有子蠕蠃負之 說文 母忝
爾所生 古文孝經
小弁 小卞 音盤漢書 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
之詩曰何辜於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 趙岐孟子注 伯奇
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 論衡 譬彼瘣木 說文
巧言 僣始既涵 說文 卭勞也 禮記注 載載大猷 說文
秩秩大繇聖人謨之 漢書注 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
有心余忖度之 史記 何之湄 爾雅注 既微且尰 說文
巷伯 緀兮斐兮 緀白文說 咠咠幡幡 說文 取彼譖人

禮記注 後漢書
谷風 弃我如遺 新序
蓼莪 蓼義 蓼蓼者儀 隸釋漢碑 缾之窒矣 說文 睥
天罔極 漢書
大東 周道如底 孟子 其平如砥 苕苕公子行
彼周道 楚辭章句 哀我癉人 爾雅注 琄琄佩璲 爾雅疏 歧彼織
女 說文
四月 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 孔叢子 奚其適歸 家語
匪鷻匪鳶 說文
北山 普天之下 左傳孟子 率土之賓 或宴[illegible]

或盡顇事國 漢書左傳作盡瘁
小明 毋常安息 漢書
鼓鍾 憂心且怞 說文
楚茨 楚薺 禮記注 楚楚者薋 楚辭章句 我埶黍稷 說文
祝祭于鬃 同上
信南山 既瀀既渥 取其血膋 說文
甫田 或芸或芓黍稷儗儗 漢書
大田 以我剡耜 爾雅注 去其螟蟘 有渰淒淒 說
文 有晻淒淒興雲祁祁 呂氏春秋
瞻彼洛矣 韎韐有赩 白虎通

裳裳者華 唯其有之 新序 傳曰君子者無所不
宜也 說苑
桑扈 受福不儺 兕觵其斛 說文 匪儌匪傲 漢
書 匪交匪敖 左傳
頍弁 先集維霰 爾雅注 樂酒今昔 楚辭章句
車舝 展彼碩女 列女傳 高山卬止 說文 景行行之
史記 詩之好仁如此 禮記
青蠅 營營青蠅止于楙 說文 止于蕃 史記 止于
藩 愷悌君子毋信讒言讒言罔極 漢書又云至于藩
賓之初筵 威儀佖佖 亟弁之俄 屢舞娸娸

說文

〔釆菽〕 釆菽國語 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國語注 何錫與之 白虎通 𩡧沸濫泉 說文 赤紱在股 白虎通 匪交匪舒 荀子 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所同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左傳 紼纚維之 爾雅 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 左傳亦是 蓋師讀有異 矣

〔角弓〕 民胥效矣 左傳 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漢書荀子同 宴然聿消莫肯下隧式居屢驕 荀子注 隧二為隨

〔菀柳〕 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戰國策

〔都人士〕 狐裘黃裳萬民之望 賈誼新書 黃衣則狐裘

詩攷全 三十八

大蜡之服也 禮記注

〔采綠〕 終朝采菉 楚辭章句

〔黍苗〕 道召伯述職勞來諸侯也 國語注

〔隰桑〕 瑕不謂矣 禮記注 瑕之言胡也

〔白華〕 白華 漢書 滮沱北流 說文 徐鍇曰沱沼今別作池非是

〔瓠葉〕 有莬斯首 後漢注

〔漸漸之石〕 俾滂沱矣 史記

〔文王〕 其命維新 禮記 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 國語 本枝百世 左傳 惟周之士女顯弈世 後魏禮志 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忘也 漢書 毋念爾祖 左傳古孝經 述修厥德 漢書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 禮記 上天之載載讀曰栽謂生物也 禮記注

〔大明〕 天難諶斯不易惟王 漢書 聿嬪于京 爾雅注 唯此文王允懷多福 春秋繁露 在郃之陽 其旝如林 說文 毋貳爾心 漢書 坶野洋洋 水經注 四騵彭彭 公羊疏案異義

〔緜〕 陶復陶穴 說文 至於岐下 聿來相宇 新子

詩攷全 三十九

爰契我龜 漢書注 亦不殞厥問 孟子 昆夷駾矣 左傳注 犬夷呬矣昆夷駾矣 說文 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 楚辭章句

〔棫樸〕 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趣也 賈誼新書 左右趣之 烝徒檝之 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 春秋繁露 追琢其璋 周禮注 彫琢其章 亹亹我王 荀子

〔旱麓〕 瞻彼旱麓 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 國語 瑟彼玉瓚 說文注作卹彼 周禮 凱弟君子 呂氏春秋 禮記 葛藟 後漢書

〔思齊〕 神罔時恫 說文 雝雝在宮 漢書注 厲假不瑕

（皇矣）求民之瘼漢書 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四國爰究爰度左傳 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論衡 唯此
文王 王此大國左傳 無然畔換漢書注 以遏徂莒以
篤周祐孟子 弗識弗知賈誼新書 崇墉圪圪說文 克順克
俾俾于文王禮記
（靈臺）白烏鶴鶴孟子 賈誼新書作皜皜 巨業維樅說文 矇
瞍奏工楚辭章句 文王有辟雍之樂莊子 文王樂名巨業
樂苑
（下武）應侯慎德家語 淮南子 昭哉來許漢碑 昭茲來
詩攷全　四十
御慎其祖火後漢書注
（文王有聲）欥求厥寧說文 匪棘其猶聿追來孝注棘急也猶道也聿求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為孝 考卜
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禮記注 度謀也 既伐于崇書大傳
芑杓欐也禮記注
（生民）不坼不疈 克疑克凝 禾穎穟穟 瓜
瓞唪唪說文 瓜瓞唪唪集韻 即有台家室白虎通 誕降
嘉穀 惟秬惟秠說文 或舂或抌儀禮注 或簸或舀集韻 杼臼
也烝之烰烰說文 淅之溞溞爾雅音義 后稷兆祀集韻
（行葦）維葉柅柅文選注 肆筵設机楚辭章句 鮐背爾雅

（既醉）類者不忝前哲壹者廣裕民人萬年者令
聞不忘祚胤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國語
（鳧鷖）公尸來燕醺醺說文
（假樂）嘉樂左傳 公賦嘉樂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禮記正義 云案
詩本文憲憲為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韓詩與毛詩不同也 保佑命之禮記 不懲
不忘文選注 說苑作亡 不騫不忘春秋繁露 不解於位漢書
（公劉）思戢用光孟子 于邠斯觀白虎通 汭坭之即
周禮注
（泂酌）可以饙饎說文 凱弟君子禮記
（卷阿）嗣先公爾酋矣 祓祿康矣爾雅注 噦噦其
詩攷全　四十一
羽說苑
（民勞）汔可小康漢書 替不畏明說文 曾也
（板）下民卒癉禮記 是用大簡左傳 無然泄泄 呭
詍詍說文 洩洩爾雅 辭之繹矣說苑 勿用為芙荀子
懽懽爾雅 民之方唸吚說文 介人惟藩大師惟垣
毋俾成壞毋獨斯長漢書 敬天之威不敢驅馳後漢書楊秉傳
（蕩）天命匪忱說文 曾是彊圉漢書注 爾德不明以
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仄漢書 式號式謼漢
書 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國語
（抑）衛武公作懿戒以自儆抑注 懿讀曰抑國語 惟德之隅

漢書 有梏德行 禮記 荒沈于酒 漢書 誥爾民人 鹽鐵論
慎爾侯度 左傳 白圭之刖 說文 亡德不報惟民之則 禮記
漢書 不僭于儀 禮記 我心慄慄 五經文字 誨爾忳忳 禮記注
藉曰未知 漢書
（桑柔） 國步斯矉 說文 告女憂卹誨女序爵誰能
執熱鮮不用濯 墨子 胡此畏忌 漢書 泰風有隧 爾雅注
（雲漢） 昭回於天 王曰嗚呼 飢饉荐臻 耗
射下土 春秋繁露 先祖於摧 爾雅注 嶶嶶山川 有識其聲
說文
（崧高） 嵩高惟嶽峻極於天 生甫及申 禮記注言周道
詩攷全 四十二
將與五嶽爲之生賢佐仲山甫及申伯正義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 錫爾玠珪 爾雅注
申伯番番既入于徐 楚辭章句 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
（烝民） 天生烝民 民之秉夷 孟子 不長[illegible]至 漢
書 唯仲山甫補之 左傳 四牡騤騤 四牡騯騯 說文
（韓奕） 王錫韓侯 周禮注 鉤膺鏤鍚 說文 籩豆有且
集韻 姪娣從之 白虎通 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 水經注 王
肅曰云云
（江漢） 武夫潢潢 鹽鐵論 肇敏戎公 後漢書周舉傳 弛其文
德協此四國 禮記注弛施也協和也 施
（常武） 既儆既戒 周禮注 敦彼淮濆 說文

（瞻卬） 女反脫之 後漢書 懿厥哲婦 匪降自天 漢
書 鞫人忮忒 說文 舍爾介逖 說文 邦國殄顇 漢書
（召旻） 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 正義
（清廟） 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
一章也 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議詩傳曰云云 於者歎之也穆者敬
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
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見文王者愀然如見文王 尚
書大傳 肅然清靜謂之清廟 賈逵左傳注 遂奔走在廟 禮
記注 無斁於人斯 禮記
（維天之命） 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
詩攷全 四十三
不以 正義譜云 惟天之命 禮記 誐以溢我 說文 誐以謐我
廣韻 說文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 左傳注云逸詩
（烈文） 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 左傳 不顯惟德
於戲前王不忘 禮記
（天作）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說苑
（昊天有成命） 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
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
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
夙夜其命宥密 禮記 宥謐謐者寧也億也命者
制令也基者經也 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

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
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
以繼文王之業賈誼新書叔向曰 緝熙亶厥心亶厚也國語
我將 儀式刑文王之德左傳
時邁 肆夏時邁也周禮注呂叔玉云
執競 繁遏執傹也周禮注呂叔玉云 鍾鼓鍠鍠 磬管
鏘鏘說文又作蹡蹡漢書
思文 渠思文也周禮注呂叔玉云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 飴我釐麰漢書
振鷺 㧅羽禮記振羽 容出以雍徹以注振羽鷺
有瞽 應轅縣鼓周禮注 肅雍和鳴禮記注作肅嗈爾雅

雝 雍論語禮記 有來雝雝漢書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周禮注徹者歌雍
載見 鞗革有瑲說文
武 無競惟烈左傳
閔予小子 煢煢在宂說文 陟降廷止漢書注言成王常
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
敬之 天惟顯思左傳
小毖 甹夆爾雅 孫炎曰謂掣曳入於惡也王肅云以言才薄莫之藩援則自
得辛螫孫毓云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則自得辛螫之毒
良耜 其鎛斯捆集韻周禮注 旣茠荼蓼 穧之秩秩
說文穦積禾也
絲衣 素衣其紑 弁服俅俅說文 戴弁俅俅爾雅
注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說
苑 鼐鼎及鼒史記音義鼒音資 不虞不驁史記
酌 汋荀子左傳 勺禮記儀禮漢書
桓 屢豐年左傳武王作武其六曰注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
之次
第
賚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左傳武王作武其三曰
般 於皇明周白虎通
駉 在駉之野 有驈有騜說文

泮水 薄采其茆白虎通 其旂伐伐羣經音辯 言采其芹
說文 在頖獻馘禮記注 束矢其搜說文
閟宮 稙稚尗麥 實始戩商說文 王謂叔父禮記
注 戎狄是應荊荼是懲史記 周公方且膺之孟子足周公所
膺也音義應訓當注膺擊也 太山巖巖魯侯是瞻說苑 寢廟奕奕
蔡邕獨斷禮注作繹繹 周
那國語以那為首 鼗鼓𪔳𪔳說文 先聖王之傳恭猶
不敢專稱曰自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國語
烈祖 亦有和羹說文 亦有盉羹說文通釋 奏假無言
禮記 鬷假無言左傳

玄鳥 惟民所止禮記 百祿是何左傳

長發 海水有截漢水 至于湯齊禮記注讀為躋 聖敬日國語

齊注聖敬日莊嚴釋文反皆反同上 湯降不遲降有禮之謂也

布政優優左傳說文憂 百祿是揫說文 為下國駿蒙荀子

為下國恂蒙 何天之寵傳奏其勇大戴禮 武王載坺漢書

說文 武王載發荀子 則莫我敢遏漢書 包有三枿漢書

注 韋鼓漢書

殷武 罙入其阻說文 命于下國為下國所命為

天子左傳注 四方是極後漢書

補遺 正義曰毛氏字與三家異者動以百數

詩攷全 四十六

宵雅禮記宵雅肄三注宵小也 弈弈梁山爾雅 亦既遘止草蟲 路

皇矣貊其德音 濂 寶之訪莛康爵 湯孫奏假那 怡懌那 節南山 夷懌 妣泯無與士無

耽 詢洵秦洧 亮不柏舟諒 頯是雨瘁無正 杝 積耳卷瘽 悠十月悠我里 逐考槃

舳 瘁四月具腓 雝雝鳴鴈匏有苦葉 頯須 黎 載芟有其鄴 該卷伯後兮 洵

候桑柔句 靡靡思齊雖雖 僶僶抑繩繩 憢憢鴟鴞憢憢 洋洋二子乘舟養養 媞

媞葛屨提提 慅慅巷伯草草 詑詑抑諄諄 邈邈藐藐 版版板 盪盪蕩

爞雲漢爞爞 敎敎板蹻蹻 瘐瘐正月愈愈 殷殷同上慇慇 郝郝載芟澤澤 慺

慺出車蔞蔞 儦儦小弁敂敂 懽懽板灌灌 慅慅黍離搖搖 淺淺板泄泄 譪

譪同上藹藹 其虛其徐北風 寣擗有摽柏舟 幬小星裯 惐靈臺亟 臺

文王脊棘 有肇董韓奕 穐山有樞 有其榴其騷皇矣 蕭不芩 以

茯蕭蓼良耜 藁生民 鸋防有鵲巢 咳吧大草木 多草木 無

爾雅 焦護六月 是嚬是禡皇矣 启明大東 駓駓其馬東山

爾雅 東方昌矣雞鳴 熠熠震電十月之交 熠熠宵行東山

滭沸濫泉采菽 瘳洄說文蒹葭 六月食蘡及薁爾雅韓詩云 消

搖消搖逍遙此二字詩只用字林所加 實覃實吁 詒我來䗍

詞之計矣 惟莞及蒲鬻鼎云云實 兄弟鬩于牆 不族

不來說文 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呂氏春秋周書曰 弁閟宮有 長

楚長楚爾雅 上天之縡揚雄傳 徲徯漢書衛門 得詩小雅之材七

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司馬相如傳群雅注張揖曰

茷關雎爾雅 及河嶠岳時邁淮南子 魯詩傳曰古有梁騶天

詩攷全 四十七

子獵之田也文選鄭注 枹櫟爾雅 葛藟 皇甫士安以為桓

王詩崔集注本亦作桓王釋文 憂心炎炎說文 子姪皇石經

苓荇子析楊皇華又作 其儀一也心如結也淮南子 夫旱鹿之

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千祿馬國語 憂心悄悄慍于

群小孔子也孟子 好好好人 提提漢書音 關雎興於鳥而

君子美之為其雌雄之不乖居也淮南子 菌藺說文菡萏 烝

然鮮鮮 蜷蠪鮮鮮角弓同上 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

頌聲之輟飾鼓以驚存其風流 有鶖隋一志 振振 有狐綏綏

齊詩作夕夕 得此戚施韓詩薛君曰戚施蟾蠩 醀

醜惡也說文 醴詹諸也 韓詩說沉者曰蘋浮者曰藻音

左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 集注作五月鳴鵙王肅謂古字五北亡
因訛為之　韓詩序曰關雎刺時也詩說靡所止疑齊
詩作疑　駉駉牡馬河北本作牧馬　韓詩序夫移
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詩說夫移之華萼不煒煒
藝文類聚侈兮哆兮崔靈恩集注𢲸兮哆兮說文娓娓文王集注宜
犴宜獄周禮注甃城伊減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也之撰
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傳　以妥父母　駉
牡騮驕說文憂心炗炗直廉切上
關雎畢公作衞傳謂得之張超謂得之蔡邕　𤺌頹說文　莬兔罝麟之
止釋文或無之字䋣或說文䋣二子乘舟伋之傳毋恐其死也而作
書攷全　四十八
詩劉向新序棘說文　衛宣公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
思之詩黍離是也新序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
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絃風諫文選注蔡邕琴操　周室之
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
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董仲
許傳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上于藩哀孝注劉子政
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云云　以繩文王之德呂氏
春秋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王褒講德論　周公與升歌
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
若復見文武之身尚書大傳取其示祀之清貌則曰肯云云

蔡邕明堂論　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云云　思文后稷云云
國語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墨子象謂周
頌武也明堂位　周公輔成王作汋樂以奉天春秋繁露以車
騶騶崔本釋文不吳不敖說文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
詩有一發五豝五豵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
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儀禮注　敕爾瞽率爾衆工奏
爾悲誦肅肅雝雝毋怠毋凶周禮鄭司農注云疏曰似逸詩不知何從出
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漢書頍宮
郊之學也詩所謂頍宮也禮記注　伐檀其詩刺賢者不
遇明王也文選注張衡曰潛小爾雅作措釋文　不潛不濫
詩攷全　四十九
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左傳

詩地理攷序

詩可以觀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延陵季子以是觀之太史公講業齊魯之都其作世家於齊曰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於魯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蓋深識夫子一變

之意班孟堅志地理敘變風十三國而不及二南豈知詩之本原者哉夫詩由人心生也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郊廟之音曰頌其生於心一也人之心與天地山川流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繫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薄厚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世變日降今非古矣人之性情古猶今也今其不古乎山川能說為君子九能之一毛公取而載於傳有意其推本之也是用據傳箋義疏參諸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志水經

圖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為詩地理攷讀詩之觀乎此亦升高自下之助云王應麟伯厚甫自序

序畢

新刻詩地理攷

地理總說

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書大傳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情性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漢食貨志孟春之月羣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徇於路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

太史公曰聞之董生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故長於風匡衡曰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卲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尚而已

鄭氏詩譜序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子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誤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此樂於是與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斯則久矣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

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一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周南 召南

鄭氏譜曰周南召南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

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化尤純故獨録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

夫人有斯德輿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録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謚曰文公召公封燕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

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荅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黃氏曰二南皆文王之化而刪之二公豈容有聖賢之辯孔氏曰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陳氏曰周公召公為天子之二老分治岐之東西自岐以東周公主之然岐東之地宗周在焉故雖周公所治之國其實王者之風也 朱氏曰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文王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成王立周公相之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繫於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括地志周公故城在岐山縣北九里召公故城在岐山縣西南十里此周召之采邑也 史記正義太王居周原因號曰周 通鑑外紀古公邑於岐山之陽始改國曰周 郡國志美陽有周城 括地志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今京兆府 左傳周桓公注

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 史記自序太史公留滯周南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 張晏曰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 補傳曰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為左右成王時復分陝以東周公主之分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居東為洛陽召公居西即雍縣召亭雍與洛皆周之中土其化行於南國孔子論先王之道必及周召述三王之迹亦必及周見聖人屬意於此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聖人刪詩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 公羊傳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注陝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水經陝縣故城注云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 孔氏曰公羊傳漢世之書陝縣漢弘農郡所治其地居二京之中故以為

二伯分掌之界周之所分亦當然也朱氏曰公羊分陜之說可疑蓋陜東地廣陜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　黃氏曰分陜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陜之後　郡國志陜縣有陜陌二伯所分　括地志陜原在陜州陜縣西南二十五里分陜從原為界集古錄陜州石柱相傳以為周召分陜所立以別地里

呂氏春秋禹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候禹于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程氏曰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季札觀樂見舞南籥者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為樂信矣孔叢子云孔子讀詩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儀禮注昔太王王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自北而南

孔氏曰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　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於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也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河洲

朱氏曰河北方流水之通名莊子音義云北人名水皆曰河　曹氏曰周地東表大河禹貢注雍州東濵河　爾雅水中可居曰洲

韓詩章句曰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說文作州

南有樛木　南有喬木

毛氏曰南南土也鄭氏曰南土謂荊揚之域　孔氏曰木盛莫如南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周官正南曰荊州東南曰揚州二州竟界連接故以南土為荊揚與南有喬木同朱氏曰南南山也

南國

朱氏曰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商書大臣曰三州之侯咸率程典曰六州之侯奉勤于商　六州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

漢廣　江漢之域

韓詩漢廣悅人也江之漾矣漾長也說文作羕　黃氏曰江水自茂州汶山縣至通州海門縣入海漢水二源一

源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水經注地理郡國志並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　通典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為漢水亦曰沔水上邽今廢入清水金牛今廢入襄城蔡氏曰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

李氏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水經謂嶓山東流至漢陽軍大別山南入于江水經至江夏沙羨縣北南至于江今鄂州江夏縣　江水出茂州汶山岷山又謂之汶山今汶山縣　朱氏曰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至蘇州許浦入海朱氏曰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杜氏曰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大別之東彭蠡之東乃江漢合流之處作詩者在江漢合流

之處易氏曰江自歸州秭歸至鄂州武昌凡一千四百餘里漢自均州武當至漢陽軍漢陽縣凡一千四百餘里皆荊州之地江漢分流於其間至是合流 括地志江水源出岷州南岷山過荊州與漢水合 漢水源出梁州金牛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至荊州與大江合為夏水 夾漈鄭氏曰
周為河洛召為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
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
人辭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始
林氏曰江漢在楚地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
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即屈原宋玉為之唱是
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 朱氏曰江漢之俗其女好
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水經注方山下水曲之隈

云漢女昔遊處也 張衡南都賦遊女弄珠於漢皐之曲漢皐即方山之異名在襄陽縣 孔氏
曰江漢之域即荊梁二州 戴氏曰漢廣採於江漢
而得之 嚴氏曰江水尤深闊於漢故漢止言不可
泳而江言不可方爾雅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注此蓋殷制 陳氏曰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

汝墳

韓詩汝墳辭家也 列女傳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
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家多難惟勉
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乃作詩 李氏曰汝水周
南之水也出汝州魯山東南朱氏曰出汝州梁縣天息山 博物志出燕泉山 水經注亦出魯陽縣大盂山 地理志出[illegible]縣高陵山 魯陽今汝州魯山縣 定陵今潁昌府[illegible]陽縣至蔡州褒信縣入淮杜氏曰至褒信入睢[illegible]曰遷蔡潁州入淮地理志至新蔡入淮 說文出盧氏還歸山東入淮 爾雅汝為濆郭璞注入詩遵
彼汝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又曰汝有濆既李
巡曰汝旁有肥美之地水經注濆水亦謂大隱水 爾雅汝有濆濆者汝別也
周禮大司徒注水厓曰墳 毛氏曰墳大防也楚辭哀郢
登大墳以遠望 朱氏曰水中高者曰墳詩汝墳是也 孔氏曰謂汝水之側厓
岸汝墳之國以汝厓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
也伐薪宜於厓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汝墳之間字當
從土地理志汝南郡汝陰縣莽曰汝濆 輿地廣記汝陰縣唐為潁州 孔氏曰汝漢

之濆先被文王之教 戴氏曰汝濆採於汝墳之國
而得之郡國志汝南郡汝陰注地道記有陶丘鄉詩所謂汝濆

王室

朱氏曰王室指紂所都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
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
紂之役 段氏曰周民猶知商之為王室文王之心
可見矣

召南

釋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 朱
氏曰召公奭之采邑也 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

世謂之樹亭川蓋聲相近亭故召公之采邑又京相璠曰
亭在周城南五十里　郡國志注雍召穆公采邑穆公康公之後
括地志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
故召公邑今鳳翔府　程氏曰召伯為諸侯長故諸侯之
風主之於召南陳氏曰自岐以西召公主之故岐西諸侯之地為召公專主諸侯之國而為諸侯之風　朱氏曰分岐東西之說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狹蓋僅得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無此理
蘇氏曰文王治周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
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大雅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　鄭氏曰食采於召作
上公為二伯　孔氏曰食采文王時為伯武王時樂記

武王分周公左召公右孟子云文王以百里王則周召之地共
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　傳氏曰二南之國始於文王之分岐成於武
王之分陝而其詩定於周公之作樂　李氏曰江漢
汝墳即陝之東也江沱即陝之西也　孔氏曰春秋
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非復岐
周之地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
今為召州是也唐地理志絳州垣縣武德元年曰邵州今垣曲縣　通典河
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今屬孟州　傳氏曰武王分陝
之後徙於王屋郡縣志王屋縣本周時召武公之采邑　今按此春秋時召公之采地

甘棠　南國

九域志召伯甘棠樹在陝州府署西南隅　括地志
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召伯聽訟甘棠之
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
九曲城東阜上今河南府　說苑傳曰召公述職當桑蠶
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
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
曹氏曰繫之周公則由雍州以至荊揚東南之域也
繫之召公則由岐山以至梁益西南之域也武王伐
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為助其服周之

化久矣召伯能以先王所以教者宣明於其國是以
見美也

江有汜

爾雅水決復入為汜　朱氏曰今江陵漢陽安復之
間蓋多有之楚辭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江大江也夏水也或以為自江而別以通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　洪氏楚辭補注曰水經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注云江津豫章口東會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　說文作洍

江有沱

禹貢荊州梁州皆有沱孔氏曰發源梁州入荊州水經氐道縣江水又東別為沱注云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謂玉壘作東別之標今茂州汶山縣　通典沱水

在彭州唐昌縣今崇寧縣 蔡氏曰爾雅水自江出為沱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此荊州之沱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今成都府郫縣 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今永康軍導江縣 此梁州之沱 黃氏曰沱自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 李氏曰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梁州之域也江沱之間即梁州之界乃岐西之地居江沱者以江沱起興

江有渚

韓詩章句一溢一否曰渚 爾雅小洲曰陼 毛氏

曰水岐成渚

騶虞

賈誼新書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

魯詩傳曰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班固東都賦制同乎梁鄒□歐陽氏曰賈誼以騶者文王之囿名國君順時畋于騶囿之中

邶鄘衛

鄭氏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黃氏曰管今鄭州管城蔡今蔡州上蔡霍今晉州霍邑 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見周公將攝政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之居東都二年秋大熟未穫有雷電疾風之異乃後成王悅而迎之反而遂居攝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為之長康誥疏曰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書傳云四年封 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

衛之詩焉 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鄁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 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孔氏曰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封即兼彼二國非子孫矣服虔依以為說鄭不然者以周之大國不過五百里王畿千里康叔與之同反過周公非其制也還邶鄘之民于雒邑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鄘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河水洋洋顏師古曰今邶詩無此句 鄘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

聘魯觀周樂聞邶鄘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至十六世懿公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率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為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康叔之風既歇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桀侵奪薄恩禮好生分

孔氏曰詩人所作自歌土風驗其水土之名知其國之所在衛曰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頓丘今為郡名在朝歌紂都之東也紂都河北而鄘曰在彼中河鄘境在南明矣都既近西明不分國故以為邶在北三國之境地相連接故邶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乎淇之

上矣衛曰瞻彼淇奧是以三國皆言淇也頃公之惡邶人剌之則頃公已前已兼邶其鄘或亦然矣周自昭王以後政教陵遲諸侯或強弱相陵故得兼彼二國混一其境同名曰衛也此殷畿千里不必邶鄘之地止建二國也或多建國數漸幷於衛　程氏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幷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　董氏曰邶鄘同姓受封國也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其風尚不盡變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　張氏曰周之興也商民後革乃其衰也衛風先變　薛氏曰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　朱氏曰邶鄘不詳其始封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補傳曰即古作鄁邶鄘衛皆以水得名邶水在太山之阜漕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靈壽即真定郡國志河內郡朝歌北有邶國通典衛州衛縣漢朝歌縣九域志熙寧六年省衛縣為鎮入黎陽

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東謂衛殷鄁鄘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

歐陽氏曰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厲王時陳風始變周召共和唐風始變宣王時秦風始變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　張氏曰詩之變自齊始昌為昉乎此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正莫先乎二南變莫甚于衛蓋自商民始也　元城劉氏曰次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氏族畧自紂城而東謂之邶未詳　張氏曰衛幷邶鄘邶鄘之詩皆衛也晉幷魏而魏之詩非晉然其詩亦相附近何也其聲類也魏唐皆儉故也鄭幷鄶而鄶獨遠於鄭何也其聲不類也自檜以下所不足叙也以為是相去也無幾爾故季札觀樂於魯歌邶鄘衛則合之歌魏歌唐則別之鄭歌檜則遠之蓋因以為識焉

城漕

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曹邑左傳作曹戴公廬於曹即此

孔氏曰漕地在鄘而邶曰土國城漕國人所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

平陳與宋

輿地廣記陳國今陳州宛丘漢陳縣宋國今應天府宋城漢睢陽縣　朱氏曰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

為春秋隱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服虔曰衛使宋為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

寒泉　浚

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　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濮陽今屬開德府　李氏曰一云浚水出浚儀東經圯地入濟輿地廣記開封縣有浚清詩所謂浚郊浚都也祥符縣北有浚水故謂浚儀有寒泉阪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　寰宇記在縣西十里　按毛氏傳浚衛邑于旄云在浚之都下邑曰都當以在濮陽者為正

涇以渭濁

職方氏雍州川涇浸渭地理志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开頭山今原州百泉縣开苦見反又音牽東南至京兆陽陵縣入渭今京兆府高陵縣　渭水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鳥鼠山西北南谷山渭州渭源縣今熙州渭源堡說文出首陽渭首亭南谷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禹貢涇屬渭汭注云涇渭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漢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清渭濁涇是也朱氏曰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　鄭氏曰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此絕去所經見取以自喻孔氏曰鄭志答曰衛在河東涇在西河涇不在衛境作詩宜歌土風故言絕去此婦人既絕至涇而自北已志

黎侯

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　孔氏曰杜預云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在衛之西也九域志潞州黎侯亭在黎侯嶺上　通典潞州上黨縣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為壺關縣又壺關縣古黎國地有羊腸坂後魏移壺關縣於此　說文巴國在上黨東北　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國也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十八里　黃氏曰今潞州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林氏曰周人乘黎黎河北之要害也　列女傳黎莊公之夫人及傅母作詩呂氏春秋武王封帝堯之後於黎城蘇氏曰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地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衛共被之

中露　泥中

毛氏曰衛二邑　水經黎陽縣注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黃氏曰黎陽本屬衛州今為濬州有黎陽山大伾也寰宇記始以為黎侯寓衛居之故縣得名　跨河東逕黎縣故城南注云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詩謂胡為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汗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地理志東郡黎縣寰宇記澶州臨河縣漢為黎縣　中露地未詳郡縣志黎丘在鄆州鄆城縣西四十五里黎侯寓於衛因以為名泥中蓋惡其卑濕也

旄丘

爾雅前高曰旄丘　寰宇記在澶州臨河縣東九域志開

德府有旋丘

狄人

補傳曰衛穆公之時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地之罪是詩作於宣公之後穆公之前　孔氏曰狄者北夷之號此詩責衛宣公唯言狄人迫逐不必是赤狄　林氏曰史伯曰當成周之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然則河北自衛之外皆戎狄之國也　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荆次之狄次之而荆暴於戎狄又暴於荆使無齊桓攘之豈復有中國哉說文北方狄从犬

衛伯

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為州伯也　孔氏曰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春秋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陳氏曰諸侯不稟於天子而私相命於是始於是齊僖稱小伯黎之臣子亦以方伯責衛宣桓文之事其所由來者漸矣段氏曰黎之於衛脣齒之邦也黎亡則衛及矣黎既不守衛其免乎其後卒有狄難

西方之人

毛氏曰西方王室　呂氏曰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帝昭以為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毋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　朱氏曰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

泉水

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　水經注即泉源之水也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為左右毖彼泉水韓詩作祕說文作泌

淇

水經淇水出河内隆慮縣西大號山林慮相州注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衛即此地理志出河内共縣北山郡縣志出共城縣西北沮洳山通典出共山今衛州共城東至黎陽入河　溝洫志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通典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衛居河淇之間水經注頓丘縣遮害亭山海經沮洳之山濝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注今淇水出隆慮大號山東過河内縣南為白溝

泲　禰

毛氏曰地名　鄭氏曰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　地理志禹貢道沇水東流為泲注泉出王屋山名為沇流去乃為泲東郡臨邑有泲廟注泲亦濟水字通典臨邑在濟州盧縣

禰韓詩作坭

寰宇記大禰溝在曹州冤句縣北七十里冤亭[illegible]縣[illegible]　朱氏曰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蘇氏曰書九域志詩云飲餞于禰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春秋傳衛敗於滎澤故濟水及衛

干言

毛氏曰所適國郊也　地理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即此所謂干　郡國志東郡衛國有干城故發干縣今開德府觀城　隋志九域志刑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李公緒曰柏人縣有干山言山柏人刑州堯山縣　水經注泜水又東南經干言山　孔氏曰干泲在郊則言禰蓋近在國外衛女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見故思之

肥泉

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詩我思肥泉毛云同出異歸為肥泉爾雅歸異出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

思須與漕

水經注濮渠東逕須城北詩思須與漕地理志東郡須昌縣故須句國今東平府須城縣　漕即漕邑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二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漕邑衛南今屬開德府本楚丘之地也　傳氏曰自須至漕由東而西也

北門

曹氏曰蓋忠臣行役之所由出　毛氏曰北門背明鄉陰

新臺

說文新臺有玼通典魏州黃縣有新臺　水經注鄄城北岸有新臺　寰宇記在濮州鄄城縣北十七里輿地廣記開德府觀城縣有新臺

二子乘舟

左傳使盜待諸莘　水經注京相璠曰陽平縣北十里有莘亭自衛適齊之道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孝祠今大名府莘縣本陽平屬東郡郡縣志莘亭在縣北十三里

鄘

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九域志熙寧六年省新鄉為鎮入汲鄘城在汲縣東北　補傳曰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古或作庸傳氏曰孟庸當是鄘國之姓鄘為衛所滅故其後有仕於衛者　孔氏曰王肅服虔以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都之南明矣沬邦於諸國屬鄘酒誥命康叔明大命于妹邦注云紂都所處康叔為其連屬之監是康叔并監鄘也

中河

曹氏曰衛國居河淇之間故邶鄘皆以柏舟發興齊地西以河為境而衛居河之西欲奪共姜歸齊則當乘舟渡河而去　嚴氏曰鄘在紂都之南則近河矣言中河以土風所見也

桑中

孔氏曰譜云東及兗州桑土之野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傳物記曰桑中在其中地理志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衛之音樂記桑間濮

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注桑間在濮陽南郡縣志濮水在曹州南華縣南五里　朱氏曰桑間衛之桑中是也夫子於鄭衛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辭於詩以為戒　呂氏曰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錄之於經謹世變之始也　楊氏曰此戴衛為戎狄所滅之因也

沬

毛氏曰沬衛邑鄭氏曰衛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主　書明大命于妹邦孔氏注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戴氏曰沬上之邑沈湎惟舊雖以康叔化之未能盡變也遭宣姜之故風俗益壞　水經注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史記武乙徙河北帝王世紀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有新聲靡樂論語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由于墮車　括地志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衛縣西二十二里衛縣今省為鎮屬衛州黎陽縣　朱氏曰所謂殷墟　黃氏曰沬水在衛之北　曹氏曰沬即妹土衛都所在自鄉而北自北而東言其浸遠也　傳氏曰當是紂城外之地孔氏曰酒誥注妹邦於詩國屬鄘後三分殷畿則紂都屬鄘朝歌即沬也

上宮

通典衛州衛縣有上宮臺朱氏曰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之中小地名也

東徙渡河　漕邑

孔氏曰東徙渡河則戰在河北禹貢豫州滎波既豬注云沇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在縣東今鄭州滎澤縣春秋衛及狄戰熒澤此其地也如禹貢注當在河南時衛都河北狄來伐而禦之既敗而渡河杜預云滎澤當在河北但沇水發源河北入河乃溢為滎則沇水所溢被河南北故河北亦有滎澤但在河南多耳故指豬水則在豫州此戰則在北左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　水經注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

名馬通典衛州黎陽縣北岸滑州白馬縣南岸皆白馬津即酈生云杜白馬之津後魏改黎陽津舊

孔氏曰衛本河北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

陳氏曰齊桓存三亡國必若救衛庶幾於公矣春秋狄入衛不言滅廬于曹不言遷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不言救樂緯稽耀嘉曰狄人與衛戰桓公不救於其敗也然後救之　載馳

言至于漕毛氏曰漕衛東邑

楚丘　楚宮　楚室

鄭氏曰魯僖二年齊桓公城楚丘封衛楚宮謂宗廟也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鄭志張逸問楚宮今何地荅曰楚丘在

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　郡縣志隋置楚丘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輿地廣記漕楚丘二邑相近今拱州楚丘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　通典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五代屬澶州今為開德府九域志有楚丘城　地理志齊桓公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

堂　景山　京

曹氏曰虛漕虛　升虛以望楚丘與堂邑之間有大山及高丘形勢之勝可依以立國　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朱氏曰虛故城也堂楚丘之旁邑傅氏曰堂當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　商頌陟彼景山　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比逕楚丘城西　補傳曰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衛在商畿內升故虛以望知地勢之勝朱氏曰春秋傳言景亳商所都之山、名衛乃商舊都也　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九域志開德府有景山　毛氏曰京高丘也呂氏曰鼂錯言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此蓋古之遺法定之方中公劉所載是也

浚

毛氏曰浚衛邑郊外曰野爾雅邑外謂之郊下邑曰都城都城也浚城見前

許

春秋譜曰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公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地理志潁川許縣故許國二十四世為楚所滅　括地志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本漢許縣　九域志潁昌府許田縣熙寧四年省為鎮入長社　孔氏曰許穆夫人賦載馳而入鄘風者於時國在鄘地夫人衛女辭為衛發

阿丘

爾雅偏高曰阿丘謂丘邊高

衛

地理志河内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更名衛 通典朝歌城在衛州衛縣西宋忠云康叔從康徙衛都也志紂東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二十五里 左傳祝佗曰分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衛北界及圃田之北竟鄭藪封於殷虚朝歌也 朱氏曰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康誥茲東土在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衛故都即今衛縣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 呂氏曰衛自康叔受封于[illegible]凡四十世地理志成公徙于帝丘今濮陽是也秦徙之於野王今懷州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凡九百年最後絕 九城志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之舊都商城武王代紂立武庚於此傅氏曰封武庚不於紂都朝歌

淇奧

大學作澳 釋文曰淇衛水 爾雅曰隩隈也 說文隈厓也其内曰澳其外曰隈 袁氏曰淇水之彎曲處 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奧水流入於淇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萹草不異毛與 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其地常多竹

邢侯

地理志趙國襄國縣故邢國 通典邢州治龍岡縣今信德府祖乙遷於邢即此 括地志刑國故城在刑州外城内西南角十三州志云殷時邢侯國周公子封邢侯都此

譚公

春秋譚子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郡國志東平陵有譚城故譚國 通典齊州全節縣春秋時譚國城在縣西南 唐元和十五年省入歷城寰宇記譚城在歷城縣東南十里今濟南府 白虎通作覃 孔氏曰譚子爵言公者依臣子之稱

農郊

毛氏曰近郊

河水北流

朱氏曰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 董氏曰齊地西至于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流活活 孔氏曰九河故道河關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曹氏曰河在齊之西而海在北河由齊而入海則為東北流

頓丘

爾雅丘一成為敦丘 敦亦頓也 地理志東郡頓丘縣 注以丘名縣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或曰一重之丘 輿地廣記頓丘本衛邑在淇水南晉置頓丘郡唐大曆七年置澶州晉天福

四年以頓丘為德清軍熙寧四年省頓丘入澶州清豐縣今關德府水經注淇水北逕頓丘縣故城西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釋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小大之殺也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宿胥故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蘇氏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

復關

寰宇記澶州臨河縣復關城在南黃河北阜也復關堤在南三百步自黎陽下入清豐縣界

泉源

朱氏曰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

故曰在左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　水經注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又美溝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　寰宇記澶州頓丘縣東北三十五里有泉源祠　九域志大名府莘縣有泉源河

河廣

孔氏曰此假有渡者之辭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宋去衛甚遠喻宋近循喻河狹曹氏曰自閔二年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傳九年宋襄公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

自伯之東

孔氏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桓五年鄭在衛之西南而言東者時三國從王伐鄭則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也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二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王

鄭氏譜曰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城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

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襃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咎奔申申后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史記山下） 晉文侯鄭武公迎宜咎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鄭志張逸問平王微弱其詩不能復雅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在雅何答曰幽厲無道酷虐於民以強暴至於流滅豈如平王微弱政在諸侯威令不加於百姓乎（泰山孫氏曰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　括地志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

在河南縣北九里苑内東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故城在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又居王城（左傳桓二年王遷盟向民于郟襄二十四年齊人城郟郭王城）朱氏曰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書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孔氏曰今河南城也）王室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唐氏曰二南之風也商徵而周之興也王之風也周降而詩之將亡也　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

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　補傳曰周之始盛也文王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二南之化被於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以後雖為天子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此二南與王風名同為風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既同於列國而加以王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愍周與孔子於魯春秋書王之意一也（服虔云尊之猶稱工猶春秋之王人稱丁而列於諸侯之上　戴氏曰東遷之後降而為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聖人降之也　吳氏曰王謂王城之地王人王號說皆非）　地理志周地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皆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土

中諸侯藩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平王東居雒邑其後
五霸更帥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為長久八
百餘年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
分壓小林氏曰季子觀樂曰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思者先王之澤也不懼者先王之教也夫
際鄭氏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

宗周

鎬京也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官歸于宗周
穆天子傳入于宗周　陳氏曰長安縣昆明池北有鎬陂　說
文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　地理志初雒
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

里顏氏注宗周鎬京也方八百里為方百里者六十四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二
都得百里者百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　韓詩黍離伯封作也　孔氏曰正月云
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
周祭統云即宮于宗周謂洛邑也　呂氏曰王者定
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
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
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
名耳張氏曰黍離閔宗周蕩傷周室皆甚于刺者也

申

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申呂　周語富辰曰齊
許申呂由大姜四國皆姜姓四嶽之後　地理志南陽郡宛縣
故申伯國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朱氏曰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
今鄧州信陽軍之境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遣畿內之民戍之　孔氏曰宣王改封申伯以王舅改封
於謝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以前不知其地　申在陳鄭之南後竟為楚所滅　林氏曰周平受國於
賊而不能討故諸侯強而莫能制　呂氏曰平王戍申與晉平公城杞相類

甫

書呂刑孔氏注呂侯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唐世系表宣王
世改呂為甫　朱氏曰甫即呂也亦姜姓呂刑禮記作甫刑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　徐廣曰
呂在宛縣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為賦
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　史記呂尚先祖為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于

呂　列女傳太姜有呂氏之女　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嶽受封於呂
括地志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　呂氏春秋呂在宛縣西伯夷主四嶽之祀佐禹有功氏曰有呂
或為南　郡國志汝南新蔡有大呂亭故呂侯國　輿地廣記蔡州新蔡縣古呂國今以左傳攷之楚有申呂
時新蔡屬蔡非楚邑當以在宛縣為正

許　見前

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為姜姓其實不戍甫許也
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為趙亦此類

留

曹氏曰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為氏

鄭

鄭氏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為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與大虢叔恃衆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疇歷華孔氏曰八國皆在四水之間韋昭曰八邑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

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鄭發墨守云武公遷居東周畿內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氏因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　通鑑外紀宣王二十二年封季弟友於鄭都咸林　括地志鄭故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桓公友之邑秦縣之武公十一年初縣鄭　朱氏曰新鄭今之鄭州　水經注竹書記年晉文侯二年王子多父鄭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為桓公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所都也孔氏曰鄭世家號鄶果獻十邑竟國之則桓公自取十邑見史伯為桓公謀故傳會為此說服虔云鄭東鄭古鄶國之地是鄭雖取其地不居其都僖三十三年左傳稱文夫人葬鄶公子瑕于鄶城之下服虔云鄶故鄶國之墟杜預云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是鄭非鄶都故別有鄶城也郡縣志鄭州新鄭縣鄭武公之國都韓滅鄭自平陽徙都之戰國策

韓之取鄭從成皋始林氏曰春秋爭戰之多者莫如鄭戰國戰爭之多者莫如韓秦漢之間天下有變必於滎陽成皋之間決勝負朱氏曰鄭聲之淫有甚于衛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周禮疏曰鄭詩說婦人者九篇吳氏曰察詩刺哀襄而季札觀樂乃曰泱泱乎大風也哉鄭美武公父子而札乃曰其細已甚曰大曰甚自其土地風氣之發於音聲者言之而非繫乎辭也班孟堅曰民性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劉夢得論八音與政通以三光五嶽之氣為言固有見於此

祭神

括地志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邑 水經注長垣縣有祭城祭仲之邑　長垣今屬開封府

京

括地志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鄭之京邑 穀梁傳襄十一年同盟于京城北地理志河南郡京縣即共叔段所居　曹氏曰滎陽故東虢國也有京水索水楚漢戰于京索之間即其地也京邑在滎陽縣東敖倉鴻溝在縣西官渡在中牟皆古戰爭處　左傳鄭京櫟實殺曼伯注云厲公得櫟又并京　鄭縣志京水出滎陽縣南平地　楚語范無字曰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

清　彭　消　軸　河上

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　水經注濤池水出

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清人在彭彭為高克邑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 中牟今屬開封府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　毛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軸河上地　孔氏曰禦狄于境在鄭衛境上翺翔河上是營軍近河而衛境亦至河南 彭消軸皆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不相遠

溱洧

陳氏曰鄭國在溱洧二水之間　說文引詩潧與洧潧水出鄭國 溱水出桂陽臨武入匯當以潧為正　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 陽城省入河南府登封縣　郡縣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洧水縣西北二十里　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 密縣今屬鄭州地理志出陽城縣陽城山　又東過新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 注洧水東逕新鄭故城中　襄元年晉伐鄭敗其徒兵于洧上又東為洧淵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有洧淵則此潭也洧水又東與黃水合　經謂潧水非也　又東過習陽城西折入于潁 地理志洧水東南至長平入潁　長平省入陳州西華縣　鄭語主芣騩而食溱洧 地理志密縣有大騩山　韓詩溱與洧方洹洹兮傳云三月桃華水下之時執蘭拂除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秉蘭草祓除不祥 卜道志曰鄭俗以三月合於溱洧之上以自祓除　括地

志洧水在新鄭縣北三里古新鄭城南與溱水合　孟子曰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東門

左傳隱四年宋陳蔡衛伐鄭圍其東門 朱氏曰城東門也

學校

曹氏曰校本夏之學名鄭亦以名學故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

齊

鄭氏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 司寇也 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

營丘周公致太平數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沂州沂水縣北有穆陵山北至于無棣滄州無棣縣南無棣溝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地理志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吳札聞齊之歌曰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古有分土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舃鹵

少五穀而人民寡更勸以女功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其後二十九世為彊臣田和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朱氏曰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世家云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徙治臨淄括地志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薄姑城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十五里封禪書云齊所以為齊者以天齊　地理志成王滅蒲姑以封師尚父注武王封太公于齊初未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水經注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即營丘也今青州西北四十里樂齊[illegible]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

營

地理志臨淄名營丘齊詩曰子之營兮注毛詩作還齊詩作營水經注臨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有營丘之名孔氏曰水所營繞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乃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與營丘一地　括地志營丘在臨淄北百步外城中　爾雅齊曰營州疏博

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齊有營丘曹氏曰說者戊也昌也皆地名

峱

地理志作嶩注山名字或作峱亦作巙乃高反水經注作巙相逢於嶩山也董氏曰皆山名在齊之郊說文峱山在齊集注本作嶩

著

地理志竢我於著乎而注著地名齊南郡著縣　水經漯水東北逕著縣故城南

南山

朱氏曰齊南山也

魯道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 鉅平省入兗州博城今泰安府奉符縣 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

汶水

淮南墬形訓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注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 禹貢浮于汶達于濟 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 括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 東至安丘入濰 今密州安丘縣 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郡縣志兗州乾封縣東北括地志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 西南入濟 蔡氏曰在今鄆州中都縣括地志東至青州博昌 班孟堅

兩存其說閔子騫曰吾必在汶上矣說者主桑欽義以為汶在齊南魯北在汶上者欲北如齊也 董氏曰出萊蕪者今須城之汶是也出朱虛者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是也鄆縣志汶陽城在兗州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汶陽之田謂此孔氏曰汶水之地尚是魯地 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 朱氏曰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

魏

鄭氏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于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存 孔氏曰舜都蒲坂禹都平陽或安邑魏皆近之 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于民敎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 孔氏曰西接于秦北陸于晉桓四年秦師圍魏終為晉所滅

地理志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 服虔曰魏在晉之蒲坂 故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吳札聞魏之歌曰美哉渢渢乎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晉獻公滅魏 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 郡縣志魏城在陝州芮城縣北五里以輿地廣記河中府永樂縣古魏國漢為河北縣唐分芮城置永樂 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

皆為晉而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 朱氏曰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疑實晉詩恐魏亦嘗有此官 魏分河中府解州即其地 郡縣志河中府春秋時為魏地

汾沮洳

地理志汾水出太原郡汾陽縣北山 水經出汾縣北管城山括地志出嵐州靜樂縣北管涔山今屬憲州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說文出晉陽山 西南至汾陰入河 今河中府榮河縣郡縣志汾水北去寶鼎縣二十五里 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 宋氏曰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一曲謂水曲流處 山海經沮洳之山郭氏注引詩彼汾沮洳 水經汾水西至汾陰縣北西入于河 入河之處即魏之舊國

十畝之閒

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　朱氏曰十畝之間郊外所著場圃之地十畝之外鄰圃也

河之干

水經河水東過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澗水注之 注云水北出于薄上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永樂漢水乂南入于河晉獻公滅魏後乃縣之在河之北故河北縣　薄山即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郡縣志河水經永樂縣南二里　嚴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闕之屠者清也

唐

鄭氏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于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　地理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文公後十六世為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太原郡晉陽縣故詩唐國龍在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 臣瓚曰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又云堯居唐東於彘十里順帝改彘曰永安則瓚以唐國為永安　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為唐國則唐國為平陽此二說詩之唐國不在晉陽　顏師古以瓚說為是　曹氏曰意唐叔受封之始實在永安至子燮徙居晉水之陽後人既以晉陽為唐之故國歟

左傳唐叔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 注大夏今晉陽　晉世家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　孔氏曰禹都平陽或於安邑或於晉陽夏都亦在晉墟故云夏墟　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

朱氏曰唐叔所封今在太原府 呂氏曰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隋以古晉陽為太原縣太平興國四年徙州治陽曲而空其故城　世本云居鄂　括地志故鄂州在慈州昌寧縣二里

水經汾水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 晉水出縣西懸甕山

括地志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 堯築也國都城記云父徙居晉水傍唐城即燮父所徙之處

諸侯譜云晉穆侯遷都於絳孝侯改絳為翼 故翼城一名故絳在絳州翼城縣東南十五里　左傳注翼晉舊都在絳邑縣東

獻公卯曰將景公遷新田 今絳州絳縣

晉語景霍以為城

汾河涑澮以爲淵犬戎之民實環之謂氏曰其詩不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　補傳曰魏舜禹之故都晉堯之故都在雍冀之間三聖人皆有儉德遺風百世未泯

沃　鵠

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在河東聞喜縣聞喜今屬解州成侯徙居曲沃則爲晉都至昭公分曲沃封桓叔則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然則穆侯以後晉常都絳序言沃則既封之後謂之沃國鵠曲沃邑孔氏曰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水經注左邑故城故曲沃傳曰下國即新城也漢武以爲聞喜縣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　曹氏曰自桓叔初封曲沃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竹書紀年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　林氏曰曲沃之民知有曲沃不知有宗國

首陽

朱氏曰首山之南也　孔氏曰首陽之山河東蒲坂縣南馬融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左傳趙宣子田于首山　晉志蒲坂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蒲坂舜都也　石曼卿詩云耻生湯武干戈日寧死唐虞揖遜區水經注雷首山一名中條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郡縣志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五里輿地廣記在永樂縣北三十里山南曰首陽河東縣本漢蒲坂縣地伯夷墓在縣南三十五里雷首山南

秦

鄭氏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伯益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列女傳皋子生五歲而佐禹　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爲秦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爲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子於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鄭語史伯曰秦仲嬴之雋也其將興乎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

孔氏迆謂靡迆禹貢無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地理志扶風雍縣　地理志非子邑於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　括地志秦州清水縣本名秦三州志云秦亭秦谷通典秦州古西戎之地秦始封之邑輿地廣記秦州隴城縣有秦谷史記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予大駱丘爲西垂大夫括地志秦州上邽縣西南九十里是也世紀襄公徙汧故城在隴州汧源縣南三里文公還居非子舊墟大丘在汧渭之間郿縣南是也在京兆府興平縣東南十里寧公徙平陽故城在鳳翔府岐山縣西四十六里有平陽聚德公居雍故城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七里獻公徙櫟陽在京兆府櫟陽縣東北孝公徙咸陽故城在咸陽縣東十五里　水經注秦川有故亭秦仲所封　孔氏曰德公之後常居雍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服虔云與諸夏同風杜預云秦本在

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　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尚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穆公稱伯以河爲竟汧地界東至於河）

朱氏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

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無鄭衛驕墮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晁氏曰晉之儉秦之好車馬鄭衛之音宛丘之婆娑以詩所紀行四方察其風俗無不近者當其一時上之所爲宣自知能入人如此之深耶其漸靡使然　李氏曰鄭風鄙愛濟風闡緩秦風慷勁亦由風聲氣俗使然）

阪有漆

曹氏曰說文阪山脅也地理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注隴阪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回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地之所有也（秦川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

西戎

朱氏曰西戎者秦之臣子所不與戴天之讎也襄公承天子之命以報君父之仇所以能用其人而秦人所以樂爲之用也溫其在邑西鄙之邑也（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　後漢西戎傳秦襄公攻戎救周及平王之末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獂（音九）邽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

頫首以西有蠻氏之戎（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闢地千里　史記匈奴傳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　漢匈奴傳秦襄公伐戎至邠始列爲諸侯（張氏曰車轔駟驖小戎諸詩武事備矣蓋其地與戎錯而秦仲以來武事最勝故能使秦自有天下者是詩也而使之不二世而失國者亦是詩也夫其蔽急之風三代之溫柔敦厚抑何遠哉）

取周地

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以岐西之地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

犬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之　孔氏曰襄公救周即得之本紀之言不可信　呂氏曰蘇氏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使平王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未敢貳也此論失於考之不精岐豐之地自犬戎盤據舊都非周所有故平王遂以賜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不遷也

終南

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一亦名終南 又云鳳翔府郿縣南三十里　張衡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翠崒潘岳西征賦云九嵕巀嶭太一巃嵸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然則終南太一非一山也畢原在縣西南二十八里詩注云畢 周公葬于畢是也

終南之道名也 左傳中南九州之險也杜氏注在武功縣南今郿縣通典長安縣有終南山地理志在武功縣東括地志一名南山郙子曰喆終南據天之中在郿之南西至于襃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闕寔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焉紀堂條梅秦風詠焉　毛氏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　李善曰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一山之別號　孔氏曰本紀云賜襄公岐以西之地文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則襄公所得自岐以西如鄭譜則是全得西畿按終南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戎襄公引終南為畛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　地理志秦地須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　李氏曰終南西距鳳翔武功北翠萬年長安

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　鄭氏曰畢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畢終南之道名邊如堂之牆　孔氏曰釋丘云畢堂牆 郭璞云今終南山道名畢 曹氏曰紀崔靈恩集注作杞曰終南之旁有杞山字當作杞爾雅說文皆以山如堂者曰密謂山如堂室也此言終南形勢之壯　朱氏曰紀山之廉角堂山之寬平處宷字佀堂也畢原也

三良

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 今鳳翔府天興縣東坡蘇氏秦穆公墓詩橐泉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

渭陽

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　孔氏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曹氏曰渡渭而送之至于渭北言其遠也

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注即咸陽也 郡縣志京兆府咸陽縣本秦舊縣渭水南去縣三里秦咸陽在今縣東二十二里

陳

鄭氏譜曰陳者大皞宓戲氏之墟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　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 說文作恪 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

方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音孟）豬（書盟豬 孟諸 爾）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　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值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亡主其能久乎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楚所滅　通典陳州宛丘縣陳都（今淮寧府城志城陳胡公）九（所築）　唐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詩

之所以亡也（歐陽氏曰陳最後至項王時猶有靈公之詩 霸者與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

宛丘

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曰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　爾雅陳有宛丘注今在陳郡陳縣　郡縣志宛丘在陳州宛丘縣南三里（括地志縣在陳城中古陳國）　毛氏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　輿地廣記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今其地形則然（今陳州城在古陳城內西北隅陳都在宛丘之側）　孔子曰釋丘云宛中宛丘言中央宛宛然是為四方高中央下郭璞謂中央隆峻狀如一丘與毛傳正反（爾雅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東門之枌

毛氏曰東門宛丘國之交會　戴氏曰陳詩多言東門必陳人遊息之地　南方之原范氏曰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東門之池

郡縣志東門池在陳州城東門內道南　毛氏曰池城池也　水經注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墓門

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逸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鴞萃止　列女傳陳辯女陳國采桑之女也為歌曰墓門有棘墓門有楳　毛氏曰墓道之門

防　邛

郡國志陳國陳縣（今宛丘縣）　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毛氏曰防邑也邛丘也）

株林

毛氏曰夏氏邑　孔氏曰邑在國外　郡國志陳
注陳有株邑盖朱襄之地（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 郡縣志宋州柘城縣本陳之株邑詩株林是也故柘城在寧遠縣南七十里陳之株邑今柘城寧陵今屬拱州）

檜

左傳國語作鄶　地理志在會　鄭氏譜曰檜者古
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
波之南居溱洧之門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已董彭禿妘曹斟芉）
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檜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周夷王
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

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鄭於號（謂東號）　鄭語妘姓
鄶（注陸終第四子求言為妘姓封於鄶鄶今新鄭也史記陸終生子六人四日會人世本曰陸終生六子四日會人宋忠云鄶國名妘姓所出周語鄶之亡由叔妘）　郡縣志鄶城
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括地志云二十二里史記注徐廣曰鄶在密縣漢屬河南郡唐屬鄭州後屬河南府今屬鄭州水經注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注劉禎云北鄶於號）
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檜之地而國之先譜檜
事然後譜鄭檜事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
所不譏風次於末宜哉　蘇氏曰檜詩皆為鄭作如
邶鄘之於衛也　通典河南府密縣古鄶國有洧水
[illegible]（[illegible]云鄶城在[illegible]縣東北）鄭州新鄭縣有溱洧二水本鄶
國之地（密新鄭連境）　水經注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
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
桓公　徐廣曰鄶在密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左傳鄶城注在密縣東北）

西歸

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鄶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于西故言西）

曹

鄭氏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
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

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帝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
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
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
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
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輿地廣記廣濟軍定
陶縣故三鬷國周封曹叔振鐸於此（陶丘在西南菏澤在東北）
郡縣志古曹國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七里自曹
叔至伯陽凡十八葉（今興仁府濟陰縣本漢定陶縣地唐為曹州省定陶入焉）
孔氏曰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僖三十一年傳取濟西田）
曰分曹地也曹在汶南濟東據魯而言是濟西魯在
其東南衛在其西北　地理志濟陰郡城陽有堯冢

雲臺昔堯作游成陽今濮州雷澤縣　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
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
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
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　程氏曰檜曹懼於
危亡而思周道故為亂之終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豳風繼之

南山

毛氏曰曹南山也　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
東二十里詩南山朝隮是也寰宇記在縣東南　春秋盟于
曹南括地志有曹南因名曹

周京京周　京師

公劉京師之野朱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　董
氏曰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曰京師
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
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
循晉之言新絳故絳也洛邑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
呂氏曰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李氏曰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

郇伯

左傳郇文之昭也　毛氏曰郇伯郇侯　鄭氏曰文
王之子為周伯　春秋釋地曰解縣西伯有郇城左傳
習于郇之國在晉地說　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
也　水經注涑水西逕郇城郇伯故國也今解故城
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為郇
城　輿地廣記河中府猗氏縣有郇城文王子所封
詩郇伯　括地志城在縣西南四里郡縣志故郇邑

豳

鄭氏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
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
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
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
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

岐陽民又歸之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由有
事難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
公避流言之難出居東都二年思公劉太王居豳之
職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已志後成王迎而反
之攝政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純似於公劉大
王之所為太師大述其意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
詩以為豳國變風焉　朱氏曰虞夏之際棄為后稷
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
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復
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

之谷馬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下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為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郇在今京兆府武功縣郡縣志寧州城即公劉邑城後魏為邠州改為豳後改為寧州 周語夏之衰不窋竄戎狄之閒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孔氏曰不窋已竄豳地定國于豳自公劉始也郡縣志慶州治東南三里有不窋故城

地理志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

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豳國公劉所都徐廣曰漆縣東北有邠亭 通典曰邠州古豳國西魏置豳州開元十三年改為邠 郡縣志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栒邑故城在縣東二十五里括地志縣西十里有豳原豳城在原上史記正義武王登陟之阜以望商邑盖登此城 孔氏曰鄭譜王在豳後公劉為狄迫逐而徙居詩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公劉在戎狄閒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邰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邰近而豳遠公劉邠居豳太王終去豳俱是先公之後括地志邠州新平縣即漢漆縣詩豳國 鄭志張逸問豳七月專詠周公之德宜在雅今在風何答曰以周公事專為一國上冠先公之業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 曹氏曰不窋之居於豳未能國也至其孫公劉始立國焉后稷開國在邰豳雖非后稷之舊而豳公所修者實后稷之業故併以后稷繫之豳其後自豳而岐自岐自程自程而豐自豐而鎬積累增修而後王業成焉 吳氏曰風有周召王豳地則皆周地詩則皆周詩如邶鄘衛之為三魏唐之為二其詩所從得之地不同其發於聲者不一故本其地而繫之也張氏曰黍離出于洛陽者也七月出于豳者也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歌樂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南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

氏詩譜次第也張氏曰始於二南終于豳聖人所以為無窮也

東山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 李氏曰周在豐鎬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周征之是自西而東故謂東征今按商故都在河北唐杜牧以河北為山東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即商地

孔氏曰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

四國

毛氏曰四國管蔡商奄也 書序三監及淮夷叛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二監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說文鄣國在魯括地志兖州曲阜縣奄至即奄國之地左傳周有徐奄注二國嬴姓分魯公因商奄之民 孟子注奄東方國 通鑑外

紀奄君謂武庚祿父曰比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祿父從之率奄淮夷叛周公奉王命興師東伐 書多方注云奄國在淮夷之傍 孔氏曰書傳稱周公二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 書傳又曰奄君薄姑姑齊地名非奄君名 四國不數淮夷 四閔之君祿父管叔皆見殺蔡叔放之奄遷其君於齊 周書作雒篇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 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 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二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霍叔經乃囚蔡叔于郭陵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里成周之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

歐陽氏曰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紀其可考者七國而已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三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雅

鄭氏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季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别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于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失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時詩也傳曰孔氏曰未知此傳在何書文王基之武王鑿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見著晷大校見在書藉禮樂崩壞不可得

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顧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于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亂甚焉既移又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朱氏曰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及其變也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周道郁夷

地理志右扶風郁夷縣注詩周道郁夷顏氏曰四牡詩周道倭遲韓詩郁夷言使臣乘馬於此道

管蔡

郡國志河南中牟有管城管叔邑河內山陽有蔡城蔡叔邑山陽故城在懷州修武縣西北　括地志鄭州管城縣今州外城即管國城叔鮮所封豫州今蔡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外城叔度所封城也有蔡岡在縣東十里因名　宋忠云胡徙居新蔡

輿地志平侯從新蔡

昆夷　混夷　串夷　周穆王伐畎戎

孫毓曰按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家須大夷黎邘崇　漢匈奴傳周西伯昌伐畎夷注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或作混又作緄並音工本反亦曰犬戎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為犬戎　說文赤戎本犬種故字從犬隴以西有畎戎　史記自隴以西有緄戎　緜混夷駾矣音昆　說文引詩大夷呬矣　皇矣串夷載路鄭氏曰即昆夷西戎國名　孟子文王事昆夷書大傳注引詩畎夷喙矣

玁狁

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顏氏曰皆匈奴之別號　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　孟子大王事獯鬻　曹氏曰西北二虜相掎角為冠故征玁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玁狁平　漢匈奴傳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於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懿王時戎狄交侵暴虐中國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往城於方　朔方

毛氏曰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　朱氏曰今靈夏等州之地　曹氏曰即六月所謂侵鎬及方郡縣志[illegible]

州朔方縣什賁故城在縣治北即漢朔方縣之故城也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蘇建築朔方什賁之號蓋蕃語也　程氏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不以攻戰為先也　史記匈奴傳戎狄逐周襄王暴虐中國故詩人歌之曰出輿彭彭城彼朔方　漢書宣王興師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

西戎

朱氏曰昆夷也　後漢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

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為牧師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　及文王為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

南有嘉魚

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　左太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　陸氏曰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　類要丙水出丙穴在興州順政縣今沔州　文選注丙地名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　丙者向陽穴也　輿地記穴口廣五六尺泉源垂注有嘉魚常以三月自穴下透入水　太景山在興州南七十里與小景山相連本作內以避諱改傳北有丙穴產嘉魚

四海

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疏曰夷類有九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玄菟樂浪高驪滿飾鳧更索家東屠倭人天鄙蠻類有八天竺咳首僬僥跂踵穿胸儋耳狗軹旁脊戎類有六僥夷戎夫老白耆羌鼻息天剛狄類有五月支穢貊匈奴單于白屋

焦穫

毛氏曰周地接于玁狁者　爾雅十藪周有焦穫孫炎云周岐周也　郭璞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寰宇記焦穫藪在京兆府涇陽縣北外十數里亦名瓠口　溝洫志韓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　班固北征賦夕宿瓠口之玄宮主以為焦穫　朱氏曰焦穫未詳所在郭璞以為瓠中今在耀州三原縣孔氏曰澤藪在瓠中而藪外接于玁狁

鎬方

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孔氏曰漢劉向疏云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千里之鎬猶以為遠鎬去京師千里顏師古注鎬非豐鎬之鎬王肅以為鎬京王基駁之　朱氏曰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

京之鎬矣未詳所在方疑即朔方也

涇陽

鄭氏曰涇水之北 孔氏曰水北爲陽 通典今涇原州也垂涇水之陽 郡縣志原州平凉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涇水源出百泉縣西南涇谷 地理志幷頭山淮南一名薄落山故涇水亦曰薄落水平凉縣今屬渭州 孔氏曰涇去京師爲近

太原

禹貢既修太原顔師古曰即今晉陽 黃氏曰晉大原大鹵大夏夏虛晉陽九六名 朱氏曰太原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 穀梁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 左傳注大鹵大原晉陽縣 漢太原郡治晉陽 後漢西羌傳穆王遷戎于大原夷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 周語宣王料民于大原孔氏曰杜預云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千畝則王師與羌戎在晉地而戰也 毛氏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 史記戎狄逐周襄王暴虐中國故詩人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大原 九域志中京陵在汾州周宣王北伐獫狁時立 郡縣志在平遙縣東七里漢京陵縣又曰大原臺駘之所居 帝王世紀帝堯

從晉陽即今太原也 地理志趙西有大原秦莊襄四年初置大原郡 漢二十一縣 唐開元十一年改并州爲大原府高齊移晉陽縣於汾水東隋開皇十年於州城中古晉陽置太原縣在州東二里百六十步太平興國四年省入榆次 薛氏禹貢解曰大原在榆次縣 左傳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中行穆子敗狄于大原注晉陽縣

中鄉

鄭氏曰美地名

蠻荊

毛氏曰荊州之蠻也 鄭語史伯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 注芊姓之蠻鬻熊之後也 叔熊逃難於濮而蠻 濮蠻邑 蠻芊蠻矣 謂叔熊 晉語叔向曰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荊蠻 注荊州之蠻 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 東夷國 守燎故不與盟 吳語有蠻荊之虞 後漢南蠻傳槃瓠後滋蔓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謂蠻荊來威 楚世家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

曹氏曰宣王北伐之事大矣然止見於六月之詩其所任者吉甫一人而已至於南征在小雅見於采芑者則命方叔在大雅見於江漢者則命召虎見於

常武者則命太師皇父而各言其成功則荆蠻淮夷之作難非一時其所任非一人

東都

朱氏曰東都洛邑也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衰久廢其禮至宣王復會諸侯 左傳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 通鑑外紀成王使召公先相宅周公至洛師復卜中視營築謂之王城是為東都制郊畿方 因西土為方千里分為四縣縣有四郡郡有鄙曰北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均書傳云五年營成洛邑 晁氏曰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踰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殷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會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鼎郟鄏厥後召公相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遷逮夫宣王中興自濟之洛狩于圃田及於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歟且宣王嘗狩于岐而石鼓之詩亦脩矣夫子乃舍而弗録得非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惜夫宣王卒亦不果遷矣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

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路均焉非特如此而已懲三監之難毖殷頑民遷以自近洛距妹邦為近則易使之遷作王都焉則易以鎮服也雖然鎬京宗廟社稷官府宮室具在不可遷也故於洛時會諸侯而已何以知其如此以詩考之宣王時會諸侯於東都而車攻謂之復古 駕言徂東毛氏曰東洛邑也

文武竟土

曹氏曰岐周之地迫近西北二虜鎬方焦穫之地嘗為其所據

甫草

韓詩作圃草 鄭氏曰甫田之草也 鄭有甫田音圃謂圃田鄭藪也 呂氏春秋九藪梁之圃田 爾雅十藪鄭有圃田 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 左傳鄭有原圃 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圃田澤 郡縣志圃田澤一名原圃在鄭州中牟縣今屬開封府西北七里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水經注東西四十餘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上承管城縣界水經注北背集水曹家陂又溢而北流為二十四陂在管城縣東三里 水經注云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縣之圃田

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
觀斯卉竊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　皇武子
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澤在中牟縣西　竹
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為大溝而
引甫水　朱氏曰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宣王之時
未有鄭國甫田屬東都畿內故往西也　陳氏曰九
州川浸澤藪名在職方不屬諸侯之版而詩不以圃
田繫鄭春秋不以沙麓晉累可觀矣周季諸侯始擅
不盼之利齊斡山海而桃林之塞郇瑕之地晉實私
之甚者至周歲貢百二十金於魏以益溫圃　韓詩

東有圃草　補傳曰甫田易野也易野以車為主故
用以還車田既好是也

敖

郡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春秋時晉師
在敖鄗之間二山名在滎陽縣西北　宋武北征記曰秦時築
倉於山上漢高祖亦因倉敖傍山築甬道下汴水踐
土臺故王宮在縣西北十五里臨汴水南帶三皇山
秦所置仲丁遷於囂此也詩薄狩于敖皆此地　括
地志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
地周時名北制在敖山之陽　水經濟水東逕敖山
北注云詩薄狩于敖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
於其中亦曰敖倉城　鄭氏曰敖鄭地今近滎陽
呂氏曰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設七覆於敖前則敖
山之下平廣可以屯兵險脊可以設伏東有甫草即
此地　郡國志河南滎陽有敖亭周宣王狩于敖
補傳曰敖險野也險野以人為主故用以選徒

漆沮

禹貢雍州漆沮既從蔡氏曰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
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
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

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
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
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
渭也　朱氏曰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洛
水今流入鄜坊至同州入河　吕氏曰書所謂漆沮
在灃水涇水之東為渭之下流吉日漆沮乃會於東
都繼田獵之後則宜為下流之漆沮蓋遠歷鄜坊北
之東都為地近　李氏曰禹貢東過漆沮即此漆沮
是也　孔氏傳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土沮漆
者別也此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

也水經注洛水闞駰以為漆沮之水史記正義括地志云洛水源出慶州洛源縣此非古公所渡漆沮也

南山

幽幽南山劉氏曰鎬京之陽終南之山嚴氏曰周都豐鎬面對終南故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

沔水

晉語公子賦河水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誤也嚴氏曰杜詩云衆流歸海萬國奉君心與此詩意同

褒

輿地廣記興元府褒城縣故褒國漢置褒中縣 括地志褒國故城在縣東二百步國都城記褒國姒姓夏同姓所封 水經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國之南口也北口曰斜褒水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又南流入于漢南鄭縣故褒之附庸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至六國楚人兼之懷王衰弱秦畧取焉 晉語周幽王伐有褒 鄭語褒人褒姁 魯詩閻妻扇方處 班婕妤賦哀褒閻之為郵

百川沸騰

周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注西周鎬京也邠岐之所近三川涇渭洛洛即漆沮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 伯陽父曰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

向

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軹縣唐有入孟州濟源 水經注云向城北向岡左傳襄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 朱氏曰都大邑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 九域志同州有向城詩作都于向謂此

蘇公

鄭氏曰蘇畿內國 孔氏曰左傳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曰今河內溫縣是東都畿內也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書司寇蘇公鄭語己姓昆吾之後傳十年溫子奔衛傳云蘇子注國于溫故曰溫子世本蘇成公作荒 寰宇記故溫城在孟州溫縣西三十里地理志河內郡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

暴公

鄭氏曰暴畿內國 春秋文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氏注鄭地朱氏曰戰國及漢時有人姓暴世本暴辛公作塤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尚矣風俗通暴辛公周諸侯也

有北

毛氏曰北方寒京不毛之地　莊子窮髮之北

楊園　畝丘

毛氏曰楊園園名 朱氏曰下地也 畝丘丘名 爾雅釋丘云如畝李巡云謂丘有壟界如田畝 朱氏曰高地 孔氏曰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為詳

東國　譚 韻見

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　陳氏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魯人所謂周人御書晉人所謂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有董史者也是

故賁簪繫于周書漢汝江沱至于譚大夫下國之詩皆編入于南雅　朱氏曰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 文中子龔氏注周之侯國各得獻詩於王若大東漸漸之石之類是也

氿泉

毛氏曰側出曰氿泉 音軌 釋名流狹而長如車軌

江漢南國之紀

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　曹氏曰江漢受百川之水而注之海使無泛濫之患所以紀理南國此詩指江漢而言盡瘁以漸漸之石之詩考之幽王時荊舒嘗叛命將徂征則從征役之事者多矣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黃氏曰江漢至荊州合流去海尚遠而已有朝宗之勢俗強於此示訓 孔氏曰幽王之時楚已強矣 鄭語史伯謂桓公曰南有荊蠻不可以入

艽野

毛氏曰遠荒之地　蘇氏曰艽地名

淮水　三洲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於海　朱氏曰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　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 今唐州桐柏縣 桐柏大復山在東南 水經胎簪山 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 今招信縣 入海　孔氏曰鄭於

中侯握河紀注云昭王之時鼓鍾之詩所為作者依三家為說也　水中可居曰洲 朱氏曰三洲淮上也 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湝湝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　呂氏曰三洲作詩者賦其所見也

信南山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雍州之山終南則禹固治之矣 括地志終南山一名南山 劉氏曰終南則鎬京之南

瞻彼洛矣

毛氏曰洛宗周浸溉水也　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易

氏曰按漢志左馮翊懷德縣即疆梁原之洛水洛記出左馮翊歸德北夷中東南入渭懷德即京兆之富平縣今屬耀州即馮翊之地北条洲

在縣西正洛水之源也孔安國注禹貢漆沮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又一洛水出慶州洛源縣有於白山在縣北三十里洛水所出因以名縣東流至鄜州洛交縣又東南流至京兆府雲陽東又經同州澄城西北去富平之懷德亦近非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淮南墜形訓洛出獵山注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是也括地志洛水一名漆沮水源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東南流鄜丹同三州至華陰北南流入渭

王氏曰洛東都之所在也呂氏曰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雒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朱氏曰洛水在東都會諸侯之處言天子至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

蔡氏曰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至鞏縣入河今河南鞏縣左傳雒汭在鞏縣南水經注山海經洛水成皋西入河謂之洛汭張儀曰什谷之口史記音義鞏縣有鄩洛水

鎬京

今京兆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　郡縣志周武王宮即鎬京也在京兆府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趾淪陷焉　括地志鎬水源出長安縣西北滈池水經注云滈水承鎬池北流入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武王遷鎬安豐亭鎬池也荀子武王以鄗與鎬同秦紀

水經渭水東北與鄗水合注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武王所都漢穿昆明池於是地今無可究赫赫宗周毛氏曰鎬京也周宗既滅鄭氏曰周宗鎬京也

檻泉

爾雅檻泉正出涌出也　說文作濫

鸞髦

毛氏曰鸞南鸞也髦夷髦也　鄭氏曰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髳髦音義同孔氏曰髳在巴蜀　括地志姚府以南古髳國之地有髳州唐地志志諸蠻州有髳州

謝　召伯

郡國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朱氏曰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　鄭語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史伯曰惟謝郟之閒是易取也注謝申伯之國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一千五百家曰州郟南謝北號鄶在焉　輿地廣記棘陽故謝國漢為棘陽縣屬南陽其後省併城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水經注泚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謝陽侯即其國也　嵩高于邑于謝南國是式　毛氏曰謝周之南國也召伯周語注召

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

滮池　北流

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毛氏曰滮流貌　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世傳以為水名　寰宇記渭水西自京兆鄠縣流入長安漢建元三年造便橋跨渭斯滮池之別名西北合渭水　說文作滮沱九域志京兆府氷池按十道志名滮池亦名聖女泉

荊舒

鄭氏曰荊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　春秋莊十年書荊僖元年始書楚孔氏曰殷武荊楚并言之楚之稱荊久矣公羊傳

荊者州名也穀梁傳謂之荊狄之地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地理志成王封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左傳熊繹辟在荊山括地志歸州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熊繹之始國也輿地志秭歸縣東有丹陽城　春秋有舒在今廬州舒城縣舒鳩今無為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東夷國　謂之群舒皆偃姓皋陶後世本舒鮑偃姓國孔氏曰又有龍舒　地理志廬江郡舒縣故舒國龍舒縣群舒之邑龍舒故城在無為軍龍江縣西唐世系表舒又曰群舒舒蓼舒庸舒鳩一國而有五名朱氏曰荊楚本號舒近楚

西戎見前

東夷

左傳椒舉曰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　後漢西羌傳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見竹書紀年　戎圍大丘

書序成王既伐東夷孔氏注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馯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孔氏疏漢有高駒麗扶餘馯即韓也北方曰貉又六東北夷也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四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惺伯敬甫校閱

受命作周

朱氏曰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稱王改元之說歐陽公蘇氏游氏辨之已詳武成惟九年大統未集若以文王三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何處數起（尚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孔安國以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　葉氏曰詩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之年儒者之傳聞有自矣是以武王稱誕膺天

命九年）

摯

毛氏曰摯國名任姓　周語摯疇之國由大任（注摯疇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大任之家）　唐世系表祖己七世孫曰成徙國於摯（仲虺居薛臣扈祖己皆其胄裔　傳氏曰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則摯是殷商畿内國）

京

朱氏曰裸將于京周之京師也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周京也王配于京鎬京也（乃覯于京高丘也）

殷商

史記正義自湯已下號商自盤庚改號曰殷括地志相州安陽縣本盤庚所都即北冢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書紀年盤庚自奄遷北冢曰殷墟南去鄴四十里（舊鄴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在相州北四里南岸三里有安陽城即相州外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謂北冢也　史記項羽與章邯盟洹水南殷墟上）　鄭氏曰契有功封商湯始居亳之殷地　荀子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或曰即底柱）遷于商（十四世有成湯）　書盤庚遷于殷（孔氏曰亳之別名）　孔氏曰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後爲殷取前後二號而言之　曹氏曰盤庚復治亳之殷地湯之故居故兼稱殷商（朱氏言商言其國殷言其地）

洽陽

毛氏曰洽水也穀梁傳水北曰陽　地理志左馮翊郃陽縣在郃水之陽　說文引詩在郃（音合）之陽　朱氏曰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括地志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　水經注曰郃縣城南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郡縣志水在舊河西縣南五里今郃陽界内）

渭涘

毛氏曰渭水厓　王氏曰洽之陽渭之涘莘國所在

朱氏曰渭水至同州馮翊縣入河　孔氏曰造舟

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杜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爾雅天子造舟鄭氏曰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程氏曰親迎于渭文王未為君周國在渭旁不是出疆

莘

毛氏曰莘大姒國　水經注郃陽城故有莘邑大姒之國輿地廣記同州郃陽縣古莘國　括地志古新女國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二十里世本莘姒姓禹後唐世系表啓封支子於莘

牧野

牧說文作坶孔氏曰紂南郊地名　通典衛州汲縣牧野之地九域志汲城本牧野之地漢為縣　郡國志朝歌縣南有牧野牧誓注紂

近郊三十里地名牧　括地志今衛州城即牧野之地武王至牧野乃築此城　孔氏曰商郊牧野是郊上之地戰在乎野故曰野詩于牧之野故　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里水經注自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之地故詩稱坶野洋洋　竹書紀年曰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　括地志朝歌在衛州東北　周書克殷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於牧野

自土沮漆

地理志右扶風杜陽縣今鳳翔府普潤縣　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顏氏注詩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之地　段氏曰漆沮有二皆出雍州皆東入于渭特有上流下流之別詩漆沮入於渭之上流自土漆沮言出岐周之間書漆沮入於渭之下流言於東會於澧東會于涇之下　又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後漢注漆縣故城在邠州新平縣沮水不知所在此詩自土沮漆者也十三州志萬年縣南有涇渭北有小河即沮水也　晁氏曰地理志漆水在扶風漆縣西北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　括地志沮水出雍州富平縣東入櫟陽南漆水出岐州普潤縣東南岐漆山　嚴氏曰沮漆名稱用亂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又闞駰十三州記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此漆水之源流也沮出北地入洛漆出扶風入渭沮自且漆自漆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謂、漆沮此則名稱相亂矣諸家皆鮮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漆水為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澧之上流而書言渭水會澧會涇之後乃過漆

則漆沮在澧水涇水之下流故以書之漆沮為出北地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別也但水經出北地者止是沮漆而謂之漆沮耳如上所言則許之漆且自是二水書之漆沮止是一水即詩之沮之然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為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即洛也而又云入洛河也姑闕之以俟知者此詩沮漆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流也下文言周原傳以為漆沮之詞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言曰及潛須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也跡云漆沮二水在鎬北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其說是也史記正義二水源在雍州西其名洛水者在雍州東　山海經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　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陵縣岐山東入渭　水經注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

率西水滸

鄭氏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　周紀古公去豳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顏氏曰漆水在新平

岐下

孟子大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括地志梁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北十八里鄭氏曰岐山西南 郿縣志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王所邑 水經注岐水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水北即岐山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址 孔氏曰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 地理志大王徙邠 閟宮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 朱氏傳曰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王迹始著蓋有漸商之矣

周原

郡國志右扶風美陽有岐山有周城杜預云城在縣西北周大王所徙南有周原 郡縣志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陽地通典美陽故城在京兆府武功縣北七里史記正義岐山下有周原上置城 皇甫謐云邑於周地始改國為周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閒也 鄭氏曰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肥美韓詩周原腜腜

虞芮

毛氏曰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 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郡縣志故虞城在陝州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地理志河東大陽縣吳山在西上有吳城芮城在陝州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晉太康地記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閒原在平陸縣西六十五里即虞芮爭田讓為閒田之所蘇氏曰芮在周之馮翊郡國志左馮翊臨晉有芮鄉古芮國與虞相讓者

淠彼涇舟　鳧鷖在涇

涇水出原州百泉縣涇谷東南流至涇州臨涇保定

二縣又東南流至邠州之宜祿新平永壽三縣又東北流至京兆之醴泉高陵雲陽三縣以入渭

旱麓

毛氏曰旱山名麓山足 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 說文林屬於山為麓 曹氏曰旱山在梁州之地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 周語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九域志興元府有旱山 寰宇記在南鄭縣西南二十里 周地圖記云山上有雲即雨

密

毛氏曰國有密須氏 呂氏春秋密須之民自縛其

主而與文王　地理志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

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即古密國周語共王遊涇上密康公從又曰密須由伯姞　左傳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杜氏注密須姞姓國文王伐之得其鼓路　郡縣志涇州靈臺縣西陰密故城即古密國　輿地廣記商時密國之地本鶉觚隋取文王伐密而民始附之意以靈臺名縣　朱氏曰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

阮　共

張氏曰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氏族畧阮商諸侯國在岐渭之間　鄭氏曰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　孔氏曰魯詩亦以阮徂共皆為國名孫毓云文王七年五伐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侵周文王伐之之事　孟子以遏徂莒注以遏止往伐莒者　朱氏曰徂旅密之師往共者也

鮮原　居岐之陽

蘇氏曰文王旣克密須於是相其髙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　孔氏曰大王於遷已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　朱氏曰其地於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地理志安陵闞駰以為本周之程邑　通鑑外紀西北自岐徙鮮原在岐山之陽不出百里　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都于豐曹氏曰大王邑於岐山之下猶在岐北文王旣勝密須於是度鮮原於岐山之南渭水之側定經邑而遷都焉曾須大王居岐之陽謂岐北非也　孟子文王治岐左傳成有岐陽之蒐　郡縣志鳳翔府岐陽縣蓋漢杜陽縣地貞觀七年置以在岐山之南因以名之輿地廣記此詩所謂居岐之陽也文王始亦治焉元和三年省入扶風縣　括地志安陵故城在咸陽東二十一里程之程邑書文王肇國在西土

崇

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為無道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　帝王世紀縣封崇伯國在豐鎬之間周有崇國晉越穿侵崇　史記伐崇而作豐邑伏湛曰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氏族畧崇地在鄠縣東　皇極

經世商受十八年西伯伐崇自岐徙居豐注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國之也也

靈臺

三輔黃圖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　三輔故事在豐水東水經注豐水北逕靈臺西　左傳秦獲晉侯舍諸靈臺杜氏注在鄠縣周之故臺也又云鄷在鄠縣東有靈臺屬京兆府　地理志文王作鄷注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灃水上是　朱氏曰言倏而成如神臺之為　司馬法曰帷伯靈臺伯謂師節也

靈囿

黃圖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孟子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靈沼

黄圖在長安三十里 鄭氏曰駁異義云於豐下爲圓沼

辟雍

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雍以節觀者 黄圖文王辟雍在長安西北四十里 史記灃滈有天子辟池索隱云即周天子辟雍之地 張氏曰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辟雍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 莊子文王有辟雍之樂 鄭氏曰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 書六傳樂曰舟張辟雍 戴氏曰言文王之樂不在臺沼靈囿而在辟雍也

豐

朱氏曰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 地理志文

王作豐 括地志豐宮在鄠縣東三十五里 地理志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 皇甫謐曰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 說文鄷周文王所 自程徙此 孔氏曰從鮮原徙鄷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 都在京兆杜陵南東 朱氏曰即崇國之地今鄠縣杜陵西南 通典鄷今京兆府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 左傳康有鄷宮之朝 詔誥王朝步自周鎬京則至于豐告文王廟 畢命王朝步自宗周鎬京至于豐文王所都

豐水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至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朱氏曰豐水東北流徙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豐水[illegible]亡鎬京在豐水下流故以起興 郡縣志豐水在出京兆府鄠縣之終南山自鍐源北流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 禹貢灃水攸同 地理志酆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黄圖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 黄氏曰北至咸陽縣入渭

鎬京 見前

坊記引詩度是鎬京 郡國志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鎬在京兆上林苑中黄圖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通典云鎬陂 夾漈鄭氏曰周地西迫戎狄自岐之豐自豐之鎬是西遠戎而東即華也 朱氏曰鎬京武王所營也去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 周書文傳曰文王受命九年在鄗

召太子發 戴氏曰武王都鎬京爲四方來朝者豈不以容之先作辟雍以養人才

邰

毛氏曰姜嫄之國 郡縣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京兆府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 白虎通作台 國也 后稷 姜嫄門在縣 后稷母家也 鄭氏曰后稷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 左傳作駘 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杜氏注后稷受此五國駘在武功縣所治斄城釋文當作邰 郡國志右扶風郿縣有邰亭 郡縣志秦孝公作四十一縣斄武功各其一斄與邰音同武功蓋在渭水南今郿縣地是也 樊噲攻雍斄

城注云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漦縣漢屬右風後周置武功於故漦城　孔氏曰邰國自有君此或滅或遷故以其地后稷因官族有下國末氏曰封於邰也

百泉　溥原　流泉

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為百泉縣屬平涼郡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即其處郡縣志邠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並流故以為號曲城在縣西高泉山亦曰甘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五龍原在新平縣南三里源則有五泉水因名

隰原

鄭氏譜曰豳在府州原隰之野　孔氏曰禹貢雍州

原隰底績是原隰屬雍州也公劉居豳度其隰原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　蔡氏曰廣平曰原下隰曰隰度其隰原即指此其地在豳今邠州史記正義原隰豳州北也郡縣志邠州新平縣有五龍原永壽縣有永壽原宜祿縣有淺水原　白虎通詩引于邠斯觀

涉渭

史記周紀公劉自漆沮渡渭取材用郡縣志邠州公劉所居之地州治新平縣即漢漆縣漆水在縣西九里西北流注于涇　史記正義公劉從漆縣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木為用漆水東入渭

皇澗　過澗

傳氏曰二澗當在邠州界釋名山夾水曰澗孔氏謂皇澗過在兩旁而夾之是澗[illegible]故在北而觀之亦可想見其形勢矣芮鞫之即則又在過澗之南鞫者外也

芮鞫

周禮注作汭阮　地理志注韓詩作芮阮與鞫同方雍州其川涇汭　地理志芮水出右扶風汧縣吳山西北東入涇詩芮阮雍州川也今隴州汧源縣　蘇氏曰芮鞫芮水之外也郡縣志涇州良原縣有汭水一名宜祿川西自隴州華亭縣流入傳氏曰康成以為芮異水內典注禮自相反當以職方為信

凡伯

孔氏曰畿內國左傳凡周公之後　春秋凡伯杜氏注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　郡縣志故凡城在衛州共成縣

西二十里古凡伯國通典凡伯國在衛州黎陽縣

召見前

周語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注避難奔召公召公周之支族食邑於召康公之後穆公虎

夏后

帝王世紀禹受封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周書度邑篇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孟子注禹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

鬼方

易高宗伐鬼方毛氏曰遠方也　匡衡傳成湯化異俗懷

鬼方後西羌傳武丁征西戎鬼方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大戴禮帝繫曰陸終氏娶于鬼方氏漢五行志注鬼方絶遠之地一曰國名文選注也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

蠻方

鄭氏曰九州之外不服者曹氏曰蠻方氏衛服之外即蠻服禹貢荒服三百里蠻周語蠻夷要服戎翟荒

芮伯

鄭氏曰畿內諸侯字良夫　書序注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　左傳注芮國在馮翊臨晉縣　通典同州馮翊縣古芮國地理志臨晉縣芮鄉故芮國夾徐鄭氏曰其地即陝芮城為晉所滅

崧高

毛氏曰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衡西華北恒堯時羌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　郭璞注爾雅曰令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名　李氏曰申甫四岳之後安得專指為中嶽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孔子閒居嵩高惟嶽云云　此文武之德也　魏氏曰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孔氏曰鄭語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是掌禮之官故掌四嶽之祀外傳史記特稱伯夷為四嶽山主嶽祀故也齊世家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是歷虞夏商周而世有國土

申甫見前　申伯

李氏曰崧高之山在穆王時則生甫侯詩禮記作甫書與王傳作呂在宣王時則止申伯　朱氏曰甫是宣王時人作呂刑者之子孫呂氏曰鄭氏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非也　曹氏曰封於申而職為侯伯猶召伯也　禮記注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佐仲山甫及申伯　孔氏曰案鄭志注禮在先未得毛詩傳外傳稱樊仲山甫則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為嶽神所生

謝見前　南國

南國是式鄭氏曰改大其邑使為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陳氏曰命為州牧也　毛氏曰謝周之南國林氏曰宣王之世申伯以王舅大臣為南國屏翰蓋

前此申在王畿之內而宣王始分封之以扞城王室楚經營北方大抵用荀息之師其君多居於申合諸侯亦在焉秦漢之際南陽為要地高祖喻宛攻武關張子房曰強秦在前強宛在後此危道也漢與楚相持常出武關收兵宛葉間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即宛也　孔氏曰申伯先受封於申國本近謝今命為州牧故邑於謝服氏曰申國在宛謝城在棘陽中謝其地相近孔氏曰申國在南陽宛縣是在洛邑之南申伯舊是伯爵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為侯周本紀云申侯是申伯子與孫

鄦

孔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申在鎬京之東南鎬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　朱氏曰郿在今鳳翔府郿縣郿縣志本秦縣今縣東一十五里有故城今縣周天和元年築縣在渭水南一里縣治城南當斜谷

曹氏曰郿在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冊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飲餞於郿江漢言召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

仲山甫

毛氏曰樊侯也　孔氏曰周語樊仲山父諫宣王是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左傳王賜晉文公

樊邑則樊在東都畿內周語穆仲　左傳注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懷州河內縣古野王　晉語王賜公南陽陽樊之田陽人不服倉葛曰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樊仲之官守懷州脩武縣有南陽城晉語南陽即此

城東方

朱氏曰仲山甫奉使築城於齊孔氏曰下言徂齊東方齊也　毛氏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地理志琅琊姑幕縣或曰薄姑後漢注姑幕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括地志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今博興縣左傳注博昌縣北有蒲姑城孔氏曰齊於成王之世乃得薄姑之地輿地記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　孔氏曰史記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治臨菑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毛氏曰馬遷之前其言當有據朱氏曰豈徙于夷王之時至是始備城郭之乎數臨菑今青州臨菑縣林氏曰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荊楚東有徐夷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奄受北國以韓侯其為說甚悉而犬戎自西作為夫四隅而防其三有變出于不備之方　漢杜欽曰仲山父異姓之臣就封于齊　鄭展注韓詩以為封于齊此誤耳

韓侯　韓城

左傳韓武之穆也鄭氏曰姬姓國後為晉所滅史伯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通典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有韓原　水經注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後魏志范陽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李氏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涿郡乃燕地也又有奄受北國之言水經注聖水注方城縣故城北又有南逕韓城東引韓奕之言為證梁山恐是方城縣相近梁門界上之山亦一說存之以備參考　括地志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

里

梁山

地理志左馮翊夏陽縣故少梁梁山在西北　治地志在同州韓城縣東南一十九里爾雅梁晉望注在夏陽西北臨河上　蘇氏曰梁山韓之鎮也　公羊傳河上之山也禹貢冀州治梁及岐　曹氏曰禹治水自壺口修梁山而西　水經河水南逕梁山原東注原自山東南至河　九嵕志山在龍門之南

屠

出宿于屠濇水李氏曰同同州郃谷今曰荼　說文郃注馮翊郃陽亭今同州

汾王

鄭氏曰厲王也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　孔氏曰彘於漢河東永安縣也西臨汾水

蘇氏曰晉州霍邑是也在汾水之上郡縣志汾水經霍邑縣西二里周厲王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解頤新語曰晉數詈數其汾王之類乎

燕

王肅曰燕北燕國董氏曰召公之國　曹氏曰武王子𨚕封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實為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　朱氏曰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　地理志薊縣故燕國召公所封今燕山府括地志燕山在幽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國郡城記云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北燕伯款始見春秋

百蠻　追貊

補傳曰蠻夷可以通稱北可稱蠻猶西可稱夷也貊為北方之國先聖有蠻貊之說追為北方之國始見於此　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　蘇氏曰錫之以追人貊人鄭氏曰韓侯先祖居韓城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夷孔氏曰北狄亦謂蠻史記句以傳居于北蠻鄭志荅趙商云九貊即九夷也又狄官貊注征北夷而獲是貊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為韓侯所統至漢其種皆在東北於秆州之北無復貊種漢高祖四年北貊燕人來致梟騎勍漢顏氏注貊在東北方二歸之屬皆貉也職‥

氏九貊注北方說文貉北方豸種也孔氏曰貉之為言惡也爾雅疏狄類織貊　鄭氏曰其後追也貊也為玁狁所逼稍稍東遷

北國

鄭氏曰北面之國　孔氏曰職方氏正北曰幷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幷州收也曹氏曰奄受北國率夷而為之侯伯黃氏曰即封唐戎索也今洺州曲梁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國真定鼓國藁城西棗肥國皆白狄也

淮夷

書成王東伐淮夷滅淮夷孔氏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判魯征淮夷作費誓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為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洸平淮夷而告成於王矣常武又曰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攷之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　後漢東夷傳暨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

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服從化則後孚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其後又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宣王大雅之末也朱氏曰淮夷夷之在淮上者　孔氏曰淮水之上東方之夷　費誓

注淮浦之夷　姓纂有淮夷氏

江漢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　孔氏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漢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命將在江漢之上蓋合廬江在左右江自廬江亦東北流故順之而行將至淮夷乃北行嚮之也　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夏界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

呂氏曰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嚴氏曰江漢之滸指江北接淮南之地　林氏曰古者數兵不出所以重内調兵諸侯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荊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平淮夷以江漢　陳氏曰江漢去周寂遠不應親臨江漢之遠而始命召虎也謂所伐之淮夷自江漢之滸而入　嚴氏曰江漢常武之詩皆以江漢喻王師江漢浮浮喻盛大而不可禦如江如漢止喻盛大

南海

呂氏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於南海

左傳楚子曰寡人處南海

于周受命

鄭氏曰岐周　孔氏曰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在焉　嚴氏曰周當指豐召誥至于豐注云文王之廟在豐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太廟錫山上田曹氏曰召乃康公分陝之釆地宣王又以岐周山川益封召虎

程

毛氏曰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　郡國志雒陽今河南府洛陽縣有上程聚古程國伯休甫之國也關中有程地帝王世

紀文王居程故其加為上程 楚語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 族氏君重為火正裔孫封於程

淮浦 淮濆

說文浦水濱也 毛氏曰濆厓也 嚴氏曰先征淮夷而後以徐方此兵行猶未及淮夷而徐方已震驚

徐土 徐方

孔氏曰徐土當謂徐州之地 朱氏曰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徐方徐國亦即北 曹氏曰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旁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爾此先

伐淮夷次征徐國蓋先其小而易者後其大而難者 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方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

徐國

地理志臨淮徐縣故徐國 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 郡縣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 淮水西南自虹界縣泝入今徐城省為鎮入臨淮縣 檀弓徐容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 後漢東夷傳淮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楚大舉兵而滅之 費誓疏戎孔氏注徐州之戎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馭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 左傳周有徐奄徐戎淮夷二國春秋昭四年會于申有徐子又有淮夷 曾氏曰宣王北伐玁狁西征羌戎南威荊蠻濯征徐方未服今徐方來朝于王庭則四方既平矣 傅氏曰在淮之北者徐戎也在淮之南者淮夷

日辟國百里

蘇氏曰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率歸周者四十餘國焉 陳氏曰風之終繫之以豳雅之終繼之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思聖人而正之歟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五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　惺伯敬甫校閲

周頌

鄭氏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形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　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儐鬼神五祀所以本事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洛邑

孔氏曰書傳曰周公將作禮樂優游之三年不能作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將大作恐天下莫我知將小作恐不能揚父祖功烈德澤然後營洛以觀天下之心於是四方諸侯率其群黨各攻位於庭周公曰示之以力且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然後敢作禮樂書曰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此之謂也　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之）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七十物搢笏旁天子而立於堂上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掌為天子菉幣焉絻有繁露內臺西面正北方應侯曹叔伯舅中舅比服次之要服次之荒服次之西方東面正北方伯父中子次之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是皆朝於內者堂後東北為赤帟焉

作雒篇曰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大郛十七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湊

李氏曰鄭氏謂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謂朝諸侯在六年按書則周公城洛邑在七年周公所以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受諸侯之朝書大傳諸侯進受命於周公而退見文武

之尸者于七百七十三諸侯

高山

朱氏曰高山謂岐山也沈括曰後漢西南夷傳[illegible]彼岨者岐（今按彼書但作徂韓子亦云彼岐有[illegible]發或別有所據呂氏曰大王大王雖往[illegible]其徂易可行之道昭然皆在與山俱存而未嘗亡也）

及河喬嶽

淮南子作嶠嶽　范氏曰古者天子巡守至於方嶽以柴望告祭封禪始於秦古無有也　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

二王之後

鄭氏曰二王夏殷其後杞宋　括地志汴州（今開封府）雍丘縣古杞國　宋見前（王會以殷公夏公微子孔氏曰微采地名孔安國曰畿內國水經濟水逕微鄉東注云在東平壽張縣西北）

西雝

韓詩薛君章句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　王氏曰雝蓋辟廱也辟廱有水鷺所集也　朱氏曰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雝（即旋丘之水其學即所謂澤宮也）　毛氏曰雝澤也　李氏曰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其來周也自東徂西

漆沮（見前）

毛氏曰岐周之二水　孔氏曰以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　曹氏曰漆沮之水上接涇渭下與河通所以多魚

四嶽

孔氏曰諸書皆以岱衡華恒爲四嶽爾雅釋山岱泰衡霍二文不同一山而二名也（曹氏曰言四嶽而不及嵩嵩高在王畿之內故也岱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衡在潭州湘潭縣華在華州華陰縣恒在中山府曲陽縣）

允猶翕河

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猶圖也皆信按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　孔氏曰九河之名徒駭太

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春秋寶乾圖云移[illegible]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遺處焉　蔡氏曰徒駭河（地理志云虖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東南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絜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鬲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鬲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

以是而非無所依據漢王橫言昔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之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碣石有無以為之證故前後異說

嚴氏曰禹貢河自大陸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注云同合為一大河名曰逆河然則翕河即逆河也

蘇氏曰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戴氏曰祭先河而後海故以河為主）

魯頌

鄭氏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帝王世紀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位徙都曲阜縣東北六里）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於茲

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左傳命以伯禽而封少昊之墟注曲阜也在魯城內）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之衰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法牧於坰野尊賢養士修泮宮崇禮教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東畧公遂伐淮夷（孔氏曰經傳無文）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作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門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朱氏曰先儒以為時王襃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

朱氏曰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時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為僖公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

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

宋氏曰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

李氏曰周有風魯有頌而春秋為之作

唐氏曰王風而魯頌詩之末也

劉氏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呂氏春秋云）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於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之前未之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向者莊公之觀齊社也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用見惠公雖請之而魯郊禘猶未率為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為夸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是故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　地理志魯地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　括地志兖州曲阜縣漢為魯縣外城即伯禽所築古魯城今襲慶州僊源縣　郡縣治曲阜在縣治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史記儒林傳高皇帝舉兵誅項籍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世本云周公居少昊之墟煬公徙魯　史記正義少昊墟即壽丘　皇甫謐云黃帝壽丘在魯城東國之北魯國即曲阜縣

坰野

毛氏曰坰遠野也林外曰坰　郡縣志坰澤俗名連泉澤在兖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地　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於有炎之庫放戎馬於巨野之坰　寰宇記大野在濟州鉅野縣東五里一名鉅野澤　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注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

泮水　泮宮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天子辟廱諸侯泮宮　鄭氏曰辟廱者築土廱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曰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西東為水東

北為墻康成以為東西門說文以為東西墻其說不同　程氏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修泮宮復閟宮不書復古興廢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　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注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疏魯以小學為頖宮在郊通典兖州泗水縣有泮水　九域志襲慶府有泮宮池泮宮臺　水經注靈光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

淮夷

通鑑外紀周襄王八年冬僖公會諸侯于淮上左傳江臨淮鄒左右謀東畧未幾遂伐淮夷　李氏曰觀費誓是淮夷世爲魯患僖十六年會于淮乃齊桓救鄫非是淮夷從僖公也孔氏曰禹貢徐州淮夷蠙珠則淮夷在徐州也春秋時淮夷病鄫齊桓東會于淮以謀之左傳謂之東畧是淮夷在東國昭四年楚會諸侯于申有淮夷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是霸者使魯擇征之　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伐淮夷之事此乃頌禱之辭伐彼東南謂淮夷也　嚴氏曰淮夷世爲魯患未[illegible]蒙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爲淮夷亦將來纂也　說文引詩濱彼淮夷錄詩濆彼淮夷　春秋僖十四年杞辟淮夷遷都諸侯城緣陵十六年鄫爲淮夷所病會于淮謀鄫後漢東夷

詩地理攷卷三　九

傳秦并六國淮泗夷皆散爲民戶　左傳昭三十七年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注魯東夷

附庸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　朱氏曰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　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而周官以爲諸侯之地方四百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也　李氏曰顓臾魯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也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諸侯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諸侯方百里一居上等春秋[illegible][illegible]八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國

邸剌阪邾附庸國　皇甫謐言武王伐紂之年夏四月乙卯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諸侯國四百人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人　魯世家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於少皡之墟曲阜　書大傳周公封以魯身未嘗居魯也

戎狄

朱氏曰西戎北狄　春秋公會戎本潛隱二年公追戎于濟西莊十八年　史記戎狄是膺孟子言周公方且膺之　黄氏曰春秋所記凡魯之自主兵者皆邾莒須之小國至於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則膺戎狄懲荊舒僖公果有是乎　吳氏曰公車千乘止則莫我敢承考其誼爲周公系公設蹟編錯亂當與土田附庸爲連文蓋詩人言成

詩地理攷卷五　十

王命周公建元子于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有三軍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荊舒也不然孟子引此詩何以云周公膺之乎

荊舒見前

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荊及羣舒天下無敢禦也　孔氏曰僖四年經書會齊侯伐楚楚一名荊羣舒又楚之與國故連言荊舒其伐戎狄則無文　史記荊荼是懲

泰山

說苑泰山巖巖魯侯是瞻　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魯之望也　李氏曰禹貢海岱徐州之地泰山乃

其境　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　郡縣志泰
山一曰岱宗在兗州　縣西北三十里今泰符縣春
秋猶三望鄭氏謂海岱淮　公羊傳祭泰山河海職方氏兗州山鎮曰岱山

龜蒙

孔氏曰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謂龜山之
北曰也論語顓臾為東蒙主謂主蒙山也魯之境內
有此二山故言奄有　曹氏曰鄒之龜山費之東蒙
郡國志泰山博縣有龜山今襲慶府泰符縣水經注山在博縣北十五[illegible]郡縣志在兗州泗水縣東北七十五里孔子有龜山操　地理志蒙山在泰

山蒙陰縣西南郡縣志在沂州費縣西北十里蒙山東在沂州新泰縣東南八十八里書曰蒙羽其藝寰宇記蒙山在海州懷仁縣北七十五里括地志在沂州臨沂縣　唐六典注在費縣　輿地記蒙陰縣故城在新泰縣東南

大東　海邦

鄭氏曰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　孔氏曰僖公
之時東方小國見於盟會唯邾莒滕杞而已　爾雅
東至於泰遠東至日所出為太平爾雅注遂協人東

鳧繹

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
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地里志嶧山在魯國騶縣北　禹貢徐州嶧陽孤桐

謂嶧山之陽　在傳邾文公卜遷于嶧社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嶧山　水經注鄒山所謂嶧山邾文公所遷城鄒山之陽依巖阻京相璠曰繹邑依嶧山為名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秦始皇東巡於魯登嶧山之上命李斯勒銘太史公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　今按嶧山在邾地亦頌禱之辭、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魯穆公改為鄒山嶧陽猶多桐樹　春秋宣十年伐邾取繹

徐宅

朱氏曰宅居也謂徐國　曹氏曰鳧繹二山在鄒之
北本徐州之地而魯宅之　李氏曰僖公十五年楚
國伐徐是徐為楚所服豈為僖公服乎

蠻貊

孔氏曰南夷之蠻後漢傳平王東遷蠻僰暴中國穎首以西有蠻氏之戎春秋伐蠻子在河南新城東南
尊氏曰東夷之貊後漢傳有貊耳小水貊穢貊之屬孔氏曰魯僖之時貊近魯說文南方蠻從蟲東方貊從豸職方氏八蠻九貉

南夷

毛氏曰荊楚也傳氏曰上已言荊舒此南夷是南蠻也上所謂蠻貊亦東方諸種　嚴氏曰莫不率從非頌之之辭

常許

毛氏曰魯南鄙西鄙　孔氏曰常為南鄙許為西鄙
鄭氏曰常或作嘗在薛之傍春秋莊三十一年築
臺于薛是與周公有常邑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

於薛史記正義嘗邑在薛國之南九域志滕州薛沈城孟嘗君所食之地地理志魯國有薛縣

□□□□□□□□□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 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氏注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别廟其地近鄭故鄭人易之許田近許之田 劉氏曰許田魯本受封之地居嘗與許是也地名與國同者魯多有之莊公築臺于許泰築臺于薛豈眞近泰近薛哉魯自地名許田 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九域志潁昌府許田縣省爲鎭入長社縣 朱氏曰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

徂來

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在兗州乾封縣今奉符縣

後漢志博尤來山注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赤眉樊崇保此山自號尤來三老後魏地形志泰山郡梁父縣有徂山在北輿地廣記曹省梁父入博城今奉符縣通典梁父故城在泗水縣地

新甫

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

九域志襲慶府有新甫田

商頌

鄭氏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吞乙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敎之功乃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紂兄微子啟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自後政衰喪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狩述職所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由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 書序自契至成湯八遷孔氏曰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丘湯居

亳見經傳有四其四未聞 商在商州商洛縣砥石或曰即砥柱在陝州陝縣商丘在應天府宋城縣亳在應天府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

今五邦孔氏注湯遷亳 湯即位居南亳後從西亳在河南府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 仲丁遷囂 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七十里殷時敖地 河亶甲居相 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 祖乙居耿 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四里耿城 并盤庚遷都殷爲五邦 三代世表盤庚從河南括地志云盤庚都偃師西亳 蔡氏曰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攷之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 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通典在邢州 史記云武乙去亳徙河北世紀帝乙徙朝歌 在衛州衛縣今并入黎陽 三亳 皇甫謐曰二在梁國一在河洛之間穀熟爲南亳湯所都也蒙爲北亳亦曰景亳湯所受命也

偃師爲西亳盤庚所遷也 黃氏曰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南亳今應天府穀熟縣北亳拱州考城縣亳殷河南偃師縣 補傳曰湯始居西亳次居北亳最後居南亳三亳皆湯所居書曰商書頌曰商頌本契之始封而稱之也 蘇氏曰商詩駿發而嚴厲商人之風俗在此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

宋

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 今應天府宋城縣 本閼伯之墟 左傳商主大火不利于商自根牟至于商衛 宋商後謂宋爲商釋例曰商宋一地 孔氏曰商頌五篇由宋而後得存故鄭爲譜因商而又序宋 朱氏曰太史公云宋襄修仁行誼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盖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考此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文而國語閔馬父之言亦與今序合 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注商宋詩也 韓詩序曰那美襄公也 法言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 楊子謂正考甫作商頌 韓退之亦云夫子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

生商

殷紀契封於商 鄭氏曰商國在太華之陽 皇甫謐曰在上洛商縣 漢屬弘農郡 括地志商州城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卨所封 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 李氏曰生契謂之商者契於商也

補傳曰地有商山因是得名

殷土

鄭氏曰湯始居亳之殷地 孔氏曰殷是亳地之小別 書序盤庚將治亳殷注商家改號曰殷 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都亳於是殷商兼稱故單稱殷 補傳曰殷以濮水得名

九有 九圍

毛氏曰九州也 孔氏曰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 易氏曰殷人九州之制不見於經

傳是以後世莫詳焉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閒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其九州之名與夫疆域所至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爲殷制其說誠然由今攷之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也旣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於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槩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類舉至周人則又分冀爲并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于青　孔氏曰爾雅九

州之名孫炎以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爲殷制亦無明文地理志云殷因於夏無所變改　王制注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爲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　小雅率土之濱孔氏曰謂中國爲九州者以水中可居曰洲居民之外皆有水也　韓詩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州也　説文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

邦畿千里

王制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邦畿千里周亦曰畿　孔氏曰殷周稱畿唐虞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　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內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　漢志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十成爲終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

景員維河　陟彼景山

朱氏曰景山名商所都也春秋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員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維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　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補傳曰景山商都之望也商都

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今亳有景山故曰景亳　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　九域志亳城古景亳也本帝嚳之墟湯都之書云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在應天府　嚴氏曰自湯至盤庚五遷亳囂皆在河南相耿皆在河北自盤庚之後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徙河北此詩言河（正謂亳也）　寰宇記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八里（高四丈今屬拱州）

禹敷下土方

朱氏曰下土方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

此語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釋文曰一讀至方字絶句　幅隕既長徐氏曰自直方言之曰幅自周圍言之曰隕曹氏曰猶云廣輪

有娀

毛氏曰有娀契母也　離騷經曰見有娀之佚女注有娀國名契母簡狄也　呂氏曰春秋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佚美也　淮南子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安簡翟古今人表簡逷少女建疵史記云又桀敗於有娀之墟當在蒲州今河中府　朱氏曰舊説有娀國在不周之北恐不應絶遠如此

韋顧

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彭姓豕韋　左傳注東郡白馬縣有韋城郡國志有韋鄉　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　郡縣志顧城在濮州范縣東二十八里寰宇記在縣東南　夏之顧國古今人表韋鼓鼓郢顧　故韋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韋國地湯伐桀桀與顧韋之君拒湯於韋之墟遂戰於鳴條之野　呂氏春秋湯立天子商不變肆親郼如夏

昆吾

郡國志東郡濮陽縣古昆吾國　通典濮州濮陽縣即昆吾之墟亦曰帝丘　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内周迴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虛也濮陽今屬開德府　鄭語昆吾爲夏伯韋氏注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已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遷于舊許傳曰高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左傳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杜氏云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今濮陽城中　鄭氏曰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孔氏曰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言昆吾以乙卯日亡與桀同日誅也故檀弓注云桀以乙卯日亡

寰宇記解州安邑縣有昆吾亭蓋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也　郡國志河東安邑有昆吾亭湯代桀戰處朱氏曰三蘗韋顧昆吾漢書注負有三枿

夏桀

吳起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寰宇記禹自安邑都晉陽桀徙安邑郡縣志安邑故城在陝州夏縣東北十五里禹所都也　書序孔氏注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陑在河曲之南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　寰宇記解州安邑縣東北七十五里有鳴條

陑陑在縣北二十里　郡縣志高堠原在安邑縣北三十里原南阪口即古鳴條陌也戰地在安邑西桀走保三朡今定陶也（三朡亭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九里）桀自安邑東入山出太行東南三十里有陑山　傳氏曰河曲即蒲坂後改河東

荊楚

毛氏曰荊州言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居爲何人　補傳曰或者謂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荊至周惠王之時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荊楚乃欲叚此以實韓氏宋衷公之說殊不思荊自帝嚳九州已有荊州之名至禹貢分荊州之荊也詩人以有二荊故以荊楚別荊岐耳[illegible]自古有荊詎謂周封熊繹始有荊哉）蘇氏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與書大傳武丁側身修行三年之後諸侯以重譯來朝者六國　罙入其阻箋云謂踰方城之隘（方城山在唐州方城縣東北五十里　左傳楚國方城以爲城）太史公曰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呂氏曰楚之於中國自商以來迭爲盛衰　春秋正義楚荊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莊公之世經皆書荊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始改爲楚

氐羌

鄭氏曰夷狄國在西方　後漢西羌傳云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賈捐之曰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　通鑑外紀成湯（云云）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地理志隴西郡有氐道羌道　郡縣志夏桀之亂犬夷入居岐邠之間成湯伐而攘之武王伐商羌髳會于牧野　括地志隴右岷洮叢等州西羌也　曹氏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荊楚乃國之南鄉而已非若氐羌之極遠也成湯之時氐羌之國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氐羌自謂此商之典常也荊楚豈得獨廢之邪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此所謂典常也（漢志顏師古注氐夷種名也羌即西域婼羌之屬也）　孔氏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　黃氏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松諸州皆羌地　說文西方羌從羊　爾雅疏戎類曰耆羌　山海經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

商邑

朱氏曰商邑王都也極中之表也　周禮疏堯治平陽舜治安邑唯湯居亳得地中　史記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

足王者所更居也　韓詩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孟子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

新刻詩地理攷卷之六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甫編輯
明竟陵鍾　惺伯敬甫校閱

序

大庭

帝王世紀神農氏營曲阜故春秋稱魯大庭氏之庫
水經注魯縣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有大庭氏之
庫　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於有炎之庫兗州今襲慶府仙源縣

虞

括地志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今平陸縣東北五十里虞
山之上　皇甫謐曰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
東大陽山虞城是

有夏

世紀禹受封為夏伯今河南陽翟是也　地理志潁
川郡陽翟夏禹國今屬潁昌府

商見前

周見前

陶唐

郡縣志曹州定陶故城堯所居也堯先居唐故曰陶

唐氏　世紀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定州　書惟彼

陶唐有此冀方正義云堯都平陽今晉州臨汾縣

五霸

左傳五伯之霸也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

齊桓晉文或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昆吾豕韋大彭見前

郡縣志徐州彭城縣古大彭氏國

共和

古史共伯和者厲王時之賢諸侯也諸侯皆往宗焉

因以名其年謂之共和凡十四年案汲冢紀年共伯

和干王位故曰共和　左傳王子朝奔走告于諸侯

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則厲宣之間諸侯有云其位而

代王為政者矣　莊子曰共伯得乎丘首釋文云共

山在河内共縣西魯連子云共伯後歸於國得意共

山之首　郡縣志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國共伯奉

王子靖立為宣王共伯復歸於國

周南　召南

雍州岐山之陽見前

美陽縣

地理志　扶風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

文王所邑　郡縣志鳳翔府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

武德三年分岐山縣置圍川縣貞觀八年改為扶風

續漢志美陽縣有周城在縣西北南有周原、

江漢汝見前

雍梁荊豫徐揚

論語集註天下歸文王者六州惟青兖冀尚屬紂

豐見前　周召之地見前

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

守釆地在王官

魯燕見前　宣王時召穆公虎春秋時周公黑肩閱

召伯奐盈召公釆邑在孟州王屋縣周公釆邑未詳雍縣東北之周城春秋時已屬秦

徐吳楚江黃六蓼邾滕紀莒

徐國泗州臨淮縣徐城鎮　吳國平江府吳縣　楚國初都丹陽今歸州秭歸縣東南七里後徙枝江今江陵府枝江縣文王都郢今江陵縣　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故城在蔡州新息縣西　黃國在汝南弋陽縣今光州定城縣　六國廬江六縣故城在安豐軍安豐縣南百二十里皋繇所封　蓼國在安豐縣　邾國襲慶府鄒縣　滕國徐州滕縣西南十四里滕城　紀國青州壽光縣南故城　莒國密州莒縣

比　鄘衛

大行

述征記太行山首始於河内郡縣志在懷州河内縣北二十五里脩武縣北

四十二里武德縣北五十自河內北至幽州凡有八陘

衛漳

禹貢注漳水橫流入河謂之衛漳（衛古橫字） 薛氏曰濁漳出潞州長子縣東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清漳出平定軍樂平縣合虖池易水東北至滄州清池入海清漳即衛水也 易氏曰洺州洺水縣本漢斥漳縣地屬廣平國有衛漳故瀆俗名阿難渠在縣西二百步

兖州桑土之野

禹貢兖州桑土既蠶注云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蔡氏曰兖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 孔氏

曰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濮陽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 樂記注桑間在濮陽南（今開德府濮陽縣）

三監管叔蔡叔霍叔 紂城

管鄭州管城縣 蔡蔡州上蔡縣 霍晉州霍邑縣

紂城括地志紂都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謂之殷虛（衛縣今省入黎陽為鎮）

王

周東都王城

郡縣志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在天地之中故三代皆為都邑陽翟夏城禹都也偃師西亳湯都也周成王定鼎於郟鄏使召公先相宅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是為東都今苑內故王城是也又卜瀍水東召公往營之是為成周今河南府故洛城是也 續漢志河南縣周公所城雒邑也春秋時謂之王城東城門名鼎門北城門名乾祭（城西有郟鄏陌） 帝王世紀曰河南雒陽縣周時號成周（地道記曰王城去雒城四十里）

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

郡縣志太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嵩高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八里亦名外方山河陽縣南城在縣

西四面臨河即孟津之地亦謂之富平津（唐屬河南府後為孟州）冀州之南河內（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

鎬京 宗周 西都 豐 洛邑 王城

今河南 成周今洛陽

申 大戎 戲

申國今鄧州南陽縣 犬戎周語穆王將征犬戎注西戎之別名在荒服漢匈奴傳隴以西有畎戎 戲郡縣志古戲亭在京兆府昭應縣（本周驪戎國秦為驪邑漢改新豐唐改昭應今臨潼縣）東北三十里周幽王為犬戎所逐死於戲幽王陵在縣東北二十五里

鄭

宗周畿内咸林之地今京兆鄭縣

郡縣志古鄭城在華州鄭縣西北三里(漢屬京兆後魏置東雍州後改為華州)鄭縣其地一名咸林世本桓公居咸林宋忠云舊地名封桓公乃名為鄭史記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今州東南三里魏長城是也秦紀武公十一年初縣鄭

濟洛河潁之閒　號鄶　鄢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　取十邑之地　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　今河南新鄭(鄶音膾)

濟水在孟州濟源縣西北三里(本軹縣屬河內)平地而出有二源東源周回七百步深不可測西源周圍六百八十五步深一丈源出王屋山山海經云王屋之山灉水出焉郭璞注云灉沇水之源沇水出王屋縣王屋山東流至濟源縣而名濟水又南流一百廿里而入于河孔安國云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而溢自溢處又東南流二百三十里至鄭州滎澤縣(本漢滎陽縣也)　洛水出商州洛陽縣西冢嶺山東北流至河南府鞏縣會伊瀍澗之水東經洛汭北對郎潛謂之洛口亦名什谷而入河　河東流經

縣又東流孟州汜水縣本成皐縣一名虎牢　潁水出河南府陽城縣乾山(乾音干)自汝州襄城縣流入潁昌府長社縣自長社流入臨潁縣自順昌府汝陰縣流入潁上縣至壽春府下蔡縣入淮　韋昭注四水之閒謂左濟右洛前潁後河(濟本作泲音姊)　號東號仲之後水經注索水東逕號亭南應劭曰滎陽故號之國(今鄭州)　郡縣志孟州汜水縣古東號國鄭之制邑漢之成皐縣一名虎牢(襄二年諸侯城虎牢十年諸侯城虎牢而戍之)史記注徐廣曰號在成皐左傳注號今滎陽　鄶周語鄶由叔云是水利離親者也(詩作檜見前)　鄢國語鄢之亡也

由重任(注鄢妘姓之國鄭武公所滅)春秋鄭伯克段于鄢漢地理志陳留郡傿縣應劭曰克段於傿是也郡縣志故鄢城在宋州寧陵縣(今屬拱州)南五十三里漢鄢縣鄭伯克段於此史記韓世家秦伐敗我鄢　蔽補丹依　未詳

疇國語作疇(周語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注摯疇二國任姓)　歷　未詳

華水經注黃水東南流經華城西韋昭曰華國名史記秦昭王二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今屬鄭州亭名)史記正義故華城在鄭州管城南三十里　詩正義云八國韋昭注云八邑

前華後河鄭語云前華後河注華華國也郡縣志故

芣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芣國 溱洧郡縣志溱水源出鄭州新鄭縣西北三十里平地洧水縣西北二十里灌穎渠見前 鄭語主芣騩而食溱洧注芣騩山名主為神主食謂居其上食其水郡縣志大騩山在河南府密縣南東五十里本具茨山黃帝見大隗於具茨故亦謂大騩 新鄭郡縣志新鄭縣本有熊氏之墟又為祝融之墟於周為鄭武公之國都韓哀侯滅鄭自平陽徙都之秦為穎川郡漢為新鄭縣屬河南郡隋重置屬鄭州 鄭語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雒邑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號

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荊重黎之後也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芊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芊楚姓 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一千五百家曰州後漢志棘陽縣東北一百里有謝城 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郟之間郟南謝北號鄶在馬郟後屬縣鄭京楚取之傳曰郟敖葬郟是也郡縣志郟城縣本鄭地屬汝州 其冢君驕侈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曰其在晉乎 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

齊

爽鳩氏之墟

左傳晏子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少皞氏之司寇季萴因之虞夏諸侯有逢伯陵因之殷諸侯蒲姑氏因之殷周之間代逢公博昌縣北有蒲姑城 郡縣志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今博興縣 齊世家胡公徙都薄姑 而後太公因之 地理志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

營丘

地理志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臣瓚曰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中有丘即營丘 郡縣志營丘在青州臨淄縣北百步外城中爾雅曰水出其前經其左曰營丘今臨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曰營丘

九畿

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畿言其有界畫

東至於海

吳公子札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地理志大公以

齊地負海舄鹵通魚鹽之利．漢田肯曰齊東有琅
琊即墨之饒　瑯琊密州東至大海一百六十里即
墨縣屬萊州海在縣東四十三里又在縣南百里即
墨故城在膠水縣東南六十里　齊語通魚鹽於東
萊　爾雅十藪齊有海隅　齊世家自泰山屬之琅
邪北被于海

西至于河

春秋正義九河故道河間成平以南平原鬲縣以北
徒駭最西以次而東齊之西竟當在九河之最西徒駭
齊之西界寰宇記在滄州清池

南至于穆陵

郡縣志穆陵山在沂州沂水縣一百九十里

北至于無棣

郡縣志滄州鹽山縣本齊無棣邑漢置高城縣屬渤
海郡隋改鹽山無棣河在饒安縣南二十里無棣縣
隋置以南臨無棣溝為名

岱山之陰濰淄之野　紀侯

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
、禹貢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據岱岱即泰山也
在兗　左傳晉代齊東侵及濰　禹貢青州濰淄其
川

道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東至青州博興縣本博昌
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東至青州壽光縣博昌
故城入濟　紀侯見前　齊語桓公正封疆東至于紀酅

魏

虞舜夏禹所都之地

舜都蒲坂河中府河東縣　禹都平陽晉州臨汾縣　安邑陝州夏縣　孔氏
曰魏皆近之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郡縣志雷首山一名中條山在河中府河東縣南十
五里陝州今屬解州安邑縣南二十里析城山在河南府

王屋縣今屬孟州西北六十里峰四面其形如城有南門
焉故曰析城在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五里

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地理志魏國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諸
河之側　左傳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今河北縣於秦為在
河東之　水經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注水北出於薄山南流逕
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今河中府永樂縣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
今憲州靜樂縣西過皮氏縣南河中府龍門縣又西至汾陰縣北西
注于河河中府榮河縣

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

郡國志河東蒲坂有雷首山注縣南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　括地志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　郡縣志嬀汭水源出河東縣南雷首山州城即蒲坂城也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壇故陶城在縣北四十里　尚書大傳曰舜陶於河濱　括地志陶城在縣北三十里

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

孔氏曰西接於秦北鄰於晉　左傳桓三年芮伯萬出居于魏四年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閔元年晉侯滅魏

唐

帝堯舊都　太原晉陽是堯始都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地理志太原晉陽縣故詩唐國河東平陽縣堯都也在平河之陽　帝王世紀帝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在馬唐水在西北入唐河後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於詩風為唐國　晉陽漢太原郡所治龍山在西北晉水所出北齊分晉陽置龍山縣隋開皇十年改龍山曰晉陽而以古晉陽為太原縣自北漢劉氏以前郡治太原晉陽二縣太平興國四年王師下北漢徙州治陽曲縣本漢狼孟縣地而空其故城通志今平定軍有古晉陽城是其地　平陽隋改平河縣屬晉州又改臨汾堯廟在縣東八里汾水東

成王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

至子燮改為晉侯

郡縣志太原府本高辛氏之子實沈又金天氏之子臺駘之所居也又為唐國帝堯為唐侯所封又為夏禹所都帝王世紀禹安邑都晉陽自周成王以封弟叔虞　晉水源出晉陽縣西南懸甕山東入汾水經注曰出懸甕山東過其縣南智伯遏晉水灌晉陽城　故唐城在晉陽縣北二里堯所築唐叔虞之子燮父徙都之所

晉祠一名王祠叔虞祠也在縣西南十二里

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

太行山連亘河北諸州為天下之脊　郡縣志恒山在定州恒陽縣北百四十里今中山府曲陽縣　太原臺駘之所居晉荀吳敗狄于大鹵中國以高平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其實一也秦初置太原郡治晉陽即太原見前　太岳郡縣志霍山一名太岳在晉州霍邑縣東三十里禹貢壺口雷首至于太嶽鄭玄注曰今河東彘縣霍太山是也霍邑本彘縣

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

左傳注曲沃在河東聞喜縣晉別封成師之邑　聞喜縣唐

屬絳州今屬解州　穆侯又徙於絳

郡縣志故翼城在絳州翼城縣東南十五里晉故絳

都也

秦

秦者隴西谷名　近雍州鳥鼠之山

地理志秦今隴西秦亭秦谷　輿地廣記秦州隴城

縣有秦谷　郡縣志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州渭

源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凡有三源並下其同穴

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黃本漢首陽縣地理志鳥鼠

同穴山在西南　渭源縣熙寧三年置渭源堡屬熙州狄道縣　爾雅山海經注

其鳥為鵌其鼠為鼵共處一穴鼠在內鳥在外故山

以為名　禹貢注鳥鼠共為雌雄仝穴處此山張氏地理

記不為牝牡　沙洲記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雀鼠仝

穴之山

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孝王封非子為附庸

邑之於秦谷

地理志汧水出右扶風汧縣西北入渭今隴洲汧源

縣本汧縣在汧水之北　郡縣志汧水在隴洲汧陽

縣南一里渭水在南由縣南四十里本汧縣地又在

鳳翔府岐山縣南三十里　括地志故汧城在隴州

汧源縣南三里世記云襄公徙居汧即此城　郿縣故城在岐州

郿縣東北十五里文公東獵汧渭之會卜居之乃營

邑焉即此城也今按汧渭之間當在隴州

襄公討西戎以救西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

豐之地賜之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

里之地　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

西戎犬戎　王城見前　岐豐岐陽在鳳翔府扶風

縣岐陽鎮漢美陽縣地　豐通典周文王作酆今京兆府長

安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是也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豐水出京兆

府鄠縣東南北流入渭　宗周豐鎬宗廟所在漢婁敬曰秦地

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呂氏曰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　迆山

孔氏曰迆謂靡迆禹貢無迆山　荊山郡縣志在京

兆府富平縣今屬耀州西南二十五里在岐山東禹貢荊

岐既旅是也北條荊山漢志在左馮翊懷德縣南　岐山亦名天柱山

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終南山在京兆府萬

年縣南五十里鳳翔府郿縣南三十里　惇物山漢

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在扶風武功縣東郡縣志武功蓋在渭

水南今鳳翔府郿縣地
德公又徙雍
雍縣漢屬右扶風故城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七里
陳
太皡虙犧氏之墟
左傳陳太皡之虛也　稽古録都宛丘今淮寧府宛丘縣
郡縣志包犧氏神農氏並都此
封嬀滿於陳都宛於丘之側見前在豫州之東
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明音孟
外方見前　明豬禹貢謂之孟豬職方氏謂之望諸

春秋傳謂之孟諸史記謂之明都漢志謂之盟豬其
實一也郡縣志孟諸澤在宋州今應天府虞城縣西北十
里周田五十里俗號盟諸澤漢志盟諸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虞城本漢虞縣蓋此澤介乎二邑之間
檜
祝融之墟在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
間　祝融氏名黎其彼八姓唯妘姓檜
左傳鄭祝融之虛也　滎波職方氏豫州其川滎洛
其浸波溠是為二水郡縣志滎澤鄭州滎縣北西里
禹貢滎水亦不復入鄭康成謂滎今塞為平地滎陽
民猶謂其處為滎澤薛氏曰濟源謂之沇東流于濟至懷州修武縣入河河水泛溢則南北被為滎澤左傳衛侯及狄戰于滎澤在河之北孔穎達說滎澤跨河南北是也蔡氏曰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易氏曰孔安國言滎澤在敖倉東南一水經濟水東合滎瀆
水經注敷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瞻諸
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波水出於其陰謂之百荅水
北流注于穀爾雅云水自洛出為彼在河南府　溱洧見前　祝融
八姓鄭語史伯曰巳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
龍彭姓彭祖豕韋諸稽禿姓舟人妘姓鄔鄶路偪陽
曹姓鄒莒芈姓夔越荊㪇姓無後孔氏曰檜祝融之
後復居祝融之墟

北鄭於虢
地理志河南郡滎陽縣滎陽成皋見前應劭曰故虢國今虢
亭是也郡縣志縣東至鄭州六十里　左傳制巖邑也虢叔死焉
注虢叔東虢國也虢君今滎陽縣成皋縣故虎牢或
曰制　寰宇記東虢即今成皋
曹
兗州陶丘之北
陶丘郡縣志曹州今興仁府理中城蓋古之陶丘也一為
左城帝王世紀舜陶於河濱即禹貢之陶丘今濟陰
定陶西有陶丘是也爾雅曰再成爲丘成猶重也漢志

在定陶西南陶丘亭水經注墨子以為釜丘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于釜丘薛氏曰陶丘在廣濟軍定陶縣

封叔振鐸於曹今濟陰定陶

郡縣志曹州濟陰縣本漢定陶縣之地屬濟陰郡於周為曹國之地曹國在州東北三十七里濟陰界故定陶城是也在縣東北四十七里自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後魏於定陶城置西兖州周武帝改為曹州隋志濟陰縣定陶舊為濟陰縣之鎮太平興國三年置廣濟軍分為定陶縣 水經注定陶縣故三鬷國三鬷亭在濟陰縣東北四十九里

在雷夏菏澤之野菏音柯

雷夏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 郡縣志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北郭外括地志在縣郭外西北灉沮二水會同此澤隋開皇六年於成陽縣置雷澤縣因縣北雷夏澤為名 菏澤在曹州濟陰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為菏澤分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 水經濟水又東北菏水東出焉 薛氏曰菏水分濟自興仁府乘氏縣東至單州魚臺縣為菏澤入泗 郡縣志兖州魚臺縣本方與菏水即濟水也一名五丈溝西至金鄉縣界流入去縣十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自任城縣流入經縣東與菏水合又東流入徐州沛縣界

帝堯嘗遊成陽葬馬舜漁於雷澤

地理志濟陰郡成陽縣有堯冢靈臺禹貢雷澤在西北 史記堯作游成陽正義云濮州雷澤縣是 郡縣志雷澤縣本漢郕陽縣古郕伯國周武王封弟季載於郕漢以為縣堯陵在縣西三十里自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一年記于碑堯母廟在縣西南四里皇覽云堯冢在成陽呂氏春秋堯葬穀林皇甫謐云穀林即成陽後漢肅宗元和二年使使者祠唐堯於成陽靈臺安帝延光三年又祠注云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堯母陵

縣亦名靈臺大母金石錄漢成陽靈臺碑亦以為堯母冢 雷澤見前 郡縣志歷山在雷澤縣西北十六里史記舜耕歷山姚墟在縣東十三里舜生於姚墟馮衍顯志賦皐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注呂氏春秋舜漁於雷澤今言皐陶未詳

夾於魯衛之間

郡縣志曹州東至兖州三百七十里魯地西北至滑州二百里衛地

豳

邰

郡縣志京兆府武功縣後周於故斄城置古有邰國堯封后稷之地故斄城同邰音一名武功城在縣西南二十二

於古邰國（后稷祠姜原祠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帝王世紀后稷始封
邰今扶風斄是也

栒邑

郡縣志栒邑故城在邠州三水縣東二十五里即漢栒邑縣屬古扶風古邰國也左傳云邰文之昭也古豳城在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

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

岐山（見前）　原隰（見前　隰原）　岐陽郡縣志鳳翔府岐陽縣貞觀七年置以在岐山之南因名之（今省為鎮入扶風）

周公出居東都

金滕周公居東二年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

豳公

帝王世紀公劉徙邑於豳詩稱於豳斯館今新平漆之東有豳亭是也（括地志豳州新平縣即漢漆地豳州開元改為邠）太王徙邑於岐山之陽南有周原始改號曰周

小雅　大雅

西都豐鎬（見前）

魯頌

少昊摯之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見前）

徐州大野蒙羽之野

郡縣志鄆州鉅野縣（今屬濟州）大野澤一名鉅野在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地理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爾雅十藪魯有大野西狩獲麟於此澤（獲麟堆在縣東十二里）蒙山在沂州新泰縣東南八十八里書曰蒙羽其藝又蒙山在沂州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縣西北七十五里（顓臾為東蒙主）羽山在海州朐山縣西北一百里（殛鯀即此）沂州臨沂縣東南一百一十里與朐山縣分界（地理志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

淮上　淮夷（見前）

魯郊祭天三望

三望公羊傳泰山河海（左傳注分野之星國中山川）　劉氏春秋意林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也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見呂氏春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商頌

契所封之地

括地志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商所封 漢弘農郡商縣

閼伯之墟封微子啓為宋公在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

郡縣志宋州禹貢豫州之域即高辛氏之子閼伯所居商丘今州治是也周為青州之域宋城縣漢睢陽縣州城古閼伯之墟契孫相土亦都於此春秋為宋國都 今應天府 自微子至君偃三十三世為齊楚魏所滅

地理志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

泗濱

泗濱泗水在兗州泗水縣至淮陽軍宿遷縣南入淮

盟豬 見前

左傳文十年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爾雅十藪呂氏春秋九藪宋有孟諸

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為故訓傳於其家 釋文曰河澗人大毛公 儒林傳毛公趙人為河間 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 獻王博士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郡縣志毛公墓在瀛州高陽縣東南三十里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 高密縣隋唐屬密州郡縣志鄭玄墓在縣西七十里 著毛詩譜 經典序錄鄭玄詩譜二卷徐整暢太叔裘隱

新刻山堂詩攷 全

山堂宮講章如愚俊卿編
竟陵後學鍾　惺伯敬閱

（毛詩始末）詩序云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出詩序）古者有採詩之官王者巡守則陳詩以觀民風知得失以

自考正也是以孔子錄之取周詩兼商頌凡三百二十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出藝文序）古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採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修王道成六藝（出史記子家語）孔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為四魯詩起于申公而盛于韋賢（初申公與楚元王交俱受詩于齊人浮丘伯申公以詩經為訓故弟子自孔安國而下凡百餘瑕丘江公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事江公傳子元成及先子賞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式以授張生唐生褚生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家有[illegible]之學）齊詩起於轅固而盛於康衡（轅固生作傳[illegible]夏侯始昌始昌授后蒼蒼兼能通詩禮以授翼奉匡衡衡授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康師伏之學）韓詩起於[illegible]而盛於王吉（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王吉食生長孫順）齊魯盛行於詩韓詩惟燕趙間好之毛詩最後出末大顯也毛詩起於毛公後傳徐敖由是言詩者本之徐敖三家並立學官而毛詩至平帝時始立四家詩經同而傳說或異後漢又出毛氏詩而立齊魯韓氏其後馬融鄭重康成賈逵之徒皆發明毛公其學遂盛而三家侵微魏晉之時齊魯之

詩廢絕韓詩雖存而益微□毛詩獨行至今

（詩序）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二篇並是作者著為名舊說云起此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世悉亡耳○關雎序為大序餘詩為小序詩序之說不同家語曰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或曰出于孔子及弟子之知詩者所作□□譜意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叙善得風雅之旨王肅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叙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唐韓愈以

為詩序非子夏所著其說不一自今觀之關雎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為后妃之德也鵲巢一篇使作詩者本無序後人何遽知其為夫人之德也謂作詩本無序雖夫子之聖亦不能逆知數十百年之前詩人所作之意何從而次序之又況其為子夏者乎然則詩之有序自太史採詩之時明乎得失之迹已叙其美刺之意於篇之首自美刺一言而下意者講師之說或出於子夏或出於毛公與衛宏之徒非一人之手故其存於詩者辭重複不然則六亡詩之序何以只存首之一辭如白華孝子潔白之

類是也蓋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而見故其序不詳緜衣之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以是攷之則詩序附益之辭亦皆非漢儒作明矣或謂作詩時故有其名矣自名而下皆後世自為之何以言之蓋韓詩序漢廣曰悅人也序汝墳曰辭家也康衡習齊詩其引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韓詩言敝簡在梁其魚遺遺魯詩言中夜之言不可道也皆有差字○蕭復以為卜子夏序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至介甫獨請詩人所自製按東漢儒林傳曰衛宏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公所潤益愈之言蓋本於此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載毛公猶愈詩也

不應不同則是不出一人之手明矣晁氏志○按舊唐書藝文志云韓詩二十卷注謂卜商序韓嬰撰又有韓詩外傳二十卷毛詩十卷注謂毛萇傳毛詩集序二卷注亦謂卜商序然則韓詩序見史傳者攷之與毛詩絕不同

序詩之次

周名風之正經固當為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于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

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鄶之地而國之先諸鄶事然後譜鄭士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詩正風周南召南周南十一篇起關雎止麟之趾召南十四篇起鵲巢止騶虞王化之本也二南之風變故次之以邶鄘衛衛一國也而三其名志衛首惡滅與國也邶十九篇起柏舟止二子乘舟鄘十篇起柏舟止載馳衛十篇起淇奧止木瓜諸侯相并王跡滅矣雅亡而為一國之風故次之以王王十篇起黍離止丘中有麻王制不足以統臨天下而畿內之諸侯若鄭者亦自為列國故次以鄭鄭二十一篇起緇衣止溱洧君臣上下之分失而人倫亂故次之以齊齊十一篇起鷄鳴止猗嗟天下之風至此則無不變之國魏舜禹之

都唐帝堯之國其遺風雖存今亦變矣故次之以魏
唐魏七篇起葛屨止碩鼠唐十二篇起蟋蟀止采苓先代之風化既泯天下
相胥而夷矣故次之以秦秦十篇起車鄰止權輿夷狄之化行
聖王之流風盡矣陳舜之後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典
法所在也而今也風化熄而典法亡矣故次之以陳
陳十篇起宛丘止澤陂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
之亟也故次之以檜曹檜四篇起羔裘止匪風曹四篇起蜉蝣止下泉亂既
極必有治之之道周家之始蓋嘗由之矣故次之以
豳豳七篇起七月止狼跋言變之可正所以識王業之興也王
業成而為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者王之政也小之

先大固有叙也自鹿鳴止菁莪凡二十二篇為止小雅內亡其六自六月止何草不黃五
十八篇為變小雅自文王止卷阿十八篇為止大雅自民勞止召旻十二篇為變大雅天下之
治始於正風以風天下其終也功德可以告于神明
終始之義也故次之以頌清廟止考槃三十一篇為周頌之有魯
蓋生於不足也自駉止閟宮四篇是為魯頌商則頌前代之美不
可廢也故附於其後自那止商武五篇為商頌襄公二十九年季
札請觀周樂於魯以豳居秦上秦在魏前陳在唐後
不能無差蓋是時詩未定于聖人之手哀公十一年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止距季札
時蓋六十有二年以小雅為周之衰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說謂盛而非衰以豳為樂而

不淫者季札也王通反其說謂勤而不怨
詩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
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
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武　樂師凡射王
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
以采蘩為節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頌臣工之什
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
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
役大師前漢礼樂志周礼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

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声八音之和然自雅
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声為設禁焉儀禮鄉飲酒禮工歌
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乃閒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
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孔氏曰召南三
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
歌備　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蘩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　燕禮工歌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

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亡其篇奏貍首以射 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蘩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是也　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詠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

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 蒲對反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 於良反 乎大風也哉 泱泱弘大之聲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西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 夫能夏則大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 扶弓反 乎 渢渢中庸之聲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自鄶 古外反 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 熙熙和樂之聲 曲而有直體 論其聲 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 於豔反 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 失豉反 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六義)(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賦)鄭氏季札注曰賦之言鋪也直鋪陳善惡　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　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興)孔氏曰興者起也　程氏曰因物以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是也○(雅)大序曰雅者正也　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

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〇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程氏曰頌美之言也如于嗟麟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是也

四始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是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〇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名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閒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雅始于成王變雅亦稱雅首王政乃波邦國所以亦名為雅及平王東迁其政[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變以變焉寫焉〇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illegible][illegible]

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体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〇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　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

五際翼本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前本傳〇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為革命一際也辰則為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詩大序疏〇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注應邵曰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于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前翼本傳）○詩有五際惟得失玫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同上）

〔章句音韻〕孔氏曰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一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体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為辞雖在句不以為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為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

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秩〕孔氏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為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為周禮之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為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為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孔子讀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之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舟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孔叢）

〔賦詩〕盧蒲癸曰賦詩斷章注譬如賦詩取其一章而

已（左襄二十八年）秦伯享晉公子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注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僖二十三年）戎子駒支對范宣子云云賦青蠅而退注青蠅詩小雅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哀十四年）齊慶封來聘魯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二十七年）趙孟入于鄭鄭伯享之子皮戒趙孟賦瓠葉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昭元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再拜賦六月（襄十九年）齊侯鄭伯如晉晉侯兼享之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又曰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

子兮二十六年晉范宣子來聘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賦
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襄八年季文子如宋致女復
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敢拜大夫之
重勤賦綠衣之卒章成九年鄭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
章趙孟賦棠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昭元年小邾穆公
來朝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莪昭子曰不有以國
其能久乎十七年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
賦淇澳宣子賦木瓜二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
車轄注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二十五年公享韓宣
子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既

享宴于季氏有嘉禾馬宣子譽之武子曰攻不封殖
以木以無忘角今遂賦甘棠二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
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
野有蔓草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
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
庶乎十六年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文子賦四
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
公答拜文十三年楚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
宛之二章注小宛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以戒令
尹昭元年季武子如宋受享賦棠棣之十七章以卒歸

役命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曰臣不堪
也云云襄二十年鄭伯享趙孟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伯
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
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二十七年穆叔如晉見中
行獻子賦圻父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十六年申包
胥依庭墻而哭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
坐定四年楚薳罷如晉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
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襄二十七年鄭伯如楚子產

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昭三年晉侯與諸大夫宴于溫使
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
曰諸侯有異志矣襄十六年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
為賦蓼蕭不知又不言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
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將何以在昭十二年甯武子來
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
人私焉對曰昔諸侯朝正於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
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
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文四年
二南之詩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言自

鄉人以至于邦國皆可得而用也儀禮鄉飲酒禮曰鄉大夫賓興其賢能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鄉人也燕禮曰諸侯之於賓客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邦國也自上而下皆可得而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為也○夫詩之首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分係于周公召公者以其有王者諸侯之風也故孔子刪詩列之以冠篇首盖所以示正始基王化也自二南以下說者皆謂之變風則可以先後次序論矣

（平王降為國風）周平王東遷政遂微弱化之所被止

及郊圻詩作於衛須國地狹于千里徒以天命未改王爵猶存不可遏後于諸侯

（豳詩與列國不同）豳詩乃周公諫王業艱難之事欲尊周公復專一國故次列國之末居小雅之前欲兼上下之美非列國之例也　一說言周公之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侯為倫次小雅之前其近堪為雅也

（豳詩倫風雅頌）七月八章上下章豳風中四章豳雅下二章豳頌風者諸侯之政教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風作酒養老是人君之美政若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

（魯頌先商頌）攷頌者美詩之名魯人不得作風以其用天子之禮故僭天子美詩之名改称為頌非用頌之比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以備三頌耳置之商頌之前以魯周之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商者周太師而有商頌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詩正疏

（三家言詩不同）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　申公作魯詩　后蒼作齊詩　韓嬰作韓詩○以齊魯韓

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歐陽公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韓魯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歎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咲之賢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韓詩章句曰今內顉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翼奉習齊詩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斉頌美襄公也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時詩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詩並晁錯之序論其與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栢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芣苢至于賓之初筵或以為衛武公

飲酒悔過作也采薇之詩又以為懿王時戎狄交侵
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句叙傳）類皆三家之
說也楊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皆治也
大小毛公（詩）河間獻王博士毛公善說詩獻王號之
曰毛詩（正義）譜云大毛公為訓詁傳于其家河間獻王
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然則大毛公為傳小毛
公題而曰毛也
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為入宗廟狼跋言
周公安閑得於謗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之句而鄭謂之公遷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
不該雜人之官緣人之詩而鄭氏又以為祿諸類託
不可悉數
逸詩 周禮趍以采薺（注云樂名□日逸詩）諸侯以貍首為節（注云逸詩）
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逸詩）春秋之詩趙衰賦
河水祭公賦祈招宋公賦新宮（儀礼云周公所有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
（漢明帝□老常取而歌之）漢儒林傳有歌驪駒（釋曰詩逸篇也）又左傳國
子賦轡之柔矣○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田敬仲曰翹
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襄八年鄭子
駟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

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襄二十七年君子曰何以
恤我我其收之其向戌之謂乎昭四年子產作丘賦
云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
訓詁傳授（魯詩）浮丘伯（見楚元王下）○魯申公楚元王少
時好詩與魯生白生申生俱受詩浮丘伯文帝時申
公為詩最精以為博士元王好詩諸子讀詩申公始
為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號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
傳）○韋賢治詩事傳士大江公及許公由是魯詩有
韋氏詩（申公傳）○韋元成（見韋賢下）○江公為博士為魯詩
宗（王式傳）○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及魯許生免中

徐公皆守學教授○趙綰亦掌授詩申公為御史大
夫（申公傳）○楚元王（見申公下）○薛廣德以魯詩教授楚國
龔勝（本傳）○（齊詩）轅固固齊人治詩武帝立以賢良名
諸儒多毀曰固老罷歸之公孫弘亦名仄目而事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
顯皆固之子弟也（本傳出）○景鸞能理齊詩作詩解（本傳）
○翼奉治齊詩（本傳）○后蒼字近君通詩為博士授翼
奉蕭望之蕭衡○蕭衡授師丹伏理○師丹治詩事
匡衡（本傳）○匡衡好學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
□□詩解人頤射策甲科蕭望之梁丘賀問衡對詩

諸大義其對深美傳本〇韓詩韓嬰燕人推詩人之意
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同上
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趙子事韓生授蔡誼誼授食
子公與王吉食子公授栗豐吉授長孫順〇名馴字
伯春少習韓詩以志義閭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名伯
春同上〇杜撫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
授沉靜樂道其所作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
同上〇薛漢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着名當世言詩者
推漢為長同上〇趙子　蔡誼　食子公　王吉　栗豐
長孫順並見韓嬰下

毛詩毛公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為之序以授魯申
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牟子授荀卿
卿授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毛萇以二公之所傳故
名其詩曰毛詩詩關雎疏〇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
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由是言
毛詩者本之徐敖本傳〇貫長卿見毛公下〇解延年見毛公下
〇徐敖同上〇鄭玄取毛氏詁訓所不盡及異同者續
之為注解謂之箋箋薦也主薦成毛意詩疏〇衛宏初
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
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〇賈逵作毛詩傳衛宏

傳〇鄭玄作毛詩箋同上〇馬融作毛詩傳同上〇鄭衆
作毛詩傳同上
文中子續詩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
其以仲尼三百始終于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
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
所以告也〇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
何謂四名一曰化天下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
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
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
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〇子謂續詩之有化其

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〇子曰変風変雅作而王澤竭矣変化変政作而帝
制衆矣〇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
不達雅國史不明変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
〇李伯樂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樂退謂□政曰吾
上陳應劉下述沈謝謂應瑒劉公□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剛柔
清濁各有端緒者若塤箎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
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
於是正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
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変今子營營馳[illegible]

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謂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於七代損益終懣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弟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

晉束皙補亡詩補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詩六首

許叔牙詩纂義唐正觀許叔牙為洪文館直學士於詩尤邃獻纂義十篇御史大夫高智周見之曰欲明詩者宜先讀此

草木蟲魚圖唐開成中文宗命集賢院修撰詩草木蟲魚圖并繪物象大學士楊嗣復學士張次宗上之

新刻文獻詩考卷上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竟陵鍾惺伯敬閱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刪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此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

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漢書註師古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世者獨左氏馬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于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illegible]得[illegible]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于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

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忘于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為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illegible]得其真也

詩序

繹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

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為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為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為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為之者

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于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illegible]

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

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于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彖象文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楊子雲

法言皆其遺法況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
非見其序蓋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
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於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
魯史而後可為鄭忽與晉文公出入晉鄭不以告魯
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疆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
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
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閒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敖
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徽學毛詩於謝
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
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知而
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
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
風俗猶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典
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
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于理為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
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
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
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篇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
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閏色之耳

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
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
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
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
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
之說並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
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
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
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
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
因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
不通則以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
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
于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
閒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
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論邶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
世名氏則不可以彊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
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
于書史如載馳碩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

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一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彊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某人者必彊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恥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

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攷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譴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衒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

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後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例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懟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又論柔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

也豈必譙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也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為刺不唯無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

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于鄭聲亟欲放而絶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于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于鄭衛蓋深絶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

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于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為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為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于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為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為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彊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于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

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以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于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于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詞

於序述風諭之意浮於指序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外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于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辞以陷于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詞如彼而序之説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言之序説乎其説固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

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為何事而慨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受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

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于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

也出于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辞也出于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于詩辭之外矣何獨于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

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删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籜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

存之則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公謂序者之于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于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淫詭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庶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況變風變雅之世寧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譏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為愛君愛國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譏訕之名而自處于淫謔之地則夫身為淫乱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于訕上矣反得為温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于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

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于文亂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于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詞人墨客跌蕩于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輩作為樂府備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詞家不畜其書惧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于經又煩儒先為之訓釋使後學誦其文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

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于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聞其揚言于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

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居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蓋愧改行有甚于被譏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文公之釋詩俱非得于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于辭之外文公求詩意于辭之內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

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氏之說曰誦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

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

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葛為懼讒不以遵大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褰裳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謔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

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于鄭衛蓋深絕其聲于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于詩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于何等之鬼神用之于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邪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

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于情性之正耳至于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彊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于燕享之祭乎左

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于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

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贅疵非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

釋也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兹惟群山囿則辭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香銷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頗

倦于學嚴君督過之意至仳離其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于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詞有感而賦以為雖脫吏責尚縻閑廩不若相忘于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于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于臆說而已或曰文公之于詩序于其見于經傳信而

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于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抑柏舟毛序

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于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于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盡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删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録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甞删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变風諸篇祇見其理短而詞哇愚于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攷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于三百五

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于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録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多聞闕疑異時甞舉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詩之見録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録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非夫

子所言則已出于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于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于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于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為何語矣蓋嘗妄為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録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删之殆多聞缺疑之意也豈以於其可知者雖

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録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録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于世者是也歐陽

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為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疎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于作詩之初而皆為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為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聱牙警㞊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

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為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外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于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正存則其外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强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擴述而不作

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新刻文獻詩考卷下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竟陵鍾　惺伯敬閱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計亡書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許叔才以下不著錄三家三十二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　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仕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晁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于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子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為卜子夏所作韓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于東漢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芣苢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工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

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遺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為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為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箋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自為(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然書但附詩釋誼寡於采獲似非通儒所為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据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頴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刊定(國朝)端拱初國子司業孔維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為詳

(晁氏曰)頴達據劉玄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南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頴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自玆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修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之而不知注者為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

僖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摠自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

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其文予取孔子頴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取舊三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石經毛詩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為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倣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故于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

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為妖妄全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為帷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大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為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煞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為詩之本何者為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

(陳氏曰)其書先為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見末二卷為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于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晁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後命安石訓其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云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為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楊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渙漫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一卷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陳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婿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雜凡十類大略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稿也詳見埤雅

廣川詩故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逌還逌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徙於他書時得之齊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為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韓詩雖亡闕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詁為備以最後出故獨傳乃据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决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逌載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逌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逌藏書志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逌自言隋唐亦已亡久矣不知今所傳何所從來或疑後

世依託為之然則安得便以為齊詩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絶云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羌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繆正俗以傳敍郊祀賦䄫有而戒切張衡東京賦瀲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為莊

云避漢韓却無道理其後來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他打過去也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來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漈詩傳　辨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

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為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拱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他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為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謬哉

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末用己意為論以斷之樗閩之名儒於林少穎為外兄林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為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為一卷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于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截貫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于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

[illegible]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水心葉氏序曰公於詩尊叙倫紀致忠達敬篤信
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
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
復明公其有志于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
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以捨群義酌其中平
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將並
行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
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為之說其曰前說者未

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為商頌當闕而魯頌可
廢

王景文詩總聞二十卷

陳氏曰自序云所精覃思于此幾三十年其書有
門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文章謂分段聞句讀句
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
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
凡事實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為總聞又
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二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巖因
以為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郎信安鄭庠撰

詩攷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
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為
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

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為宗未有參攷三家
者獨朱公集傳闡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
則取康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
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
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
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
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者岐皆
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天師專己
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
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

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集傳者或有攷於斯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上

明　秦安胡纘宗孝明類編　鍾　惺校閱

天文類

參昴西方二宿之名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　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　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於東方建辰之月也　隅東南隅也　戶室戶也戶必南出昏見之星至此則夜久矣　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　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　織女星名在漢旁三星跂然如隅也　牽牛星名　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　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

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于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　舌下二星也　南斗柄固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

離月所宿也畢星名　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　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　蒼天者據遠而視之蒼蒼然也　穹蒼天也穹言其形

蒼言其色　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　交日
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度而又過
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
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
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
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
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
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

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　月上弦而就盈日
始出而就明　七襄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
肆也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
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
更七次也　終風終日風也　南風謂之凱風長養
萬物者也　東風謂之谷風。北風寒涼之風也涼
寒氣也　飄風暴風也　朝隮雲氣升騰也　白雲
水土經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
者也　震雷也　霾雨土蒙霿也　陰而風曰霾
霆疾雷也　螮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
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
也在東者莫虹也虹隨日所出故朝西而莫東也
隮升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以為虹蓋忽然而見如
自下而升也　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　同雲雲一
色也將雪之候如此　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
則入土　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
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霏雨雪分散之狀　旭日初出貌　雱雪盛貌　漙
露多貌　瀼瀼亦露多貌　曀曀陰貌　瀼瀼露蕃
貌　泥泥露濡貌　湛湛露盛貌　陽日晞乾貌

爗爗電光貌　晥明星貌　渰雲興貌　霏霏雪甚
貌　雰雰雪貌霢霂小雨貌　東方明則日將出
回風謂之飄　遲遲日長而暄也　晛日氣也　濛
雨也　清風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　淒寒風也
晦昏也　恒弦升出也　晣晣小明也　皎月光
也　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　淒淒涼風也
冥冥昏晦也　頻與耿同小明也　旦明也　肅霜
氣肅而霜降也

時令類

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　宵夜也　暮晚也

鄉晨近曉也　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　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　夏日永冬夜永　蟲蟲熱氣也　赫赫旱氣也焱焱熱氣也　貿絲葢初夏之時也　七月斗建申之月　流下也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九月霜降始寒而蠶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禦寒也　一之日謂斗建子一陽之月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　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　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　歲夏正之歲也　蠶月治蠶之月　陽十月也　六月建未

之月　戊剛日也　庚午亦剛日也　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　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　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　四月六月建巳建未之月也　二月建卯月也　初吉朔日也　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之二月也　春秋錯舉四時也

占候類

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也　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　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　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　景測景以正方面也　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　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晝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　旐郊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葢人不如魚之多旐所統不如旟所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旐乃是旟則為人衆　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儀禮所謂楚焞是也或曰以刀刻龜甲欲鑽之處也　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　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地理類

山脊曰岡　石山戴土曰砠　山無草木曰岵　山有草木曰屺　山頂曰冢　山南曰陽　山西曰夕陽　山東曰朝陽　山大而高曰崧　山夾水曰澗

巔山頂也　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

崔嵬山巔也　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　崔嵬土山之戴石者　巘山頂也　旱山名麓山足也　前高後下曰旄丘　京高丘也　偏高曰阿丘　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　廣平曰陵　高平曰原　廣平曰原　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　高岸崩

陷故為谷深谷塡塞故為陵　曲陵曰阿　高平曰
陸　阿大陵也　六陵曰阿　阿曲阿也　郊外曰
野　陂者曰阪　阪田崎嶇墝埆之處也　邑國都
之處也　九圍九州也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
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　下邑曰都
牧外野也　曹羣牧之處也　岡登高以望也
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　十畝之外鄰圃
也　圃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　樊藩也圃菜圃
也　火田為燎　逵九達之道　闉曲城也闍城臺
也　墉城塹池　域封境也　城猶國也　庸城也

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鄭氏曰庸功也為國以起
其功也　畿門內也　巷門外也　北門背陽向陰
東門城東門也　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
塗也　疆謂畫其大界理謂別其條理也　居國中
也　圍邊陲也　農郊近郊也　土地也　巷里塗也
墠除地町町者　域塋域也　居墳墓也　室壙
也　穴壙也　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　墳大防
也　楊園下地也　泮涯也　畝丘高地也　塗凍
釋而泥塗也　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　畝治其田
疇也　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城隅幽僻之處　[illegible]

二十五家所居也　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
十里師行日三十里　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四閭為族　徹井其田也　畝壟也　微
行小徑也　周道大路也　周道大道也　周行大
道也　景行大道也　長道猶大道也　場圃也
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　巖巖積石貌　河北方
河水之通名　洲水中可居之地　沚水渚也　厲
深水可涉處也　小渚曰坻　小渚曰沚　岸上曰
滸　水涯曰涘　側出曰氿泉　石絕水曰梁　梁
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　水決復

入為汜　藪澤也　沮水水浸處下濕之地　一曲
謂水曲流處　泌泉水也　防人所築以捍水者
下泉泉下流者也　皐澤中水溢出所為坎　干水
涯也　梁橋也作船于水比之而加版於其上以通
行者即今之浮橋也　壘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
鞫水外也　行潦流潦也　沼池也　沚渚也　濱
涯也　陂澤障也　渚小洲也　坻水中之高地也
檻泉正出也　渚水中高地也　亂舟之截流橫
渡者也　漣風行水成文也　淪小風水成文轉如
輪也　湄水草之交也　潨水會也　流泉水[illegible]

澱之利也　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　直波文之直也　汚水流滿也　汙停水也　渙渙春水盛貌蓋氷解而水散之時也　沱江之別處　水草交謂之麋　淢城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深廣八尺　粼粼水清石見之貌　觱沸泉出貌又泉湧貌　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　汎流貌　瀰水滿貌　毖泉始出之貌　活活流貌　湯湯水盛貌　悠悠流貌　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　洋洋水流貌　湯湯波流盛貌　滔滔大水貌　滮流貌

封建類

周國名南南方諸矦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周境内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父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矦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存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illegible]

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南跨河以及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矦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為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　黎國在衛西　王謂周

東都洛邑王城畿内方六百里之地在禹貢豫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朝會諸矦之所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嬖襃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矦怒與犬戎攻宗周弒幽王于戲晉文矦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　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今鄧州信陽軍之境　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也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内咸[illegible]

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為采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于
犬戎之難是為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
亦為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
邑是為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新鄭即今之鄭州
是也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
為青州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
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
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為
大國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　魏國名本
舜禹故都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

曲北涉汾水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蓋有聖賢之遺
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今
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
貢冀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
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
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
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曲沃
及絳皆在今絳州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域
近鳥鼠山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
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六世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

事周孝王養馬于汧渭之間馬大繁息孝王封為附
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
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
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
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
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
即今之秦州雍今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陳國名大
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
大川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
虞閼父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

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于陳都於宛丘之側
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
貴好樂巫覡歌舞之事其民化之今之陳州即其地
也　檜國名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在禹貢豫州外
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
周衰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
　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荷澤之
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今之曹州即其地也　豳
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虞夏之際棄
為后稷而封于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illegible]

失官守而自竄于戎狄之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
劉能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
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
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天子武王崩
成王立年幼不能涖祚周公旦以冢宰攝政乃述后
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　宣王
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　謝邑名申伯所
封國也今在鄧州信陽軍　摯國名　莘國名　虞
芮二國名　阮國名在今涇州　共阮國之地名今
涇州之共池是也　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　韓

國名　燕召公之國也　魯少皡之墟在禹貢徐州
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
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　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
應天府亳州縣界　氐羌夷狄國在西左　鎬京武
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　鬼方遠夷
之國也　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　郿在
今鳳翔府郿縣　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　豐在
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　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
京西湖北等路諸州　陳在衛南　漕衛邑名　須
漕衛邑也　沬衛邑也　浚衛邑名　衛在河北宋

在河南　清邑名　鵠曲沃邑也　株林夏氏邑也
周京天子所居　豳在今邠州三水縣邰在今京
兆府武功縣　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客天子
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　商邑王都也　宗周鎬
京也　小東大東東方大小之國也　自周視之則
諸侯之國皆在東方　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　程
邑于漢為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豐即崇
國之地在今鄠縣杜陵西南　頓丘地名　淇衛地也
屠地名或曰即杜也　殷地名　泲地名　禰亦地
名　干言地名　桑中上宮淇上小地名也　彭河

上地名　消亦河上地名　軸亦河上地名　方朔
方今靈夏等州之地　焦穫鎬方皆地名　穫郭璞
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　鎬劉向以為千
里之鎬　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
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
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　敖
近滎陽地名也　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
縣是也　艽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　三洲淮上地
周地名在岐山之南　玁狁即獫狁北狄也　方
疑即朔方也　蠻荊荊州之蠻也　戎西戎狄北狄

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　猶山名也　嶽山之尊
者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　終南山名在今京兆
府南　南山齊南山也　首陽首山之南也　東山
所征之地也　岐下岐山之下也　梁山韓之鎮也
今在同州韓城縣　泰山魯之望也　龜蒙二山名
鳧繹二山名　徂來新甫二山名　景山名商所
都也　高山謂岐山也　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
大河也　皇過二澗名　淇水名　淇上多竹　溱
鄭水名　洧亦鄭水名　洛水名在東都會諸侯之
處　沮漆二水名在豳地　汭水名出吳山西北東

入涇周禮職方作汭　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
陽軍大別山入江　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
水合東北入海　汝水出汝州天息山徑蔡潁州入
淮　涇渭二水名涇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
州馮翊縣入河　涇濁渭清　泉水即今衛州共城
之百泉也　肥泉水名　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
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
海　泉源即百泉也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入淇在
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
二國之境　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　涇

陽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　漆沮水名在西都畿
內　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章入鄜坊至同州
入河也　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
海　豐鎬之間水多北流　洽水名本在今同州郃
陽夏陽縣今流已絕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
河也　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
沃曲沃也　蠻南蠻也　追貊夷狄之國也　二國
夏商也　東南謂淮夷也　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
也　大東極東也　常或作嘗在薛之旁　許許田
也邑朝宿之邑也　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　都王

都也　夏中國也　大邦猶言中國也　邦諸侯之
國也　海邦近海之國也　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
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師眾也京師高山
而眾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蓋起於此其後世因
以所都為京師也　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
諸夏之根本也　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
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　樂土有道之
國也　四國四方之國也　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仇方讐國也兄弟與國也　大邦強國也　不庭
方不來庭之國　外大國遠諸侯也　下國諸侯也

風俗類

江漢之俗其女好遊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　秦俗強悍樂於戰鬬　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　衛國地濱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則其聲音亦淫靡故聞其樂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　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　板屋者西戎之俗以板為屋　西地近西戎而苦寒

宮室類

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室西南隅所謂奧也　楚宮楚丘之宮也　東宮太子所居之宮　泮水泮宮之水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于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宮邑居之宅也古者民受五畝之宅二畝半為廬在田春夏居之二畝半為宅在邑秋冬居之　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　壼宮中之巷也言深遠而嚴肅也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　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　館舍也宇宅也　宇簷下也　穴土室也　家門內之通名也　靈臺文王所作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　國之有臺所以望氣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靈囿臺之下有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　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　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　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　噲噲猶快快也正向明之處也

王之郭門曰皐門　王之正門曰應門　辟壁通廱澤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立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靈沼囿之中有沼也　路寢正寢也　寢廟中之寢也　闈門內也　一夫所居曰廛　衡門橫木為門也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衡木為之　祊廟門內也　館客舍也　屋漏室西北隅也　宅居也　基門塾之基　穹空隙也　窒塞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蓽戶冬則塗之　町畽舍通隙地也　大庖君庖也　冥奧窔之間也　著門屏之間也　茇草舍也　陶窯竈也復重窯也

囷倉也　公公所也　穴壙也　瓦紡磚也
鬵竈也　一丈為板五板為堵　約束板也閣閣上
下相乘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芋尊大也
岸亦獄也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中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復關男子之所居也
輸幹也所以當墻內兩邊障土者也　繩所以為直
凡營度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
載上下相承也言以索束版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
以相承載也　捄盛土於器也度投土於器也　削
屢墻成而削治　冢土大社也　籓籬垣墻也　屛

樹也所以為蔽也、鑿墻而樓曰塒　墻垣也古者
樹墻下以桑

人物類

文王之妃太姒　周之文王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
以為之配　仲氏戴嬀字也　孫氏子仲字時帥也
子嗟男子之字也　叔莊公弟共叔段也　齊子
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　夏南
徵舒字也　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
有功　南仲大將也　尹吉甫大將也　張仲吉甫
之友也　方叔宣王上士受命為將者也　家氏父
宗周大夫也　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
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　豔妻即褒姒也　孟子其
字也　程伯休父周大夫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王季文王父也　長子長女太姒也　師尚父太公
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　古公號也亶父名也或曰
字也後乃追稱大王焉　姜女太王妃也　周姜太
王之妃太姜也　大伯大王之長子王季大王之少
子也　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
世妃　公劉后稷之曾孫也　穆公名虎康公之後
厲公名胡成王五十世孫也　甫甫侯也即穆王時

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作呂刑者之子孫
也　召伯召穆公虎也　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
顯父周之卿士也　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　韓姞
蹶父之子韓侯妻也　召公名康公奭也　召祖穆
公之祖康公也　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　文母太
姒也　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　莊公之子其一閔
公其一僖公　奚斯公子魚也　師尹太師尹氏也
召公康公也

人倫類

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　馮謂可為依者翼謂可

為輔者孝謂能事親著德謂得于己者　以恩相信
曰任　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敎
誨不倦也克君賞慶刑威也　昏姻謂男女之欲
女子以順為正

人事類

懷春當春而有懷也　田取禽也　狩亦獵也　弋
繳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作邑遷都也　口食
自能食也蓋六七歲時也　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
至則憂　孺小兒之慕父母也　鞅掌失容也言事
煩勞不暇為儀容也　漚漬也治麻者必先以水漬

之　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　射者男子之
事而中饋婦人之職　暴空手搏獸也　揄杼臼也
簸揚去糠也　蹂蹂禾取穀以繼之也　釋淅米
也　謀卜日擇士也惟齋戒具脩也　苗狩獵之通
名也　獨旦獨處至旦也　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
曰厲褰衣而涉曰揭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潛行
曰泳浮水曰游　冬獵曰獵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
酒病曰酲　善其事曰工　徒搏曰暴徒涉曰馮
如馮几然也　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　直言曰言
論難曰語　弔失國曰唁

身體類

牙壯齒也　體支體也　肱臂也　領頸也　嚏蹙
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　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
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　匍匐手足並行急遽
之甚也　耳聾之人恒多笑　髢髮髢也人少髮則
以髢益之髮自美則不潔于髢而用之也　顏額角
豐滿也　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為飾也
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　呱啼聲也　揚
眉上廣也　倩口輔之美也　清揚眉目之間婉然
美也　揚目之動也　清目之美也　揚眉之美也

眉壽秀眉也　顏厚者頑不知恥也　身懷孕也
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卷鬢髮之美也　咲而見齒其色瑳然猶所謂粲然
皆咲也　條條然歗貌歗蹙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
止於歎矣　襢裼肉袒也　腓猶芘也程子曰腓隨
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　黃老人髮復黃
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毛膚體之餘氣末
屬也　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豫悔三都
賦云盱衡而語是也　靦面見人之貌也　腹懷抱
也　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為飾也

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
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于音也　台鮐也人老則
背有鮐文　湎飲酒變色也　長舌能多言者也
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骭瘍為微腫足為
尰　趣則儦儦行則俟俟　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
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
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　戚施不能
仰亦醜疾也　痡人病不能行也　偲多鬚之貌春
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鬈鬚鬢好貌
子無右臂貌　辟拊心也摽拊心貌

飲食類

殽食也　熟食曰饔　嘗食也　湘烹也蓋粗熟而
淹以為菹也　粲餐也或曰粲粟之精鑿者　毛曰
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　炕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
舉於火上以炙之　飴餳也　酤酒也　鬼神食氣
曰歆　餐食也　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　乾餱食
之薄者也　饎酒食也　饔熟食也　醴酒名周官
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也
燔燒肉也炙炙肝也　菹酢菜也　殽豆實也核
籩實也　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　酒所以安
體也　湑酒之泲者也　醓醢之多汁者也　燔用
肉炙用肝　臄口上肉也　餱食糧糗也　殽俎食
也　以豕為殽用匏為爵儉以質也　饙烝米一熟
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　疏糲也粺則精矣　毛炰
周禮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
也　胾切肉也　羹大羹鉶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湆
煮肉汁不和盛之以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
和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　饛滿簋貌

稱呼類

女者未嫁之稱　婦人謂嫁曰歸　室謂夫婦所居

家謂一門之內　家室猶室家也　家、一家之人
也　公姓公孫也　姓之為言生也　吉士猶美士也
寡人寡德之人　舟子舟人主濟渡者　君子夫
也　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　倌人主駕者
也　碩人指莊姜　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
姊妹之夫曰私　美女曰媛　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狂狂人也　狂童猶狡童也　叔伯男子之字也
子都男子之美者也子充猶子都也　之子是子
也　辟君也　輦人輓車也　宗公宗廟先公也
徒步行者御乘車者　寡妻猶言寡小君也　冠以

上為成人　小子童子也　烝君也　女士女之有
士行者　戎汝也　芻蕘采薪者　尸則不言不為
飲食而已者也　私人家人　賈居貨者也　多辟
諸侯也　孥子也　嬪婦也　君子婦人目其夫之
辭　昆兄也　士未娶者之稱　兄弟婚姻之稱禮
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　姊妹之子曰甥　女婦
未廟見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　好人
猶大人也　良人夫稱也　同父兄弟也　予美婦
人指其夫也　予美指所與私者也　八十曰耋
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伊人猶言彼人也　佼人美

人也　卬我也　庶姜謂姪娣　庶士謂媵臣　氓
民也蓋男子而不知其誰何之稱也　彥者士之美
稱　故老舊臣也　僕將車者也　先民古之聖賢
也　而汝也　俊士秀民也　耄老而昏也　大宗
強族也　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　諸舅朋友
之異姓而尊者也　兄弟朋友之同儕者　僕夫御
夫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爪士爪牙
之士也　壻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　壻之父曰
姻兩壻相謂曰亞　君諸侯也　上帝天之神也程
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二人父

母也　伯仲兄弟也　舟人舟楫之人也　私人私
家皂隸之屬也　共人僚友之處者也　神保蓋尸
之嘉號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　孝孫
主祭之人也　君婦主婦也　皇尸者尊稱之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
之也　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　大侯君侯也
徒步卒也御車御也　碩人尊大之稱　無妻曰矜
本宗子也支庶子也　諸侯之大夫入于天子之
國曰某士　仲中女也　古之人指文王也　哲王
通言大王王季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　皇王有

天下之號　公尸君尸也周稱王而尸但曰公尸蓋
因其舊如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稱公子公主也
孝子主人之嗣子也　王天子也　同僚同為王
臣也春秋傳曰同官為僚　宗子同姓也　老成人
舊臣也　夏后桀也　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
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一人天子也　侯氏覲禮
諸侯來朝者之稱　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　太祖
始祖也　哲婦指褒姒也　先王文武也　曾孫後
王也　辟公諸侯也　二后文武也　臣工羣臣百
官也　烈考猶皇考也　昭考武王也　[illegible]

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衆子弟也　彊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彊予任甿者也　能左右之曰以太牢所謂閒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者也　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　三壽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也　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　壽母壽考之母成姜也　烈祖湯也　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　武丁高宗也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　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　相土契之孫也　殷武殷王之武也　湯

孫謂高宗　姝通二姓之言者也　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姓氏類

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　姜齊女　杞女夏后氏之後　邰后稷之母家也　有娀契之母家也　宗族姓也　甫即呂也亦姜姓　孟字姜姓　子車氏

姜齊姓　子宋姓　番聚蹶楀皆氏也　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之昏姻舊姓也　所謂尹吉猶晉言王謝唐言崔盧也　任摯國姓也　密密須氏也姞姓之國在今寧州　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　韋彭姓顧昆吾己姓　尹氏吉甫也　尹氏蓋吉甫之後

禮制類

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　又有房中之樂　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氷泮而納采請期迨氷未泮之時　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也　先王制禮父母歿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釃酒者或以筐或以艸泲之

而去其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　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

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　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于思耳　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於門外婦至則揖以入　羣臣之朝別色始入　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

張布侯而設正　四矢禮射每發四矢　庶人秉役車歲晚則百工皆休矣　天子之卿六命　蓋射必中其左乃為中　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鑿冰謂取冰于山也沖沖鑿冰之意周禮正歲十二月令斬冰是也納藏也藏冰所以備暑也凌陰冰室也涵土寒多正月風未解凍故冰猶可藏也蚤蚤朝也韭菜名獻羔祭韭而後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常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

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疾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夏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胡氏曰藏冰開冰亦聖人輔相燮調之一事耳　兩尊曰朋鄉飲酒之禮兩尊壺于房戶間是也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　宗廟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　簡書戒命也鄰國有急則以簡書相戒命也　夜飲私燕也燕禮宵則南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大飲賓曰饗　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

酢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醻醻猶
厚也勸也　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十以覺報宴　凡諸侯賜弓
矢然後專征伐　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覲
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物
色馬齊其力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　中鄉民居其
田尤治約也　禮三命赤芾葱珩　攻堅同齊也傳
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
齊也　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
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以

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射左髀
達於右髃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
十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者取之　庭燎
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并而束之設於
門內也　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先王建
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恤六行教民　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　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
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
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
也　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求也

妥安坐也禮曰詔妥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
奠迎之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　特牲主人獻尸
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　主人酌
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
　祖位祭祀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向之位也　凡
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
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　一井
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
以便田事于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
為菹而獻皇祖　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

後迎牲　烝進也或曰冬祭名　社后土也　以句
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弊獻禽
以祀祊是也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則吹豳
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　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
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武王禱名山大
川曰有道曾孫周王發是也　公田者方里而井井
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
　精意以享謂之禋　昏禮親迎者棄車　設宿設
而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
下以避射位是也　舉醻舉所奠之醻爵也　天子

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天子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其外則丹地畫以雲氣　射禮選羣臣為三耦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　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　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　思成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　時見曰王來辟來王也　嘉婚禮也　文禮祥吉也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也　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

次居室為後　半圭曰璋　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　黄流鬱鬯也釀秬黍為酒築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以瓚酌而祼之也　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祀郊禖也　弗之言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　古者立郊禖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玄鳥至之日用太牢祀之　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　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膟合膟膋爇之使臭達墻屋也　軷祭行道之神

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　投壺曰某賢於其若干純奇則曰奇均則曰左右均是也　射禮搢三挾一個挾四鏃則偏釋矣　射以中多為雋以不侮為德　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　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於王也　圭璧禮神之玉也　郊祀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　羣公先正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祈年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受命蓋即位除服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　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也　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　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於寢廟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　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　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犅　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是也　和羹味之調節也戒夙戒也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謂也　無[illegible]

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節　君日出而視朝退
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
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　祖行祭也相助祭也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　淫威淫大也統
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　祼灌鬯也

冠服類

被首飾也編髮為之　副祭服之首飾編髮為之笄
衡笄也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之言
加也以玉加於笄而為飾也　會縫也弁皮弁也以

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髧髮垂貌兩髦者
剪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　祥冠祥
則冠之禫則除之　弁冠名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
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　縭婦人之褘也母戒
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　緇撮緇布冠也其制小僅
可撮其髻也　冔殷冠也　菼蘆之始生也毳衣之
屬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菼爾　私燕服也
衣禮服也　紽以絲飾裘之名也　緎裘之縫界也
縫縫皮合之以為裘也　匪澣衣謂污垢不濯之
衣　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　大夫狐

蒼裘　象服法度之服也　翟衣祭服刻繒為翟雉
之形而彩畫之以為飾也　展衣者以禮見於君及
見賓客之服也　縐絺綌之蹙蹙者當暑之服也
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
飾也　錦文衣也褧襌也錦衣而加褧焉為其文之
太著也　帶所以申束衣也在腰則可以帶矣　服
戎服也　毳衣天子大夫之服　緇衣卿大夫居私
朝之服也　羔裘大夫服也　飾緣袖也禮君用純
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皮為飾也　三英裘飾也
衿領也　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　要裳要襋

衣領　襮領也諸侯之服繡黼領而丹朱純也　朱
繡即朱襮也　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袂也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
裼之　黻之狀亞兩已相戾也　袍襺也　澤褻衣
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　緇衣羔裘諸侯
之朝服錦衣狐裘其朝天子之服也　褧衣平居之
服也　袞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雉也
四曰火五曰宗彝虎蜼也皆繢於衣六曰藻七曰粉
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繡於裳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
公但有降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也　常服戎[illegible]

之常服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舄也　命
服天子所命之服也　玄袞玄衣而畫以卷龍也
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　周制諸公袞冕九章侯伯
鷩冕七章則自華蟲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
以下而裳黼黻孤卿絺冕三章則衣粉米而裳黼黻
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　黼黻裳也　絲衣祭
服也　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　袞職王職也天
子龍袞　赤芾諸侯之服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
侯之服也　朱芾黃朱之芾也　芾天子純朱諸侯
黃朱　衣蔽前謂之襜即蔽膝也　韠蔽膝也以韋

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也　芾冕服之
韠也　一命縕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
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赤舄冕服之舄也　邪偪
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所以束脛在股下也　夏
葛屨冬皮屨　衾被也裯禪被也　組織絲為之言
其柔也　紕織組也蓋以素絲織組而維之也　兩
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屨必兩緌必雙物各有耦不可
亂也　褏猶袪也　帶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
飾焉　裼裸也　褐毛布也　帨巾也　布幣也
精曰絺麤曰綌

樂舞類

琴五絃或七絃瑟二十五絃皆絲屬樂之小者也
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鄭氏曰朱絃
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唱發歌句也
三歎三人從歎之耳　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
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　簧笙竽管中
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
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
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　瑟

笙燕禮所用之樂也簧笙中之簧也　簧笙中金葉
吹笙則鼓動之以出聲者也　樂器土曰壎大如鵞
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圍三寸
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　鼛大鼓也
周禮作皐云皐鼓尋有四尺　磬樂器以石為之
琴瑟在堂笙磬在下　鼛鼓長一丈二尺　賁大鼓
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　鏞大鍾也　田
大鼓也鄭氏曰田當作朄小鼓也　縣鼓周制也夏
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　鞉如鼓而小有柄兩耳
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　磬石磬也　[illegible]

如漆桶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之令左右擊以起樂者也　簫編小竹管為之　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　磬玉磬也堂上聲歌之樂非石磬也　鄭國之音亂世之音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合曲曰歌徒歌曰謠　徒擊鼓曰咢　虡植木以懸鍾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　樅業上懸鍾磬處以綵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　應小鞞　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上也　圉亦作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者也　雅二雅也南二南也　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　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　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　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　敖舞位也　羽以其羽為翳舞者持以指麾也　翿翳也　籥籥舞也　籥舞文舞也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上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中

明　秦安胡纘宗孝明類編　鍾　惺校閱

官制類

伯方伯也　大師三公　傳御家臣之長也　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　公路者掌公之路車　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公族掌公之宗族　寺人內小臣也　侯人道路迎送賓客之官　阿衡伊尹官號也　三有事三卿也　三事三公也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曰祈父薄違是也　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　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　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己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　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　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　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　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　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　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暬御近侍也[illegible]

曰居寢有褻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　伯長也
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
掌徒役之事　庶正衆官之長也　冢宰又衆長之
長也　師氏掌以兵守五門者　卿士即皇父之官
也　太師皇父之兼官也　寺奄人也　保介見月
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瞽樂官無目者也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秋官柞
氏掌攻草木是也　田畯田大夫勸農之官也

軍旅類

馘所格者之左耳也　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蓋古

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不告於酗陟克而和不爭功也　戍屯兵以守也
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　軍法以十人為什
古者戍役兩朞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
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
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如今之防
秋也　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為
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　司馬法冬夏不興
師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　出曰治兵入
曰振旅　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　六[illegible]軍
也天子六軍　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
行師從卿行旅從　武人將帥也　馘割耳也軍法
獲者不服則殺而獻其左耳　千乘大國之賦也成
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
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
三百十六里有奇也　徒步卒也　干盾也干城皆
所以扞外而衛內者　兵謂戈戟之屬　干旄以旄
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　旟州里所建
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皆畫鳥
隼也　析羽為旌干旌蓋析翟羽設于旗干之首也

殳長丈二而無刃　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
止語也　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　觩弓健貌　五
十矢為束或曰百矢也　駟介四馬而被甲也　二
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為矛飾也酋矛長二丈夷
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見　矛
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也英弊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小戎兵車也俴淺也收軫也謂車前後兩端橫木
所以收斂所載者也　五五束也楘歷錄然文章之
貌也梁輈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
橫衡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

五處夾之其文章歷錄然也　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外出左傳曰如驂之有靷是也　脅驅亦以皮為之前係于衡之兩端後係于驂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使不得为入也　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揜此軌故謂之陰也　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　鋈續陰版之上有續靷之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　文茵文中所坐虎皮褥也　暢長也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

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故兵車曰暢轂　盾干也畫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衛必載二者備破毀也　俴駟四馬皆以淺薄之金為甲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也　厹矛三隅矛也鋈錞以白金沃矛之下端平底者也　伐中干也盾之別名苑文貌畫雜羽之文於盾上也　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　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交韔交二弓于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　戚斧揚鉞　路戎車也　龜蛇曰旐　建立也　旐注旄於旗干之首也鳥隼曰旟鳥隼龜蛇曲禮所

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戎車兵車也飭整也　織幟字同鳥章鳥隼之章也　白旆繼旐者也　元大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　軝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　軨韗也合韋為之周官所謂韋弁兵事之服也　鞞容刀之鞞今刀鞘也　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　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　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　交龍曰旂　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也　戎兵器也　軾前曰和旂上曰鈴　朱英所以飾矛

綠縢所以約弓也　重弓備折壞也　貝冑貝飾冑也朱綅所以綴也　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　旒旗之垂者也

制作類

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　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之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而復磋以鑢鐋治玉石者既琢以椎鑿而復磨以沙石

器物類

筐竹器　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黄金飾之　觥

爵也以兕角為爵也　置罟也　方曰筐圓曰筥
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笱以竹為器而承梁
之空以取魚者也　瑱塞耳也　充耳瑱也琇瑩美
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　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
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為樂也　罛魚罟濊濊罟入
水聲　觿錐也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非
童子之飾也　韘決也以象骨為之著右手大指所
以鉤弦闓體鄭氏曰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
以朱韋為之用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
充耳塞耳也　錯厲石也　畢小罔長柄者也羅罔

也　卣尊也　革猶皮也　拔矢栝也　綯索也
罟網也　韎茅蒐所染色也　掤矢筩蓋春秋傳作
冰弢弓囊也與韔同　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
笱罟也　簟方文席也　揥所以摘髮用象為之貴
者之飾也　鑣馬銜也　虎韔以虎皮為弓室也
鏤膺鏤金以飾馬當胸帶也　閉弓檠也儀禮作韠
緄繩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
弓體使正也　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
盛稻粱簋盛黍稷四簋禮食之盛也　缶瓦器可以
節樂　鷕雉鳴也　鸞金屬　鞗革轡首也金厄

金為環總攬轡首也　八簋器之盛也　籩竹豆也
豆木豆也　橐韜也　斧隋銎斨方銎　隋銎曰斧
方銎曰斨征伐之用也　錡鑿屬　銶木屬　柯斧
柄也　九罭九囊之網也　筐所以盛幣帛者也
象弭以象骨飾弓弰也　罶以曲薄為笱而承梁之
空者也　罩籗也編細竹以罩魚者也　汕樔也以
薄汕魚也　彤弓朱弓也　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
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　鈴在鑣曰鸞馬
口兩旁各一　鉦鐃鐲也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
之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　瑩

蒲席也　竹葦曰簟　簑笠所以備雨　鉼小罍大
皆酒器也　棘匕以棘為匕所以載鼎肉而升之于
俎也　俎所以載牲體也　豆所以盛肉羞庶羞主
婦薦之也　鸞刀刀有鈴也　兕觥爵也　綍繂也
角弓以角飾弓也　弓之為物張之則內向而來
弛之則外反而去　理絲曰綸　凡網罟張之為綱
理之為紀　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
罶笱也　旆旆枝旟揚起也　木曰豆以薦菹醢也
瓦曰登以薦太羹也　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
爵　敦雕通畫也天子雕弓　鍭金鏃剪羽矢也

六斗柄長三尺　無底曰槖有底曰囊　舟帶也
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　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
刀如言容臭謂鞞琫之中容此刀耳　綿綸也被之
綸以為弓也　筐筥𥟉具也　櫛理髮器言密也
鼐大鼎鼒小鼎也　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或曰尊作
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
如堂房也　馬眉上飾曰鍚今當盧也　轡今之韁
也　罦覆車也可以掩兔　罿罬也即罦也或曰柂
羅於車上也　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
纏之也　方桴舟船也　脂以脂膏塗其轝使滑澤

也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　楫所以
行舟也　楫櫂也　淠舟行貌　小船曰刀　茀車
後戶也　輻車輻也　輪車輪也　觼環之有舌也
軜驂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係軜故謂之觼軜亦消
沃白金以為飾也　路諸侯之車也　鞗轡也革轡
首也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　和鸞皆鈴也
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楊舟楊
木為舟也　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
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　簟
笰以方文竹簟為車蔽也　田車田獵之車　箱車
箱也　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　轝車軸頭
鐵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之　纚維皆繫也言以大索
纚其舟而繫之也　鞹去毛之革也鞃式中也謂兩
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　帷裳車
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則有之　路車金路以賜同
姓象路以賜異姓也　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
兩　軓車轍也　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
重較卿士之車也較謂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旁
也　四牡車之四馬　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
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　大車大夫車檻檻

車行聲也　衡下夾轅兩馬曰服　路車戎路也
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今人
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　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
後車副車也　棧車役車也　幭覆式也字一作幦
又作幎以有毛之皮覆式上也

農桑類

田謂耕治之也　饁餉田也　于耜言往脩田器也
舉趾舉足而耕也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
曰畬　麃耘也　場圃同地物之生時則耕治以為
圃而種菜茹物成之際則築堅之以為場而納禾稼

盖自田而納之于場也　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地也　穫艾也　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盖九一之法也　耘除草也耔雝本也　盖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壠草因墤其土以附苗根壠盡畎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　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　疆場田疇也　艾穫也　私私田也　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川内方三十三里有奇　耦二人並耕也　耘去苗間草也隰為田之處也畛田畔也

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也　趙刺薅去也　紵麻屬葛所以為絺綌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　蘩白蒿也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盖蠶生未齊未可食桑故以此啖之也　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女桑小桑也小桑不可條取故取其葉而存其條猗猗然耳　桑土桑根也　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墻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桑之為物其葉最盛及其采之一朝而盡無黄落之漸　黮桑實也　柔桑稺桑也　杍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　耜田器也　庤具錢銚鎛鉏皆田器也　銍穫禾短鎌也

糾然笠之輕舉也

五穀類

麥穀名秋種夏熟者　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　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　來小麥牟大麥也　穉幼禾也　稻即今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梁粟類也有數色　禾者穀連藁秸之總名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梁之屬皆禾也　菽大豆也　荏菽大豆也　黄茂嘉穀也　秬黑黍也秠黑黍一稃二米者也穈赤梁粟也芑白梁粟也　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　大精黍稷也　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　苴麻子也　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　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　陳舊粟也　穫禾之早者可穫也　穫稻以釀酒也　稂童梁莠屬也　褎漸長也發盡發也秀始穟也堅其實堅也好形味好也　穎實繁碩而垂末也　栗不秕也既收成見其實皆栗栗然不秕也　苞甲而未拆也此漬其種也種甲拆而可為種也　先種曰稙後種曰穉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　不榮而實

曰秀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 實未堅者曰皁 達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也 苞甲而未拆也體成形也 降降是種於民也書曰稷降播種是也 穟穟苗美好之貌也 芃芃麥盛長貌 驛驛苗生貌 莠害苗之草也 稂童梁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

花木類

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 蕳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 勺藥亦香草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 菡萏荷華也 華草木之華也 荷華芙蕖也 諼草合歡食之令人忘憂者背北堂也 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 榛似栗而小 長楚銚弋今羊桃也子如小麥亦似桃 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 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 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 葭蘆也亦名葦 蕢草名 茅之始生曰荑言柔而白也 芄蘭草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葦蒹葭之屬 蓬草名其華如柳絮聚而飛如亂髮也 蕭荻也白葉莖麤根生有香氣祭則焫以報氣故采之 龍紅草也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

生水澤中高丈餘 茹藘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 藚水舄也葉如車前草 蔽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蔓延也 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蒹葭蘆也 蒹葭未敗而露始為霜 荍芘芣也又名荊葵紫色 菅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白粉柔韌宜為索也 苕苕饒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 鷊小草雜色如綬 蒲水草可為席者 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 藟葛類 綠王芻也 萊草穢也 卉草也 苞草叢生也 蓍筮草也 萑葦即蒹葭也 薁蘡薁也 荼萑苕可藉巢者也 苹藾蕭也青色白莖如筯 蒿菣也即青蒿也 芩草名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 臺夫須即莎草也 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 蕭蒿也 莪蘿蒿也 蒿賤草也 蔚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 蔦寄生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 女蘿兔絲也蔓連草上黃赤如金 藻水草也 藍染草也 白華野菅也 草衰則黃 芑草名 蒲蒲蒻也 樓苴水中浮草棲於水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 蓼辛苦之物也 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六

陸之異也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茶或用以毒溪取
魚即所謂茶毒也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　灌木
叢木也　桃木名華紅實可食　楚木名荊屬　甘
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　梅木名華白實似
杏而酢　唐棣移也似白楊　李木名華白實可食
柏木名　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其心又稚弱
而未成者也　棘可以為薪然非美材　椅梓實
桐皮桐梧桐也　梓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　漆
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　檜木名似柏　木瓜楙木
也實如小瓜酢可食　木下曲曰樛　夭夭少好之

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花盛　蕡實之盛也　蓁
蓁葉之盛也　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　枝曰條幹
曰枚　斬而復生曰肄　剪剪其枝葉也伐伐其條
幹也　樸樕小木也　游枝葉放縱也　蘀木槁而
將落者也　遠條長枝也　苞叢生也　遠揚遠枝
揚起者也　取葉存條曰猗　麤曰薪細曰蒸　樸
叢生也言根枝迫迮相附着也　燎爨也或曰槱燎
除其旁草使木茂也　菑木立死者也翳自斃者也
或曰小木蒙密蔽翳者也　灌叢生者也栵行生者
也　苞本也櫱旁生萌櫱也　蒲蒲柳春秋傳云董

澤之蒲杜氏云蒲楊柳可以為箭者是也　杞柳屬
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　檀皮青滑
澤材彊韌可為車　舜木槿也樹如李其花朝生暮
落　扶蘇扶胥小木也　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
也　棘棗之短者　樞荎也今刺榆也　榆白枌也
栲山樗也似樗色小白葉差狹　杻檍也葉似杏
而尖白色皮正赤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
也　椒樹似茱萸有針刺其實味辛而香烈　杜赤
棠也　栩柞櫟也其子有皁斗殼可以染皁者是也
條山楸也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為車版　駁

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　棣唐棣　檖赤羅也實似
梨而小酢可食　枌白榆也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椒芬芳之物也　揚柳之揚起者也　英猶華也
鬱棣屬　樗惡木也　棠棠棣也子如櫻桃可食
楊柳蒲柳也　杞樹如樗一名狗骨　枸枳枸樹
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去數寸噉之甘美
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　楰鼠梓樹葉木理如楸亦
名苦楸　穀一名楮惡木也　柔木桐梓之屬可用
者也　杞枸檵也棫赤棘也樹葉細而枝銳皮理錯
戾好叢生山中中為車輞　柳茂木也　烝新蒸也

善者也　柞櫟也枝長葉盛叢生有刺　棫白桵也
小木亦叢生有刺　楛似荊而赤　檉河柳也似楊
赤色生河邊　椐樻也腫節似扶老可為杖者也　柔木
檿山桑也與柘皆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
柔忍之木也　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　簀棧也
竹之密比似之則盛之至也　茁生出壯盛之貌
薈蔚草木盛多之貌　依茂木貌　芃芃木盛貌
揭木根掘起之貌　阿美貌難盛貌皆言根葉條垂
之狀　薇菜名　芹水菜也　荇接余也根生水底
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

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　蕨鼈也初生無葉
可食　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
之迷蕨　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
而已　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
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　荼
苦菜蓼屬薺甘菜　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
可為羹　苦苦菜也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
葵菜名　壺瓠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
也　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
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

可食也　遂牛蘈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葍當
惡菜也　戎美菜也　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
生者常小其蔓不絕至末而後大也　茆鳧葵也葉
大如手亦圓而滑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　荼苦菜
也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　幡幡瓠葉貌
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一芣苢采之其
子治產難　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
茨蒺藜也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　唐蒙菜也一
名兔絲　蝱貝母主療鬱結之疾　蓷騅也葉似萑
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母草也　果蠃栝樓也

苕陵苕也本草云即今之紫葳蔓生附於喬木之
上其華黃赤色亦名凌霄　堇烏頭也

飛禽類

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
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　黃鳥鸝也
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
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　燕鳦也　雉野雞雄者
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　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
春北　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　鶉
鷂屬　鳩鶻鳩也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其

桑實也鳩食甚多則致醉　倉庚飛昏姻時也　鷽
雉　雉性耿介　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有文　鵠
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　晨風鸇也　鷺舂鉏今鷺
鷥好而潔白頭上有長毛十數枚　鴟鴞惡聲之鳥
也　鵜洿澤水鳥也俗所謂淘河也　鳲鳩秸鞠也
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
均如一也　鶪伯勞也　鴟鴞鸋鴂惡鳥攫鳥子而
食者也　鸛水鳥似鶴者也　鵻夫不也今鵓鳩也
凡鳥之短尾者皆隹屬　脊令雝渠水鳥也　脊令
飛則鳴行則搖　倉庚黃鸝也　隼鷂屬急疾之鳥

也　大曰鴻小曰鴈　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
身白頭尾黑其鳴高亮聞八九里　烏之雌雄相似
而難辨者也　鳴鳩斑鳩也　桑扈竊脂也俗呼青
觜肉食不食粟　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
呼為鴉烏　雊雉鳴也　鶉鵰也鳶亦鷙也其飛上
薄雲漢　鴛鴦匹鳥也　鷮雉也微小於翟走而且
鳴其尾長肉甚美　鶖禿鶖也　鶖鶴皆以魚為食
鳶鴟類　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
身直起而已蓋鳶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
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鷖鷗也　鳳凰靈鳥也[illegible]
曰鳳雌曰凰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鷺白鳥　桃蟲鷦鷯小鳥也　鳥大鳥也鷦鷯之
雛化而為鵰故古語曰鷦鷯生鵰言始小而終大也
　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　飛曰雌雄　飛而上曰
頡飛而下曰頏　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
泄泄飛之緩也　牖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
肅肅羽聲也　喈喈聲之和也　禽鳥並棲一正一
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於外
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綿蠻鳥聲　奔奔彊彊
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交交飛而往來之貌

駪疾飛貌　翩翩飛貌　弁飛拊翼貌　提提羣飛
安閒之貌　振羣飛貌

走獸類

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　羜未成羊也　麟麕身
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
履生蟲　定額也麟之額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
麟一角角端有肉　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
夫燕居之服　麕獐也鹿屬無角　鹿獸名有角
豝牝豕也　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
狐獸名似犬黃赤色　狐者妖媚之獸　昆蟲之[illegible]

賤惡者　厖大也　兔性陰狡　豹甚武而有力
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盧田犬也令令犬頷
下環聲　貆貉類　獫歇驕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短
喙曰歇驕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貉狐狸也
豵一歲豕豜三歲豕　胡頷下懸肉也載則疐跲
也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　魚獸名
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為弓鞬
矢服也　鹿牝曰麀　豕牝曰豝　羆似熊而長頭
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　熊羆陽物在山彊力壯毅
黄牛黑唇曰犉　蜮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

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　羠羊純
色之羊也　童羖無角之羖羊必無之物也　猱獼
猴也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　牛所以駕大車也
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羊瘠則首大也　達小羊也
羊子易生無留難也　羝牡羊也　貓似虎而淺毛
貔猛獸名　玄黄玄馬而黄病極而變色也　瘏
馬病不能進也　駒馬之小者　馬七尺以上為騋
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　車衡外兩馬曰驂
乘黄四馬皆黄也　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
白顛額有白毛今謂之的顙　駟驖四馬皆黑

色如鐵也　騏騏文也馬左足白曰馵　黄馬黑喙
曰騧　馬六尺以下曰駒　騮馬白腹曰騵　驪馬
白跨曰驈黄白曰皇純黑曰驪黄騂曰黄　倉白雜
毛曰騅黄白雜毛曰駓赤黄曰騂青黑曰騏　青驪
驎曰驒色有深淺斑駮如魚鱗今之連錢驄也　白
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　陰白
雜毛曰駰淺黑色今泥驄也　彤白雜毛曰騢豪骭
曰驔豪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　青驪
曰駽今鐵驄也　傳曰駿大也龎厚也董氏曰齊詩
作駿驪謂馬也　騮白曰駁　襄駕也馬之上者為

上駕猶言上駟也　鴈行者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
騁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彇曰送　齊首
如手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
兩手也　六轡者兩服兩驂各兩轡而驂馬兩轡納
之于觼故惟六轡在手也　中兩服馬也　象象骨
也　無角曰童　走曰牝牡　蹢蹄也　日夕則羊
先歸而牛次之　獸三歲曰肩　獸三歲曰特　鞹
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質而朱漆也　時是辰時也
牡獸之牡者也辰牡者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
之類　于貉謂往取狐狸也　一矢而死曰殪　獸

三曰羣二曰友　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
和謂聚而不相觸也　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
則潤澤也　有兎斯首一兎也猶數魚以尾也　廣
牡大牡也　白牡周公之牲也騂剛魯公之牲也
虓虎之自怒也　淺虎皮也　甡甡衆多並行之貌
駜馬肥健貌　駉駉腹幹肥張貌　綏綏求匹之
貌

鱗介類

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　鱣魚似龍黃色銳頭
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

小色青黑　魴鰥大魚也　鱮似魴厚而頭大或謂
之鰱　鱒似鯶而鱗細眼赤魚之美者也　鱨楊也
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
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　鯊鮀也魚狹而小常張口
吹沙故又名吹沙　鱧鮦也又曰鯇　鰋鮎也　嘉
魚鯉質鱒鯽肌出於沔南之丙穴　鱣鮪大魚也
鯈白鯈也　赬赤也魚勞則尾赤　潛槮也蓋積柴
養魚使得隱藏避寒因以薄圍取之也或曰藏之深
也　虺蛇屬細頸九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
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　蠆似蜥蜴長丈餘皮可
冒鼓　貝水中介蟲也有文采似錦

昆蟲類

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脚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
九十九子　草蟲蝗屬奇音青色　蝤蠐木蟲之白
而長者　螓如蟬而小其頟廣而方正　蛾蠶蛾也
其眉細而長曲　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
如漆有角翅或謂之促織九月在堂　蜉蝣渠畧也
似蛣蜣身狹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　蜩蟬也
斯螽莎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動股始
躍而以股鳴也　振羽能飛而以翅鳴也　蠋桑蟲

如蠶者也　伊威鼠婦也室不掃則有之　蠨蛸小
蜘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　宵行蟲名如蠶
夜行矦下有光如螢　蛭蟻塚也　阜螽蠜也　螟
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　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
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青蠅
汙穢能變白黑　蜂小物而有毒　脊理蜴蜥也虺
蜴皆毒螫之蟲也　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髮之曲
上者　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
害苗之蟲也　蜩螗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
也

金錫言其鍜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

珍寶類

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　瑶美玉也　玖亦玉名也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鏤刻金也　瑀玉赤色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
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
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
玉如半壁而内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
下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
也呂氏曰非獨玉也觿遰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

佩佩玉也　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　瓊
瑩亦美石似玉者　瓊英亦美石似玉者　重環子
母環也　鋂一環貫二也　瓊瑰石而次玉　珩佩
首横玉也　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半圭曰璋　介
圭諸侯之封圭也　琇美石也以美石為瑱　玉瓚
圭瓚也以圭為柄黄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
琛寶也元龜尺二寸　南金荊揚之金也　小球
大球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
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天子之所執也　小
共大共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鄭氏曰共執也
猶小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

聲色類

薨薨羣飛聲　丁丁椓杙聲也　嚶嚶聲也　殷靁
聲也　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　鎗擊鼓聲也
鷕雌雉聲　雝雝聲之和也　喈疾聲也　關關雎
雄相應之和聲也　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慄嘆息
之聲也　薨薨衆聲也登登相應聲　馮馮墻堅聲
央央有鶬皆聲和也　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
捜矢疾聲也　闐闐聲衆盛也　淒淒寒涼之氣
喈喈雞鳴之聲　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

薄薄疾驅聲　坎坎用力之聲　肅肅羽聲　鄰鄰
衆車之聲　鸞鈴也效鸞鳥之聲　將將佩玉聲也
呦呦聲之和也　丁丁伐木聲嚶嚶鳥聲之和也
許許衆人共力之聲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
蓋舉重勸力之歌也　坎坎擊鼓聲　瑲瑲聲也
瑲玉聲　淵淵鼓聲　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
將將鸞鑣聲　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喤
大聲也　嘒嘒聲也　欽欽亦聲也　閒關設牽聲
也　營營往來飛聲亂人聽也　叟叟聲也　翽翽
羽聲也　橐橐聲也　浮浮氣也　素白也　[illegible]

勝黄之間色黄中央土之正色　赬赤色也　黰黑也　皙白也　晣黑白分明也　瑳鮮白色　緇黑色　青青純緑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　青青組綬之色　縞白色綦蒼艾色　騂赤色周所尚也　黄黄狐裘色也　黎黑也謂黑首也　驪黑色也　玄赤黑色也　玄黑而有赤之色　朱赤色　葱蒼色如葱者也　幽黑色也　美色曰豔　奭赤貌

數目類

千萬曰億蓋言禾秉之數也　三五言其稀　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　八尺曰尋　兩手曰匊

不億不止於億也　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　粲美也或曰女三為粲一妻二妾也　露積曰庾

事實類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　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弒之故戴嬀大歸於陳而莊姜送之　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　黎侯失國而寓於衛　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　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詩以自誓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　宣姜與頑非匹耦而相從宣姜之惡不可勝道　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

丘營立宮室　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敗死焉齊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為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為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唁衛侯於漕邑　邢侯譚侯皆莊姜姊妹之夫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

義不可往　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　平王以中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内之民成之　鄭桓公武公相継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愛之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於齊傳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　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

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　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晉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　史記秦武公卒初以人從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與焉其後始皇之葬後宮皆令從死工匠生閉墓中　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

太子送之渭陽　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弒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召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　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　春秋傳夏姬鄭穆公之女也嫁於陳大夫夏御叔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焉洩冶諫不聽而殺之後卒為其子徵舒所弒而徵舒復為楚莊王所

誅　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　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　成康既沒周室寖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彘玁狁内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　宣王之時蠻荊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周公相成王營洛

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文廢其禮至於宣王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
復會諸侯於東都　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
敗績于姜氏之戎　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圮壞故宣
王即位更作宮室　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　太子
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於今
未弭　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　子思
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
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
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

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
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
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幽王太子宜臼被
廢　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幽王娶于申生太
子宜臼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讒黜申后
逐宜臼　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詩以絕
之　暴公不忠于君不義于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
絕之　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
衛武公飲酒悔過　齊武王朝周而後反為所辱
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　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

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
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
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
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文王九十七乃
終故言壽考　大難如羑里之囚及昆夷玁狁之屬
大伯見王季生文王又知天命之有在故適吳不
反大王沒而國傳於王季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
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
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

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
作豐邑　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　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賀
張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
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
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　凡人之生必坼副
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
子之易無坼副災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　后稷能
食時已有種植之志　史記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
種植麻麥麻麥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堯舉以為農

師　后稷堯以其有功封於邰使即母家居之以主
姜嫄之祀周人亦世祀姜嫄　名康公以成王將涖
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楚執戎蠻
子而致邑立宗以誘其遺民　衛武公作詩使人日
誦於其側以自警　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
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
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
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
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
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

也謂之睿聖武公　武公亦聖賢之徒　檜君好潔
其衣服　周饑克殷而年豐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
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避大難夫
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
矣　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
身修行欲消去之　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　申
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
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　宣王命樊侯仲山
甫築城於齊　份王厲王也厲王流於彘在汾水之
上故時人以目王焉　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

以其衆為築此城　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太
祖兼太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修其戎
事以除淮夷之亂　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
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
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　周制十有二年王巡守殷
國柴望祭告諸侯畢朝　周既滅商封微子於宋以
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　殷尚白　周公象武王
之功為大武之樂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
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

吳季子觀周樂　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
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始播百穀　閔公在位不
久　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　閔公八歲被弒必是
未娶其母叔姜也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
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及紂無道為武王
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其
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
商之禮樂日以放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
商頌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　高辛氏之妃有娀
氏女簡狄祈於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

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　商人尚聲　韋顧昆吾
㞷桀之黨　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而幅
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
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穀于四方而
商之受命實基於此　湯既受命初伐韋次伐顧次
伐昆吾乃伐夏桀、卿士則伊尹也至於湯得伊尹
而有天下　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
用武以伐其國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引用類

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王罔與成厥功　記

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徐釋之
流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　漢楚元王敬禮申
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
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遂稱疾
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
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
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
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　唐德宗將廢
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

意左右聞之將樹功于舒王太子危矣　班固司馬
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　程子曰
易剝之為卦也諸陽消剝也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
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
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
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
衆心願戴于君子君子得輿也．越勾踐伐吳有父
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
獨子無兄弟者歸養　後人畱宿而投其轄于井中
舜號泣于旻天曰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晉

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　姚崇遣使捕蝗
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　春秋
傳天王追命諸侯之詞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
右以佐事上帝　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
裸將於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
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孟子曰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珠玉犬馬
而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
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

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　黄耇老人之稱以祈黄耇猶曰以介眉壽云耳古器物欵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用蘄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　洪範所謂考終命古器物銘所謂令終令命是也　泄泄猶沓沓也蓋弛緩之意孟子曰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　南容一日三復白圭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漢明帝送庚印與東平

王蒼諸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　史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　古器物銘云郲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龔伯尊敦郲其眉壽萬年無疆　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　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外傳又以為周文公之頌　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墻見堯於羹也楚詞云王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春秋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

比喻類

如玉者美其色也　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　如雲言多而美也　凝脂脂寒而凝者亦言白也　瓠犀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　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緜緜不可絶也翼翼不可亂也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　如山安重也如河

弘廣也　如雲美且衆也　如結如物之固結而不散也　如濡潤澤也鮮澤也　如絲調忍也　如臨深淵恐隆也如履薄氷恐陷也　如貫如繩之貫物言相聯屬也　如林言衆也書曰受率其旅如林鷹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　如圭如璋純潔也　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　如雨言多也　如水亦多也　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奮飛如鳥奮飛而去也　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

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　如集于木恐墜也如

臨于谷恐隕也

辨析類

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比之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唯我所制耳

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責之深矣　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可以觀豈不信哉　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　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之為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

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孔子厄於陳蔡而不以為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寇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州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湯之什

里起豈嘗中衰申則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甚矣　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震動有娠以生后稷然巨迹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

也或異麒麟之生異于犬羊蛟龍之生異于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于人何足怪哉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下

明　秦安胡纘宗孝明類編　鍾　惺校閱

要句類

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　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　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　淫亂者未有不至殺身敗國亡家　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　女子以不自失為信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兵者毒民於死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　昔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

將及　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　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　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　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永長此日也　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　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　木根病則枝葉皆瘁古語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　聖哲謀肅艾即淵

範五事之德　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古者士出于農而工商不與焉　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　寶器不薦於褻味黄流不注於瓦缶盛德必享於祿壽福澤不降於淫人　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以諛言毗之　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　千慮而一得　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失粱士飲

酒不樂　人臣受恩無可以報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識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　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訓詁類

參差長短不齊之貌　萋萋盛貌　莫莫茂盛貌　詵詵和集貌振振盛貌　繩繩不絕貌　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貌　肅肅整飭貌　赳赳武貌　振振仁厚貌　趯趯躍貌　齊敬貌　蔽芾盛貌　委蛇自得之貌　嘒微貌　肅肅齊遬貌　舒遲緩[illegible]

[illegible]舒緩貌　悄悄憂貌　棣棣富而閑習之貌　甚池不齊之貌　招招號召之貌　遲遲舒行貌　湜湜清貌　褎多笑貌　碩大也俁俁大貌　孌好貌　虛寬貌　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　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　玼鮮盛貌　瑳亦鮮盛貌　子子特出之貌　悠悠遠而未至之貌　瑟矜莊貌　僩威嚴貌　金著貌　頎長貌　敖敖長貌　驕壯貌　洋洋盛大貌　發發盛貌　泧若潤澤貌　垤笑貌　容遂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　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雝雝垂貌　悠悠遠貌　陶陶和

樂之貌　啜泣貌　緜緜長而不絕之貌　啍啍重遲之貌　火烈而射也烈熾盛貌　旁旁驅馳不息之貌　翱翔遊戲之貌　昌盛壯貌　踐行列貌　陶陶樂而自適之貌　挑輕儇跳躍之貌　瞿瞿驚顧之貌　崔崔高大貌　婉孌少好貌丱兩角貌　濟濟美貌濔濔柔貌　彭彭多貌　儦儦衆貌　婉亦好貌　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　瞿瞿却顧之貌　宛坐見貌　鑿鑿巉巖貌　滑滑盛貌踽踽無所親之貌　菁菁亦盛貌睘睘無所依貌　粲爛華美鮮明之貌　惴惴懼貌　欝茂盛貌　欽欽憂而不

忌之貌　渠渠深廣貌　僚好貌　懰好貌　切切
憂貌　儼矜莊貌　沃沃光澤貌　欒欒瘠貌　博博
憂勞之貌　發飄揚貌　偈疾驅貌　嘌漂搖不安之
貌　楚楚鮮明貌　婉少貌　芃芃美貌　拮据手
口共作之貌　蜎蜎動貌　熠燿明不定貌　几
几安重貌　騑騑行不止之貌　倭遲回遠之貌
嘽嘽衆盛之貌　駸駸驟貌　侁侁衆多疾行之貌
鄂鄂然外見之貌　藇美貌　於歎辭榮鮮明貌
蹲蹲舞貌　烈烈憂貌　旆旆飛揚之貌　彭彭
衆盛貌　睆實貌　幝幝敝貌　痯痯罷貌　孌長大

貌　湑湑然蕭上露貌　濃濃厚貌　沖沖垂貌
菁菁盛貌　棲棲猶皇皇不安之貌　廣大也顒大
貌　佶壯健貌　奭赤貌　蠢者動而無知之貌
嘽嘽衆也焞焞盛貌　奕奕連絡布散之貌　蕭蕭
悠悠皆閑暇之貌　麌麌衆多貌　噦噦深廣之貌
節高峻貌　赫赫顯盛貌　瑣瑣小貌　蹙蹙縮
小之貌　菀茂盛之貌　佌佌小貌　蔌蔌窶陋貌
眾衆多貌　宛小貌　温温和柔貌　漼深貌　躍
躍跳疾貌　荏染柔貌　斐斐小文之貌　哆哆微
張之貌　翩翩往來貌　捷捷儇利貌　幡幡反覆貌

習習和調貌　烈烈高大貌　發發疾貌　捄曲貌
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　粲粲鮮盛貌　鞙鞙長
貌　跂隅貌　發發病貌　偕偕強壯貌　燕燕安
息貌　湯湯沸騰之貌　楚楚盛密貌　與與翼翼
皆蕃盛貌　昀昀墾辟貌　翼翼整飭貌　彧彧茂
盛貌　薿茂盛貌　觩角上曲貌　頍弁貌或曰舉
首貌　孌美貌　側傾也俄傾貌　頒大首貌　湑
湑動貌　逢逢盛貌　騂騂弓調和貌　翩反貌
瀌瀌盛貌　厲垂帶之貌　肅肅嚴正之貌　烈烈
威武貌　沃光澤貌　英英輕明之貌　扁卑貌　漸

漸高峻之貌　青青盛貌　亹亹勉強之貌　芃尾
長貌　翼翼恭慎之貌　洋洋廣大之貌　煌煌鮮
明貌　彭彭強盛貌　膴膴肥美貌　伉高貌　瑟
縝密貌　瑟茂密貌　依安貌　芾芾強盛貌　仡
仡堅壯貌　濯濯肥澤貌　翯翯潔白貌　蹌蹌濟
濟羣臣有威儀貌　囂囂自得不肯受言之貌　蹻
蹻驕貌　蕩蕩廣大貌　炰烋氣健貌　夢夢不明
亂意也慘慘憂貌　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略貌　倬明
貌　赫威怒之貌　藐藐深貌　蹻蹻壯貌　濯濯
光明貌　番番武勇貌　翼翼恭敬貌　業業健[illegible]

捷捷疾貌　且多貌　洸洸武貌　藐藐高遠貌
拚飛貌　濟濟人衆貌　紑潔貌　俅俅恭順貌
蹻蹻武貌　桓桓武貌　繹繹不絕貌　蹻蹻盛貌
矯矯武貌　舄大貌　芒芒大貌　祈祈衆多貌
梃長貌　休休安閑之貌　陽陽得志之貌　煒赤
貌　咥笑貌　突忽然高出之貌　帷唯行出入之
貌　牂牂盛貌　煌煌大明貌　潸湧下貌　泥泥
柔澤貌　闞奮怒之貌　敬愼貌　捷疾貌　輾者
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流皆臥
不安席之意　空者和順之意　厭浥濕意　契濶

隔遠之意　晛晥清和圓轉之意　簡簡易不恭之
意　軸盤桓不行之意　窈窕幽閑之意　爰爰緩
意　施施喜悅之意　糾糾繚戾寒涼之意　提提
安舒之意　邂逅相遇之意　夭紹糾緊之意　愈
愈益甚之意　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　旻幽
遠之意　睠睠勤厚之意　芃芃長大貌悠悠遠行
之意　穆穆深遠之意　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
伴奐優游閑暇之意　謹斂束之意　玉寶愛之意
衎寬縱之意　友者親愛之意也　惄饑意也
邁亦寬大之意也　悸悸憂意也　反覆傾側[illegible]

之意也　里憂也與漢書無俚之俚同聊賴之意也
淑善也　好亦善也　逑匹也　服猶懷也　悠
長也　采取而擇之也　芼熟而薦之也　樂則和
平之極也　覃延施移也　中谷谷中也　刈斬濩
煮也　斁厭也　言辭也　師女師也　薄猶少也
汚煩撋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　采采非
一采也　害何也　寧安也　頃欹也　懷思也寘
舍也　陟升也　姑且也　永長也　吁憂歎也
纍猶繫也　履祿綏安也　荒奄也將猶扶助也
縈旋成就也　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袺以衣貯之

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思
語辭也　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　秣飼也　遵循
也　調一作輖重也　御迎也　燬焚也　孔甚邇
近也　終竟溫和惠順也　方有之也將送也　盈
滿也成成其禮也　于於也　僮僮竦敬也　祁祁
舒遲貌去事有儀也　忡忡猶衝衝也　躋還降下
也　慘憂也　輯和也　奠置也　尸主也　季少
也　敗折憩息也　拜屈說舍也　行道夙早也
速召致也　自公從公門而出也　遑暇也　振振
信厚也　息止也　庶衆迨及也　吉吉月也　[illegible]

彤之　征行也　命謂天所賦之分也　猶亦同也
與猶以也　處安也　過謂過我而與俱也　純
束猶包之也　感動也　穠盛也猶曰戎戎也　肅
欲雝和也　伊亦維也　耿耿小明憂之貌也　隱
痛也　微猶非也　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　選
擇也　覯見閔病也　迭更微虧也　已止也　亡
之為言忘也　治謂理而織之也　俾使訧過也
佇立久立也　勗勉也　胡寧皆何也　冒覆也報
荅也　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畜養卒終也
述循也　暴疾也　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

悠悠思之長也　有又也　願思也　踊躍坐作
擊刺之狀也　平和也　爰於也　闊契闊也　活
生洵信也　劬勞病苦也　聖叡令善也　詒遺阻
隔也　展誠也　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　德
音美譽也　違相背也　宴樂也　屑潔以與逝之
也　閱容也　慉養阻却鞫窮也　旨美蓄聚御當
也　洸武貌潰怒色也　肄怒塈息也　微猶衰也
中露露中也　誕闊也　以他故也　蒙戎亂貌
言弊也　瑣細尾末也　流離漂散也　赫赤貌渥
厚漬也　還回旋也　遄疾臻至也　[illegible]

寠者貧而無以為禮也　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
適之也　政事其國之政事也　一猶皆也　埤厚
室家讁責也　敦猶投擲也　遺加摧沮也　惠愛
行去也　邪一作徐緩也　亟急也　靜者閑雅之
意也　姝美色也　踟躕猶躑躅也　歸亦貽也
泚鮮明也　瀰瀰盛也　燕安婉順也　鮮少也
離麗也　逝往也　中河中於河也　矢誓靡無也
諒信也　特亦匹也　慝邪也　道言醜惡也
襄除也　詳詳言之也言之長者不欲言而託以語
長難竟也　讀誦言也　辱猶醜也　偕老言偕生

而偕死也　蒙覆也　清視清明也　孟長也　要
猶近也　良善也　揆度也　允信也　靈善零落
也　星見星也說舍止也　秉操塞實淵深也　相
視也止容止也俟待也　遄速也　祝屬也　載則
也　嘉臧皆善也　遠猶忘也　濟渡也　閟閉也
止也言思之不止也　善懷多憂思也舊漢書云崖
善崩也　尤過也　控持而告之也　度測也　奧
隈也　猗猗始生柔弱而美盛也　匪斐通文章著
見之貌也　諼忘也　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嘆辭
也　考成也槃盤桓之意言成其隱處之室也　寬

𢈔也　寤宿已覺而猶臥也　鑣鑣盛也　施設也
揭揭長也　孽孽盛飾也　蚩蚩無知之貌蓋慫
而鄙之也　貿買也　愆過也將願也請也　垝毀
也　賄財遷徙也　耽相樂也說解也　隕落徂往
也　漸漬也　周救也　靡不興起也　及與也
高下之判也　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　籊籊長而
殺也　儺行有度也　知猶智也　甲長也　杭渡
也　崇終也　朅武貌桀才過人也　適主也　癙
病也　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　韋
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

禮九夏之三也　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
也渠思文也　佸會桀杙括至苟且也　由從也
曷何也　暵燥仳別也　嘅歎聲艱難窮厄也　修
長也或曰乾也如脯之謂修也　古者謂死喪饑饉
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
語猶然也　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
也　羅綱尚猶罹憂也　尚庶幾也吪動也　造亦
為也覺寤也　庸用聰聞也　穀生皦白也　好猶
空也　美好也仁愛人也　服乘也　具俱也　瘍
起也　卒春慢遲也　罕希釋解也　旋還卓

柚拔刃也　好謂容好也　直順㑵美也　舍處涂
樊也　晏鮮盛也　粲光明也　摻擥寁速故舊也
好情好也　加中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
鳧鴈之上是也　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宜麥
之屬是也　贈送順愛問遺也　都閑雅也　漂飄
同要成也　息安也　丰豐滿也　即就也　瘵病
愈也　嗣音繼續其聲問也　達放恣也　員與云
同語辭也　娛樂也　蔓延也　邂逅不期而會也
臧美也　訏大也　瀏深貌殷衆也　片樂會朝
也　從逐也　儇利也　茂美也　履躡也　發行

去也　自從也　令盧令也　蕩平易也　從相從
也　藝樹也　克能也極亦窮也　甫大也　驕驕
張王之意忉忉憂勞也　桀桀猶驕驕也怛怛猶忉
忉也　豈弟樂易也　遨敖猶翱翔也　抑而若揚
美之盛也　蹌趨翼如也　名猶稱也　清目清明
也　選異於衆也或曰齊於樂節也　貫中而貫革
也　反覆也中皆得其故處也　摻摻猶纖纖也
上猶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棄未死而棄
其尸也　行猶將也還猶歸也　泄泄猶閑閑也
猗與兮同語辭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莊子亦云而

敘猶爲人猗是也　胡何也　素空也　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也德歸思也直猶空也　勞勤苦也　永號長呼也　聿遂莫晚除去也　大康過於樂也　職主也　逝邁皆去也　外餘也　蹶蹶動而敏于事也　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　愉樂也　考擊也　保居有也　篤厚也綢繆尤纏綿也　杕特也　比輔佽助也　集止也　盬不攻緻也　怙恃也　極已也　行列也　常復其常也　燠煖也　左東也　周曲也　旃之也　與許也　從聽也　令使也　阜肥大也　碩肥大也　閑調

習也　輶輕也　方將也　群和也　蒙雜也　厭厭安也　秩秩有序也　遡洄逆流而上也遡游順流而下也　淒淒猶蒼蒼也　晞乾也　躋升也言難至也　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　右不相直而出其右也　渥漬也　黼刺繡也　慄懼殲盡贖貿也　防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禦猶當也　夏大也　承繼也　權輿始也　湯湯也　望人所瞻望也　值植也　差擇也　越於駿衆也　棲遲遊息也　晤猶解也　肺肺猶胖胖也晢晢猶煌煌也　斯斯也　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　萃集訊告也　[illegible]

猶切切也　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悄憂也　懮受憂思也　慅猶悄也　燎明也　慘憂也　悁悁猶悒悒也　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翺翔猶逍遙也　膏脂所漬也　庶幸也　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　蘊結思之不解也　猗儺柔順也　無家言無累也　怛傷也　溉滌也　采采華飾也　說舍息也　何揭祋殳也　卬丘也　冽寒也　載始也陽溫和也　懿深美也　祁祁衆多也或曰徐也　績緝也　隕墜蘀落也謂草木隕落也　纘習而繼之也　剝擊也　介助也　叔

拾也　同聚也　功葺治之事也　索絞也乘升也　稱舉也　疆竟也　恩情愛也勤篤厚也鬻養閔憂也　徹取也　捋取也　蓄積租聚也卒盡瘏病也　譙譙殺也　偷偷敝也翹翹危也嘵嘵急也　怡怡言久也　施延也　熠燿鮮明也　皇匡也將大也　牝化嘉善也　遒斂而固之也　休美也　則法也　跋躐也　孫讓膚美也　德音猶令聞也　瑕疵病也　承奉也　將行也　昭明也　恌偷薄也敖游也　湛樂之久也燕安也　監不堅固也　啓跪處居也　將養也　諗告也　皇皇猶煌煌也　[illegible]

迒咨諏訪問也　謀猶諏也　沃若猶如濡也度猶
諆也　均調也詢猶度也　不猶豈不也　韡韡光
明也　威畏裒聚也　鬩鬩狠也禦禁也戎助也
儐陳飫饜也　翕合也　究窮圖謀亶信也　幽深
遷升喬高矧況也　遠名也　微無顧念也　咎過
也　衍多也　無遠皆在也　湑亦釃也酤買也
保安也　固堅單盡也除除舊而生新也庶衆也
戩與剪同盡也　罄盡也　興盛也　享獻也　卜
猶期也　弔至也　質實也　羣衆也　黎黑也猶
秦言黔首也　百姓庶民也　騫虧也　作生出地

也　靡無也　柔始生而弱也　定止聘問也　剛
既成而剛也　疚病也　來歸也　業業壯也捷勝
也　騤騤強也　依猶乘也　戒警也　遲遲長遠
也　設陳也　况茲也　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名光
顯也　華盛也　薄之為言聊也　訊其魁首當訊
問者也醜徒衆也　嗣續也　戴裝疚病恤憂偕俱
會合也　麗歷也　烝然發語聲也　衎樂也　綏
安也　寫輸寫也　譽善聲也處安樂也　龍寵也
爽差也　豈樂弟易也　壽豈壽而且樂也
同聚也　厭厭安也亦久也足也　豐

也　令德謂其飲多而不亂德足以將之也　離離
垂也　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威儀也　既與也　載
抗之也喜樂也右勸也尊也　好說醉報也　慍恨
怒也覺明也　中阿阿中也　中沚沚中也　中陵
陵中也　熾盛匡正也　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
也　共與供同服事也　整齊也　啓開也猶言發
程也　憲法也　祉福御進戾維也　涖臨也　師
衆干扞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之也翼翼
順序也　錯文也　戾至也　鞫告也　平和不暴
怒也　振止旅衆也　元大猶謀也　痝痝充實也

好善也阜盛大也　選數也　繹陳列聯屬之貌
也　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　柴說文作𢪱
謂積禽也　猗偏倚不正也馳馳驅之法也舍矢如
破巧而力也　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　差擇齊
其足也　中原原中也　祁大也　矜憐也　究終
也　中澤澤中也　哲知宣示也　央中也　艾盡
也　燀火氣也　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　訛偽懲
止也　攻錯也　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　皎
皎潔白也　縶絆其足維繫其靷也　永久也逍遙
遊息也　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為來之疾也　愼

勿遏也勉毋吷也適思猶言去意也旋回復反也
畜養也　特匹也　斯此也　苞叢生而固也　似
嗣也　跂竦立也　儀善也　何揭也　雌雄禽獸
也　矜矜兢兢堅強也　崩羣疾也既盡也升入牢
也　溱溱衆也　瞻視惔燔卒終斬絕監視也　薦
荐通重也　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　氏本均平維
持毗輔弔愍空窮也　仕事罔欺也　夷平殆危也
膴厚也　傭均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　戌
平也　項大也　茂盛懌悅也　訛化也　緐多京
京亦大也癙憂幽憂也痒病也　瘉病莠醜也　辜

罪幷俱也　夢夢不明也　局曲也蹐累足也號長
言之也　特特生之苗也抏動也　正政也厲暴惡
也　揚盛也　威亦滅也　輸隋也　屢數顧視也
焰明易見也　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殷殷然痛也
穀祿夭禍椓害哿可獨單也　微虧也　寧安徐
也　沸出騰乘也　煽熾也　方處方居其所未變
從也　作動戕害也　聖通明也　藏畜也　孽災
害也噂聚也沓重複也　燒力也　悠悠憂也　里
居羨餘逸樂徹均也　駿大德惠也　疾威猶暴虐
也慮圖皆謀也　舍置道淪陷胥相鋪徧也　戾定也

勩勞也　辟法也　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
遂是也　憯憯憂貌痒病訊告也　鼠思猶言癙憂
也　敷布適辟沮止卭病也　潝潝相和也訿訿相
詆也　底至也　集成也　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
止定也　膴大也多也　艾與乂同治也　戰戰
恐也兢兢戒也　翰羽也　齊肅也　克勝也富猶
甚也又復也　式用也　題視也　忝辱也　塡與
瘨同病也　斯語詞也　踧踧平易也　惄思擣舂
也　疢猶疾也　屬連也　裏心腹也辰猶時也
湑湑衆也　屆至也　佼佼舒貌空疾而舒留其羣

也　壞傷病也寧猶何也　投奔墐埋秉執隕墜也
醻報惠愛舒緩究察也　椅倚也以物倚其巔也
杝隨其理也佗加也　已泰皆甚也愼審也　僭
始不信之端也　涵容受也　侑勸也　祉猶喜也
餤進也　奕奕大也秩秩序也　猷道莫定也
毚狡也　行言行道之言也　數辨也蛇蛇安舒也
拳力階梯也　艱險也　唁弔失位也　攪攪亂
也　還反易說祇安也　諒誠也　三物犬豕雞也
刺其血以詛盟也　反側反覆不正直也　緝緝口
舌聲或曰緝緝人之罪也　好好樂也草草憂也

殺棄也　將且也　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　頹
風之焚輪者也　置于懷親之也　鮮寡也　鞠畜
皆養也　拊拊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
罔無窮極也　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卒
終也言終養也　睠反顧也　空盡也　冽寒意也
契契憂苦也憚勞也載載以歸也　職專主也來
慰撫也　僚官試用也　璲瑞也　服駕也　行行
列也　翕引也　腓病離憂瘼病奚何也　烈烈猶
栗烈也　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　溥大也
彭彭然不得息也傷傷然不得已也　將壯也　咎

猶罪過也　將扶進也　祇適疧病也　雝猶蔽也
重猶累也　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　譴怒罪責也
奧暖慼急戚憂興起也　恒常也　與猶助也穀
祿也以猶與也　息猶處也　介景皆大也　悲猶
傷也回邪也　妯動猶若也　同音言其和也　僭
亂也　抽除也　濟濟蹌蹌言有容也　剝解剝其
皮也亨烹熟之也肆陳之也將奉持而進之也　明
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　慶猶福也　踖踖敬也
莫莫清靜而敬至也　庶多也　度法度也獲得
其宜也　格來也　熯竭也　苾芬香也　卜予也

[illegible]也春秋傳曰易幾而哭是也　式法齊整稷
[illegible]匡正敕戒也　戒告也　廢去也　旬治也　優
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　畀與也　中田田中也
祜福也　有年豐年也　適往也　烝進俊髦也
慶福也　穀養也又曰善也　饁餉攘取易治長竟
有多敏疾也　覃利俶始載事庭直若順也　祁祁
徐也　穧束秉把也　滯亦遺棄之意也　泱泱深
廣也　茨積也　作猶起也　同猶聚也　處安也
芸黃盛也　章文章也　鶯然有文章也　胥語
詞　祜福也　屏蔽也　戢斂難愼那多也　遐遠

也久也　艾養也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
也　嘉旨皆美也　匪他非他人也　奕奕憂心無
所薄也　何期猶伊何也　時善也　怲怲憂盛滿
也　阜猶多也　括會也　陟登也　仰瞻望也
樊藩也　棘所以為藩也　極猶已也　構合也猶
交亂也　初筵初即席也　左右筵之左右也　旅
陳也和旨調美也　偕齊一也　逸逸往來有序也
抗張也　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祈求也
烈業洽合也　百禮言其備也　壬大林盛也　錫
神錫之也　嘏福湛樂也　康安也或曰康讀曰亢

記曰崇坫康圭此亦謂坫上之爵也　反反顧禮也
幡幡輕數也僊僊軒舉之狀　抑抑愼密也　怭怭
媟嫚也　秩常也　號呼呶讙也　郵與尤同過也
傞傞不止也　出去伐害也　謂告也　識記也
那安也　交交際也　紓緩也　殿鎮也　平平
辯治也　葵揆也　膴厚也　綽寬裕饒瘉病也
塗泥附著徽美猷道屬附也　浮浮猶瀌瀌也流流
而去也　暱近靖安也極求之盡也　愒息也邁過
也　傳臻皆至也　居猶徒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
憐也　不改有常也　菀猶屈也積也　旟揚也盱

望也　局卷也猶言首如飛蓬也　任負任者也
功工役之事也營治也　膠固也　遐與何同表記
作瑕鄭氏註曰瑕之爲言胡也　步行也天步猶言時
運也　猶圖也或曰猶如也　樵采也　烘燎也
懆懆憂貌邁邁不顧也　隅角憚畏也　趨疾行也
側旁也　酢報也　醻導飲也　沒盡也　烝衆
也　曠空也　命天命也　左右旁側也　令聞善
譽也陳猶敷也　翼翼勉敬也　皇美楨幹也　假
大麗數也　藎進也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
永長配合也命天命也師衆也上帝天之主宰也

易言其難也　遏絕宣布義善也　虞度載事儀象
刑法孚信也　明明德之明也　赫赫命之顯也
忱信也　天位天子之位也　殷適殷之適嗣也
挾有也　懷來也　監視集就載年合配也　俔磬
也韓詩作磬說文云俔譬也孔氏曰如今俗語譬
喻物曰磬作然也　纘繼也　行嫁也　右助燮
和也　矢陳也　貳疑也　佐助也　肆縱兵也
會朝會戰之旦也　止居也　左右東西列之也
宣布散而居也或曰導其溝洫也　周徧也　縮束
也　翼翼嚴正也　陾陾衆也　重復也　將將嚴

正也　戎醜大衆也　肆故今也猶言遂也承上起
下之辭也　殄絕慍怒也　問聞通謂聲譽也　拔
挺拔而上不拳曲蒙密也　兌通也　駾突喙息也
質正也　槱積也　濟濟容貌之美也　峩峩盛
壯也髦俊也　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　相質也
勉勉猶言不已也　濟濟衆多也　攸所降下也
備全具也　勞慰撫也　齊莊媚愛也　恫痛也刑
儀法也　雝雝和之至也肅肅敬之至也不顯幽隱
之處也　射與斁同厭也　保猶守也　戎大也疾
猶難也　烈光假大瑕過也　法式也　造爲也

譻名也　臨視也赫威明也　不獲謂失其道也
度謀也　耆致也　式廓猶言規模也　作拔起也
屛去之也　脩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　路
辟芟除也　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長成也　對
猶當也　因心非勉強也　度能度物制義也　貊
春秋傳樂記皆作莫謂其莫然清靜也　順慈和徧
服也比上下相親也　比于至于也悔遺恨也　無
然猶言不可如此也　畔離畔也援攀援也　歆欲
之動也羨愛慕也　岸道之極至處也　按遏也
鮮善將側方鄉也　懷眷念也　安安不輕暴也

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　忽滅拂戾也　經度
也　營表攻作也　不日不終日也　伏言安其所
處不驚擾也　牣滿也　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
逢逢和也　在天旣沒而其精神上與天合也　配
對也　式則皆法也　昭茲茲哉聲相近古蓋通用
也　來後世也許猶所也　繩結武迹也　匹稱也
濯著明也　考稽宅居正決也　民人也時是也
履踐也　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　震娠也夙肅
也　育養也　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　先生首生
也　坼副皆裂也赫顯也　居然猶徒然也　隘[illegible]

[illegible]說字愛會値也　覃長載滿也　就向也　役列
也　幪幪然茂密也　唪唪然多實也　茀治也種
布之也　恒徧也謂徧種之也　任肩任也負背負
也　定額也　燔傅諸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
臭香也　庶近迄至也　敦聚貌句萌之時也　勿
戒止之詞也　戚戚親也　莫猶勿也　肆陳也
設席重席也　御侍也　堅猶勁也　鈞參亭也謂
三公之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舍釋也謂發矢也　均皆中也賢射多中也　句
穀通謂引滿也　不侮敬也　醹厚也　引導輔翼

祺吉也　德恩惠也　昭明猶光大也　融明之盛
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朗虛明也　令終善終也
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　靜嘉清潔而美也
攝檢也　匱竭類善也　祚福祿也胤子孫也　僕
附也　釐予也　從隨也　馨香之遠聞也　爲猶
助也　崇積而高大也　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
芬香也　嘉美也中重也　穆穆敬也皇皇美也
愆過也　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　抑抑密也秩
秩有常也匹類也　解惰也　康寧也　輯和　方始
也　庶繁謂居之者衆也　順安宣徧也言居之徧

也　無永𡖖得其所不思舊也　卷曲也　虡處居
室也廬寄也旅賓旅也　宗尊也主也　溥廣也
徹通也　荒大也　泂遠也　濯滌也　休義也
性猶命也酋終也　㫌章大明也或曰昄當作版版
章猶版圖也　茀祓皆福也　引導其前也翼相其
左右也　顒顒卬卬尊嚴也　令望威儀可望法也
藹藹衆多也媚順愛也　汔幾也　詭隨不顧是
非而妄隨人也　明天之明命也柔安也能順習也
述聚也惛怓猶讙譁也勞猶功也　罔極為惡無
窮極之人也有德有德之人也　愒息泄去厲惡也

正敗正道敗壞也　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
正反反於正也　板板反也　管管無所依也　憲
憲欣欣也　蹶動也　懌悅也　異事不同職也
謔戲侮也　灌灌款款也　熇熇熾盛也　懠怒夸
大毗附也　殿屎呻吟也　蔑猶滅也　資與咨同
嗟嘆聲也　牖開明也猶言天啓其心也　取求攜
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　辟邪也　价大也大德之
人也　渝變也　王往通言出而有所往也　疾威
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　諶信也　咨嗟也　彊
禦暴虐之臣也掊克聚斂之臣也　慆慢也　義善懟

怨也　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　作讀為詛詛祝怨
謗也　背後側傍陪貳也　式用也　奰怒覃延也
顛沛仆拔也　揆猶絕也鑒視也　隅廉角也　哲
知戾反也　競強也覺直大也　大謀謂不為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　定審定不改易也　猶圖
也　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而為長久之計也　辰
告謂以時播告也　典尚也　湛樂從言惟湛樂之
是從也　紹謂所承之緒也　共執也　弗尚厥棄
之也　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遏遠也　質成也定也
侯度諸侯所守之法度也　虞慮話言也　玷缺

也　僭差賊害也　虹潰亂也　話言古之善言也
僭不信也　庶幸憯恨忒差遹僻也　熒熒旬徧劉
殘也　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　燼灰燼也步
猶運也頻急蹙也　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
競爭厲怨梗病也　毖慎況滋也　序爵辨別賢否
之道也　執熱手執熱物也　遡鄉僾唈肅進荓使
也　荒虛也　惠順也順于義理也　相輔狂惑也
厲砥鍛鐵止居基定也　理疆理也衆人多也有
財足也　圉邊也或曰禦禁也　陰陽向背寒燠之空
也　谷窮也　迪進也　忍殘忍也　顧念也　隧

道也　中隱暗也垢汙穢也　敗類猶言圮族也
悖眊也　之往陰覆也　職專也　涼薄也鄭讀作
諒信也　善背工為反覆也　回遹也　昭光回轉
也　小人下民也　蘊蓄隆盛也　臨享也　斁敗丁
當也　推去也　兢兢恐也業業危也　遺餘也
摧滅也　無所無所容也　大命近止死將至也
瞻仰顧望也　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
也　魃旱神也　惔燎之也　憚勞也　熏灼　遯逃
也　虞度悔恨也　假至也　輸斡蓄薉也　式使
諸侯以為法也　登成也　遷使就國也　俶始作

也　近辭也　峙積粻糧也　元長也　揉治也
誦工師所誦之詞也　風聲肆遂也　彝常懿美保
祐也　儀威儀也　色顏色也　古訓先王之遺典
也　力勉若順賦布也　出承而布之也　紘行而復
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也　將奉行也
　順否猶臧否也　解急也　人亦有言世俗之言
也　茹納也　儀度圖謀也　穆深長也　奕奕大
也　句治也　虔敬易改榦正也　祁祁徐靚也
相攸擇可嫁之所也　訏訏甫甫大也　麌麌衆也
　慶喜也　譽樂也　鋪陳也陳師以征也　[illegible]

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　肇開公功也
　釐賜也　對答揚稱休美也　三事或曰三農之
事也　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　舒徐保安作
行也　絡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騷擾動也
進鼓而進之也　鋪布也布其師旅也　敦厚也厚
集其陳也　仍就也　猶道塞實庭朝回違也　翰
羽苞本也　還歸班師而歸也　塡久厲亂也　疾
害屆極也　收拘說赦也　忮害忒變也　竟終背
反極已慝惡也　三倍獲利之多也　刺責弔閔也
罔罟優多幾近也　鞏固也　訌潰也　昏椓昏亂

椓喪之人也　共與恭同一說與供同謂共其職也
　潰潰亂也　回遹也靖治也　皐皐頑慢之意訿
訿務為詆毀也　潰遂也　相視潰亂也　替廢也
　引長也　頻厓溥廣弘大也　辟開蹙促也　穆
深遠也清清淨也　肅敬雝和顯明相助也　越於
也駿大而疾也承尊奉也　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
無窮也純不雜也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
字之訛也　收受也　清清明也　肇始禋祀迄至
也　烈光也　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　崇
尊尚也　荒治也　岨險僻之意也　基積累[illegible]

以矛䂞手上者也　宥宏深也密靜密也靖安也
將奉右尊也　儀式刑皆法也　嘏錫福也　序次
震動疊懼懷來柔安也　覲視也　競強也　斤斤
明之察也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　簡簡
大也反反謹重也　文言有文德也　極至也德之
至也　卒徧也　嗟嗟重歎以深敕之也　公公家
也　成成法也　康年猶豐年也　噫嘻亦嘆詞也
假格也　發耕也　覃澤也　畀予洽徧皆徧也
穆穆天子之容也　假大也　發語辭也　章法
度也　陽明也　皇大也美也　亦語辭也　斁猒

選擇也　遏止劉殺耆致也　造成也　訪問落始
悠遠也　判分渙散明顯也　顯明也　士事也
將進也　仔肩任也　懲有所傷而知戒也　澤澤
解散也　媚順依愛士夫也　略利載事也　函含
也　緜緜詳密也　實積之實也　積露積也　斂
芬香也　胡壽也　且此振極也　畟畟嚴利也
栗栗積之密也　盈滿寧安也　柔和也吳譁也
鑠盛熙光介甲也　公事也　閒代也言君天下以
代商也　應當也　繹尋繹也　繹思尋繹而思念
也　伾伾有力也　才材力也　作奮起也

[illegible]也　徂行也　明明辨治也　有有年也　穀
善也或曰祿也　茷茷飛揚也　噦噦和也　色和
顏色也　屈服醜衆也　廣拓而大之也　德心善
意也　狄猶遏也　烝烝皇皇盛也　不吳不揚肅
也　博廣大也　無斁言競勸也　逆違命也　憬
覺悟也　賂遺也　閟深閉也　侐清靜也　實實
鞏固也枚枚礱密也　依猶眷顧也　緒業也　翦
斷也　屆極也猶言窮極也　虞慮也　敦治之也
咸同也　宇居也　耳耳柔從也　忒過差也　震
騰驚動也　增增衆也　膺當也　懲艾承禦也

荒奄也　若順也　有有常也　曼長也　置陳也
簡簡和大也　淵淵深遠也嘒嘒清亮也　穆穆
美也　斁斁然盛也　奕奕然有次序也　夷悅也
格敬也　秩常申重也　斯所猶言此處也　賚
與也　古猶昔也　正治也　濬深長久也　幅猶
言邊幅也　隕讀作員謂周也　桓武撥治達通也
履禮越過發應也　截整齊也　降猶生也遲遲
久也祇敬也　何荷競強絿緩也　優優寬裕之意
也　遒聚也　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　戁
恐竦懼也　虔敬也　曷遏通或曰曷誰何也　蘖

世震懼業危也　監視嚴威也　僭賞之差也濫刑
之過也　封大也　極表也　赫赫顯盛也濯濯光
明也　九九直也　方正也虔亦截也　閑閑然而
大也　籍稅也　俾俾張也猶鄭風所謂延也　髦
夷髦也書作髳　典刑舊法也　愆過也　濯大也
綴猶結也　骨脂膏也　易輕挏持逝去讐答承
奉也　翼翼行列整治之狀　顛倒狼狽之狀　傲傲
傾側之狀　閑閑徐緩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屬續狀
岐嶷峻茂之狀　漸則濯之而已　仇與求同匡
衡引關雎亦作仇字　中林林中　采始求之有既

得之　能左右之曰以　成就謂成其約誓之言
其者冀其將然之詞　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稷之實如心之噎　宜稱更改也　席大也程子曰
席有安舒之義　敝壞也　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
所宿之舍　究然讓之貌也讓而辟者必左　一方彼
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　罔極言其心縱恣
無所至極　奄息名特傑出之稱　味喙遂稱媾寵
也遂之曰稱猶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吉言諏日擇
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　燕謂燕飲　實滿猗
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畝谷或以為

草木之實猗猗然　無祿猶言不幸爾　愬者心不
欲而自強之詞　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
安徐令息亟疾也　君子在位　履行也　喈喈猶將
將湝湝猶湯湯　棠棠猶堂堂　摧坐秣粟也　蹈
當作神　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　力如力行之力
土鄉僤厚瘽病　友紀猶言綱紀也或曰友疑作
有　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　於皇歎美之詞
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何任也春秋傳作荷　韋
貽曰懿讀為抑　填與陳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瘨字
同為病之義　嬛與煢同　所依怙之意疚哀病也

匡衡曰煢煢在疚　定與實同　信與申同　暇何
古音相近通用　景古影字　支枝同　魗與醜同
廷與誔同　寘與置同　旅與膂同　靖與靜同
詹與瞻同　爾與邇同　辟與闢同　兄怳同
頌與容同古字通用　贅屬也言危也春秋傳曰君
若綴旒然與此贅同　敖傲通　有又通　仇讀曰
斛　憯當作增　只語助辭　于嗟歎辭　止語辭
居諸語辭　逝發語辭　式發語辭　不暇疑辭
聊且略之辭　聊語助也朋比也且嘆辭　嗟[illegible]
語辭　烝發語辭　抑發語辭　且語辭　哉語辭

聿發語辭　誕發語辭　猗與嘆辭　猗嘆辭
諾應辭

新刻胡氏詩識卷之下終

新刻讀詩錄全

河東　薛瑄　德溫　述
竟陵　鍾惺　伯敬　閱

謝氏曰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念過便教人省悟竊觀朱子詩傳只轉一兩字點掇念過

蓋得明道談詩意也

治世之音文武成康而已下此則變風變雅盛焉人事之得失氣化之盛衰於此可攷矣

正風未幾而變風繼之正大小雅未幾而變大小雅繼之否泰治亂之相尋理之必然也何足怪哉

不忮不求可以為守身之法

國風至於邶小雅至於鴻鴈大雅至于民勞皆泰極而否陰陽相根之理微矣

讀正風正雅則心樂讀變風變雅則心不樂者好善惡惡之真情也

詩之變者何其多而正者何其少耶是皆氣化人事之自然也

易之陽奇陰偶亦然

詩三百篇天道人事無不備

詩一經性情二字括盡

關雎之類言夫婦鹿鳴之類言君臣棠棣之類言兄弟蓼莪之類言父子黄鳥之類言朋友此詩於人倫之道無不備也

關雎之詩節中和之理宴私之好不形於動静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盛德之至也

君子偕老其辭含蓄微婉畧無激發不平之氣可見詩人之忠厚而學者玩此亦可以進德矣

詩人氣不暴戾而詞語和平雖其一己有含養之功

是亦先王德澤入人之深也後世之詩有佻薄淺露者雖其人無含養之功亦可以觀世變矣

秉心塞淵可以為積德之要思無疆思無斁可以為進學之要思無邪乃誠身之要

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詩曰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㧞故王者以治内為本内不治而末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見矣

其人如玉君子之德必如玉斯無一毫之點汚

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作懿戒以自警

抑之詩相在爾室至不可度思五句苟能力行之可以至天德

抑之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即川流不息之意其要在謹獨予誦此詩深有警於心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曰命天命也天命即元亨利貞也永言配命即巳之仁義禮智之德合乎天命則自然順理而多福矣

天命即天理也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解曰常自省察使其行無不合于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人能常存仁義禮知之性則與天命之元亨利貞渾合無間所謂永言配命也

百里奚曰行道有福即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烝民之詩二五之疇同一義也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蓋祖宗更事多為慮深故立法周且密後世率而循之何失之有

思齊一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備焉讀之有以遠想前王之盛

孔子讀烝民之詩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子思中庸引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一不已允聖賢說詩只加數字轉換過而義自見未嘗費辭也朱子集詩傳蓋得此法矣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詩言天道之至妙處

昊天曰明及爾出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亦詩言天之妙處

敬之詩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成王之學日進于高明矣

觀敬之詩成王真得傳心之學者也

思無疆為學思索義理者當深體之蓋義理深遠無窮苟思慮淺近則不足以造其蘊惟思慮無疆則可以得高深玄遠之旨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新刻讀詩錄終

新刻逸詩 全

明竟陵鍾　惺伯敬輯

支（玉海逸詩）

（國語衛彪傒曰武王克殷作此詩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飫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為之日惕欲其教民戒也○韋昭註曰立成謂立行禮不坐也又曰立曰飫坐曰宴）

天之所支不可壞（叶胡畏反）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

辟雍（二見凡三章）

（困學紀聞曰六傳引樂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樂樂經也）

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叶堅奚反 尚書大傳）

有旳辟雝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敕爾瞽率爾眾工奏爾悲誦（音容）肅肅雝雝無怠無凶（周官註）

采薇

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兮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史記伯夷叔齊作歌 太史公曰睹軼詩可異焉）

貍首（見二）

（禮記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詩云）

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
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見禮記○曾孫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也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四獻皆畢然後射處謂處其職而不來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
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禮記
貿劵既設執旌既載叶子計反干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
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叶如陽反乃揖乃讓
乃躋其堂乃節其行叶寒剛反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
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見大戴禮投壺篇困學紀聞曰此命射之辭也

黃竹詩三章○王海逸詩

逸詩

穆天子傳曰丙辰天子遊黃臺之丘獵於苹澤有陰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閟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九域之道里也嗟
我公侯百辟冢卿叶皇我萬民皇正也旦夕勿忘恒念之也
我徂黃竹字缺一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
卿皇我萬民叶謨郎反旦夕勿窮叶渠王反令無困也
有皎者鴼鴼烏名音洛翩翩其飛叶匪眼反嗟我公侯字缺一勿
則遷居樂甚寡不如遷土居無求安禮樂其民叶彌延反○言當以禮樂化其人也本傳注曰自侯以下似當云百辟冢卿皇我萬民○勿則遷

祈招音韶詩王海逸詩

左氏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是以獲沒於祇宮其詩曰○謀父周卿上祈父周司馬掌其名也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而言
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
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愔愔安和貌金玉取其堅重形謂量其力而賦役之如制器者各隨其形也家語作刑謂虐用民力而不知厭也
徵招角招見孟子招與韶同齊有韶音之遺故孔子在齊聞韶
畜君何尤

麥秀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史記箕子

逸詩

作麥秀之詩

無射

汲冢周書晉平公使叔譽于周見太子而與之言五稱而五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臣弗能與言君請歸聲就復與田師曠曰不可請使瞑臣師曠見太子三辭三告善王子曰請入坐遂數席注瑟師曠歌無射乃注瑟於王子王子歌嶠
國誠寧矣遠人來觀轉音光脩義經矣好樂無荒

嶠

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境越國弗愁道遠
巒之柔矣
汲冢周書曰師曠見周太子晉歸太子賜乘車四馬曰太師亦善御之對曰御吾未之學也王

子曰汝不知夫時詩云云以是御之

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剛轡亦不柔志氣麃麃叶必幽反取與不疑叶疑尤反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註云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

驪駒

漢書儒林傳王式曰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驪駒者客欲去歌之也

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白水 二見

甯戚每之見管仲也吐稱曰浩浩乎僋僋乎管子不解歸而不怡有少妾問焉仲曰非而與知也妾曰毋少少毋賤仲以語之妾曰甯子殆欲室也古有白水之詩云

浩浩白水僋僋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立從我焉如列女傳

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水浩浩然盛大魚育育然相與而遊其中喻時人皆得配偶以居其室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以見意

鼓缶 淮南子

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

以上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凡十一篇

左傳 八章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陳敬仲引逸詩莊二十二年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子駟引周詩兆卜詢謀職主也言以兆詢於多人則各執一見相競而羅列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蕉萃即憔悴古蕉字音樵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挺挺正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善當集賢人以定之

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子產引逸詩

淑慎爾止無載爾偽

我之懷矣自詒伊感

論語 二章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

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晉書亦載作唐棣唐棣郁李也毛詩有兩棣唐棣之華鄂不韡韡彼爾維何維常之華鵲巢唐棣之華與此棠棣不同黃公紹曰唐棣赤棣也棠棣白棣也反遠二字亦兩讀一讀反遠皆如字陸佃云其花反向後合凡木之華皆先合後開此花先開後合一讀反與翩同言花之搖動也遠叶於元切

禮記 二章

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見緇衣篇註云昔吾有先正九句逸詩也下三句見小雅節南山之篇李善文選註引首四句云子思子詩

相彼盍旦尚猶患之見坊記篇註云盍旦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言盍旦欲反夜作晝求所不當求者人尚惡之況人臣而求犯其上乎鹽鐵論亦載此盍合作鴇旦月令作鶡鴠或作渴旦

大戴禮二章

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蜚征作民

畜執功百草咸淳見四代篇困學紀聞註曰開明避景帝諱也景帝諱啟庶虞孟山虞澤虞之屬馬融齎成須用飛征

魚在在藻厥志在餌用兵篇註曰由心在於利用兵以取危蓋逸詩也

孔子家語

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說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管子

鴻鵠將將唯民歌之濟濟多士殷民化之歌青基淮南子良馬易道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化山空切周易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皆古音也

晏子春秋

樂矣君子直言是務

墨子二章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

荀子六章

如霜雪之將將如日月之光明為之則存不為之則

亡

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

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叶疎鳩反有鳳有凰樂帝

之心秋秋猶蹌蹌謂舞也干楯也帝蓋謂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

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太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

何恤人之言兮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叶筆力反事以

敗矣乃重太息

墨以為朗叶盧當反狐狸而蒼墨謂閉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君以蔽為明則臣下誰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

列子

良弓之子必先為箕叶渠尤反良冶之子必先為裘箕矢房也注曰學者先攻其所易然後能成其所難

莊子

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一作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云云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司馬注云此逸詩刺死人也

呂氏春秋四章

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

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

無過亂門

唯則定國此亦見左傳恐非詩也

于嗟寬兮呂覽

戰國策五章

行百里者半於九十

服亂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風雅逸篇曰此全與古詩體裁不同姑依本文有詩曰字錄之戰國策注作諺語

大武遠宅不涉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

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註云非必逸詩古有此語耳披攏也

逸詩八

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註云素誓樹德務滋除惡務本一本作書云此亦見左傳然本文非詩也

淮南子

掩雉不得更順其風

史記

得人者興失人者崩

漢書二章

四牡翼翼以征不服

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變一作辨

後漢書

皎皎練絲在所染之傳𥅆給

晉書

羽觴隨波晉書束晳傳曰武帝嘗問三日曲水之義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一作羽觴隨波浮

說苑

緜緜之葛在於曠野叶上與反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徐幹中論

相彼玄鳥止於陵阪仁道在近求之無遠

集韻

佽人如蜂

逸詩九

逸詩篇名

葛天氏歌八闋呂氏春秋葛天氏之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載民一玄鳥二遂草木三奮五穀四敬天常五達帝功六依地德七總萬物之極八

伏羲駕辯楚辭伏羲駕辯楚勞商只注伏羲琴曲

網罟隋書樂志伏羲有網罟之歌夏侯玄辯樂論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魚天下歸之有網罟之歌

神農氏豐年詠辯樂論神農教民食穀有豐年之詠

黃帝龍袞頌樂書

黃帝棡鼓曲歸藏啟筮曰蚩尤出自羊水號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征之涿鹿之野作棡鼓之曲雲笈云黃帝出師取鹿絕轡之野以棡鼓為警衛其曲有十並各有辭其辭亡考

震雷驚一猛虎駭二鷙鳥擊三龍媒蹀四靈夔吼五鵰鶚爭六壯士奮怒七熊羆哮咆八石盪崖九波盪壑十

伶倫渡漳歌水經注黃帝令伶倫使于夏作

咸墨九招歌劉恕云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招

虞舜大唐歌尚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謨然乃作大唐之歌

卿雲舜尚書大傳

南風舜尸子、家語

招 雍 肆夏 孝成尚書大傳招為賓客雍為主人始奏肆夏納以孝成

晳陽 南陽 初慮 朱干 苓落 歸來

縵縵尚書大傳約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川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岳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叔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王應麟曰其歌名淩

一闋其

九德之歌夏禹○周禮

候人兮歌呂氏春秋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為南音○二南是其遺聲及其變也流為惆音南之為言惆也惆與溺同

九辯 九歌啟○山海經啟上九嬪于天得九辯九歌以下

燕往飛歌呂氏春秋曰昔有娀氏二女居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天帝使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搏之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燕遺二卵而北飛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為北音

破斧歌孔甲○呂氏春秋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冥迷入民間之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乃良日也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携之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圻橑斧斫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

晨露湯詩緯曰湯命伊尹振鳥陵歌晨露

淫魄師涓為帝辛造

武宿夜武王○禮記舞莫重於武宿夜注武曲名○正義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九夏周禮注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

王夏一肆夏二昭夏三納夏四章夏五齊夏六族夏七祴夏八驁夏九

繁遏渠 國語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註肆夏一名樊昭夏一名遏

采蘩夏一名渠

采薺 周禮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逸詩周禮記作采齊

新宮 儀禮燕禮下管新宮○注小雅逸篇○按左傳宋公賦新宮大射義乃管新宮三終

註管謂吹蕩以播新宮之詩或曰恐即斯干詩

鳩飛 國語秦伯賦之首章注謂小宛鳩飛

河水 左傳管公子賦河水國語注河當作沔

明明 崇禹 生開 逸周書世係篇籥人奏萬獻明明三終奏崇禹生開三終注詩篇名

辛餘靡歌 呂氏春秋周昭王南征荊右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王乃封之于西翟因追思故處實始為西音○西音在秦為秦聲漢賦云起西音于促柱歌江上之余喉江左六朝為清商曲唐有伊州涼州皆在西方西蜀全金主聲故樂曲盛于西也

茅鴟 左傳工誦茅鴟註云刺不敬

北里 靡靡 文中子聞龍舟五更轉之曲曰靡靡之音也

激楚 文選上林賦激楚結風○列女傳無鹽女諫齊宣王曰聽激楚之遺風

流風

陽阿

延露 梁元帝纂要曰皆古豔曲

折楊 皇荂 莊子太音不入于俚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

下里 巴人 陽阿 又見前 薤露 陽春 白雪

引商 刻羽

流徵 宋玉對楚王問

邪許歌 舉衆勸力之歌也

虖與歌 與邪許同○劉晝曰伏臘合歡必歌采菱牽石拕舟必歌嘑噢

涉江 采菱 陽阿 又見前○楚辭招魂陳鍾按鼓造新歌涉江采菱發陽阿涉江采菱陽阿三者皆歌曲名即上句所云造新歌也誤作楊發荷群者云涉彼太江入湖池采取菱芰發楊荷此句異兒重之語手

嗙喻 司馬相如凡將篇淮南鄭蔡舞嗙喻嗙喻曲名喻音歙

于遮 司馬相如上林賦淮南于遮注于遮歌曲名

顛歌 上林賦文成顛歌注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

顛即滇字

凱歌 周官樂師凡軍大獻教凱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所以樂事也漢志作凱

櫂歌 韓詩內傳○巴人櫂歌說文櫂歌巴渝曲也

歸邪之曲 蜀王本紀蜀王妃思其父母歸寧蜀王為製歸邪之曲

幽鬼之曲 蜀王本紀秦惠以美女遺蜀王不習水土而死葬之石鏡王追思之作幽鬼之曲

離鴻 去鴈 蘋生 三曲春歌

明晨 焦泉 朱華 流金 四曲夏歌

商飆 白雲 落葉 吹蓬 四曲秋歌

㹞凝一曰凝河流陰沈靈三曲歌冬○王子年曰師涓當衛靈公之世寓列代之聲造此諸曲靈公耽而惑之遂伯王諫曰此雜聲發陽氣緯終為沈湎靡曼之音無會于風雅靈公乃去新聲師涓悔之退而隱

輕風流水之詩

昭霧秋霜之詩王子年曰洞庭二山浮于水上其下金堂數百間帝女居之四時匏管之清音金石之凄唳徹于山杪楚懷王與羣臣環山遊宴各舉節氣以為樂章

木客吟吳越春秋吳王好起宮室越句踐選名山神材而獻之使木工三千餘人入山伐木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經注勾踐使工人伐榮楯以獻吳父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

勞商楚辭

清角師曠作見韓非子

流徵　滌角師延

秣馬金闕歌帝昭洞冥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歌帝昭三五曆

紀云闕龍逢作

補亡六詩四言并序皙嘗覽古詩有其義亡其辭於是遐想既往補著其文詩或三章或四章故不言六首而曰六詩舊本無分析殊昧作者之意今照詩例什之

束皙皙字廣微陽平人也與兄璆齊名賈謐請為著作郎

南陔古來孝子相戒以養也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陔隴也言南者南方養萬物此以戒養故取之為名

循彼南陔言採其蘭以蘭芬芳故循陔采之以養父母眷戀庭闈心

不遑安皮居之于罔或游盤庭闈親之所居也言我思歸養心不暇安也居謂未仕者無有盤相成之辭也馨爾夕膳潔爾晨餐相戒馨潔其朝夕之養也其一章章八句循彼南陔厥草油油草油油而從風喻己亦當柔色以承親也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言承父母顏色須柔順也羞食也其二章章八句有獺有獺在河之涘俟淩波赴汨王筆噬誓魴防捕鯉獺水獸捕魚以祭先者喻孝子求珍異以養也涘水涯也汨急流也噬齧也捕魤也魴鯉美魚名也其三章章四句嗷嗷五高林烏受哺于子純黑而反哺者烏也嗷嗷聲也言烏鳥之微亦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與鳥何異勗增爾虔以介丕祉介助也祉福也勗勉也虔敬也丕大也言勉增爾敬以勵大福也其四章章六句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子夏序白華廢則廉恥缺白華美廉恥也言孝子事父母亦絜已如白華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兄弟中自然鮮潔粲粲門子如磨如錯門子適子將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警厲也終晨三省匪惰其恪一日三度省己所行之事不敢惰其恪也其一章章六句白華絳趺在陵之陬手滿切絳紅色也趺花足也陬角也倩倩士子涅而不渝鮮明之貌涅染也渝變也言孝子之鮮明雖染不渝也竭誠盡敬亹亹忘劬勉勉也竭盡也言盡其誠敬忘其劬勞也其二章章六句白華玄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無欲處子處士也言孝子不得他有所營念也鮮侔晨葩莫之點辱侔葩也辱汙也言鮮潔等於晨能點汙也其三章章六句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子夏序華黍廢則畜積缺)

黮黮(徒感)重雲，習習和風，(黮黮黑貌習習和舒之貌言風雨之時也)黍華陵巔，麥秀丘中，(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陵巔丘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靡田不播，九穀斯豐。(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靡無也言無地不播種九穀從此豐饒也其一章章六句)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禾挺其秀。(奕奕光也玄黑也霄雲也濛濛雨貌甘霤雨也)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其二章章八句)芒芒其稼，參參其穡，(芒芒多貌參參長貌種曰稼斂曰穡芒芒寬廣貌參參長盛貌)稸(許六)我王委，充我民食。(委積也言為王之稸積以充人食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四氣和謂之玉燭翼翼明貌猷道也言王道明盛也其三章章八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子夏序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矣由從也)

(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之道而生也)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蠢蠢庶類，王亦柔之，(蠢動也柔安也)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草，魚躍順流。(王化既孚而動植咸若也其一章章十句)四時遞謝，八風代扇，(扇平聲叶韻四時不失其序八風不失其節)纖阿案晷，星變其躔，(纖阿月御也晷度也躔星次也言星月各案其晷度不失常也)五緯不愆，六氣無易。(尚書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蕪左傳醫和謂晉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易改也謂不改其常度也)愔愔我王，紹文之跡。(愔愔安和貌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其二章章八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子夏序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言萬物生長於高丘者皆遂其性也)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藹藹茂盛貌植物草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各得其宜而高大也)周風既洽，王猷允泰。(周周室也其一章章六句)漫漫方輿，迴迴洪覆，(方輿地也洪覆天也漫漫迴迴大貌)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其二章章六句)恢恢大圓，茫茫九壤，(大圓天也九壤九州也)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則長。(易曰萬物資生仰化亦言萬物也天地盡物而養之人惟無道故夭折耳非養之不至也極至也物至其時無不長也其三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子夏序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矣言萬物之生各得其所則也)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由儀率性言道為民表也明辟即君子互言之也)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言魚鳥異類且各得其性賓旅雖遠孰不各寫其誠)賓寫爾誠，主竭其心，(信乎故明主亦盡心以撫之也)時之和矣，何思何脩，(時既和平何所思慮何所脩治)文化內輯，武功外悠。(輯和也言內順治而外威嚴也悠遠也其一章章十四句)

新刻逸詩畢

毛詩解無卷數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鍾惺撰是編取古人說詩之書卷帙簡少者合爲一編曰詩序曰詩說曰詩外傳曰讀詩一得曰山堂詩考曰困學紀詩曰詩地理考曰詩考曰逸詩曰文獻詩考曰詩傳綱領曰詩識曰讀詩錄曰印古詩語其中讀詩一得卽黃氏日鈔之一門山堂詩考卽山堂考索之一門困學紀詩卽困學紀聞中論詩之語逸詩卽王氏詩考中之逸詩篇名讀詩錄卽讀書錄中論詩數條詩傳綱領卽詩經大全之綱領謬陋殆難言狀至申培詩說本僞魯詩韓詩外傳明標韓字乃題曰毛詩解是尤不足深責者矣

詩通四卷

〔明〕陸化熙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少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通四卷》

提要

詩通自序

經旨為附說所謂多矣獨不能謂毛氏詩何也詩之義或顯言之或微言之或正言之或託言之々或反覆言之或叅差言之々總言人情所欲言而又以韻為體章各分韻々叶成章依咏

序 一

諧聲情指自見非若他經專說道理任後人之窮深極微以求合者也歐陽氏說詩亦重叶韻說道理處絕少故所集詩註比他經集註特長於微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微言託言彼變風刺淫之詩槩認為淫變雜

述冤之判即判為冤耳要至理亦止
在讀稱而於詞義無礙依文衍義原
是舉業家譜而詩義兼欲以其聲韻
度為筆下之韻含詞義安所求之熙
少從先子受詩此是口傳先兄則畧
標大指於書頭令予更將朱傳尋繹

無從見所謂講說也已丑始從錢氏
塾得一二種畧處則畧繁即太繁裏
以臆見附於先兄所標之後於考證
猶寥寥耳後見晉陵徐氏翼與說乃思
涉獵序傳箋疏摘至精者筆之書偶
有會及有聞於友人皆筆之他如商

周書之通於雅頌左國之通於風三
禮之通於祭祀燕饗者隨閱隨記積
之數年書頭塗註殆盡無非期擷管
可微有根據不致紕繆畢露而已淺
先錯雜未遑恤也壬子北征付兒書
分錄以當工課積有倫次遂為書肆

物色因予告以果欲災木須為伊整
頓一番而止休沐之辰擬依紫陽分
章小註補以爾雅毛傳鄭箋孔疏為
註所逸者次乃錄紫陽總註記以小
序最後乃綴以家庭所聞與管窺所
見合而成編使讀者一開卷而專門

訓詁典大儒把柄了了在目參覲正讀襟經學不無少裨而俗緣覊之不休追蓼莪既廢心緒黯然不堪作此瑣細工夫無以謝肆中人聽予特初稿玄總之近世經學無非為闈中四義作計眉意甚逸取資甚便如予向之粗加料理間有筆記即已是逐是愚劉變形多矣哉風雅未淪凋博代有揚於緒正何患無人賂識予初意如法

戊午夏日海虞陸化熙羽明甫書於用拙齋中

詩適國風卷一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 男 休徵 明徵 編錄

關雎

此詩全是宮人寫其一見后妃欣喜不能自已之詞蓋平日見君子之德已真而求配適得此淑女一時思想如此君子真須得如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我宮中人向何處去求除非是夢想今幸得之豈能不愛且樂而無可抒寫有托之琴瑟鍾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政是風人妙境若如淺人說詩認定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則淑女之窈窕見之且難形容未見豈能懸想憂從何生況大邦有子文定吉祥其來已非一日亦何事懸虛夢此寤寐為哉朱注于求之友之樂之俱下則當字最識此意

關關雎鳩一句已起得窈窕二句在河之洲不過以足上句而洲字與逑字韻叶窈窕訓幽閒之意便見非幽閒不盡添出貞靜又屬窈窕源頭矣幽者淺露之反閒者輕躁之反不可指為德亦不宜直指為容大約此容儀動靜閒暇寫其德性若此淑亦是渾成字不須頂着窈窕想之女

字及君子字俱不可不認〻得女字則知太姒許多盛德
俱含其中而全無形迹認得君子如何而自知這箇配
匹為恰好凡所謂和樂恭敬及宗廟内治等語與前逑好
逑全不相干女上加一淑字逑上加一好字便躍然有喜
樂意

荇菜柔順芳潔可羞神明故以興淑女之當求左右流之
只是沿流去求未有定方且未見有荇菜可採故以興未
得而求寤寐求之総括下求之不得四句服與服膺義同
轉之留者欲轉而不轉也悠哉悠哉緊頂寤寐思服起下
輾轉反側俱跟寤寐求之句一直說下以形起既得之喜

○左右采芼無所不用其采與芼也故亦曰無方友之
樂之是自家友樂淑女之情借琴瑟以寫之也琴瑟絲聲
有婉娩娟順意則云親愛鍾鼓金革聲有宣揚蹈厲意則
云娛樂不分淺深亦非所謂尊奉無已只是心上懽忻湧
躍不能自已而如此叠咏耳

葛覃

此詩說者多以治葛為主尋味語脉却以為將歸寧而追
叙葛之生成與治之之事如此蓋后妃以親執女工為常
何如其久且勞只是一日未畢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〻
關情則殊覺其成為可幸耳如此看方見渾然語脉而諸

美自備其中若依時說則視葛反似太難而帶上歸寧政
似贅死且與于自誇孝敬矣
黃鳥飛鳴只閒〻點綴葛盛時光景非必以此動女工之
思也註中鳴于其上亦不必泥是刈二句正所謂見就其
勞然須看得治若認后妃身到谷中手自斬伐一絲一縷
皆親為之則呆矣當作親董其事如三牒之類看服之無
斁是預道其心之所期如此非就垢澣時言也註意不須
入講大約勤勞愛惜意思俱在言外
古者婦必有師以學事人之道所謂姆也告師氏是以歸
寧告之告言歸則師氏轉告君子也私衣礼衣不必是葛

害澣害否𣪠承礼服言只是自家料理非與師氏商議薄
然也叫詞與楚詞蹇與羌一例不必認是暴襮其工無取過
飾註中且同字是體會后妃自擬聲口兩將字宜玩末要
緊收幸滑葛成意思

卷耳

采物登高飲酒総是托言以嗟我懷人為主寘彼周行寘
采者于不采也中間二永字有意蓋君子亦安能不思只
要稍〻寬懷耳姑字亦有深味馬是駕車者僕是將車者
云何吁矣言我當人如之何其憂嘆乎憂嘆之極也揔來上
三章只是一意層〻言之○首章不是已來物方嗟懷人

後三章亦不是因登高不得。方思酌酒以解憂為懷人在
念。則采物登高飲酒。都無與緒耳。意言在外。

樛木

三章總以卑順受益為興。樂只。即指逮下之德言。脉脉在。
衆妾意中而不出諸口中。履。即践履之履。視履考祥自然
行與吉會。故不曰祿而曰履也。纍是繫于其上綏有保定
孔固意。與維繫相似。荒是徧覆。將有陰扶默助意。與偏覆
相似。縈是旋繞之周。成有萬福完聚于躬無有缺陷意。與
盤旋相似。通篇意無淺深。而層叠歌咏。藹然見無已之願。

螽斯

此詩總是嘆和氣之致福。而層叠言之。詵螽斯。即是詵后
妃不須另點正意。詵詵群聚之和也。既化而齊飛。則和聞
于聲。故曰薨薨。既飛而歛翼。則和見于形。故曰揖揖。子孫
是已然事。故曰宜。振振以壯盛言。繩繩以生育不絶言。蟄
蟄以盤聚無盡言。字畧有別。通章精神全在三箇宜字

桃夭

桃之夭夭便含着時字。守貞待字是正。嘉會合禮是時。詩
中無此兩意。但當時風教之美。大都如是。而詩人見此于
歸之女想見他是一個賢女。故嘆而美之。

兎罝

此詩不須泥賢才衆多。只就所見。罝兎武夫之才。層疊嘆
美之耳。註中雖字猶字俱贊罝兎。即如莘野之耕。渭濱之
釣。豈是賤業。古人出為名世。處即守其常職。大率類此。要
知因所事以起興。不可講像賦體。丁丁干城。止韻叶中林
腹心便相關矣。施罝不一其處。與干城好逑腹心不可一
端窺測。亦復相應。務得破時則堪受干城之寄者。豈不卽
是好仇腹心。
肅肅是網罟網擧目張之象。杙謂之椓。椓入地。張罝其
上也。赳赳非贊詞。只大槩摹他武勇之狀。亦不必謂是椎
隊少文。公侯二字亦要認。蓋才只堪對付别的人猶無奇

耳。公侯何等謀猷蘊藉。猶足為其倚重。與之匹休。甚至精
神契合。是何等樣才。干城是借用字。大約就壯猷碩抱足
以折衝禦侮說。扞外衛内一串看。仇不應作匹偶說。卽元
首明股肱良。有是君有是臣意。腹心是情投意契。足任公
侯心膂之托。非卽是同心同德。亦非止謀猷相合也。好逑
腹心總脫才字不得。

芣苢

小序曰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疏曰天
下亂離兵役不息。我躬不閱。豈思子也。今天下和平婦人
[illegible]乎知此。方見芣苢之采非無為而和樂亦有椒除

却平〻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來有掇捋袺襭、逐字緊
頂直下。采者拾其穗。捋則取其子而棄其穗矣。袺襭須想
其無心自適之狀。蓋初出時。未嘗慮及何以多取、何以携
歸。隨其采之多而處置之耳。和平無事光景溢于言外。

喬木

此詩要識得反覆嗟嘆意思。通重在不可求上。興以喬木
翹楚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永。見凛不可犯也。註中
端莊静一是想像其所以不可求。全就游女身上。令人望
而知敬。說著語作求之不可得。則詩人自處地步先低矣。
不可泳不可方。亦緊叅着漢廣江永不為泳之方之者說。

詠以絶流横渡言。故屬廣。方以順流上下言。故屬永。
刈楚有愛其翹然于薪中。而忻然從事意之子于歸二句。
是預擬之詞。從來將秣馬作願為執鞭亦所忻慕一例。迥
覺雖工。終屬未妥。此還是以禮適人。馬服御良光景。而不
可妄求意在其中矣。

平〻看此詩。則不可求思之求。正是求我庶士之求。故下
二章遂言之子于歸。蓋求之而自歸也。與吉士誘之不同。
秣馬是于歸時實事。說詩者只為欲見被化。強為秣馬之
說。看詩人語却夫巧。不知即如此看。其被化亦可想見。

汝墳

此詩由畫久役物賦其〻慰藉情況。註中追賦。只植首章
言。通章亦不專重父母孔邇。此抱是慰解積勞之深情耳
〇伐條枚條肄。非為紀時。而時序自見。墳訓大防。蓋防此
樂水其狀如墳也。惄訓飢意。參小弁訓思兩義方備。蓋人
飢而思食。其意惄然。思君子之切。如重飢而思食也。便有
怒避棄意。棄不是拋撇。照下王室如燬。真有旦夕難保相
見無期之慮。此以自慰。下節還慰君子。

取魴魚見君子節分之勞。赬尾見形容之憔悴。蓋二年
之別。覺顏色有大異去時者。如燬就役事不息言。父母本
惠辭。懷保說。孔邇即有怙有恃可嗜可依意。蓋民望仁君

在上。近固近也。遠亦近也。不作地說。亦不須說到忠勞還
是慰以身雖已瘁。役雖尚繁。猶有父母可恃賴耳。

麟趾

全詩以親疏為次第。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是上一層
話頭。只重在以麟趾定角。與子孫宗族上。如言仁厚之化
淂于家庭。便是于嗟麟兮。是直以子孫公族為麟。非嘆其
同于麟也。王者之瑞。亦自麟而言之。文王方服事殷。作時
者豈如漢人稱說符命預期以與王。須說得渾融。

鵲巢

婦人之德。無非無儀。故取與于鳩性之拙。通詩未嘗說出

德字而其宜有此盛禮者則德也君之謂始來攝之吉是
君之究盈是君之滿詩本以鳩言註言衆媵姪娣之多則
以詩之窮意言也御是夫家將是女家成字兼送迎而成
于歸之禮言見得無曠儀無缺典非止成送迎之禮也百
兩雖是車而儀從供載于車上故註又指出娣姪以貼與
意章旨却不重此

采蘩

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註所謂能盡誠敬前則含于采字用字中後則在僮僮祁
祁上見得總要見公侯主祭夫人相之之意祭統云君純

冕立于阼階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
豆即所謂用之公侯之事之宮也事在宮中先事後宮者
先戒其事而後入宮入宮而後薦薦而後徹禮之序也亦
以爲立言之序
于以采蘩二句與于以用之二句緊相呼應箋曰于以猶
言往以也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董
其事即是躬親蘩似艾秋香美可生食非水產沼池之尚
者沚即池中之沚猶云采蘩于沼之沚也爾雅曰小渊曰
沚公侯祭祀之事不止薦豆而蘩則于此用之
被之二句各一直說下言如此其悚敬乃夙夜在公以

薦蘩也祁祁亦然只重僮僮祁祁夙夜旋歸不須多說僮
僮者步雖移而被不動之狀祁祁者行有節而被無意慮
之意也俱要與公侯之敬相協意昧晦未分爲夜天光
向晨爲夙是一時事非自夙而夜也凡祭必晦入晨出家
禮所謂質明行事

、草蟲

全詩以未見而憂作主草蟲阜螽薇蕨是一時所感皆君
子去時所未有者而今忽見之故曰要見者見其顏色覯
則有接遇容通意矣忡忡者懸而放不下降則放下字義
緊相叫應惙惙而悅傷悲而夷皆然亦既三句是擬議之

詞則字就重必既見既覯我心始降而今猶未見也使我
如何不憂乎陟山只是起下采物不重望君子意夷平也
心傷悲則失其平不傷悲則平矣須知盛時獨居之憂其
詞氣與衰世迥別

采蘋

此詩以有齊一句倒攝上三章采而盛盛而湘是循序筐
筥錡釜各一器不相混是有常謹敬整飭即此意也大宗
大夫之始祖蓋諸侯自嫡子以外皆爲別子別子始爲大
夫繼別子之嫡子世爲大夫則立廟以祀之是爲宗室若
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爲繼禰之小宗不得

祀于宗室矣室制南向而主皆東向室西南隅為奥神靈所棲之地也所尊者居此故所奠亦在此奠是陳設此蘋蘩尸之祭頂奠字来

甘棠

此詩為思召伯之德而絶不道出思德字并変附亦不知何以愛至此說詩須會此意斧斬曰伐手折曰敗佗屈之使不得遂其生曰拜字義愈淺愛意愈深勿非禁止之詞純是不忍意足上召伯句是直指此樹之當愛是非推原所以當愛也芟慈說只是循行時偶息其下不作布政于其下說

行露

全詩總是女子自述其守禮遠嫌之志不必認作絶人語下章亦非是怨語大抵強暴有求而不得遂起訟獄雖其貪濫之常亦女子之妄動有以致之故平日須以禮自防即人以非禮誣我亦只是以禮自守行露夙夜俱是寓言速獄速訟亦未然事合而觀之則畏多露者即畏雀角鼠牙一流人不以訟獄者即多露沾濡然柰我之不出何也〇夙夜只是清早不必分夙與夜誰謂二字不是飾他人言當時召伯聽訟何至使貞女被誣猶云那個說道雀無角也將甚麼来穿我之屋明謂雀之穿屋不待有角也强暴之速人于獄豈待有家哉角音鹿嘴尖也牙為壯齒是齒之大者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墉事則可疑實理之易明者雀漏物鼠貪物故取為強暴之與無家速獄蓋多露之可畏至于此只是能不夙夜以自取辱耳盡其在我則訟獄自可聽之

羔羊

羔裘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朝與燕居不同縫中突兀為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為一謂之總總是以絲縫裘因以為飾委蛇義取委曲和婉與透迤義亦相通服有常即是節儉若正直則在委蛇上一層蓋惟其正直方能從容自得也正韓詩所謂心志既定舉無不中神氣自若故能委蛇而自得說此詩只須順文體貼自然見得節儉正直不須推原〇革者毛鋍而革存也緎者革殺而縫見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必希革而縫見亦是一証

殷其靁

序曰殷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三章一意無淺深重思念意三何字最可玩殷殷輕靁不動聲也靁照上斯字南山照下斯字在照違字敢敢照莫敢或遑此反興也行無二三曰信無刺薄曰厚下振振二

字有許多思想深意早畢事是朱子代婦人周旋語意且不以私廢公亦本小序勸以義意

標梅

此詩一節緊一節皆一時之言蓋恐懼之心勝不覺言之轉切耳標梅是梅之初成實而落者蓋花繁實多始結則僅可存十之七久即僅存十之三正桃夭已過時也莫作熟梅看傾筐墍之亦是遑遽意想如此未必遂是實事求我重在以禮上迨吉迨今皆是行婚聘之禮謂則始先定納徵侯禮行即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曰庶是未定之詞士是知禮義之人迨有違々恐晚之意正其貌々自守之深處也

小星

詩意重感夫人使得進御而語中絕不露夫人之不妒與己之感恩只以勤勞歸之于命而已安命正其感恩深處一道破便無塩精即說命亦須得心和氣平之象若少激切便似怨命要認兩實字有貼然尊奉毫無牽強意思后為太陰之象妾特借其餘光以自耀故取興于星以稱星三五之少與夙夜往來之頻原有取義見星而往是夜而初昏見星而還是夜而將旦往來總在晴中雖夙亦是夜故曰肖征此兩句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但觀夫人專夕之進則不同耳

前章言在東而參昴舉西方二宿是東西對舉以參昴二宿與衾裯二物亦有取義蒙上在公言○按內則所謂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是不敢當后在君所之夕也后在君所正內治五日一休嬪始與其御進雖值后之不在而其御日莫敢當之非以通宵進御為當夕也見星往還仍是通宵但進于女君五日休沐之期又必女使授環致齊浴濯遄愼自衣服以及綦屨進則承恩寵于貫魚掌即敘于燕寢退則候雞鳴奏于階下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之比女君多如許款愼勤勞抱衾與裯即掌御敘于燕寢事也

衾裯是君所寢夫被女御或抱衾或抱裯以進于君是其職分但使值女君之妒忌則雖欲備其分以效其勞亦不得矣故為可重

江有汜

此詩作于迎時全是慶幸之意三不我處辭氣和平與各止三句江決疑于長往而到末猶然沒入江流似不能容二水而有歧則諸亦以成江之水似不能波及則處而流長亦有別深總見不能獨行反與嫡之偶然獨行之悔處嘯歌皆是勝行時還想正嫡如此于禮未安故悔幸與權合故處未安則憤故嘯已合則樂故歌嘯歌一順說倒重

在歌○諸侯之嫁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未任承事則還待年父母之國

野有死麕

此詩三章語意只作一章起伏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仲春會男女過此則摽有梅矣是以當春有懷興意言不潔之物取之尚以茅包況女子懷春乃情之正而頑以非禮誘之乎次章以三句興一句是詩之變格如玉依註以色言亦有不做粹餙不必點染意思以漢襯精死麕而來以白茅見人之厭惡也女而如玉則係人之欣喜矣而誘之則豈禮哉便起下意舒而脫脫兮非教他以禮來分明教他莫來猶云爾且度禮義而無急遽也無感帨是不得近身無使尨吠是不得近家無字猶言不得如此○序曰野有死麕惡無禮也據此則末章是詩人托為女子之言

何彼穠矣

此詩要會詩人坐見王姬下嫁聚觀讚歎光景不挾貴執婦道等語此際且無凡慶却須倒從平王之孫一句認出王姬來平王即文王以德能平正天下故名肅雝是文王家風為其孫者豈不能敬且和而無從見王姬何由見其和敬但見車之馳驅中度和鸞中節恍然想見車中人之敬且和故設為問詞以為此之肅雝乃為是此人所乘之車也不騎是肅雝前一層話執婦道是推肅落一層話下將平王二句反覆詠嘆亦不必泥着婦道說只為前一乘是親迎之車後一乘是下嫁之車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豈不俱在眼前此其家世何等稱配何等合故興意再歎前問俱有咨嗟嘆賞意象言男女之稱而先女者先君而後臣也言婚姻之合則先男者先夫而後婦也次章重三侯二字末章却要輕此二字

騶虞

此詩只是即春田所見而嘆仁心之自然凡至仁無心群生庶類即其心有一物之不遂固屬慘傷求是物之必遂亦屬勉強惟滿腔是仁而物各取之如彼爲葭爲豝自茁自蕃而我畧無事焉乃見仁之自然故直以騶虞嘆美之推本仁恩及物便落仁心後矣更推仁民之餘恩益贊虞下吁嗟亦不用轉

葭澤草蓬陸草四矢為一發備一矢叠雙乃得五豝

柏舟

全詩並未嘗有不得于夫字樣味首二句只是一堅貞為質矢其所依因此備受侵凌只有隱憂而已次章亦原是泥流消茨匪石匪席不離柏舟意義惜上二章正是隱憂

中若趣不得不明明說出也。
若二句只一亦字便含愁無限耿耿四句一氣直下憂而
曰隱有未易語人意觜大全云人有所憂則其心耿耿然
惟了此之路上分明耳其他固不及也术是隱憂而加一
如字愈恰更深隱
了可以執只棄棄就不能揣摩物情變態說牆引起下章
自反意以身事人原無以兄弟為擾之理忽而見憫庶無
致深重之情猶可稍紓耳愁非情薄是以正義相責不可
相見弟說堞
不可情是炎貞不屈掩意不可卷是正直無詭隨意全倫
新道一卷　國風　十
為留全備而從容中禮為閑習兼二意總是棣棣四六語
見展轉求自己所以無依之故非揚己也與上節匪鑒相
應。
憂心悄悄根自反無缺而不得所依來此雖群小儱然相
待亦難自寬矣而見我無依方且以慍溫我反若得適于
彼者然由此媒蘖中傷是謂覯閔由此而褻慢侵凌是謂
受侮且不止一朝一夕一言一事如此此豈情所能堪所
以思之而拊心也靜思對人前隱忍言有耻究苦根因一
齊撥到心頭之意繞宿便拊其心自怨自艾也
這訓更直是更馳不止更代日月非真更迭而微待以已

意餘說言之心憂二句承上起下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
自如之狀註中煩冤是心煩而冒屎贖晄心皇惑而亂也
不能奮飛是憂之極而為一決絕之詞非義不可去而安
之也照如匪句自得其解○按小序曰柏舟仁而不遇也
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則此篇未必是婦人之
詩

綠衣

此詩比柏舟慍于群小不同全是憂夫婦之變而思善處
之道首以表裏比幽顯之失序次以上下比尊卑之失序。
心憂不須推其流禍襯下兩章只思處變則憂亦隨順各
新道一卷　國風　十一
章上文遇變難處為是幽微是安置發棄之意既已幽微
勢必至妾居其上不必袒失所益甚
沈乎齋云黃綠皆自然之色不可相無貴于各得其所居
之道耳不得作者婉約至意
綠作為絲所以治之妾惟少艾所以發之此人情之自然。
莊姜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汝又二字至自比于寒風之
締綌益怨己諒人之極不待取法古人已能泰然安之矣
前思古人根妾之見發來益嫉妒由此而生未免屢失其
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屢過此等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
也後思古人根己之過時來益自揣吟淡光景原無爭寵

之心故思古之善處此者著我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也俾字與實字還相呼應下一實字覺有欣然會意情景

燕燕

通詩以于歸兩字為主之子于歸以夫亡也以子然也歸極苦矣而送其歸者遭際同之危疑方迫悲人亦還自悲此豈尋常臨岐但步步惜別而已乎故前三章言遠送言瞻望弗及意皆難聞不敢說出而末章言任只言先君之思淑尼與自己關切深情畢露但詞著思仲氏之賢耳

○燕宿則相向飛則相背故取為離別之興每章首言燕燕便影看已與嫣相依光景差池者一先一後相隨而飛

也頡頏飛相上下也上下其音其音相應和也皆取其著不忍離大歸者一往而不返于衛也作文說不出此意而却要會此意婦人迎送不出門別有深情是以遠送此別堪為慟哭而州吁方阻兵安忍則有注而已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路岐情景實字絶有味政見無限苦楚都在心上而口說不出亦微逗下思其賢意矣

任是以恩意相孚契在平日嫡妾相與上單提此字便見感念因而念其立心如此持身如此淑慎謂善能謹守其身溫惠即其事也心之塞淵又溫惠淑慎所從出終字亦二語先君二句是追憶其平時相勗語此意的是所見者大所期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合莊姜本懷故最可念

日月

此詩重不見答意以定字為骨定正與田感反呼日月取其容光必照有以燭閨門之隱也其呼父母亦是呼日月之詞每章末二句俱有冀幸一悟意不古處即是心之不定而不我顧胡能二句蒙上句來末句又緊根胡能句來顧眷顧也好和好也德音是言詞顧我則笑之類皆出于戲慢故曰無良猶今人云役好說話耳言我不卒猶今人云爹娘養我不了而意則直指夫之不得善未有女子從人而父母養得終身者也

終風

此詩說風霾曀雷即是說莊公與他處比體不同須体會不敢斥言口氣着言狂暴只言狂惑皆一句為比三言狂惑不開四言狂惑愈深皆二句為比意雖一步進步而篇首提一終字已含後該愈深意矣

顧我則笑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消浪笑傲之敖而已

霾訓雨土爾雅所謂大風揚塵自上而下也蒙霧是蔽塞不開之意惠然肯來即顧我則笑一例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此語寫得癡態醜甚勿泥註

但又有三字
任蔵幹關在不疑日內猶出開者暫而發者常則陰曀如
故矣憂傷傷人故感傷氣閉而成疐不須帶風霧說願言
則嚏猶甘心首疾之謂
曀曀以喻惑也惑以喻狂呂氏曰疾風迅雷其止可待至
于曀曀之陰也曀曀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故以比狂
惑愈深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能泄也

擊鼓

通詩皆危苦愁嘆之詞以南行為主首二句倒下段擊鐘
然正用兵所聽也擊鼓用兵非戰時事只言從軍之所為

如此土國二句不重役使不均只言彼雖勞苦而無鋒鏑
之虞見已之尤苦也說者俱謂不應說死亡乎則謂兵凶
器戰危事正為中人所甚諱所以只說個南行而意已畢
露何妨說此補破若憂心以下更點一死亡語即節節失
神矣
次章露出伐鄭本其南行之故也即左氏所載州吁衛先
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事時陳與衛相睦宋與鄭有隙故
合二國之兵與之伐鄭是役也有主帥有與國圍鄭又止
五日而以死亡為憂者人不樂為州吁用也
居坐所安也處行所止也居常處暫總不是行伍中嘗居
當處之所與喪馬分三項咏三爰字皆有聊且之意爰上
憂心來所謂無鬬志者是說詩者之詞非軍士口中語末
二章亦緫是此離次時閒思過慮只疊疊說下
契合也濶離也死生合離俱不忘棄是紛擊渾成語不必
為下文不言死生苦苦將四字串合執手二句即成說情
纏綿叮嚀語不作兩開不我伸亦原說不我活脫下須領
其及危之神

凱風

此詩之不顯親惡人皆能言之而謂語中有意于隱亦傷
孝子之心

首章凱風二句比親之養子棘心句比子之未成末句只
就幼時說
次章以母子應凱風棘薪故爲與凱風長養而成棘薪是
風美而材不美也以興母善而子不善聖善猶云通明賢
悅無令人猶云無一克肖子也且勿露不能養親悅親意
母不安室是必子不能養又不能悅故下二章兩言有子
七人見其中亦宜有一人能養且悅者而今無有也母氏
勞苦直指子不能養與上劬勞不同末章莫字全是自愁
艾意

雄雉

全詩以懷字爲主末章正是畧懷處首言阻瞻只是遠行
次言實勞我心又次言悠悠我思俱含恐其不能自畧意
直至知德而減則伊阻者不遠不來者能來而懷思可少
寬耳註從役誤滑廣不止説從軍
自貽伊阻以君子念于公義盡瘁事國說自貽二字宛有
味展矣二句聯作一句看猶云誠哉君子之實勞我心耳
根上伊阻含下伸身語彼日月二句是言已之思隨日月
之往來而俱長瞻字䝉闕思字蓋眼見日月之升而沉沉
而復升明而晦晦而復明而不見君子以際千端萬緒鍾
上心來而不能自遣我思豈不悠悠不止思從役之久道

之云遠二句正是其思中想望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
又恐遠道爲阻也
不知德行猶云這箇好道理意君子所必知也不忮不求
正所謂德行此是心學而于處世用之行役爲爭功爭能
之地尤宜曉此明明望夫而曰百爾君子詞不迫切看此
要之旅中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亦是至理

匏有苦葉

此詩刺淫之意見于次章而不指其人前章比託喻互參
後言古禮不可悖非類不可從總示以禮義之當度苟度
禮義而行自無非配而相從者矣識刺意在言外

匏有苦葉喻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有深涉喻先王之防甚
前也凡匏必經霜落葉方可佩以渡水深涉又必須用匏
此時豈得爲急于求濟以身試不測之淵乎深則厲深字
不蒙深涉此還是深中之可濟處水自帶以上至腰曰厲
由膝以下曰揭渡水不露體故着裡衣而渡謂之厲衣
褌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二則字甚活便有
量度意
濟盈喻淫欲之溢雉鳴喻春心之動欲勝則必害理而今
以無害懷春則當求偶而從非其偶總見其無復顧忌畫
反人道之常而已不必將禮義不度非偶相從分屬男女

○用雁取其和亦貴其偶旭日取其明亦貴其始際地日
之始升而奠雁此是納采請期常禮求之未泮尚未是歸
妻時而預先行此所謂求不暴而節以禮也如字迨字照
相呼應註納采用雁該請期在內以納采爲六禮之始也
此納采請期之人方是配偶故應相從若不待以禮而以
躁欲從人是涉者不須其友之招而漫從舟子之招矣異
可哉須字最有味○序曰匏有苦葉刺鄭宣公也公與夫
人並爲淫亂

谷風

通篇全是自反其德不甘擯棄之意首言夫婦之常道在

德不在色矣之棄藝悕新重其色也而已之治家勤劳免
于顛覆可謂德音之莫違者如此德而不一動其念故章
末動以念已為新昏時則悽惋極矣
首言夫婦宜和柔其僥亦當其色正所以和也下四句意
實承上說以陰以雨串看言陰而雨也黽勉同心有要之
于久意德音泛就婦人身上說亦不外下治家勤劳意莫
違者不改其初也對顏色之遠說
有違者心與足違也薄送我畿亦是忠厚語逐之則不復
送之矣誰謂二句以彼此相形為比與平常比体異語意
着云如我今日所遭乃真可謂苦耳形容新昏之樂正以
形已之太苦
涇以四句正見夫為顏色之衰并棄德音之善欲戒新昏
者猶戀戀不忘其家之心也我梁比閨中我笱比閫中事
我躬二句是毋逝轉語似于絕意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
此已引治家之端下遂舉其事盡言之
治家恤隣皆就相夫說以治家為主恤隣從是治家中事
也手足並行不是實事特形容其急遽如此箋云匍匐救
之言盡力也凡于民有凶禍之事隣里尚盡力往救之況
我于君子家事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䟦䟕親也如此解
以于婦德更切

昔育即何有何無時衰悲字貫到顛覆凡病者于危迫
不得已而用毒藥愈則棄之故曰比于于毒
我有旨蓄二句是自陳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項氏
云洸水湧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橫暴而四出故怒之
盛者為潰洸潰是形容他暴戾剛狠氣象詒肆非上治家
勤劳事乃責以分外難任之事發欲伺其不及以為難端
也此自其將棄時說來至來嫁止息時也念之則不須論
到德音豈可謂無如兄如弟情態婉俛悲逸

式微

微字照下中露泥中看即後篇瑣尾流離之意胡不二字
是感勵其君發憤以興復主說微君之故為君國與沒
之故也中露泥中俱借字不作喩說

旄丘

此詩以廉所與同為本旨但見諸侯寬解而使諷之因幾
以切責耳
葛始生其節密久則漸闊二何字相應上何字有一見訝
駭意下何字是望救迫切聲口不是疑問次章何其久也
即是多日而又須必有與也發問詞愈委婉意愈迫切所
謂非此兩端決無不救之理
言葛又言衰時歷冬夏其久可知衰戌二字亦可想見客

途之苦靡所與同謂我心則既悼危亾文思與沒而總不
在彼心上所以多日不敢耳豈真為有與有以哉
瑣尾是形容失國君臣從有威靈氣𤉣若此流離本鳥名
梟顏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瑣尾即譙譙脩脩
之意充耳褎也瑱所以塞耳意謂除是耳聾不聞豈得安
然不救猶有激其來救意思

簡兮

此詩開口說一簡字詞意直貫到錫爵而意則伏在末章
蓋所以脫略形迹不拘繩檢只為當世不可人意若遇西
方明主先不容我做此事我亦安得任其簡哉

簡兮二字高唱而下總起前三章神態不必粘定舞丁說
以方將字照錫爵恰是舞之始終日方中而在公之前處
上處已居然是一舞人人亦無不屬目矣
俁俁就形體魁梧亦帶儀度不拘說才偹重在如馬一邊
萬舞直其本分事耳公庭正是在前上處有力二句一連
說言出其勇力以執轡而㮣控無不如意也
執籥以通中聲秉翟以飾德容皆舞中事赫如渥赭以枝
藝得還無所愧怍而見于顏色如此工告樂備則主人獻
工主人宰夫之然必錫之于君故曰公言錫爵
旅之思二句深公言錫爵㳟下現有公在而思乃在西

方之美人此是何意彼美人兮二句正寓其思中駘宕
往之緒不尋詳其遠也西方以地言而時自在其中碩人
本意到此方自家說出有多少感慨

泉水

全詩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非真欲歸而謀之人因人
以為不可而始不歸也到末章尚是有懷于衛神𣈆未嘗
絕望
首章亦字聊字俱堪尋味聊與之謀蓋知終不得遂而聊
以寬其思念也下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曰不瑕有害
究是謀度之詞

干言是由本國歸衛所經地亦是衛地隋志邢州內丘縣
有干山言山在周為邢國賦泉水者當是邢侯夫人
脂牽平看載脂是先以脂塗牽載牽是設牽在車上還車
猶云回轄不必泥嫁時所乘不瑕是滑樂二字口氣
末章出遊是歸寧寓言與我思字緊扰着茲字當塵字看
註中安得二字宜玩

北門

北門喻昏亂之朝昏亂是臣子所諱故借北門興嘆下必
[illegible]正意窶者無財以為禮貧則無財以自給是下章室
[illegible]莫知指上人說艱須窶貧看已焉哉言罔不見知

于人亦無望于人矣詩之何哉猶云不消說得
言我者到我身上之謂埤益編揍叢集意敦我者踊我身
上不復傾恤也須知此言王事政事必皆瑣細不切非常
職所當任者推是使其氣不得伸又甚于謫○序曰北門
刺士不得志也則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

北風

此詩只重見幾而作不必以貴賤分淺深風雪喻凄慘之
象狐烏喻不祥之徵
風疾而有聲則不止于凉雪霏霏而密則不止于雾見禍
亂之愈急如此

狐烏之類為不祥非一而用人行政之類為不祥者亦非
一莫匪即註無非二字猶云赤者皆是狐黑者皆是烏也

靜女

搔首踟躕是引領長望且前且卻之狀蓋恐其或至而難
失耳
古者掌嬪針皆有管彤則管之色也毛傳以為古者后夫
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新臺

此詩總是為齊女言所謂非所求泚洒皆從水義臺在河
上故也遷篠戚施非宣公真有此疾只國人惡之而以惡
疾狀之耳蓋既無人道即不成人形不鮮猶言豈不鮮也
是少有的人

乘舟

此詩須會詩人明知二子被害而不忍言設為憂疑之意

柏舟

柏舟不亂堅緻只取有定在之意而髧借之以指摘其伯
髦翦生時胎髮為之長則垂于冠之兩邊不忘生育之恩
也父死脫左母死脫右特有孤特之義而訓匹者猶治之
謂亂也語意比前愈迫共伯衛僖公世子餘也其弟即武
公和

牆有茨

中冓是闈內隱奧之處○上溝曰溓下溼曰根

偕老

通詩以不淑二字為主開口下偕老二字是詩人史筆副
編他入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笄簪也其端刻鷄形橫于
髻頭珈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副旁有笄笄上加玉作三
珈一串說象服即副笄珈也服以章德故曰象服如山如
形容委蛇之狀宜象服即是偕老宜之委蛇二句不過備
發歡服君尊氣象耳
玼兮二句言服翼鬒二句言容鬒玉瑱句言服揚且句言

容貌其字指宜著言見與他人之邪不同傷訓上廣上即
高字意廣即長字意古人以眉爲秦山橫然以此天與帝
俱以神言見嫁怪意猶乎虛喊所訓吵〻忽〻若神仙之
髣髴也．
翟是祭服展是禮服與上副笄六珈皆所謂象服也清揚
顏作三件緩畧重在色而粘服上說此詩只爲有子之不
淑二句故此二章詞愈寛和然味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
之美則其人可知矣

采唐

沫即書妹邦紂之舊都

鶉奔

鶉與鶉奔〻鵲與鵲彊〻○按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孫
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
穆夫人惠公即朔昭伯即頑宣公之長庶而伋之說也

定中

定中一篇以營建爲主而歸重秉心上蓋營建時不忘恤
民樹木又取有用無非遠慮而營建以前悠也詳審纔營
建了又悠比動民皆是秉心塞淵處故舉騋牝以驗富庶
見得操心之效如此
定之四句文平而意實貫如云當此時可作室而必揆方

以作室也定星係中正是營室時候此時民事已畢故曰
定樹梟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月入則影東倒以繩
正之而東西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而梟影北倒以繩正
之而南北向定矣此件作楚宮時事揆拉亦營建中所不
可廢者任其所樹必取可以充邊豆伐琴瑟隱然關禮樂
大用耳答謂禮樂必待此興便是呆話
望是望一國之勢看適可立國否國已定在此又不知山
之向背何似故又用景〻是以心度日之影不用樹梟蓋
樹梟止正宮室方向此先正一國之方面也降就下處言
非從山上下來觀桑是觀土之宜桑否謂民之所資也望

景觀卜正求後來好故後來果然好允臧隱〻指民安物
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合
匪直二句承上起下人即指農桑之人言秉心不是空〻
秉此一心謂經畫此事心即秉于此事也分明說文公如
此操心所以能充邊藩萊而却在收處輕〻點出此詩旨
所以爲妙

蝃蝀

一章戕之二章惡之三章切責之女子有行二句言婚姻
正始之禮也註不顧胃行正不顧此正禮大無信二句一
直並說在人曰信在天曰命失貞信之節即昧天理之正

卷

桐鼠

序曰桐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見爾雅翼儀指身容之可象者言禮以反為文四字者是譏抑退遜之意禮則舉全體而言

干旄

三章只一意車馬旌旆不過大夫常儀為見賢而亦為極道其盛如此禮意之動只就見賢上看不重在儀衛何以二字有踴躍贊嘆矜翻不盡之意蓋事出創見極為賢者慶幸以為不知何等隊説可稱此殊遇也

車後所建有鳥隼之旗〻有干〻首注旄曰旂曰繡者蓋旂之正幅為縿斿則末乘者也建于車之旄素絲以繫之載夫旄之車良馬以為之二之字俱指干旄言()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騑故太守稱五馬書曰呑朽索之馭六馬五之六之原有此制但一出無慶更儀衛之理只是極誇其盛耳

載馳

序以此為許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而賦此詩則望人救衛之心迫于歸唁以控于大邦二語證之良是凡言驅馬登丘行野皆非實事憂大夫之來愆大夫之沮俱非實情不過由寫其煩懣難堪遑迫無聊之意耳言下却若歷〻真履其事此是詩之妙境

歸唁內有控大邦以救國與復意只未說出詩作于盧漕時故曰至漕跋涉是來將此迫不避水藥〻悠〻言至俱是意中幕出虛景

不遠者此心依〻只係于衛也而段止一意而層疊言之以見思之迫切落有善懷方有含蓄不必泥定歸唁現亦各字可見下百爾所思正對善懷看稱則少不更事不識人情狂則執拘負是不近人情正與有行相反

歸途涉萋亦是鼓言隱然見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景象按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萋芃〻則為今年夏尚未聞陳邦救恤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事耳因猶云因某人達于某人也極精大邦言有爾所思只是多方為我孳畫如致書遣人于義不悖而情得以達者不必言請救果有此意正中所謙何以云不如我所之哉上云衆穉且狂其詞恨此云無我有尤其詞懲

淇奧

與各止五句各開說雖有進盛每致成就之別然章首五

見得力全在切磋琢磨，有此工夫，自然成此德。惟德成故與服稱，得到末方說出耳瑟僩赫烜與末章下四句，亦各就其德之發見處咏嘆一番，非有淺深也。

竹內虛外潔，清動無染，有似心体，故取為興。如切是剖析事理，一一看得分曉，磋則研窮到精微融貫地位，如琢是過絶人欲不遺餘力，磨則磨礲到光明瑩凈地位，不必分知行。瑟是端莊慎密意，僩是可畏可象意，與大學說瑟僩不同，赫是氣象光盛意，咺是光輝發越抑之而愈湯意。有諼二句，只根上句說，終字猶云到底，不指沒世。

充耳用石，會弁用玉。會猶合會之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為飾謂之綦，諸侯玉用朱白蒼三采，數以七，亦不過常飾，而德足以稱之，自然尊嚴可畏，美其服飾，即美其德也。詩人口中無德稱字，言下有瞻望丰儀肅然贊嘆之意。

德之無渣滓似曾經鍛錬之金錫，德之無圭角似生成溫潤之圭璧，非德有生成鍛錬之分也，上句形容不盡，故着下句。德就切磋琢磨工夫底于渾化而言，較輿軾皆車上横木，較在軾之上，致敬則俯而凴軾，無事則但依較，有自如氣象，猗重較者，言儼然在重較之上，非必其在重較也。戲是戲動，謔是謔言，不為虐者，不至任情而凌物也，寬綽說見自如乃故即重較以嘆之，戲謔著一善字，已有不虐意了，下句只是上來此是動容周旋中禮處。

考槃

通詩以寬字、邁字、軸字作骨，而重在獨字、永字。澗之旁有阿，阿之旁有陸，只是一處，考槃句不要看作既奠居界寬邁軸，以胸次言，不離考槃，亦不粘考槃，注此字各就此三字言，獨寐二句，是詩人想像碩人如此耳，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

邁從草從過，有草草過得之意，軸訓盤桓不行，亦見從容自如意。○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碩人

族類容貌及始嫁時人情禮儀俱說世情易見者，言意謂人雖昏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咨嗟之味。

碩人二句不斷，如云此碩而長衣錦褧衣之碩人，其族類之貴如此，邢周公之後，譚近齊子爵，其言使者通也。

倩正是笑之巧，盼即是目之美。

來嫁事輕還重在人情懽喜上，四牡二句是馬，翟茀是車。朱字翟字要緊，朱幩擬人君之賁，翟茀極小君之儀，朝謂入君之朝也，末二句分明畫出舉朝洶洶為人乞嚴重大

鐵老罵詫出相覩都似呢

河水章重末二句禮儀盛偹即在士女姣好上看

氓

評味此詩其立言最有序揔是悔之無及真可把臉前文若之失身曾嗎柳〻州之濡足叔文其是類也夫私奔安得有媒故註曰責再無以難其事兆是卜之体卦是筮之体桑之未落二句是比吁嗟鳩兮二句是典曰未落隠然見有黄落可慮士猶可説極形容女之不可也三歲食貧是言相從後貧勞之歲月非只三歲相聚便見棄也睠後章老使我怨可見不爽就始終一心言二行便始

終相背矣罔極二句緊承上恨〻再數其過是通篇之主罔極及覆無窮也淇則有岸二句興王不思其反隰岸有泮言事皆有到頭處

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背棄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則非婦人自作

竹竿

竹竿釣淇是托言淇亦不遠只為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耳下二章俱根遠莫致之來泉源本發于衛之西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巧笑二句是懸想淇上遊女風景故下節斷然作自已出游之想自恨不得其語游戲意在言外説詩者多以駕言二句無思歸之意不知詩人非必斷然説定不歸纔見其絶意也

芄蘭

芄蘭之短弱而有蔓生之枝本不勝末故以與童子之佩觿能不我知猶云其能非我所知也容乃容與之容遂如直遂之遂末句即足上文與倚重軟兮一例亦有惜他不自知其無能意甲是甲于天下之甲不我甲以不敢妄為格崇言方渾厚

能治煩決亂者方佩觿能射御者佩韘見説苑

河廣

二章俱是極言適宋之易見得所以不得往者不為地也誰謂二字最可玩一杭下四誰謂微意躍然矣曾不容刀朔言河之小不須致解容作用字

説苑載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立目夷公問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襄公思母而托言于舅恐傷父之志也此詩當亦作于此時蓋襄公即位則衛已自河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

伯兮

為王前驅，非必王真在行，以諸侯之命，供王之役，即為王
也。執殳前驅，亦是婦人想見如此。
周還在衛之東，故云之東。膏所以澤髮，沐所以滌首，是時
物象遣侯喜以齊沐紛齊師可証。膏，潘也；潘，內則訓淅米
汁。願言，即甘心之意。
萱草令之忘憂，非取玩物適情也。朱下為得二字，轉到不
願得反有深情。

有狐

有狐偶行綏綏，夫憂其無裳，則欲嫁之情可見。要知此是
托言，蓋不欲顯言其人，故托狐言之，不欲顯言其欲適人

設托無衣以憂之。淇梁而淺，故可以裳，以衣而涉曰厲，故
必曰帶；東衣曰淇側，則既渡水矣，故可以服。○序曰：有狐
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偶，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
禮而多昏，會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木瓜

此詩似賦而作比者，蓋以木瓜之微，比薄施；瓊琚之寶，比
厚報也。匪報二句，即承此借景說，不必另以正意請。○小
序：木瓜美齊桓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救而
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此詩。

叅讀

詩為閔宗室過故宗廟宮室作，而詩中不見一字，直將彼
字睛指而已。此是感慨深處。二彼字有刺處，盡為禾黍
之意。行邁二句承上來，亦須會與意兩謂我，指靡靡情狀
言也。搖搖即是心憂，細味風指，初未嘗嘆人莫識己意，只
言我如此情狀，惟知者以為心憂，第不知者豈不謂我將
何所求。正見我如此搖搖心緒，真是隱痛，向何人說，言下
便有欲呼天意矣。此何人哉，蓋明知其人而不忍斥也。
此字亦有含蓄，不須將宗廟宮室點破。
小弁之次章曰：踧踧周道，鞫為茂草。蓋預料有黍離之日

君子于役

通詩語意向法，俱參差變換，惟兩喚君子于役，及雞棲三
句不變，似是寬閒語，正是寫情獨至處。章首三句未及言
思，而思之真境已摘破矣。不知與曷字相應，言歸期不可
知，遑其所至之處亦不知也。說得離家以後情形苦極，豈
堪還有家中日常接止之物，如期到前而雞向時棲之時，
日則已暮，牛羊亦以此時下來，明明見有出即有入，有旦
即有暮，而欲付萍蹤飄泊，杳無歸期之人于不思，非人情
矣。朱注依積桂語法直下最淂，但不應作對物思人。思則
思其歸，即無歸期，亦思其現今所至，是同室至情自不能
已者也。日之夕矣句會上起下。

不日不月、是往事、曷其有佸、是將來事、實直述上句以起下句。章無饑渴、則後歸有期、曷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此思之極也、

君子陽陽

兩章將樂字結句、實從陽ゝ陶ゝ喚起、一氣直下、陽ゝ陶陶適是詩之心、而形之貌者、翁云其所以自得處、非婦人女子所知、但覺其意象如此耳、大夫東房西室作樂、即在房中人出入處也、舞位非別設、即所舞之地、便是由房内款意輕、以是招己同樂、末句緊頂咏嘆、又不重在同樂上、安貧忘勞等意、並不須說、說ゝ即掃興、

揚之水

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以戍申作主、祀氏謂甫許近申、其實不戍甫許、恰像戍申即并甫許亦可恃以無怨、故兼言之、不與我戍、非是室家不肯與我同去、謂家在畿內、而我乃遠戍、不得同行也、後非其職之意、隱然見于言外、

中谷有蓷

以蓷之乾燥無潤、與己之拋棄無依、通是悲詞、不作怨詞、蓷一名充蔚、一名卷間、耐旱草也、歲旱則物生高地者先萎、脩訓長、蓋長茂者、亦不免乾燥也、仳離是相拋棄、不淑以凶荒爲不善事也、即艱難意、何嗟及矣、是困極無可奈何之詞。不必強作安命語。

兔爰

我生之初、王室未東時也、此時邪正尚不甚混淆、賞罰尚不甚顛倒、故曰無爲、今刑罰本備小人、而反加君子、則群小得志、而天下始多事矣、生此時者、爲忠直既不容、爲巧詐又不可、則惟有寐而不動、或可付之不知也。不必泥定作死說、百憂百凶、所關者大、不止禍之及已、

葛藟

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興意以綿ゝ終遠字相應、蓋綿ゝ是長而不絕、如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三章俱見極嘆其窮、無實ゝ依人之意、莫我有視之若無也、

采葛

彼采葛兮、彼采葛之人也、思念之情、以漸而深、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葛生于初夏、聚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爲佳、故下承三歲、○序曰采葛懼讒也、蓋讒口中人、朝不保暮、是以暫別如久別、

大車

此詩以畏字作主大車二句是即其車服聲容之盛以見氣勢之不可玩如此非畏其車服畏其平日之刑政也但不須摘破政刑字面呼〻就車行之安重上說謂予不信謂予此言不出于中心之誠信也信對聲音笑貌說

丘中有麻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或云留是大夫氏子嗟子國其字也麻麥盈疇是其敎民農桑所致存以備考

此詩頎望之意以漸而深將其來三字正是望詞不必作疑說

緇衣

此詩專爲武公作推本桓公者見世德深入人心爲無已之愛可從來也作詩者並未嘗言感德亦不自言用愛但望此緇衣但覺其服之恰稱而情之不能自已若此耳不須泥定首句爲致愛根源試味他說個宜字好字蓆字便覺然見愛之〻意矣每章各上下二句相連但爲一意而文義不斷宜雖說是德稱其服亦是人意中見得如此好有美盛意思蓆是借用字眼試看人到蓆上何等寬舒何□相宜則大義安舒義俱在其中

緇衣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卿既朝而退釋皮弁服緇衣以聽政館是司徒治事處即私朝也允諸侯入爲卿士者授館于王室粲是野人所自授不是卿士之常祿玩敝字又字有惟恐不得改衣之意謂既適館而又思授粲則可謂改衣不已又思適館則不可此三件總是未然事乃心欲如此耳

將仲子

此詩以畏字爲主以懷字相形無踰我里二句順說並假托之詞也杞是里域之杞桑即墻下之桑檀即園内之檀由父母而諸兄而衆人原無淺深只立言之序如此

小序以此詩刺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而仲氏即指祭仲于詩之詞義不類姑存其說

叔于田

此詩要會國人喜悅之與已狎暱沾〻誇美之意而段輕儇浮蕩意態亦即于所美處見之

美還以態度言方有着落但須各照居人飲酒服馬看出耳仁者相周相恤〻〻相親也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也武者騎控馳騁力能使馬也以其與混處故見其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武

按左傳莊公即位姜氏爲段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廩延、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出奔、可見所謂國人、非通國之人、止是其私黨而誇美如此亦全為叔段要譽致然、故始易合而終離也。

大叔于田

通詩以于田為主、無章歸重下四句、首二章、總是循時事、只道他好處、但是才力過人、而又好勇、所為不要折開多才好勇耳、火烈具舉、具揚具阜、所謂焚林而田也、執轡如組二句、是往田在道時、其御馬光景如此、在藪以下、則至其所而田矣、善御是才、而非勇、不能搏虎是勇而

非才、不克傷汝、項暴虎說、若田事則習俗所尚、豈肯以為非而戒之、戒之正愛之也、

乘乘黃三句、言馬以起良御意、在藪二句、起善射意、磬者騁馬、從御隨其所使、馬即從之、曲折如磬也、控者止馬待欵馬隨而止、節制在手、如控也、此正見他良御、抜矢尾若弦者、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䠞弓弰頭也、覆倒也、弓滿時弓稍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稍、並指于前、如送矢遠去也、此正見他善射、要知磬時未始不控、縱時即為之送、不是二事、○掤箭筒、如手是兩服不退而后、兩驂不進而前、便有閒整氣象、馬行遲、矢發希、納矢于箭而釋其掤以覆之、弓則弢之、而數之總見從容整暇、而得意可觀、不重在喜其無傷上、玩注亦宜、只從戒其傷女奇來語意看、各別說、

清人

重責文公不善將將上、馬以駕車、矛以衛車、馬既不用而曰弛、驅不息者、言不得歸而但馳驅于河上也、翱翔逍遙而無將率、言之、左旋二句、只舉將師一車而言、士卒之車則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春秋閔公二年、狄入衛、鄭惡其渡河又惡高克好利而不顧君、故令將兵禦之、後師潰高克奔陳、

羔裘

三章總是即其服之美、而嘆其德之稱、舍命不渝、安處于天理之正、而不變也、如宅舍之舍、曰舍則行、不得渝矣、孔極精而包得渝、註言當生死之際、見非生死所渝可知、武有力、指矜飾言、司直不專指諫君、及斷國人之是非、乃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亦持其道之謂、彥以德言、光褒既粹人文宜朗、足以潤色皇猷、故謂之彥

遵大路○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全詩留戀深情、在不寁二字、二章一意、故前便是情好之

人才必以義與情互說

雞鳴

此詩是一日間警戒之言。從弋鳧調交際時居常門內門外所有事也。泥定僻戒僻德、便是大悄子語。

雞鳴昧旦俱認為真、不作想像、然據其一時警惕光景、真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意在、明星係所謂曉星也、此句是因夫有明旦之言、故想像其光景如此、翱翔有急遽爭時意、凡鳧與鴈正是男子勤業處、不為下文飲酒作計。

弋言加之緊頂上文來、與子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飲酒以期偕老、亦此意也、要知此二句、不是以樂為樂、正是

憂勤中樂處、知此、則夫婦兩心先安靜和好、琴瑟亦所安靜和好、由人心生也。註亦莫不三字宜玩、御以樂器古凡物在手曰御、安靜是不躁急、不煩數意、好而不靜則淫矣。

三知字要認、婦人汲汲、本念來之、是意氣所感、有以致同類之應也、既致其來、必思贈其往、字義相應、順好是我去順好他、順是志同道合、莊子所謂莫逆于心也、順則不落其殊調、必惡問之、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從以善德我、必有報、下字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是指定三人。

有女同車

兩章美處俱根上顏字來、翱翔是車中衣服、迎風拉舉之狀、瓊琚即佩玉也、都就儀容閑雅上說、德音是性情之和厚、猶為美滿也、不忘久而不渝也、于瓊琚見德之容、于將將見德之音、各以其類。○序曰刺忽之不昏于齊也、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刺之、看詩中無美、則是齊姓、傳曰親迎同車也、則此非淫詩。

山有扶蘇

此以宜有者有之、興不宜見者反見之也、子都子充、是古美男子、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非真以為狂與佼

也、不過欲見已相狎之意耳、序亦以此為刺忽之所美非美、

蘀兮

以葉蘀而風飄、興彼倡而此和、蓋取相應相求之意、下要字對和字看、和者和其始、要者要其終。○序曰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狡童

序曰、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

褰裳

我思與不我思、是設兩端以要其必從、溱洧未必褰裳可

沫，特明其至之易耳。○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之丰兮

前二章悔前期之已失，後二章冀後會之可圖，望實由衷生也，

序曰，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東門

上章思其人而嘆其遠，下則志其所居而冀其來

風雨

序曰，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依此說則首二句是亂世光景，

子衿

青衿，以青緣其領也，佩，〻，玉也，士佩瓔珉而以青組綬帶之，故曰青〻子佩，思其服，想見其人，念縱我二句有，如怨如責之意，

序曰，子衿，刺學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箋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揚之水

水力之微弱，與我與女兩人之寡儔，見不得更相棄意，誑女，所欺者一人也。不信，則平日是無信之人誑人多矣。序曰，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

出其東門

詩意只重不慕非禮之色，其言自樂于己者正見不動心于彼也。匪我思存句，幸欲見砥柱中流念頭，如雲狀其紛繁可觀，如荼狀其輕白可愛，縞衣在身，綦巾在首，縞衣白色，下茹藘則絳色之衣也，聊樂者，自樂也，與娛則與之同樂矣，所字，有自足之意

野有蔓草

此詩即所在以起興，故曰賦而興，重拈邂逅二字，適願以一人之欲言，偕臧以兩人之欲言，序以此為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而思會之作。

溱洧

序以此為刺淫之詩，玩詩條良是二章俱以觀字為主，首四句叙其時事如此，女曰下見人從而已，亦欲往也，芍藥一名可離，故人相別者以此相贈，

雞既鳴矣

詩人美賢妃意，只在叙事中耳聞目擊，無非為君，而未言尤凛乎妃色廢禮之懼，有一步緊一步意。○古者太師奏

鷄鳴、則君起、群臣之朝、別色始起、朝既盈、只盈乎朝門之下、所謂會亦只是會于朝門外、非會于殿皆也、匪雞匪東方二句、是風人形容警畏妙處、而口氣中未嘗露警畏字、順文體貼、令人可思、下章想出會歸、卽是此法、但作婦妃口吻耳、非實有此語也、憎在歸上見、非有兩層、不同君之荒于內、而言已弁同夢、不回以君之故憎我、所言以已之故及君言、最微婉、

一子之還兮

此詩只就田獵上說、儇字應還字看、茂者技藝之美也、昌者才能之富也、搃不出便捷儇利意、通重在誉人一邊、

俟我于著

此是刺者代為女子之言、故詩中毫無刺不親迎意、而俟我二字已含譏刺矣、俟我于著正俟于門外之禮、只不知前而親迎一截事何在、由著而庭而堂、俟之次也、充耳俟時之飾也、充耳必有纊、纊用雜采、故有素青黃、每章舉一色言之、華瑩英、一瓊而異其名、非瑩悉此處便用此飾、

東方之日

以日在東方、興之子在室、不是因時以起興、室在寢內、闥在門內、

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乃臣工倉皇失措之狀、只緣其君興居無節、故至此、末句雖屬號令、止是興居無節處、要知這一日是這等早別一日又要晚了、使人無可遵守、纔見無節、末句莫字、只作暮字看、

南山

此詩全是刺齊襄、以不欲斥言其君、是以托喻于狐、篤言子曾履有緌黃白墨散履、凡五等、故云五兩、衡東西耕之、從南北耕之也、鄭氏曰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是之謂告、

甫田

前二章、喻驕等之無益、末章喻循序之有成、正見不必于躐等也、突〻特然獨出之貌、怛〻惻然不安之意、字義與前稍別、

盧令

首章美其才德、下二章美其才貌、美者、技藝之美也、卽便捷輕利意、仁者寬厚之意、鬈與偲雖曰容貌如此、亦武勇所奮發也、子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一環貫二、則一大環貫二小環、

敝笱

通詩重一敝字、魴鰥本可制、笱敝則不能制、文姜本可防

閔莊公則不能防閑，下二句正見車馬僕從，不使莊公命而惟文姜號令也，從字最有味，唯唯喻其出入自由

載驅

此言文姜乘車馬之美，統徒御之衆，來會于齊，總是一個了無顧忌之意，魯道發夕，言昨夜猶在此，明日已往矣，行人以從、行、僕、從言

猗嗟

通詩譏刺微意全在開口三個猗嗟字，諸則字亦是微詞

首句本兼威儀技藝說，長以休艷言，揚以容止言，抑者貶損收斂之意，而反若有揚之者，則揚之更當何如，目之而精神之流動也，故以為美，蹌正狀其趨走之巧，射兼大射賓射言，臧兼巧力言

美目二句言其威儀可名，目與儀原兩開說，終日射侯二句言其技藝可名，末句總承上，還是贊嘆之詞，射只主賓射說，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為大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齊人所見于魯君則賓射也，自齊人言則稱其為齊甥，是本旨明非齊侯之子，恐無此意

清揚婉兮，威儀之妙也，下四句技藝之妙也，舞兼文武言選謂于 敬上國君之子，教于成均，成童舞象，既冠則舞大夏，四矢反句，亂在貫字內了，帶上言，不必分巧力，紫亂，六即指上二句說，作未然事看，○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人，莊公十一年與宋戰，公射長萬獲之

葛屨○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玩小序則魏之褊急不止一人之褊，亦不止使女縫裳一事，而舉一事可以見其人，舉一人可以見其餘，乃詩指也，詩只以刺褊急為主，儉嗇是褊急根因，葛屨履霜不過借此起興，非以儉嗇對褊急也，可以二字婉約可味，政與宜岸宜獄一例，註𢡟度猶云綠峭也，是不相宜之意

皮屨貴，葛屨賤，女実畫看，裳，男子下服，服之賤者，使女縫裳則衣可知，裳統于要，使治其要，衣統于襋，使治其襋，正是縫綴之事，此二句已括于可以縫裳中，此字要形容他急促，故下又使遂字，余以為只依文平平敘下，風刺意亦躍然

好人提二句，美其容，象揥句美其飾，左辟者，古人以右為尊，執謙者避右就左，賓主相接，主阼階，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傳曰，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箋曰，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礼，此解于女字更為關切

彼汾沮洳

此詩所刺實指貴介但不必實為公路等官重殊異二字美就儀容上說如英言俊逸閑雅如華可愛如玉謂縝密溫潤如玉無瑕殊異乎公路正所謂殊不似貴人公行公族想是貴人通稱非三人也

園有桃

國小無政則有亡形故憂之興意止四句以桃充殽興以变度曲也歌謠正憂之所寄有借以諷國家刺時事意非假此以什憂也豈驕是倨傲睥睨横于胸臆而于歌謠發洩之彼人是哉謂彼當国之人其安常而無所變更者乃小国之体應如是也国之無政正坐此故游似縱恣不羈

赦殺曰罔極

陟岵

詩意以瞻望為主父曰以下俱從望中想像出來想像親念己正是他念視處言親之欲其慎則其自慎可知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正是此意不得指何事為慎也猶來無止氣斷語連想見情之迫切

十畝之閒

閑閑有無累自適之意泄泄有舒而不迫之意桑者即如所謂老農老圃師其為道桑採桑也行字可味蓋雖不能遯迹此意已一挽矣

伐檀

此詩所美正所謂志士固窮寧為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為其事而有其功者也用力稍砥行自食其力稍用世名謂硁硁攻苦止為口腹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细矣通篇只重勵志伐檀河干稼穡狩獵皆寓言各章首七句言其事如此其過如此其志只如此非必為其事時便思求售因其不售而失此志也不稼四句非君子口中語亦不是將來作伐檀比例只詩人摹擬其寧甘窮約决不苟得之意如此注中其志以為字可味而朔字即是休想的口氣正其志堅不可奪處末二句緊承上文嘆美不必

推到仕而不苟祿上

狀狀二字是摹擬攻苦意象河水句是寫凄凉光景一夫所居曰廛古者一夫受田百畝三百廛則一夫兼三百夫之獲也伐輻伐輪雖泛言實蒙上伐檀說禾秉猶併云禾把

碩鼠〇序曰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

此與有狐綏綏一例借鼠以指在位諱之也只依文說不必泥鼠字不必補出在位之人三歲貫女言受其貪殘之久也曰將去亦尚有徘徊故土之意直刻宜者久困于此

得遂其生于彼、與相宜也、

蟋蟀

通詩以思為主、三相戒處、以漸而深、然思居畢竟是所最急、外與居對、而憂則即為妨居之憂矣、三職字宜體認、居字外字憂字與下瞿瞿蹶蹶休休照看、瞿瞿正是思居情態、思及外則趨此又恐失彼、所以蹶蹶、思憂乃能無憂、故休休也、末二句都是足上語、全在自己思緒柚動處想像發揮、而特將良士作託、非必待說彼取法也、

日月其除、只說現在務閒之歲月、言過此則歲事將興矣、居正指農事言、由農推之、家常應酬之事甚多、總謂之外、未說到事變、緣既所做事內集故變故、則憂也、朱注蓋其事變三句是起下蹶蹶話頭、另認思慮所不及為外、則是意外非所治之餘也、稍思外不宜迂遠說、思憂亦不須十分危迫、總就着思居說來、自然有味、

孔疏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亦用以納禾稼、役車休是農事畢也、

山有樞

人有財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用其材、故取為興、衣裳等物供勤勞所得者、弗曳弗婁、只為思居思憂、不暇安享也、洒掃不止是安居、亦有延接燕飲處、酒食四句一串看、日

實、即歲晚之日、二且字有味、言所治事姑勿深思、且乘時為樂也、來日苦短、及今為樂、可以延引此日、故曰永日、

揚之水

通詩以從字為主、下聞命而隱根從字來、惟欲從之、故為之隱、

石生于水、水弱而石強、以比沃本于晉、晉弱而沃強、素衣者、諸侯朝祭服之裏衣、衣本丹朱而曰素、素即純字意也、傳曰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曰繡當為綃、綃黼丹朱中衣、以綃黼為領、丹朱為純也、以從桓叔、見欲奉為諸侯、既見、正成其代晉之謀處、欲為之隱、故但以見為言、

水清石見、比晉弱而沃之強盛顯也、命字作謀字看、事不密則害成、故不敢告人、謂有命、不要露出傾晉字、○按晉潘父弒昭侯而迎成師、國人畔成師而立孝侯、後六十年而武公始滅晉、則此詩作于潘父之徒、國人同弗與也、序以此為刺昭公分國以封沃、則此云不敢告人者、正以泄其謀耳、

椒聊

以物之蕃、興國之盛、下遂以所興之物點出遠條二字、比其將來當益盛也、兩手為匊、兩匊為升、碩大與蕃字一意、只就人心氣數上言、篤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只無朋且

爲使是遠條之勢、末二句致嘆而已、不是兩層、

綢繆

通作詩人敘詞須會夫婦喜不自勝意、綢繆二字貼照男女情好、周禮仲春嫁娶、星三星、昴而不見之時、今昴而在天、則月令建辰季春之候也、此亦算不得過時、所謂過時者、過其婚嫁之年也、今夕何夕、正是過時之意、註忽見二字、送何字生來、有喜慰驚疑、恍然如夢之態、各子兮句、皆男女自謂如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歡樂有極喜幸無量、○星隨天轉、參而正東、夜久而東南隅、夜分而正南、

杕杜

此詩以獨字爲主、全重自傷意、以獨生之杜則甚茂、興獨行之人則無與、此反興也、興止第三句、踽踽涼涼、就情兼上說、正是孤特形狀、豈無二句、正踽踽涼涼中情事、非原其所以孤特也、比、有懇懇之意、使有扶持意、開說胡不二字、分明是嘆恨之詞、不必作求助于人看、

羔裘

此詩應依小序刺大夫不恤民說、居居究究、若從好邊說、則一是身與之相依、一是心與之相體、鄭氏以居居爲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則責數大夫甚矣、說詩不妨合舊、末二句、形容御望之切、而不恤其民意在言外、

鴇羽

通詩重不得養父母上、以違物之性、明比違民之情、是比體之似興者、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王事靡盬、言王事不可盬壞也、極以王事得休息言、復其常謂復其子職之常、

豈曰無衣

此詩只是自陳其所以請命、而倨傲自見、無自誇意、亦未嘗自謙、安還以命有所受、不可動搖言、沃自桓叔乘濟父之難入晉、爲晉人敗歸、莊伯弑孝侯、又爲晉人所攻、又來鄂侯之奔代晉、晉人立哀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受王命之不安矣、吉有尊榮安集意、燠則煖、服久則煖也、命出天子、無更易之患、故可以久、

有杕之杜

寡以人民言、弱以勢力言、噬肯句要本君子行道之心說、蓋恐道不可以大行、則君子或不屑就也、不要收斂說是不肯曷飲食之、有思慮多方展轉屬望之意、正是其好之切處、若做飲食無由看便式說煞了

葛生

思到生離死合、皆因久出不歸來、誰字獨字、緊相呼應、言予美既不在此、我誰與乎、惟獨處耳、夏日冬夜、非夏但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

則月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
數為多總為出之久耳承前章獨字來

采苓

序以此為刺晉獻公之聽讒則明有所指而不欲斥其事
故借一物言之前二句不必依註將予欲字喝起只依本
文平平說采此物乃在此處直接下人之為言方浮題旨
為字亦重言出于為便不可信矣信字即然字意中間舍
旃兩重蓋信之則不舍矣無信只就讒言不足信上說無
然方罔聽讒者身上看胡得是我使他不得行其言不重
讒人自止

苓生于隰皆生山田及澤中對生于圃

車鄰

此詩作于秦襄公始為諸侯時須要會註中創見誇美意
下章樂意已含于誇美中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
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就下兩有
字見其長駕遠馭處篤一時氣槩未見二句又見有深居
高拱驅役人羣的氣象未見未字作將字看既見因寺人
通之而得見也與未見相應古人席地故瑟必須坐君坐
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亦見有簡易相親之意樂只
就當此鼓瑟鼓簧時言不須指出所樂何事逝者其耋當

老人逢此盛會而不樂則過時而老至矣非指君說

駟驖

此詩以狩為主蓋大苑為諸侯之禮襄公首舉此禮其威
儀節度自與昔者不同首言從狩次言方狩事終言畢
狩事

六轡在手尚不見御之善意只言馬以駕車也則四驖孔
阜以御馬也則六轡在手如此閒閒說為是媚子乃便
嬖使令之人非單指田獵之官也

奉時二句要見公囿有歧豐故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
今為擭羣之地意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辰牡翼者驅

此及時之獸圍聚一處以待君射也翼獸見備官亦見預
蓄此意最重孔碩只帶言公曰左之就公所乘一車而言
命左即左御之範其馳驅也而舍矢即中則射之善矣舍
拔是公親射

既閑是閑暇不必泥調習入游而馬閑輕車有和鸞之聲
而大載其上總是寓一舉狩光景○狩以講武主習騎射
擊刺以犬逐禽猶仍戎俗

小戎

小戎對大車言侈收對大車之深收言輈是轅端之軏鉤
所以駕馬者其制從軌前稍曲而上至末為頸當轅端處

不以鈎衡𠁣當服馬項上有鈌處以扼馬頸謂之軛軛[illegible]
上曲者恐碍馬體膚也東之以皮恐曲處多是斷成不[illegible]
木理不堅固耳蔡字即在東上看游環脅驅制驂之具[illegible]
是二件陰靷沃續係驂之飾也實一件環是一皮圈扣[illegible]
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貫在圜中而手執之是活[illegible]
的故曰游脅驅是係定的兩條皮隔驂在服之外如驂[illegible]
慭故曰驂陰靷重在靷上驂馬不當衡便無用力處故[illegible]
該二靷係兩驂之頸繫在陰板一環即續也載形閒鋈[illegible]
其中以貫軸而周圍持三十六輻兵車要馳驟險阻而轂
短則脆輻故比大車長些曰暢轂者見齊足而不許毫意

指一駕字還重在車上溢大槩說其做人和厚言在其板
屋用除宂雪耻意
騏駵騧驪騵服之色也龍盾以衛車不重畫龍重合戲而
其備也𧂧軜以御馬不重𧂧軸重𧂧字而其文也看如今
𪁪觼軜乃驂馬之內轡驂馬逼于脅驅不得內入其內
轡不用車挽但係于軾前觼上非觼之剩也方何句只是
服人求得意胡然向言情上亦放不下
伐駟孔羣言被輕甲之馬謂和中節也厹矛以敲人家伐
以自衛鋈之畫之似尚文采之意干大者為櫓中者為㭒
伐中故不盡龍而盡鳥羽也弓韔欲止故必以竹為閉象

弓之形納于弓之裡用繩約之而後入于韔也厭厭以德
之安靜言即看章溫字意秩秩訓有序者言自內及外自
近及遠無非閒之言也此兩句寬然舉出一意中人

蒹葭

通詩反覆詠歎無非想像其人所在而形容得見之難耳
一篇俱說水說故以蒹葭二句為敘秋水盛時景色而蕭
索淒涼增人感傷之意亦恍然見矣兼可想秦人悲歌意
氣所謂二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難向人說懸虛說個一
方故從下求之不得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
以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哉會得此意則遡亦是借語

○宛在水中央正從一方想出是意念道他如此非果可
見也點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
在中間
岸有草水與草交則水之際也坻小渚也能過水使遲流
故云
涘者言其難至如升阪右者言其紆迴也

終南

與各止五句至止要重看正是逐戎之後紀封之初錦衣
狐裘言衣狐白之裘而加錦于其上也黻繡于裳言黻衣
者裳亦衣也渥丹花名色正赤顏如渥丹顏之豫也佩玉

將將佩之臥也

上章言能稱其位是歎詞下章言久于其位是祝詞常在此位則今日之創見者又為後之常見矣故曰不忘只就君身說

交交黄鳥

此詩以殲我良人為主○誰從字極重暗指康公奉父亂命迫之使從也曰特曰防曰禦迪就才猷智慮言○萬曰人有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晨風

興只取晨風有歸而君子不歸不必牽合末二句是直言

不當忘非疑詞也以而不返使是忘之日積一月便以為多際根憂心說

無衣

此詩以王字為重每章上兩句與下兩句一呼一應袍訓襺是絲衣與師是言將來事變同仇以敵而仇而同赴之也是欲以相死非求相恤作有鼓舞之意行有直前之意

供靠一王字說

按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

渭陽

全詩以送為主二贈俱送中之事悠悠我思要于言外見

思覩意不要說破路車繁纓九旒象輅二路也瓊瑰玉作二件看車馬之贈蒙送之歸國言故取列侯儀衛若贈之以佩不必泥是候服乃一腔離情所寄也

權輿

夏屋作授室看供億之厚在其中傳以大訓夏具訓屋渠訓勤勤勤言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明還作食亦不妨但人不識耳舊傳以為黍稷稻粱公食大夫禮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燕食非禮食也權輿只借來當始字以造車自輿始造衡自權始也詩意重在行道上然道恒關于禮意故嘆之

宛丘

詩意以刺蕩為主蕩兮丙就含下文鼓舞無望即在有情上見蓋情思曠蕩廢盡禮法也擊鼓值羽合看鼓所以節舞久久之則鼓亦久矣值訓植當持字看先王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未有無冬夏而一以舞為事者文武以翟鷺羽鷺翿亦非正樂

東門之枌

一章言舞歌之處二章言往會之期三章言相贈之厚不必相承看其下指枌栩之下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子仲陳大夫氏穀旦如今云良辰美景箋曰駿總也欲男女合

行。

此詩玩不績其麻二句，是刺人之詞，序所謂疾亂者近是。

衡門

此詩須體認，若自家口氣，居處食色，皆切近事，意實深遠，不須粘合分析。卽章可以二字，互與下章豈其二字緊相呼應，可字不着衡泌，亦不外衡泌。齊姜宋子是言族類之貴，非言色之美也。

東門之池　○序曰刺時也，疾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三章只是一個愛慕之意，反覆道之。晤訓解，猶今人所謂

知趣，隨其歌詠言語，輙能會其情也。

東門之楊　序曰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墓門　序曰此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焉。

首言其積惡不悛，故追其始；次言其悔禍無及，故慮其終。提醒處全在顛倒思予一句。

防有鵲巢　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以宜有之物，興不當有之事，巢在防之[illegible]，非在防也。中唐是廟中堂下至門之徑，甓，磚屬，砌于徑上者。鷊本鳥名，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草色似之。鵲善相地，安則爲巢，若宜棠地，不戕則否。中唐有甓，人牢殘之，則成其美；卭有旨鷊，人莫戕之，則成其文。侜張，謂以虛誕之詞眩惑其心，使之無定也。憂心正象此說。但謂之曰誰侜，則尚在疑似之間。

月出　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三章只一意，興止二句。僚，美好之意；懰，清亮之意；燎，開明之意。窈糾，幽遠而愁結也；懮受，煩擾而悲苦也；夭紹，糾緊而急迫也。悄，黙憂也；慅，動搖之意；慘，悲愴也。

株林

首章一問一應，又二解，指定株林之往是爲夏南，下遂言其往之頻也，無隱諱意。

澤陂

以物與地相稱，興人與願相違。澤，水之鍾也；澤障，障水之岸也。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

羔裘

羔裘不以視朝而以私居，狐裘不以朝君而以朝臣，其好自脩飾，不容心于治可見，却不重在遊樂。○切切，思之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細味此詩，于檜君所以

可覆處到底不曾說出

素冠

行三年喪方有祥有禫、祥有祥服、素冠素衣素韠是也、不行、則一脫綜衰已從吉矣、安得此服見之、廑見二字、一氣直貫到底、綜人欒欒是因服而想其人、因人而想其心也、同歸者趨向鄉與之同、如一者身契之極、心志與一也、同歸如一、謂凡可遵先王之典禮、而主于無過之地者、皆與之同、非苟同其服已也、

萇楚

此詩並不曾說出自己苦來、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榮茂、而樂之、其苦趣躍于言表、無知則無賦役之憂、無家無室、則無賦役之累、然本文卻無處下賦役字、要說得含蓄、

匪風

詩之神、全在顧瞻周道中、含無限感慨、其由來全為周失其政、而天下亦遂若忘之、所以可為怛且弔也、西歸未暇莫到周道自此後興、但使人心稍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矣、故欲以好音慰其懷、此是想望語、亦原是悲感語、誰字最可味、

蜉蝣之羽

不言其死、而反美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與歸處者、將從容晚嚈以細娛、不可玩遠慮、不可忘處我得免于禍也、據闕箋以為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或云閱與穴通、蜉遊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候人

此詩以刺君之用小人為主、小人之近、君子所以遠也、

候人掌其方之道路、與其禁令、以迎供賓客、有士有史、有徒、何戈與祋者其徒也、曹小國、大夫止應九人、本不當有三百、況又皆小人乎、則君子之失其職可知矣、服冕服則必用蔽膝、故註云冕服之韠、

服媾、俱從三百赤芾來、鵜在梁則翼不濡矣、服在小人則服不稱矣、媾訓寵、謂好合而相愛也、

薈蔚以見其非美材、南山以見其居高位、求多而得展光、則見雲氣上溢、小人盛而得君寵、則見氣焰可畏、

鳲鳩

此詩只重美君子之用心、儀則心之運用處也、故首章揭一心字、而各章只以儀言、化人得天、雖衆儀一、實本心一來、

儀、包一身之所形言、循其常度、則動容周旋、千變而歸于一矣、儀之一與心之結、不用推原、凡人除卻身、別無處覓心、其儀之參差而不一者、即其心之渙散而不收也、如此

儀之貞一不忒，豈非是心之固結不散。
帶弁是能儀，皆指兩端。伊絲者，言無他飾；伊騏者，言無他
色。帶與弁各如其常度，自然相稱，即此豈不可見儀之一下
○儀不忒，則己之儀足以正人，非人來取正也。不忒須寬
說，帶弁只在其中。胡不萬年，重在無法之久，不是說壽。

下泉

前三章首二句中即具比興二意，末章則須于比下貼明
正意。方起興意，念彼周京，念其有王而今無王也。
黍苗比大國之得所，陰雨比王朝之隆盛。有王者紀綱法
度出于朝廷，大不得凌小，強不得凌弱也。勞則又有慰恩

識澤，而弱小受其庇矣。要見今日既無天子之威令，而大
國遂相凌逼意。

七月流火

通章以陳邠俗之厚為主，節節要見先公風化意。而衣食
兩字，又是一篇骨子。首章畧言衣食之預，中四章詳言書業
寒之預，末三章詳言為食之預，總不出首章意。
首章備一篇大義。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備始于秋；收成在
秋，而務農之事肇于春。所謂預也。火星屬陽，六月正在南
方，七月西流，是暑退寒來之兆。授衣，家長舉衣褐以授家
衆也。一之日四句，正原所以授衣之故。歲暮以風而寒栗

矣，則無風而氣亦寒矣。何以卒歲，為民言，兩帶[illegible]
往中田之廬，以修田器也。寅月未便服耕，而先為之備。然
月耕猶可緩，而已趨田功，故為治田早。田畯雖為民喜，而
亦兼君。要衣必先為衣，第言耕尚未畫為食。故云言衣飲
之始。
楊用修云：誠丈，戚兒人吹角也。其聲悲慄，故名觱栗。冬日
寒風張發其聲似之。
次章春日載陽五句，對遲遲二句，一是采桑以供始生之
蠶，一是采蘩以飼未齊之蠶，總是一時事。載陽遲遲，照前
歲暮栗烈者，有喜春而念及于寒意。祁祁中便該得女無

貴賤，皆力于治蠶，所以同歸公子之女，感時傷悲也。味之
二句有無窮情景，還重在孝思與下章將蠶命題，乃以力
于蠶桑為重耳。○按蠶之未出者，以蘩鬻而沃之，則易出。
今養蠶者皆然，故毛傳曰：所以生蠶，非以喂蠶也。
三章七月流火與次章不同，前以將來言，引起今歲蠶事；
此就已然言，以引起預備來歲蠶事也。要說綵案之備已
成，意薄。如今蘆葦可以接蠶。蠶月四句，已在上節桑柔內
了，只為言接蠶之備，故重敘明蠶之事，見得蠶而衣，衣而
再來歲歲不改也。重在取，不重愛養意。當蠶之月，并績
其麻，則一月而兩事也。鵙以夏至鳴，感陰氣之動，三陰

用乘其鳴蜂尤多，則衆芳歇而麻以時成矣，故可績。承三句總承黹績，言玄黃朱皆色之正者，故染以獻不同於爲公子有上下家人一體之意，言裳則衣在其中，不必實鑿，只論其說上大意爲詩。
四章首四句言陰之由萌而盛而極，見于物者如此，以起狩獵非歲物而知時也。凡物生于陽成于陰，蝁蟲滑陰氣之先者，蜩亦陰類，貉是狐屬，出則爲狐之集，故貉賤狐貴，武功是即于貉之事名之，蓋古者狩以訓武，乃君率其民，此只民自相率，則意在爲裼，而武在其中也。一之日止是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羨卒俱往，故曰其同，豵豣皆取

其皮，裘亦可禦寒也。古者士坐犬豕。
五章同言爲衣被及治室，蓋治室亦禦寒事耳。此章對前章，前重時變，此重物變，斯螽蝗屬，莎雞促織也，總蟋蟀也，不必泥作一物，亦不必言應陰氣，只見自暑而漸寒，物亦鼓動于始而收斂于寒，可見出而田者，不得不入而室也。蠶謂自七月在野至入我牀下，皆謂蟋蟀，良是，蓋古人章法多用倒插類此。
六章眉壽以上是豈于養老，下是薄于自奉，亦要看得活。蓋老者生長農家，瓜壺菫荼何嘗不食，但卯民之養其老，則特有菓蔬春酒以介眉壽，而不敢以爲常食耳。注老疾賓祭是老而有疾者，爲賓而助祭者，皆有介壽之意，故稱言之詩，則止說養老，不必說賓祭，穫稻爲酒是一職事，釀于冬而用于春，故曰春酒。介訓助，如調和其血氣，接養其精神是也，與別處作頌禱不同。
鬱薁束是果，葵菽是蔬，薪樗以樗爲薪也，食介薪農，亦要理會去圖意。
七章注言終始農事，蠶納稼爲農之終，而思及播穀則來之始也。論爾日桐戒語意原重治室，特說詩者于言下看出勸農意耳。黍稷二句備言納于場者，即所謂我稼之同也。自野入都邑，故曰上入執宮功，即是宮功二字與

其始播百穀之，即欲乘屋而不可得矣。
末章祭韭以上是相關藏冰以待召啓冰之祭，下是相戒滌場以行已祝君之禮。四之日二句正言所以盡趨冰役之故，朋酒五句正言所以速畢場功之故，沖沖有速趨意，獻羔祭韭祭司寒之神也，祭而啓水重節陽氣上，滌場不是止掃場也，凡農功所未畢者汲汲欲完事也。朋酒斯饗只重事君，注中鄉飲云云，特引以解朋酒耳，不必拘斯字，却宜玩有不容少緩旦夕意思。

鴟鴞

全詩重致室上，俱作鳥言，正意隱隱在言外，首言鴟鴞毀

室未言風雨拂室皆指捐流言偽亂說
呼鴟鴞者呼武庚也取我子者二叔墮其術中也語意矣
不歸然二叔思斯二句極言愛子以明取子之毒而見室
之必不可毀
次言迨天室而預防其毀正承不可毀室來只寫得自家
謀國的意思還不曾說到勤勞上只緊在一迨字或能侮
予亦底我如是非斷無人侮也照下翹翹飄搖句見
傳曰徹剝也釋文土作杜方言東齊謂根曰杜
三章承上說蓋既思以未雨綢繆免下民之侮則一身勤
勞自不暇恤矣拮据言手卒瘏言口互文也據手口並作

故手口俱病蓄租皆虛實謂捋荼以積起來也不平竟徹
土綢繆與捋荼蓄租不必辨其孰先孰後總是危苦之詞
一章自為一意疊疊相承
于羽二句緊承上章來風雨二句與陰雨相應而下民之
侮在其中維音嘵嘵全為愛室苦心不容自已蓋一身勞
瘁不足惜而室家未安深可哀也多以此為作詩之由
東山○序箋同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
政三監與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
歸
通首歸士口氣四章各自有欣慰意而各從勞苦歎起總

要得歸途自言設
我徂二句在外之久也我來二句歸途之勞也曰歸而心
反悲從我不得歸止未制彼裳衣二句是收拾作歸計而
亦見完師意矣謝卻行枚與得處車下亦無兩層但從
在東時意料漸說到在途時光景耳敦字亦字俱堪尋味
若直說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
次章皆途中意想之詞果臝共句作五件看伊威亦名委
黍似白魚多生在下濕處常卷著鼠背故曰鼠負今訛作
婦宵行獨不着地言蓋室廬荒廢則其飛行亦無定在矣
不可畏也二句只以畏字逼出懷字不要泥註中然豈可

長一轉畏此淒涼光景懷亦此懷此淒涼也面也若說為
家人聚此而不得不懷便無味
三章重婦嘆于室我征聿至二句見居者方思行者之勞
而行者遠慰居者之望光景宛然鸛是水鳥知天將雨故
長鳴不必依食蟻註鸛鳴是在途事婦在家安得聞之
只想他見零雨而悲征夫之遇雨耳有敦四句念夫婦之
相見而言見瓜栗又不言見之之可喜而只言不見之已
久無限離合感慨盡于言外喜幸不足以盡之
末章雖極鋪張新昏之樂而無窮意趣卻在其舊句與至
其儀止註中衿者繫佩帶也帨佩巾也即縭也結之者欲

其受戒命團結而不怠也。說結句是戒命之禮，九十句是往送之禮，如之何有不能形容之意，細玩此章，即以足蘇車所未了。

破斧

破斧缺斨，正三年徂征內事，亦舉勞苦而極言之也。周公二句，從周公心上看，哀我人斯，緊頂四國看。皇者匡其來例，使一于正；吪者化其惡薄，使安于善；遒者斂其渙散，使歸于一。蓋三監流言，則四國煽惑，周公止征一方而曰四國者，所謂戮一人而千萬人懼也。吪與遒俱從是皇來，將字嘉字休字，各根皇字吪字遒字意說。

伐柯

此詩作于既見之後，只重在下章滑見上。思覩之難，正所以重本之幸也。首章比意不重斧與媒，重不克、不得上，至于柯之則已現在手中，則斧何事求之乎？已遣而成禮，則媒亦無所待矣。○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半，合升于兩俎，所謂同牢而食也。

九罭

東土喜見周公，匪為其服，而所以喜見公者，說不盡亦寫不出，故只舉服言之，看他說個袞衣繡裳，便宛然有斧[illegible]衆觀相顧贊嘆之狀。公歸無所，公歸不復，是明知留相王室，為公之所無復來理，而心不忍捨，則說到信處信宿，已見幾端，末章直寫自己一片戀戀無已之意，而公之當歸，狀不暇恤矣。

狼跋

全詩要看註不失其常四字，動之安重，貌之完美，皆公之常也，俱本心之光明正大來，而未經詩人說出。興意以狼之進退皆病，起公之常變自如。碩膚，有遺疑詞之美名也，公則何嘗有意于孫，凡人之所見以為安，故凡上為安，赤舄几几，有進止不失尺寸之意。

余于衛鄭之詩多存小序，以備參考，蓋從序說則多寓言，否則諷刺之言，殊堪令人尋味，若槩作淫詩抹殺，詩讀誦之詩三百篇，皆夫子所不以備勸戒者，余不忍廢之。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　男休徵明徵編錄

鹿鳴〇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毋是將自己該燕本意說與賓客之詞只意指在人之好我二句中蓋披席求教迄今猶沿之故應以此為主。無乎

乎看此詩則首章先言在禮而望賓以忠告次章先言賓之可法而後及燕會末章只傳述己之所以樂賓語意參差互相關照德見其為親賢受善不拘形迹如此卻未嘗節節將示教叮嚀盖一經提醒不須更說矣說者多謂應重一好字不知必待樂幣而後好既非忠愛本懷欲其好我而始與之遨遊杯酒平時上下之交亦安在哉凡人所示多是愛人之言所以先說好我以引起示我耳

瑟堂上之樂笙堂下之樂鼓瑟對吹笙言鼓簧帶在吹笙內承筐是將幣酬幣侑幣即行于鼓樂時者末二句是冀望之詞周行渾渾說

德音二句總是稱賓之賢處德音指平日之令聞德只在淳厚一邊視民不恌是德音足以如此非己他而及之乃維持于未恌也君子泛指在位言則效以德音為主而帶民在內上云乞言此則并及憲老矣敖游有從容和順之意不在式燕外獨言酒者樂幣在其中

鼓瑟吹笙正是飲酒時事和樂且湛緊承說重在湛字安樂其心最重盛世所以地天交泰堂簾不隔而絕無忌諱者正為君心與臣心會而為一耳上章式燕以敖使會此意而特于章末點破似與好我相應賓非待心先安樂而始好也

四牡

通詩俱是人主代言須會使臣口氣非如北山感慨不乎之例全詩不遑將三字自首至尾皆四顧翩翩雖兩章王事卻將來作個話頭不甚重前二章懷歸泛泛以遠離父母言末章之懷歸則緊頂不遑將父母說

盬不盬也出河東鮮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火而易敗故訓不堅固為盬王事是宣上德達下情之事傷悲兩字渾渾含情

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居則坐也啓處即不遑則空有據矣

四駱騑騑只叙出使事以起下文非是歎使事不已作歌來諗不是欲君令我速歸就養亦非是欲君存恤其家只是欲知我啣命遠臣有如許悲惋衷曲耳要知此是勞詩作歌就使畢後言

按周禮大小行人之職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

䟽義曰皇華遣使風以義四牡勞使憫其情是以出則盡職歸則忘勞也

皇華

通篇重每懷靡及句總之下四章意思俱括于首一章中看每章我馬一句即是駪駪二字光景詠不已而諏謀度不已而詢諏謀度詢又必要周又各蒙載馳載驅説宛然是個每懷靡及看謂廣詢博訪可以補其不及即每懷及矣

○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花不以高下易其色最有味依朱註只是以華之随地皆有興心之所懷皆然駪駪與皇皇相應雖泛言征夫實重使臣王者君臨萬國所遣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特同時出使之臣耳宣德達情原是一意須融會説靡及者恐未及宣未及達也此在駪駪趨事之時念之不置故曰每懷

後馬四章四平看各載馳向有奔走急疾之意周字最重是無處不問無人不問無事不問也諏謀度詢正是言使臣問耆老求遺逸恤孤寡舉廢隆本職宣德達情正在此内諏有聚議意謀有計畫意度有酌量意詢有究問意

國語叔孫穆子對晉行人曰君教使臣曰諏謀度詢必諮于周敢不拜教臣聞懷和為每懷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君既使臣以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左傳訪問于善為咨咨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其文稍異

常棣

通篇以莫如兄弟為主二三兩章意每加切乃發明莫如之意也為人家兄弟多在安樂時視為累不相關故末三章極言安樂之必須兄弟寃鬩兩字正示人重兄弟的關鍵一寃圖便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了

箋曰承花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棠棣之花一柎生二萼兩兩相覊鄂足滑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言為興者亦取兄弟同生之義也註外見無擬莫如兄弟渾含下七節意只平平以情親義重言而語氣已不勝感嘆

死喪之變猶曰在内到積尸相求其哀尤慘懷者共衣衾殮棺槨之類求則求于積尸之中不忍其暴露也威字可味他人且畏惡死喪其不肯求積尸可知矣懷字情止見

力求字力上見情
箋云脊令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以求其類
天性也猶兄弟之于急難急是急人之急即是相救而平
平相救不足以盡之言良朋則非淺交曰永嘆亦非縣情
但力不能相及耳
閱牆禦侮是人欲昏迷之時而天理猶不容滅者閱牆良
爾正相對看○急難較死喪已淺禦侮較急難尤淺然事
雖一步淺一步而兄弟之義則一節切一節矣
五章是上下過文不如二字正與莫如二字相呼應又以
起下面究爾意喪平則無死喪裒尸之事亂平則無急難

禦侮之事亦是該言平安時人心易迷如此非必前而喪
亂一一經過而後說安寧也
儐爾二句室家聚會之樂也通一家言具字當以無故而
成在立說孺不離和樂而自有一段真情纏綣不舍之意
妻子好合泥說平日說翕者相好而無相尤也照他人具
而兄弟不具妻子翕而兄弟不翕看其孺與湛自見
兄弟具而樂之真是兄弟宜室家也兄弟翕而樂之久是
兄弟樂妻孥也究圖不必極泥只平心虛氣看室家妻帑
閒有兄弟與無兄弟何如耳結句猛將世人提醒

伐木

通篇以求友生作主王者下交于臣而下一求字不止自
忘勢分無欲令人忘己之勢分非專篤燕飲而自謂推燕
飲可以將之則自不得不鄭重綢繆顧之而速之之必來
常應欲應慾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矣下面章修完得一
求字
首章首句只興止第二句箋云嚶嚶兩鳥聲也伐木非一
人鳥鳴亦相應故以為興聽字即鑒字義照本文看神之
聽之二句只是人心和平通于冥神絡無終綢而已文家
放濫法不得不說到吞交成治上
次章與至末以伐木盡其力與篤友盡其情也釃酒五句

對下六句看釃酒肥羜酒掃陳簋是五文速字只願其來
臨之意寧適不來是常望他來意微我弗顧言無使我不
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咎言無使我于朋友有疏薄之咎也
不是使朋友不得責我
傳曰天子八簋箋曰粲然已灑掃與陳其黍稷矣謂為食
禮
三章與止四句以伐木必于所生之地興燕飲必于所親
之人兄弟兼同姓異姓言上皆尊行故不敢必其來此同
輩故必欲無遠民之二句是比方之詞蓋即常情之小失
以喚起上當篤友也失德以愆亦只就自處說與弗顧有

各一例有酒六句極言禮意之真卒章言情之親厚如此又出上三段設燕意而寫情更為親切箋曰湑莤〻也謂月是采之而去其糟也以筐曰釃以藪曰湑漉用五我字且與上文微我相應。

天保

通詩以天神為主前二章言天福君四五章言神福君三章六言各形容其盛如此雖總是極臣子之偏頌而戩穀編纂二句自是頌中有規

並當保字照命不于常看定照厥位惟危看孔固常〻保與此下四句此保定而使之如此不除不喪各篇內上說無時不福積之則厚矣無事不福積之則多矣

單厚多益雖皆是福然皆用虛字形容故次章遂提保定之最緊切處言之俾爾戩穀宜如俾爾單厚看下句宜如何福不除看上層而下實也戩有一齊之意善亦有個源頭一善則無不善矣宜者恰當之謂亦只在事上說戩穀蠲宜正是受天百祿了惟日不足言日〻降之而不見其止是也正是遐福

以莫不興承上二章福來只是可大可久翻覆說五如字疊〻說下方至二字便見進盛意非待莫不增而後為進盛也莫不增正與莫不興相應總是形容不盡之詞

四章首四句只輕〻一直遞下以為下錫福引子不甚重諏日卜吉日也擇士選與祭之士齊戒致潔于內也滌濯洗祭器沐浴其身之類致潔于外也孝以盡志享以盡物祠之言食也禴禴新麥也嘗嘗新穀也烝進物品也禴祠所以迎氣之來烝嘗所以送氣之往君曰二句是尸傳先公先王之意

民之質矣四句分明是擊壤謳歌景象所以為人主之多福只將流訛之世其民之巧偽智故何如為主德之累反照則質之即德為德之即為主德自見矣時至成周民風淳漓于薄故鹿鳴言視民不恌此言民之質矣俱有深意

偏為爾德只是言偏斯民之為皆為爾之德也註中明象良是却不須云助爾為德

不騫是無缺損指山之一處言不崩是無傾覆指山之全體言

采薇

雙提玁狁之故是一篇骨子下兩靡使歸聘我行不來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皆根于此首三章敘其始出時事四五章預道其在疆圉事末章則預道戍歸時事也

箋曰重言采薇者叮嚀行期也歲亦暮止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薇亦作止是今歲春暮止則來歲之仲冬而期而

還時也此已明説是離家勞身下將抽出言之家與身是
下二章總冒
次章承靡室家來憂止憂歸期之遠也憂心烈〻際頭憂
止説饑渴之苦從離家來戍事未已能令往者言以方在
途也靡使〻字就同戍人言〻兩番戍役皆有戰守之責
無暇寧家也
三章承不遑啓居來陽止是明歲之十月不遑啓處以在
邊防守言與不遑啓居止就上遣言者不同憂心孔疚以
憤激國難成敗利鈍未可逆知故也不來是竭力致死以
守邊臨危將起下二節

戍主于守而四章言戰蓋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也將帥
乘天子之命車故得稱路與下戎車有別戎車二句承上
起下三捷説不定者只爲欲克敵一月三捷言當常勝也
古者禦虜必用車戰故張皇路車戎車正以作最戰之氣
度下豈敢定居不須用轉不敢定居內有工夫如坐則運
籌行則決戰退則堅壁進則攻取是也豈敢則在心上看
〇五章首二句亦言車駕于馬重在車之可恃以守上依
帥色之以運籌決策勝者就之以進退止亦翼〻以車之
行列言象弭魚服以車上器械言豈不二句承武備雖武
注求月戒日〻存此戒心也孔棘即警戒之詞一浮一應

詞氣甚緊
末章要認須透意蓋人懷敵愾之心則公事可畢歸家有
期故須透之楊柳依〻即首采薇之時也雨雪霏〻即首
歲亦莫止之時也因來而追往重在雨雪之勞上行道二
句俱根雨雪來遲〻行遲而又饑渴也莫知指君言方遣
戍時而繇之以此隱然見征夫一段勞苦傷悲我盡知之
爾行可無復顧慮意

出車

全詩重美戍功上以玁狁于夷作主而其本在憂心悄〻
二句前三章叙出師之事先戒懼而後奮揚後三章叙凱

師之盛先勞苦而後悦樂
首章上四句是以詩人叙詞述大將語自天子二句只言
承命之重非師出有名也召僕夫內就有棘意所謂君言
不宿于家王事不留于境也
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爲後軍則所見止是設旐建旄
而設旟建旄已在彼牧故際項曰彼旟旐斯蓋因言表章
而無衆前後軍言之也旆〻飛揚重在統衆上不專取其
象憂心不是畏敵直是憂不克平敵以副君命耳古之御
者貴與大將比肩此僕夫非將車者况瘁重在將有以感

三章奮勝意根次章戒懼來其實戒懼與奮揚非兩疊
危是感僕夫而威靈遂已攝萬衆矣首四句皆詩人叙詞
以為天子二句章本傳王命重作士氣上城以扼險割棄
言所謂出入之防朘荒服之限來則懲而去不追者也
赫赫本奮揚來襄訓除葢乘我懈伺我隙不得為除此則
不假攻伐而陸梁者息也雖本赫赫威名要見守備有道
虜不敢犯意作已然看
四章至末章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喜之情見於言外
昔我四句重在出之久上不重在勞黍稷方華前歲之季
夏也雨雪載塗今歲之孟春也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于

簡簡書即出師時所受誡朔方之築命也要見即却玁狁
而在塗之感慨猶如此方與下章有情
五章代為將帥室家之言首二句正是暮春景物即將帥
在道感慨雨雪載塗時也末二句全是為師征不歸遥想
其夫之詞不是實事須知上章言往來之情繫于簡書
將帥語意與戍人迫別此章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
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
末章首四句只述叙光景不重時可樂意至執訊二句方
照上春日風光重黃可樂嚴末二句全是歸功南仲前書
于襄是在此方明不敢忽陵此言于夷則以去用方後言

便有幾世平定意此是一詩之主輔氏曰歸曰凱旋凱樂
也

杕杜

此詩通是王者體戍人室家之情而代言之首念其當歸
是方采成時尚未至於春也次念其當歸猶是春將暮時
未過期也三則期已過故以車馬通度之四則過期而不
至故以卜筮決之
杕杜雖以識詩序之意而取義于杕亦因征夫在外而傷
其孤特無依也繼嗣我日指往後至今月言陽止即杕杜
從實之候這止言此時從未即歸難道還不得暇

杕杜既實是去年十月其葉萋萋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
年之二月矣卉木二句是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陽止二句
例看將卉木代杕杜二字恰是女子口中悲念語
陟山阿是望君子然重杞可食則春已暮意檀車三句全
是億度料想之詞
匪載四句承上起下輕看重在下箋上匪載匪來指陽止
後甚止時言期逝就來邑時言多為恤不必指出所恤何
事有事可指便不多矣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
筮不相襲相襲俱作以心之惶惑不定也會字從偕字生
卜有兆詞筮有占詞皆謂之繇

魚麗

詩旨全重優賓二字前二節極道其盛已含曲全意下三節特抽出以贊其曲全耳下所謂多偕有即上多有字意嘉旨時即上旨字意上言酒已兼羞下言羞亦兼酒嘉與旨稍別嘉以品言旨以味言也

以二魚與旨多取二者之兼備君子自工歌而指主人且字重多或恃取以求充故患不嘉旨或盡美而難得故患不偕有或沸經以取盈故患不時嘉則多而珍異矣偕則旨而齊一矣時則有而新美矣曲全者物也所以曲全者礼意也

嘉魚

全詩以樂賓為主曰樂曰衎曰綏曰又皆自我燕賓者言之非賓樂我之酒也有酒猶言設酒殺在其中

首二章言取物必以其道與燕賓必以其誠式燕以樂一聯說樂衎俱以心言樂只是情意浹洽形神舒暢到下綏字方是勢分兩忘形迹俱釋矣

摎木下垂使其莚得以景其上主人親賢使賓得以安其心亦重主人去安賓上又燕只是一時事如酬酢不已之意

南山有臺

此詩要玩總注尊賓字美德祝壽所以尊之也德是已然故曰美壽是未然故曰祝德與壽雖各開說畢竟以德為本蓋古人頌美未嘗忘規也各章樂只總説其形于胥接時者言之不甚重美德全在邦家之基等語

邦家之基之光直指其德非言德足以基之顯之也不已就時言是無窮意是茂就地言是月盛意保者保合太和之謂艾者順養元氣之謂爾後就本身說與無有後艱後字同保艾爾後雖是祝壽隱然規以修德

此詩舉草木為興各有倫類臺與萊是附地者故與邦家之基桑與楊是沃若者故與邦家之光杞與李是多子者

故與民之父母栲杻與枸楰是耐久者故與眉壽黄耇

參攷○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箋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

此詩極重既見二字蓋君子與諸侯聯屬一脉只在來朝否則非與堯抑之悲即重匪風之嘆矣既見安得不心寫即美其德處原不離既見到末章遂卑舉來朝之儀作結束矣或謂全詩以德為主者非是

心寫湑湑在瞻遠想望得以慰解上說亦微含親德意燕是故燕笑語是燕時怡悅之情承心寫來重君忘分與之笑語未養厖齊多推開一層說細看不如只就燕時言天

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慶。
寵猶言增重我光、猶言光輝我、此即是德、不爽、即此德之
有常、要說得自然、勿泥勸戒意、不忘猶言不已、是祝其長
享籓封。勿求作寵光也。王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光昭令
德。翼戴王室。亦要自己享國長久。方得永世同休。故此言
寵光不爽下遂言宜兄弟、似領貫想
孔燕孔字帶、豈弟、說言燕飲閒。見其爲人甚豈弟也。宜兄
弟則、因其德之形于燕、而知其必宜于家、此即令德而足
以獲壽、豈者壽豈不平看、
鞗革以飾馬、和鸞以飾車、皆是謹侯度、屢萬福、說得天說、

與壽、考、壽、豈一、例看

湛露

全詩、只以君之、燕臣、爲主、令德令儀、俱就燕上見之因美
其善是飲也、讀此詩要想見周家盛時光景
首章以天浮厚被于物、與君恩厚及于臣合安久足三字、
後是猒々安者無事久者夜況是者情意浹洽也、無歸非
禁臣之歸、只是心上必欲其醉情之厚也、
次章以露在豐草、則膏澤深、與燕在宗室、則恩意厚重兩
在字考成其燕禮也、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
成之。于庶姓、其讓之則止

杞棘異物、而無、不、得露、異君子皆有所主、而不失德、桐椅
恩物、而無不下垂、與君子皆有所檢、而不失儀、顯允豈弟、
雖皆呼過之詞、然以顯允屬德、以豈弟屬儀、自有分別、令
字、照上解字看、

彤弓

此詩是王者自道其錫弓以報功之意、我有嘉賓句宜重、
蓋敵愾之功、關係宗社生靈、則貺之自不容已、而不覺饗
之々爲速矣。註中識與速字、不是王者口氣、有二句是追
原之詞、要認重其典以待有功意、中心兩句相承說饗雖
指燕言、而最要入貺弓意、蓋弓正燕上所用以酬賓侑賓

者、錫必先饗、々必用樂、蘇氏曰、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饗
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
不得終日、故曰一朝、載訓抗、謂以彤弓抗之于弓檠、使其
依常正也、櫜訓韜、謂以彤弓韜之于弓櫜、使其色常新也、
右者勸以酒、而以賓禮尊之、醻者情厚、而頻勸以酒也、蓋
一獻一酬、報施已均、而又有酬爵、是其厚也、

菁莪

全詩總是極道喜樂之情、各既見君子句、最重、蓋此君子
殊等閒人物。此見非尋常禮遇、所以不勝其樂儀指燕飲
言、正是樂之所寄、樂且有儀、情發于外也。吾心則喜、毫根

于中也貝有五天貝牡貝名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為朋價各有差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只說喜上極說其情不是將滑重貨形容滑墜休字正對泥泥浮沉看休字即在樂中

六月

此詩詳敘北伐之始終前二章敘王命伐北之由中三章敘其所以成功末則敘班師之慶雖是言甫而宣王之能命將在其中中間包括最多關係中興氣象最大

首章重一急字棲棲是倉卒興師人情擾擾急於車三句正出師事也載是常服對用字看戎服常臨陳乃用之在道故載之也我就朔送言急字總貫四句來匡王國者正舉兵之大分也

次章比物已在上騤騤內戎服即上所載者此又抽出言之閑之是人去閑馬謂幾平日所教者一試之也維則謂駕車而行隨人馳騁自合執度也維此四句一直說下還重在嚴與敏而常度之不失在其中我服我字就軍衆說佐天子就折衝禦侮以共成撥亂反正之治言

三章上四句韃馬為克敵之具故鋪張以起下文耳有顒正形容脩廣宜一直看脩公謂據夷安夏之功奏膚功即定王國也嚴就約束士衆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言翼就自心持重有戒慎而無解弛言嚴翼處便是武事此二句是言甫成功根本二以字上作是以看下作欲以看乃看言我是用急而次言應敵從容則急中有暇次言不失常度而此言嚴翼以共武則寬中有嚴皆相形互見以佐言甫之妙于行師

匪茹是不度順逆整居大原獲地內侵深入也此正見賊之勢織文織上有文也即所謂鳥隼之章白旆是以帛綴旒末為燕尾故曰繼旒非二物也白當帛字看原是絳色元戎車縵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車十乘用馬四十匹甲士三千人步卒七百二十人所謂選鋒此先發程其餘車徒皆在後也

戎車既安非指元戎即首章所飭者輕軒分前後不滑車必覆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側于後方纔是安如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也合上元戎則彼為前鋒此為後援閑非如前以人閑馬乃馬之自閑于法此四句總見兵威之盛是以掃蕩獫狁以起下薄伐文武二句是因其成功贊其為將之賢不必粘定上文

燕喜舊多主私燕說蓋為我行永久飲御諸友似是言甫家中歸也不知此乃作詩者代為王體其意而立言婉轉如此還主飲至說方見君臣將相關會處受祉即蒙燕喜

說曰飲御諸友則不獨一張仲舉張仲者正見與燕須人
而吉甫之賢益可知也相且調讀忘是說詩者者出詩只
是道其一時之盛耳

采芑

此詩美方叔之意一步進一步先從軍容說起次及軍律
又次乃及訊醜而歸于以堅收功大意還以方叔元老二
句為主要知此是作于衆命旅行時故詞氣雍容如此
首章以所采之芑新田有之菑畝亦有之興所統之兵不
惟衆而且練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漸和柔也
新田菑田除草未遠故芑猶存其車二句雖以車徒對言
其實徒即車之徒也師干之試有素習言將捍敵之師衆
皆平昔訓練者未便說到師律之嚴莅者臨此車徒秉節
鉞以撫之也率者督率此車徒以行也路車乃方叔所乘
之車非三千之車四騏即駕路車者簟茀以飾車而載之
車者又有魚皮之矢服須有約膺有樊膺以飾馬而馭夫
馬者又有鞗革之下垂皆統方叔所乘車言之○路車是
象路其色朱戎路是革車其色黑不乘革路者此時尚未
臨陣也與下章服其命服意同
次章其車三千即車以該徒交龍之旂龜蛇之旐即左以
該右即後以該前車之被以皮束之車前之衡雜文以飾

之此兵車也和鸞則非戎馬所有服朱色之芾于膝則皇
然赫蔥色之珩于衆則瑲然皆命服也要見不必服戎服
而威靈已著意
年飛而止有進而退意故以為興此章原非有將戰未戰
之事只言紀律如此紀律只在進退上註動靜又進退中
事蓋進退皆是動進而止退而止則靜矣試即練習其進
退之節鉦人司伐鉦鼓人司伐鼓使其聞此聲以進退也
陳師而告陳旅而告使其守此法以進退也其進方銳粲
以治之則亂故鼓聲平和而不暴急其退方亟粲以治之
則散故鼓聲闐闐而靜治獨言鼓者蓋以治兵振旅言則
皆動也若治兵振旅之止則必伐鉦可推顯允句雖輕却
與他處不同要粘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
蠢爾蠻荊二句只是引起下文非藐其衆之意與下來威
首尾相應元老是尊稱之詞不作雖老看克壯其猶言方
叔之謀略出于兵家常法之外也不與兵威對說執訊獲
醜全在師之武勇上見戎車三句通指車言嘽嘽言其數
焞焞言其勢如霆句即自衆盛而狀其雄也亦為壯猷之
方叔率之所以聲勢如此聞望原成于謀慮而來威不專
恃此元老所以異于人也總之在軍行時說若題此行為
真不用戰則呆矣

車攻

東都之行本為會同而此詩之作卻重在田獵節節要認中興復古意

既功造作中興而車堅緻也既同差擇得精而馬齊疾也兩既字說平日已如此言是天子中興百度維新意以馬為車之滿于衛轍之間故曰之實且東只言往東都不言往作何事下章指出行狩故遂以田車為言行狩分明是又竟以震濟宇內之人心不止為選選徒嚻嚻也之分于苗之于于征皆不敢作王而以有司言之嚻嚻只至車徒騂眾盛意而靜治在內田獵之徒有嚴人以戒述

獸入以辨物同常掌旂虞入植旌故選之嚻嚻建旐即以況此皆有司預備如此搏獸是未然事敖又是甫田中地名又周禮大司徒仲夏教茇舍遂以苗仲冬教大閱淆以狩此詩言行狩于敖只用其名不必校其時也下用會同字亦是來朝之通稱不是一時朝見有此兩赴篇彼四牡二句是諸侯在道將事亦帶二句是諸侯入覲時事宜依文直下重會同上與與者前後繼進彼此錯綜也有繹者九昕有序不等有班陳列于兩階而兩階相續也要見人心齊一意

五章方言田獵事弓調而得矢之重弓彊而得矢之輕故曰調射夫既同二句一串見人情踴躍意同者同心同力也不是比耦紫柴以射而發者言諸侯眾之則共主奔畢共舉之矣助我指天子言

四黃二句見馬有餘而教有素意不倚只言調習未說到御之善獨言騤者騤在服外易于出入也舍矢二句相連說御者守法而射者又命中一時技藝之精如此亦須然入心競勸來正是射夫之同處五御之法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之法一曰白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又曰御者之良得疾徐之中射者之工失發則中如椎破物也

蕭蕭三句言所聞所見者如此而徒御則終無喧譁總是形容整肅意三章之獲惟下殺乃入君庖而又止于得入其餘皆頒于士大夫之習射者故君庖未嘗盈也于征通創田獵往還言故注云總敘始終歸行嚴肅全是一段精明之氣貫徹萃心整齊百度在心則無懈息在事則無蠲損故以君子大成嘆美之君子之大成之本也允矣展也對平日稱為君子則以大成說為此詩者似寬見宣王之解終

吉日

前章狩于東都，此即狩于西都，東重在末二章，人心戎蔡
上，悲率右古二句。又宣詩末章不必歸美宣王，但有下之
人如此奉上，則所以致此者，雖然言外矣，要見中興渙然之
意。
祭用戊者，外事以剛日也。重在禱上，不重祓日。房四星謂
之天駟，主車駕。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祭之。
車牢馬健，與祭禱各開說，不必泥是神力。歷險從禽，只言
車馬之為田獵之用，與下章皆未然事。
次章只平平指出將狩之地，是馬不過于孔阜中取其足
之有力者乘之耳。既既不重在馬上。獸之所同四句只

是一句，禽獸衆多，莫如漆沮，猶泰都之甫田，以其為天子田
獵之所舊矣，非臨田而始擇也。
中原蒙上漆沮來，其祁以地言，孔有指數言。儦儦，疾行也。
俟俟，相待而緩行也。或三為羣，其羣不可數也。或二為友，
其友不可計也。悉率，或射或御也。燕天子不必均定獲禽，
全在想見天子合羣心振武烈，以賢與欲共成其盛。上既
發二句，即蒙上文說張弓挾矢，中小殪大，俱是悉率中事，
客所醴，却另帶言。

鴻鴈

一篇凡三言劬勞，前之劬勞，以離散言；中之劬勞，以集宣
言；終之劬勞，合離散與集宣言。哀章意只見于中章，而以
以感慨氣脉發之。
鴻鴈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人民離散，未得所止。鰥
寡不專指老者，凡室家相棄者皆是。正見可矜處。此章要
體追言語意。
百堵皆作句，宛然見同運中興民生再聚光景。註一丈為
板，以高言。板高二尺，廣六尺，五版其板為一堵，則高一丈
矣。百堵非一家也。
鴻鴈之鳴哀，故以為作歌之比。時當安宅，劬勞已往，似不
須作此歌。不知痛定思痛，自有不容然然者，此詞追民窮
者不能知也。末二句重哲人一邊，總是慶幸感慨之詞。

庭燎

夜如何其，是臣下叙次王者問夜之詞。一節深一節，重在
不安上。夜未央，紫指何其說，若曰夜豈猶未分乎。故下皆
想像其可以視朝之時，不須泥註節字。庭燎原為君子而
設，不該以見聞平淆。
號正義曰：庭燎者，樹之于庭，燎之為明。釋文曰：在地為燎，
執之曰燭。

沔水

今此本旨伏在篇末，首言莫肯念亂，即慨人之不救也。故

極言讒之可畏而以敬告之
首章以水之猶歸其壑興人之不及其未就即指讒言煩
興陷入罪呂言念有恐懼修省意非徒然念之而已讒無
父母舉入情所最切者動之念也語未及辛意自悚然
次章以水方盛而未艾隼方揚而未止興憂方深而未息
也不讀即指訛言之人無故構禍拂天下之公心常理言
不能隱承上二句順說蓋不為一己憂而為父母慮自不
能什然也
卒莫之懲猶曰豈遂一興而不可止乎直接下文自我視
彼曰訛言自被譖哉曰讒言敬是戢戢兢兢臨深履薄意

思其興言不興也此處有安其身以及親意

鶴鳴

全詩托諷之旨皆在言表欲王深思而自得也并識明好
惡等字目俱傳注以已意貼出詩人原無此辭求可以拈
其旨者只一成心之不可執而已〇二章一意而次章深
節下字比前章每進一步
玩園字有近習意他山有疏遠意曰樹檀見容悦可近曰
山石見粗直可憎

祈父

全詩以胡轉句為主前二章言不當以王之近衛而遠征
見從之非職末章言不當以國之獨子而遠征見役之非
法俱重在父役上靡所底止言遠役無已時也責祈父即
以責王

白駒

此詩總是深惜賢者之去疊疊相承既縶維公侯全王資
字無非托言要說得活末章似為去後之言實都是將去
一時語耳
食我場苗上要着安得兩字今朝今夕言駒道達嘉客言
人俱要得托言意此四句一氣說着不得一過接語一朝
一夕非可言永但欲夫時留得一朝一夕亦已永矣嘉客

對主人留他說逍遙不去便有嘉客故註曰猶逍遙也
公侯逸豫當就斯道大行身名俱顯上說無期不是久長
是無限量意優游以隱處之樂言遁思以高蹈之懷言曰
慎曰勉非其志也只此二字便可想揣留極苦
其人如玉以德之純粹言從高潔上追想爾音只是音聞
相聞并音聞而重之則有遐心矣送來辭榮長往之夫每
每如此故叮嚀之正是眷戀之極若云異聞經國之言則
賢者何不留作公侯乃為此出位之思乎

黄鳥

此詩比意與碩鼠一例呼黄鳥還是即呼他邦之入集穀

啄果以喻人之害已即所謂不得其所也此是顯然不我
肯穀不相周恤也不可與明休戚不相知也不可與處強
凌弱衆暴寡也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父因苦愈甚
而思則愈親

我行其野

依倚自蔽言無所居采遂采葍言無所食各不我畜婚姻
居食言婚姻之故句重看見得以親誼望彼求我新特我
字作彼字看不貴以貧趨富見得未必悠地愚薄責以
棄舊憐新見得他或者恥不得並情其實必人原自厭貧
詩人特代為辭之耳

斯干

此詩首言築室之美而願兄弟之好下詳築室之美而願
男女之賢大意重似續妣祖上邊與建全為似續計而兄
弟相好生男以樂有室家所以似續于不替也衆詩見頌
詩及之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落之也即欲樂之義
或云是落名

首章秩秩四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
内美

斯干南山皆形勢之在前者斯干決流故臨之秩秩言旋
繞也而山在遠故望之幽幽言朝拱也竹苞喻下而根基
之堅固松茂喻上面結構之牢密兄弟三句當就成室上
發相好無相猶一正一反看兄弟要說得遠不止今日時
合淺面室家君王

似續妣祖本築室之由也興作非國家細事惟祖宗舊業
與廢須舉欲盡我堂構之責有必不得已者作室墻垣四
周曰百堵則室以內規制皆舉之矣西南其戶百堵以內
之制也君庭朝廷言廢就宮闈言矣落則通內外言供俗
似續意此章築室便將起下垣墻堂室居處笑語便將起
下攸芋攸躋攸寧

古者作室以治垣為先舉板築之工見室宇之牢密也堂
室有甚尊大只為王者居之便有尊無二上勢然兩大字
註以為二字可玩

大勢嚴正自前後左右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棘是
棘柱宇是室之四垂簷是屋之前後正簷阿是棟邊翻出
之側簷革者振羽變革也翬翼者奮飛也攸躋作賓升中
階有許多天子施為氣象

庭是宮寢室前之庭楹是廊廡間之柱正是當戶牖之地
冥是遠于戶牖之地蓋一室而有向陰向陽之別也古人
室戶不當中或東北或西北則西南東南兩隅皆隱暗故
為[illegible]窔西南為奧東南為窔攸寧是順聖躬養天和之謂

○六章徼起前而嗣續一段憂勤而埋後段生男女的張本乃安字正照此室未築以前焦勞經畫言乃占二字與下占字不同乃覺而自記其夢如此四樣朕兆只好說是耳目所不及且勿露陰陽字

七章說爲占夢之詞祥字全在下二章照出

乃生乃字將然之詞寢之字句俱見古人豢豫教之法

門衣裳日衣也衣之裳者明當主于外事也玩以璋者其比德爲純朱黃朱色有淺深也庶服黃朱以國爲家室而爲君摘服純朱以天下爲室家而爲王俱未然事

寢之地卑之也乃天尊地卑之意非謂卑賤裼疏謂是縛見彼褻曰夜衣也明當主內事女以紡績爲事故弄以紡磚

無羊

詩重中興考牧而未說發出天下國家大計大率民安物阜關國家之氣運原是一齊來的夢之有無不足深論

誰謂字打從前此所無說來羊以三百爲一羣至其羣數則不可悉數九十其犉以例其餘也羊若不和牛若不安今既和且安便見無損傷無病耗所以驗其衆多

中二章正如一幅牧事盡圖參差敘述總見其盛若以人煩物情爲物所由盛又看小了別其色有三十樣非每色有三十也牲無祭祀燕享說何蓑負餱薪蒸雌雄俱是驚景不必拘泥牽合四以字俱粘牧來說爾羊來思矜矜以見牛也矜矜兢兢有堅強之狀不騫不崩無損折之處是一正一反少損曰虧全壞曰崩羊有疾輒相污故曰群疾

畢來自野入家也既升自家入牢也

衆魚旐旟只是恍惚之意非人從旁說變換也豐年家室內安寧宣王中興非復向之民靡有孑遺蕃滋意陰陽不知魚何以有故夢衆而魚則爲豐年生聚不繁旟何所統故夢旐而旟則爲人衆不獨以少致多而已也

節南山

不平謂何是前九章綱領其目在用人行政詞俱刺尹氏而尹氏行其不平由王用之所以卒歸流本于王心凡言天言民俱以聳動尹氏之心即以諷王心也

民具爾瞻即是仰其用人行政之意下五章有民字正與此相應

山谷本處而草木之長茂實之可見山猶均平不平在用人行政上也喪亂弘多疊上句懲指心言嗟指聲言

統國二句一塊說重在秉國均上政主乎平故不曰國政而曰國均秉國均則必須秉以平心矣維以安民言毗以一心言俾民不迷使民曉然知有所係屬而不亂也此三

句責其必如此乃為盡職而人望亦副與具瞻棋應下廣民弗信以其不自為政無以慰具瞻而足之也正與俾民不迷相反

此章通重用人而行政在其中言不躬親便是委政姻婭了弗問是不由于咨訪弗仕是不由于歷試以此等人而委之政便是罔上此全是心之不平故咨咨地欲他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疏云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故兩壻相謂曰亞

昊天四句以不平之禍歸之天君子四句以四天之責歸之人天方薦瘥則窮極矣故曰鞠𠬤民言無嘉則反常矣故曰大戾君子單指尹氏言如屆以行政之動言如夷以用人之公言俱根心上說兩如字有不勝想望之意

惟不能屆且夷故天不弔亂靡有定承鞠凶大戾言式月斯生言不傭而降凶不惠而降戾者日甚一日也國成即國均也紀綱法度一成而不可變故曰國成不自為政應節躬弗親卒勞百姓應俾民不寧卒字亦終不改之意

駕彼四牡三章相承說下蹙蹙云者舉世皆亂若見天地甚狹也須知詩人非果欲去國但以見致亂者之罪耳故下遂極言尹氏與其徒反覆好亂見國事都被他攪壞了天下安得不亂形容其怒易轉喜讒見喜易轉怒意

不懲其心與前洵僭莫懲相應覆怨其正與前不敢戲談相應為中惟天子是毗一句說王而此章明指示出王之不寧為下說心章本

式訛爾心要本歲悟誦言之意來王心一化則不復為尹氏所蔽而用人行政皆得其平所以萬邦可畜也○此篇全為告王而作篇內言天者五言民者六見詩人君所恃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是聳動王心處

正月

與喬大卑以要訛為主訛者小人所托以傾君子也而本在王為內寵盛蔽不用君子而用小人致此訛言故欲止訛以救亂惟有一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君子所以要之深也

繁霜雖言天變訛言雖言人亂然天變特興起訛言下皆承訛言說獨對衆有憂之大謂不徒為一身憂而為社稷生民憂也此即是他癙憂而小心之可哀處○癙泣鼠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故已所隱憂為癙憂

不先不後即胡俾我瘉之意訛言之人要得好言好醜鈬鋑紫言也莠害當之草莠言即無正之言而自口可味有莠指訛言中傷者彼以為是而我以為非彼以為樂而我

以為憂勤與衆遠佞倖自不免矣。

三章言已之見像不足言。而國之將亡涙可慮。前四句一連在自家說起而衰衆國之人重憂閔上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臣僕從禄皆亡國之憂也受禄乃脆史禍之恭事生全之樂意不要說煞了。○舍經云烏向帝背棲而招集流亡稱烏合之衆以烏易合亦易散也故借烏言。

瞻彼中林四句以人之視物大小甚明與天之于人善惡無別方殆正訛言所為未定既定以氣運言靡人弗勝愈福善而側重禍滛逆伊誰云憎緊根上說正見造惡之不可救。

謂山二句是影借說見訛言之不實。大抵如此亦見其易辨莫之懲指君言召伏四句自臣言而臣莫能辨啟由君不能懲也言至如此誣妄不斷然懲止而反召人訊之所謂執泳疑之心來讒賊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具曰予聖心實懼惕懸為大言也烏之雌雄亦是借言。

局者卷曲而立身之僂也則不見天為高蹐者累足而行步之狹也則不見地為厚總是憂亂之甚不敢自遂之意倫謂合于事理非事未至而妄言之脊謂近于道理非無此理而設言之也全在禍亂難容上見得今之人即訛言之人祉暢是借字指訛言之禍此只大槩言世道如此不身指自已。

七章是作詩者即已一身所處以見遭際之苦而嘆王之不用即然其永懷章意也扤我不克謂挫折而困頓之無所不至求我則猶云求我做個賢人之榜樣也不是求為修己治人之則執我仇仇是苦苦束縛使不得展布之意力謂力于用也執之如此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浙正是天之扤我如不我克。

兊為厲矣言必有所以致之者兊照著末句嘹之二句是反言以起下言大盛則難滅國盛反易亡也前七章皆憂訛言此章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訛皆由于此滅周是未然事。

終其永懷句繳上滛君說正見雖未滅亡終是滅亡之道如車行絶險雖無陰雨已恐載之必輸矣况又迫以陰雨乎窘陰雨正所謂難至也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後來事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税駕也曰懷曰窘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

無棄爾輔章與上句句相反重在輔不可與僨平對亦與上章輔將伯文勢相況輔是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僨是喻繼用之賢故曰屡顧屡字有旁招之意

魚在四句喻身處亂世欲韜晦自免而不能也念國句是

念國之信訛以為厲政者階亂至此正應上今茲之政胡
○末二章皆言小人得政比曰洽比有聯合依附之意云
訓旋是周旋纏綣之意念我獨兮當作我獨念兮看憂心
憂國憂民也
佌二句是單小者而豈大蔌〻句是宴陋者而富足無禄
與有穀對看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貧與念
我無禄不同末二句承椓夭來惸獨是于可哀中較其尤
病者其實貧富皆受病矣

十月之交

全詩專為刺幽王用皇父而作故第四章推致變之人始
皇父為首而下四章遂極言皇父之為害看不用其良與
及豔妻字明〻指者幽王篇中紀災異以日食為主而雷
電山崩川溢只帶言以甚之
首章首二句是將言日食而紀其月日之辭十月為純陰
之月辛卯為重陰之日交者日月交會在晦朔之際而此
則正在朔也天干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地支寅
卯屬木而單閼之卯為陰木箋曰日為君辰為臣辛金也
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蓋十干寄宮辛寄在戌〻
土卯木賊之故云卯侵辛箋曰微不明也
箋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雖無日月實蝕頂上日
食說月掩日而日為之食即謂日月告凶矣不須無月
食說四國指王國也不用其良已瞭指用皇父〻下豈曰
不時正四國無政之事此日而食與此月而微稍別前以
陰陽之本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陰至勝陽必有大不
善事為之感召但不知應在何事何人耳于何字最有味
不藏正打着告凶二字
爗〻單指電言電光一發雷即從之此不是為累〻在時
當十月耳十月雷伏地中陽之已伏者由陰之擾其外是
以溢出不寧以震動暴戾言不令以乖睽失序言為谷為
陵因沸騰崒崩來以雨為主人皆指幽王莫懲謂不能懲
其用人之失也○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
國有六卿以分庶政而設卿士以総六官不是太宰之屬
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卿一人天官膳夫上
士二人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趣馬夏官
屬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得失
之事卿士為橫之首皇父為奸之首諸臣皆是其引進而
豔妻煽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恣其植黨之奸也方字見
蠱王心者政未有艾而羣奸之專恣安有極哉故下文遂
備陳皇父之惡
抑此六句相遞說豈曰不時是度皇父之心胡為二句繫

跳上来撤我墻屋正是動民以徙田卒汙來又是徙居廢
事盖非不時徙居故不得有事于田疇也末二句是責民
以徙之詞此章合下章總舉作都一事
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貴美聰明剛愎自用情狀欺者
害民皆由于此三卿邑中之卿也擇畿內諸侯二卿不慭
遺一老那是收為私用只是損他自家便不思為國把舊
日者德之臣盡皆斥去不留以衛王也末二句與豈庶句
相應三卿多藏指貴者言擇有車馬指衆之富者言總見
皇父但知有財而已
黽勉從事即從前遲徙之徙也只借以起後讒意誅即謂

之于皇父無罪遭誅即下民之孼也匪降自天即此起由
入句相聚而言曰噂再三申說曰沓背陽為相說情狀而
轉背便相詆毁詠人之反覆如此此指皇父所用之小人
而好讒者實由皇父
我里孔痗空說四方二句是傷于時民莫二句是困于從
正見其孔痗也曰民莫不逸且羡者自傷之至視天下之
皆無甚于我耳不是真逸且羡不較稍貧富勞逸之不均
言不敢效我友自逸有悲天憫人而冀王心一轉意不上
是無可奈何而安之
而無止

此詩通以積臣之義貴者其詞婉轉曲折若有冀其必
不之意嘗以各敬爾身一句為主
前章謂為怨天之詞以譏責人之謠曰斬伐四國則有罪
無罪皆受其禍矣故怪天弗慮圖而使禍之并及善人也
舍謂置之于佩鑒伏則明正其罪
周宗既滅以危言是詩人故危其詞靡所止戾未知天之
所命民之所定也舉正大夫見群臣皆散三事大夫內臣
也邦君諸侯外臣也朝見曰朝莫見曰夕曰莫肯夙夜朝
夕則雖未拋棄官守其心已不在朝廷矣此節猶未深責
諸臣只備言人離以見王宜改圖為惡即淺御好佞惡直

意
如何昊天頂覆出為惡來呼天即指王也法度之主曰
辟故法度之言曰辟言此章首四句不重只以起臣之當
自盡耳敬爾身者反覆居之身而夙夜朝夕以肅官常供
職業也末二句語氣抑揚正見身之當敬處祠世亦只是
各敬直是以天警戒之並無人已天人兩層
戎成二句總括上天突人難覆出為惡之意輕點上失以
起下處以此訊王也瞽瞽曰瘁即上文所謂我勤曰瘁有
言皆不信去又不敢勉自放吾欲身之謐意聽言不須說
是王欲聽其言只是渊王渊多耳答亦是被事而言但不

肯盡言極諫不是面從此二句曲盡史臣容身畏罪情態
與敬身相反二則字可味致重在下句
哀哉韋豢上聽言二句來匪舌是出與書不當若是其口
出句法相似由衷之言明明為不敢出諸口恰似用力以
出其言甚難正與巧言如流相反此與下意皆歎時事之
窮以原其所以離居見得我躬不暇恤皆情但所謂讒身
者不欲咲耳
繇是不得從容殆是不得寧處不可使即上不能言之人
可使即上巧言之人得直道枉道所關者大不專在進言
上說合上期得君下顧公議者方見任之棘且殆語意只
重正人一邊
謂爾遷于王都正說其夙夜朝夕散身以事王也不曰肆
任而曰無家此將其言則然而出言時鼠思泣血其苦楚
情狀如此乃是他畏禍的真情只以無家為詞耳若果為
無家則出居時誰從爾俱出以作室者乎言原是自作之
也出可以作室則遷何患無家○孔氏謂人淚必由悲聲
而出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小旻

此詩以謀猷回遹作主而歸獄于王之不斷不斷則猷伴
而喪亡至矣

回遹即指謀猶二句言誠不臧以成事收事說從來小人情
潝潝訿訿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從來小人情
狀如此就是他自家肚裏也原有相知相識不必是黨邪
伐正下面兩具字全從淪訛生來具有衆口一詞之意謀
之四句雖與上章意同但首句王謀于人言此自小人為
咸王言我視謀猶即項小人看
厥字多字俱含王心不斷意我意二句不過引起之詠我
言盈庭正是謀夫孔多誰敢執其咎正是事用不集執其
咎者任其成敗之責而决其是非之歸也凡謀必引成敗
為已功罪加所謂謀人之國國危則先之然後謀定而事
以集若口倡游言心營脫禍徒作一場話說而已
衆我句承上貫下兩匪字與兩維字口氣照應兩是字正
反一匪字先民是程謀所出程先民即是大猷通言是訓
彝郵瑣無關社稷生靈之計者總是上人聽之爭則辨以
咸其聽矣聽字爭字同是不斷之意而都重在通言上不
讀于成與不得于道一例就築室言
聖哲謀肅艾未可從認作善謀但有此等人其謀必善聖
是以詠下四德故特提言之或聖或否要看得圓融言否
之中未嘗無聖也重在聖上洪範五事思之德睿而作聖
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貌之德恭而作肅言

之德與而作艾艾訓治請有條理也如彼流泉言善人為
群臣所謂沮如流泉之往而不反也末句根善人說到國
事菲比沉淪國亦與之俱敗矣
不敢三句呼莫知一句暴虎馮河只借以言害之近而易
見者人知其一須上二句來却不可泥定暴虎馮河說喪
亡之禍在他字中亦須含蓄只以隱禍言之乃得凡禍必
知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有相率以及禍而已安得不
懼

小宛

此詩只重求無辱于親意以謹儀教子作眼而吃緊在一
敬字轉到末路更洗發出戰之精神
以為上達乎天與己之憂不能不上及乎親念皆先人只
空空說前人之可念下二句正言于此時念之明發二字
有味見一日間營為之初思慮之始此心便惕然為戒矣
毋與懷蓋常恐辱之也念下而許多意思
齊聖四句是就儀上指出常法與當戒者意重在戒一邊
說之恭曰齊思之府曰聖德以德言不必分作兩人溫克
以儀言克訓勝謂勝乎酒而不為酒所勝也一醉日富形
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溺之意蓋其初僅一溺足而日甚一
日遂不可回也政與溫克相反敬儀要認得廣不必粘住
飲酒天命指自家身上說天命去來只就敬不敬上決之
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矣此是警惕使敬之詞
箋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注
云以體曰嫗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令變
為己子也教所以繇我之與似所以於螟蛉之與然作
文亦須順講所謂教者不離敬字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
之克肖不正求其肖我
以物之飛鳴不得休息與兄弟之進脩不得暇逸而我字
與而斯字相應邁有勇往意征有進趨意不外謹儀教子
然此只援他一段不可自己處我日而月須看得周洽要
見交相勉勵時至而功即與俱至之意夙與夜寐亞上二
句以起下句言月言日言夙言夜直是不停一息末句正
應首節有懷二人意
與前三章念提之意盡矣然憂危之意既切警戒之心無
窮故又提出世網可畏尋常工夫未必遂能自免而更思
自善之道以起下章握粟出卜非真欲問之神只以見人
之意想已窮耳
末章亦只是一段危懼意思非必遂謂此心以自救也是處
亂世的要訣恭人小心是當世賢者恭人是個謙和的人
小心是個畏謹的人集木臨谷各形狀上而如履冰又不

止如集木臨谷

小弁

此詩哀怨本旨伏在末二章蓋忍戚于信讒讒起于易言此是被廢根因而非有罪可廢也憂字是一篇綱領篇內凡七見之

首章興意取歸飛字蓋宜臼被廢如窮人無所歸矣我云雅烏即慈鴉亦取反哺意箋云敬養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兩何字並致其審以極被廢之由微有自矜無辜意

平易之道塞之則草生我心之憂戚之則病生與此四句鞠窮盡也言盡為茂草也雖是興意而比見其時蔭蔽其象如擣者謂此心悲傷感激如有物擣其心也事関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向髮故曰用老疢如疾首不病而似病也

桑梓四句以情愛輕重相對為興恭敬是且視桑梓不敢輕賤斬伐意瞻者仰望欽崇之誠依者顧戀追隨之意靡匪二字謂家庭朝夕所瞻只有一父所依只有一母也不屬毛外不連其氣體不離裏內不聚其心腹是驚怪不自信之詞

四章以物皆有所容與己獨無所依泊舟彼舟流以被逐而無所歸也是以首四句與中二句

鹿性易驚猶怨其群雉性耿介亦求其匹以物類尚能相顧與己反見逐而不蒙親顧也寧莫之知寧字是怪嘆辭口入字只泛言

壇路冢也左氏道殣相望兩或字與維字相應曰尚或則雖未必盡然而亦未必盡無忍是不怵泣之意對不忍者非戕忍之忍涕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君子信讒四句一順說凡飲酒一獻一酬往而必返至酬爵則受而不返不舒究正是上立受意不究根不究來歷加惠愛必不遽信讒言而究察之矣掎如掎角之掎三方持之恐木顛而本傷也掎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析之則迎刃而解全重不安拙析意罪人不當則是安也

戒王不謹言推原致讒之本也蓋以信讒見廢尚作戒勉語是詩人委婉處山猶陵其巔則不得為高泉猶入其底則不得為深由言未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幾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潜伺而竊聽也毋逝我梁言東宮我居也汝不得居之毋發我笱言覬覦則安我事也汝不得竹之蓋身雖廢逐終不忘親之意

巧言

此詩俱是刺王之聽讒以致亂僭始既涵則王之病根也

若以讒人則其心何難知言何難飛人何難除只苦王之
涵容不察耳
亂如此憮者呂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被其害也已威謂
讒言之坪匿太憮謂諸人之罔極而爭旗深致其審有天
度發祭殺使我得免于讒意
亂如蜀亂朝綬之亂不必推開說亦不可當讒字看初以
始生之也言又以既成之勢言備始既涵一句中詠着讒
人之猾賊微巧與聽讒者疑惑孤疑兩般情狀涵之一字
是全篇中王要害處也容讒信讒則不吉君子已在其中
如怒如祉項上口氣極急正與始涵相反兩庶字與兩如
字相應遄字亦極其形容見只在王心一轉移間而已
屢盟與賢者盟也人有疑乃盟君與臣剖心析肝相信何
盟之有況于屢乎賢者而屢與盟是分明猜疑在心牢不
可破示讒入以可乘矣亂安得而不長歲屢盟二句正承
如祉二句而反之信盜二句承如怒二句而反之亂甘二
句又承信盜二句而申之長暴餤三字無淺深但長有屢
字意來暴有盜字意來餤自甘字意來止共謂止于共職
無出位之思也與請共之請字同
四章總言小人之心不能逃君子之明以他人二句為主
前曰廟後曰寢君子不忘祖考恒存孝敬故能亦也莫是

品節裁成曰秩上即是莫字意危遇犬則獲比讒人遇智
則明遇字着力只緣未遇君子故得以藏其奸苟一遇之
情偽立見矣
荼木均之可用故君子樹之人言有讒信之不同故必以
心辨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為與曰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
所準也數之重在巧言一邊須說得渾融蛇蛇正形容碩
言出口之廣如此據理數詞自然有序而口頭絶無回互
故曰自口來維下宜也二字是斯章語不必泥此兩句只
以起末兩句意
末章是反覆其詞以賦惡之非真居河麋言其地位卑也
非真有微尰言其醜惡甚也皆是賤之之詞拳訓力無拳
勇渙勿恢作權勢看

何人斯

全詩本為絶交而作却為望其來之語胡逝不入等語俱
是託言以刺其譖己蓋既已譖之自然無面目見之也開
口說個孔艱直指其心事而終曰以極反側真堪令暴公
媿也
孔艱未可直指譖己說只就逝梁不入見之一胡字緊扣
上孔艱意怪其與己殊也梁魚梁在門之外伊誰云從周
亦不入我門而問所從行也

既譖之使失位，寧有後唁之理。不我可，根不入唁來。蓋逝梁而不入唁，此其意全不以我為可矣。始者親厚時，何嘗如今以我為不可，即一唁而有所不屑乎。此意當與伯氏吹壎二句照看。

不入其門，便是不見其身，非別有躲閃處。不愧，正言可愧也。倒重下句。自此至五章，皆摹寫小人詭秘皇遽之狀，疾如飄風，就徒鬪其蹤看出。自北自南，則影響詭不相關，我心反得以自如。今相值而不相入，則意其蹤我而又若近，意其親我而又實遠，適是以攪我心矣。胡不二字與攪心相應，不是惡其相值。

脂車，是逝梁逝陳之託詞；亟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照一字宜玩。我心易者，不恨其見之晚，而喜其情之親也。照往而不入言。否字與可字反，即云不我可之意，雖知照心易自見。上章望其一來就往時說，此章望其一來就還時說。億之多方，吹誅使然說耳。

伯仲是同官實話，壎篪則是借字，吹篪吹壎，借謀國議論不相牟。件言及爾如貫，只承上二句看。如貫者，心乎意契若相連而不解也。斯字正指相知意看。凡盟是盟將來，詛是詛過往。暴公譖已在前，故獨言詛也。說文以禍禍之言相要曰詛。

逝梁不入，情狀究是鬼蜮，而面目則猶是人，必不得與人相見，則情其所逃，拙者正使反側之情無所逃也。反側以知我而又譖我說。

巷伯

詩首重首二節，兩成字正是讒入罪狀，為下投畀有昊之宗。

萋兮二章，此意總是飾小過以成大罪之意。萋菲無所指，止是小文之貌。錦文如貝，謂之貝錦，此成字有渊色組織之意。哆哆不是星，只擬其微張。傳曰言有因也，斯人自謂其避嫌之不審也。最有味，成是南箕有擴充張布之意，太甚言其所為之恣也。誰適與謀言，誰專為他盡這計較，說秘一至于此。

緝字從糸，緝緝者，如績之繼續不已。翩字從羽，翩翩者，如鳥之往來不定，俱自事語上說。不信，虛而不實也，非聽信之信。捷捷是習于應答，情情是巧于變換，亦自言上說。譖言，譖人之言也。輕信之問既啓，則反中之禍不測，故曰既。其女遷，既字作終字看。

好好猶揚揚，有志得意滿意。草草猶懆懆，有懼禍不測意。視者察觀而別白之，鑒別驕人，正所以矜恤勞人也。再說簡誰適與謀，此實自覺恨恨，投之有昊即視此驕人

之意、通節皆設為痛惡之詞。
揚宜下濕、故揚園為下地、畝田之壠也、丘如田隴、故曰畝
丘。從揚園升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敬而為之
昔聲。惕此心、如事々息々皆可招詢而取此輩々之言以
自防也。寔是空聽、意若謂庶有裨于君子、實為讒口罔極、
不止又一人而言

谷風○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此詩俱是怨詞、以忘大德為主、相親于患難而棄于安樂
只為忠難時不能無過、而大德終不可忘、所以怨也、與比
各止四句、

維風及雨、風發而雨從之也、有相須意、轉字最重、言昔日
同心協力、忽轉而背棄也、風回從上而下回頹、有風便有
頹、亦周旋不舍之意、寘于于懷、以心之思念言、深于維予
與汝、如遺比前轉棄、又形容深刻一層、
習風為長養之風、山顛之草木猶能死之、然且有萎死之
草木山、巳之交誼節厚、不能無一時之小失也、

蓼莪

通詩是傷巳不得終養意、以蓼々二句為主、一生字最重
我、只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堪
為痛絶。

匪我伊蒿、非莪變而為蒿也、只是終之所成、不能如始之
所望、莪蒿蔚是一種、漸長則漸無用、詩人引喻甚切、衣々
二字。聲氣畧歇、以父母連下向看、缾比父母、罍比子、只承
相資之義、不重大小、鮮民無父母之民也、猶今云孤子、怙
瞻仰也、恃依賴也、既入矣而云靡至、正所謂如窮人無所
歸

生氣本于父也、鞠形成于母也、拊我下都自孩提時看、拊
防其發焉也、畜輔其乳哺也、長是日夜調護以俟其長、育
是起居必謹以保其和、顧訓旋視、謂父母行而兒不隨則
回視之也、復謂顧之又顧、反覆視之也、腹者懷抱于襟間
也、此等皆是父母生我動勞處、德就人子所欲于親者言
以德報德、必取其稱、至天之覆育生成、則無極可稱矣、
山高大則風必疾、此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民莫不
穀、以終養者言、

大東

通詩總是長我憐人、亦可息也之意、以周役協賦作眾月
維天有漢以下、只將下土併々空虛、而西人為虐未已、極
其形容、非是亂心望天見天之不助東人反助西人而趣
之也、詩柄所謂昔有全在此處看
首章與意、以饛與棘字起砥矢與矢字、饛滿々則不平、棘曲、

由則不直豈反興也如張以平原四遠言如矢以馳道千
里言所履是周道以朝會所視是視君子為往來要是
賦役均平時令人自然遵道氣象顛之出涕今情未發
簋云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疏曰簋盛黍稷吉
祭及賓客之也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體
用七載之以升於鼎而升之于俎
杼柚其空謂無有輪軸是杼柚上無經緯也既往既來往
來之不一也因役傷財衆差互見不必分析配合薪樵能
霜以思道路悽涼之狀而公子往來總為斡輸財盡則力
亦疲矣觀下文專言憚人可見

契契者憂苦切心之意契契寤歎就詩人自言哀者識哀
之也憚人係指東人說此章首四句已括下四句但歎嗟
之詞出之屑發耳作兩截便誤
四章總是言賦役不均而羣小得志在內賦勞不來謂專
主勞苦之事而無有慰撫之者蔫財力言政與憚人可息
之意相左舟人私人又就西人中舉其賤者以例貴者百
僚是試不是私入居百寮之位言得百寮之寵倖任用以
見其安逸也
或以酒四句是極言西人之暴殄不必實指酒漿之供
即酒也璲訓瑞佩璲者以瑞玉綴於佩綬也漢有光而無

明亦有二字只就漢言之未說到監視因苦跂訓隅織女
三星鼎足而成其形隅然終一日也天有十二次一
晝夜十二時一時歷一次故自卯至酉織女當歷七次七
即是所謂肆星所止舍處也此亦但云所見星之名織女
者如此未嘗望其成章
織女至其斗絕無望助于天之意不過云只聽說天上有
此物于民則何所濟所以滅言下土之空虛也
報章者織之用緯一往一來相反報而成章也箋曰織女
有織名耳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服箱
以輸載言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

長庚庚續也皆金星之說並本于此載施句施承啟明三
項說
維南有箕上四句與前所舉諸星一例下四句則更下一
轉翕舌西柄亦是極言畏惡西人驚疑痛嫉意態特寫言
于箕斗耳未嘗怨天總之此前三章只要形容其愁苦無
聊之況不要著相說

四月

此詩自傷之意在我日構禍一句而廢為殘賊二句則是
遘禍根由
四月維夏夏者暑之時也至六月而暑始將退暑之久也

炎蒸困人，天亦有似乎忍，故以與已之遭禍，宜爲先祖所不忍也。

百卉具腓，俱變而黃也。以肅殺用威，則無物可免，與亂離爲害，則無處可安。瘼矣二字，言亂離來病人也。共其憔悴然。

○三章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與民穀而我害，其情相聲。曰莫不穀者，身處害中，見人皆勝已也。秋日冬日二字作時看，註禍亂日進意，亦用鄭箋，不是此前三章興意。并及草木之通稱。殘賊，就蠹國殃民說，興意以山有嘉財，則人知其美，位多惡德，乃不知其惡也。莫知貽於王，說禍亂之生，實由于此。

五章即水之清濁有時，與已之遭亂無已，搆禍謂禍亂叢集也，本上殘賊釀禍來。

南國之紀，南國以江漢爲紀也。是無情之水，猶爲池所有，以與已之竭誠盡力，不蒙眷顧，蓋反興也。有即眷秋不忘意，君之有，是說有這箇人在心上。

匪鶉四句，承上莫我有來，有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意，正言已之所處，只索盡瘁，不是亂無所逃。

惟以告哀，無他及也。有時事令人不敢盡言之意。

九山

重不均意，獨賢是不均好名目，宜以首章朝夕從事爲主言，偕偕獨壯，使代下來，老方將意，言朝夕從事，使於下盡瘁，向勞意王事靡盬，與他處不同。

溥天四句，詞平而意串，走重在王臣一邊，大夫不均，亦只言不均勞而已。

傍字從旁有方午之意，未老方將方剛，正所謂獨賢，經營四方，打轉四牡二句，只作經畫四方之事說，不是征伐。

燕燕，重言之，見安之甚，息偃之偃作卧字看，偃仰之偃作俯字看，偃仰從容閒暇之意也。鞅以控馬，而執在手，一既手則爲奔而不可御矣，總覺國事太然，故曰鞅掌。風議是主，身事外談論人之是非。此三章俱以一勞一逸極相反者相形，看數或字，未嘗粘著自己，而已隱然在中大夫之不均亦不言自見。

無將大車

通詩只一意，而反覆道之，要玩無思二字，憂至于不欲思，正其憂之深也。自塵說將車者，言凡大車所過，塵必蔽天，將車之人，不辨西東，目不出于類者，人在塵中，眯眯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也。重猶累也，謂空自煩憊一場。

小明

此詩是西征大夫因已之勞思共人之進，而以立朝大義規之，玩末二章詞和義正，則遂前心之憂矣。等語俱非怨

詞看三章各畏字分明自已亦有勉思靖共之意
呼天意輕離者位歷之意靡寒暑則歲暮矣君子舉事尚
早故以朔為吉共人是在朝共事相滑之素者食愁在心
非知已莫可與譚而身投遠荒無由滑見故念之涕零罪
罟說王事不堅同說勿作君之刑罰失宜言
懐顧謂懐忌而須念之譴怒本從事未平說釆蕭穫菽止
也歲暮時收拾過幾年的光景自詒伊戚與衛風自詒伊
阻一例是以分義自安非自欲不能見幾之說也與言出
宿言則卧矣復起而宿于外憂念之甚也反覆言朝廷之
法度不測

無恒安處句喚起下意靖是自請之靖安其義所當盡也
共是處共爾位之共靖共云者自靖以欲共其職也親賢
與共位是兩事實相關切與者我助正直不是求賢自助
有誠以保全善類之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為望孤臣全
伏良友

鼓鍾

剌王主意藏于其德不回一句中知所以不回則此之回
自見末節只說簡樂非不古便是剌其德之回處不必言
樂是人非

各章鼓字只作擊字戲弄縱真是鼓舳訓動憂結于心為
妯動而不寧也淑人君子是指周之盛王懐如也字言
懐之信有不能忘者不言其懐之所在含蓄無盡下二章
德露出德字德之不回如周滿于樂崮游于逸是也其德
不由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徽徽卸到工身上而藎
就意未嘗說出

琴瑟堂上之樂笙磬堂下之樂堂上下相比故曰同音以
雅是以青而奏夫雅也以南是以青而奏夫南也以籥是
以籥而舞夫音也凡樂之章有詩樂之容有舞以詩歌則
音律分明以舞蹈則疾徐有節是謂不僭

馬貴與曰升歌字字皆金和玉節以磬為主衆音孟作以
笙為主磬止則笙亦止笙之以雅絲之以南竹羽吹南籥
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為節

此章言下分明見即古淑人君子被之律呂闡之聲容亦
不過如是而已

楚茨

通詩以奉祭為主而推本于力農大總首章是通篇冒子
如言享祀妥侑已引起迎牲旦燕稱燕事介福也引起萬
壽攸祿等事尾章事神受福次第井井以徽字貫

首章四句直從農事初興時說來重在黍稷是祭之酒食
所從出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半歸旦此之倉廩之于

寔庾積之于場以為酒食以享檣黍稷言享祀祖考妥侑
皇尸皆蒙酒食言獻尸即祭神更無兩樣妥安坐也侑是
勸尸未飽而祝以主人之辭勸之也介景福作神降之福
○濟濟有威儀之意蹌蹌有駿奔之意兼主祭與祭說此
句直貫至或將以薦牲言祀祭于祊以求神言祀事句項
上二項說絜作者牲肴皆其色純角正之類也烝嘗只泛
言祭意剝烹治牲也肆以陳于俎將是進于房獻牲也四
或字以事言非以人言祊者神之所棲乃其生時所出入
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于此以求之明者儀文甚
備禮物昭著也皇者神來而處尊位儀者君臨也神無形

故曰皇尸向象故曰饗嘏壽即是福福即是慶
記曰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
此乎或遠諸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三章前九句重合衆人之敬以為致意踖踖以下二句莫
莫管為豆向為俎而牲體肥碩其物以從獻而燔炙畢陳
為豆而殽物之內羞牲物之庶羞無不備此三項皆獻尸
事賓客已與祭不重並戒上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卻行
錯綜互飲為錯交錯酬薦少長亦須從賓客說下要知此
是導飲與祭畢之燕卒度卒獲言無不合于法得其宜也
與上三章者總要推本到主人之敬上

此上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義耳下章總承此三
章說
我孔熯矣二句就主人身上說式愆也謂憑依此禮而行
無過差也禮無禮文禮物言徂賚是祖考孫主祭時嘏尸
之位傳解工祝二句言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而以嘏
之物往于主最為明析苾芬即前牛羊俎豆燔炙之類齊
稷匡敕即前蹌蹌踖踖莫莫之類如幾謂所欲即得
如與意相符契如式言備足不少欠如有一定之法以齊
之齊者整而不亂稷者敬而不緩匡者端正而無敗踰敕
者戒慎而無怠弛極者至善之謂萬德以事言事不一而

得乎善之極則一正所謂永錫爾極照章首二句應側重
在禮容一邊
五章總是祭畢而徹禮之次並受嘏告送尸徹饌燕私四
者皆祭時禮節一向接一向極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
獻既戒者樂終三闋戒訓誥謂告終也但位是復未祭時
所立之位無事駿奔矣致告安孝子之心也與上不同上
是傳神意此是傳尸意尸以神為度致神醉而尸起神以
尸為依故送尸而神歸廢徹諸宰則徹所獻之饌君婦則
徹所獻之豆也不遲有如見神之在上不敢復褻之意燕
私要認備字

末章燕私受福而徵之與燕者之慶諷與上章末二句是一時事燕與祭不同樂ゝ具入奏者華歌雖異樂器則同也綏者受祿而安固之意對祭時所受之福為淺祿非必指子孫為淺然觀人心如此懽悅如此祝禱則後祿之綏亦可知矣惠以禮之不煩不簡言順其分也時以時之不涑不數言中其節也無所不盡者內盡志外盡物也此意總在上數節內却借慶詞點出上言福壽只从淂說子孫又說此處補完遂無曼微滲漏

信南山

此詩力農奉祭之意較楚茨尤重粢盛爪菹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每段各發一義初無先後而以黍稷為重薦爪獻牲處要見與粢盛並薦意

前章從治田說起為奉黍稷章本昀ゝ根禹甸來疆理正田之ゝ事而東南向又疆理中事也疆如方里為井十里為成理如一夫有遂十夫有溝是也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推而廣之為洫又廣之為澮為川此言南東其畝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遂是井中遂水小遺畝是治遂的小畔凡地勢東南下水必趨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田之南畜使無以障之便溢在南邊田內故為畝于遂之南使水滑直下就溝而不南溢也即遇旱而東引溝水以灌于遂上循此畝以為之障東其畝可例南東二字要看淂活或南或東或東南隅皆有畝以防水溢不必定于此兩方但看畝便知理之審觀理自知疆之大

雪欲盛而徧故言雰ゝ雨欲微而潤故言霢霂雨雪雨字虛二句串下土膏饒沃承天澤來優餘裕也渥厚漬也霑濡澤也足充滿也

疆埸二句重在黍稷不必分頂上兩章酒食二句要見人心推悅以奉祭意畀尸是妥侑之禮畀賓即卿特牲三獻尸後主人獻賓之禮不是指尸酌酢賓獻賓ゝ以為神也

○爪即祭時豆登之物是時適際爪熟故剝以為菹而并獻之禮所謂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是也壽考即是天祐

○祭以清酒二章通作一項是備牲以奉祭而獲福也血膋以上是既灌迎牲事苾芬以上為既奠升臭之事宗明總承上兩段

祭以清酒先行灌地之禮以求神而後迎牲也執鸞刀以下皆迎牲而殺之事執以鸞刀只以啓毛盖此時牲已殺矣取血在殺之先取膋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膟膋在真燕以滇此時精未潰止以亦是獻牲時所取獻帶言之全不重求神于陽祭是薦于廟中享是獻之祖考正薦烝事

也、專以牲言、不兼酒說、乳明者、終始不遺、節次不紊之謂

甫田

此詩祀沿以祭方社田祖為主、其說終未免牽合。予以為不過逐節敘述公卿為農如此耳。一章各自為一事、惟以重農一念貫之。斂散省勞祈報慶祝、皆此意也。詩或當作于秋祭時、然不必泥。

首章是從公卿斂散之法、說到省勞之勤、文義疊疊相承。倬并公私之界限分明也、十千是一成之數、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每畝數一鍾、千千只是田數自古

有年、推明所以得食農人之意、而以起今之有年也。今適南畝、亦是本省耘之務言之、不是就作詩之時而言。介止、是甫田開空地可止息者、烝髦士是進而嘉其黍稷之盛。慰其耘耔之勞也、髦士是農之通稱。

二章是言公卿舉方社田祖之祭、與非為民報祈、只是一時事、既義云因報成而知有賴于民者、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為農夫計矣。蓋一時之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方社止言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社報而不祈、田祖祈而不報、皆互文耳。以社報生也、以方報成也、我田二句是祭時語、以祈三句一氣說。大約此章既欲承上省耘、又欲起以祭法、便說不去、只索通融看。

三章是將省耘時上下情景、說一番、不必泥定祭畢而省耘、以者曾孫以之也、饁字見得農夫不敢上獻而自孫取之、左右見其取而嘗之者、絲方也、亦易本耘耔來、不想承善有來、嘉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者嘗德及婦之饒也。〇看來此章是首章今適南畝五句未盡之意、下章則以足第二章未盡之意。

稼以在野言、庾以在場言。倉以處之、承庾一邊來、車以載之、承稼一邊來、此正善有之可驗者、而首章十千之取農夫之報、俱取給是矣。黍稷四句是告神之詞、要得歸功順福意、萬壽即介福也。

大田

此詩通是農夫口氣、重歸美公卿上、凡願望之詞、段段與前章相關、以曾孫是若一句為主。

首章從首句平平遞下、一氣直趨來、句擇其種者、不雜以稂莠也。語是具具田器、使不殺純也。以舊年事說、既備向承上以起下、以我覃耜二句打轉、既戒來播厥百谷打轉、既種來庭直、不秦兩也、碩大不低小也、指始生時言、曾孫是若、本毀士女克國用說、

次章重在除害上、既方自手甲始生而將合者言、既阜、

自孚甲始合而將實者言、方訓房、謂米生于中若人之房舍、曰孚曰甲、皆果皮也。甲在米外若鎧甲然、不稂不莠本揮之精、粒之容來、總指苗之已碩者、去四蟊、對下田穉、言。穉、乃禾中之未碩者、即下文不獲穉之穉、祈田祖以除害者。蓋曾孫嘗瑟琴擊鼓以祀之、故望之如此。

三章重冀天澤以成地利上、皆未然事、有渰四句、本上祈甘雨來、先公後私、乃朱子推言農夫之心如此、本文還重雨澤。以收。均沾。意。穉是禾低小刈獲所不及者、一束曰穧束縛之所不及者、合束曰秉、葦栽之所不及者、滯謂刈之散亂者、一莖曰穗、此皆收成狼戾之意、彼此二字活看見、到處皆有餘惠及人。亦曾孫穀士、女意也。故頌之。

末章首四句與甫田章同、而意則各別、前是耘耔之時、曾孫扶婦子以省耘、君悅乎民也、此則收獲之際、農見曾孫之省斂、而相告以往饁、民悅乎君也、祀方者以收成之冢雖田祖去苗害之功、亦方神擇梁力也、文當作來禋祀方此倒說法、獲福固是農夫稱頌、亦須承神福來、

瞻彼洛矣

此詩全重美天子講武、上會諸侯于東都正欲講武也以、作六師一句為主、三章意各互見、前二句不可忽、蓋言朝會之所、據天下上游、是以起天下之朝宗也、福祿只在四海一、王人心一統上看、韐是蔽膝之而不兼弁看、而韋弁韋衣在其中、韐是韐之染色、其色與然、作字重在天子親御戎服上、有以身率之、而一以奮揚意、琫珌之上飾、玉為之、珌、鞞之下飾、珧為之、珧蜃甲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盪琫而璆珌、君子萬年是保邦未危之實理、不作祝頌、萬年字連下亦不作壽、

裳裳者華

此詩要挑起前章、盛贊美歸到才德上、纔見天子之心寫有自、亦像美諸侯體、我遘通就洛水言、

前三章各四句分、一見便能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乎、人者。此。便含。下章。威。儀。才。德。在。內。文章、以光輝精采、著于一身者言、有慶即譽處意、第三章以花色之不同、與馬色之同、威儀即在御馬上見之、至文章之本與所以稱其威儀者、則明明是才德了、

末章見天生全材以佐明時意、首四句、從就設施言、到維其有之、方見才全德備、朱注先提在前乃倒解法、左右是借用字眼、宜者、大小常變處之皆當、有者、千變萬化、用之不竭、且有此互見、總是言設施于外、而時措之妙如此、才德非二件、皆自內說、所謂維其有之者有此也、與上有字不同、

桑扈

此詩須將中有規戒，宜以彼交匪敖作主，匪敖之念正是他一段和易可愛處，故曰樂胥，而彼那即匪敖之在平日者也。首章受天之祜與末二章福字相照。

興取桑扈交飛而有文，興君子上交而獲福。樂胥倚豈弟樂易言，是中之和順所發。都受祜重在君子有以受之，不重在天之降福于君子。萬邦之屏亦重在有德以屏萬邦是已然事。

屏者捍衛之使無侵擾，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為憲重我共以為憲。上指屏翰中條已治人附衆戚敵革也，非洪共

屏翰戢，是收斂而不敢恣；難，是畏懼而不敢驕。交能燕時古匪敖，重在心上看。此篇言福祜福皆出于天，不作君恩說。

鴛鴦

此詩四平看，福祿是已然者，只重萬年字。此二字歷年之長，卜世之遠，俱在其中。兩宜字作順適安享之意，但上以福祿就我言，下以我享福祿言。斯芻曰摧，粟食曰秣，艾是愛圖府資之意，不單指周養；綏是雍熙寧謐之意，不單指安身。艾綏俱作虛活字看，是福祿來養君子安君子也。今艾綏兩字只當作一宜字。

頍弁

此詩只發遣自己說無本意。三章文體相平而意相足，宜以喜見為主。追言未見之憂，預言無發見之恐，正以發其見而喜之意。各既見俱要在興處上說。

實維伊何，與豈伊異人，是雙喝起在此燕者為兄弟，特伊何豈伊薛相應，似興體耳，不必泥蔦蘿松栢，皆地所生，故有相附之勢。以兄弟是一氣所分，故有相依之情，惟情之相依，故以見不見為憂喜也。

何期是問何期約，及下庶以兄弟具來，藏對柄柄者，形相隔而情相流，有無限猜忌嫌疑，何等不藏，此憂之所以盛滿。今惟既聚天倫之樂，則藏矣。

如彼二句，是延以天道喻人生，是光陰幾何，駒隙易邁之意，非着自己與子燕者說。雖燕隙緣此說，言幸得與兄弟燭蕩樂飲于此夕，是人生所難遇。凡我君子亦惟為我盡今夕之懽而已矣。維字有生前身後俱置勿恤意。

車舝

通詩為燕樂新婚作，而所以燕樂意以德為主。首章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次章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下皆根此而言。

()首章是追述始事，雖無好友二句還是未見而預道其然。如此凡燕會有好友在，最為可樂，故以此映出德音來括之當相樂也。

辰是嫁之及時來教來相助我內治也不是言語指同
牢之禮言燕樂也即韓詩燕衆之象或作稱揚其德非是
無射亦只共一時情思不可到說後日去
雖無字不重謙意重在相樂之情上蓋見新昏之極而無
以為情只覺物之輕德之薄耳故我是其望之詞正與雖
字緊々呼應無德本令德來
析薪而其葉湑然所得副所求也故以為興解我遘爾構
難得見爾覯字指上來佸來教言心寫々其識渴之懷也
太德來飲食歌舞無非心之所托以寫者
末章只是見好德之情不能自已幸有馬服御良可望來
括不勝欣慰之意勿泥註德叙始終

青蠅

全以無信讒言為主要其終極于亂國見信之禍大而使
王知警原其始起于交構見信之端微而欲王知察首章
以青蠅對讒人故為比重在字知
變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讒人變亂善惡也
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榛所以為藩也罔極以心之
艱險反側言構訓合々一人而構煽之使相猜也

賓之初筵

全旨只無俾太急一句足以該之射飲祭飲是飲之始終

所善君器第三章初筵溫恭則始未嘗不善而終從以淫
矣前章初筵祇字只對本章下面飲酒說不對第三章說
○孔偕以上是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時事此章言酒者二
曰飲酒孔偕曰舉酬逸々曰以祈爾爵皆為射也左右是
殽核分列于筵秩々言其坐次殽實于豆核加于籩
有楚者列其器也維旅者陳其物也孔偕重在齊發如一
上○樂既設謂宿懸之樂于堂下以避射位也儀禮主賓
一獻一酢主人又酌以酬賓々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
衆賓主人乃舉以飲賓謂之舉旅賓舉于阼階之東主舉
于阼階之西往來交錯禮度安閒所謂舉酬逸々也還次

其才相近者曰比耦發彼有的二句是射者心上自期加
此不可作自我之言看曰祈爾爵則非謂自飲矣
次章錫爾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各奏爾能以上子孫獻
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有酬酢之爵
即是祭飲舉籥舞以誕武舞笙鼓以說八音洽者以樂
之節奏合于禮之次序也百禮自迎牲以至獻尸言壬者
規模之大林者節目之繁錫爾句總承禮樂說以奏爾能
就洗觶獻尸々酢以爵受而飲之言佐食賓佐尸食者也
于賓客之中取入令佐主人為尸獻名曰佐食所謂室
人也三獻禮成又多之為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說賓

爻所酌之爵再加濫此之謂爲此說者只爲看實人是執燹一類不知此亦實也酌彼康爵無實與室入言康爵即是尸所酢之爵

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

賓之初筵不粘射飲祭飲說溫溫其恭即抑抑反反二其未相對看反反尚知顧禮幡幡則欲頓而不可得矣抑抑猶自縝密怭怭則欲縝而不可得矣舍其坐二句即叠幡愉佚以飲酒之常禮言反反抑抑是也惟爲酒所困而不知其常此所以幡幡怭怭

載號載呶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僛僛身容之不正也側弁之俄頭容之不真也不知其郵是心志迷惑不自知其言動之肆永上屢舞起下側弁令儀及及抑抑之謂也

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一察一書相爲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察史則書之也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耶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數語一直說下今明寫出代他羞愧情狀言自言也語㣲入也

魚藻

此詩要得王者樂以天下之意詞雖褒美而保泰之謨在其中在鎬以居重馭輕言豈樂以君臣同濟喜起一堂言太平景象在那居上見樂豈飲酒那居全要發出所以然之故

采菽

全詩以彼交匪紓爲主蓋本之而猶以爲薄者正爲諸侯上交以敬其車馬服飾僕御侍從皆敬所形所以欲從厚錫予也後三章福祿應推開說照首章自見

君子無同姓異姓錫車馬以分民族也錫衣服以別官階也金路以賜同姓繁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繁纓七就玄袞惟上公有之黼則五等皆有然不必分析款以爲薄蓋言不過車服以庸之常典耳

此變有喜其至止之意其於三句作三件看皆見其謹飭之度寓于其中膝服外而馬也駟合服而言

赤芾三句正是入覲之事赤芾服于腰而垂于脛所以蔽膝而謹拜跪邪幅邪纏于脛之下所以束脛而利趨蹌此雖是常度亦見慎重不尚意匪紓是從儀容上流露出中心敬謹來天子所只一敬感動乎君心而君嘉予也予字處看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命之應首章錫予而福祿則放開一步說與下萬福攸同一例樂只來匪紓看

末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說不得致意天子之邦指王朝也殿邦亦只就來朝說萬福就寵承恩渥說乎乎謝辯治

敬則諸治則不亂，總是一敬意，左右之敬，亦諸侯之敬
也。此兩章言獲福，上重一宜字，下重一必字。此章含其身
而言左右，正以決福之宜同。下章含在朝而言戾止，正以
決福之必然耳。

紼維二字與葵膍二義，葵者真知其忠愛之素也，亦以匯
行知之。膍有厚積之意。優游是戾，一氣讀，言非為畏威懼
誦不得已而來也。須得形容贊嘆之意。

角弓

詩重刺王以爾之遠章為主，蓋相怨相讒，雖在小人，實由
王之不親九族使之。故首言王不當薄于所親，而六章終

望王以厚反薄。篇中說民，不過借庶民家來比方，而意實
重在王族。蓋所謂讒人，即相怨以擭爵位之兄弟也。
角弓張之乃來，一弛便去。兄弟昏姻親之乃近，一疎便遠。
曰無相遠，有望其念情之深，義之重，邑邑同心之意。遠字

胥猶信讒

然者然其所為也，就意向邊說；傚者效其所為也，就作為
邊說。

綽綽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絕。世間如此
令兄弟能得有幾？維不能令兄弟，則不當教之相遠矣。其
人較量彼此，過相責望，意思迫狹，豈不交相為瘉。

無良，即指不令之兄弟，各據一方，猶云無自遠，不是的。亡
指爵位言，以不義得之，亦以不義失之也。至于已斯亡，猶
云至于亡斯已，是倒語法。

老馬二句，是終受爵不讓之意，而下兩句設喻以戒其知
足。一章應作一氣直下。蓋當日知足，正所以免後之覆敗
也。如食句言其貪黷無厭，如酌句言其攖取太甚。宜字孔
字以嗜矣諷諭行其警戒。

六章中前兩教之義，而禁止之正無胥遠矣之意。四句一
反一正。如塗句蒙毋字來，徽猷即能親九族而不為讒佞
所間便是。

末二章總是感慨語。原可止，而王反長之。居者居此位也。
婁者不一之詞。式居應不肯遺棄說，婁驕益長其讒譖之
氣也。失中國相親相愛之道，故如蠻髦用憂。憂世變之日
下也。

菀柳

此詩總道不敢朝之故，全以毋自暱、毋自瘵為主。始則慮
極欲以求于我，繼則慮過分以求于我，終則慮貪欲無厭
而加禍于我，俱根甚蹈來。甚蹈是喜怒不可測，禍福不可
知。意為此詩者，蓋猶有宗周之意。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下
堂之辱，而諸侯但聞有問鼎者、射王者，甚至狄泉之盟，猻

偃南面以主會城周之役，魏舒易位以莅政，周之威靈何在，萇始乎畏周，遂沿、釀以至于殺周也。

都人士

通詩以彼都二字為主，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疊看不必分。

彼都人士，原非極盛時人物，只是未經亂離。狐裘句是都人之服飾，不改句是都人之表儀，有章句是都人之辭華，末二句純是慨慕意，言當此時而斯人果歸于周，豈不為萬民所望乎。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其是快覩之意。

臺笠句見其冲淡，綢直句見其閑雅。臺笠者，以夫須為笠，戴之于首；緇撮者，以緇布為冠，撮之于髻。綢，密也，綢直言髮多而不卷曲。如髮者，如鬒之本然，不假髢也。充耳秀實，言士有禮服，謂之尹吉，言女有禮法。帶是身飾，厲即帶之下垂；髮是首飾，如蠆是髮之上卷。箋曰：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匪伊四句蒙上文又推出自然閑美一步，蓋服飾固欲其盛美，又不如無意文飾為盛世之象也。云何盱矣，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采綠

通詩俱是托言婦思君子，上來薄言歸沐，念其至也。五日六日，大約如此，勿泥。三四章乃預擬事，韔弓綸繩，亦未嘗言從之獵釣，只擬歸時相與之事耳。觀魚則有相親意，而未歸時思想到此，直是如目擊之，却不在歸時之與偕也。

黍苗

此詩出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通詩之旨，疊疊說下，要得預道語意。詩柄中將字，乃統率之謂。

謝在周南，故曰南行，南行不專自在道言，連營建功夫在內，地遠而時久，故曰悠悠。勞是勞其趨事之勤，赴工之久，如恤其飢寒等情。

我任二章是慶幸之詞，蓋既得召伯勞之，則此行可保無虞，惟待土功告成，言旋言歸而已。任輦車牛徒御師旅作八件俱指人言，車本乘載，但指御車者言，牛本駕車，但主服牛者言。

謝功包得廣，肅肅周備整齊之意，營之經度董治之有方也。征師無在道作邑言，烈烈勇于趨事之狀，成之以撫循為激勸，有以成其烈烈也。

原隰句以疆理言，平者因地利之高下而治之也，泉流句，

以濤泓言清者因水勢之流蓄而通之也皆謝功中事以所係特重故抽出言之卒歸親待元舅之情與式是南邦之命說

隰桑

此詩盃無未見而愛既見而喜兩層總是作無可奈何之詞以志其極喜耳其樂如何欲自言而非言語所能形容也便含遐不謂意

萊此者葉之深綠似黑也德音主好賢之名說固嫌于近名但欲以音爲賢者之音而孔膠又要在巳與賢兩心孚契說中間便有兩轉不如仍舊爲直截

遐不謂矣與中心藏之一正一反請字藏字正相應何日忘之承藏字意來文勢甚緊要依誰一氣轉下有欲道而不能道既不能道又不知所以然之故爸謂怨忘故不言便是有意非矣愛了試看本不欲忘却云何時可忘是何等措寫

白華

通詩重一遠字而二三其德一句爲遠之病根各節相承說各章首二句皆比體而四章八章爲正比餘皆反比

白茅束兮謂東野菅而漚之也獨字與束相反

水氣夜升而爲雲朝降而爲露傳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

雲義曰白雲下露以被可以爲菅之茅天步艱難猶指以尊代宗宗社將危意不止自傷其命之窮猶訓國謂忍也○滮池在咸陽縣西北流合鎬水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于痛哭念彼碩人與之子不猶相應爲下燥燥張本念字孰人倫大變言非僅懷其寵澤

鼓鐘二句以感應之常理言正意在言外慄慄即傷懷勞心意邁邁即不猶意

緜蠻

此詩之體與頍弁采芑相似其初託言于鳥下遂直言巳志順本文說去而比意自在不必另補出正意須會感慨

期望口氣

止于丘阿疲倦而止也道遠以前途言飲之食之望人之周恤巳也教之誨之望人之指示巳也後車載之望人之振救巳也

参云事未至則預教之臨事則諭之

瓠葉

瓠葉兎首只就燕上指其一蔬一餚以見主有物薄情真之意非必謂專務此以待賓嫩瓠葉見蔬不必嘉蔬也炮兎見餚不必異膳也嘗之指酒言與下獻酬酢一例註中以是字正指瓠葉

箋曰凡治兎鮮者毛炰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炮之嫌之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來酒于賓乃薦羞言獻而後酢言酢而後酧禮之次也卻亦要見不因物薄而酒一行即止意酧雖屬賓亦是主有以致其酧

漸漸之石

全詩以愁苦久役為主自首至尾由淺入深首言經歷險遠不堪勞苦意已盡矣次章又把險遠勞苦說深一層三章言有遇雨之勞以增其苦則又不獨苦于險遠也其山窮者則川斷之其川盡者則山間之重重相間遠不可極故曰山川悠遠每章各二句為義不宜分楷總承

有豕二句已然之雨徵也月離二句將然之雨徵也嚴氏曰豕性負塗常時雖白蹢者亦污今群然涉水濯其塗而見白是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欲未久而月離于畢則又將雨矣此解最得詩意月是水之精畢是好雨之星月離于畢洪範所謂月之從星箋所謂將有大雨徵氣先見于天也不暇及他事言勞苦之極也

苕之華

序曰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

全詩總見國勢不久民命難全不得以末節作推原誶

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有黃紫有白紫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芸為極黃之貌以將落故也

何草不黃

全詩總是傷久役之苦一章言盡人之力次言盡人之情三四章承言如此是以欺待其民抑且欺之不如也

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乃是言車之狀也詩中往往以實字當虛字用如朱幩鑣鑣之類

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司馬法周曰輜輦十五人是軍行必有輦皆人輓以行也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
男 休徵 明徵 編録

文王

詩首全是欲儀刑文王而揚文王之德則第四章穆穆兩句盡之通篇反覆唱歎不過言周家惟有文之德所以受命亦必脩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而已可字鑒戒無非惕以修德也德脩而萬邦作孚明天命可常而本支其可百世矣

首章是通詩冒子所謂顯德受命皆詳在下四節中于昭于天沐其有神可見只為盛德不磨故既沒而昭著于天如此且只就神言便露出德字周命維新自後有天下至成王時而言不顯贊昭字不特贊新字時者景運肇啓方興而未艾也朱註將陟降二句作推原看今以贊嘆語氣會之不過將文王在上兩句再說一遍耳如大爾看現今文王何在直是一升一降無一息離着上帝之左右此是何等昭著已微逗出下章亹亹精神矣陟降二字相連看〇亹亹即勉勉晴含下緝熙敬止意德不已則亦不已正是文王德顯處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所謂其命維新也不曰錫文王而曰錫我周正指沒之有天下者而言惟錫子孫而并及臣庶乃見敷錫處照後命不于常何能保得百世只說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聞理當如此耳是隱隱諷王修德却不說出周士乃文王四友之儔下文翼猶者是也顯世要從輔佐本支來

世之不顯一章是凡周之士兩句意也不顯猶後人言歟則即指周士當日言翼翼勉敬勉即亹亹敬即敬止分明是君臣一德此便是多士之可美處周頌改根此翼歟說其萬則所云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也此節不重在文王得

人之盛只是闡明周士之有功于文王見天之錫以世顯正以錫文王耳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下章呼王之藎臣正是雙關語非所謂不敢斥王也

穆穆文王二句方指出文德之實也為一篇綱領於穆有合于天之無聲無臭意緝熙敬止謂緝續光明此敬也穆體本明有息則昏緝之使常明不昏渾然一敬即所謂亹亹須以法天之德配天之明發意方得受命真關竅商之孫子四句正見命係于周之大如此不重在商家命去畢竟上此云侯于周服重在周下云侯服于周乃重在商

侯服于周句，蓋上起下。蓋自周以命之集致商之服在商，則豈非以命之去致服于周。故遂揭出命之靡常語，極感惻，含商孫而舉殷士，諱言周之孫子也。膚以氣度之美言，敏以應接之疾言。黼冔是殷周所同，唯冠則止是殷制，聆周之祭服殷之服，如此景象，豈不可惕然深省，故呼藎臣而動以念祖，全爲興亡之機，顯然在目，可懼而不可恃，無止欲王知周之何以致此也。蒙上嘆息殷士，故急呼周臣念祖念厥猷翼翼之謀也，而意則指殷殷致止之祖，所謂聲東擊西，一棒打着兩家，聽者誰不心動，豈必說是訛辭以告王。王之藎臣四字一一可味。

六章首句，緊承祖之不得不念，無念氣脈，真接到自求句，此兩句只完得王之藎臣兩句語意，但上文虛含自修，此乃點破念之切實處耳。修德只在敬上做工夫，註中兩自字最重，永言配命只是修德沒有間斷，即文王亹亹緝熙心法。天付之爲命，人受之爲德，實一理耳。求多福即在配命之中，曰自求全是責以自己努力，毋得恃有乃祖。若秘可恃，則如商先配帝之德，其子孫不宜至此矣。不易與靡常相應。

七章疊上言命不易，係而繫繫有所保命之道，只在法祖遏爾躬，正與自求多福相反。宣昭義問，總見修德配命，故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是勸勉矣，有虞句所以決之，宜聆不須依誰聊，又度字殷之所以廢與天之載也，度躬之事於天，豈有含其所享就其所厭之理，只怕王視天爲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雖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戒，亦如文王矣，人歸之外豈別有天與哉。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便隔千里。

大明

此詩陳戒本旨，全于首章揭出，下只歷歷言周家丈子祖孫夫婦婦姑以及君臣將士，德以合德，而配以功業，應若影響，王與章首二句相應，受命結果在克商，而基于文之

昭事，故序云文王有明德，天復命武王，此意亦須識得。難忱以天命去留言，非不可知，只是不可倚以爲信，不易維王承難忱說，曰天位則非若分茅胙土，殷以撫天下之柄，曰殷適則非若支庶入繼，無以厭天下之心，使者天使之也。

說文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乃及及字依與字看，惟德之行，一惟德之是行也，只說大任，而王季之有德自在其中，王季爲君在生文王後，須斟酌。

三章正言文王之德，小心翼翼即緝熙敬止，上帝即以昭事之不回之德，亦不必遠攝，又歸是直下相承事脈

見至德之盛非必即以受方國爲受命也懷多福重在介
我懷之受方國亦重在我能受之
天監在下監周家歷世之德也不專指文王命集直須遠
末章我商之命來叅商之命已將轉而周矣然猶不曷何
以承命配不定何以昌熾是以于初載而作合于嘉止而
有子也初載非初生乃幼時耳合由天作家重兩在字却
輕此章意脈一氣直貫到燮伐大商句
俔天之妹不是與天相伯仲蓋文王之德與天爲一辟則
天矣而太姒配以幽閒貞靜之德雖則天之妹也文定吉
祥三句直遞下言以納采之文定其祥至于親迎則造舟

爲梁以迎之也不顯其光就以以聖德成此嘉禮自此娶
祥無窮上說
有命三句即天監二句意而歸到文王身上比上更着力
周京不重王地只是文王在此故天子此命之耳纘女二
句即文王初載至其光意先有太任而如爲之歸故曰纘
篤字全是從以君德意非既生文又生武之謂也保者扶
持安全右者微思翌行命者作之君作之師燮伐燮字最
有爽訓和其文從三火取和光之象照章首明明字及徙
照用介以綏萬邦意看方得其解順天命不是以盡之此
三句正武王受赫赫之命處下兩章不過費敘伐大商一
句意耳
矢于牧野無商周之歸就興自人心言即三千一心意上
帝臨汝二句正衆心興起之見真者武王誓師曰商罪
貫盈天命誅之又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可見原無貳
心而人自贊決如此其競勸可見矣二心如顧名義最泯
寡慮脉敗皆是見此等暴白心事語多係詩人說爲臨衆
之詞非必實有此言
煌煌以氣勢言即侯興之意鷹揚要見義氣激烈直
欲充大難以快人心意不必是自戰肆字亦是人心用奮
不是武王從之除去紂之穢濁宇宙便見清明故下會朝

字此節是武王受命以換四方的結果與首章天位兩句
可以反照
緜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全詩從起篇首一句總比次第疊疊說下而于太王爲獨
詳註謂文王因之受命是也初生瓞生改相應瓜瓞之脊
足以盡之以爲民意作骨子
緜緜瓜瓞只渾渾說喻發端重在瓜之大始于瓞比周之
盛始于微由文王上遡遷岐以及未遷時真有緜緜意象
不可依先小後大註腳倒了文義初生以下正言其始生
之微也自土沮漆是太王以前事對窟于戎狄時言故曰

初生重寄謂寄之速者穴是土室之連窟者陶復穴是
三件自民居言正是沮漆間背依如此延王太王猶相仍
而未改也家室兼居民言色廟社官室門制在內
來朝走馬要見太王保國安民之心累滯民從意率西水
滸二句甚重以下五節皆遷岐中事耳走馬胥宇俱有致
發聞闕而一段累地相宅精神自不可掩處爰及姜女不
止是與妃同行還重在資其謀議所謂天立厥配也此章
默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創大關係須知作者用
意之

周原膴膴紫承胥宇來蓋為烏頭即是附子有毒或云是

菜之美者亦稱可考始從地之肥美能變物性說爰謀
之人便有浅兄意爰契我龜謀之神便有神協意曰止句
煞承上地美好之餘僉同說來築室也下四章在內
冈官蓋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燋契灼龜之木
凡言迺者繼事之詞也慰止左右是居民疆理宣畝是換
田末二句緊頂上說慰者慰其從遷之勞止者居以便安
之處左右是量度公室所定而列之即上慰止事要見都
邑雖改安堵如故宣者隨田而居以便田事也畝者隨居
為田以服田業也要見舊業雖移而丘向如故執事執安
裴之[illegible]在周字而周于自包未有宮室之前尤見一

陵汲汲為民退念下章乃召乃立數乃字俱承此通去
乃台司空三句是下文作廟室門社總冒未便指定立廟
其從下方主作廟言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職也
致衆庶令徒役司徒職也俾立室家只投以營建之規畫
亦有命以先治其急意其繩則直定廟之方位也方位正
而加以板築則束版自下而上如承戴然古之遷徙載主
而行廟不先作則先靈未安故于此尤急雖只就廟宇而
堂寢臨棲俱在其中矣亦須知引繩縮版非特作廟為然
故下文百堵遂從築墻說起稱此節之不言抹度築削也
○陾陾盛土之人衆也薨薨投土之聲衆也登登謂杵聲

之相應馮馮謂墻聲之堅確百堵皆興謂所治非一室而
群力一集極墻並舉也興亦只以興起言非以成功言鼛
鼓弗勝有主鼓聲不能自主者殊無接周禮地官鼓人
以鼛鼓役事註云鼛者緩也以凡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緩也
古者上之使下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鼛所為節者如
時可以食則鼛鼓時可以息則鼛鼓皆以止之也今民自
勸工故鼓聲節之不止此句只就抹度築削之時見得
皐門是宮室之郭門明宗在外故曰皐應門是宮室之正
門居中應治故曰應戎醜攸行言他日有大事掛動衆則
豢宜祭于此而後出也門社總要見規制一新規模宏遠

意。
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爲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命將出師、必于此社授以政、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與王社有辨、
此前五章、俱是服西戎之陋習、建岐下之鴻圖、康年生靈、肇基王跡、政所謂自修之實、而開所由起也、肆字緊承上說、但不隕厥問、又重在太王修德上、不應泥定營建作械四句、似應主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尚有王季其勤一脈德業在文之先、還須從太王荒岐、漸說到文王康岐、特繞無滲漏、木拔道通、是人心欽順、國勢改觀、正由世德蓋蒸以致如此、凡人畏罪而奔往々不顧銜突、故說凡人氣不滑仲、則必裴喙而息、故曰惟其喙矣、維字見不暇爲他謀、是極形容其畏服之狀、與不殄慍相應、
虞芮質成、闢文王德威最大、不須蒙混兗疏服說、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正、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蹶者如弩斯張、發不可禦也、蹶漲也、引導其下以親其上、故曰疏附、先後謂引君當道、是導之于前、輔君進德、是相之于後、傳喻君德于人、而宣布其聞譽、不疾而遠、若置郵之傳命、則爲奔奏、敵未來而折其氣突至而折其鋒、則爲禦侮、大約文王有此四等人、非止四人也、須逐件提文王作主、
細玩此章、並無文王受命字樣、亦絶不提起文王之德、姜此詩只要王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卒開王業、其福國爲民、累仁積功、居々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思仁、可以思孝、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祖宗貽謀之遠、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須推原到精神感應之微妙處也、即如末章揭出文有四臣、分明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人主所必不可不知者、却云不要重四友、恐妨了文王地步、是何所見、
試看十月之交一詩、其言羣小用事于外、妖艶蠱惑于內、成何國家景象、則知此詩之言美女、言四臣、豈不可想見老臣之用心、

棫樸

通詩重咏文德、而所云濟々、勉々、原不露出德之實相、是將人心歸附趨向、摹寫聖德之妙、舊說將末二章作推原人所以歸、咏嘆歌語脈正不必然、不如作各開看、更有意味、
首章以薪槱二字、應左右二字、爲興、薪用之今日、槱用之他日、振芃々來濟々、與芃々相應、就容貌言、容貌即是威德之容貌、不必推出德來、左右趨之、沈就臣民歸附言、左

右字宜合看、言無方也、下二章是左右趨附影子、不可便
認趨文王者止有此兩項人
次章濟濟亦泛言、非就祭時說、左右則單指祭時之左右、
與上不同、奉璋云者、蹕王既執圭瓚以行正祼、而諸士各
執璋瓚以助之亞祼也、峩峩然奉璋時衣冠俊偉、體貌端
莊、上看宜者、宜此奉璋之儀也、有與濟濟相匹意、須知重
在文王能得髦士以助祭上、不重贊美髦士、
涇舟衆楫、即胡越同舟意、畧無勉強、六師趨文、亦是中心
悅而誠服、于邁不專指征伐、凡君行則師從、雖及與如不
及義同、是人心爭先恐後之意、

四章、以天象大、而成其文者亦大、興聖德久、而成其化者
亦久、作人、是文王有以振作他、若說人化則是上文人歸
矣、但要知此是德感自然、不十分着力、朱子曰、鼓之舞之
之謂作、如聲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躍
五章、興重至字意、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勉
勉即是綱紀之至、不可將勉勉與綱紀分作兩層、蓋說其
德之不已處、自有以維係總理天下而收之統括中也、即
朱子所謂四方皆在綜索內牽着便動、

旱麓

通詩只是反覆歌咏文王豈弟之德有以受福、不必為逡

四章言人言神、連首二章亦添出天字、凡天地間福祿不
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聖人一身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
自相隣洽、其為福祿所歸自是實理、第三章言及作人正
所謂以天下為福、洪範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
總之以咏歎文德為主
旱麓緜密于榛楛君子何心于福祿是以自然之理為興
豈弟二字合看、無以外說、備此和順之德、自應致此和順
之祥、是即干之以豈弟也、不必泥着干字、
次章以器之美者、味必美、興德之盛者福必盛、要認註中
必字、

鳶飛戾天二句、躍然是一作字光景、鳶魚遂其性于上下
而各得其所、聖人成其化于天下、而莫測其妙、其机一也、
此作人主人自感化言、與棫樸作人不同、
清酒既載章、原與上開說、只緣無豈弟字、故傳曰承上章
耳、實則伏在下章、牲酒不重、當帶德說、如云德與酒醴俱
芳、牲牷並潔也、此言祭必受福、自祭時看、下章言神勞、自
平日言、
瑟彼章見神歆其德有素、不必待祭之日也、勞是眷顧保
安、使得為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意、
求福不回、與干祿豈弟側看、易所謂受玆介福以中正也、

原不專主神說

思齊

全詩重德字精神在第三章但不要太穿鑿首章從此聖妃賢說到文王本身上益叙起法也不重齊字媚字並重太齊爲媚ミ乃不桀而婦道盡母道始基之矣妃賢重嗣音上徽音即思齊思媚之音蕉言百男正以驗德之盛亦原說到母道乙左氏晉蔡郕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

次章尚未實說出德字而感神化人則皆主德言惠是乎日所行默順宗公之意非祭時也子孫顛覆厥德先人賊

之爲怨子孫愚騃不肖先人痛惜之爲恫刑于三句不重有序重無人不化意刑謂以身儀之隱微之間纖毫有媿即不能刑矣字義還專屬寡妻至則以薰染言也御訓迎是相接之意人方嘐ミ下觀而吾之表儀適與之合也君以一國爲家故云家邦

雝ミ在宮章備美其德之純都在心上看和極其至敬極其至于極處見其純而極字又在雝言肅雝上見常著有臨常若有守于常處見其純而常字又在兩亦字上見雝雝肅ミ是心體之發見者盆未發之體渾然一極和敬不分發之則隨在各呈一極宮當和則極于和廟當敬則極于敬也不顯是心境幽獨處臨作天之監觀說無射是心與融洽處保以如有操存言此四句總是純亦不已末章所謂無斁也下二章追根此章說

肆戎疾章不必推原到性天亦不可認作德見于事總之德妙于純即純是其本体自然不受人損亦不待人益耳烈假即指德之光輝盛大式以本然言入以當然言不聞不諫要看得活蓋聞固式不聞亦式諫固入不諫亦入是天然妙合者註引性與天合單証此二句而說詩意弁衍上兩句牵合益無爲矣

肆成人章承上說來綢雖是言純德之作人意實是因作

人之成益嘆美文德之盛也有德ミ已成也有造ミ務修德也譽即德造之譽俊又以其有德有造也無斁指雝ミ四句言無斁即所以成就人才不可云惟德無斁則作人亦無斁又添出一層來

皇矣

叙三王各以德爲主而歸重于天每二章相連脊每上章皆泛言下方詳其事首章求民之莫一句則是全詩綱領

○臨下有赫還未說到福善禍淫只在明上虛說下面監字究度顧字俱含在內求民莫是監觀本意此雖以民言就有个主君意ミ維此八句貢求民莫意說夏商當活看

不可分析。盖此時去桀已遠，而紂猶未生，正是失桀書夏
商之失道耳。不獲，正是失其莫民之道，究是尋覓此人，度
者，索擇其執稱也。者，訓致，當滁字看，是上帝所欲得之以
安民者。反覆數語，總歸重在末二句。
作屏修平，是去其地而存其生，放開是去無用而存有用，
須認註人物衆盛漸次開闢意，非必太王自爲之，而一陸
荒岐精神。亦見于其中。將柞棫拔矣四句粂看，則岐下可
直接帝夷載路。而又曰帝遷明德者，推本與宅之意。見太
王之真能莫民，不負帝心也。立配在荒岐前，而此時實賴
其助，故又推本言之。既有明德以治外，又有賢妃以治内。

語意相承。命即上與宅之命。
帝省五句直趨作對，省之而木拔道通。見與宅之命。已自
不負。只是承當的人要緊，須于此時預定之，自太伯王季
言作物生此二賢時，而儕太王以當此邦者，已屬之王季
矣。因心則友，固是言平日愛兄出于天性自然，實亦從事
後推原，當日受讓之意，言兄讓亦讓，此特交之形迹而已。
惟可受即受，乃是其心上無意無必，忘爾忘我，天顯之愛
渾然流通，其友乃爲因心耳。則友其兄，即以受其讓爲友
也。須知王季信得太伯心事過，此是兄弟間所難，修德以
篤慶。王季原非有意，只是盡我當國之事，而慶自然篤耳。

所謂修德，總不出安民外，受祿以總先言，有四方以總後
言。
度其心者，心有定衡，而係制義理之宜也。正是全德所從
出。不與貊音對看，德無玷缺，則天下自無異議矣。度心貊
音，俱從言，不必粘受讓說。其德二字直管到克比，明以事
言，類以人言，長以教言，君以政言。王此大邦，不重只言其
君臨岐周時，爲能慈和其人，而人皆服我，與其下而下皆
親我耳。靡悔即無歉之意。德如文王，其何等光大，而只爲
六者之德昭昭在人，所以無可亦間也。悔字反照到太王。
心上見字法之妙。孫子二字不要拆開說。

文王性與天合，自然無私。於之帝謂，便有告戒之意，故曰
無然畔援二字一意，有畔必有援也。歆羨二字一意，有歆
必有羨也。四字要看入細，畔援不必畔理援欲，即畔欲援
理；歆羨不必見欲而動，即見理而慕，猶
未能與理爲一。常人之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
此。無畔援歆羨，便是岸其機關甚捷，故曰先登。文王爲方
伯而密敢侵阮，即是距文王，非周家之福，亦非天下所望
于文王也。曰篤曰對，已見文王見理真，而道心不動，一意
奉若天道處。此章下入句是方遂兵以遏衆，下章上七句
總是進兵以侵密，從入密地而縱之曰過我，入彼地而密

之曰傒
依字就心上說與不震不動同意應上怒字看可怒而怒
雖怒亦安全本無畔援歆羨來陵阿在高尚上泉池在高
崗下陵阿泉池只作四平說我字亦不必泥只是彼無險
阻可恃即名屬之我耳度地作邑所以安新附之衆不是
自凉徙都于此陽是邑在前而岐山在後將是邑在中而
渭水在側此亦只因地以定制不是有意據其形便萬邦
以諸侯言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曰方曰王皆自
臣民之心言之根作邑來文王未為天子下語須有斟酌
只說維翰之思有所注孔邇之懷有所依便是勿作朝覲

版圖等語
不大四句即是明德總一自晦而不自用之意聲者威聲
色者氣焰夏者侈大革者變更不大不長乃詩人鬥活之
詞非謂尚有些子存只是不大猶有根在只是不長也知
錢正是大與長之根苗與天理自然之則衛者四不字背
脊說下意自融貫不須牽合亦不必泥注化方要看得大
裳侯眄紛為虐天下之化也非以僭己故化之
閑ゝ謂設之而不用言ゝ仕其高大而不即攻也類謂表
其罪于天禡謂昭其罪于神致附全為崇民而其君暑肯
自新亦在赦側矣無侮謂人服王師之不暴無敢慮投也

弟ゝ言必攻也仡ゝ尚負固也伐是聲其罪肆則縱兵以
伐之絶是殄其祀忽則并國而滅之也即其亡也忽爲之
忽四方指兄弟之國言

靈臺

此詩要認詩人敘述民樂語法民樂意在贊歎上見如曰
靈臺靈沼曰子來曰於牣於論於樂皆躍然樂見乎詞都
不須見出樂字
首章是一氣說話攻以庶民ゝ便來了成以不日ゝ成便亟
了勿亟戒于經營時而子來即在不日內非申說上文也
經始猶云始作只喚起之詞重始字經是度地以為臺營

是故表以正位子來下須補攻成二字方足
而王在字重看有幸王亦有暇時之意攸伏濯ゝ翯ゝ於
牣等光景俱就民模寫出來
植木為虡橫者為栒加板于栒曰業而業上刻畫其采色
樅然總是一物此上所懸乃鐘磬之小者至賁鼓維鏞則
大鼓大鐘列于東西序者於論二句一串看於樂言作樂
于辟廱之可樂非言樂音可樂亦非地之可樂也
疊上於論二句雖以起下寔有咏嘆不已意樂之更端曰
奏凡作樂必先擊鼓一闋然後奏必自鼓始故聞逢ゝ而知
方奏也方字作正字看矇瞍以奏樂為公事故曰奏公要

見、章、其、末、文、意、

下武

上四章言武王繼先而有天下、由于能繼先德、末二章言後世能如武王之繼先德、則可以常有天下、又從繼先上、看出裕後來德之以世德作求二句為主、武王以戎衣纘緒似難比德三后、然揆之于理、質之于心、實無分毫與前人繆戾、故詩人反覆剖破、即中庸達孝之旨、

首章是下三章引子、下字之義、暇在天、自見、章就武王身上說、世有哲王、以創業言、而哲字已含世德、配京不止言總任、要見益大其緒意、三后之神合于天而在上、武王君

鎬京以為天子于下、故曰配、配者、相當無忝之謂也、

世德、乃三后所以造周者、以天理照看、作求起而求之也、有參經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永言配命、則無一息不與先德合矣、配命之永、即求世德之純處、非有兩層、成王孚者謂此求德一念、有以融洽天下之精神意氣而毫無所疑也、總由人同此理、一合着理、有何可疑、成字在武王身上說、

式本信來、則即是式、孝思即上求世德之思、永即配命之永、但配命以理言、而孝思則純從心上說、愛慕夢寐無非三后、而命自永配、亦不知其配、只維則重在武王之孝可為則、以上為主、愛而同、良知不異、道理到極至處、入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王之事為法、

媚武王而奉以為君、本孚式來、媚即應也、而永德配命之德主其感、故曰應侯順德、嗣服主業說、而昭哉二字全在道先人之節、濟天下之變、光明正大、與日月爭光、上不止是光昭三后之服也、此句正收結王配于京意、

昭茲來許、四字兩截、昭茲雖承上說來、寔后二節之血脈宜挽起重發、下文句句緊頂直下、結到有佐、尚不脫昭茲語意、蓋萬世子孫所以受天祿而為人佐助者、只取之武王所以嗣服而已、但在能繩之耳、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

諸侯來朝、則率土君公、皆周屏翰、故曰有佐、此兩節、是武王配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文王有聲

此詩通重歸民意、首章五章言遷豐遷鎬之由、下言文之武功、武之文教、文之作豐、悠地忙迫、武之作鎬、悠地慎重、無非為民也、充君各就本章說、

適求二句、一氣不斷、以文王之心言、求寧虛虛就欲民之有依說、成即安民之成也、觀厥成、正急于求寧、心事此便含容民蓄衆意、為下伐崇遷豐章本、

受命謂受伐崇之命于天、武功即指伐崇說、為作邑章本、

作邑匹所以安民
城因舊溝邑稱共城自是體制如此無規模侈小意耕欲只為武功甫定土功遂興有似乎棘成已欲耳來孝光世以來相傳之孝如公劉之思輯太王之慰止是也追是追而及之之意不須依註下來致兩字安民即安所歸附之民不就作豐之民說
王公安民之功也功之濯即首章聲之發意作豐處尚未見民寧功成而為民求寧之計莫大于此王公所以著明于天下也四方二句亦根此來攸同者心歸之也維翰即鰥寡類以惠鮮小民賴以懷保意

豐水東注二句特因豐水見禹功耳不重下二句亦不重在循禹迹以來同重在歸武王之德上攸同與上別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上維翰只倚賴意維辟便奠其政教號令了武王得人至此豈淺豐邑所能容
〇鎬京乃詩中大頭腦處當另講辟廱乃宅鎬中一事特以教化為立國首務故武王首舉之註所謂講學行禮則又辟廱中實事也四自字皆帶鎬京說服者服武王之教化也思字重見其為心服
考卜章總見武王遷鎬之不苟首四句一直說下言王考之于卜以決宅鎬之謀而龜也以為可居遂成之也重在考卜上歷為安民之計所以慎重如此
首章先發文王心事而淺及遷豐末章則承上遷鎬而蔡出武王之心事貽謀即貽以安民之謀也孫字包得遠翼子則指成王

生民

此詩尊后稷以配天當以天字作主天異其生天啟其明農其道能相天而其功至足以配天始終一天也篇中有相之道是全詩綱領
履拇生民句所以喚起時惟后稷且慢露出后稷來只云起初時生我周人者是姜源也禋祀弗說郊禖是求嗣之

祭註引弗子衣執弓矢正取生男之祥故震夙是三睇於是感孕之初震是孕成之後夙是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潔慎也介止即郊禖之地載生二句猶言自是生育出來乃是后稷也正與生民如何相應
毛傳以乙鳥降為郊禖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敏以歆歆為感動之速語皆近理姑識之
不拆副即是無災害止所謂不違總形容得一个易字上帝二句打轉上禋祀求子意來曰寧曰康總見上帝安享其祭耳居然訓徒然只是不曾經得生子之苦不必言無入道此詩入即此生時驗天意必定如此若在姜源時則

直以為怪異耳
迹字以身遮庇有字愛心也會伐平林伐木者適至而不
果實也覆翼以塗稷也去之使以得以收穫也畢許亦見
氣体之異
此是容貌之體格龍是神采之吸羨口食又在匍匐後稍
長之時荏字貫下四件禾役成行列也此五句全要識得
事出於無心天呈于有意不離童稚之好已具參贊之功
○穡是天下生人之穡后稷教之則后稷之穡也有相之
道是于天地主成所不及有栽成輔相的道理管下七句
第豈草正以種黄茂也方是草中之生意而萌芭是甲內

之微萌欲吐種是甲已拆而成芽褎是葉附上而漸長發
則苗出土而將秀秀則未成縫而吐華受氣足則堅形味
全則好以穗則皆繁而下垂以粒則皆粟而不秕此雖苗
生自然之序實由人力之豐使然也稷之有功於民具見
此一章即有邰句確然說蹈其粒民之功說世祀姜源意
只帶言下章重提降種則為肇祀事本也意各有本義原
相貫不必認下章纔是教民
誕降嘉種蒙上即有邰家室而言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
鬱鬯糜芑可以供[illegible]盛而實盛盛故曰嘉種已在黄茂中
時出言之祀氣宗廟群神言不專指上帝其事具在下

文
誕我祀句既承肇祀來或舂四句皆為修祭也以以係循
而肇此等致其精鑿水火相濟皆自稷作古故特詳之謀
是卜來祭之人惟是齋戒以清其神滌濯以潔其器取蕭
為束合脂而蒸之使香芳旁達以求神于陽也主內祀言
取羝以軷主外神吉周禮夏官註行山曰軷舌封土為山
祭之以牲既祭乃驅車轢其山而去之所謂祀軷五祀行
最小又最淺舉行祭則餘祭在其中矣燔以備庶羞烈以
貫為豆皆取以獻神者不必泥定獻尸蓋后稷義起之禮
來可以周制一一附會耳興嗣歲者興起將來使嗣茲歲

所肇之祀也有無窮之意
末章四就當日郊祭說以后稷言亦微帶紹其祭統承
此大祭之意上五句從自家格天歸本到祖德上無罪悔
言教民之功充當天心而不獲戾也迄今猶然所以淺入
格天之速此正見稷之無忝于配天

行葦

首章原設燕之自下言燕禮之周行射頌禱皆燕中事全
以戚戚兄弟二句為主
以行葦本有生意但懼其害與兄弟本皆至親但懼其遠
興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戚戚者天性出于自然而不容

已也。就父兄耆老中。自有兄弟。非定是王者一行其適異
遷一正一反。肆筵使有所登。授几使有所依。皆言情當如
此。二武字宜玩。正是于開燕之初。預擬何人當登之筵。何
人當授之几也。
舗陳物品曰筵。踏藉曰席。席設在筵上一層。故曰重席。少
者設席而坐。老者則加几于席。使有所憑。緝御是相續代
而侍。即禮所為更僕。主獻賓。賓酢主。主洗爵。賓酌。學禮之
次也。洗爵以示不褻。奠斝以示有終。所洗之爵。即所奠之
斝。互文耳。脾臄是嘉殽中之二物。舉以例餘也。凡歌必扣
絃以和之。故曰比于琴瑟。歌咢亦是舉二者以該衆音。此

上都要照祭餘意。如侍御在駿奔之後。獻酢沾旅酢之餘。
飲食則自廟而徹為燕私之需。歌樂則自廟而入為燕寢
之奏。
四鍭既均。近言射者。故于同中之中序其多寡。以較執飲
也。四鍭如樹。專言勝者。故于多中之內又序其敘與否以
論德。飲也。兩序賓皆是一射間事。意只重在勸賓以飲。不
重德藝上。註指三挾一謂搢三矢于帶內。而挾一矢以射
也。僂是矜己之長愧人之短。中者往往有之。故以序賓。○
序賓以賢。禮所謂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皆跪曰
敬養。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背立踰言者有常爵。若是

者深。是也。須知古人。真愛正。在常。防其失儀。
曾孫章。只是頌其壽而能修德以享之。更無兩層。曰曾孫
維主。見得與平時王燕以膳夫為獻主不同。以尊尊親親
也。酌以斗。紫屬下文。謂舉酒而祝之。如此。非謂因飲得壽
也。引以知言。翼以行言。要見相與意。蓋恐人老則知易昏
行易惰。故勉以交修。如此壽祺壽而言也。有德則日休。故
曰言景福即壽祺也。攸好德然後考終命。

既醉

通詩以令終二字為主。祝頌大意見于前三章。後雖微諧
尸告其實。不外意也。景福昭明中暗含祚胤。萬年令終即

永錫祚胤也。而層。
首二章醉酒二句須會前篇意。致之父老雖不以燕飲為
恩。而一燕中隱懇委曲便是德意。故曰飽德。萬年猶後世
而言也。不作一己。下文令終正是萬年意。景自福之亨嘉
和順言之。昭明自其光明盛大言之。昭明即景福之氣象
也。照後祚胤。　景福昭明是人生所已有。直欲進之于
萬年耳。
有融高朗皆自昭明而極言之。延之萬年便是令終。現今
有此便是有始。俶始善則萬年可知矣。嘉告在前而祭時此
引以証己意。嘉字正打着令字。

靜嘉自籩豆中所薦之品物言。嘏作并言相儆束以收祭也。攝以威儀以臣言。威儀孔時以君言。禮有先後節次。如始而求神。終而獻尸。威儀不一。而悉如其節。故曰孔時。不匱者誠心終始如一也。合之是君臣一敬。父子一敬。祝為嗣子奠酒于神席在迎牲之前。子之舉奠在旅酬告成之後。其誠易竭。不匱為難。類訓善。亦取其與君臣父子之善相類。令下祚胤意。永錫則含萬年意。

室家之壼。雖只以所居之地深邃嚴肅言。然脩玄默而逞天休。實不外此。祚胤是已然事。重在永錫。

七章首句承胤。而下實言錫祚。以胤非祚無所藉也。八章首句承祚。而下實言錫胤。以祚非胤無所托也。註中特字使字須理會。祿即是天命。被者自其敷錫言之。僕者自其依附言之。只一意。凡僕御必附于人。故以僕為附。釐爾女士二句。重子孫上。孫子無窮之積。被詞到此始完。要打轉令終看。

鳧鷖

釋取尋繹前祭之意。既祭明日。燖其祭食以燕尸。如漢祭也。賓尸以祭禮待尸也。與各止一向福祿說。燕飲作賓澤說。寧將為尸時敬謹不安言。成謂福來成就之也。宜是順適之意。為是扶持翼相意。下者福祿降于其躬也。專以賓尸。故曰宗于宗之福祿。就廟祭時安佑言。是起下之詞。重在又來燕飲之福上。欣欣酒之美而可樂也。

假樂

全詩以顯顯令德宜民宜人二句為主。後三章暖暖與此相照應。子孫世有令德。世世治安。正王者之福也。詩意于頌中寓規。

假樂是喚起之詞。德以光明為善。故令德以顯顯言之。宜民人正顯顯處。宜民照下綱紀四方看。宜人照下率由群匹看。人民咸宜。即此是天祿。而王之德有以受之。此中已該有保右命三字。作已然之福看。重在自天申之。以起下子孫意。申重。只是常保常右常命耳。下文穆穆四句。威儀四句。猶此所謂令德。受福四句及燕及羣民。猶此所謂宜民人而受天祿也。而天之申重于王。即在其中。

千億不止就一世言。敬者德之聚。穆穆則有幽深玄遠之意。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充。皇皇則有盛大宣著之意。故曰皇皇。不愆不作聰明也。不忘常思繼述也。有敬美之德。自無愆忘之救。不愆忘自能率由矣。此正是宜君宜王實事。下二章則專就宜王而言。

威儀德音俱本德說。抑抑有條斷一致意。秩秩有終始不踰意。怨惡是人主與群臣相尤之私意。此含攝于中。則賢

者雖欲各行其志各營其職而常若有以制之矣惟無此
意自能率由羣匹受福無疆下句看凡人主長久之福全
在維絲一世人心四方之綱正是受福無疆也
之綱紀承上來紀即是自朝及野自臣及民俱係于綱者
綱既張則目自理民安而臣之輔君以治民者亦安矣燕
及正以安民及之也須知朋友之燕亦只是以無事處事
亦全不修職業媚愛全見于不解二句除却領治別無處
致忠不解是無逸之心法民之攸塈謂民所以塈也直
是常見當世之未安莫作幸今已安說此二章總完渭宜
王二字

篤公劉

逝居三章是始事于京二章是終事末章則止基以下總
其始逝理以下總其終通以厚民為主而思輯用光句是
一篇骨子止基乃理則其中血脈
首章說公劉之厚民全在思輯兩字當其在戎狄中民之
燎痍鶩㮣曾無寧日安所得輯公劉視之有大不忍者矣
逝居匪康意正為此乃場二句是不敢安寧之實用力處
場疆率民以治其田疇也此時徹法未定不可強解以大
界溝塗等語積倉從場疆出裹糧又從積倉出輯和入民
正所以光顯國家也此意總在啟行之上見此舉關係不

小實則懷之于心久矣爰方三字最可味蓋不如此富足
不敢輕行也
二章言相國都之大勢胥原陟降原是一事庶繁順宣皆
公劉相土而見從遷之民如此正后章于豳斯館之時也
周可見人情之相安亦可見邑居之不容緩陟則二句正
所謂胥原既從高處相一番又就平處相一番何等跋履
之勞凄宇宜玩佩則玉瑤劍則鞞中有琫飾之容刀皆相
土時所帶者不重文事武備意○此章陟巘降原只大槩
攬形勢以定都下章逝彼四句則既得所居之地而度其
可以營邑居者

溥原在百泉之側逝百泉者遍觀水之包絡以定原之形
勢也高丘在南岡之下陟南崗者遠覽山之環拱以察丘
之地勢也如此則都邑之方向既定而宮室可作矣于時
俱指京師之野言處處四項以安身待賓施教令議政事
分看通說公劉當時營度規模說
于京斯依對上相土營度之勞說勞群臣者勞其經國安
民之功也兼同姓與姓言曹者群牧之所寄者曹之一處
飲之食之有懽然歡洽意君以統異姓宗以統同姓只是
一燕之間而公劉以一身為羣臣之主耳四之字皆指臣
言

東西為潰南北為長既景三向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
事相陰陽之向背以識寒煖使種植各適土之宜承景來
觀流泉之高下以定溝洫使灌溉各盡水之利承岡來三
單是賦法所以足兵徹是稅法所以足食皆案土田說山
西曰夕陽以至夕始得陽也度字兼辨土宜定賦稅說（）
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井有十萬則人亦十萬成既十
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為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
五百人其餘者則為羨公劉遷邠時適滿三軍之數而無
羨故曰三單
末章通理前遷邠事正以結思輯用光一句之脉涉渭為

欲取材以作宮室也為亂所以涉渭鍛以制器厲以磨器
皆作室所必資者止基是落成時事通理第四章事爰衆
爰有渾承定若授兩來夾其皇澗二向正是爰衆而包有
在其中夾澗而面相對而居也遡澗一面相連而居也此
猶在既溥既長中芮鞫之即則度其夕陽矣箋云芮之言
内也水之内曰汭水之外曰鞫

泂酌

戒王之意總欲有豈弟之德以保其民蓋民本以君為父
母以下為歸為息但非有是德民何所賴此是藏規本意
而詩出却似突異

與取無源之水猶資民用豈有德之主不為民依泂酌攸
茲四字宜玩正照君民之懸隔惟賴君之樂易乃有簡近
下愛民的意思民之休戚得以相通宛如父母此全以德
言不必泥強教訓安註脚為民父母重在我尖父母乎民
上不重民戴為父母依歸不是歸往乃寄托之意攸塈頻
以安息也

卷阿

此詩主意在諷王之用賢以保泰而只作賡歌語氣發之
前四章三俾爾字已猜得賢自輔但含蓄不露及說到為
則為綱則前面福祿所以可久者躍然露矣由此說出賢

人原有效忠又說到待賢已自有具分明見王何不以其
具待其人修己之德以享此無窮之福祿也通篇語意俱
到而不費令王自思
夫首與篇末遠歌相應中間包許多意思而尚說不出只
云以欲言之意披露于王前而已亦不須說自己憂盛危
明等語
泮渙二句根上游歌來要見天下昇平氣象泮渙是逍遥
閒散意優游是從容閒暇意游即卷阿之游休乃休戚之
之休非休息也泮渙之游即是優游優游即是休一聯下
然形容心融神適一段閒散自如的光景彌爾性不是壽

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天和意思宜晴疵修德看全章此句俱架擱下句說首只是終似先王首則善終也末外要王思先公所以首者

飯章者截向要莞倬然分明無或侵凌紊亂也九學即丕此說是基圖不檢意此中就有主百神意了主非徒為丕主乃神之精靈依以為主也

受命長只就成王踐祚以來歷年已久說不必推及文武猶爾字可見茀祿康謂撫盈成之運無事經營而安享大平也此便是純嘏下只重常字看

此上三章說福一步進步始言享安閒之福次言享全盛之福次又言享長久之福而俱不脫俾爾彌性二句所謂俾爾彌性者渴贊以自輔而已故下文反覆以賢之當用告之

馮翼孝德俱指未用者言連下四有字見渴無所不備迄以待用意引如引君當通之引翼如汝為汝翼之翼重以字即淺所謂使且命也為則以德言

顒二章直從德說起不淺黜用賢蓋即以迄上章意也顒卬二句亦紫上為則來顒卬是德之外形如圭璋是德之內蘊令聞德之青也令望德之隅也一人虛極而天下歸之正如衆紀之統于一綱

鳳凰于飛兩章承上言渴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才原資效忠之思取興于鳳凰者以其為治世之休徵為天下所快睹也吉士吉人即上馮翼諸賢王多意即上四有字曰使曰命即以引以翼維字根多字來言賢之可用者無限隨王用之便有益于君民媚天子者輔之修其德以為則為綱也媚庶人者同民于德化而以君為則為綱也撫安烝人即所以忠愛天子原非兩事

鳳凰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衷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箋云成王時遠有鳳凰至

鳳凰鳴于高岡梧桐生于朝陽名二句俱作一句讀高岡鳴鳳盛世之賢才也朝陽梧桐治世之明君也重鳴字生字有想望之意不重在高岡朝陽上末二句只叠上言生朝陽者如此其盛鳴高岡者如此其和而感名自見不須下轉取喻萋萋全在志上與下章各開說扯作興意無謂

○車庶且多見不獨可供宸遊也馬閑且馳見不獨可備法駕也待賢意未嘗明言而隱隱自見故傳着其意若曰句須知此車馬不專指卷阿所從而所望王之待賢亦不止在車馬只說一景象以待王之自喻而已矣詩以全詩言不多字作字指下最堪玩味言我所矢之音有幾何語

將為王之末歟。因此而通歎之。若中心所然言。正咏歎不能盡也。益欲王自潜於意言之表。

民勞

此詩以相戒安民為主。而關鍵在去小人。蓋小人乃無良之人。其言憯啾。其惡罔極。其狀醜厲。其用心繾綣。先用詭隨恍君以益其權。隨即暴虐其民。無所不至。故各章俱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各無俾。四句一氣直下。末二句節節不同。俱與各節首四句相照。有反覆丁寧之意。

民勞兼中國四方言。小康謂少蘇息之。亦字正與汔可字緊相呼應。京師為諸夏之中。故曰中國。惠中國以綏四方

勿泥先後意。蓋為治次第。自然如此。箋曰。王。愛京師之人。以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此解宋切當時事勢。無縱者見必退。退必遠。不使得處君側之意。所謂無良之類。寇虐之過。只是一無很而已。柔是寬而撫之。能如相能之能。是別而習之也。能邇即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王室之定。不外乎此。

書言柔遠能邇。而曰難壬人。詩曰柔遠能邇。而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

小休之休。以民之休息言。王休之休。以王之休美言。民述道中國及四方之民。謹惛怓。是巧言利口熒惑主聽之意。

爾勞。是就平日勤勞王室說。非謂有去奸安民之前功也。蓋小人之寵難除。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仇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于王。而于此一事未免多務調停者。此即棄爾勞也。總之此二句是誘掖之詞。

罔極。有詆惡不悛意。作慝。播惡于衆也。敬慎二句。直是以去小人的把柄全屬之自身。蓋小人非可智取而力勝也。以其勞于朋黨。則彼自遠矣。惟恐威儀不飭。則君子先望而去之耳。

俾泄。式是盡寬解也。正道以紀綱法度言。以一身之操縱，關宗靈之休戚。責任豈不弘大。

正反尤甚于正敗。正止于殘廢。反則全無紀綱法度矣。與之以位。即與之以責任。即望其為國安民。故曰王欲玉女是女當自玉也。

板

此詩為刺責僚友之詞。而意實主戒王。大半重在安民上。言天正暢其為民也。出話為猶。是安民切務。尤以懷德為本。

首章為全篇發端。已括通詩大旨。下文皆根此而闡發之。天之反常。即在民病上見。蓋天心以安民為常也。出話所以宣其猶。下章所謂辭也。為猶實出話之主。靡聖二句。正

不然不遠的病根。凡人心知有聖人，猶依傍名教以行，而不敢盡悖分其心，自以為是而任意為之，何依據之有。故曰管管不實于亶，連自已猷為的念頭亦全是虛偽也。此四句一步進一步，猶之未遠，又通繳上四句來，言其未嘗深思遠慮，故天瘓民病若此，而尚以靡聖靡實之心，致不然不遠之失也。上猶字是謀畫，此猷字又在話猷上一層。同列病痛不出此。章下蹻蹻僤僤，不然之反也。爾用憂謔，不遠之微也。囂囂蹻蹻，靡聖之狀也。為夸為毗，不亶之形也。十諫直管到底。

難者艱難而不易，履蹶者震動而不得安，皆以天運言，而總說民之不洽不莫。上見憲憲是欣喜而不知憂，泄泄是息緩而不知急。辭皆謂號令，乃是朝臣僉謀閉切廟謨國計，而下民係以休戚者。輯訓和，謂調劑脉而不拂與情。懌訓說，謂權愛多而可通衆志。此全是為猷念頭，猶然知有民，不知有己，而辭以宣之，故民之渙者以合，捿者以定也。四矣字皆下直接上兩無然語脉，丞謂當此天難天蹶時，只有此一着，迷謂邈可回天也。

我雖異事以下二章，反覆著條及之不受善言，分明畫出靡聖管管不實于亶情狀。詢于芻蕘是先民一句成語，引之以見我謀之當聽也。

灌灌是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即上我即爾謀也。蹻蹻舉足高也，是驕之意，以蹻蹻當灌灌，使老成深慮全沒氣力，即伏下文載尸之案。

無為夸毗是戒詞，而味通章語氣，實是責數之。自矜以鬧人曰夸，當同以附和曰毗，此等驕矜卑諂意態，即是威儀之迷亂，而善人見他如此，安所復矣。其謀直如尸之無言而已矣。今之民怎樣困苦，有人焉葵度其所以然，庶猶可洽之，莫之，而今使善人敢怒不敢言，則斯民徒有為亂亡咨嗟，而竟孰有頻其生養之望者乎。欲惠我師，必須善人。欲善人之用事，如何容得夸毗。到此繞繳得我言維服兩句意。

牖民章承上民之愁怨而言，導民惟所自立，又本次章詞輯四句而深言之。天之牖民就善一邊說，上之化下則渾泥說。壎篪以聲相應，圭璋以形相合，取攜無益，求之即得，而未嘗費于己以益之，皆是易之形似。多辟因極之後流而放辟邪侈也，不然不遠是沒立邪辟以導之。○程子曰：牖開通之義，室暗故牖以通明。○璋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

藩在垣墻之外，所以為限也。垣在藩籬之內，所以為衛也。屏鼓于門以隔內外，所以為蔽也。翰當讀兩邊以障士所

以為幹也大人德望之重使天下有所憚而不敢發故曰惟藩大師居則為比閭族黨出則為行伍軍師故曰維垣大邦世守封疆奠居方岳故曰維屏大宗數世之舊枝葉之蕃是以聯合衆心故曰維翰懷德只念念不忘修德之意德修而多助自至禍亂不生故曰維寧宗子同姓之親義同休戚可以寄心膂而禦外侮故曰維城體兼六開意重懷德歸伊城壞全本懷德來德是主僻之反敬字不必深求只反前憲憲泄泄罷罷看戲豫息慢任情之意馳驅放恣踰閑之意皆不敬也敬不徒是虛念有實求所以安民而回天意及爾云者言一出入動息而天必與俱也章首從天變說起故亦以天結束

蕩　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故作是詩

此詩嗟嘆之神皆在殷監不遠二句而刺王吃緊語則在不明爾德即首章所謂鮮克有終也凡任小人廢典刑沉湎炰烋皆是德之不明一似命之多辟廢而詩人嗟嘆為任小人居多

章首四句說天即是說王疾威二字酷肖掊剋疆禦炰烋之狀多辟即指疾威並未嘗怨天只是委婉其刺王之詞耳二命字俱就人所受于天言其命匪諶喚下鮮克句惟人之善惡不克終故天之付與亦似不可信也善惡然似其初則天何常不可信

咨下四曾是純怪歎之詞上二句曾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句曾是言何乃用是人也掊克者掊擊民而聚之取其財也貪酷是一套事強禦掊克不是兩樣人在位謂居公卿百執事之位在服謂任公卿百執事之事慆德即指疆禦掊克女興是力者好暴多欲實為此輩之倡也

義類是愛養斯民之人多懟寇攘俱頂強禦者誒詩掊剋流言是此輩所倡為害民之言而辯博是以濟之者曰用以應對亦見王聽信意作既就王身上言蓋民不堪命而怨君之用此人也

炰烋二句承上章就王說炰烋是極形容其氣勢威聲如虎狼之狀也斂怨即上咀呪不明四句只一意而重言之蓋主德昏昧非特無知人之明亦無以為取人之則故國至空虛無人非真無人也有義類方是有人寇攘不可謂人也

天不二字直貫下去言天未嘗使汝昏于任人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見滑字汝自沉湎以致為人迷惑弟此既愆二句是以湎酒而失儀式就二句是以湎酒而失言此四句寫一時君臣沉酣景象如畫靡明靡晦與俾晝作夜一

意不根上句說
如蜩螗言不靜也如沸羹言不寧也蓋國家氣象人情煩
促驕動如此小大悄國言世亂國危皆喪德謔奸所致而
王尚不悛則無可挽之理矣末二句只是申上文以明必
喪之意西京賦云巨靈贔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自作
氣之貌也
不時猶言不辰也不用舊猶舊人舊法言當時原未嘗無
老成而不用舊法與不用舊人總是一念故低昂其詞以
析之
人亦有言四句是影借話本實先撥指國家大命言而打

動人主卻在枝葉未有害上蓋喻主所以恣睢無忌只為
見外標為可恃耳不知其穢德已為天所棄久矣安有本
撥而終不顛沛者乎

抑

此詩前八章俱是教為人命已修德之言而悉自己把作
空言貽過故後四章反覆在聽言上提醒虛其心以聽言
則德修而治人在其中矣凡如謨命言語與酒掃之類
俱是即修為治工夫而首以威儀為德隅終于以不愆于
儀為臧嘉則慎儀尤德之實証處也聽言緊關只在靡聖
兩字

抑抑是自然縝密如此非如下文敬慎着在工夫一邊回
德之隅者謂德本渾融而此有可畏可象如室之有角有
稜也哲愚則就儀之知慎與不知慎言世之名為哲者多
而能慎儀者少豈非聰明之人都是謹人亦有言兩句
未必真有此言只是痛恨其無儀而設為之詞耳疾字戾
字俱下淵刺此四句總是承人言而極嘆之以發自警之
端
無競者卓然莫加之謂本自盡來覺者廓然直大之謂本
自修來道與德原非二自其德而由之即道也道德只在
訏定遠辰敬慎數字上見修政令謹威儀即人道載德行

覺也維民之則即四方訓四國順也謨即是猷命即是告
謨猶是經綸國家之本命告是鼓舞萬民之術大與遠定
與時義各相成訏與定遠與辰字各相應維民之則重在
上可為法上
興訓尚箋曰猶尊尚也此一字管下三句一氣直下迷亂
于政即顛覆厥德正與上文訏謨三句相反荒湛于酒即
迷亂顛覆之病根也汝惟湛樂從即叠此句明刑指上訏
謨等意是即先王之道而可恃以承先人之緒者弗念罔
敘皆從上句一直遞下益責之切而不覺氣之急也求者
考究詢問之意共者執守奉行之義

肆宊承上俞送顛覆來天之所尚在德德之弗修天弗尚
也如彼二句以回勢言風與七句是不泄邇不忘遠之意
正上所謂訏謨遠猷寢興灑埽有一段勤厲精神貫徹其
中崇玭旗棐竹基于此莫作細看維民之章重在我示法
于民上車馬弓矢戎兵是三項以修字貫用戒二句川承
說戒之即所以遏之也
質爾人民二句與上章各開說質繇成與定而義成即所
以定也其事不離數條侯度凡制自王朝頒于侯國者皆
是質之謹之俱從自家身上做出我不虞非無虞也直是
常防其變耳祈免于禍謹之意故出話敬威儀正所謂出

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者不應偏主修己說慎者
粗暴之反嘉者悖厲之反總承言與儀說白圭四句又特
抽出謹言一節以申戒之所謂慎言不獨是謹閉不出必
如定命辰告方見能慎不可為者不可修為也乃不可復
救之意
無易由言章終慎爾出話之意無易緊根玷字來矩與附
通然言不先就好邊說此二句總從言感應說必然之
理以引起下四句惠順也是以順理而順于人心之意無
朋友庶民言正所謂柔嘉之言也繩繩謂言為世法承者
承本而不敢違也以將民若治乎者

友君子輯辟不專主敬儀言實從儀上見心而引到心懷
微密工夫上顏之輯柔可以不遐君子而又曰不遐有愆
全是檢身不及的念頭不覺屋漏只把此念常存之耳屋
漏曾子閒謂之當室之白益目光所漏入也雖以他言而
不愧則以心之存言無曰二句是上起下凡心上見兩不
顯莫抱即未見生欲射射即愧于屋漏矣
總有此四章則白圭之玷合無易由言節洪模爾出話一
句來視爾友君子合下節通從敬爾威儀一句來子孫二
句及下節不為則皆歸以謹言慎儀之故
於爾章是總括上文而勸諭以必應修德之詞戒虞樂是

至精至密無一事不盡善盡美不必分析二俾字正依着
上文工夫使之然也止與儀亦無大別淑慎不愆一正一
反以微維德之隅意少瑜于理便是借少害于理便是賊
不僭賊總是柔嘉地位辭不為則便做什件爾為德一句
氣脈進應第二章維民之則句投桃報李是借言感應必
然之理不作喻說彼童二句則是感應之必不然反言以
決其應也實虹小子亦不粘彼童句說
木剛則折惟柔軟乃可以為弓人溫則損惟溫恭乃可以
進德溫溫者驕心浮氣收斂已盡而純是一團和順之象
也基如基址之基且渾渾說所以基德尚在其維哲人三

句内。明由虛生。恭人即哲人也。言之善即是德。順德之行
者。順所出之言而行之。無違逆也。順字須從温恭上體貼
出來。愚人反以為不守全為不順故耳。哲愚二字與前章
相應。順行之哲人所以有哲人之隅。謂借之愚人則所以
成愚人之疾也。人各有心。是重嘆愚人之遠于哲人不是
推原于心之相遠
未知臧否借未使是愚告之詳且切而猶然不知。雖消是
哲此其為公為自負善哲一念。失之于盈。所以遠絕子而
不知也。將出成于何日。靡盈則如前所云温恭恭即哲哲
即順德之行矣。豈不早知而早成乎。民字若泛言實指武

公說。此章之義。只是將前章句句斎情打到武公身上。
昊天孔昭還應上皇天弗尚言我生靡樂謂我生無日非
恐得罪于天之日。不見有可逸樂也。以此為誦詩者之言
夢夢是不知為善去惡也。慘慘者憂其及禍亦耄既耄言
防已。忽然亦大矣。知待何時。
庶止即修德内事以其為先王之明刑。故曰舊。應用。即與
求與就之意。大悔即下天方二句。取辟即喪國之罪。罪之
不遠即天之不忒。益亂天所視即其國所以與觀天所禍
即是國所以喪何遠之有。正打轉昊天孔昭

桑柔

刺王之意。只一用小人以病民盡之。前四章皆歎人民之
受病。下皆言王不用善使君子不得行其志而民受其病
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是一篇綱領。
不殄心憂憂之不已也。填滿也。積也。是憂悶積滿于中之
意。我辭不但說自己。實望其憫人窮也。民之病而可矜備
走下三章
四牡騤騤二句。緣是征役之不息。有耳聞目見無非漂苦
之意。亂生不夷。此說不爽。言無平定之期也。靡國句。對民
靡二句。國諸侯也。民百姓也。燼者遭禍而存亡。如火滅而
燼也。國滅則藩籬撤。民燼則邦本搖。國家之氣運安得不

日蹙乎。
國步蔑資四句。一連說。國將殄滅。嗟我可雖。皆然天欲困
苦我民使我君既無以自安。從又無所避禍也。君子實維
四句。重在下二句。言禍端不起于此而起于彼也。如下貪
人忍心。胥諸正所謂誰君子。安得有此。不須涉深世禍
主說。罹瘠指厲王用小人以隸亂。而曰誰者。旋詞也。
儀禮疏主注云。其主立正立自定之貌。益人有疑則擬細而
結實也。梗水上浮木塞水之斷梗也。覽觧靡所二句言我
從兵役無有止息。今渡云行當何之往也。亦自悽然。
上字征役者之家御也。自西徂東者周流而出征乃在

東也罷瘵謂有饑渴勞勩之苦亂蘇謂有鋒鏑死亡之憂
正見土字之念不能自已○此上三章俱作泛辭者口氣
以形容民之受病其所以受病之故已微露于誰生厲階
中下文遂反覆言之
為謀為毖是與小人謀之毖之故慎于謀而適以長亂國
且日削告以恤憂之在不得賢人任之也序爵是簡賢黜
不肖使稼其穡之意之重在擇相上誰能四句言如用賢
方可以止亂若不用賢則有日亂日削以至于亡而已矣
此下兩章遂極言賢者之用以引起不能序爵之意○
如彼遡風二句是詩人自形容其憂亂之情遡風而行則

詩通上卷　大雅　中

氣屯而不得舒憂心慇慇其氣悶之狀類此民指賢之在
野者言肅心是傷時之亂欲出而撥亂之意世亂已極秋
忠莫救故曰不逮使之者王使然也稼穡可以代食故曰
惟寶代食可以免禍故曰維好相承者寶字以貴賤相形○
好字以安危相形盡于註能勞無退一語
厲王未戒而曰戒戒主王見其勢之必然也此二句特以
引起下二句稼穡卒痒不止是代食失望照下具字卒字
可見具贅則無援育地可以自安卒荒則無逡有入得以
自然也無力念天禍固謂天禍之多亦是困極與死為鄰
亦欲念而不能之意

上章所言賢者之不得志全為王之不用故此章以賢君
用人之公較庸君役智之弊重在下段秉心二句抒秉心
直貫下秉其虛衷以周編謀度即是考慎考擇又即是慎
處正所謂考衆謀而通衆志也自獨俾臧是自善所見自
有肺腸是自私所見二自字正不順病根上之人顛倒是
非使人不解其何心而勃然發憤故曰卒狂此章以下皆
深言用小人以病民而此章又下文用小人根本
以鹿之相從起友之相譖蓋及興也朋友以在位之人言
不相信乃譖故註訓不信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譖說蓋進
既忌其進而擠之使不得任用退又乘其退而排之使不

詩通下卷　大雅　東

得脫身豈不進退兩難谷山谷也窮礙之意進退二字窮
合者方見無所不窮不必泥註惡俗看亦正為上無明君
容此讒佞在朝耳
賢只通明之稱瞻言猶云據所見而言也惟見之故能言
之百里極言其遠謂未形之禍哉亦了然也狂喜正是全
不見禍哉之狀匪言不能言字與瞻言相應此二句正為
瞻言百里之人說蓋謂彼既能見豈不能言只樂奈畏忌
此用事之愚人何耳此章之舉聖愚正如小旻言或聖或
否不是以賢形愚註中我字不須泥
下人不用而用忍心其所謂自有肺腸貪亂以亂為貪也

猶所云貪天禍亂如荼毒而民不知趨避之路乃反貪其亂安為之也亦與上俾民卒狂相應

以風行有道興良人不順之不同道見人原易辨而王自不辨致森被而用此也作為與征字俱自制行上言式字對以字看式穀用善道也是行已高潔舉動光明之意中則隱晦不明垢則污穢不潔而其人專向此行與良人于事豈不遲疑哉允如所謂忍貪罔極善背善詈皆中垢之行也

以大風之有隧反興貪人之敗類謂貪人別是一路也既非君子路上人安得不敗善類則斷謂將此貪人之不可用對王說也言已在口頭竟自言自語如酒醉狀此于性能矣而責因王不用善言使我至此雖用其良是違語居要語結上誨爾本諳之意此下三章皆託為告儆交之詞蓋亦其見用者而用者之失自見也

嗟爾朋友指王所用之人言如彼二句中明首二句意言我之作此詩如憂國遲憫人窮將原兆禍之階然則止亂之術即不盡中于理未必無一言中者蔭女言其可以易危為安轉禍為福也國存則小人亦託在覆庇之中豈不是蔭女

末兩章另撮小人之播惡于民而盡發其惡之情狀罔極回遹未戾各開說小人反覆則民罔極小人用力于邪僻則民回遹小人為盜以害民則民未有平定之期總見民之禍無一不由小人者為民不利帶著背句看涼曰不可者謂與君子為信時亦以貪暴為非也始既非小人既又毀君子正見他為盜處非午單指善詈言

雲漢

全詩通為民憂旱側身自省之意首二句乃詩人之詞以下皆宣王口氣

倬彼雲漢二句提個旱字為各章旱既太甚張本天將雨漢先有徵今漢皎潔無雨可知王曰二句作一氣讀正憂民之真切處饑饉即是喪亂靡神不舉是求靡祀而徬之也正同詩所謂索鬼神為荒政之一雖與玉皆薦之神者如東西雖用青白玉用青圭白璧南北雖用騂牲玉用赤璋玄璜是也雖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卒正因祀之偏舉故然寧莫我聽言不知天何故而竟莫之聽隱然有引罪號呼意在

蘊著陽氣之蓄積隆者陽氣之驕亢蟲蟲是此氣薰炙不解之狀不殄者言以次舉祀相繼不絕自郊徂宮該社在其中上下又以天地相對說莫是方祭而置之于地瘞是祭畢而埋之于土凡牲玉祝冊之類皆然郊宮上下皆有

之凡此所修大祀故曰宗不克者以后稷雖親而力或不
能及也不臨者以上帝雖能於而感格難也寧丁我躬言
何其不先不後適當我身而有此災耶意者以災之也一
不可推根靡祀大祀並脩而不一應來如霆如雷形容兢
業之狀也先祖于摧言身殘則宗祀亦將殘矣以我之故
而使先祖之祀如之何不畏此所以兢業如雷霆
不可沮言非人力所能遏也赫赫三句一直說云我無所
猶應墟所云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靡瞻靡顧是無所依賴
之意此句只隱虛說以起下下皆承此說去群公二句特
以引起下文重在望親上群公先正即首章所舉者父母
先祖及下昊天上帝即二章所云宗者玩一忍字分別見
望以恩之意胡寧是哀詞不是怨詞
山川已為焦土旱魃方且為虐是一套話非謂滌滌內魃
之為虐也揮昇而不能救所以心之憂如火之薰灼不關
不閒我之憂也寧俾我遯以災之無可避說使果得遯逃
而去或者召災之人不在而災為之消耳此字寧字作那得
字看
黽勉畏去承上寧俾我遯來言吾係天下之重責無所諉
去惛何之故黽勉畏懼而不敢去也胡寧以下總是自反
一料農始耕而即祈穀稼始納而即祈來年孔夙也祭方
社而即祭四方農始畢而即祭土神不莫也一祈一報無
不盡禮即是敬共宜無二字打轉憯不知其故註云宗
日月星辰也
散無友紀以倉皇救旱而職事散亂無復統紀也鞫是精
神之竭疚是形容之瘁庶正冢宰其責尤重故特下鞫哉
疚哉下則平敘職名而以靡人二句總之註不秩不以粟
食馬也趣其兵者廢弛其所掌之兵也徹膳者進膳不供
太宰也左右布而不備者侍御諸臣布列于位而不備其
職也此正所謂無友紀未盡周字之義周是下文所謂昭
假云如何里言如何使我憂之而有所聊賴也
有嘒其星與章首昭回于天相應旱不止則民不安民不
安則庶官亦不得定庚庶正根安民說舉長以該其餘也
曷惠其寧有不容絕望又不敢期必之意

崧高

首章本申伯受封之由下六章言封謝之事末章表已贈
行之意通詩以世執其功為主功在維周之翰三句而末
章并忠且直又立功之本也操此薪卻二句政與維周三
句相應
崧高四句原其降生之異下言其輔世之功生甫及申只
重申伯并舉甫侯者以其先俱出四嶽且俱姜姓也要見

興我人漸冥意，翰以夾輔王室，言照下良漸看，蕃宣是維
翰申韓國以諸侯言，蕃者保而障之，俾無相侵也，方以可
姓言，宜者宣布王澤以及之，無不被也，作邑然晉盖申伯
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業，正是封謝章本
晉晉忠勤不怠之意也。王纘三句一直說下，總領諸侯，乃
申伯先世事，故曰纘，于邑于謝，置邑于謝也。是式，重在申
伯為南國諸侯法式，上定與登不平。命之定宅，宅成則封
之而使世守其功也。功即屏翰蕃宣之功，王纘之事與世
執其功，兩意相屬通節俱是詩人叙述王命之詞
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
為儀事世功，述王之意。此則為經野遷居，述王之命耳。因
謝人因其民居稠密，可以為都也。作庸，重建國，分只以作
城說，下徹土兩段正衆作庸言之。徹土田以供其祿食，遷
私人以紓其力，顧是分封常制，但于王命上見其鄭重，而
王所以一一申命，總為式是南邦。
箋曰徹治也，正其井牧，定其賦稅。
申伯之功，與上定宅相應。謝故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俶。
非未就之說，寢廟既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城以衛民，廟
以奉先，皆舉其功之大者。其功既成，說封有日，故又錫之
車馬以壯以篤車言。鉤膺以飾馬言。

路車乘馬，即是上文所錫。我圖四句，串說莫如南土，非徒
以地美人衆，有蔚全才，擇重地意，介圭即諸侯之瑞圭，上
可合瑞天子，下可布信交邦，故曰爾寶，保守中有蓋樹屏
翰藩蕃宣以式南邦意，非徒守圍。○箋曰近辭也，謝是
語歟，非辭王而行也。
信邁，誠岐周言，惟王在岐周，故餞當在郿，誠歸對謝邑言
還南者，又南還于鎬，然後適謝也。曰信曰誠，見王不能舍
伯伯亦不能舍王，惟其勢不得已，故亶勉辭去，即照下精
張邪亦見王自眷戀不舍，而南邦引領為之式行久矣。上
徹土田，是定井田什一之法，以立永世之規，此徹其疆，是
取井田什一之賦，以供委積之用，總是營謝時事。召伯只
為稍其委積所從出，非身親此委瑣事也。周禮地官遺人
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
室，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館有積。少曰委，多曰積。
入謝，是自此而入于彼，非已到謝也。周邦猶京師一帶人
言，女是周邦人自相謂，甫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
日蕃宣維翰卜之也，不顯三句，分以視賢分看，重文武全
才為人所法，上與南國是式相應，正見其為良翰處。
柔惠且直，宜玩且字，凡柔順者多忍說，隨惟直則剛柔相
濟，操者摩丟之使和調也，強則治以剛，弱則撫以柔，關者

懷惠而頌仁，惲直而頌義也。本德來，亦大槩是其為卿士時樹立如此，不必指定詠邑上。歌于工則為誦，誦之詞則為詩，詩之聲則為風。孔碩鋪張揚厲之大也，肆好意味聲氣之美也。此、將、申伯德業所自致，原非自誇其能詩。肆詠遂其詩既碩，則風遂好也。

烝民

此詩是後人作送行詩序之祖。詩之作雖止為城齊一出，而其人之降生不偶，與德業無全，儘堪鋪張揚厲。遂斐娓成此大篇。職與德不並重，還以能舉其德為主，而舉德之實，在柔嘉維則，正與章首有則相應。

天生烝民四句，是欲明天生山甫，異于常人，而先言天生常人。原與之常性如此，物以形言，則以理言，與生俱生，不可踰越。謂之則。人心之與此則符者，即懿德也。民之秉彝二句，似應作民所秉之常性，無不好此美德為直截。而朱註依孟子引詩法作所賦推原，似于無急，但于理亦無害耳。有周天子，與指宣王言。

柔嘉只是秉得好，不過其則，所以為嘉。此句貫下二句，儀以形于身言，色以見于面言，心又是儀色之主。其儀色令而無粗戾，其心小而翼翼乎自持，所謂柔者不過如此，則嘉可知矣。古訓二句，以知行言，脩德之工夫也。威儀是分不出令儀令色中，只令是現成者，而力則又能加勉也。是若即是柔德若之。使字根若字來，此兩句從德賦說向業上，應上章保茲天子，起下章王命山甫之意。

王命貫到底，式是百辟，謂與忠順教不及，為諸侯舒式也。保王躬如慎起居防非僻之類，出是欲王命而布于庶職；內是既布而復命于王。喉舌只是樞要之意。敷政，舉行侯國之事也。四方爰發，欲其布政四國，而四方皆發以應之也。蓋王之則望如此。通節要見內外出入，俱少不得山甫之意。

東王命，察國政，智以守身，忠以事主。四項總是盡職事。不笙為主，若止則笙亦止。先之以雅，終之以南，秉翟吹南籥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為節。

此章言下分明見即古淑人君子，秉之律呂間之聲容亦不過如是而已。

楚茨

通詩以奉祭為主，而推本于力農。大總首章是通篇冒子，如言享祀妥侑，已引起迎牲至燕私等事，介福已引起萬壽攸祿等事，逐章事神受福，次第井井，以徵字貫。

首章四句直從農事初興時說來，重在黍稷是祭之酒食所從出也。凡祭以酒食為主，而牛羊俎豆庖之倉廩之于

寔庶積之于蘋以為酒食以享指黍稷言享祀祖考妥侑皇尸皆蒙酒食言獻尸即祭神更無兩樣妥安坐也侑是恐尸未飽而勸以主人之辭勸之也介景福作神降之福〇濟濟有威儀之意踖踖有駿奔之意熊主祭與祭説此句直貫至或將以薦牲言祀祭于祊以求神言祀事句項上二項説來作者牲者皆其色純角正之類也蒸嘗只泛言祭意剝烹治牲也肆以陳于俎將是進于廟獻牲也四或字以事言非以人言祊者神之所棲乃其生時所出入處恐神或在焉故使工祝致祭于此以求之明者儀文甚備禮節昭著也皇者神來而嚴尊任儀者君賜也神無形

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全由自舉其德來

每懷靡及正為城彼東方也與下章永懷相應起太甫動大衆非旬月可以集事使調度以失其宜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以有靡及之懷此正見山甫小心翼翼處説者多欲將永懷照保王躬補王闕看只為看輕城齊不知詩從韓城燕師所完齊齊謝功召伯營之從來建侯定宅未有不係當世第一流人者王固非謂山甫而出之于外山甫亦不應受内輕外若此如云吉甫作其心事則吉甫待王亦輕而窺山甫亦淺矣

式遄其歸言當早畢事而歸也此不妨用註保王躬補王闕意永懷則只就二靡及説誦所以美亦因山甫德業而然非自誇所作

韓奕

此詩只韓侯襲封而來故始終稱王命以諷之備職以纘戎祖考幹不庭方為主中間錫賚誇予餞贈婚娶總是襯韓侯之意前言幹不庭方是欲其立遠人未可偷職業並欲其修內治也內治脩然後遠人服

奕奕梁山三句輕不過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耳親命與纘命不同重其繼体之始也下皆親命之詞纘戎祖考只命之纘世為諸侯無廢下俱命之脩職業不易與無廢相應幹不庭方又職業中之最大者幹者文告有詞征討有備使懷德畏威轉而來庭也

四牡奕奕五句與上請命是一時事為欲言受錫故再提言之非以侯服入見之説也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後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王錫句管下六句旂服車馬皆諸侯所以辨等威者初用士服入見而受此錫予又與尋常諸侯受賜不同後而旂旄所建以為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金厄以金接轡之首如厄然鞗革言轡之非一處皆與厄同

顯父餞之承王命也酒殽皆出自天府乘馬路車蓋常制

之外特有贈行之儀亦殊與此所重在餞故以蓮豆終之
燕胥言惟從與顯父相燕樂也重君恩上
顯父爲周卿士亦迎于蹶里則娶妻以不是反用從事不
顯其光耀承車馬賓重親迎上顯者顯蹶氏之光也祁祁
訓徐靚徐以行動言靚以態度言爛其盈門承諸娣者爛
者燦韓氏之門也者泡曰百兩是迎以邦君之禮從曰諸
娣是從以夫人之禮亦既著始受命爲諸侯
爲韓姞相攸是因來使遍歷侯國而因爲韓姞相之也攸
字與下令居相應流者爲川瀦者爲澤魴鱮甫甫以水產
言麀鹿三句以陸產言此節雖敘韓姞歸韓之樂原以見
韓侯封域之美詩人之錯綜敘事往往如此
薄彼八句本其世業而命以繼之終首章纘戎祖考意末
四句是命以脩職業終首章無廢朕命以下意因者因俗
爲政覇服馴習之意此中已有奉受北國免脩職業意乎
故王復命韓侯繼先而爲之伯也百蠻追貊北國總是北
荒服之地實墉四句蒙王錫爲伯來墉墾以固疆圉藉
藉以脩田賦貢貔以慶歲事皆世職所當爲亦見韓處邊
陲係蠻貊觀望此尤其所急意四實字亦不輕下循襲日
久便有名而無實矣赤豹黃羆以皮言或謂末四句是欲
韓侯如此經理北國綏百蠻各有其俗其深可以墉壑藉
藉逆今吉然惟貢獻可通行耳幹不庭方之法不離有脩
職業中不去務外遠略

江漢

此詩作于成功襃賞之後有君臣文武之意前三章敘經
營疆理事下敘襃賞事以召公是權爲主寵錫祝頌俱本
以召公意來
首章一言順流而下一言整兵而進蓋一意而兩敘之徐
淮有夷在淮北楊州有夷在淮南而江漢正入淮所由之
路故首以江漢爲言匪安匪遊是言人心競勸如此求者
求得其渠魁也
經營兼治撫綏柔撫隔廓清言全在籌策不專恃兵威四
方既析淮夷蓋有朝廷言之則通謂之四方耳觀下文四
方王國關照可見告成露布以告也王國是言京師四方
平而王國定外攘故內寧也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
順也不須又重王心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不是棗書再來前云經營已該疆理
在內矣此因平淮後専重疆理故重提王命耳式辟四句
皆述王命疆理之意蓋地爲淮夷所侵疆界已亂故隨關
土而隨布以徹法也疚者不恤民瘼棘者更張太驟說瘵
瘼未起說極柱頭也只一定而不可易之意來字在王心

上疆理正徹疆土之事辟地至南海行徹亦至于南海
先召公所以承王命者
來南來宣是詩人敘詞来句謂綱治經營疆理之事也宣
即布得經營疆理之命文武受命以下則皆王命詞蓋追
叙之為下文表賞地也召康公宣布政教日闢國百里所
以為文武所辟而其績方在江漢之間故云是似此以患
考成之来嘗以施報獻之也
釐爾圭瓚四句正所謂用錫爾祉也連下二句總是將策
命之意蓋秬成文圭瓚秬鬯之從特隆其秩數寵之以禮
故土田自與之山川土田受之先祖非後王所得私故必告

于文王而錫之于周受命亦只是錫典之具于策書者受于
岐周耳非并圭瓚等亦到彼始受也有召祖命全為欲揚
其世功故曰寵異虎拜稽首只作拜于文廟蓋受策命于
岐周時也
六章虎拜稽首是拜于康公之廟蓋召虎于岐周拜受策
命奉之以告家廟復拜稽首以揚美命于祖考之前以對
是不墜君命揚是不隱君賜即揚便是對總是張皇之義
作廟器而勒策命于上則衮章與器藏並垂不朽故謂之
考蓋即考王命之成也天子萬壽亦是勒之策命後者明
明二句意在不已連下二句作一串說蓋矢文德以洽四

國乃開之所以不已也此語似窺見宣王有好武之意其
勸勉處正見報答深心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
事因以為戒然
此詩專美天子自將之功故末章反覆歸功天子而根本
于[illegible][illegible]上有美不忘規意
首章命大臣以治軍事赫赫明明通說命上見此親命也
任危卿士謂為南仲官無太師字曰皇父起一人耳整六
師以兵數言脩我戎以兵政言敬者不敢忽戒者不敢忽
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尋常嚴異更別南國淮

南諸國也徐州乃淮北之夷徐州之夷南侵則諸國為之
不安故云然
次命司馬以關兵事此內史傳王策命方右以下皆策內
之辭程圻內邑伯其齊休父其字也戒謂告戒陳師鞠旅
是也淮浦即是徐土以淮實環繞于徐故必欲循而省之
率有綏祀意省有熟察意戒其為虐於伐之不欲濫及無
辜也留是宿兵以鎮之處是還延不還高原下隰平地為
三衆皆循浦之衆也恐將驕而輕敵明曰既敬既戒恐
師老而妨農則曰不留不處是為王者之師
三言王師在道時事赫赫言威靈光顯業業言氣勢昌盛

即所謂有旋蓋為天子奮起于積衰之後所以動人者與
王舒二句言師行有常期有止舍不失之紓緊亦不失之
整壯也徐方繹騷四句反覆極言驚懼之狀
四言陳兵徐土時事震天之怒也怒人之怒也如震如怒
承赤武來進厥四句是將師士卒皆以王之武為武也如
虎之自怒其怒出于忠憤非必激之而怒也綿言其衆之
集截言其陳之厚仍執言其勢之雄若謂而枕之不勞餘
力者然以淮夷竊據之地而曰王師之所繞至其地而遂
截然不可犯即無矢我陵四句意
五言征伐時事王旅嘽嘽是總冒嘽捷如飛翰衆多如江

漢滸翁如山動闞如流前後相襲則綿綿然左右相隸則
翼翼然機深則難測勢致則難勝王師之萬全如此濯征
徐國有一舉而蕩平意
末章推開了前面自得一段威靈而只于王猶上歸功王
猶本平日側身修行內脩外攘言來者歸附之意同者集
合之意說心服上說皆信實之猷乎之使然也四方三句
只說天子功成上離張一番緊接下班師上去還重在上
半截來庭稽首而柄頭也不回華心而從順也四方亦只
就徐夷說王曰還歸正應前南國三農之命

聽印

此詩說幽王之亂形畫于蟊賊罪罟
哲夫成城引起哲婦之傾城也懿即哲婦言比于梟鴟獄
惡之也上以蟊賊斥小人已該奄寺在內言婦而并指出
寺謂侍宦梭以為奸者莫寺若也重在婦一邊厲階與首
章夭厲相應
鞠如鞠獄之鞠直推勘到底使人不得言也忮害忒鞠人
之愁而忒即借始竟背之根伊胡為慝正是忮忒之常態
如賈如字作假如之如看不作喻說休其蠶織正以干與
公事也書所謂牝雞之晨
何以刺言何為以災變責王何神不富言何為不以大業

富王也說為詰問令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此時犬戎之
變未發而曰舍爾介狄者蓋婦人夷狄皆陰類也中國用
婦人之言即夷狄入中國之兆矣不祥即刺與不富皆言
殄悴閔恤之意也胃色而荒于內故威儀不類人之云亡
根惟乎胥忌來殄如脈絶瘁如病危乃求人亡說之云云
傷者務在藏蔽之意心者衆彰禍危之意而言障間假根
上章末二句來罔訓作罟應前章罪罟人之所以云亡也
與下篇天降罪罟一例
卑自今矣言初進袞如時心已先受了不自我先二句依
註帶下說無忝須一反當日所為而遠色為本式救爾後

[illegible]王之將來與其子孫說、

召旻　序曰、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

通詩、總是刺王之不用舊而用小人以致蹙國、主意伏在篇末兩句、前言兢兢業業、正暗指可用之舊人

饑饉即天所降之喪也、流是流徙、亡是死亡、即往者散而之四方、老稚轉於溝壑意、居以中國言、圉以邊陲言、無一處而不空虛也、俱承饑饉來

天降罪罟、貫下說、即指蟊賊、昏椓之人、言凡此摧殘善良、使手足無措、其罪罟也、本由王用之、而曰天降者、無所

歸咎之詞、曰蟊賊、曰昏椓、曰潰潰、回遹、總是醜詆此一流人、不須以椓喪為奄宦、禾稼之有蟊賊、其害在內、國家之有小人、其害亦在內、故曰內訌、訌訓潰、如癰疽之潰壞也、昏椓靡共、謂心志昏亂椓喪、不思共其職業、靖與伊爭靖之意同、夷與亂生不夷意同、幽王致亂之由、盡在此二字、

皋皋訓頑慢、頑不知道、慢不共職也、

兩如彼對舉發下、以形容民生之憔悴、不遂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水草言、蓋為蟊賊昏椓傷其根本、殘其枝葉、是以生意蕭索如此、民為邦本、而民不聊生、邦安得不潰、凡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亂之甚者為潰亂、春秋傳曰、[illegible]亂曰潰、邑亂曰叛、

時、以時言、茲、以地言、昔之富、不若今時之病也、而今之病、又不若此疚之甚也、正根我相此邦說、胡不自替、是因其怙寵而惡之之詞、恪說憂說而無情緒之意也、

池之竭矣四句、言小人明明勝天下之亂、而當時之人曾未有識此者、此所以從溢益甚、而其禍且遍及于民也、憂之弘、象害之將來、其害究溥、我身豈能獨免、故曰不災我躬、註而憂之曰、是說詩者之詞、

辟國、蹙國、俱以國勢言、日字百里字、則甚言之也、不尚有舊、弟言有之而不用、意在言外、含蓄感慨無限、

說、後人以高宗之神、說廟成而神有所依、則安也、孔字還在百世不遷上見、但要知此立廟升祔、乃在親盡當祧之時、非始崩祔廟之日、

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

海虞陸化熙羽明甫雜識　男止微明微編錄

清廟

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

箋云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之耳。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

此詩以文德無射于人為主，首句要見新率諸侯以祭意。

肅雝秉德一意互言，秉德即秉文王肅雝之德也。對越駿對之謂以心契心，景仰昭事，如將見之，布武而行則太而疾，言於事之敏，如將弗及也，亦根心言，但對從神之在天來，奔從主之在廟來耳，駿奔正是其對越處。通本肅雝秉德說，顯者昭明不昧之謂，承者恭敬奉持之謂。無射者至精至粹，盡善盡美，允當人心，而不為人所厭也，即于顯承見之。人字從指天下人說，而奉祭者在其中，奉廟中以見天下也。

不顯不承，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歟，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德歟，言其承順之也。此詳最好，蓋不顯承承賢項上文言，人心之見，文德無射于人則順，言文德之見于人心也。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耳和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于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揜之實，則詩人之意得矣。

維天之命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箋曰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通詩只重贊文王之德上，以純字作骨，駿惠字篤字，俱根純字來。

天之命自元化推行言，不必以賦予萬物為命。天命聖德並言，還重命天意。若說天命不已，是提出文德源頭，又分命與德為兩層矣。不已與純，乃天道聖德之實處，於穆不顯只贊嘆之詞耳。然亦須蒙於穆渾渾說到不已上，說不顯亦然。不已者玄機之所運，循環無端也。文德全以本體論，純只是如其本體，不曾有一毫人欲之雜而已。不雜即無間，即是不已。

嚴氏曰凡言聖人如天者，以此擬彼，天與聖人猶為二也。

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純對立而並言之天之爲文王耶文王之爲天耶蓋有不容擬議者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大雅所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也穆穆正與天命之於穆相應作豈不顯看者非是

假以溢我從己之欲入德而未能來亦止爲德盛者澤必長故溉望其恤耳不作疑詞看亦不專就祭時說溢者故佑後人之意也然之句連下句一氣說謂受其恤而順我文王之德以行不敢有一毫拂戾也篤者對我而言我既順之後王又順之世世相襲便見厚矣○箋云曾猶重也自曾孫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

蘇氏曰假大也箋曰溢盈溢也則假以溢我是文德大而其澤溢以及我之義○箋又云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周禮六官之職也則假此聲轉溢此字訛今即將假作假如義看亦是比何以爲直截

體之身爲德昭于天爲神著于後爲道然詩中無此許多名目不如只一德字爲渾成

維清　序曰奏象舞也○劉氏曰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

清是本行昭布之意與熙字義同緝熙重在緝上謂清明之有常也典是文王致治之典章皆精神所運用不必指禮樂政形填寶序禮自武王有天下始祀文以王禮時言迄今中包成王意在不可以創守平入用謂用文典也有成治功成也禎即在有成上看蓋據已然之治功知其爲萬世太平之基也正見其當清明緝熙

或以象舞爲武王所制象用兵時擊刺之舞則肇禋迄用有成當專重創業

烈文　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

今古王報功上勉之以力于道德正念其功之深意也

烈文如云其文炳也之義烈字正贊文字爲周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祉福自王者身上言保之二字即指祉福言三句作一氣說勿以子孫保之爲無疆之實

無封是守我周九賦之法而取民有制無靡是遵我周九式之規而費出有經崇是尊禮褒貴之意此二句不重只以平日在國之盡職引起助祭錫福之功所當報耳繼序其皇謂繼諸侯相傳之序而益昌大之也

無競四句與抑詩不同彼重感人此重無競不顯道即日用彝倫爲天下所共由該言四方德是人心所同得而臨民御衆所當盡者故尋言百辟註中先王之德已兼道

實同用此近者猶云用此術也前王不忘即廟祭時對越
駿奔如將見之之意是近指其思慕前王之心來默醒他
使其惕然有感却不曾說破勸勉意
此詩後兩節只是念形祭之功而前述其在周後勉以不
忘語氣諧然

天作

此詩首尾要重在太王以岐山興上荒之康之保之俱指
高山言天作之字與作邦作字同治荒而謂之荒猶治亂
而謂之亂也荒如披田居民等事即下所折彼作此句最
重康以治岐之政言當帶在太王下說彼徂二句要入大

王上求天命下啟文謨意有爽之行不止言道路直是彼
同維翰氣象子孫所指者遠保訓脩德以世其業也註中
當字要看正從太王創業艱難來

昊天有成命

此詩頌德處全要認一心字蓋不敢康之心分明是敬止
敬勝真傳二后受命亦本于此言二后之受命正起成王
之保命也宥密指其形容其心之外無德矣積德便是基
命盡心盡其緝熙之心也正與不敢康相應
成命是一定不移之意不敢康直是所其無逸與所言夙
夜敬止是也德　于此命承于彼如有憑籍者然故曰基

命此亦是後人追誦語若成王當日但見天命靡常不知
何以祈天而已其深潛然無際淵乎不測也凈密棱戚運
然毫无滲漏也全在心体上看單字作完滿看與盡性之
盡一般靖者政清刑平禮陶樂淑天下皆得休息也肆字
說成王時言蓋照注深其所受之命是對二后受之說不
應說是後王

我將

詩首公以天爲之只因宗祀文王以配故即因文王以從
天之享說文王右享處可補出天來若冀天及畏威保之
處却不必推補文王逼玩自見

明堂之禮自我義起所以與天之享而又不敢遽必其享
二我字最有深意却不重在躬祀
曹氏曰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爲席陶匏以爲器蒲秉之
牲犢[illegible]而祭所以尊之也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爲牲簠
簋以爲器腊俎之實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
奉而進之曰將其而獻之曰享維羊維牛要見禮儀具備
與剛立不剛意維天其右之冀望居多我盡誠敬以尊神
曰右神饗我而饗其尊奉亦曰右不必泥是牛羊之右
刑象肖之爲儀矩護矜之爲式顧畏持之爲刑日靖四方
日以此典靖天下也法典即所以日靖不作兩截此是文

王非實親於之本心故知感格有素伊𥌒祭時稱仰之詞也既右享之亦是冀望之語不必泥註中必然意

天成即陟降日監及爾出王游衍意時保時字從夙夜生來右享與降監有別右享自神享之言降監自神意之鑒其誠言降監又原右享之意須知首節詞氣便凜凜有畏天威之意夙夜畏威只是常存此念常法文與以清四方耳保之亦不敢恃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

時邁

此詩以昊天子之之為主首以異詞發端次言子之之實未言保所為子之之命俱自巡守一時言

時邁其邦言秉干戈甫定之時周行方岳以舉巡狩之典也此乃辈商之後最初一巡勿泥註周制十二年之說亦勿認時為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字之以命為神人主言其字勿泥註不敢必意蓋此時已為天子特自其一念祈天之心而言耳

此二句是下文綱領制會祭告正是時邁中事子之之內就包得下右序雖后意後二節兩允字吹與此其字相應

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嶽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名該于巡狩之方焉

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曆數言實字一直貫下震者有我動之下震字則彼自震動也震之猶未是慶讓黜陟亘是朝會舉而示以更始之意震疊是天下諸侯善者未信其善惡者未知其惡皆悚然恐懼意也懷柔來是來格來享柔訓安其無然無恫靠我去懷柔他說及字中則有神為我懷為我柔意矣百神該得廣河岳特舉其大者末句抱承說正與實右序相應

明昭有周要見天啟其運以為政教更新之會意式序按與章以定其功罪之等差也重在序上此樂亦即行于諸侯震疊時與屢建考績法不同玩註挨揭起此句歸重在求懿德不必分政教立說懿德如綱常倫理民彝物則人所同有只為天下濁亂人多喪失了故須我為求之有挺益字正與既字相應蓋式序則善惡已明于天下而又求美德以布之故曰益求耳既去肆者張設之言

樂記曰武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

書武城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所謂祭告諸柔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所謂莫不震疊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則式序在位也偃武脩文歸馬放牛則戢干戈櫜弓矢也建官任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則求懿德而肆之也

執競

此詩總是頌三后功德之盛，而及祭祀獲福之隆，以貫節
作主，不必將祖功宗德分看，蓋執競同歸光德，是皇何齊
非功禮樂一時乘福祿一樣看。
執競，以心言，敬勝怠，義勝欲，不沮不忘是也，不妨帶形上
帝，按民，方大，合頌，詳銓投所謂，是以有執之，便是競，非有
不自從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不顯以德也明
言，成之業，命宥密緝熙光明，康之對揚光烈，準綃大典，是
也，上帝是皇，燕翼德，上說，註亦字對武王言，見二王之
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非若尋常守文
之主，繼緒藉業而已也
自彼成康三句，叢上不顯兩字，而並頌之，奄有四方，重在
德之無遠弗屆，上緊蕩斤斤其明看，明著周全由心体上
一私不雜，而說君臨四方上說，便帶言禮樂文章，經綸潤
色。亦無不可。
喤喤者鍾以宣之，鼓以節之，無奪倫也，將將者磬以收之，
管以間之，無淫濫也，此八音在內，要見三后功德宣播其
中意，降福在功德之盛上，以格後上，
簡簡，雖承穰穰來，而大與多亦自有別，降福已是工祝致
告之時，威儀反反，猶見式禮莫愆之意，宜玩註愈益二字
神德就尸言，反者福而又福之謂也，

思文

此詩大意，是就后稷養民功用，形容到極處，以思文為主，
文者經天緯地之謂，此一字便照陳常取義，配天言德與
天同大，非言可配天以祭也，極字不但應烝字，直貼粒到
末句，人知后稷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之原，故特表之，
主我烝民四句，一直看下，說百穀中舉來牟者，以舊穀既
沒，新穀未升，非得此以續食，則生養猶有不過也，率字並
與烝字相應，重率育不重帝命，常道該得廣，君臣父子共
大者，陳字甚活，但就五倫中人相生相養處，看自見非必
稷自陳之也，正與思文相應，
續禹之緒，則見司空之功，待稷以終，陳常于時夏，則見司
徒之績，待稷以始。

臣工

此詩以敬公為主，咨茹成法，正所以敬公也，次節承此中
成將緊在維莫之春一句，
臣工，即是農官，如鄉遂有司稼司農，都鄙有田畯田正之
屬，但須說得寬大，成法雖即下及時條事意，所該尚多，須
會王言發端大体，蓋爾成此時始定為法以賜之，非先王
之成法也，二來字不重，咨是稟受而行，遵其科條，茹是量
度而行，盡其意義，總一悉心遵行。不敢慮以具文之意。

皆曰保介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月令孟春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戒保介即以戒農官也周
禮田有歲易或有一歲三歲之別新畬難治故首問之如
何二字正是求他許多人事在內於皇七句一氣滚下只
在將字迄字看字上形容時之易至以見當急于來時急
來牟不必粘新畬特即來牟之將熟以驗康年之將賜見
新畬之當亟治耳厥明指來牟說命衆人農官命之也錢
鎛也所以啓土可用于耕鎛鉏也所以去草可用于耘銍
短鎌也可用以穫禾銍艾用銍以艾也奄觀銍艾緊打着
迄用康年

噫嘻

此詩稱先王之戒命責農官以盡職重一率字
昭告也格至也至爾農官而昭告之也率時以下作一氣
說率見甑率督率之意猶上帝所謂命爾衆人凡欲備必
先耕故以播厥百穀引起駿發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溝
洫之內皆爲私田不與公田對說十千所耕即發此三十
里之私也萬夫比耦而耕實乃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
所以爲駿發不可以地與人分看三爾字皆指農官乃着
實貢成字眼蓋田皆爾之田耕皆爾之事安得不務所以
率之

按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即此詩之十千
維耦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
其所宜地以為法而懸于邑閭即此詩之既昭假爾也大
約他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舉川遂可
知天下

疏義曰偶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為
不給惟視為一己之私事則齊心并力不期然而然矣

振鷺

上節擬其容之美下節幸其譽之生各開說人只為求其
相貫所以總推到德上終是幸强予以為此只是一見便

喜而更喜其將來之求無間言耳爲先代後主言自感如
是即如有客一篇亦是不說出德字

斯字指鷺之潔白言容就助祭時動容言容是箅之之詞
我是親之之詞杞宋儀物原仍忠質之適而助祭又秉精
白故借鷺之容以美之語意便含喜幸微逗下無斁無惡意
彼謂彼國民說此謂王朝輔君臣言無惡言愛也在
彌之為君上見無斁言敬也在身之為客上見皆已然事
夙夜者循環無窮之意也庶幾是喜幸之詞不作期望說
味之實有勸勉深意溢于言外
幾終譽正所謂愛人以德成王告微子曰凡爾嘉休也

泄孫寵又曰伻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按史記世家武王克商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殺後則初
封武庚祿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于宋
註有事膰焉有喪拜焉是天子有事于宗廟則歸之膰杞
宋來弔喪則天子拜以謝

豐年

此極言豐登之慶以見當與報賽之意以豐年二字為主
年若不豐非旱即澇旱不宜黍澇不宜黍多黍多稌可例
其餘所以為豐年萬億及秭皆就廩言正是多字之意酒
醴正此廩之所藏者為之也畀祖妣只宗廟之祭言者本
文以洽字而則所謂百礼即是灌將安侑求神獻尸之類
而註解作備字則凡眷老燕賓皆舉之矣即以祭祀燕享
開看亦不妨降福就方社田祖說也皆即在上數句內見

有瞽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凡樂以昭德象
功始成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
祖而觀其感格何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

通詩俱在樂上論惟先祖是聽一句見合格于祖之意宜
以喤喤厥聲二句為主
有瞽有瞽如有客有客之例周禮有上瞽中瞽下瞽又有
相之庭是廟庭瞽在周庭所以和音律感神人者皆
在是故曰總叙其事
設業節重備器上亦已兼奏設業二句以業為主業所用
以懸而業下有簴則持枸以栽業者也業上畫以崇牙掛
以采羽皆所以飾業也應是小鞞取相應以成聲田乃大
鼓為衆音之統率此皆懸之簴業上者故曰懸鼓有夏商
搕是之制自此一變意鞉以節樂磬以收樂柷以起樂圉
以止樂皆樂器之大者既備皆上数者看乃奏分明是已
奏但未言其盛美耳簫管備舉又從所奏中抽其小者言
之以見無所不舉也
喤喤是贊詞輕肅即所謂皦如雝即所謂純如兩件合者
繞是和鳴先祖是聽全在發揚祖功光昭宗德與其精神
意氣默然相合上說永觀厥成不可說是九成武樂止六
成而已我客統承先王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至樂後有
作者宜難為繼而今觀之忘倦則樂之美成可知總重在
和鳴之旦以格祖上

潛

序曰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曰冬魚性
定春鮪始來故此時薦之此篕一詩而兩用
非一時而兩祭

薦魚取諸漆沮有不忘本之意潛水之深處也以積柴養
魚及薄圍取之等語似看漆沮成小不必泥有鱣二句正

見其多不重在色享祀薦其時食之意也須知薦與祭不同祭于廟薦于寢祭有常期寢無定期春魚者試而驗之也冬日既寒魚不行孕性定而既肥故皆可薦季春則惟薦鮪而已講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

雝

通詩重在得諸侯以奉祭上一右字最重末二節止是歸美先王之德不作奉祭之由

有來至止分分來在途至在廟觀注只言諸侯之來可見

相維辟公言以此和敬而相天子之祀者實惟辟公也穆穆中有一段淵然默然通于神明至意味謂得諸侯之相遂不須和敬也但未可以和敬指名耳辟公天子俱是着力字而末節右字全在此看

薦廣牡是諸侯助天子薦之也即是相予肆祀不必泥定先辟公所進之牲薦牲相祀本肅肅雝雝說曰予肆祀則天子之穆穆亦在此時假哉皇考二句通承上文來綏予嘗作樂詞不作贊辭蓋此詩是徹祭時所歌也上對辟公言故曰天子此對皇考言故曰孝子

宣訓通以心之虛言哲訓知以心之靈言文以徽柔言武以剛健言宣哲便是維人文武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本文只言燕皇天而註就及字看出安民蓋天以安民為心民安則天心安也克昌就父心得天眷上說后即武王自言但不須指出

綏我介我蒙昌後直下眉壽自末年受命言繁祉自皆為天子而有四海言俱作已然看右謂尊為天子之禮樂祁轉得諸侯以助祭意文母只帶言

載見

此詩當以率見昭考為主而經從入覲說起蓋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見詩之作則為助祭也

厥章是禮樂刑政之屬自昭考時已頒為世守而稟承于新王之朝若其申求之耳要見奉辟王之命即以欽昭考之靈隱隱含着下意旂畫以文龍故曰龍旂建之車上懸鈴于竿而和則在軾前者也鞗革有金以厄轡首故曰有鶬作三件看烈光承上等威物采言有昭君賜輝上國

率字以字俱重辟王身上孝者孝思內盡志也享者獻享外盡物也俱主天子祀昭考言所謂合天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

以介眉壽三句平平從上孝享落下且不須說諸侯為我祈先而介之眉壽是未然事多祜是已然事獲壽以保此見在之福便是純嘏乃重在綏上綏以自諸侯致之言俾緝熙自使我得之言惟諸侯綏之是以使我得之厥明也

稿本昭明不絶則晦矣、

有客

此詩為微子始封于宋來見于周之祖廟而作、蓋商人必于祖廟故來見也、全以有客一句為主、當時萬國共朝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挽留及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

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不必將馬與儀與旅、分作三件、亦不宜以所乘之馬、對所從之人、以從馬閑閑落到人上、且無非可愛為得、萋苴就旅言、謂萋苴然敬謹者皆選擇而來之旅也、追琢是治玉之名、雙所謂以賢美之故、王言之也、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初至令人快覩光景、

宿宿信信、即是一宿再宿、蓋因其廟見既畢、歸國在邇、而計其留之不久也、縶其馬只是欲其不止信宿意、且慢說出錫字、說馬與下追之、皆是設詞、

追之以身言、綏之以心言、曰安而留之者、謂安其心而精之也、既有淫威二句、說周家待他優異、正是綏之之効、要語。威等威也、即所謂福自微子得之、曰有自天子與之、曰降夷然易與大二義、易者無所顧忌、大者莫與比倫也、

韓云用天子禮樂、如大輅之車、太常之旂、雅奏朝廷頌奏

郊廟之類、

武

序曰奏大武也、○此大武一成之歌、蓋以歌節舞、非奏也、

此詩、重在武王、能嗣文王之文、以成大功上來、以安民為主、蓋人但知武王以征誅得天下、不知其以止殺為武、正其善繼述文王處、故特因象成之樂、表而揚之、首末烈字功字相應、俱自王業一統撫世御極言、

無競惟烈、渾渾合安民意思尚說、不出允文字可味、全在。觀民如傷、不忍發天下之殺機上看、克開以脩和有夏輯寧邦家言、嗣武受之言武王嗣文之後、而受其所傳之緒也、遏劉近多認是止殷之殺、周為直截、但殺止于殷、而天下之殺機未盡消融、則止于此、或發于彼、反似看小止殺之義、而舉克殷後反商一段精神、盡行抹殺、亦恐非象成本旨、還放闊說為是、但勿泥定示不復用耳、耆字棲嗣字氣脉來、應轉無競維烈、

書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克成厥志、○此正與此克開厥後、嗣武受之意同、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且女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廢民弛政庶士倍
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
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
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散軍而郊射
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
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
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
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不亦宜乎○此
分明是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註疏以此知認止殺為止旋
之旋者其說為未盡也

閔予小子

此詩以思繼先序為主蓋以免喪朝廟明將致祚而有天
下國家之責也重在夙夜敬止一句
開口說个閔字含許多懔懔其可閔在下二句國家新造
未集又以皇考即世煢煢在疚之中豈不可閔此三句
就有懼繼序之未能意永世克孝以纘緒繼述言不言已
之念皇考而但追想皇考之生平正是念之真切處
念茲二句應上文說正見其孝之永念字最重陟降庭止
即此念所呈露須知念不是懸空思想乃思慕其所行者
而法之故常若見其形容與之相接也無時不念即無時
不敬故遂以自己勉敬承之夙夜二字連說敬不單是思
念在繼志述事上說
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于心夫安得不敬
於乎皇王又是仰嘆之詞序緒王業相承之次第也繼序
思不忘謂我思繼此序而不敢以怠荒失墜之也不忘猶
序言而全在思字上領出惟所思如此則夙夜念皇考者
自不容已矣

訪落 大全云宮室始成則落之故以落為始

此詩以率時昭考一句為主要會謀于羣臣語意方懷沖
淡之憂隨慎多難之懼見昭考不易率而又不容不率也
○紹庭四句接之
訪予落止進群臣而咨謀于誰改之始也昭考之道即其
脩之身而措之天下國家者率謂循此而行之艾之為言
盡也未有艾本悠哉說來惟其道遠致茫然不能窺其盡
處未艾而勉強以就則求合而愈見其離矣繼字對就之
之初念言判者離而不合渙者散而不凝四工夫不能歸
一言維予二句承上起下見率循之功不得因難遂止紹
字應上率字貫至厥家正是隨事体道非謂道難及但治
其事也庭家分治國齊家看休者道之餘休保者護履行

所覆蔽而不殆、明者、心志有所開明而不迷也、此正是要
昭考而賴其休處、亦只言自己所期如此。若其所以克紹
者、正有待于群臣、

敬之

此詩道用成王語意說、以敬字為主、而歸重于末二句、蓋
幸得群臣啟其端、尤終賴群臣竟其說、庶可要敬之全功。
而祈天永命、終必賴之也、
敬之句重看、是一篇大旨、就心學。說、不可認是敬天、下文
只稱天以聳動其敬耳、天命一串說、惟天道于敬肆甚明、
故命之予奪難定也、陟降厥士、便日監在茲、一氣說、不作

兩層、凡言陟降、即是無時不然意、此二句、正見天之顯、而
命不易保在其中矣、何可不敬、
不聰以質言、謂不能自知顯明之德行也、因爲生忽、如何
能敬、日就二句、皆是一學、不必說是學敬、蓋學則自然敬
也、就是造就、進是精進、是言學之進益如此、緝字從日月
推出、熙字從就將得來、光明是此心不受纖塵之本体、熙
即是其呈露、緝之則復其光明之常体矣、到此地位、即是
文王之緝熙敬止、不可依顯義以光明作聰字看、仔有以
疑命言、示我顯德、便是佛時仔有處、顯德行、對微詞涉論
說、與光明亦非有二、但學求諸己、則自心体言、尋資諸人
則自德行言

嚴氏曰、佛謂之弼者、言救正其失不順從之也、
輔氏曰、心地本自光明、只被私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要令
其光明處將光明、所以下个緝熙、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
已之意、
周公之戒王曰、皇自敬德、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召公之
語曰、王其疾敬德、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即是此詩肴飭之旨、王有感而述其言、蓋
不欲托之空言、而欲踐之實事也、

小毖

序曰、嗣王求助也、○箋曰、三監既誅、周公歸

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
此詩以首句爲主、而求助意只見于末二句
懲以已然言、毖以未然言、知懲即是能毖、予其二字有悔
悟自艾願與更始之意、勿泥註何所字看、莫予四句、
一氣層疊說下、勿將信使開看、蓋信之所以使之也、莫予
二字正與自求緊相呼應、而肇允二句則指一不可信之
形狀、以見不得輕信、如云莫要自家使蜂自家求螫、起初
信桃蟲是個桃蟲、及其拚然而飛、乃是个大鳥、此明々指
管蔡事、但講中只就蜂鳥辨桿而正意自在勿作喻說多
難集蓼俱指辛螫拚飛禍患說、但上句重在幼冲未能甚

此以跌出榘婆之更難堪耳集字有萃聚之意不止一事為然耶之云者凡可以謹始慮終之道無不陳也

載芟　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箋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

此詩首節至及秭言稼穡之事為酒至其實言豊年之慶末節松泳二意而推其由来之遠玩振古如茲句似是祈禱語意

載芟二句畧言春耕事千耦二句畧言夏耘事

芟柞未即是耕蓋將耕而先除草木也土之解散固由先除其梗亦因凍塗釋而土膏動周官薙氏掌殺草秋繩而芟之繩音孕謂含實也芟其繩則不成熟矣

箋曰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或徂隰或徂畛言耕夫適野無曠土也○箋又以耘為只耘去草木根株則仍是々芟柞事似于承上起下為順

侯主三句是悉數其耕之人未便說到耕上彊有餘力謂其人彊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他人田事也有嗿句只帶在饁上看思媚二句間々點綴分明畫出春耕光景若說婦何以依夫何以媚郤淺而俚矣耜耒貫斸木為之

播穀求上做載来由耕而播由播而生由生而成田之漸次自是如此非必專為夏耘張本但意則直趁綿々其庶耳實字以穀種言函活是生意萌于中達是生機暢于外驛々有接續之意傑即在達中見之厭々疊上有厭正苗盛而可耘時也祥審與莊子所謂滅裂相反

酒是三酒醴是五齊為酒醴貫下祀先尊賢養老三件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可以洽百礼飶其香香如飶也椒其馨々如椒也皆酒醴芬芳之氣和家設燕耳之禮使英賢畢集便是光顯處非必借光仁賢寧亦不必是濫詩胡考但看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便已寧矣[illegible]

淺係民耆艾曰耆已上三章通主朝廷言

匪且二句總農事豊年分貼抑是一套事互見之重匪今斯今邊以起振古匪且者言非獨此天下也不是說一方玆字重豊年上若作祈年看則是自古有年所賴神休已久而今當更錫之年也

良耜　序曰秋報社稷也

通詩疊々說下即有次第重報賽上宜以末二句為主此與載芟皆止頌農功之有成而神貺在言外

畟々訓嚴利々而加以嚴者極其銛利之意也播穀二句帶在耕上說

荼是陸草，薅荼以養穀之宜高而寒；蓼是水草，薅蓼以養穀之宜下而暑者，以字蒙其笠二句說。
積之栗栗與其比如櫛，俱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穫穀多則穗頭撑起而不密，栗栗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櫛，是在場堆數密比如此，以衆堆而言。開百室者，開以入穀也。四閭為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開其室奉一族，如此無族不然矣。
盈止謂皆已入穀也。寧正謂俯仰無虞也。要見得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
周人尚赤，牲用騂。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犉牡。有捄其角，取其体之正也。傳曰，社稷之牛角尺。似者，踐其迹而不違；續者，繼其統而不絕。續古之人，不重在祭紀所乘之遠，只重自古有年，見今日之祭不容不奉。
記曰，君無故不殺牛。此曰殺時犉牡，蓋周家之重農如此。

絲衣

詩柄云，祭而飲酒，是儀礼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視濯視牲，實在祭之前夕，蓋于獻酧時通叙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通詩以敬字貫，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共王休。
絲衣者，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士冠也。大夫以上則帶冕。此二句不重，只言服此服之人而已。自堂三句，是將祭而行礼有序；兕觥三句，是方祭而飲食有儀。初省牲，次省鼐，俱要說代主人省視，一如主人躬視意。三告皆告于基，基者，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西階相直處也。註所謂塾即是夾室。祭礼，壺設于東序，籩豆鉶陳于東房，几席及敦陳于西廂。士則升自西階，至東序視壺濯，入東房視籩豆，及西廂視几席，畢則降自西階，牲于基以告主人曰濯具。蓋壺及籩豆之類告濯，几席不洗者告具而已。牲與鼎俱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鼎南少近西。士往門外視牲畢，乃反于基，告具充肥，又出門外，舉鼎冪而視之，然後還入于基，告鼎之潔。蓋此時主人立于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之往還也。兕觥二句，正詩柄所謂祭而飲酒。不吳以笑語言，不敖以禮儀言，總是一不敢慢神之心為之，亦体王者奏假之思也。夫以旅酧交錯之後，猶若視濯省牲之初，固宜神降之福矣。
或云，註中壺濯濯字是盥洗盆，與洗滌之濯不同。

酌

序曰，酌，告成大武也。○或曰，酌，句也，句即籥也。而則十三舞句，以此詩為節而舞也。
此篇重在時字。武頌止殺，句頌適時，蓋窮兵黷武，不無以

為武違天悖時求足以成功
於鑠四句只重在純熙用介一邊而欲識武王心事却在遵養時晦處看於鑠以氣焰言照大介說遵謂守而不動養謂蓄而未發時晦天命人心未盡歸周如晦昧然及其盡歸于周則周之時遂若光輝赫奕不帶一毫晦色所謂純熙也須知遵養全不着意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于不用矣用介正用此於鑠之王師龍受二句作一句讀蹻蹻王之造謂王者天下大定之功也蹻蹻蒙大介來曰造者見此功自他創造起來的惟其蹻蹻則後人受之者榮光莫加矣故曰龍受有嗣蒙王造來用有嗣則照下師字師其事者師其時行時止也武王事何可輕法而時中之理與時偕行即如成康繼武王一味緝熙對揚與民休息止是其善法處因革損益其小者也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泰誓曰予弗奉天致罪惟均此可以參純熙用介之旨

桓

綏邦二字是章旨見武王始終能安民以承天也歸重在用賢圖治上

綏萬邦二句是伐商時事用兵而曰綏而及萬邦則人心和于下天心應于上所以不凶而豐而且屢也天命句承上起下是不止命之伐暴安民而尚欲其常保天下意拉拉是呼過之詞保有三句一直說下厥士乃同心同德之臣即前所用以綏萬邦者保有是愛護而信任之以全收其用意蓋從下分封四方上推原出來前周時尚無後世鳥盡弓藏薄德不必照疑忌說保于以四方所謂列爵分土也厥家正自四方言定厥家正使萬邦永綏之意於昭于天與天命匪解相應蓋天方欲命其如此致治而此遂能重承之質之天為無負也皇字是承上嘆美之詞閒字方帶君天下說

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即保有厥士于以四方之謂致治馨香感于神明即於昭于天之謂

賚　序曰賚大封之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重敷時繹思二句通篇是代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是說文王二我字如武自言則武之德在其中矣

勤勞天下指求寧言應訓當是適當其後意思受而有之受其勤勞之餘烈而有天下也繹思不當主功德說正謂上地人民皆其勤勞之可思者耳以此封功臣便是布其可繹思我徂惟求定如云我欲諸臣往而求天下之安

定也是后人推武王意欲如此求定即是文王勤勞遺意時周之命止承二我字言再一提醒以警惕諸臣見非後商之爵及惡德也於繹思有勉之效職意在惟可繹思者在文王則當繹思者在諸臣矣語意正相呼應

般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曹氏曰般取盤旋之義巡狩而偏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此詩以裒時之對為主重朝會上陟山適河是言祭告而朝會在其中敷天二句正發其所為朝會之意也登高以柴望也柴祀上天望祀山河墮山喬嶽正是高山不作三樣山看亦不可泥定是中岳只大都說所陟之山如此翕河不重河神之感格故順只取由翕順之河以同四方之岳耳敷天句中要點諸侯想望新令之須以起下對字意裒時之對如脩五礼輯五瑞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之類未作慶讓黜陟說時字指方岳言聚者諸侯各聚其方岳以朝非盡天下而朝于一方也以我聚諸侯言命就命令說再言時周見今之因朝會以布之方內者乃是一代新命欲令人洒然易悉知所遵守

魯頌

駉

通詩以思字為主蓋詩人原是美僖公之善思而只舉二馬政以驗之耳無疆無期無斁無邪求亦無大分別各章上思字所包甚廣下思字只指馬政一事臧才等字各應上彭伾等字看

在坰之野避民居及民田也薄言駉者謂馬之衆盛不可畫言始自其駉之在一乘者言之下四馬止一乘之馬也故遂承言以車彭彭以車以之駕車也彭彭只言盛大之勢伾伾則言筋力之強繹繹是長駕遠馭無遂厭之患祛祛是強力矯健無委頓之虞馬之盛還見于彭彭等字上雜色之不齊特以驗其多耳

驪黑色跨髀間也驈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黃而微帶白色騂者赤色黃騂則黃而微赤者也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雜毛則是二色相間雜矣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為純赤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也騏青而微黑即今之驄馬驒駱駓雒多以鬣言駰騢驔魚各帶白色駓為赤色惟其黑鬣故不曰騂而曰駓騢訓形白雜毛形赤也今赭白馬驒訓臺驒驒腳脛也蓋膝下之名

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道有田馬有駑馬篇中言牡馬者亦是定中舉牡之意

有駜

通詩以于胥樂兮一句為主而歸重自今伊始四句在公

明明而足以言舞在公飲酒則樂以醉歸立言亦供有法
宜以義而泰和而節立說頌禱中尤有交儆之意焉此明
是臣之所作意重美其君上
與取疊用駜字與疊用在公字相呼應夙夜在公大祭言
時之久不必是自夙而夜以閑暇時言明明訓辨治辨則
不迷治則不亂只就威儀上說其所以然則德足以將之
也宜根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鷺是舞者所
執之鷺羽根其羽如飛鷺之下形容樂舞之善也鼓即所
以節舞不是兩事醉言舞是飲者起舞與上伶人之舞不
同

也只曰臣有餘欲而君有餘恩故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
對上句即如鄭箋早起夜寐在于公所之說而君以適當
無事與之飲酒亦說得有關係醉言歸要見以禮節樂不
繼以淫意多依不醉無歸說。
在公載燕無樂舞在內自今四句以下民善後乎看今字
與歲字相應是歲歲無窮之意穀字該得廣孫子子而又
子孫而又孫也年必有所以致之穀則君先自有之時是
頌中規此于胥樂兮說想見。異日雍熙之盛說
椿泰秋節自隱公五傳至于僖公敦礼崇信有明德之望
爲故六年于經閟宮有書郊者先之常也每月書不雨且

恤農之志也于詩遂併存之以立于頌
泮水　序曰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此篇若依詩柄宜以第三章爲主通玩前後乃全爲崔學
而作文德因與講學教人是一套事即出兵釋奠亦原是
學宮之事也飲酒意不重
采芹亂許相暖處及止中要見曠典一新意車行則許建
馬動則鸞鳴總是初視學的光景無小無大猶云無論成
人小子也從邁有鶬躍意象。
其馬蹻儀其音是聲重在音上此音不自平日言只因臨
幸泮宮講藝論道實累出之曠儀故聲音昭著如此色笑

匪怒一正一反色者顏之和笑者聲之和曰色笑則匪怒
矣書曰直而溫又曰敬敷五教在寬正匪怒伊教之意
飲酒是講學事畢時事難老服衆作一串說難老雖承飲
酒來大約是因飲而祝之以壽非藉酒以介壽也長道是
道之可久者與大字不同故註云猶大道順字須看多屬
魯侯以上群醜就魯邦百姓言服者自我去屈他不重在
民屈于我
魯人須祷欲君之服淮夷而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治然
後可外攘也
穆穆魯侯是呼起之詞敬明者敬以明之也成儀是明德

之榮于其重二微字維民之則重在我有以師表乎民上
也文言不徒為粉飾之具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也皆
主德言周公監二代而正四國脩公守以訓而作費誓皆
是有文武之烈者若真能文武則與之相契故曰昭格即
此便是孝故可以感神而獲福也
玩此章德儀則民鑒在上文昀洽一邊文武假祖已向下
文外推一邑自是通篇關鍵
先明其德是平日服遠之本故先從此説起其實為受成
稱其皆在泮故因脩泮而以服淮夷頌之作還以振作言
蓋脩之是重作而蒞之則振作矣收服須本崇文中寓耀
武來矯矯四句正是服淮夷處重在獻功不重得人縱其
人割其耳獻馘也受其詞斷其罪獻囚也
受成決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馘取左耳以其無所
也
濟濟多士二章言將帥兵咸四歸本到洞獻上以終淮夷
彼服之處多士以將師言徒御方指士卒
克廣德心從學中陶鑄來重在凡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
有但為私欲橫發致見害而避見利而趨故欲其一意為
主功必須推而廣之桓桓四句勇以立功也不告二句
以居功也狄訓遏是推過使遠去之意烝烝皇皇不重

帥之衆盛重將兵者得人故多多然且不淺不譁不
揚是不輕躁言紀律嚴也訩訟也閒頌之官也各相推讓
衆無爭端故無可告于閒訟之官下句所帯在此句説上
所于帝與四牡脩廣章例看重在踐上是同角弓解然言
持張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既克二句言器械利卒服
習既已以克淮夷使其奮服命而無逆命也則獻不專尺
兵謀勝與下條悟相應固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者不可
觀意獲即上孔淑不逆卒字對看此從援言
與重在懷我好音而先曰集于泮林則取與原不脫作泮
可見詩人通篇只歸重得作泮一事恍是覺悟往日病前
病把降楚附徐之非獻琛正見懷悟處與只以終上卒獲
二字之意非另一意也淮夷之貢止蠙珠暨魚厥篚玄纖
縞九江納龜大龜象齒出南越惟金三品荊揚皆有之以
荊揚二州在南故曰南金也所獻皆非淮所有所以為琛

閟宮　序曰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此詩首尾皆言脩廟迺自后稷以及魯之封國見所由有
廟也周公之孫十三句合言致敬郊廟而獲福載嘗四章
詳言郊廟而獲福天錫一章詳言敬郊而獲福孟魯之有
郊為特典故周廟祀兩并張皇之不並動
閟宮合魯之群廟言也魯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群

公稱宮惟其深閟故清靜實實言下之蠶其固也枚枚言上之結搆密也廟始于有國國始于有周周始于后稷稷始于姜源故從姜源之德說起降之百福是天所以福稷有稷四句是后稷所以福天下也重穋者穀之熟有先後植穉者穀之種有先後不必分屬黍稷菽麥有稷二句比黍稷二句不同上二句但言有教民意此只既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謂稼穡之教遍天下也纘禹之緒帶在奄有句上講

周家之業盛于太王成于文武俱不甚重只引起周公夾輔之功耳興隆在周則凌替在商故云實始翦商言其勢非言其志也天之屆以商命言蓋紂之自絕于天已無意留商而牧野一舉正是其盡頭處也致其屆則周命之齊有以致之無貳二句正本屆字說來即是殺商之旅齊中語曰旅不止一人周公之功在克咸句說出王曰叔父要見以留相王室意侯以列爵言啟字以分土言侯則田字另有在其下大啟則七十里五十里皆在其次矣為周室輔當作與國同休看方見報功意

乃命魯公四句即上章建爾元子四句事上止示其意此則實以命也山如龜蒙鳧嶧川如汶泗河濟土田如常許聊講附庸如鄒史句須山川使主其祭也土田使有其賦也附庸使廣其封也此見魯所以有國而亦見郊廟特典與之俱錫意

周公之孫二句重得統于周公上必曰莊公之子者紀其世也龍旂二句主郊祀說禮記明堂位所云春秋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也春秋二句言素能敬廟匪懈是以時致祭而不急不忒謂禮無物無過差大約見于秋而載嘗七句皇皇四句是加而天神終享來饗也宜者無然悯意降福之多如天錫並事而下一既字益推開郊祭以起廟祭之獲福也上尊稱后稷曰皇祖稱謂公亦曰皇祖亦其與既多字相應

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傳公雖用郊禮而以祀旂承祀不敢全備天子之禮也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丑月歲之始也

秋而載嘗七句是終春秋匪懈兩句之意俱要見用天子禮樂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礿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此言秋嘗舉一時以該四時也福設于角衡設于鼻預敬其節曰風戒牲剛正福衡所施者白牡祀周公則不直用時王之禮騂剛祀魯公則不敢悖時王之制犧尊以盛酒而飾則有毛炰之豚切肉之胾太古不和鉶器和菜之羹作

三物脩有常品也籩供稜核豆供菹醢而大房載半体之
牲作三器者有常数也萬舞兼文武言文舞ゝ大夏籥文
德也籥師掌之武舞ゝ大武象武功也師干掌之皆言萬
而包舞在內
籩豆亦要分周公魯公周公十六魯公十二周語云郊禘
之事則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全烝謂全載牲躰魯以
季夏六月禘周公于大廟俎用梡嶡則全烝非房烝也舞
則周公八佾衆公六佾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
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蠻夷之樂于太廟
以廣魯于天下者皆以周公之樂舞言武非所施于群

孝孫有慶處說俾爾熾而下皆有慶之實也直言到魯侯
是若止熾君方底昌則又盛大矣以福言壽者有年歲則
又安吉矣以祿言各兩字相照重在下字不虧常盈也不
崩常固也以上地無侵削言不震常靜也不騰常平也以
干戈無驚擾言從保彼一句一氣說來三壽三卿皆壽
有同以一繇之意如岡陵以國祚言亦即是魯邦是常也
叶
從遠成功原蒙上獲福來益賴周公皇祖之靈以有此即
孝孫有慶之可証者也不必待實我敵承下方入廟祭有
田則有賦ゝゝ則千乘詩成數也有車則有徒ゝゝ有三萬舉

用數也車右有矛車左有弓故矛弓爲車貝胄而朱其綅
只是一件是徒御之所服者戎狄在魯西北荊舒在魯東
南彼入寇而我當之曰膺我伐寇而彼畏之曰懲即齊桓
北伐山戎楚與其謀南伐荊楚僭列于會事也[illegible]
試言既得福壽又得有壽之佐昌大至有害言陸[illegible]福壽
又得有壽之吉樁是及嘏極言之耳富壯年壽之謂長
日尚多也昌是明盛之意大是恢弘之意者老之养也無
害即無有后難意
號曰滕訓約之以繩非訓滕爲繩
泰山兩章總是保邦服遠之意乃受福之最大者重在服

未有上而保已有意此帶起言之大東海邦在東淮夷在
南而徐宅海邦亦皆連屬于東者淮夷蠻貊亦皆連屬于
南者荒遂荒貫至淮夷後遂荒貫至南夷下皆諾承之
又曰來同謂同盟也率從相率從于中國也此解切近魯
同書藏字中有綏懷戡定在內故曰魯侯之功
諾若遵號令聽約束之意也是若言衆侯之心于是而順
莫作遠人順魯侯者
天錫純嘏是申言郊祭所獲之福純嘏虛說下皆純嘏之實
也有魯人大意專以恢復疆土爲重其言眉壽保魯即如
1文以泰山鳧繹引起服遠之意還重在復常許眉壽照

引其端與末句相應燕喜四句蓋言開疆拓土之後備享
家邦樂事而壽又有以享之所以為綿嘏耳
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魯以朝宿
之常邑天子有事于東岳故錫魯以朝宿之許田常見侵
于齊許見易于鄭故以復之為頌居安正兆恢復意燕喜
句應上照過承上起下合于下以稱齊人之討聲容之善
也納于廟以享夫人之壽成風之壽也宜有相得一体之
六月閟是有粉上輕說末句本上眉壽而言
徂來章與篇首閟宮二字相應斯是藏之于所生之地度
是量之于工作之處度其長則尋之度其短則尺之供作
廟事盡松桷之大以見其他材木舉路寢之大以見一廟
之規制新廟句提承看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者爽
以大夢嚴正言奚斯所作本祭君主之說詳教護稍令也
照視也屬工謂付工以事課章程謂考工以能也是以廟
之地比古碩以廟之廣大言打轉爽說即前所謂閟恤
實牧也成公皇祖功德在民故廟貌一新人心咸慰而順
民心者實在僖公

商頌

那

通詩重作樂以冀先之格上恭敬意即在樂中第四節只
還其由來以見不敢不勉耳不須分疏牽合
那字言樂器之多鞉與鼓小大並陳也見其多曰置則猗
未奏但曰奏鼓以其為樂之紀綱也衎烈祖以言用樂去
樂之未說到烈祖樂工
商人尚聲凡聲皆屬陽所以求神于陽也禮記注曰殷人
之祭必先作樂蓋欲以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于天地之
間使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牲未殺未有臭味故曰臭味
未成滌蕩宣播之意
傳曰鞉鼓樂之所成也疏曰禮記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
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也鞉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
王制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
註云柷鞉皆所以節樂
箋曰置讀曰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湯定天下而作濩
樂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
而搖之亦植之類按此解置字則與節奏翻亂鼓專重革
且說箋傳沿習已久亦不可不知
奏假是三獻之後與味既升之時奏樂以假于烈祖者
此聲成音比音成樂也思成是未祭而思既祭而若有形
聲可接如其人之成也重在綏字思而果成則不能安成
則安矣奏假中即有思成意非直待奏樂假之始來格我

鞉鼓宜深遠而深遠管聲宜清亮而清亮彼此相濟然曰和高下適均故曰平。然眯收聲之聲乃堂上升歌之磬玉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於磬則為和平。鞉鼓管亦倒其餘也。於赫二句重在嘆美厥緒湯孫睢前衎我綏我而然後一氣相感之意穆穆之美盡在上文

鍾鼓已備陳鼓鍾送尸之事。傳曰奕奕然閑也。蓋文舞武舞陳列兩階次序不紊而已不復舞矣。須要見九獻告成舞皆得歡意亦不爽懌亦字最有含蓄嘉客亦悅先祖可知。致不必須折格祖觀出亦字。與上在念之語信可證不

自古在昔先民發言以成文者作。作為祭禮也。是作述之作。溫恭者溫溫其恭也。事即朝夕所執之事。有恪正見溫恭處。言古人持溫恭于朝夕之間而凡事之所執者無一不恪也。要認註不可忘意。

須字有冀望之意。言孫者見一氣流通。不為非類之祀也。益恭敬之心。蒸嘗以宜。雖勿勿祖之來格而孝孫之心猶若有不敢必者。故以祖孫一体望之。

烈祖

通詩以有秩斯祜為主。重第三節得天得人上。而得天得人即在第二節推出言之。總見今日所以奉祭獲福。皆賴烈祖之功德也。末節真祖之業。要點傳世不改天人如故意。

烈祖烈宗與上章作呼詞不同。全要本其功德。如日躋聖敷布昭聖武說。祜止就其䇿命而有天下言。有秩自然無疆而又歌工稱主祭之詞。及爾斯所祜所及也。還著在寧有成業說。註中脩祀帶言之。蓋賴前人以繼天子之位故有天子之祭也。

此節推本得以奉祭之由。與周頌克昌厥后得以奉于烈考文母同意。下二節俱承此節末句說。

載在尊之義也。說灌獻在內載清酤而賚思成作求神歆

神至說說義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尊。即灌獻之用也。至于奠定則熟薦之時也。原畧分先後。玩本文既字與亦字自見。箋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食之于人性安和。既戒言備之預。既平言味之美。騣假就進和羹說。維假神之謂也。無言自主祭者言。靡爭自助祭者言。無疆總承眉壽黃耇二項。

此節即上文註中所謂脩其祭祀。說者每謂當提清酤和羹作主。以見先祜所及。不知載酤薦羹凡祭皆然。何必舉為天子富有四海者有之。如此粘合。却看先祜小了。不如只作斯所之志物兼盡。感神獲福。平平敘次遞到下之

得人得天，仍見湯孫奉祭氣象。約軝二句，乘足見四海來格光景。降神曰假，獻神曰享，即載清酤，賚和羹之事也。鮮就諸侯言，還提天子作主。受命溥將，承上綏人意，以起下豐年。蓋將人與天平看，黍稷之多，仍遍天下言，不單指王國。凡祭重在粢盛，散本文言豐年，而註點出黍稷，不必泥定。所與受得此而備也。來假來享，總承天人協應說，要歸本先祖上。節無疆以壽言，此節無疆即以福言，疆是疆界，借地以形福也。有箱先祖以舉祀典，又籍祀典以承先祖意。

顧予二句，與前篇稍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脈相承。此則并將字亦重，蓋兩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祜而將之者也。篇內言眾成言假享，則先祖之顧已不待言，而湯孫之意無窮，故末復叮嚀如此。

玄鳥　序曰，祀高宗也。○箋曰，祀當為祫，祫，合也，商宗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

此詩首先以天命為主，特詳于湯與武丁者，以始受命者湯，賢其而復得之者武丁也。中間土地人民是眼目，武德受於本而後先相繼見血脈應，以啟受命咸宜一句結。

天命玄鳥二句，還依毛傳說，以天之生契，將令王有天下，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祈福之時，適當玄鳥之至，重之若自天來為祥。生契而曰生商，以商人之生始于契也，亦如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宅殷，言契以司徒受封而居殷地也。古字一讀性看，不與帝字相連，是後人追言之，故曰古。武湯武，實不可輕放過。君德以剛為主，故湯曰武湯，王曰武王。湯之武智勇天錫是也。正即書表正萬邦之正，域即四方之封域，大約是除殘暴立綱紀以治天下意。四方兼人土言。

方命厥后，承正字來。奄有九有，承域字來。厥后與夏后之后同，指湯也。方命奄有，即是受命不殆，以湯對孫子言。故曰先后。不殆，言固也。以武丁對先后言，則曰孫子。此二句

只要載湯受命之固，不重武丁賴福上。

武丁孫子是並上言，武王只是襲湯之跡，武德在一勝字上看，如起敝興衰，更化善治，俱有一段精明果銳，擔當而負荷之。不單自征伐上言。若其本原，還要在恭默思道，不敢怠遑，不敢荒寧處看。此句正與上武湯相照，管下文五句。

龍旂以所述言，十乘以所乘言。箋云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此二句言人心無異于方命厥后也。

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肇只是開頭之意，無工夫。此二句言土宇無異于奄有九有也。

四海來假二句蒙上文承稽而中言諸侯助祭之義景員
惟河蒙上文肇域而中言王都建極之雖不過舉言土地
人心以見武丁受命如此古景山見其與四方之拱極言
河見王畿四海之朝宗不可以山川平對是畿內景山之
周皆大河之環帶也咸宜合在武德上說纔成實須先提
湯說說到武丁不宜單重亦不須推契來契未嘗受命也
百祿是荷即帶受命上說自天錫之為命自人受之為祿
總不外人心上守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四時之祫不陳人處之
主大祫則合群昭群穆已毀未毀之主而祭
之此及相土則為大祫之詩矣
通詩以濬哲二句為主大意歸重湯之受命上而基于玄
王延之相土以及于湯則發祥所為長也要以玄王則桓
撥相土則烈烈湯則聖敬日躋無非有濬哲之德者伊尹
成有一德故得配享而並頌之
濬是深沉而不淺露哲是明睿而不蔽塞祥即兆字發長
發云者從成湯而逆推到契也洪水四句不重只引起有
娀方將意敷下土方就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水患
既除則外大國與中國不相隔絕故曰外大國是彊直方
曰幅周圍曰員有娀正外大國之屬于幅員者方將正指

其為大國帝立舜主之也生商與玄鳥意不同彼只言生
商人此並言造商室蓋契雖始封一國已潛開一根基
矣所以為受命之祥
桓有武義之意撥訓治有何治以治人之意受小國大國
者教敷之地即所受之地也與奄有下土一例達即是行
遂貌天子品遂教化無所窒礙意率履二句正見所以達處
履禮也即所謂親義序別信率之不越根柢於來視與視
民不擾往字同發與四方奏發發字同正應撥達字遲字
既字緊緊相應有速化意所謂以身教者徑也
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烈
烈以德之光顯言海外有截是畏其威懷其德一齊向化
之意非為之臣也
帝命不違即自契之既發相土之有截見之惟其不違所
以積之而齊也湯齊未便是王業成只是與天命會不遲
亦就齊字上見曰齊曰不遲要見湯與天命適然會合之
妙假曰聖敬此自後人指見成者言不必在聖字上看相
日新又新所謂日躋也敬字乃成湯心學全在心上貫下
文數政奏勇皆從此出聖敬三句一連疊說昭假有與天
心合一之意就躋字上便見昭假就日字上便見遲天上
帝是祗只是上意非帝命式圍是使作九州為臣民式亦

只命之如此未便是有天下
受小球二帝一是即九圍之朝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敷
政之能敬一是即九圍之責見其受帝命而推本于用武
之能敬總是以聖敬受式圍之命也行政與奏勇俱在朝
貢先事緩抗以一人而聯屬諸侯謂總攝得他來綏寵以
一人而負荷諸侯謂承載得他起此即天休天寵各百祿
亦打併此意
小球如今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即書所謂
五瑞不競不絿三句作一反一正看凡為政急則操切緩
則廢弛剛則害于必為柔又安于不為皆非中道總而競
絿道用剛柔迭施便已落競絿剛柔矣湯則一無所著而
惟寬大優裕以敷之此敬德之中正處
震動戁悚四字俱就我心上說震動有張皇驛騷意屬過
一邊戁悚有惴懼畏葸意屬不及一邊亦如競絿剛柔之
相晴湯之兵一惟代天行事而反之于心罔非有所畏而
不自持亦非有所疑而不自信何由罔事何所畏縮此敷
德之鎮定處要知此只泛言平日行師如此未說到然
惟不震動戁悚乃為大勇然奏其勇與上敷政優優顛倒
說看前四不字分兩句活看後四不字合兩句活看方得
其解折斷便非

武王載旆章正伐桀而有天下之事有虔二字要提出重
看蓋以聖敬而奉天伐暴不敢使天誅或留罪人不得也
如火二句正根有虔說全是以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故
威靈如此莫遏不得肆其惡也莫達不得行其志也從莫
敢遏一氣直下遂達字在苞櫱上影借出來三蘖既殄則
小國恃大國畏雖苞猶未除而九有無敢橫行者矣故曰
有截不必說受朝貢剪其蘖而徐及其本固非行師次序
宜然亦須發明俟桀悔悟之意方見成湯心事
此一章是聖敬日躋以下三章實事所謂不競絿剛柔不
震動戁悚者俱于此見之而濬哲發祥亦結束于此
中葉只就成湯未興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葉謂人情不
安即詩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是
也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允也天
子只是應聖作之期有聖人之德未說到敷政奏勇上降
下卿士三句一直說下降者天為天子降之也箋曰阿衡
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左右商王者
左右以敷政奏勇伐夏救民也兩寔字緊應着降字上實
維指其人下實維表其功見其宜配享宗廟

殷武

魯中公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
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

其硏細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伐楚是高宗中興第一樁括。故從此說到諸侯畏服上。蓋中興根本只在一個畏民。故四章推本言之。而因極言中興之盛也。総見當時廟世祀意。

撻彼殷武。照著此累世因循後来不振看。奮字緊承撻字来。此二字俱有偏斜獨行。人不及謀。發不及距之意。罙入三句正奮伐衆。而尤重在罙入。罙冒犯也。謂犯險而入。不憚勞也。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逃匿。謂我不能致之。是以其地難平。惟搗其巢穴。使之形見勢窮。而于以聚致其衆勦。使無所復逃。則其地自平矣。此三句作一氣說。以其續湯之續而可乘于復。故不曰功而曰續。

傳曰。有鍾鼓曰伐。〇荊楚左控江陵。右控黔中。南有蒼梧。北依澧塞。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居國南鄉。見爲弊敝所加。正朔所及也。〇單獻方物曰享。一世一見曰王。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周禮秋官行人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世見。

莫敢不三字極重。從自彼字說来。末句乃氐羌自言事商常禮當如此。正見其必享必王之意。

天命多辟二句。雖只是喚起下文来辟之詞。然天命兩字亦非虛設。照下命于下國自見。不舉禹績設都。亦不足以盡多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就一歲言之。故曰歲事。說者多謂歲事所包者廣。稼穡特其一端。不知聖王建侯之意。全是爲民。除却民事。有何歲事。除却稼穡之事。亦無民事。匪懈。如土地辟。田野治。省耕省斂是也。勿予禍適。是多辟心口自忖語。稼穡匪解。即其庶幾可免禍適者。二語有廪廪不敢自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

撻伐。猶若以兵威服楚。至引成湯時氐羌責之詞。嚴義正。而亦見用兵原非得已。則楚人雖負固已久。亦當心服。何况禹績設都之辟。敢有不述其職者。此諸侯所以廪然畏服也。畏字足領通篇之神。

玩第三節天命二節照應。直貫至来辟與命之一匯二句。更無兩意。故第四節推原中興之本。直從天命說起。天命有去有留。歷戀以待其監。而監實降而寄之下民。民之視。民之聽。即是天之監。不待以民之好惡。分天之去留。而始見其嚴也。有嚴只說得民之可畏。不僭不濫。纔是真能畏民。不僭濫處就是他不敢怠遑處。若一怠遑便僭濫矣。不必將不敢怠遑推深一層看。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關。畏民即以畏天也。命于下國。打轉上天命来。對上天而言。故云下國。建福要點内順外威。常操賞罰之柄意。切試封訓作

太

商邑二句蒙上建福来翼翼者，咏教清明、國勢改觀也。然
不止為四方所歸往，是環向取正意，厥聲厥靈根此二句
說。聲是風聲，曰赫赫。夷夏皆謳歌也。靈是威靈，曰濯濯。夷
夏皆震驚也。此皆自高宗捷然一奮，時將此聲服中外之
勢，重新開闢出來，而加之壽考，則此聲靈之盛，與年俱長，
且獲康寧，則其享年之日，聲靈無改矣。延至後生，猶此赫
濯之貴，即皆高宗保之也。以字緊根聲靈一派說。
陟彼二句言材之良，是斲二句言工之飭，松桷二句言䃣
側之美。截之所生之之，斲移之時作之廠為遷正，以繩
墨為方，一以當尤長短而截之，多處夜成，孔安

詩通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化熙撰化熙字羽明常熟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廣西提學僉事是編不載經文止標篇什名目而發揮其意旨大都依文詮釋尋味於詞氣之間其自序云朱注所不滿人意者止因忽於所謂微言託言致變風刺人之語概認爲淫變雅近美之刺卽判爲美耳故書中於鄭衛之詩多存小序卽二雅三頌亦多引序說而又間引鄭箋孔疏以証之頗異乎株守門戶者但所得不深耳

詩傳闡二十三卷闡餘二卷

〔明〕鄒忠胤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傳闡二十三卷闡餘二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雅頌得所此詩之眞部分也秦火而後迄漢建元詩固已萌芽久矣劉歆猶謂一人不能盡其經爲雅爲頌尚資奏合則於聖人刪正定本固槩乎未有見夫

且不得其部分更安得宗旨而測之于是儒者學一先生之言守殘專已入主出奴各自伸其臆見匪無弋獲浸假亦歸銷歇惟毛序托重子夏其說遂蔓衍

至今傳箋疏註遞相耳食雖互有合離總之郢書燕說而無邪得所之義歷百千餘載長蔽雲霧孰知孔氏眞傳原自不殄于世則晉虞喜所摹石本是也其

書多闕文頌爲尤甚正以殘缺彌見其眞一展卷而部分粲如并宗旨亦躍如兼有可以旁證他經而破千古聚訟之不決者藉非親經聖裁卽聖門高弟未

易据撫豈秦漢以下諸儒所能摹擬而位置不知仲寧何從得此斯固赤水之玄珠汾陰之鈎鼎室與大訓河圖竝陳東序乃一瘞于梁天監再瘞于唐貞觀

豈神者故祕之耶夫亦毛氏之說久錮于人心非是勿使竝進耶雖嘗間發于宋宣和紹興而見重于趙明誠黃伯思董逌洪适胡元質范成大諸君子乃竟莫爲表章者向令晦翁曾寓目于此當必桴鼓合而針芥投何難定一尊以折羣喙固無事斷斷焉與小序競玄黃之戰耳明興文治蘊崇天不愛道弘治

時香山黃文裕公得是本于祕閣繇是成都賓竹白下武林漸有刻其題曰端木氏述者想晉代以前固然夫傳自不朽又焉用述愚謂此殆未能眞信孔子而特援一知來之賢與後禮者敵其尊詩傳僅如其媚詩序則猶是附離之曲見哉方今功令布侯于宋註是編固未能驟列學官且夷而與稗官伍愚

懼其浸以湮沒也爰爲之闡以廣其傳

崇禎乙亥夏晉陵鄒忠胤肇敏甫題于閩之薇署

附晉虞喜考

晉史儒林傳云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少立操行博學好古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每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以博士徵不就咸和末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騎常侍徵之又不起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所著述數十萬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

黄文裕公諱佐字才伯廣東香山人有泰泉集六十卷又有雜著二十二種行于世

詩傳序

孔子反魯正樂雅頌得所、列國之詩固已兼得。至所謂得所者將遂以今毛詩編次當之。則何得所之有。如邠之夷於風、魯之擬於頌、王

之涸於小雅、懿戒之列於大雅、楚茨諸篇之後於鼓鐘、而就其中耑後倒置抑何不倫甚耶。以毛詩之殽亂如此、而齊魯韓三家其湮沒不見者又可知已、得所者惟詩傳

一編。而自漢迄今若滅若沒竊求其故、經非獨賴人以明亦賴人以行、計孔子反魯在哀公十一年冬、不數年而奠楹見夢、於時及門之士益寡、或未及有所親受、縱非秦

焰安能遍傳於世哉。漢人曉曉各習其師劉歆所謂詩始萌芽。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屯蒙之際苐傳其未正。而不能傳其已正者。故此編終漢世

不大顯。秊晉虞喜得秘閣石本摹之、又未幾而僾厄。悄哉、嘗考石經始事、漢靈帝熹平四秊、召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書以古文篆隸三體、刻石於洛京太學門外、

意詩傳至是而後顯歟。究以函京未立學官。故學者肄業不之及。世儒識眞者少、寶鼎久淪而小序龢以康瓠見珍矣。嗟乎書之顯晦益亦有遭、先儒謂漢儒窮經而經絕

是書之不絕者猶秊也、

崇禎三秊歲次庚午毘陵後學肇

皷鄒忠胤謹序

詩傳後序

有說詩之恣有作詩之意二者固不相謀也夫素絢後禮切琢知來非聖門所推龍象哉然此以言乎讀詩之恣觸類旁通一悟百悟當

如是非必作者之意果如是也程大昌氏云詩之或主昔事或主當人不可槩定其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而不虛發歐陽詩譜補亾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

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蓋道可以知窮事必以實箸後儒本叅

商賜解悟妄橋作者之意紛紛附會縱僥奇中亦猶射覆卑瓦石而高金玉非置物者安從知之夫惟詩傳之所從來久矣作詩者或自述己意或采詩者述其意國史得

秉而載之如左傳所云衛人爲之賦碩人許穆夫人賦載馳鄭人爲之賦清人秦人爲之賦黃鳥此非得之國史而何乃知一詩自有一詩之標題若本齋是說雖孔子亦何能鑿空臆揣即本有是說非好古敏求如孔子亦莫爲論次而釐正正樂之後不知授之何人藏於何所經秦燄而不能刼殆神者護持其間特漢時知之者希未得列

學官耳至如僞申公詩說則亂苗之莠不可不亟芟也若欲僭此以補詩傳之鈌是何異琢冰補玉乎

黍囘居士書

詩傳闡總目

毘陵鄒忠胤闡
弟忠溢
男自規
門人
錢塘潘之淙
新安吳懷古
錢塘潘之淇仝訂
錢塘湯之章
錢塘吳望中

詩傳十五國編次引

詩首二南尚矣繼之以魯尊宗國也而克咸之功亦未有過周公者二叔閒墉康叔覯閔其事皆關於王室故次以邶鄘及衛而居王之先歐陽氏謂王風次衛而遠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非也衛風首共姜柏舟猶是宣王之世黍離距之縣矣王次以齊何也牧野鷹揚尚父最著其賜履亦最先且大其詩首東方未明或在襄公以上要非幽周詩也若爲西周詩則當次黍離前耳至如魏爲晉滅故先於唐唐風首

蟋蟀不知何君之代弟桐封肇自成王而曲沃得國以篡雖晉文繼齊桓而霸固莫能先齊矣振鐸受封與康衛同時而曹詩後於唐僅僅先鄶鄭者豈以其國小而篇章亦寥寥耶鄶之先鄭猶魏之先唐也鄭自宣王時始受封而詩先於陳陳自胡公已配大姬而備三恪乃詩顧後於鄭意宛丘諸作其猶在緇衣後乎況在異姓中尤不得比於齊矣秦之建侯最新國定爲諸國殿且其地則岐豐也聖人蓋傷二南之不作而以此始亦以此終乎抑亦如書終秦誓或陰

寓繼周之旆知乎若夫毛詩之次鄭於王則以始封咸林繼徙滎陽皆在王畿內外而先秦於陳鄶暨諸國特以國之大小爲差又以鴟鴞諸篇附七月一篇共爲豳風而贊之末簡後儒遂有變可使正之說總未睹孔子刪訂定本耳至左傳所載季札觀樂縱非後人附會其次第未經聖裁要亦不足據也已

詩傳闡卷之一目錄

毘陵鄒忠胤著
弟忠溢 吳懷古
男自規 潘之淙
門人潘之洪訂

詩傳 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悠嫉邪僻之思心正而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

詩傳 大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

勤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詩傳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脩其身矣

詩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詩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詩傳周人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

詩傳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罝

詩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詩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詩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廣漢

詩傳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謠賦芣苢

周南召南引

序之訓二南也曰化自北而南說所從來已久後儒非之曰南樂歌名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今按樂歌之音四方皆有之竹書紀夏帝厪一名胤甲四年作西音帝孔甲五年作東音呂氏春秋又云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實始作爲東音殷整甲徙宅鹵河實始作爲鹵音有娀氏二佚女因燕遺二卵北飛歌曰燕燕遄飛實始作爲北音禹巡省南土塗山氏女令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侯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路史子華註云周世有贊內助故詩人以后妃夫人之治爲二南之背蓋取效於塗山也言二南者莫辨於是雖然自北而南之說亦何可遽非耶蓋作東音者以田東陽作鹵音者以徙鹵河作北音者以燕北飛而作南音者以省南土則二南之作亦正以王化之南暨歟鄭樵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詩之所起在於此詩緝曰文王之國東北近紂都鹵北

迫犬戎故化獨南行今二南之詩有江沱汝漢是其據也兼是二者而南之義了然矣齋乎崔仲鳬之言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未王也謂之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緜基也夷之則卑尊之非實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乃其分爲周召則各據食采之地名之爾應仁氏所謂言周不言召惧亦別於豐鎬云爾

周南關雎篇

二南之爲樂名固也其首關雎何居說者曰夫婦人倫之始故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皆是義也第詩所以首關雎義不寧惟是蓋關雎爲四始之始豈待仲尼始之周公實始之何者關雎葛覃二篇皆太姒所自賦周公表先世之詩爲房中之樂含是奚先小序于夫子哀樂淫傷之旨雖不甚了了然大意亦與詩傳暗合崔仲鳬解之曰君家之肥非獨知之致也承祀之蕃非一手之辦

也昌亂之術非專寵之充也周之后妃廣于求助精在得媛協從衆旨以事一人志在相夫耳忘其躬也樂乃有與耳略于色也此蓋緣序而暢其說者乃魯申培之說詩有異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漢人因是遞相沿述史遷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揚子雲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則傷始亂也後漢明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彼皆真以關雎爲刺詩矣鄭樵與論曰古人以聲詩奏之樂後世有不能法祖怠于政者則取是詩而奏之以

申警諷故曰作非謂其始作于衰世也此雖曲爲冏
旋然漢儒說詩之意正不如此朱子以爲宮人喜得
太姒而作則宮人當何屬之程子又曰序言后妃之
德非指人而言意謂凡爲王后妃者當如是也然則
詩人乃代設無情之悲喜諷天下以婦道而撩其妬
乎雖詩無通詁然其作之必有自故予謂關雎誠足
爲風始抑亦以作自文毋故也葛覃之次關雎也亦
然

按夾漈鄭氏云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

草木乃發興之本周南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
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鶩
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
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鳧鴈故其聲
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

周南葛覃篇

解關雎者猶多異義至葛覃則未有不以爲后妃自
賦也者然則太姒非獸德徽茂而詠思盛茂矣夫絺
組之麗或傷於素容袨之良或害於貞而后妃所業
不過里婦村媼所常業者惟能盡里婦村媼之常業
而後可以爲國母可以稱其爲聖配記云女子十年
不出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此師氏所爲設也
夫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無論矣婦功則執麻
枲治絲繭皆是此歟以葛爲言者於時夏也適當葛

成之候故即物賦景即景賦事即事賦情亦秉有興
意在葛生蔓延相及而女子遠其父母嫌於節之誕
矣黃鳥好音相慰而女子曠違父母嫌於音之睽矣
弟歸寧之念雖切又不欲以此妨迨時之女工故必
俟刈濩卒業絺綌就緒而後告師氏以言歸其不苟
如此若夫服澣濯之衣後世侈爲克儉躬刈濩之務
後世侈爲克勤而后妃豈有意自表其勤且儉哉又
內則云父母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則
薄汚薄澣蓋自未嫁時習之又將歸而效諸父母云

耳先儒有云誦服之無斁知周所以興誦休其黻職知周所以衰而論晉紀者亦謂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信然哉緇衣記曰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覃服之無斁爲言要以古之人蓋如此服矣恐謂思齊蓋詠太姒也

周南桃夭篇

序以桃夭爲后妃所致又曰不妬忌則男女正婚姻時按家語云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始殺於此董仲舒謂與陰俱近而陽遠也爲毛說者祖之則桃華非其時矣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白虎通曰嫁娶以春何也天地始通陰陽交接之時也周禮媒氏掌判民之判仲春令會男女爲鄭說者祖之則華豔正其時矣然鄭氏之說第可通於首章耳至次章之實未

章之葉蓁已屬滚夏之景安在其爲婚姻及時且民間嫁娶何與國母事而以國無鰥民歸美於后妃之不妬此序所以爲固也詩傳曰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蓋桃性華葉齊生至於實皆然後葉蓁其終始之序如此故美婦道者取義焉而后妃之內德誠茂矣雅翼云麻實謂之蕡於植物中最爲多子桃夭稱有蕡其實寓繼嗣繁衍之意埤雅云桃性華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實蕡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其葉蓁蓁盛

也言能成其家又芘其所賴也夫婦道在定家而靡分貴賤而大學釋齊治引此末章、非述宣陰化母儀有邦者未足當此第以之子曰后妃或嫌於褻然是固風體也即周公作爲大雅以述先德而緜之篇曰爰及姜女朙之篇曰長子維行亦未有訾其褻者何疑於桃夭

周南螽斯麟趾篇

周人美后妃止桃夭一詩、序於諸詩無不歸美后妃者、夫太姒以俔天之妹嗣徽音而宣陰化其扶助德美爲孳寵、亦何庸媢進、要以妻道無成后妃之美即非文王之美故詩傳於螽斯曰周人慶文王之多男於麟趾曰周人美公子之多仁而詞不及后妃、非謂后妃非足美也美文王則后妃在其中若如序專美后妃將置文王於何地乎雅稱則百斯男考之春秋傳、自文王而外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皆繫文昭、洵多男矣、張氏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螽斯形僅寸餘而滋數之多凡物皆不能及、有親見其子之類聚者大小不一與它蟲不亂亦不相軋。且有大字小、小依大之狀、雖微蟲、寔鍾太和之氣以成形、然則詩人取喻蓋已妙達物理、朱子以關雎爲宮人作、樛木螽斯皆爲衆妾作、豈當時周室克下陳者盡如班婕妤左嬪上官昭容之流邪。序又以麟趾爲關雎之應、夫賦麟趾者意何嘗及關雎、如謂內德茂而錫類著則螽斯亦足爲

其應、何必麟趾、其曰關雎化行、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此尤義之難通者、而後儒因是強作解謂當時賢家世族澆紂倣習鮮克由禮、沐文雅化皆知守禮若化成而麟至、以見周道大興是公子公姓公族皆是泛言不屬文王矣、大螽斯次樛木麟趾次螽斯此正文王家政。與關雎葛覃爲近。故周南遞刻此又篇、毛詩次麟趾於漢廣汝墳後觸耳、詩傳第云芣公子之多仁、始因公子而遞及其餘、且周之有邦舊矣、公姓公族、其初亂非先公之子

卽總括以公子亦可、易是類謀云黃帝吹律而定姓禹貢曰錫土姓、國語云同商協名姓左傳衆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然則姓非孫之通稱也、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得之其別於公族者何益古者不皆有姓、又有姓同而族不同者。晉語胥臣曰黃帝之子二十又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而衆仲亦云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杜註云姓者生也。百世不改其後旁支別屬各自太氏。至諸侯伕卑、不得賜姓。故其臣以王父字爲氏。或卽先人之謚稱以爲族。然則姓其統同而族、其辨異者乎。不止又服之內而已、三章次序益自親、而疎、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日、之爲麟曰趾曰定曰角、各舉一體、歸然端莊令儀令色詩所爲妙於形容矣

按蘇氏云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朱子云一生九十九子埤雅云螽斯蟲之不妬忌一母百子者也三說未詳典據埤雅又云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言后妃德如螽斯至於則百斯男如此是以百爲實數何其滯甚

按孔穎達曰傳解四靈多矣獸以麟爲興以麟於又常屬信爲瑞則應禮故以喩公子信厚而與禮相應此亦泥序之過也玉藻疏云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王氏曰孫傳姓者也諸解俱未確

按埤雅云是詩始於趾終於角者言德以升進爲美也、易曰德言盛、故是詩無況愈上。

周南卷耳篇

序於周南一編悉歸美太姒即卷耳亦曰后妃志也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夫進賢以輔君子此以序關雎可耳以序此詩不太迂乎歐陽永叔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職也國君不能官人於列法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使后妃越職而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朱子曰后妃雖知臣下之勤勞而憂之然曰嗟我懷人則其言親暱非所施於使臣且首章之

我獨爲后妃而後章之我皆爲使臣首尾衡決不相承應亦非文字之體楊用修氏曰朱子以爲文王朝會征伐后妃思之似也但婦人思夫而陟岡飲酒攜僕徂望雖曰言之亦傷於大義矣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文王之行役而言也陟岡者文王陟之玄黃者文王之馬痡者文王之僕金罍兕觥眞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途若後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意耳楊氏此解得未曾有但後三章旣代文王稱我而首章猶后妃自我亦非詩義詩傳謂周人遣使求賢閔行役之艱而勞之以卷耳其殆是乎凡勞詩每代爲其人言如小正之四牡杕杜小正續之出車采薇皆是義也通篇我字皆屬求賢者自謂左傳所謂能官人也者庶幾近之若夫荀子云頃筐易滿卷耳易得然而不可貳以周行淮南引此曰以言慕遠世皆未爲得也雪山王氏以爲勞媵妾之歸寧而作益無稽矣卷耳求賢免且得良臣其詩固安相決

周南兔罝篇

序以兔罝爲后妃之化衍之者曰關雎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此與卷耳之序均誤也歐陽永叔曰捕兔之人布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爲國守禦赳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見得賢才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然則好仇腹心又何以稱焉今觀詩傳曰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兔罝良臣未知爲誰然墨子有云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罟網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服墨子去古未遠其言倘有所受金吉甫氏曰夫兔罝懺貌肅敬此閎夭太顛所以爲賢而文王取之也曰季之取黃鉞部恭之取茅容皆然况文王乎葉桂山曰在野之凡夫逐兔之細事即可以知其才正如日磾之馭馬甯戚之飯牛陳平之宰社識者已知其可大用矣其於詩傳所謂文王得良臣于野者始有合焉胡休仲曰誦此篇之義必有人焉當之如文王狩獵而得公望之類是也即是以觀藏器隱鱗才固難量若曰觸目琳瑯山輝川媚則武臣何

止十亂尼父不稱才難矣其旨甚確左傳節至乃曰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椋其武夫以爲巳腹心股肱爪牙彼以干城爲美腹心爲刺如此引經亦太辨文矣

周南樛木汝墳篇

槩觀從來經傳未有蒙婦人以君子之號者自序以樛木爲逮下而朱子因之云猶言小君內子則擬非其倫矣詩傳曰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於周賦樛木斯其義豈不炳然較著哉大雅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其卒章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即此詩之意而彼列之大正此列之周南者彼爲周公述先德此則南國諸侯所賦尚在文王爲卥伯時且短章疊詠故是風體

雅稱樂只君子如南山有臺采菽等篇不一而足恭君臣上下皆可通稱獸不可以之目后妃耳汝墳之君子即樛木之君子惟樂只故爲民父母詩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則非但三分有二并其一亦且心服矣竹書紀帝辛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汲冢周書曰殷內史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歸之周此與夏癸之世太史令終古出奔商費伯昌出奔商者如同一轍即是推之奔周奚止一辛甲一內史摯哉序以汝墳爲道化行亦未甚失而贊之曰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所謂道化行者僅如斯乎韓詩以汝墳爲辭家而王政雖刻父母甚迫饑寒不得不爲祿仕列女傳以爲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勉之無有譴怒貽父母憂或又以孔邇爲役者念父母不違遠或又以爲桑梓其龍在義無所逃如此釋詩詩義胡爲而不晦也

按調饑之調韓詩作朝薛君章句云朝饑最難忍易林云倘如旦饑其義最晰毛詩誤作調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乃音調爲稠又改字作輖愈解而愈離其眞矣

周南漢廣篇

南有喬木題曰漢廣亦猶定之方中之爲楚宮有儁雋飲之爲小東也序以爲德廣所及夫二南孰非文德之漸被何獨此篇稱廣如云德與漢俱廣則亦當云與江俱長矣經文明言不可求乃曰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何耶夫漢不可泳非涉之而後知其不可江不可方非方之而後知其不可女不可求非求之而後知其不可睹喬枝之上竦偕隮之謀寢矣望非妹之問靜接歡之意消矣休息韓詩作休思以四思

字成章于韻甚叶翹薪四語似與章皆四句遙對蓋喬木不可休錯薪則有可刈也游女不可求于歸則有可叙也又似與而實賦薪中之楚楚非必木可以秣馬薄言刈之而秣其馬乎薪中之蔞可以秣駒薄言刈之而秣其駒乎乃其不可求者卒令人自遠矣故復咏漢之廣云云江之永云云夫女不可求女之守禮可見知女之不可求男子之秉禮可見國風好色而不淫此類是已後世騷賦如湘下女之可貽今蹇修以爲理理弱而媒拙今恐導言之不固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罔是寓言又如意似近而既遠若將來而復旋頩薄怒以自持曾不可乎犯干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略微眄精彩相授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者耶要亦古詩之流也夾漈鄭氏云屈宋以來騷人詞客多生江漢二南始基之矣

按朱傳引大堤曲以見漢女好遊因羿附之樂府遺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又北魏王容詠大堤女詩云寶髻耀

明璫香羅鳴玉佩大堤諸兒女一一皆春態入花花不見穿柳柳陰碎東風拂面來由來亦相愛

又按曹植樂府美女篇云美女妖且閑采桑岐路間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顧眄遺光彩長嘯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餐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媒氏何所營玉帛不時安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衆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觀亦此詩不可求之義也

歸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薪長先刈婦艮先娶

周南芣苢篇

芣苢之序推美后妃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夫太姒固爲衆母母乃婦人誰不樂有子者而必以爲后妃之美是欲歸功后妃而秪取謚也至韓嬰之說詩尤舛曰芣苢傷夫也芣苢雖惡臭乎我猶采之而不已以興君子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烈女傳又實其爲宋人女蔡人妻所作夫傷夫之詩安得載之周南且宋蔡之名何其與後之封國合符也劉峻辨命論曰顏回敗其叢蘭冉耕誶其芣苢則遂眞以芣苢比

惡疾矣夫芣苢亦何臭之有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靈之精也蕭療孕婦難產及令人有子此不過緣序說而附會之列子曰若鼃爲鶉得水爲㡭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爲陵舄陵舄車前也故或謂之蝦蟆衣韓詩傳曰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蓋生於兩旁謂之瞿他草所在或叢惟車前所在有之然則詩傳所云童兒謌謠賦芣苢者蓋亦隨在拾取而咏其事采風者紀此以見當時衆人熙熙如登春臺聖人皆孩之愚物一芣苢也愚民一童兒也叟

哉堯時康衢之謠景象亦如是而文王幼幼之仁亦可想見如必舉而屬之婦人則鴻鈞之世何物不樂室家胥慶任人拾翠固宜有之未若詩傳所謂童兒謌謠天籟之鳴自然成韻耳僞詩說增之以閨帏嬉戲贅矣

詩傳闡卷之二目錄

召南

召南引　鵲巢　采蘩

江有汜　羔羊　采蘋

殷其靁　草蟲　小星

騶虞　摽有梅　野有死麕

行露　甘棠

詩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詩傳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賦采蘩

詩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儀也賦江有汜

詩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詩傳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詩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靁

詩傳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草蟲

詩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詩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詩傳召南之人安于治　時擇　賦摽有梅　四缺

字空後同

詩傳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野有死麕

詩傳野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　之賦行露

詩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召南鵲巢篇

召公治外故召南所采類多侯國之事其先之以鵲巢何也詩傳云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則爲內詞也公子者女公子當是文王之女非然則其遺姑姊妹也文王未嘗爲王故不稱王姬稱公子曰歸于諸侯卽爲夫人矣其禮與歸于世子者自別故國人傒而述之韓奕美韓侯迎止百兩彭彭爛其盈門亦此意也僞詩說不達改爲諸侯嫁女泛矣序以爲夫人之德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

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意亦似之而不知其爲內女也歐陽永叔遂謂夫人來居已成之周室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則意爲宅國之女曰嬪于周者矣雖詩義明文要當以詩傳爲據鵲鳩殊稱喻二姓之好族類名位之相稱皆人謂鵲以傳枝受卵故彊而不淫識歲之多風丞喬木而巢低枝故高而不危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有尊賢之義開戶背太歲而向天乙有至和之象以優至之月始作室家孳生比宅物最蕃有室子之

祥此固詩人所取義乎或謂鳲鳩有均一之德故以比夫人或謂此是拙鳩不在左傳五鳩之內但詩人觸緒而咏亦不必定其爲何種而宜室宜家無成有終之意已寓于言表大雅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小雅曰無非無儀無父母貽罹則靜專守成洵稱其爲女德哉霽山王氏曰詩人偶見鵲有空巢而鳩來居而後人必以爲常此譚詩之病也是亦一說也

召南采蘩篇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所謂公侯之宮者此也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於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奉繭以示於君遂獻繭於夫人副褘而受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所謂公侯之事者此也此詩序以爲夫人奉祭故於末章多所致疑謂夫人奉祭當服副不當服被蓋周禮王后之首服有三一曰副服之以從王祭祀二曰編服之以桑三曰次服之以見王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后同則祭亦應服副祭統所謂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是也被則編次之類又還歸亦服之其非祭服明矣故或疑夙夜在公即特牲所言視饎爨於夙興而旋歸則鄭氏所云釋祭服而去者然特牲之視濯宗人職之少牢之溉鼎溉甑饔人與人職之以至王之正祭視滌濯逆齊省鑊則大小宗[illegible]

職之俱於頖職霖與楚茨曰執爨踖踖爲俎孔碩而君婦則止於爲豆而已卽如特牲所言視饎爨亦安得謂之在公況詩人若美夫人奉祭亦應舍其祭時之敬恪而但述其祭冉祭畢戴被之景是以諸說雖極意揣摩終齟齬而難合詩傳以爲夫人勤於親蠶則被正其服之以桑者或編或次皆可通用耳然不言采桑而言采蘩何也蓋蘩之生常先於桑古者王親耕三推而止后親蠶三纚而止蠶二十七日而老三俯三起事乃大巳在三宮夫人世婦登其事而后

夫人特躬爲之帥賦事而不獻功故於蠶未出時第采蘩洗之而事訖矣所以薄言旋歸也或者狃於所見不信蘩可生蠶然爾雅有蟓蚢雠繇各種而以桑繭樗繭蕭繭別之疏云此皆蠶類因所食葉而異其名爾雅又云蘩蕭莪之類則蕭繭或卽蘩繭之類況止云生蠶亦未必卽以啖蠶乎埤雅云蘩有二種一曰白蒿陸艸也可以生蠶一曰蘿蒿水艸也可以爲菹然則此其白蒿歟夫既爲陸艸何以采之於沼澗孫炎曰沼沚謂於其旁采之也澗中謂於曲內非水中也是也然猶未若劉汝晴曰池曲透乎沚故曰沼蘩生沚上四面有水勿牧不到此蘩最潔故往沚取焉猶云采蘩于沼之沚也此雖不爲親蠶作解亦暗合于陸草之說矣不然蠶性惡濕桑猶風戾以食之又可以水蒿飼乎毛傳訓宮爲廟弟知祖廟中有公宮不知公桑蠶室亦謂之公宮耳夫人親蠶以爲祭服其職則然故朕義云士以采蘩爲節樂不失職也序說襲此

召南江有汜篇

召南之有江汜、其待與於關雎乎、關雎思得窈窕以共內職、而南國之女君不以其媵備數、所繇與衆思服者異矣、猶幸其悔心之萌也。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以姪娣從之、備姪娣從者、謂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

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爲賤也。其論悉矣、然謂必不相嫉妬、則何又有不以不與若江汜之夫人者。如云待年於國、則亦安見其始之不能容。蓋春秋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越七年三月、叔姬歸於紀、說者固以爲不與嫡偕行、非禮之常矣、必同時偕行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故韓奕之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非然者、則或小君容人之量未優乎。夫惟終容其媵、此江汜所爲志美也。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一溢一否曰沱、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曰沱。郝仲與曰、物無情莫如水、而江以納衆流故能大、物大則小者從、媵之從嫡、亦猶是耳。支流分而復合、比媵始棄而終見收也。是也悔而處、處而歌、不遠之復、亦庶幾於琴瑟友而鍾鼓樂者耶。後世彤管風微、蛾眉日妬、寒鴉託怨、紈扇鳴悲、於是知詩錄江沱、所以砭環佩之流者、垂教遠矣。

按媵有虛實二義、實者如公羊傳所稱是也。虛者如史載湯聘有莘、以伊尹爲媵送女、左傳晉獻公

執虞公以媵秦穆姬、春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其不指姪娣明矣。爾雅說文俱云媵送也、楚詞魚鱗鱗兮媵予、義亦如是。若江汜夫人終容其媵、此媵自當作衆妾解。而春秋成公九年共姬歸宋、來媵者三國、夫共姬雖賢、亦自其後知之、豈爲閨女時名已顯於列國耶。且衛與魯匹、晉則盟主、而齊又大國也、何肯皆降心以其女承非偶女。其來媵當別自有說。或者又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自啓以前類然、然太任固摯任仲女、何爲曰嬪周

室而春秋紀季姜歸于京師魯女叔姬季姬歸于侯國者亦不少矣漢儒瀆亂不經之說胡可據也

召南羔羊篇

羔裘大夫法服也君子愛其人則并其服飾之間所見亦非美者絲以象臣道之用柔素以象官箴之不染意亦似矣更當合三章觀之其義乃見蓋皮則有毛革則毛希而鞟存革敝而補葺以縫之幾於晏子之一裘三十年矣禮記緇衣篇曰苟有衣必見其敝而引葛覃服之亦斁為言亦此意也詩傳所謂貞而能儉也儉易明耳何以見其忠乎公室孔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

也玉藻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視朝之後君適路寢臣亦適其治事之館館乃所直之廬謂公館非私家也此大夫蓋公爾忘私日恪佐箸以勤其官毋宵衣而旰食其自公所退而家食人猶見其服此羔裘以歸故即所見稱之朱子以羔裘為大夫燕居之服至其釋檜之羔裘又以為諸侯朝服不自相左乎燕居當用狐裘豈褻用羔裘哉鄭氏又以退食為減膳夫太儉逼下君子譏之自非天災亦減膳之制即令廉如常

袞于時正未必有堂饌可辭耳唐人詩曰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邉可想是詩景况矣若夫左傳引此詩曰委蛇委蛇謂縱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太史公曰大直若詘道固委蛇洪範三德正直柔剛柔之中於委蛇亦近之非不可附會序中正直之說然詩原兼美正直之意至謂德如羔羊益贅矣戒者又解之曰羊性柔順能羣逆牽之則不進故易象牽羊以比正直裘皮界方有正直之象委蛇者儀度安重難進易退故曰德如羔羊此可謂詳于釋序而略於

釋經者也兼邉之訓曰文王甲服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斯固南國之儀刑乎

按埤雅云素絲五紽所以美裘其制然也此言其節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革者言敝而因故以改造也此言其儉羔羊之縫素絲五總革而又敝則補緝以縫之此言其儉之至西京襍記曰五絲為䌰音䌰倍䌰為升倍升為緎音域倍緎為紀倍紀為緵音宗倍緵為䍁音遂此乃自少之多從微至著也紽今兼所考據以類反之緎寡於總紽益寡於緎也其

說亦頗可採

召南采蘋篇

躲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序說祖此然未有以見其爲奉祭故續之曰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於詩旨固亦饕謬毛鄭兩家以爲敎成之祭考之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敎於公宮祖廟既毀敎於宗室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敎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蓋蘋之言賓藻之言澡魚亦柔巽隱伏皆陰類也婦行尚柔順以自絜清故取義如是夫據禮釋詩豈不甚

合鄭箋又謂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則又非敎成之祭矣及其釋牖下云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孔氏亦以爲外成之義則若仍是未嫁者彼蓋據昏禮納采往請期主人皆筵於戶牖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故云爾然亦非所律於敎成之祭也原鄭氏既引昏義又不欲倍序既拘牽於序又欲附會昏禮故其說游移縻定不自覺矛盾若此今觀詩傳曰內子勤於祭祀國史美之則所云既嫁爲大夫妻者近是然而有歉于

敎成之祭者蓋敎成之祭正敎之成婦順則奉祭于夫家禮自宜然苐詩不言婦而言季女何居愚意此內子必初嫁者禮記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當其未廟見則猶稱女女而尸祭其爲廟見之初祭可知蓋明禋初備夫內官而婉娩夙嫺於姆訓自采而盛而湘而奠循循中度式禮莫愆其有齋洵足美耳國語曰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釋者以命婦爲大夫妻然內子乃卿大夫適妻之通稱特未命已命則殊乃其職在

奉祭均也或疑此季女是庶子爲大夫者之妻主人非宗故其妻稱季女以別于宗婦此曲說也而孔氏謂將嫁故以少言之夫將嫁而言少豈并此反非少耶彼未悟三月廟見之義耳而牖下之非戶外亦了然矣

按埤雅云后祭荇夫人祭蘩大夫妻祭蘋藻而詩之言荇止於芼之而已蘩則曰於以用之蘋藻則至於盛之湘之奠之蘩所不爲焉亦其位彌高者其事彌畧之證也后妃夫人采一大夫妻采二荇

采之左右蘩采之水內外沼為水外沚為水內蘋藻采之水
上下佐論下者事亦論蘩故也其說甚鑿非詩人
本義且如刻祭品則四豆之實凡水艸之菹莫不
咸在大夫且不盡於蘋藻公侯寧止於一蘩彼以
為后如夫人內子果皆躬蹈水濱躬采取之役耶
按儀禮士昏禮云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
菜席于廟奧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祝盥婦盥
于門外婦執笲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
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婦拜扱地坐

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婦降堂取笲菜入
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
禮婦出祝闔牖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
婦之禮按此即所謂于以奠之宗室牖下也昏禮
下達自天子至庶人皆然不專為士設耳

召南殷其靁艸蟲篇

殷靁艸蟲序皆以為大夫妻作然詩中絕不見有義
勸禮防之意令觀詩傳一則曰召公宣布王命諸侯
服焉一則曰南國大夫聘於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
乃知周道之所以盛而二南非獸為閨情諧也易曰
天地解而靁雨作百果艸木皆甲拆又云震為靁震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又云動萬物者莫疾乎靁又
曰靁雨之動滿盈殷殷滿盈之聲也書稱文王威威
顯明肇造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惟時怙冒聞於上

帝詩人比王命於殷靁文王之威亦憚矣蓋靁者天
之鼓蓄長蟄寔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為人君之象
此其所取義耳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則固懷其德
非徒畏其力而已若以殷靁比紂之虐豈其然乎艸
蟲阜螽或以為同類或以為異類埤雅云艸蟲鳴於
上風阜螽鳴於下風而風化然詩人取興寓目應心
觸緒而吟非可言喻要以見所見而喜繫心有如此
者曰聘京師而歸心召公蓋文王時召公猶未治外
也左傳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子展賦艸蟲趙孟曰善

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又曰子展其後亾
者也在上不忘降此雖斷章取義亦似兩賢傾向武
正與詩傳意合而出車之五章全襲之乃僞詩說於
殷靁則曰武王克商諸侯受命周廟出就終南之館
於艸蟲則曰南國大夫夏聘於周次於終南睹王室
多賢相率以歸心夫武王克商其詩何得載之二南
而所謂南山者豈必終南哉其云睹王室多賢益[illegible]
左傳季札衛多君子之說而不知彌彰其僞也

召南小星篇

自序以小星爲惠下而說詩者沿之、謂后妃之關雎
亦惟恐窈窕、無傷善之心、今君夫人使衆妾皆得進
御安其分而無怨言亦有關雎之風矣其以小星自
況猶諺云衆星不敵月之意也而鄭氏所云羣妃進
見之瀆、凡十五日而周望弗先卑後尊望後反之每
月十五六、日月相對故后獻當此二夕羅氏頗不然
其說謂內寵無然后豈有王后之尊下與庶妾更進
迭退、一月僅再見者以禮言之天子之后每夕皆進
於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爲義則一嬪與
其御進又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五日
而九嬪畢見凡一時而再見一歲而八見此嬪御進
見之大數也嬪僅九人、女御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
曰不敢當夕、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皆用五日之
制故內則云妾雖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是也
孔疏云五日中夫人一媵妾四也其何以有往來也
曰古者六宮九室、六宮以象王之六寢王后之所治
也世婦爲后之屬寔分掌之九室以象卿之九列九

嬪之所居也女御爲嬪之屬寔分處焉嬪各有室不狂六宮周禮九嬪掌婦學之灋教九御各率其屬以時御叙於王所而女御云掌御叙於王之燕寢則是女御屬九嬪之驗也以上諸說兼非爲宵征作解然宵征豈必嬪御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史奏雞鳴於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關也然後少師奏質明於陛下夫人入庭太君出朝按此則夫人亦未嘗不宵征特賤妾僅

嘗半夕不若女君之一夕耳夫衆妾與女君承恩雖有疏數而命之不同豈緊宵征若果爲衆妾所賦亦是其常分耳何惠及下之有大抵序於二南皆目爲后妃之化若含閨情無所繫之不知其爲小臣奉使作也蓋皇華之遺四牡之勞皆詠於朝而此則使臣自述其勤勞以見王事靡盬之義歸之於命而不憚勞所由始與陟岵鴇羽之詠異矣小正舟懷靡及不遑啟處正體此意而代之云爾後世如張華女史箴曰鑒於小星戒彼攸遂總襲序爲言惟韋俊卿氏得

之俊卿曰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息也夙夜在公者勤於王事也抱衾禂而夜行者皆不憚行役之意此無疑爲史臣勤勞之詩也此解正與詩傳暗合小星或以三爲大火心星五爲五味柳星或以二五爲落落稀疏之景

按序于前篇江有汜曰美媵也衍之曰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于此篇曰惠及下也衍之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也今無論小星非進御之詞卽果俱自媵妾言而二篇序旨正宜互易蓋夫人能悔過則妬復無妬矣以爲惠下可賤妾能安命則雖勞無怨矣以爲美媵何不可而序僞倒置之且拘牽掇湊豈成文義

召南騶虞篇

考之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又正禮記射義亦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備官也謂之備官卽非獸明矣賈誼云騶者天子之囿虞其司獸官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天子獵之田也今按召南爲諸侯之詩則騶之爲囿不必屬天子而舜典咨汝益作朕虞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澤虞掌國澤之政是虞爲掌山澤之官竊疑矣故詩傳曰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說文又以騶

爲廐引月令僕及七騶咸駕謂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者左傳晉悼公初立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則騶又當爲掌廐之官疑樂記所謂樂官備者義或取此然毛氏以騶虞爲義獸亦或有所受如司馬相如封禪文云囿騶虞於珍羣其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容歛威揚德君子之風陸佃埤雅云騶虞尾長於身肉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

德則應其色見於白其文見於異又名之曰虎則宜正以殺爲事今反不履生艸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諸家考較形似別白聲象甚晰胡休仲疑本有是獸而後世或因是以名司囿之官或騶爲囿名而司囿之官卽以騶虞稱之因物定名必有取爾此兩解之說義甚融貫至淮南子云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雞斯之乘以獻紂而張揖謂騶虞異又采乘之日行千里熒則笞人或以此月駮馬如所稱紫鷰緑虵飛兔者歟第使騶虞果爲仁獸於女公子之于

歸何與而序以爲鵲巢之應誕矣彼見謂是召南終篇抑知召南不以騶虞竟哉

召南摽有梅野有死麕行露篇

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夫自衒自媒者女之醜行今觀摽梅一詩何其汲汲乎迫欲得之若不能少待者然藉令果出於女子所賦志亦荒矣胡休仲云女子將梅自喻似妄言等不妄言實況一時也而七而三而傾筐以盡卽季等督喻何言之太迅也周禮仲春奔者不禁何待初夏方爲過時歐陽永叔曰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記時早晚獨鄭氏以爲過春及夏晚皆

非詩人本義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言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季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期於庶士以相婚姻也此說與詩傳脗合僞詩說以爲女父擇婿之詩並剽詩傳中時擇二字亦未爲謬再觀詩傳野麕篇云野人求婚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行露篇云野人强婚不得而訟女氏終 之則知摽梅篇亦當云女氏以時擇配云爾女氏非卽女子猶言女家也愚意此三詩總一事固非女子自賦并非女家所賦蓋詩人卽其事而代爲摹景摹情以見

女氏雖急於擇配猶能拒褻禮如此若女子則安得自表其懷春且自矜其如玉而卒章不且瀆淫褻暗約之蹊實乎埤雅云婚禮不以死物故其生贄用鴈而餙羔鴈者以繒今以白茅包死麕則皆非其禮矣今觀詩傳第目爲野人何必彊暴質游文則野彼亦猶泥古儷皮爲禮之義而豈知六禮不備貞女不行哉韓詩外傳曰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禮不備守節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列女傳又實其爲申人之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

女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不可不正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終持義不往而作此詩按申酆之說雖未必確然亦可見其非彊暴侵陵而或疑文王之化豈偏能行於女子不能行於男子遂意爲衰世之詩者固矣

召南甘棠篇

甘棠召南之終篇也詩傳於殷靈艸蟲皆稱召公此篇獨舉其謚曰召康公勤於勞民奭人懷之賦甘棠益斯時公旣没矣詩辭曰文王時紂猶在上僅得身受命爲西伯召公安得亦稱伯况大統未集周雖爲陝陝外未盡爲周雖欲限陝而分治之召公亦撫茲何地甘棠之詠疑在國奭之後今覩詩傳信焚矣樂記論武樂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爲伯當在武王時此亦可互證焚詩傳不曰周人懷之而曰奭人懷之想召公雖分陝而治或亦嘗歸治其本國乎風俗通云武王封召公於奭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爲二伯此傑是也考竹書紀召公以康王二十四季薨公昭王僅二季此詩當作於康昭之世而周公先以成王二十一季薨舊說二南皆爲文王詩周公所集以明德化之盛者亦正未可泥耳周南爲周公所采召南爲召公所采而甘棠爲召公遺愛國史因附之召南末簡奭槩風此亦其一班矣韓詩外傳曰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反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先君文王志也於是出就烝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說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驕奢不恤元元賦稅煩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所休息樹下美而謌之此言稍近事實焚召公遺愛自足不朽豈必因後世驕奢失業而始追思之乎或者因是以徵二南槩不作於文王之世則又非也

詩傳闡卷之三目錄

魯

詩傳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脩政以備之賦鴟鴞

詩傳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勞其歸士賦東山

詩傳周公居于魯魯人覲焉賦狼跋

詩傳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

詩傳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詩傳周人　賦破斧

詩傳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詩傳僖公　賦駉

詩傳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　賦泮水

詩傳僖公　克頌之賦有駜

詩傳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　賦閟宮

魯詩引

毛詩豳風七篇惟七月一篇乃眞豳風耳自鴟鴞以下非周公所作則其爲公而作者繫之豳抑何不倫甚哉漢儒意二南而外槩無有正風序固以爲周大夫刺朝廷不知而作王通氏亦云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自變風變雅之說興後儒因謂魯頌爲頌之變夫正變原非孔子命名與其以周公諸詩爲變槩寧以僖公諸頌爲變乎歐陽氏曰駉駜諸詩聖人所以列爲頌者貶魯之强勸諸

侯之不及也請於天子爲彊將取於魯以勵諸侯爲勸夫魯不朝不貢至勤天子賻車之求僭而作頌何請之有且既貶矣又何勸焉以爲請自僖公時於時行父尚未當國而春秋亦槩行父如京請命之事以爲請自文公時則閟宮有壽槩害等語又似頌生而非頌死以爲請自宣成時則文二年傳譏夏父逆祀已引匪解不忒后帝后稷之文是知序說妄矣彼第見未經删正之詩而未見删正以後之詩故支離若此今按魯爲周公啓宇值流言而遜膚自當就所封

之國非魯安居其詩舍魯何屬魯之有風豈必天子狩而太史陳哉史克美周公之孫夫子舉而附周公之後固其所也於以上繼二南下冠諸國不溷於豳亦不儕於清廟猗那似雅非雅使七月自成其爲雅似頌非頌使商周自擅其爲頌微聖人孰能裁之

讀詩傳匪直明於詩旨兼可旁證它經如傳鴟鴞則知金縢居東爲遜魯而孔書致辟管叔之說妄傳楚宮則知春秋成楚丘爲內詞而三傳封衛之說妄傳閟宮則知魯之郊禘自僖公始而明堂佐成王賜天子禮樂之說妄此皆後儒所紛紛聚訟千古莫決者豈知詩傳已有明徵哉

魯詩鴟鴞東山篇

詩傳曰周公孫於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賦鴟鴞夫作詩貽王事見書金縢在公居東二秊辠人斯得之後後人不解書之居東爲何地遂誤認爲詩之東征并二秊三秊而溷之向惟見茅鹿門集云東不詳地名意反而居魯時豐鎬幽而魯東古者罷相則歸就封國如漢絳侯周勃就國平津侯公孫弘乞骸骨歸國其事可見也心竊韙之今觀詩傳乃信鹿門所揣非妄矣孫於魯正狼跋所謂公孫碩膚亦卽金縢之所謂辟與春秋書孫齊同義武乃誤居東爲東征者以書言辠人斯得詩言既取我子也然斯得非伏辜之謂竹書紀二秊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夫邶乃管叔之封流言而不知所起至是斯得其主名耳三監爲武庚煽惑入其械中則固爲所取矣公於是以武庚欲危周室之情陳之於王其注意全在次章若曰汝今可不及早修備乎不虞此下民或有敢予侮者乎此卽小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語氣與孟子引詩改或爲莫者異解舊說謂我

兮日能綢繆而今日庶可免侮則是啓王以怠玩冠甚矣下文焉用多述公之爲此詩原非汲汲自明即後二章自述勤劬亦第謂王室之不造而已續之未就故其鳴若此於時王雖未敢誚公而疑尚未釋遽感風雷之變迎公公於是奉王命興師東征此大誥所爲作也或疑大誥諸篇無一字及管叔然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曰惟大艱人誕鄰胥伐於厥室此則情之見乎辭者又曰殷小

腆誕敢紀其敘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正詩之所謂毀室侮予也按逸周書作雒解云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竹書成王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於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此則東征之役斧斨破錡益歷三年而孟氏所謂伐奄三年討其君者此也據當年情事編詩宜首狼跋次鴟鴞次伐柯九罭然後次東山破斧今鴟鴞東山二篇乃列卷簡者以其爲公所自作而他詩則周豳之人爲公而作也若孔氏解我之弗辟爲致管叔之辟夫人方謂已不利而輒專制興師是救焚益薪耳且公之東征也邦君御事有艱大之疑尚諄諄化誘使其心了然無疑而後誕以爾東征況因流言曖昧遽甘心同氣無王命而羽檄星馳播告四方悍驁自用何異莽操其誣公亦已甚哉

豳詩狼跋篇
易明夷之彖傳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甚矣彖傳之言似周公也由今觀公之事沖雖不若文箕之事暴厄亦未至於羑里辱亦未至於囚奴顧當時流言肆沸王心懷疑豕塗鬼車禍且不測斯亦多凶多懼之時矣昝人謂爲箕子處難於爲文王以其屬尊而最親尤爲紂所忌耳公內憑叔父之尊外總冢宰之任負斧扆而履乘石木秀風摧石峻流湍不利之謗所從來

矣卽其精誠可以告先王而不能顯白之幼主且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遜而居東公所爲善用晦固卽柔順蒙難之家濾處明夷以艱貞者也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公之心其天地乎豈與夫以自我之最挾非常之勳身危係於勢過而不知太勢以安求者等哉赤舄几几可以覩公之正志焉其志正其明自不可息德音昭昭何瑕之有嚴勢谷云凡人處利害之變舉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袞履喜者或至於折屐詩以几舄形容之此爲善觀聖者蓋聖人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爲可非之行不惜人之非己要以可信己卽亦可信人大雅美文王不隕厥問剡假不瑕而豳人之美周公亦曰德音不瑕吁斯所謂聖聖同揆者歟

按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文中子云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寔逆天下之遺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漢乎渙乎安家者所以寧

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按此卽公孫碩膚之旨也

按埤雅云狼善卜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故詩以美周公不失其聖恐詩意未必倫郝仲輿云世稱頗連曰狼狽亢亂曰狼藉播棄曰狼戾跋散曰狼宕皆患難之比又云狼行顧其後比公处國未忘王室也是也其云狼性忮忑善遷比公居東卤歸則此時公尙未歸正在初遜豳之際其詩與九罭篇丛

次鴟鴞東山後者以豳人所作不當先於公所自
作耳毛詩至編此於末簡舛矣

豳詩九罭伐柯篇

按我覯之子似初見語然曰信處信宿曰無以公歸
則當在成王迎公時而非公初居東時明甚詩傳謂
周公歸於周豳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是也第此時
公居東已久東人於其袞衣習見而非創見何云是
以有以愚測之袞衣繡裳非指周公乃目成王也成
王蓋嘗造豳國也金縢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此豈徒
托諸空言者觀王出郊云云二公命邦人起偃木盡
因成王東逆故耆詳二公之命如此不然何不以王

命命之且王既已出郊豈其見反風禾起仍改轅而
卤則親逆之意亦荒矣夫公旦大聖方自期作周恭
先而何至偃然受王之迎已蓋古者天子適諸侯曰
巡狩至方岳諸侯會之則為宮於國外以見所謂避
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王卽不以是禮行
而公必以是禮接矣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冕龍
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則袞衣仍設日月當為王服
此固非下國所常見者雖周禮固云公服自袞冕而
下如王之服然虞廷十二章所以象天之大數周何

至輒改爲九章至以天子同於上公之服而備管升降其龍以示別乎采菽之錫曰玄袞及黼韓奕之錫曰玄袞赤舄未有直言袞衣者意天子之袞衣與凡冕服之玄衣纁裳固自有別而先儒或未及詳攷耳或謂王當持上公之服迎周公其說頗陋而解伐柯者因之謂娶妻冕而親迎𦂳其事也故周人借以諷王然觀王啓金縢執書以泣卽穆卜𥨊庸而深悔蔽之弗及知公毅然出郊斷自宸衷有何躕躇何須大夫從臾序於伐柯及九罭皆云刺朝廷不知誤矣竊意伐柯作於王親逆後周人料公還朝不遠故慶幸若此匪斧不克匪媒不得想是周齊閒成語葢斯時小腆鴟張奄徐蠢動所爲斷國之王斧而弼諧之良媒者非公誰賴所以寓言於伐柯娶妻乎故夫九罭之之子豳人子王也伐柯之之子周人子公也九罭以豳人目公故曰我公破斧以周人目公故曰周公大言自有賓主也若竹書紀季云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則亦茀據金縢王出郊之文而未悉王之意造豳國朱傳釋伐柯上章比見公之難下章比見公

之易是特從私情起見而於公存我以厚蒼生之意尚不如周人之知審矣

豳詩破斧篇

破斧與上篇伐柯皆周人所作而繫之豳者非豳無所麗之猶甘棠之麗召南也東山之役三季而後克之不爲不久後儒猶妄意仁者有征無戰兵不血刃所云斧斨錡銶特軍中除道樸蘇築壘炊爨所用非如弓矢干戈矛戟之爲兵器也然此物至於破且鈌焉則兵無完器亦可知已非然東山滔滔豈其無事而逍遙翺翔也者皆人詩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若嫌公之一徂輒三齡

爲久暴師頓兵於外彼未曙乎當日之情形耳周京僻在卥隅文王有二亦惟卥南諸州武王伐商止及朝謌朝謌以東薄海又十餘國尚觀望二主間特僭流言以發難故撼公使東公而畔謀已成及覬王迎公卥歸而叛形遂著當時反者幾半天下雖有孟津八百牧野三千未易支也視向者羅如燬之虐甘心崩角就服者又一時也逸周書作雒解云周公太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二季乃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成周之地然則周公此舉其撥亂而反之正鋤梗而化之馴鳩澳而使之萃功在四國豈不巨且博哉哀我人斯不必兼指四國益公當日所以撫循其士卒必有出於投醪挾纊絕少分甘之上者觀東山一詩於桑蠋之野處衡宇之淒其瓜栗之延蔓倉庚之睆羽行蠨居歎新嘉故雛凡征夫意想脈脈所到與其所未到囁嚅而未敢出諸口者靡不種種代爲摹寫慰勞軫恤如是是固

所以哀之矣别當其在戎行乎故夫是皇是吪是遒者拯世之大義而孔將孔嘉孔休者行軍之大慈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周人所爲賦破斧也即以答東山可也

魯詩楚宮篇

周室東遷戎寔爲之入春秋以來與隱公會潛盟唐儼然列壇坫之上傳以爲修舊好夫盟好即諸夏不可恃況戎乎戎之種類非一此則其近魯而爲魯患并患齊患曹者莊公十八年嘗因其來侵而追之于濟西廿年齊桓伐之廿四年戎侵曹逐其君羈紲已甚廿六年公伐戎戎與魯之構釁深已豈容忘備故卅一年築臺于郎于薛于秦式日以戎故也戎在魯南界即秦在西薛在東皆相屬于魯之南鄙三臺築乃可察戎人之出沒果爾則亦非僅爲遊觀地特築不以時且孔亟耳先年之築郿城諸防明年春之城小穀計未必不出此無何莊即世閔遭難魯國寔悉悉焉戎能無生心于是僖公二年正月有楚丘之城今山東兗州曹縣東南五十里楚丘景山故址猶有存者先是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則此地係魯之要害自僖公城之居然一都會矣傳春秋者皆以城楚丘爲齊桓封衛孰知僖公自城以備戎又孰知定中之詩乃魯頌而誤入于衛者

可春秋以月繫時事成于月者書月其書春王正月城楚丘志成也詩紀定中則板幹于是乎始樹傳曰凡土功龍見之月建戌而戒事火見之月建亥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楚丘之役殆有當焉且其表日以正方植材以備用戴星而勸相考牧以班物不務虛文而務寔政不規近效而規遠圖可不謂深且淵乎善乎史克之推及于秉心也夫城者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聚雖無寇警必于農隙繕葺以備不虞穀梁謂凡書城皆志譏謬耳楚丘之城自以昔無而今造當有郛郭樓櫓之制并幹堆垛之觀必且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其扞禦而詩皆不之及第舉作宮作室蓋古者皆方觀民必有行館固不必顯然以備戎爲名而備戎在其中矣僖公誠得保境却敵之要者其後襄公卅一年薨于楚宮即此蓋或巡遊而遂即安焉傳不知其爲楚丘之宮妄意襄公歸自朝楚倣其制而爲之乃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托之穆叔之言以爲驗謬矣

附春秋一則

春王正月城楚丘　僖公二年

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楚丘者衛邑也其城何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

按楚丘之役三傳皆以爲封衛然曷爲書以內詞宋林堯叟曰以魯詞書之不以封衛累齊桓公也以爲天下之公義也近世王芳麓解傳云城楚丘

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爲未足以爲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耳王偁齋姜鳳阿則又有取于孫氏會檉諸侯城楚丘之說似已綜其實不然大經詞固有蒙上文者必其事之相連也今僖元年八月書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下書九月公敗邾師于偃下又書冬十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至二年正月始書城楚丘事既不倫義亦不貫有此遥接語脉否其曰桓城而獨書魯是魯可代齊受功也其曰不以封衛累齊桓公是魯可代齊受過也皆曲說也然則楚丘者何魯之楚丘也何以證之以詩傳證之詩傳魯有楚宮篇云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按此即毛詩定之方中向乃誤入于衛者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曹縣東南五十里有楚丘然有景山明乎其爲魯地而一統志云衛文公徙居楚丘測日景于此則正因緣于定中之詩耳又據輿地廣記曹楚丘二邑相近今拱州楚丘非衛所遷縣有景山景岡乃後

人附會名之括地志拱州之景山乃商之景亳在開封府歸德[illegible]境非衛南之景山觀左傳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則楚丘固非一處竊意衛未嘗無楚丘而齊桓原無封衛之事何者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傳所並侈爲伯績也然經于救邢則書邢遷夷儀則書城邢則書獨于衛無聞焉乃以城楚丘爲封衛又以不言城衛爲衛未遷則楚丘既城之後何不繼之曰衛遷于楚丘乎且春秋于諸侯遷國辭有不書者惟文十三年邾文公遷繹成

六年晉景公遷新田以自遷故不書楚遷郢而不書者暫也至如許爲楚逼故靈公遷葉則書成十五年悼公遷夷則書昭九年遷白羽則又書昭十八年許男斯遷容城則又書定四年蔡遷于州來則亦書哀二年卽如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則書夫遷帝丘書而遷楚丘獨不足書乎亦可證此之楚丘本非衛地而魯自城其地如城郎城向城防城武城之類云耳先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玩經文語意夫亦魯人之投

備諳熟實有所録而戎繫魯肘腋之患前者會潛盟唐不一而凡楚丘乃其要地故僖公城之以修備歟此一證也若夫衛則何封之有左氏云非地曰入公羊云入者得而不居入不言圍滅不言入皆舉重也經但書狄入衛載馳之詩亦稱歸唁衛侯可見衛原未滅第以殘破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繕而暫處漕邑以避狄鋒齊侯乘其困以市恩甲士之戍乘馬魚軒之歸則有之及狄退衛仍還舊都耳夫衛未嘗滅齊未嘗封而三傳誤以爲封

衛猶之莊三十二年城小穀本是魯邑而左氏誤以爲爲管仲夫齊桓則嘗城穀而寘管仲矣彼是濟北之穀城此是曲阜西北之小穀城穀則齊城之而小穀則魯自城之安得強爲附合耶是故知定中之爲魯詩益知城楚丘之爲内詞春秋正月志工完之候詩定中紀板幹之期所謂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耳其後襄三十一年公薨于楚宮疑卽此而左氏以襄公朝楚歸而作是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蓋或因其舊而改作之故春秋不書此

又一證也然則衛無楚丘與左傳僖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其事不見于經豈以所城者郛與城杞城緣陵城成周不類故略之而三傳所言封衛其訛或原于此

魯詩駉篇

僖公其善修馬政者邪楚宮畧舉其牝此詩歷數其牡頌坰牡而歸之思無疆亦猶侈騋牝而歸之秉心塞淵其義同也林外曰坰鄭箋云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邑田是已孔疏云周禮邦國六閑馬四種有邑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故章各言其一首言邑馬朝祀所乘故曰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次言戎馬齊力尚强故曰伾伾見其有力也三言田馬田獵齊足尚疾故曰繹繹見其善走也卒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肥健故曰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章舉四色以充之爾雅云馬善騋牝俞雅騋牝驪牡以罕稀也魚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言有驪有黃於前言有驔有魚於後每章愈下則以言僖公至誠成物有加而無已按僖公雖未可遽擬於至誠然據史克所頌亦可謂誠於考牧者矣若夫內多慾而勞師大宛之求德多慙而招來骨利之驥其課效宜不及此

魯詩泮水篇

舊說以泮宮爲學名相沿已久戴仲培起而排之曰用修後申其說謂魯有泗水縣泮水出焉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泮宮者泮水之宮泮林者泮水旁之林也若以泮水爲半於辟雍之水將泮林亦爲半林乎卽使魯學在水旁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旁乎其辨晳已雖然禮記諸篇亦曷嘗以泮宮爲學耶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明堂位侈言魯學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注王制者云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然則諸儒原以魯學祇有頖宮原未嘗以詩之泮宮實其爲魯學惟頖與泮同音於是後儒移頖就泮其以泮宮爲半於天子宮自白虎通始其以泮宮爲周世之學自鄭康成詩箋始其以泮宮爲鄉射之宮自許慎說文始而泮水泮宮遂若爲一切侯學之通名矣然此弟白虎通諸書

之言非禮記諸篇之言也戴氏既知泮宮之非魯學而第謂僖公因水以名宮擬之楚渚宮晉虒祁則非其倫矣抑知泮宮之爲太廟乎今觀詩傳云僖公獻捷於太廟史克頌之賦泮水夫不曰獻捷於泮宮而曰獻捷於太廟可見泮宮卽太廟中之宮而此時或僅一修改魯人遂張大其事以爲作耳故夫從公于邁者凱旋也其音昭昭者捷音也在泮飲酒者在廟飲至也在泮獻馘獻囚獻功者在廟獻俘也左傳云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烈祖

之主在廟故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而先之以飭群醜繼之以服淮夷雖淮夷之克不見於麟經然考僖公遍率於齊桓會盟侵伐無役不從安知淮夷不小小有服而魯人飄目誇其伐因以告廟策勳乎然春秋猶不書作泮宮何也或謂春秋興作勞役必書豈有泮宮如此關係興作如此宏遠而聖人顧個之遂疑頌爲溢美而實無其事此又非也夫魯之興作春秋沒而不書者多矣如莊二十三四年丹桓宮楹則書刻桓宮桷則書成三年新宮災則書哀三年桓宮

僖宮災則書而前此作桓宮作僖宮作新宮固未嘗書以群公之宮皆有作不必書也隱五年書考仲子之宮成六年書立武宮定元年書立煬宮者以是爲禮之變故特書之也若夫泮宮與閟宮已統在太廟內可勝書乎何以知閟宮亦爲太廟春秋僖八年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此卽始用郊禘之年而史克所爲賦閟宮者獻捷有頌始用郊禘有頌春秋所略魯頌詳之抑亦可互見矣夫

按王制云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今獻馘獻囚在泮則泮宮似未必非學矣又按明堂位云魯太廟天子之明堂也蓋言其制相倣而蔡邕月令論謂明堂者天子太廟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宗祀之清則曰清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故曰異名而同事此論雖見駁於先儒然亦或有所襲則所謂受

成釋奠於學者無廼卽於廟中乎
按楊用修有云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也考之春秋所書則僖公存衞滅之流耳烏得爲賢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從伐齊皆其惡之大者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于防而公不制中使鄫子來朝而公不恥終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如此家宇大事不作於魯而駉與有駜猶以爲頌吾誰欺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愚按僖公雖未純乎道然春秋所書尚有可稱魯頌雖不無溢美然以臣子祝禱其君出於忠愛之意亦未失爲思無邪也

魯詩有駜篇

魯詩之有駜其在風雅之間乎何遽擬諸頌哉有季有穀斯固其所爲頌耳其以有駜起興輔氏意爲來燕者所乘之馬似也夙夜在公盍恪佐咎以勤其官而因舉追暇之觴也若止是飲燕則未有言夙夜者蓋彤弓之饗右不過一朝湛露之載考不過卜夜卽樂記云終日飲酒而百拜亦未聞自夙至夜也如行露之豈不夙夜則晦昧未辨益非燕飲時矣小正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故知夙夜在公爲勤於公家之

務云爾卽明明亦不專指燕桂山暫氏云古明君賢臣未嘗一日忘治如唐太宗丹霄之燕相與辨論者非治道乎此亦近是毛傳以鷺爲與潔白之士蓋取周頌函雝振鷺之意終不如鷺羽之說爲長蓋鷺之翔集必齊而後下每至水面數尺低徊少盤其勢與飛皆徑起特異故於醉言舞曰鷺下於醉言歸曰鷺飛也言舞以樂成之言歸以禮節之嚴而泰和而節所以爲樂也是詩先閟宮當在僖公八季前按春秋僖二季冬十月不雨三季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

雨六月雨穀梁以為僖之勤雨閔雨喜雨為有志乎民也然則詩人祈歲有意在斯歟豐年之慶隱禍孔皆彼以春秋書有年為記異則何說矣夫歲必有有之為歲計而穀之有有之為子孫計賦有駜者其猶抱豐芑之深謀哉大學曰樂其樂而利其利賢其賢而親其親史克見及此矣

魯詩閟宮篇

禘禮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然莫詳其所自始祭統明堂位係成王之賜則楊用修氏辨之甚晰其所引呂氏春秋云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夫曰往報則許不許未可知之詞也乃竹書紀圖明言使史角諭止之矣惠公以下歷數世猶遵天王之諭未敢擅用用之自僖公八年始史克所為作頌以夸之也夷考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即是年七月而先是

閔二年五月吉禘於莊公則又附於三年喪畢之祭而行之太蚤與此禘有別乃其書禘不書郊者何禘則因致夫人書而郊則魯史初猶有所顧忌聖人亦不得而增之其後書郊者凡九或以卜之不吉書或以非時書或以牛傷書胡氏所謂不書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有不勝書者故因失禮之中又有失焉則書於策是也相沿至哀公時尚未删郊之說故其問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夫子對以冬至之郊主日配月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

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然則魯雖僭郊而猶不敢
全僭魯史諱之亦略之終春秋之世不書用郊亦釋
不復書用禘若見為常事云爾聖人又安得迹其始
用之年而追書之乎然書禘于太廟僭端見矣且魯
非獨郊不成其為郊卽禘亦不成其為禘他日於或
人問禘而委之不知非如獻六羽則實六羽稅畝則
實稅畝確然可據其初而書也逮其後孟獻子曰正
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則將羿與冬至之郊僭擬
之而明堂位亦言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十有二

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此於龍旂承祀之
儀又有加焉世儒訛為妄作不知此正魯本造僭郊
之實錄而詭託之成王賜耳微詩傳孰著其始故夫
閟宮之頌頌禘亦頌郊也不徒曰泰山巖巖而曰至
于海邦云云者卽頌三望也觀春秋僖三十一年書
卜郊不從免牲猶三望則知前此之望亦已久矣

按魯祖文王卽遡之任姒亦足而上及於姜嫄蓋
隱然為後章壽母令妻張本所以為夸且僭也或
謂僖公立姜嫄廟者誤朱子但以為僖公所修之
廟則其曰作亦夸詞耳然曰新廟奕奕又似非仍
舊貫者愚疑僖公自立廟預為後日烝嘗地蓋古
者國君卽位為椑兄廟貌乎後世漢文之顧成亦
生前所立賈誼云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是也意
文帝或有所倣非徒以意為之者耶夫詩明言新
廟為奚斯所作而班固兩都賦序云奚斯頌魯王
延壽魯靈光殿賦序云奚斯頌僖歌其路寢并亦
甚矣狙猴之松體裁倣殷武卒章

按竹書紀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魯大禘於周公廟

夫周公以成王二十一年薨以二十二年葬何得
先其未薨而輒廟禘乎十三年當是二十三年錯
簡葢喪畢而用吉禘猶之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
也春秋閔二年吉禘莊公倣此竊意此禘不獨魯
用之左傳（襄十六年）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是也又
云（襄十年）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則閟宮所用之禘
矣

又按孟子許行章引戎狄是膺二句冠之以魯頌
曰葢孔子雖不與其為頌而史克固自以為頌矣

則姑仍其名云爾魯頌諸詩有似風者有似雅者亦有似商頌者聖人聚而繫之鴟鴞諸篇後亦未嘗斷然目爲風也程大昌氏謂詩本無所謂國風未免太泥若魯詩則誠不可槩名曰風其鴟鴞東山二詩亦徑似雅

附春秋一則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僖公八年秋七月）

左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按左氏以致哀姜爲非禮是矣但此之夫人則斷非哀姜也哀姜淫惡義與廟絕見殺于齊桓至是且九年何爲其復致或云僖公遲延其禮久之而後致此以附會左氏亦可然致則何不稱謚何不稱小君而稱夫人穀梁以爲成風其說與劉向同而孫明復從之蓋成風爲妾母初年未經廟見故於是禘廟而因以致之爲後日稱廟張本其稱致夫人猶後世之上尊號也然則成風在號已素定於生前所謂母以子貴故春秋與曰薨之（文四年）于其葬也而小君之不誣耳（文五年）若彼哀姜者何以致爲漢人於既廟食之呂雉猶不難以廢黜之而配薄太后於高廟曾謂魯人之見顧不及此乎益知左氏之多誣也已

按孫明復謂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予友卓去病曰禮可以義起不可槩以嫡妾論哀姜既不祔廟則父無配姑無祔矣可乎藉令莊公未娶即遭不遂而僖公既以次立爲魯君則成風將終不得爲夫人乎僖公止有一母國人

止是一尊是時書夫人舍成風何人哉或謂此僖公妻姜氏即後之會齊侯於陽穀者非也夫納幣逆女不見於經遽言廟見無此史法今據卓氏之論確已乃愚讀公羊傳註更有疑焉僖二十年西宮災何休注云僖公爲齊桓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此言似非鑿空則竊意夫人即聲姜而前此不書納幣逆女者以原非正配也趙子常疑聲姜是僖爲公子時所娶故婚禮不見於經今覘何休以齊媵爲嫡之

說或僖公先是所娶元妃已卒於未爲君之日聲姜乃其繼室如惠公之聲子或僖公未有伉儷先畜媵御若𦾔如莊公之孟任或聲姜與楚女本俱媵妾而後之升陞與或僖爲公子時已娶楚女及即位後見脅於齊不敢正其夫人之號又不欲遽以聲姜爲嫡故遷延至是而後致歟蓋自屈完受盟齊已怗楚一棲固莫能兩雄矣春秋時諸侯以妾爲妻者比比齊桓特爲申此禁然伯者假之且不能自守其禁縱未嘗脅魯安能使魯之不犯哉禘而致者昔未廟見今乃廟見也其後哀公欲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宗人釁夏對無其禮蓋不欲引僖之禘致[illegible]下娶於齊亦止言其大槩若昭公則娶吳矣襄定哀之元妃經亦不著其何氏安在所娶之謚齊姜則安必聲姜之爲正娶也者故以致夫人爲聲姜似爲得解范守已氏亦意致夫人之爲聲姜矣弟謂娶合禮故春秋不書書其三月廟見爲致之反禮者則猶之膚說而已

或問以上二解一是必有一非夫人定當誰屬予再四思之二說皆是也何以證之以閟宮之詩證之詩傳曰僖公八季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夫此正春秋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之季也今觀閟宮之八章云令妻壽母以妻與母疊稱當時禘姑必同與廟祭兼致崇號春秋若止書用致夫人風氏則遺其婦若止書用致夫人姜氏則遺其姑若倂書用致夫人風氏姜氏則並妻於母尤覺不倫況成風及聲姜前此素未嘗爲夫人安得遽稱夫人其氏若書致某氏爲夫人則某氏之上又無書母書妻之法故第槩之曰用致夫人初若不知爲誰氏也者則詞固有所難悉也於是益知春秋書法之精融而彼或以不書風氏爲貶或以不書姜氏謂所譏不在齊女者皆未深究其義焉耳然則致夫人禮歟曰其致成風不失爲母以子貴所謂禮可義起變之正也其致聲姜以媵干中宮之位則斷非禮也一言而曲直交寓孰謂春秋可以例測哉

詩傳闡卷之四目錄

邶 有邶鄘衛三國詩辨

詩傳管尗封于邶與蔡尗霍尗康尗監殷四國害周公康尗諫不聽三尗遂以殷畔康尗憂王室賦柏舟予曰仁矣吾于柏舟見匹夫不可奪志也

詩傳管尗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詩傳管尗以殷畔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詩傳管尗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詩傳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 東伶人名

詩傳邶風危亂　人去之賦北風

詩傳　良婦棄于夫賦谷風

詩傳　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詩傳時不尚德　陳古以風之賦靜女

邶鄘衛三國詩辨

說者以邶鄘之詩皆爲衛作據今詩編次則淄澠混殽雖使易牙嘗之未能辨也但風既列爲三其詩何得盡屬之衛或曰聖人存邶鄘不與衛之滅國也夫使邶鄘本無詩聖人割取衛詩數篇强厠其間以爲是足存亾繼絶其誰信之且邶鄘亦非滅於衛也其初武王以封三監三監叛成王討而滅之成王滅之而仲尼於數百季後偕他詩以存之烝經亦甚矣總因三國多錯簡遂滋後儒疑義今試畧舉其槩如綠

衣燕燕等篇明是莊姜之詩何以繫之邶偕老鶉奔等篇明是刺宣姜及子頑之詩何以繫之鄘若以爲采詩者本其所作之地則一莊姜也何以自賦綠衣則於邶國人賦碩人則又於衛且泉水作於他邦載馳作於許國何以繫之邶鄘也若云其詩皆爲衛作而爲衛國之所傳則何以不附之衛式微旄丘既云作於寓衛矣何以其詩又屬之邶且定中何以在載馳淇奧何以在載馳後編詩者不應倒置若此其爲錯簡審疑若詩傳以邶還邶以鄘還鄘以衛還衛

不亦明白直遂哉朱子又疑衛不知何時併得邶鄘之地夫康誥酒誥梓材皆所以命康叔者曰以殷民世享曰明大命於妹邦曰王啓監厥亂爲民蓋康叔受封在武王初年其益地晉伯則成王六年也邶鄘故地半以益封康叔半以封微子詩作於商周初造故次晉而先衛衛猶有商周之詩焉且於邶鄘相屬又均爲文昭故先於王次第較然若如後儒說詩則自邠風以兼十二國其爲變風等耳豈寧以黍離繼二南顧反絀居邶鄘衛下哉

邶鄘引

邶鄘之次二南先儒求其說而不得今觀詩傳則原屬之三監乃知昔人編詩次第亦自有故特未經尼父釐正其第尚錯舂耳然而邶鄘何以屬三監按詩史全編云初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叔曰商而可伐先君其伐之矣盍循行先君之志乎太公周公曰若諸侯何乃會諸侯於盟津既定殷封武庚爲殷公以撫殷餘民王謂管叔曰存殷者其子哉遂封管叔鮮爲邶侯蔡叔度爲蔡侯霍叔處爲鄘侯康叔封爲衛侯使監殷武庚修其政令殷人悅之武王崩管叔使告周公曰先王之正商也非利之也茲殷其若德盍傻王乎周公不可管叔遂與蔡叔霍叔流言於國其後三叔以武庚叛康叔諫不聽及周公東征三叔與王師夾攻破四國成王嘉康叔功益以邶鄘之地然則管霍乃二叔采邑其封於邶鄘猶周公之封魯召公之封燕也竹書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必管叔爲之內主也邶鄘與衛壤相接事相連時相屬故其詩在離合之間周書作雒既多廣

箋鄭譜又考之不詳猥云成王既黜殷命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巳屬影響又云後世子孫稍幷彼二國混而名之則妄臆耳或又疑衛一而巳而有邶鄘衛之分當自其聲異邶鄘雖滅而音存音非衛所能亂故別於衛此尤無稽之曲說也

又按管蔡霍所謂三監也邶鄘有風蔡何獨無風蓋三監本同歸於畔詩列邶鄘則蔡叔巳在其中矣其子胡率德改行周公舉爲卿士雖命諸王而

邦之以其國小而遠采風者未之及耶或者謂孔子删詩得其鄉聲則存不識其聲則如貍首翹車皆不存夫聖人聲入心通有何不識若滕薛邾莒尤孔子隣近之邦鄉音可通者何無一詩見錄也則諸國或本無詩或雖有詩而不必存也

邶詩栢舟篇

序以栢舟爲仁人不遇而作而又實其爲衛頃公時不過以頃公德衰不監諸侯耳朱子以爲婦人詩引列女傳爲證列女傳云衛宣公夫人齊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不容二庖請願同庖不聽衛君使人愬于齊兄弟齊兄弟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栢舟自誓按宣姜之不淑甚矣向豈月淫爲貞乎或因是疑衛有兩宣姜然何不聞有兩宣公

乎原向作傳之意特因燕尾垂涎輒閑範以示諷諭取其通俗易曉故其書龐而無擇泛而未核何得槩引以釋詩且安知所謂宣姜者非卽共姜之訛也馬端臨氏曰劉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此正合序意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彼固謂朱子援傳摘序爲未當而庸知序亦非古哉夫邶風所咏卽邶事耳管叔本意不欲伐紂盡遜而爲吳泰伯既巳封爲邶侯受監殷之重

托乃包藏禍心忍爲戎首挾其長以鼓羣矛糾非類非族之奄徐淮夷煽亾燼恭間王室先儒金吉甫謂三叔武庚之畔同於叛而不同於情武庚之叛意在於復商三叔之叛意在於得周至於奄之叛意不過於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於得魯相挺而起同歸於亂周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御事有艱大之説由斯以觀當時事勢亦孔棘矣使康叔稍有二心左

尼一搖東土非周有也匪石匪席其秉志亦堅矣哉孔子不輕以仁許人而仁柏舟執志之不可奪亦猶仁三殷意也三仁自靖自獻於商先王康叔自靖自獻於周先王其志同也左傳衛公叔文子曰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蓋其憂王室有同心如此然詩既作於康叔何不即以冠衛風曰詩因康叔之詩其事則爲流言而作與雄雉鴟鴞之諷諫相類所以繫之邶而上承乎魯且異日者康叔與王師夾攻破四國成王益以邶鄘之地則邶地即衛地也邶風皆

康叔誰曰不宜

邶詩雄雉匏有苦葉篇

序於二詩皆以爲刺衛宣公淫亂不知其爲管叔而作也管叔之叛或者謂其欲紀小腆之叙則疑忠於商欲成服事之志則疑孝於文考此始不然彼見夫周公以弟而居内巳以兄而居外主幼時艱或者周之天下周公可以取之而巳不得與故倡爲流言以撼周公而閒王室此正起於一念之忮求雄雉詩人知之故以不忮不求爲諫其先取與於雄雉者蓋雉交有時別有倫妬壟護疆飛不越分域今狡焉思逞

必且一往而墜能如雄雉飛鳴自得乎詩人觸緒而唫以爲進諫之端曷云能來猶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當時叛人之黨非一故末章呼百爾君子而正告之亦不敢直斥其君耳匏有苦葉則全是隱諷矣蓋管叔此舉所謂不度德不量力不審時勢棄親即仇匪人是比與目險求涉非偶妄從者相類詩人諱之故爲此隱語以相諷通篇意似不屬而聯絡如貫珠首言深涉次章即接以濟盈次言雉鳴三章即接以鳴雁而末章舟子仍歸利涉須友仍是擇偶迨冰未泮語亦兼濟涉擁映有情且舟則不需匏矣猶然愼重如此彼厲揭者可苟焉巳哉廻合縱横隱隱躍躍以待聞者自喩其如管叔之不悟何於是苦之者賦北門忿之者賦北風矣

附集弱庵云奠雁古禮也詩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蓋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爲僭大夫相見執鴈昏禮旣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笄執鳧奚執大夫之鴈取其擂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鴈之不再偶可謂詳乎禮冠三加幞頭服公服革帶納鞾執笏與此同義

邶詩北門東兮北風篇

管叔之畔也雄雉諫之匏苦諷之北門非諫非諷特自述其憂貧任勞之意而卒歸之天其誹怨而不怒者歟夫管叔啟商惎間王室尚何王事之與有則嘗背毋武庚爲殷王小腆紀序而仕者亦遂從其毋祿也其所苦正在此豈直爲終窶且貧室人交謫長懐戚戚哉觀其語意亦非樂於從叛蓋遜言以避咎亦殆將隱耳若使王事爲王朝之事正宜以靡盬勠力肩之公爾忘私何暇顧室人摧謫至東兮之心乎王

室則周室也盛誇其伎倆及賜飫之隆寵而終不易其榛苓之思亦唐人所詠凝碧池頭奏管絃意也鎬都西而邶在東故曰西方美人詩傳所云邶之伶東蓋伶人以東爲職亦猶國語所云伶簫詠鹿鳴之三業在簫也鄭漆洧秉簡漢書作秉管愳意東旣與簡通亦卽是管詩人以此爲執籥秉翟之發端耳東非伶人名也先儒因毛詩北門北風相屬故曰北門之處困爲忠臣殉國北風之去亂爲智士遠害不知其中尚有東兮焉夫東兮詩人涸跡俳優依隱玩世斯

可不謂智而且忠者哉蓋至邶風危亂邶人相率而去邶事益可知矣叛人之黨如奄徐淮夷輩寔繁有徒似狐羣而烏合故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賈誼所謂逢時不祥者也其詞危迫已甚易所云明夷之飛將垂其翼矣合三詩而觀職司有開允見幾有蚤暮要之皆不失爲義士而管叔舉事一不當至使國人不安其位如此序於北門曰刺仕不得志於東兮曰刺不用賢於北風曰刺虐皆影說也

邶詩谷風篇
逐道有又夫婦居一焉孔子繫易曰夫婦之道不可
以不久也故咸而受之以恒戴記有七出之條而又
有三不出之例其一謂先貧後富者谷風之棄婦未
知何以見棄今覩其詩曰何有何亡黽勉求之昔育
恐育鞫及爾顛覆則其倉貧撡作艱阨亦既備嘗矣
曰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曰既
生既育比予於毒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此所謂富
易妻者邪夫貧則使舊婦拮据謀之富則與新人宴

安享之以新間舊而弃逐其舊苟未免有情亦復誰
能堪此此谷風所為賦也詩非必棄婦自作特詩人
摹寫其情形而夫之涼德自見篇中未嘗有一指斥
語所謂可以怨者是邪谷風陰雨或燠終風曀曀其
陰作解以喻夫之盛怒無休然爾雅東風謂之谷風
是風之厚者樂記云周旋象風雨甚谷風習習陰雨
繼之氣機相感有唱隨之義故遂承之云黽勉同心
謂當如風雨之相應和耳范子計然亦曰風為天氣
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陰陽交通萬物

成矣然則毛傳之說未可非也有洸有潰正與背章
不宜有怒相應惟今追憶詞意紬繹讀之凄然増伉
儷之重是詩之為教也

邶詩凱風篇
易曰幹母之蠱不可貞以剛乘柔而治其壞當巽以
入之使之身正事治而已若伸已陽剛之遂遽然矯
拂則傷恩滋大此凱風之自訟益寓幾諫之義所以
不失爲孝也序謂美孝子則外矣夫小弁之怨凱風
之不怨孟子皆以爲仁小弁爲鄰大夫閔之而作固
已凱風或孝子自作以諷或詩人代七子以諷然總
之爲孝子言若藉親過以自鳴其美安在其爲孝縱
七子可美美在言外不在言內也或泥序美孝子之

說謂凱風棘心皆諷其母之微辭物通淫曰風棘之
言急也棘性晚發炎風至而始生心非復棘天昔母
生七子猶有淫行詩人不忍言母老而但言子晚成
勞凱風之吹萋諷諭也棘叢生爲籬中赤而外多刺
比七子衛護一母也子雖棘用亦足供薪水豈其忱
母不如黃鳥若然是言言暗刺燕論七子自作不應
乃侖即代爲之言者豈欲痰其子而反刺其母以傷
孝子之意詩之爲教諒不如是也廖源輔氏云韓退
之羑里操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甚合此詩之意得
其解矣
按白虎通云南風至棘造寔蓋吹彼棘心者將以
懲其造寔爲物之難生者棘而造寔又欲其應彥
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
王雪山云睍睆黃鳥之色二字從目知其爲色也
郝仲輿亦云猶熠燿也大東睆彼牽牛植弓孳而
睆皆明也字從目朱謂鳥聲誤

邶詩靜女篇

此詩毛鄭言衛國有正靜之女自防如城隅其德可以配人君歐陽氏非之謂彤管若是王宮女史之管靜女從何得以貽人使靜女家自有彤管用以貽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此說固近是乃徑指爲男女淫奔之詩則謬矣胡休仲云據毛鄭所云其女曰貞靜彤管爲女史之古法洵稱賢妃矣俟我城隅乃爲自防之深可乎張呂二氏又以爲後宮南北幽邃之處益屬揣摩至變而不見說懌女美美人之貽又

何婉近也思賢妃者可如此措語否竊意衛有賢而隱于田野者其國人相慕悅之如騷人以美人比君子乎此說尤近是今觀詩傳謂時不尚德邶人陳古以風之則通篇皆寓言不必實有其人益俟我城隅即易所稱女子貞不字有待而行也變說文作僾方言作薆字書作薆皆蔽而不見之意搔首摘髮而因以爲飾者詩意謂有女如此不使之進見于禘徒令其踟躕野外所謂不尚德也周禮女史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功書內令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而進退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彤管之爲用大矣以此貽我其扶助德美爲何如哉悅懌女美有企慕想望意蓋如其不見何耳且彤管之貽縱未可驟得若其自牧歸荑亦自覺美且異益美人所貽蓋非美者此正尚德之極思也如張橫渠之說直若有夫人贈君以彤管而君又答以荑以供豆實抑何滯歟且菹果用荑何須君贈又附會鄭氏以荑爲艸木根芽益屬不倫矣皆緣不知詩人寓言之旨故也然讀此詩亦可見商俗靡靡餘

風未殄故其詩有似男女相贈遺之語蓋怪釋者以爲淫奔期會僞

詩傳闡卷之五目錄

鄘

詩傳三尗譖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詩傳尗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詩傳三尗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伯兮

詩傳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遯世而無悶矣

詩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詩傳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

詩傳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

詩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刺之賦氓

鄘詩牆有茨篇

詩固多美刺其刺詩犖如衛宣姜魯文姜之的然可據者然仲尼刪詩不過存其數篇足矣宣姜之惡既存新臺乘舟偕老鶉奔諸篇矣牆有茨不亦贅乎詩傳繫之鄘其旨謂風三叔之譖周公也按周公作常棣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左傳叔孫豹曰人之有墻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燕惠王貽樂閒書曰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三叔交譖周公正所謂蕭牆之釁

故書大誥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詩人以牆有茨發端意益如此有茨偕作有疵大誥亦曰知我國有疵想當時三叔造為流言其謀頗洩而國人不與與之則為唐詩之揚之水不與則為鄘詩之牆有茨而已

鄘詩相鼠篇

序以此詩爲刺無禮是已又衍之曰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所謂先君蓋指宣惠懿諸君也既云文公能正其羣臣何以尙淶先君之餘化若在位者未能變無禮爲有禮安任羣臣之克正若云正者刺不正者亦何待文公之世而後能甚矣序說之陋猶其序蝃蝀也白虎通曰爲妻諫夫之詩語意殊不類詩傳曰未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處者霍叔名也詩之爲教主於微婉卽刺詩亦

辭有若是亟者惡惡之嚴其先巷伯而鳴乎處與鼠同音似非無意而作然泛言人之無儀無止無禮則亦不徑指未也文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故或者以相鼠爲拱鼠茅相鼠不過喩相人耳鼠以皮爲儀以齒爲止以四肢爲履以鼠之有與人之無剛其鼠且不若也記云禮之在人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徐幹中論云昔晉惠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與國郤犨以傲享徵亾冀缺以敬妻受服于國以大別昭亂蓬罷以既醉保祿邑宥以鶉奔喪家子展以卿

蟲昌族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大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乎結襘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絕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貸進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禹夫之望也其言曙乎得失之林足備此詩詮注矣若大賦相鼠而不知如氾祭之齊慶封者衆族殲旃不亦宜乎

鄘詩伯兮篇

[illegible]詩此篇係之衛鄭箋因爲王前驅一語疑爲春秋魯桓五年蔡衛陳從桓王伐鄭之役朱子訓詩言自伯之東則鄭在衛西其非此行明矣孔疏又云三國從王先至東周而後伐鄭故曰東其意以爲不但行役之久益自初至周而我首已如飛蓬矣意亦近似不知此固鄘詩也詩傳曰三叔以殷畔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念之賦伯兮按紂城朝歌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則衛正在鄘東其所號爲王者誰

武庚是已詩史前編謂武庚修其政令殷人悅之周公歸自東三叔懼乃尊武庚爲殷王遂率蔡霍及奄君淮夷畔王命令覲周書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序當時必實有稱王之事矣以邦衆而爲之執殳惜也用違其才耳其伐衛者何益三叔夾煽亾燼甚朋王室康叔秉匪石匪席之志從中鯁之彼思不得志于衛則無以得志于周故以衛爲兵質此役本非義舉賦伯兮者賢明婦人也無乃逆知其必敗而思之至于疾首痗心乎末章爲得諼草孔疏云諼訓爲忘

非草名蓋閒考槃永矢勿諼淇澳終不可諼之諼詩人欲暫忘其思而不可得設言焉得善忘之草而植之陸士衡詩云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亦是義也世豈真有此物哉說者因諼與萱同音遂命萱爲忘憂草其亦訛益已久矣

按詩第言諼草而後人附會爲萱草故說文云藼令人忘憂草也引此詩焉得藼草又作蕿及萱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博物志因以爲中藥之例崔豹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

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堂青堂一名合歡皆因解詩者之言而廣之耳徐勉萱賦云信茲華之獨茂挺金質于炎辰既耀色以袪痗亦含香而可珍同芰荷于闌暑及蟬露乎首晏其葉四垂其跗六出亦曰宜男嘉名斯吉華而不艷雅而不質蓋卉物中自有所謂萱草者一名鹿葱又一名宜男大同小異風土記云姙婦佩之必生男俗謂母爲萱堂殆是義乎與詩樹背之意無涉

原缺第六葉

讀詩木瓜篇

序以木瓜爲美齊桓公劉氏曰果如序說則桓公再造之恩僅比于艸木之實而衛人之報者未見乃遽自擬以重寶尚爲知恩也哉序說非詩意明矣夫齊桓之未嘗救衛遷衛封衛余於楚宮篇辨之巳詳特甲士之戍車馬器服之歸或有如傳所云者此所謂霸者之澤如桔槔耳齊人固不望侈然德色衛文秉文子之亂輒伐其喪則負恩殊甚矣故或者又謂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然語意不類詩傳以

爲朋友相贈孔子曰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說在孔叢子可證葢朋友先施尼父尚曰未能可見所難在施不在報矣投瓜報瓊第期永好好而要之永又何至有凶終隙末之患哉木瓜之誼微而谷風之怨厚哉木瓜之爲訓奈何輒以淫詞目乎又按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奧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如其爲男女贈答之詞宣子必不誦於衛

按鄭端簡古言云木瓜木桃木李一也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楂中嘗用之葢無用之物猶云土飯也此解似勝

鄘詩芄蘭篇

序以芄蘭刺惠公驕而無禮夫惠公之即位也少又嘗爲國人所逐其驕蹇恣肆或有不諧於衆者然既已君衛國人安得目爲童子又且與之絜能而曰不我知不我甲卑侮其君甚矣豈所以訓故或意其刺當時之變臣然是鄘詩也僞詩說遂以爲刺霍叔如謂霍叔季雖長而有童心猶未可知今直云以童子僭佩比叔之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此夏迂矣詩傳第曰童子不孫鄘人刺之蓋鄘在朝歌之南殺

紂餘習故周書畢命尚云玆殷庶士習寵惟舊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況在鄘侯之世風未移於三紀乎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佩有小觿右佩有玦捍大觿皆以備尊者使令之用此在成人之佩則然未冠者總角衿纓佩容臭而已又禮童子不垂帶悉則擁之有事則收之今且居然效成人之垂帶寧無慚愧蓋童子不自悸詩人見爲可悸故曰垂帶悸兮洸括云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如觿狀其葉如佩韘之狀是也鄭箋乃謂

芄蘭柔弱蔓延於地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稺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此寧獸非詩意幷非序意矣其解容兮爲容刀遂兮爲玉瑞均之强生支節者

鄘詩有狐篇

序以有狐爲刺時特漫詞耳衍之者謂男女失時喪其配耦固已膚矣又引凶荒殺禮多昏爲說抑何迂也朱子以爲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本鄭箋之意夫世豈有心欲嫁其人又旹爲狐者不知其詩自作乎抑宅人代述其意乎諸說總未可據詩傳曰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孔子以爲見惻隱之仁焉然則何以取義於狐也述征記云北風勁河冰始合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聽冰下水無聲乃過里語云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以其尾重善濡溺也故易以爲象曰小狐汔濟濡其尾小者材不足也狐者志不果也材不足志不果是以幾濟而有濡尾之難今言在淇梁淇厲淇側其狀綏綏蓋亦徘徊不進之意貧民不給於衣畏寒有如此者詩人所以憂其無裳無帶無服也非謂貧民寒夜與狐涉水君子見而傷之如僞詩說所云也埤雅又云狐之爲物在山今在淇梁失其常居矣然猶不失其常匹衛之男女失旹喪其配偶曾反狐之不若此又泥序而過於鑿者正義云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故假言之子無裳已欲與爲作裳以喻欲與之爲室然則無帶無服又何喩焉集傳在梁則可以裳在厲則可以帶在側則可以服猶爲近之

鄘詩氓篇

嘗觀召南標有梅之賦爲擇配也求昏而不能其禮則拒之以野麇強昏不得而訟則終之以行露蓋物不可以苟合況婚姻人道之始在易咸稱取女漸稱女歸皆利貞則吉不徒悅徒巽而已此女歸非禮衰而見棄氓之詩所爲賦也詩本刺而無一語譏詆但代棄婦言委致如其自敘詩之曲盡人情如此夫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蚩蚩抱布之氓蓋離其本土而淫於外州者何遽俞佮緣邪觀其卒曰總角之宴言笑晏晏則自綺歲未笄時蚤已失身矣匪來貿絲所謂女承筐無實邪方且輸情於遠送訂約於龝期愆望於乘高假靈於卜筮車來賄遷寄謀已非一日豈意女寵不敝席始乎耽者卒繼之以暴雖食貧捐搽佮三歲枯槁理家之勞何足償其失身之戚蓋至淇水漸帷而今之渡者視向之送者景況何如也三歲無幾亦未必容華遽凋謝其云老者特代爲怨婦之詞則然歐陽氏云桑之未落猶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喻男意易得衰落較然得之々蓋愛隆則膠漆

無以逾其耽歡墜則風雷不足比其暴惟其有是耽也迺其所以有是暴也至是而始咎士之二行不亦晚乎夫不正之士中女羞以爲夫孰令以絲貿布送頓丘而望垝垣乃猶自矜其不爽不知爽已久矣靜思自悼夫復何言易歸妹曰征凶無攸利蓋其卦與漸反位不當而柔乘剛士動於欲而失其健女驕於悅而失其順淫昏之感終非嘉偶故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夫使行必稽其所敝何至有太身一敗塗事瓦裂如栁子厚之自貽伊感者

詩傳闡卷之六目錄

衛

詩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
詩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奥
詩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詩傳衛莊公娶于齊夫人賢而不禮焉國人閔之賦
碩人
詩傳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綠衣
詩傳莊姜見怒于公賦終風
詩傳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詩傳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詩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
侯衛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詩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
詩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毋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
乘舟
詩傳宣姜不閑于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詩傳衛昭伯無禮于姜國人惡之賦鶉之賁賁
詩傳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詩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詩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詩傳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詩傳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詩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
賦旄丘
詩傳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詩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蝃蝀

衛詩引

衛自康叔至釐侯凡九君世系雖可考而事不少槩見釐侯之世子共伯餘未立而卒共姜乃以柏舟特聞夫從一而終婦之常分共姜其女而未婦者耶女而未婦則固齊風也繫之衛所以成其衛志也武公明德好賢淇奧干旄諸詩與賓筵懿戒相表裏而彼佗于王朝故不復還係其本國抑亦風雅之體固殊焉一傳爲莊公義方罔聞裳衣倒置去順效逆遂成禍階況繼以宣公之鳥獸行乎俗人每以鄭衛並稱

如不惟其音惟其詩則鄭詩烏乎淫如衛乃眞淫歷歷可刺耳詩皆表共姜之貞繼刻莊姜之賢亦不蔽宣姜之惡牒庸諱也斯非所謂女戎耶說者曰鵲奔先定中著其所以亾木瓜爲殿著其所以存是未知二詩本不屬衛一爲魯一爲鄘也如曰著其所以亾則采唐已先載馳矣夫穆姬閔宗國之淪喪欲爲之控大邦若乃黎氏見侵亦狄在衛宇下縱禍未慘于焚滌而情不減于廬漕俱如穆公之不禮控大邦者奚益哉卒以畧土之厚實興滅之顯名讓之晉景爲

衛計者左也試合觀諸詩載馳亦可當許風泉水竹竿河廣亦可當宋風旄丘式微亦可當黎風而三國本無風其詩或爲衛而作或歸衛而作或寓衛而作均係之衛宜耳穆公以下定獻殤襄四君之世皆無詩其後百年而有蝃蝀甚乎哉靈公之無道也嗟夫讀詩而貞淫芳穢之迹粲然矣

按漢儒謂變風終於陳靈考之春秋經傳陳靈以魯宣十年見弒晉景之略狄土立黎侯在魯宣十五年衛靈爲南子召宋朝在魯定十四年若使風訖陳靈則已無旄丘式微矣況蝃蝀乎自式微至蝃蝀又百年

衛詩栢舟篇

孔子於邶之栢舟曰見匹夫不可奪志也則于衛之栢舟亦當曰見匹婦志不可奪也唐李令伯陳情表曰舅奪母志夫既奪矣安在其爲志哉史記衛世家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與之賂和以其賂賂士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羨墓道也）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爲衛公按此所傳者訛耳武公之睿聖雖論定於既沒豈其惡始而以晚蓋計卽位之昔已季餘四十弑兄何事而猶躬自冒之且共伯若死於簒則共姜之哀誓悽惋寧僅如斯已者況玉藻云親沒不髦若釐侯既葬則共伯何爲尚兩髦乎今觀詩傳云世子未立而卒益知史氏所紀爲誣而武公之盛德固未易少訾矣乃兩髦之說亦有可商者內則云子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鬌音朶）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否則男左女右釋禮者以爲此卽髦也存而不忍去所以順父母幼幼之心長而不忘幼所以示人子之禮及親死始猶幸其生焉本忍脫之三日之後幸生之心已矣脫之可也故玉藻云親沒不髦此亦未爲無據郝仲輿辨之曰古者幼學稱髦士猶今之垂髫也兩髦丱也分髮作雙髻字取象形齊風甫田總角丱兮是也共伯以總角亾共姜在室父母欲以[illegible]嫁亦情也未嫁誓死人情所難故風骨刻之漢儒[illegible]兩髦爲翦髮夾囟者耶按郝氏此解最爲有見蓋髦之爲飾子事父母誠有之內則所云鷄初鳴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男女未冠笄者亦櫛縰拂髦總角其言婦事舅姑止櫛縰笄總衣紳笄不言拂髦則髦爲男子已冠未冠及女子未嫁者之通飾親在則存親沒則去似信然矣至於兩髦則無所見漢儒以初生之鬌垂兩眉之上者釋禮之拂髦而又卽以之釋詩竊意古今體制或不甚相遠若既冠而仍橫繫雙髻於額端無貴賤皆然成何淊象觀內則以拂髦先冠緌先總角則冠者必先拂髦而後加冠髦當在冠內未冠者拂髦而總之爲角斯眞童子之飾所謂兩髦者此是耶禮男子冠而後娶共伯兩髦故知共姜尚未嫁也未嫁而以死自誓所

爲難能而可貴也夫共伯誠以總角卒即其齒長武公無幾猶當在厲王之世凡詩以昔世爲次栢舟固宜先淇澳矣亦足爲衛風生色矣

按內則婦事舅姑不言拂髦則既嫁者不髦可知又雜記云女雖未許嫁笄二十而笄燕則鬈首注云燕居則去其笄而分髮爲髻紒然則即以兩髦屬共姜亦是未嫁之飾但竊爲三迻三則非兩其云髧彼則亦非自言斷指共伯爲是我儀我特親之也嚴坦叔解兩髦謂共姜毀容爲幼時之飾故幷辨於此

按王遵巖云古載籍可見其辨于婦人女子之事莫詩詳矣事之大者莫如節禮所謂一醮不改名之曰信是爲婦德而所以事人者也今考其詩以節著者共姜一人而已詩之所載自芼蘋湘藻求桑采蘩抱衾宜鴈雜佩耆肯敬一職而勤細事旣皆錄于師氏仲尼存之以爲教不宜詳小而顧略于大豈詩之所栽皆婦人之能言者其以節自全者或偶不能言師氏無從采而仲尼亦不得而存之與至于春秋所書終始全節不失婦道者唯紀伯姬又何其斬也繇是以推而節之難全也益可見矣裴母周氏貞節序略

衛詩淇奧篇

衛之賢君自康叔後未有過武公者賓筵懿戒乃其自賦而衛風之淇奧于旄則國人美之也大學於淇奧詩章既全引之又從而爲之注腳詩義巳明其後二章可迎刃解巳楚史倚相所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夫其學修粹密如此卒躋睿聖有以哉故孔子曰于淇奧見學之可爲君子玩終不可諼一語似作於武公既沒之後

與傳意民不能忘沒世不忘相合衍序所云有文章釋有斐也云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釋充耳也云故能入相于周釋重較之爲卿士車也如此釋詩不亦支且瑣乎至菉竹之爲竹本無可疑傳曰淇衛箘簵又云淇衛之箭又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伐淇園之竹以爲矢淇之產竹從來巳然自爾雅以菉爲王芻毛韓又以竹爲萹筑萹蓄注水經者因謂淇川無竹惟王芻萹草不異毛與今無暇遠引卽李空同遊衛輝縣記有云所謂綠[illegible][illegible]用也者蓋若桃源焉三湖

有巨竹蓊茂登山西望亭亭緣崖而綠者竹也衛地之有竹斯非明徵歟竹譜云不剛不柔非草非木謝莊詩云直而不介弱而不虧江逌賦云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謂此物也吳泉亭云竹有道焉其陰足庇仁也其風穆如義也節以自度禮也結根於輿智也幹而不華質也瑩若琅玕之色文也歲寒而色不渝貞也外直中虛誠也剛不爲木柔不爲卉中行也然則詩人以綠竹興有斐君子信有當也不待擬之金錫圭璧而德固巳茂矣詩故云河朔無竹淇

獨產竹與武公特禀異氣而生此亦近是

按禮記爾雅俱作菉竹菉與綠通菉衣采菉二詩皆然或者泥毛韓之說以菉非竹色菉竹二種交爲映縟似屬斐然文章之意是未知菉之卽爲綠也爾雅釋菉不釋竹雅翼云菉俗呼爲淡竹葉明乎其爲一物但不可以訓此詩之菉竹耳陸璣疏謂菉竹一草名猶承爾雅之餘驟毛傳以竹爲萹竹韓詩竹作薄訓之以萹筑萹蓄是又駢爾雅之枝指訛而益訛矣陸[illegible]謂此草澀礪可以洗攪利

於刀錯或者遂因是以比切磋琢磨豈其然乎

衛詩干旄篇

說者以干旄爲下賢固亦無謬但是役也果其躬造賢者之廬則如魏文擁篲於西河燕昭叩節於黍谷不難貶損以示恭乃四之五之六之逾濟浚城而愈加盛此以侈有位之榮觀則可耳何其與誠尚賢者相反耶詩人措詞當不爾愚意此干旄旟旌乃用以徵聘姝子如後世所謂安車蒲輪貢相望於岩中是也逸詩亦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翕惟爲姝子而馳驅故不嫌特加繁縟詩人致美之意當在於此姝

子亦非必隱士觀孟子云招大夫以旌則或衛大夫之食采於浚邑者歟序云美好善足矣又衍之曰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夫古者一車四馬上下所同浸假而五之六之制亦不儉矣藉令有諫則就寧弟可目其臣而不可目其君哉倘謂文公能折節如是此亦未然夫文公賴齊桓之力纔能自立於喪敗之餘未幾乘齊亂而輒伐其喪已倍武公無德不報之懿訓又從二禮逞謀而滅同姓之邢其惡已甚豈賢者教之耶且賢公子如重耳過衛而弗

之賓卒使成公受其大討敘於浚邑之姝子何有豈
進勸爲之駕傳雖稱其攸致勸學授方任能至於好
賢樂善不逮武公審矣干旄美衛公所以次淇奧與衛
有如此二詩而鄭譜槩目爲變風厥義何居

按古者天子之大輅亦惟四馬四匹爲乘故言車
皆謂之乘又謂之駟大明云駟騵彭彭則武王之
戎車亦四馬也車工云四牡龐龐則宣王之田車
亦四馬也節南山云四牡項領則大夫所乘亦四
馬也故或謂五之六之不過極言其盛非必實有

此數然漢制太守四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
驂故太守稱五馬夏書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列子亦云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則古
益有駕五駕六之制矣埤雅又云古者庶人駕一
士駕二大夫駕三諸侯駕四天子駕六又云天子
之馬常則駕四盛則駕六季彭山意衰世之君巡
遊無度懼車力之不勝而爲此豈後世遂因而通
用之歟

衛詩碩人篇

史遷有言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
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
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嗟乎賢如莊姜
而不見禮卒於無子信有命焉是固國人不能得之
君者所爲閔而賦碩人也莊姜之賢不足復爲君王
道第就恒情共艷者諷諭首述其族類之貴次述其
容貌之美三述其來嫁之儀且恐以朝堂之晏罷妨
閨房之燕爾意其相得倍甚而孰知愛弛不俟色衰

哉其不禮之故國人難以直指故寄興於卒章舊謂
侈齊地廣饒夫齊地即廣饒何足爲莊姜生色況河
在齊西衛東安見其非衛地而水族汀蘆安見非衛
地所有必屬之齊乎且齊冠帶衣履天下而所侈地
產僅僅如此細已甚矣詩說固屬偶筆其以此章爲
興殆近之河水北流興寵澤之偏注也網張魚躍興
莊公之溺於色而嬖倖跋扈失貫魚之序也葭菼揭
揭興賤品而高張也埤雅亦云葭菼上擢則鱣鮪依
焉而爲衆患詩以譬妾之上僭是也又云始生曰菼

其根旁行萃標槃互無辨而又强焉故又謂之蔬蔬
之始生常以無惟苛其强也乃能爲亂此雖爲葭菼作
解卽謂詩人寓言亦可庶姜對嫡而言孽孽言其旁
生也庶士卽庶姜所生孽子有揭狀其齊寵錯鷙若
阻兵安忍之州吁是也如以末二句爲譏衛朦之盛
若韓奕之後如雲則當列在農郊之稅且庶姜見稱
猶曰莊姜德比齊說侮免江汜至媵臣之有揭何爲
者卽其中有聖如伊尹貴如虞公恐詩人亦無庸點
綴及此矣詩說以此章爲寓興意兼亦寓比而末二

句直是賦總不必太分析得其意可耳
按古詩之不見刪於孔子而偶逸於秦火後者如
唐棣麥秀兩章是也幸而詩傳尚存其目得以參
伍訂正之若碩人次章末句素以爲絢分微辭論
子夏之問後世不知有此詩矣或謂孔子刪之非
也夫聖賢方藉此以闡先質後文之義既存其義
於語又何嫌而刪其句於詩如以每章皆七句嫌
此獨多一句則三百篇章句參差不齊者夥矣如
嫌其詞頗涉冶卽說本章中更有冶於此者如以

存之恐後人疑莊姜爲施朱傅粉爭妍取憐者流
或反掩其靜正則詩中原無此意故知孔子本未
嘗刪特漢初經儒不暇證據辭論而增入爾抑非
獨此也如小正浩浩昊天之上有兩無其極傷我
稼穡二句見韓詩而毛氏本則亾都人士首章毛
詩有之而齊魯韓三家則亾故服虔以行歸于周
爲逸詩周頌賚之篇毛詩亾於繹思句三家有之
崔靈恩集注取以繼其末此等皆不係孔子所刪
明甚又非獨此也辭論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

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數語當是堯
典原文今爲僞禹謨所割裂錯以他語止若舜之
命禹者則然而堯典反不載又如孟子放勳曰勞
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
德之亦當是堯典原文今舜不見於尚書豈亦孔
子刪之耶蓋秦火以後所脫漏者不少矣
按鄭氏以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
所服其箋丰之錦衣謂庶人之妻嫁服蓋以士昏
禮女純衣纁袡則此錦衣加褧當爲庶人妻所服

要之亦臆詞耳季彭山因是謂錦者織布爲錦文而褧則無飾之襌衣上得以兼乎下故莊姜亦服民間之服而又襌衣覆錦以晦其美其常服如此不事表暴所以爲賢也果爾似有合於素以爲絢之旨第純衣未必非士妻之錦衣而錦衣亦未必織布爲之況君夫人之錦衣豈與士庶之妻無辨即士昏禮云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景即褧也竊意夫人自有夫人之錦衣褧衣士庶人妻自各有錦衣褧衣總無關於詩之大旨不必深辨鄭又改

農郊之說爲襚謂莊姜更服于近郊夫更服即有之而說豈可以爲襚亦太舞文矣

按漢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然碩人既爲衛侯妻而邢譚之夫人又皆其姊妹行也亦足證漢儒之誕妄

按次章妙寫娟麗後世騷人辭賦祖之如大招篇云朱唇皓齒嫭以姱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靨輔奇牙宜笑嫣只招魂篇云娭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艷陸離些好色賦云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洛神賦云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雲髻峩峩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皆此詩爲之嚆矢也其所云素以爲絢者亦即芳澤無加鉛華不御自然艷麗之意孔子繪事後素之解原非專爲此詩注腳若以考工記證之則此句當指象服蓋練帛爲素畫以五采所謂素爲絢者是耶然詩人則直寫其淡妝云爾

衛詩菉衣終風日月燕燕篇

衛莊姜四詩菉衣固其最先者毛詩冠燕燕于日月冉歷終風于日月後何倒置也以燕燕爲莊姜送歸妾是矣他三篇則槩之曰莊姜傷已又何其雷同乎詩傳則云莊姜憂嬖子州吁之好兵賦菉衣見怒于公賦終風州吁弑桓公姜歸齊賦日月送戴嬀歸陳賦燕燕其次第原自秩然蓋內寵竝后嬖子匹嫡自是亂本完雖出自戴嬀旣爲姜也子猶之乎嫡矣乃母好子抱州吁獨見寵則完之無寵可知石碏所謂

賤妨貴少陵長小加大是也以爲傷已而作義亦可通但未悉莊姜所憂之大旨至其思古亦非聊以凡慰蓋絲在所治之猶子在所教之染於綠則綠著於邪則邪僞無詭兮欲其效順去逆也觀碩人所賦莊姜豈待色衰而後愛弛絺綌淒風直自寫其淒涼甚况如是因思古人正名定分教以義方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家道正乃眞得我心者今且爲風暴今且爲陰曀今且爲雷虺狂悖已甚安能及古以不古處之故至於尊卑失序篡弑相尋數僅悼懲於是日月之詩作焉窮則號天痛則呼父母此莊姜淚於憂患之言也人知戴嬀歸陳而不知莊姜亦歸齊蓋殺其子安容其母詩說雖屬僞筆其云姜與嬀皆爲州吁所逐同出衛埜想當然倘不然婦人送迎不出門賢如莊姜何至越禮遠送如孔疏所云者耶郝仲輿云燕春來秋去以比別離其依人爲乎子也莊姜於嬀以子相依子亾相失故以爲比不言夫亦子弑國破人亾而托與燕燕至曲終奏雅未亾人之志有如嗷日千古離情此爲絕唱胡休仲云嚴坦叔謂雙飛之

燕常相追逐送別之呰徘徊不舍意亦良然第此詩傷離之意居多頡頏下上雖若盤旋都成去色無非助其淒惡者下埜以爲送無聲而涕零痛若摧心詣雖盡意讀之如哀蟬咽蚓情緒慘裂衛事亦可知矣噫夫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有由然哉

按豨詩以燕燕爲定姜作韓詩以爲定姜之娣作總攝勘說不必置辨

衛詩擊鼓篇

按春秋隱公四季春衛州吁弒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夫州吁簒國不滿三時而伐鄭之師已再舉其阻兵安忍虐用其民甚矣劉安成謂據左傳圍其東門五日而旋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爲用也此但言其初舉耳詩傳兼舉人而言則是詩之作當在再出師時若東門之役舉固未之與也又按史記衛桓公二季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犇十三季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亾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季州吁收聚衛亾人以襲殺桓公自立爲衛君爲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之觀此則州吁之伐鄭蓋與段比謀而舉羽父之固請帥師亦所謂同欲相求如市賈者也是何亂賊之比肩接踵也是故春秋托始于隱

衛詩親臺篇

衛自莊公不夫莊姜不見答致醸州吁之簒衛人殺州吁而立晉是爲宣公先是宣公烝於夷姜生伋子比長爲之娶於齊而美乃自納之親臺所爲作也齊女入衛道必經河故築臺以要之河上新仲與云泚汗下清流之狀人情羞愧汗泚則滌之以水此新臺甚有泚也而近河水之瀰滿挹彼洪流烏能滌此汗顏乎似也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爾雅釋訓爲口柔面柔孔氏正義云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顏色而爲詞似籧篨面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似戚施宣公下淫子婦詩人度其狐媚之態故惡而爲此比此解亦太作意總之旣無人道亦非復人形極醜之耳鄭氏箋不鮮爲不善因而改不殄爲不腆皆非也詩意蓋曰方將燕婉是求豈意世間不乏籧篨者其鮮與殄之字義昭然矣嗟乎聖人錄此以垂戒而後世猶有蹤其惡如楚平唐玄之爲者籧篨戚施抑何不鮮而不殄耶夫其鳥獸行無論惜乎彼婦亦遂無抗烏鵲之操者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

自高飛羅當奈何此戰國時宋韓馮妻何氏見奪於
康王而作歌也又貽其夫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
日出當心遂雉經而死或云與王登臺自投死嗚呼
烈矣綠珠之樓墜似之

衛詩二子乘舟篇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
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
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夫伋壽之
爭相爲死左史載之詳矣宋容齋洪氏自生疑竇曰
衛宣以魯隱四年立魯桓十二年卒凡十有九年其
烝於庶母夷姜也姑以卽位之始便成婚亂而伋卽
以次年生勢須十五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
能同母譖兄又能代爲使者越境非十歲以下兒所

能辦此決無之事春秋好事者爲之耳按洪氏始考
之未悉也夫夷姜固莊公妾而衛宣非與其父莊公
爲代者也莊卒而桓立十三年入春秋至魯隱四年
則衛桓十六年矣其春桓爲州吁所弑九月衛人殺
州吁而宣公晉以是冬立然則晉之烝夷姜而生伋
子當在其兄桓公之世及宣卽位計伋年且長因以
爲世子新臺之築距此時亦或不遠其十九年間所
生壽朔或已幾弱冠壽之能代兄使而朔之能同母
愬兄固無足怪今觀詩傳云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

伋壽夫壽爲母弟則又非宣姜所生此說更在左史
前尤爲可據乃僞申公詩說云宣公使伋壽如齊而
沉之於河其說祖劉向新序似於此詩較切然向序
未盡足憑也向序云伋前母子壽與朔後母子則既
不能辨其母爲何人矣曰壽母與朔謀使伋乘舟於
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因與同舟伋傅母恐
其死也閔而作此詩壽閔其兄且見害作黍離之詩
夫謂此詩爲傅母作似矣至以黍離爲壽所作何戾
則又蹖齊韓二家之說也或謂是詩簡短諱避未見

有甚傷悼意無乃懷人惜別之詩嗟乎卽汎汎其影
一語亦自無限慘傷矣又謂二子之逞或車而不舟
且壽先往而伋從又未嘗同舟夫自衛適齊勢不能
無渡河何以必其不乘舟惟是宣公之欲害伋也多
方其殺機或一不售之中河而再售之於齊界則向
序似得其情要之此二子者志誠足悲矣史遷與申
生並稱有以哉歐陽氏謂伋當逃避使父無殺子之
名李氏又謂壽無救於兄而重父之過論非不正亦
稍苛焉胡休仲云夫子仁哉齊必錄伋壽矣

衛詩君子偕老篇

歐陽氏有言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
偕老是也鄭夾漈云詩有美刺者不可以言語求必
將觀其意可矣其頌美[illegible]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
言其威儀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
緇衣之宜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其譏刺是人
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服飾之美而
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君子偕
老副笄六珈是也郝仲輿云此詩本刺而但亟稱其

服飾容貌所以寓誚淫之意首言君子偕老諷以義
也姜之不能偕老甚矣次章云玼兮言泚也猶新臺
有泚之泚汗顏之比三章云瑳兮笑而見齒曰瑳竹
竿亦云巧笑之瑳言可笑也皆諷刺之微辭似已猥
衣展衣卽所謂象服元命苞云天之言填則此蓋亦
爲填取其塡實也運斗樞云帝之言諦夫人當審諦
如帝德也要以偕老一言已是宣姜之律令夫姜所
宜與偕老者何人故舍其伉儷而戚施是偶縱令其
果委佗而如山河亦誰得謂之淑胡帝胡天直所謂

人妖耳唐人之咏太真亦曰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
瑤臺月下逢

衛詩鶉之賁賁篇

嘗觀列國之風未有穢如衛者一宣姜耳本爲伋也妻者而乃爲晉也妻爲晉也妻則爲頑也母矣而又爲頑也妻姜之不淑已甚而頑蓋效尤于晉也語曰豯於禮義入自人門豯於情欲入自禽門今以鶉鵲視無良者則謂其爲人不若爲禽審矣序弟曰爲刺姜故埤雅云兄女兄也娣刺宣姜之詞君女君也姜刺宣姜之詞然則昭伯獨無譏乎或又曰此二人之惡著矣無所用刺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惠公朔

去四年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頑烝宣姜至生三子二女非一日矣前此朔尚幼國人無識焉迨長而復入見其恬然相安而不知恥故爲朔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爲兄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閑也此意亦婉又考惠公之奔齊實踩左右公子去黔牟而逐之黔牟者頑之弟在位八年則我以爲君安知詩人非刺黔牟耶然惠公亦不宜君也搆殺其兄而竊位已爲不道紀之役父未葬而吉服從戎不稱子而稱侯以挨鄰國其視彝

倫不啻弁髦世類非人理所容傳春秋者以其不能
使衛小衆羿之術薄乎云爾是詩首章旣托爲朔刺
頑則次章卽托爲頑刺朔斷章取義亦可抑務之左
傳鄭伯有賦鶉奔趙孟謂牀笫之言不踰閾而上其
將爲戮則詩本爲刺頑與姜也尤信嗟乎衛事如此
熒澤之敗晚矣先儒見毛詩鶉奔居定中前遂謂爲
狄所滅之因無論定中非衛詩縱令定中果爲衛詩
而以無良人非類之尊儼然再造是著其所以興耳
安在著其所以亾夫詩亦惟世系是奠卽欲垂戒豈

應舍盧漕而先建國爲是說者不旣迂哉

衛詩采唐篇

凡詩多摘章首二字爲篇此詩空名采唐而毛詩名
爲桑中葢序詩者緣樂記有云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亾國之音也其政散其
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夫旣以桑中爲桑間則
亦將以淇上爲濮上然實非也按史記衛靈公適晉
舍於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爲平公
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
水死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此則所謂濮上之

音其非此詩之淇上明矣或者因是又謂桑間卽濮
水上桑林之間按左傳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
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
題以旌夏而莊子稱庖丁解牛合於桑林之舞然則
樂固有名桑林者或卽以地得名也記謂宋音燕女
溺志宋旣無風又不可當以商頌將無此類是邪今
縱未有以見桑林之卽爲桑間亦安見桑間之卽爲
桑中郡縣志謂濮陽城外廣陽里桑中在其中夫禹

貢兗州桑土既蠶而後何地蔑桑中而必濮陽里且記以桑濮對鄭衛而言鄭衛既非一國則桑濮亦應非一詞若此篇直如詩傳槩爲采唐足矣且未可以桑中目況可目之爲桑間又羿目之爲濮上乎乃其列三姓貴族女何也序謂公室婬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固已俚甚然序猶云刺奔而朱子直謂婬者自言其俚更甚竊意如簡兮之思彼美乎然詩意又不倫矣今按當時風俗固有駘蕩如此者溱洧之秉簡相謔猶曰此淫者倡耳乃宛丘之婆娑𩞦遊子仲氏

且然墨子云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故春秋桑莊如齊觀社（二十三年）公羊以爲觀齊女踰年而夫人姜氏入僖之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僖十四年）踰年而季姬歸於鄫此非桑中上宮之行徑哉夫以魯素稱秉禮之國其君則越境而觀隣女其公女則踰閫而遇外君縱誕不簡如是況素宣婬如衛俗者彼沬鄉東北亦衛之社與防歟詩傳以爲公室蔑禮衛人刺之自是蘊藉而僞申公詩說乃云宣姜召子頑於公桑久處而遂送之夫子頑與宣姜公然配偶且生三子二女矣有何顧忌尚藉公桑蠶室爲繾綣地哉卽如其說則國人所刺應止一孟姜耳孟弋孟庸何與焉適彰其蔑稽也已

衛詩載馳泉水竹竿河廣篇

女子惓懷宗國亦是恆情何衛女思歸形之篇什獨多而尼父所錄不一而足則豈其漫無關繫也者許穆夫人賦載馳左傳足徵已詩傳以泉水爲宋桓姬閔衛之破竹竿則其媵和之也今觀詩義良然但泉水思歸雖切未見有急難之義如載馳者至竹竿意益舒緩矣豈許小力不能救而宋桓猶能迎遺民從灒邑曾伸一臂之力故桓姬但致其懷思其媵則止述舊游之勝於今不再以見宗國破滅至廑女子之

憂憂有緩急故詞有隆殺歟然則賦竹竿者或卽泉水所云諸姬也禮以姪娣爲媵未聞有以姑姊爲媵其又云諸姑伯姊何耶如謂感親之沒而念骨肉之存思與姑姊一通慇懃情亦近似但母家且義不得遣何況姑姊詩人本意則謂有行而遠父母兄弟凡爲女子皆然若我可歸唁諸姑伯姊當有先我而歸者盍嘗問焉問非必親問亦非果遣人問特設爲與謀之詞若此耳此三詩皆爲衛發也而毛詩係載馳於鄘解者曰衛遷於鄘故載鄘風然泉水亦衛女作何以載之邶風豈衛又嘗遷邶乎卽使城楚丘果爲遷鄘而此詩固作於廬灒時尚未有遷國之役況偕老鶉奔懿公以前之詩何以亦繫之鄘也至如桓姬歸衛思其子襄公賦河廣夫宋襄卽位在僖九年今其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若衛果渡河而東則與宋皆在河南矣何以杭爲或者因是又疑此詩作於襄公爲世子時衛尚未遷國則當狄入衛桓姬原已在衛彼賦泉水者又誰耶若夫茲父從目夷逃衛桓公疾急乃召而太之焉則說苑載之詳矣

衛詩旄丘式微篇

毛詩編此于邶說者類以爲衛宣公時詩故曰衛不救黎侯亾國寒矣厥後卒有熒澤之禍此以毛序臆之耳夫詩既作于寓衛何不繫之衛而繫之邶其爲錯簡可知據左傳魯宣十五季晉師將伐赤狄潞氏伯宗數酆舒之辠以其奪黎氏地六月癸卯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秋七月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夫黎小國不箸于春秋而僅見于傳若此此正衛穆公時也中露泥中毛氏以

爲衛邑古今山川記云黎侯寓衛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水經注以黎陽縣土城汙下城㞐阜小疑即詩所謂泥中既無明據而中露又古所未詳或以上黨壺關黎城茲屬潞州疑中露在其間然此三縣皆古黎地何以又爲衛寓黎侯之邑也朱子言露濡而無所庇覆陷溺而不見拯救此從王臨川說得之其微君之故之躬胡氏謂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以身下人而人不有其身最爲得解若如朱傳則主憂臣辱分固宜然何得爲此怨詞或者又援晏子爲社稷死亾爲己死亾之說疑黎侯必有不君致亂之階而召狄故云夫國君至于失國其不能自彊固也而爲之臣者可若是懟吝且晏子權詞本非純臣之誼又何足引列女傳以式微爲黎莊夫人及傅母所作則尤屬勦說矣

衛詩蝃蝀篇

衛文之世無詩向祗以定中蒙美譽而定中巳還之譽矣序蝃蝀者曰文公能以道化其民而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似微文公衛人遂莫知淫奔可恥者矣則先是宣公之世何以有偕老鶉奔諸刺詩乎詩傳以爲譏靈公召子都子都美男之通稱鄭大夫公孫閼亦號子都鄭詩扶胥亦曰不見子都此所云子都則宋朝也葢衛夫人南子舊通於宋朝故靈公爲夫人召之事見左傳定十四年郝仲輿謂春秋之時褻衣

裳爲毛羽恥人類爲鳥獸倡優下賤羞爲之事王公薦紳冒昧嘗試而不恥與人善易室而處與人不善殺之而分其室君淫臣婦於其家卿大夫褻寮友之妻于路縱夫人宣淫於境外率將士班處于人宮甚者如衛子頑之妻其母宋襄姬之通其孫齊諸兒之淫女弟楚熊比之奪子婦是皆然矣則又有爲婁豬求艾豭者異哉子言靈公無道意在斯乎春秋書衛公叔戍來奔而趙陽北宮結公孟彄亦相繼歧途而出皆以欲去夫人之黨而夫人訴其將爲亂也何物

蝃蝀令人莫敢指至此又按史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甚矣靈公之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莊子謂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然則南子之號夫人始妾爲妻者耶傳曰男女有別夫婦有義而後父子親父子親而後君臣正靈之不馮其子有繇然矣

詩傳闕卷之七目錄

王

王詩引　黍離　暘之水

君子于役　葛藟　子衿

何草不黃　嘶嘶之石　采菉

大車　何彼穠矣　唐棣

丘中　采葛　無將大車

君子陽陽　黃鳥　我行其野

苕之華　中谷　有兎

詩傳王世子宜臼弑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詩傳荊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暘之水

詩傳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詩傳平王之族流散而　賦葛藟

詩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詩傳桓王　辛苦之賦何草不黃

詩傳周人從征賦嘶嘶之石

詩傳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菉

詩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詩傳齊襄公　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

詩傳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索之經文不得）

詩傳西子賢而退隱周人慕之賦丘中

詩傳　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

詩傳大夫　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詩傳　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詩傳民適異國　賦黃鳥

詩傳士就親（下十字皆半闕富云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埜）

詩傳王室亂人不　生賦苕之華

詩傳京師饑　流而怨賦中谷

詩傳萇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兎

王詩引

范甯氏謂孔子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于邦君夫王之不德輙可降爲君則君之不德將降爲何等此以褒貶說春秋者謬也後儒則謂孔子作春秋方繫王于天以尊周室乃優于詩而降之耶葢自周太師采詩之日命名已如此程大昌氏曰王詩雜寘列國如冀州之在禹貢下同他州不必更加別異知於帝都之體無損也知言哉隽弱侯云風之與雅體製不同若今詩所謂選也律也詞與曲也故其聲風即二南

亦系之風其聲雅即正月亦系之雅正不以此爲升降此足破相沿之訛說矣今試觀黍離以下等詩揚水懷旋登出車簡書之畏于役曷至登杕杜靡盬之悲葛藟終遠登頍弁具來之歎子衿嗣音登菁莪錫朋之喜無論不敢望大雅亦何篇可入小雅者即如草黃嘶石采菽諸篇大槪爲桓王征役作然以視家父節南山之誦類乎否也則所謂風雅各自有體不可易置是已苐草黃嘶石采菽無將大車黃鳥行野苕之華七篇毛本亦嘗列在小雅此則雅之末得所者一經聖裁而雅之所得并風之所亦得葢曰是固王朝畿內之風還之王國而已非有所貶也不然繁霜雨無無論已東遷旣久而家父誦訩猶列于雅豈聖人偏有取于桓本風也而故美其名曰雅乎則又何不并草黃嘶石采菽諸詩仍歸之雅乎故知聖人未嘗升風爲雅益知聖人未嘗降雅爲風矣

蘓子謂周之失計無過東遷比於富民之家一敗而鬻田宅歷引古之避寇遷都未有不亾雖不亾未有能復振者楚聽蔿賈之計不遷而楚始大晉聽王導之計不遷而晉復安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强猶愈於東晉之微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此論若豫知後宋有南渡者亦嵬異矣哉呂氏則以爲岐豐之地自犬戎盤踞舊都

非周所有故平王賜襄公取之其勢非可以不遷夫秦能以一國取之王獨不能率諸侯取之乎竟使千季堂搆一朝瓦解周人方悲其離黍而秦人且修其條梅代興之兆于是見矣按竹書紀幽王十一季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申侯叅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而詩傳乃曰王世子宜臼弒其君自立于雒何也蓋先是宜臼被黜奔申王師伐申將求太子而殺之以成伯服爲宜臼者非奔即逃必有遯以處此即不然亦當終身不有其位乃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歸德於太巳者觀其命文侯曰肆先祖懷在位曰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彼其志在得位而巳即謂不與于弒得乎詩傳以自大爲文不與仇人之重致也自是瀍洛之外聲教阻絶西都故壤夷爲甌原尹伯封過而傷之賦黍離荆棘銅駝之感不勝愴忘矣韓詩亦以爲尹伯封作但謂其兄伯奇被掇蜂之譏見殺憂懣不辨黍稷則訛也且伯封亦未至見殺也輔固以爲衛宣公子壽閔兄伋之見害則此當爲衛詩矣漢初諸儒俱未見詩傳影響勦説其可準

的惟序所云大夫行役閔宗周之傾覆者雖未詳作者主名大較得之其邁三家而孤行至今間亦有攸當歟

王詩揚之水篇

竹書紀宣王七年王錫申伯命大正崧高所爲作也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則申人之逆王命已在宣王之季矣幽王十一年申人及犬戎入宗周弒王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其卽此役乎僞詩說緣詩傳有荆伐申之語遂云荆子討申侯弒幽王之罪夫弒君之賊固人得誅之使楚子果假此爲兵端何待三十餘年後第齊桓召陵之役尚追問昭王之不復則荆人此舉固不忠無詞耳甫許與

申接壤當皆因伐申而侵甫及許容有之卽不然而二國惕於震鄰或邀王寵倂爲之戍亦非必待其見侵也孔氏乃云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又偕甫許以言申特如史記稱秦爲趙之類其實不戍甫許此則固矣按國語史伯云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甫卽方强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竹書紀幽王旣弒立宜臼于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詩明言戍甫戍許何謂實不戍邪夫以天子恤諸侯之患豈非義舉第平王此舉則私私其恩實私其讐呂氏謂平之戍申與晉平城杞相類夫晉於杞戚也非讐也以其棄諸姬而屛夏肄君子猶譏之若平王奄奄甘爲讐人役又未可同日語矣彼其之子或在國之疆或畿外之民皆是不指室家也郝仲輿云是皆周室播遷非有餘勇可賈特以受人施者畏人欲不爲之役不可得耳寄生之天子旣不能令於諸侯六百里之甸卒又無人可爲踐更故行者有不均之歎是已揚之水凡三見而不流束薪束楚徑與鄭風相襲想古有是成語云

王詩君子于役篇

此詩大埸之水後所云于役者即戍申之役也夫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平生遣畿內之民爲鄫人役周人固已不甘使其蚤畢事言旋猶稍慰室家之望觀斯篇曷月予旋則固已卜歸休無期矣居者之思嘗亦猶行者之懷此于役所爲賦也詩非必眞婦人自作特詩人體其所必至託閨情以寓諷見征夫久戍室家懸望有如此嘗觀杕杜采薇悲日月之繼嗣多恤於匪載匪來悼啟居之不遑惄憂於載饑載渴似與

此詩不甚相遠然彼則自上閔之此則自下述之民情舒鬱所由異乎嗟乎先王以人遣使人後世以牛羊使人而不知牛羊之歸猶有期也齊襄葵丘之戍瓜時而遣及瓜弗代而無知之禍因之爲人上者勿以于役爲細故人情固聖王之田也

王詩葛藟篇

嘗觀中庸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凡人情恩淡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訊能無怨葛藟之作蓋自怨生也誰非王族詩傳何獨言平王之族古之釋族者其說多端大較則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左傳晉獻患桓莊之族偪去富子以謀之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

毛傳釋沮洳之公族以爲同祖則似大狹而左傳同族於禰廟注謂五服之內者近之記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白虎通曰族者湊也聚也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左傳宋樂豫云公族公室之支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其即謂此詩歎河滸河涘河漘生非其地喻流散也觀平王之命文侯者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又徑曰父義和而不伯之叔之夫

文侯雖嘗扞王於艱何至卑屈依怙如是且申侯則讐也德其太巳遺幾民而勤爲之戍其依申侯爲果贏可知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巳夫有天下而不庇其族至於終遠兄弟親所疎而疎所親棄同即異是曰離德周之盛也萼鄂輝於常棣苞體茂於行葦逮葛藟之刺興而維翰之勢日衰矣周所以卒於不競歟

王詩子衿篇

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說命所謂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道集厥躬堅王化民成俗未有不由此者周衰敗黌序鞠爲茂艸平王以播遷餘息偎自偷安百務艸剏何暇問及學校君子傷之乃賦子衿記云士珮瑞珉而青組綬則子衿正謂士子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記所謂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歐陽氏曰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挑達城闕開日遨遊無度者也夫學校之設春秌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爲之士者方且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何暇爲城闕之遊撫逢自婾乎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但好登高候望爲樂此固詩人所爲思耳其後大夫原氏至以不悅學相語閔子馬謂學殖也不學將落而下

厚氏之亾因以卜周之亂有自來矣鄭近王畿其風
相近故其簡有錯溷者朱子但見爲鄭詩遂謂詞意
猥薄施之學校不似改爲淫奔乃其作白鹿洞賦曰
廣靑衿之疑問亦未嘗斷然以序爲非也

王詩何艸不黃漸漸之石采菽大東篇
毛詩艸黃漸漸石采菽三篇竝刺小雅末簡故序皆目
爲刺幽王不知其與大東竝刺王風皆爲桓王征役
而作夷考桓王征役見於春秋者惟称桓五季龝蔡
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夫九伐之灋掌自司馬發禁
命事方國畢會此天王征討之體也今王躬遣甸卒
而僅能以其朋從王靈替矣安在其悅以使民乎先
是魯隱五季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
武氏助之無何而曲沃叛王乃始命虢公伐曲沃而

立哀侯於翼是則樹翼之德僅酬助曲沃之嘗雖逆
順異義總以恣其私喜怒不足彰天討而三時之中
再尋干戈輕用民力如此民何以堪命嗣是魯隱九
季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微其幾
內可知已魯桓四季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師競已甚明季遂有伐鄭之役繻葛中肩王令益不
行於天下嗣是曲沃滅翼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
緡於晉此豈能不用其徒也者然猶不失爲義舉十
季春虢仲譖其大夫詹父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是

天子爲大夫與師也終桓王之世無歲不有其[illegible]旅繹騷非止經所書伐鄭一役而已此正家父所謂空我師勞百姓俾民不寧者夫佳兵不祥黷武無猒中興如宣王南征北伐後爲雅歌而條戎奔戎姜戎之敗逋猶詒譏於辭終子晉謂其貪天禍況桓王徒逞其踔厲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攻伐之地所由始與六月采芑江漢常武之師異矣當時從軍士卒無靡盬之銳氣有僤勞之怨思居者則念其征夫行者則訊其家室四詩所爲作也其不與家父節南

山之誦然則小正傳者彼陳諫而此述情體固殊也夫人情聖王之田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何至今無日不行無人不矜嗟匪民而皆同穴乎聖人錄此以明王道本乎人情云爾序有兔者曰桓王失信構怨連禍君子不樂其生而疏伯兮者亦疑其爲從王伐鄭之役豈知桓王之世固自有詩爲如此哉若乃幽王雖無遣其征役不少槩見惟竹書紀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及十年王師伐申不旋踵而僇於戲矣於經營四方迯人東征何與或以舉火召諸侯事附會之尤不相蒙之甚者

按詩傳桓王二字止冠之何艸不黃而愚以嘶嘶之石采菉大車三詩併屬之桓王者以此後何彼穠矣事在莊王四年故知庸此皆爲桓王詩也莊王而後景王以庸爲釐惠襄頃匡定簡靈八王其詩則唐棣止中采葛無將大車四篇不可別其作於何王之世

王詩大車篇

序謂禮義陵遲男女婬奔詩人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後儒遂以大車爲聽訟之車毳衣爲聽訟之服此妄也今覩詩傳次此於艸黄嶄石采葛之後云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按古者凡出車一乘別有兩車一正一副小者曰輕車卽兵車大者曰重車卽役車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又按周禮巾車職云大夫乘墨車疏謂異漆革車而不畫者此駟車也大車則牛車也安得指牛

車爲駟車因以爲大夫聽訟之車乎又許愼說文以毳爲罽而次章之璊作𧆑（禾之赤苗）明非毳冕矣埤雅亦云毳冕作繪宗彝非所以聽訟是也而又以菼玄璊纁爲大夫玄冕之章衣裳如之則經文但言毳衣不言毳裳且玄冕所以朝聘王之大夫祭於巳且不服服況聽訟乎季彭山云毳冕五章之畫衣以絲爲之而如菼如璊之毳衣以毛布爲之此足破舊說之誤矣菼蒅騅也䓨也璊虋也卽大雅之維虋也詩人意謂役久衣敝其蒙茸綻裂有如此耳爾指室家良子謂驚懼之子猶言愁人憚人也奔謂軍潰而丢疑此卽繻葛之役蔡衛陳皆奔王卒雖敗而王猶能軍也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所謂泫童心駭威尊命賤亦異乎畏此簡書靡使歸聘者矣其卒章可與擊鼓卒章參看嚴華谷泥序陳古刺今之說謂古男女守禮之正生則不相瀆死則從一以終夫世豈有不可同室而可同穴者列女傳訛爲息君夫人作夫息嬀一婦人而事二夫所誓與同穴者謂誰也

王詩何彼襛矣篇

三百篇槩多錯簡學者不得古本見之卽心知其錯無設出一語以相證如何彼襛矣一詩明言平王之孫其爲東遷以後何疑以其竄於召南如櫻蜂之不可攻也遂強爲之釋曰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如書稱寧王易稱康侯之類此正與釋執競之成康爲成大功而安之同一謬妄益泥成康沒而頌聲寢而召南作於文王時距平王不啻遠也惟章俊卿考索力詆舊注之舛直以爲卽春秋所書歸齊

之王姬然終無解於篇次之殽亂乃依違其說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采詩之地則召南也夾漈鄭氏亦云曾不思黍離既作甘棠故地已非復爲周有天朝歸妹何與岐雍舊氏事襛李之歌不與條梅竝奏審矣顧安所采此或者又見春秋兩書王姬歸齊未知誰是此詩所咏夫帝子下降何國蔑有卽齊以名邦聯姻王室當亦不止此二姬特繇魯主婚則書非魯主婚則不書耳乃莊十一季之書詞畧不若元季之書詞詳者此卽刪詩錄彼襛意也車中之雝魯與齊襄讎不共戴莊王卽欲以避姑繫援大國豈無嘉偶而必適淫穢之雄狐又其宅同姓之侯誰不可爲婚主而必以屬儼然在縗絰之魯爲魯人者縱餌桀叔之錫命猷不當引義力辭乎而僕僕焉甘心爲讎人役何也周與魯益胥失焉夫子故詳書其事以表義而傳或以築館於外爲禮或以築之爲禮於外非禮而爲變之正其所爭者末矣今誦襛矣三章華多照燿之色絲顯比合之情車爲載德之輿侯乃降王之賓意含象中情溢言表若曰世固有好逑如是乎惛

也此王姬之車耳章俊卿又移過於王姬謂詩人刺其容色之徒美而無肅雍之德想姬固當不受序以爲美王姬之肅雍姬亦未必遽受惟詩傳以爲周人恥之而賦嗟乎非猷周人恥之卽王姬亦應恥之矣又非猷爲周恥之賴亦爲魯恥之矣

訂王詩唐棣篇

魯論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夫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予嘗竊疑其說夫詩人所謂遠者室也室誠遠矣而孔子强目之爲不遠於義何居如謂風人懷人聖訓著已則何詩不可垂教而必偕一室以闡理及觀詩傳篇目王詩有唐棣篇其傳曰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說曰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今三百篇無此詩而鄭詩有東門之墠二章詩傳篇目所不載予乃悟唐棣卽東門之墠

首章也今試細翫其文義每章承上文遞下而各自爲韻首章言室遠次言室非果遠但其人自遠三章有踐家室室之邇也予不我卽人之遠也然則所謂思者思賢人也夫王者舉綸天之綱以羅海內之雄何賢不可致珠玉無足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我不卽彼而輒冀其我卽亦足微其簡賢矣且思賢而賢不我卽厥咎安在猶自謂能思乎故夫思者非眞思而遠者非眞遠孔子釋詩蓋合三章中究其旨非直爲首章彙案魯論所引四言特發存耳序東門之墠者求其說而不得漫指爲刺亂謂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朱子於鄭詩他序槩祇爲謬歟謂此序得之縱不知爲唐棣歟不可作棄賢解乎何其好坐人以淫奔也或謂是鄭詩也安得繫之王曰詩傳如此類多矣卽如子衿亦係之王其編次淩非後儒所能變置當是孔子刪訂舊本云爾

王詩丘中篇

此詩恉隸後蓋昔王棄賢而賢者退隱周人所爲志慕也序意亦近是但非莊王耳毛傳云子嗟字朝有功今而放逐國人觀其業而思之言丘中墝埆之處所以得有麻者乃留氏子嗟敎民農業所治也又以子國爲子嗟父歐陽氏謂弃世諸儒皆無考據毛公何從得之且下章之子便是何人若泛言留氏舉族皆賢而皆被棄則尤不可信況如毛鄭之說留氏所以稱賢者能治麻麥種樹而已周人衆矣能此

者豈一留氏乎蓋賢人被放退處丘壑國人思之以爲麻麥之類生於丘中皆見收于人惟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錄此歐陽氏之說也夫以留爲羈留義固無礙但當時實有所謂留子者路史云留國名陶唐氏之後妘姓留也馮嗣宗云留古劉字說文有鎦而無劉王風所詠當爲周地今河南緱氏縣有劉聚周大夫劉康公劉夏劉摯劉狄皆食采於此今按詩傳留子退隱而能令人慕洵賢矣若以子嗟爲字則留子嗟三字相連恐詩人無此累句愚意嗟不過歎詞耳蓋留子不得志于朝而隱於山林固詩人所嗟也次言國者言此乃留子之國猶韓愈氏盤谷序云盤之中惟子之宮也與下章留之子總指一人而言麻麥李非必泥爲留子所蒔殖亦直寓言其所隱之地且以與起下文若曰丘中有麻尚可以衣被人惜哉留子閒經綸于不試也庶幾來而展所施乎丘中有麥尚可爲續食資惜哉留子以家食爲樂國也庶幾來而食祿于朝乎丘中有李尚可以供薦實惜哉留子之僅韞珍于席上也庶幾哉貽我以

讜道乎由斯以譚一則見昔王棄賢之失一則見風人好德之誠一則見賢者邁軸之適詩可以觀豈不信夫朱子易幽人之貞爲姦私之事子嗟子國之子何其人盡夫也信然則此詩乃倚市門者所賦尼父何變而不删之

王詩采葛篇

朱子目此詩爲淫奔謂其與大車相屬與采唐子衿相類豈知彼三詩亦非淫詞乎序云懼讒與詩傳惡奸讒胸合但未知爲何王之世耳鄭氏以采葛喻小事采蕭喻大事采艾喻急事以釋序所云使臣出則爲讒人毀者固屬支離永叔黜其說創爲積少成多之義夫積毀豈一見便可釋乎亦甚不倫若田子藝郝仲輿諸說亦均有可採因節錄之田藝衡曰此賢者見棄而思君之作葛藟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情

義相維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比君臣誠悃相通也艾可療疾采而預畜久而益蓄比君臣休戚相關也今君棄予一日不見則思之極其切矣故于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遲之急也郝仲輿曰葛之爲物可以織讒言蔓引何以異葛藟之爲物可以爇讒言爽灼何以異蕭艾之爲物可以灸讒言爍膚何以異艾讒日傷人乘其間隔韓愈氏謂日隔之疏加以忌者之說哲人憂讒每在去後故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孟氏致主憂十寒於退後趙高竊秦使二世澹居人不

得見而後馬鹿之計行霍光出沐而後上官之譖入自古小人排君子權奸欺庸君未有不始于離間而終于陷害者詩人憂一日不見其慮深矣諸說不同各有意義但彼字未有所屬既不可自彼又不可彼王又不可彼讒人蓋自彼則非語意彼讒人則是讒人不可一日不見也若彼王則王既信讒雖日侍乎其側讒豈必弭且詩人亦非爲巳憂讒延見愚意當指賢臣蓋正人佞人之讐也詩人憂其不免于口一日不見彼且安徃乎果眞以采葛行耶得非遭毀見

擯邪所以思之如是其切三月三秋三歲蓋風人之致或亦周地之成語所以與子衿相襲耳徐儆弦云葛以三月而伐故采葛曰如三月兮蕭以三秋而成故采蕭曰如三秋兮艾以三季爲久故采艾曰如三歲兮其義精矣

王詩無將大車篇

此詩本是風體上下意最難聯合序以爲大夫悔將小人朱子云序之誤由不識興體而誤以爲比也第思憂而取興於將車其義何居玩詩人語意實先比而後賦但原非以大車比小人益任重莫如車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此豈小人可擬旣曰悔將小人矣又毋而以無思自慰亦安在其眞能悔且君子不知小人之不可任誤爲推轂至於困僨不痛曾是而漠然置之曰吾姑勿憂可乎詩傳以爲周人諫大夫而鼓

其二字不知所諫何事如云諫其多憂則憂所以爲昌而喜所以爲亾蟋蟀之相戒固曰職思其憂以無思憂爲諫斯亦設爲佞矣何諫之有愚意周人其諫大夫之貪位擅權乎盖王政不綱王室大夫每相與爭歧而釀敝小雅故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亾夫器小不可以懷大易曰尚折足覆公餗又曰負且乘致寇至漆園氏有言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僇民也此大夫必力小任重又戀不能舍其所謂百憂亦不過患得患失自貽伊慼而已詩人諫以弛於負擔無徒自苦爲也故曰無思百憂祇自疧兮若使憂而爲王室起見則嫠緯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周人顧耽怡堂而忘焚棟欲禁使憂者之勿憂反不及嫠恤之忠聖人又何爲錄之乎僞詩說以爲諫周大夫親信小人不過承詩傳之乏竊序意而更其字將以誑欺

王詩君子陽陽篇

序於王風未得其說者槩目為閔周（中谷兔爰）夫周之不競信為可閔至如君子陽陽亦安見有閔意而續之者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卽如此可謂閔周乎其云相招為祿仕者亦第附會招之一字夫士不得志而涵跡俳優滑稽肆志固或有其人要不可以槩此詩詩傳以為大夫風王之好音度其前後次第必景王也觀春秌內外傳景王嘗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伶州鳩皆諫而不聽其嗜音可

知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然則大鍾之鑄何為者觀單穆公云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若聽樂而震患莫甚焉伶州鳩亦謂物得其常曰樂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平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正害財匱妨於樂非宗官之所司也又云天子省方以作樂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于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未幾景王果以心疾死夫論倫無患者樂之情欣喜歡愛者樂之官詩人意謂君子誠自喻適志卽執簧執翿由房由敖亦自足為樂焉用此不入耳之聲為此所謂諷之也毛傳于由房曰國君有房中之樂鄭箋于由敖曰燕舞之位蓋眞若相招為祿仕者夫周禮大宗伯固有旄人以職燕樂然非此詩之旨朱子從由房生解謂婦人美君子之能忘其勞又謂卽前篇君子行役之婦則何據矣且兩詩固判不相屬也自平歷景蓋相距二百有餘年云

王詩黃鳥我行其埜篇

黃鳥行埜二詩本非雅體毛詩錯列宣王之篇序遂以為刺宣王說者謂其與乎鴻鴈之還定安集豈知鴻鴈并非宣王詩乎詩傳繫之王風次君子陽陽後則亦景王之世之詩也景王事他無可考其見於春秋內外傳者惟鑄大錢鑄無射三季之中害金再興單穆公伶州鳩皆有諫所謂周固羸國而又離民以佐災當時民生之不獲遂可知已夫故鄉之失所猶思得樂土而居之宅人之難恃猶思得姻親而依之

至於離鄉而益賤造門而不賓可若何於是悔始者依人自固之為陋而信桑梓之不可輕棄矣黃鳥此邦之人行野昏姻之故皆指周人而言集木啄粟即逝梁發笱之喻也蔽樗采葍即菀柳桑柔之喻也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京師者固四方之所丞集也乃今掉臂而來掉臂而去蓋柔遠之政無聞而先王六行之教久已弛矣或疑舊邦既有居可居有倉可食曾何為去彼而就此夫人情熙熙攘攘往往來雖聖王不能禁而其所以趨避也有故采風者每託以諷其上觀此詩云不我肯穀不可與明不可與處彼其志豈止枉飲啄哉即樗可以俗蔭遂與葍可以救饑亦直寓言以見舊姻不足恃賴曾樗遂之不若耳非果謂居無廬而野株是依釜無羹而惡艸是飯如丐人之為也註疏以為婦棄於夫而怨之說者遂謂富易妻者衰世之常情審爾覆水豈容復收而就爾居就爾宿即詩人代為棄婦言亦不應辨志節如是所由殆與谷風之奏異矣彼不見牘仕而孔云者非婚媾邪質言之雖曰亦祇以富可也抑小雅角

弓戒婚姻之胥遠而民效民然歸其教於上君子觀風於行野儻亦有徵猶之思乎

王詩茬之蓷中谷篇

按景王太子壽蚤夭猛與匄（敬王）皆其母弟子朝長庶孼也王愛子朝將立焉未及而崩子朝恃寵爭立於是大臣尹固召盈毛得輩欲附子朝劉蚠單旗輩欲附太子猛子朝率三邑之甲逐劉子單子殺羣王子八人子朝奔京瓚簡公甘平公敗績於京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鄩城單劉又以王師敗績於郊故春秋書曰王室亂是年冬猛卒而匄立與子朝尋曠林之戈狎出狎入郊鄩澤邑瑕杏東訾之間巢焚原燎變爲煨燼鋒鏑縱橫化爲戰場師處棘生饑饉洊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沈斯亦世道之屯期而生民之否運已所爲詠茬蓷而繼以中谷也茬之蓷羨其榮是反比亦猶樂萇楚之阿那者谷有蓷悲其悴是正比亦猶慨苞稂之洌浸者如以茬附木而生雖榮不久則裳蓷亦曰芸其黃矣杕杜亦曰其葉菁菁凡物有榮必有瘁何獨茬蓷爲不久榮乎又按發昭二十六年左傳王次於萑谷龠雅萑即推也中谷之詩兼乃作於此又昭二十九年傳云尹固之復也

（尹固子朝之黨見子朝事敗以子朝奔楚尋復歸周）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至是尹固果見殺愚不敢强以傳釋詩而姑效韓嬰引詩以釋傳曰有女仳離遇人不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尹固之謂矣

王詩有兎篇

周室東遷強藩跋扈晉人尸盟最久其後強不在晉君而在晉臣平昭以降權移六卿六卿中又自相矛盾益自趙鞅以無罪殺邯鄲午午之黨荀寅范吉射與趙氏爲難鞅奔晉陽與師逐君側之惡執詞固已不正春秋嘗槩書曰叛矣周卿劉文公卷者范氏世姻也萇弘事劉或不無與范之意趙鞅撊然遷怒有討于天子之大夫周亦不難僇弘以謝趙王室凌夷外之叛人頤指如意內之孤臣殞命非辜世道至此

誠有令人不忍見且聞者先是敬王避子朝餘黨之亂入于成周萇弘建議糾合諸侯以城之是役也謂之遷都其任怨大矣又設貍首以射諸侯之首不來朝者此固其賈禍之因鞅所爲借范氏釋憾一網盡之也莊子有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夫弘之爲僇豈不信于其主哉乃不悅于晉臣耳詩傳不曰周人殺之而曰趙鞅殺之此正孔子春秋筆也其不見于春秋者何諸侯專殺大夫則書萇弘之殺雖繇趙鞅

實假命于天子以天子殺其大夫又未嘗告魯魯史何書之有嘗論萇弘忠周猶董安于忠趙趙迫于智氏而殺安于猶周脅于趙氏而殺萇弘然家制令罪晷滋張忠良無以幸其生矣然而安于始亂者也於趙功首而於晉戎首也小忠則大忠之賊與弘固未可同日語趙祀安于於廟而未聞周人祀弘其忠魂祗不泯于碧化耳抑當是時趙氏之鷙悍已極其所殺晉賢大夫又有竇鳴犢舜華若而人孔子所以臨河褰足愴慨于刳胎毀卵而不至其郊也槃琴之作

亦悲維羅之志也夫

按周殺萇弘見左傳哀公三年此正王迹熄時也漢儒謂風終于陳靈之株林不知風終于敬王之有兎有兎而後詩罕見矣其後百數十年屈原始以騷鳴于楚

附呂化光古東周城銘并序 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

魯昭公三十二年萇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傒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萇弘違天必受其咎與歲周人殺萇弘左氏明證以爲世規俾持顛之

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勵尊王垂大訓也予總其意而作是銘銘曰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本正拓開國祚盛則駿奔衰則夾輔平王東遷九鼎已輕二伯之後黨無義舉大夫萇弘首抗其傾坐合諸侯庶崇王城雖微遂獻實啟令名宜福而禍何傷于明立臣之本委質定分爲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惟道是信岡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徇與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逢天不可以訓升墟覽古慨然遐愼勒銘須關以勸大順○柳宗元非國語云吾友化光銘成周其後牛思黯作訟忠萇弘之忠悉矣若夫當身速及之說巫之無恆者之言也

附王鳳洲左逸

劉氏范氏世婚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六月癸卯王使賜萇弘死曰徵大夫之力周不及城也雖然大夫乃與晉之叛臣晉不以爲討弗敢憾大夫弘拜稽首曰君王過聽臣策九藏諸侯之力大城成周版築之下恭骨與焉以爲臣僇臣死且不朽君王幸誅臣以悅盟主盟主服從諸侯嚮窴以僇臣之故臣死且不朽成武二氏始之良也宣孟文子翩之英也奕世蹐晉力軋而爭孰爲叛焉如其與也以臣是悅王悅盟主盟主悅卿毋乃非漸乎夏殺關逢成殷志也商裂比干內周討也吾之從政䎽䎽千雖無日忘之臣則命矣下見安于敢以天子之命討曰首亂階臣波及王度維是不佞與于厥辠賦桑柔之五章而死周人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詩傳闡卷之八目錄

齊

詩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詩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詩傳齊俗習于田賦營

詩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詩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

詩傳襄公畱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

詩傳襄公伐衞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毆

詩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詩傳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詩傳桓公好內衞姬箴之賦雞鳴

詩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詩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詩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齊詩引

樂記子夏云齊音敖辟驕志淫於色而害於德魏文典論曰徐幹時有齊氣地里志齊詩如還如著此亦其舒緩之體然則所謂敖辟驕志蓋言齊俗之音如此非謂齊詩盡敖辟也鄭音好濫衛音促數亦當作如是解否然宋固未嘗有風何謂宋音燕女溺志耶師乙又云溫良而能斷者宜謌齊齊者三代之遺聲也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與商爲五帝之遺聲然綸然則敖辟驕志者其音之流能使人見利而讓者

其音之正所感乎郝氏謂以商齊之聲謌風雅頌之詩猶今人以南北腔唱樂府詞但巳但乙剛言謌商謌齊不曰商謌齊謌此又何說焉蓋爲商頌者其音必商爲齊風者其音必齊卽謂商爲商頌齊爲齊風亦可觀春秋大夫賦詩見志卽鄭衛之詩未嘗不可謌何況於齊其丰及風雨二篇毛詩誤列于鄭後儒遂以淫詞目之亂如爲九合一匡定霸之先聲哉若夫敝笱載驅諸篇亦可厠之春風而繫齊不繫秝者詩固作於齊人也

齊詩東方未明篇

序於東方未明曰刺無節也而不若其所刺爲誰衍之者曰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此數語與竹書紀年懿王時之下沈約註相合沈注必有所受詩序在竹書未出先非襲之竹書而襲之所受也凡序之剿襲類此詩傳以此篇冠齊風必襄公以前詩矣其曰齊大夫相戒以勤於公則固非刺詩也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夫未明求衣豈太早計特此昔不應有自公召者或其君求

治太銳邪大夫益惴然有戒心焉故曰折柳樊圃狂夫猶然瞿瞿吾儕敢以朝常爲戲乎寧卜早無卜晏僕未能候夜如何其稍或不夙則已失之遲暮慮干後至之罰矣辰夜猶莊子云時夜非晨夜也如序以爲刺君興居無節則視其君曾狂夫之不若詩直而無蘊豈詩人之旨縱謗諸挈壺氏然經文固云自公召自公令何據而知爲刺挈壺也

馮嗣宗云挍不能辰夜之辰今朱傳誤作晨朱子釋詩時齊魯韓三詩俱亾雖有附見他籍者皆不

依用則所從惟毛傳可而字畫多訛或傳寫之譌也宅如終然允臧之然作焉羋牛下括作牛羋求俞新特之俞作我胡然厲矣之然作爲家伯維宰之維作冢小旻抑二如彼泉流作流泉朔月辛卯之月作日爰其適婦之爰作奚天降滔德之滔作慆降予卿士之予作于俱是顛倒錯誤今人不讀注疏訛以傳訛俱不能辨

齊詩盧營篇

序於盧營二詩皆曰刺荒未爲甚謬衍之者於盧則曰襄公好田獵百姓苦之故陳古以諷豈以美且仁之稱不當加之雄狐故邪然而鄭叔段亦嘗以此見稱矣外傳載桓公問管仲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罼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由斯以觀齊襄卜作禽荒豈滅於內作色荒哉大夫諷之而賦盧若曰此其人非不美且仁也非不美且鬈非不美且偲也顧顓眉丈夫豈乘本業乃日牽繫鈴之駿犬與之馳騁爲利獸之樂亦足羞也人與犬共稱刺譏隱隱在言表以爲諷之則是何陳古之有厥後貝丘之田彭生見形於大豕亦能嗾夫盧乎夫鬬雞丞犬六博蹴鞠者齊之俗固然其於田事尤所習但如豳風之于貉爲裘其同纘武恭風之奉時辰牡亦誰得訾且禁之乃卒然狹道相逢而必欲以儇佼還伎呂氏謂意氣飛動勃勃見於眉宇之間所以染其神者深矣營茂昌皆地名而猫山乃其經歷之路此人蓋日獵

於猶故於過此者未嘗不與兹驅角長而彼其之子亦每每推雄而奉儁以假且好謙之於是因倚人之譽已以自鳴其得意非交相爲譽特自譽耳此正齊人矜誹誇誕之習氣所繇未能一變徑至道者也是篇與盧相屬葢亦因襄公好田而昇志之若哀公則益無據矣

按堺雅云鈴以令之環以制之重鋂又言貫制之衆言田事論飾而論以有制所以刺荒也義訓曰邑犬韓有盧宋有鵲白色鵲白色

按毛詩編次失倫雞鳴第一還第二故序皆屬之哀公又越五篇而後至盧乃始屬之襄公不知襄公以前詩不可槩見僅東方未明一篇亦未審作於何代也

附曹植樂府名都篇有云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此正與營之詩同意葢刺時人游騁之樂也

齊詩丰篇

春秋時亡公子之得國者其奔也必有受其入也必有奉要以得人心爲本是故子糾爭而敗小白爭而成非有幸有不幸也今觀丰之詩齊人因小白適莒慕之而賦則當時人心所屬久矣其在小白乎叔向有言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若小白者殆兼之矣按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明年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夫魯雖孱國力不啻數倍莒魯納糾而弗克納卒致乾時之敗而貽喪戎路之恥內弗受也以其歸而不逆則亡無愛微可知也小白不假大援傾然自莒先造其國國人樂爲之拒敵此豈智力能強乎哉今讀丰之詩則自其初適莒時已有悔不送不將而願與之同行同歸者彼其自莒先入非定計于先宜不及此叔向又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或云其母莒女有寵于僖有鮑叔牙賓胥無隰朋以爲輔佐有

莒衞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縱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夫外主無論已賦丰者備卽高國之流邢侯巷侯堂有密謀也不送不將以遠嫌也衣錦褧錦紛有此內美也褧衣褧裳欲其韜晦而無爲炫燿也此詩人之微詞也夫美服似君楚圍所以不終雍車及絳叔鍼所以懼選于是知齊人爲小白謀忠矣彼盟蔇之大夫于糾也殉濟〇魯莊欲納糾及齊大夫盟于蔇

按序以爲刺亂漫詞耳衍之曰昏姻道缺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盖襲坊記之意坊記曰壻親迎見于舅姑女之父母舅姑承女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此亦世所希有之事朱子見爲鄭風遂意其與所私期而後有異志然則是奔也豈有奔其人而盛服車馬以待者耶仲輿云士昏禮壻親迎女登車姆爲加景乃驅景與褧通卽周禮所謂素紗蒙于禮服上避道路風塵也詩盖援此禮諷失禮者按此詩原與婚禮無涉如謂齊人慕小白而寓言于擇偶庶幾猶可

齊詩敝笱南山載歐猗嗟篇

邵二泉曰魯風寓齊詩中敝笱載歐是也然妄齊文也抑固齊之風乎夫敝笱刺魯桓是已朱子概欲改桓爲莊何居豈子當制母而夫不當制妻乎亦嘗考車中之難莊于時爲季幾何乎濼之會桓實尸之雖有申繻之衷言不聽固非一孺子所能尼其斃桓沒之季莊僅十三可輒以制母之事求多于童昏乎且文姜之侈從來矣如雲如水操柄固在其手桓亾而以國母臨于上區區欲于車馬僕御間求隄防之術亦已疎矣但父子之道天性也使莊誠有志則于時亦不甚穉所謂嬰兒拱手誰敢侮之乃元季築王姬之館二季任其母會齊侯于禚三季任溺會齊師伐衞四季任其母享齊侯于祝丘而是冬又躬及齊人狩于禚于時莊季已十七何蔑心肝至此至此而文姜之惡愈不可制矣齊人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目之爲展甥似譽似嘲若玩孺子于股掌之上甚矣莊之不競徒爲鄰國所狎昵而竊笑也爲莊公者宜如何崔仲鳧曰痛父復讐而已是故亾文姜而儆其[illegible]

責襄公而絶其使梳戈衽于衣衰食𢡟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庶治兵蓄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盍釁惻我之不幸者惛乎莊公既幼而愚又驟石稽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觀變而徐[illegible]利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按仲晃此論實爲中竅合四詩觀之敝笱刺魯桓南山刺齊襄載驅刺文姜猗嗟刺魯莊篇次自應聯屬中間何得間以甫田

齊詩風雨篇

齊自雄狐肆慝卑聖傷士惟女是崇優笑在前賢材在後蕭雞昕于時失其所以爲司晨矣桓公再造仲父爲政九合一匡斯亦春秋間晦明一大際哉孔子故亟稱其仁刪詩錄風雨亦猶歎微管意也呂氏春秋云桓公使人請夷吾于魯魯君使束縛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敢以告于先君夫其隆禮而專任若此向令魯施伯之謀見用幾無生仲矣其幸而得囚與役夫相爲唱和長驅至齊卒據其政佐相以終克成令名益有天幸焉王弇州謂天不欲南泮楚北泮戎狄蠶食周故委仲于齊以爲屏翰是也賦風雨者倘卬鮑叔之流乎獨怪管子天下才先是盍早奉桓則申孫之矢可無集鉤生實之難可無就檻而亦不至爲聖門日貫宣子與氏所云大任將降先拂所爲者耶前篇丰之悔若代爲仲悔矣夫魯不能用仲而卒爲齊用此

卑所以終不競也

按風雨晦有似亂世荒昧景象故序以為思君子處亂世能不改其度陸機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劉峻辨命論引此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皆祖序意也序雖不知為美桓公相管仲作亦頗有意致特其詩不幸誤入于鄭朱子遂謂其輕佻狎暱不類思賢必以風雨雞鳴為淫奔之時則大失詩趣而義亦俚矣猶幸詩傳尚存不但為齊風生色亦且為鄭風雪穢云若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游賦風雨宣子喜其不出鄭志則或左氏之傳訛而序所襲者歟唐詩野有蔓草亦然

齊詩雞鳴篇

凡一篇之詩必出一手此詩前二章忽入斷語章潢姝為不倫胡休仲云此為述古賢妃警戒則佗者所陳描畫情事或述其言或寫其誤正入想之微妙摘詞之神巧故靡妨於兩岐此亦善為序周旋者也所謂思賢妃者序說耳季彭山俱佗賢妃告君似已第既聞所聞見所見以告而旋自解其所告之非與不與上下文義自相矛盾乎今以夜景揆之雞鳴每先於蠅聲蓋雞者兌之畜太白揚輝則鳴鳴必三度故禮有初鳴而衣服者若蠅聲則將旦之景卽所謂蟲飛薨薨嚮曉借佗矣許氏謂匪雞則鳴亦有蠅飛之聲蠅飛則天明所以速其起也最為得解但月出之光何得及後於東方之明愚意月字乃日字之訛按玉藻曰昧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妃以為不但東方明而日出且有光此正視朝之候故下文遂云會且歸詞愈迫矣若月光則三句䀋魄遲速不同安得據此而卜夜如何其乎序以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不知為衛姬箴桓公好

內也列女傳云衛姬者衛侯女齊桓公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音以厲桓公故張華女史箴曰衛女矯桓耳忘龢音與昇齊之樊姬當熊之馮媛辭輦之班婕妤竝標彤管今覩是詩所賦益徵其志厲義高斯固脫簪之流亞矣左傳稱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當昔固有兩衛姬長者共姬也易牙有寵于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公許之立武孟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即武孟無何亦旋見殺於國人以共姬之怙寵養交險詖傾國如此彼不爲夜半之汰斯已矣安能爲此雞鳴之賦賦雞鳴者其少姬乎夫五公子爭立皆莫克終卒之有國而傳者惠公也倘亦其母德懋邪

齊詩東方之日篇

序於諸詩未得其解者不曰刺衰則曰刺亂此詩序以爲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毛鄭遂以日月喻君臣一東方之日月耳毛以爲明盛鄭又以爲明而未融於詩義有何涉韓詩及歐陽氏皆以日月喻姝子艷色芙蓉猶爲近之按神女賦云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洛神賦云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又云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選詩美女篇云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姝胡篇云婉彼幽閒女明豔侔朝日以此喻姝子未爲不韻乃詩傳則曰莊公蒸禮齊人刺之爲詩說者竊其意謂莊公好女樂君子譏而賦此審如其說則東方之日言其姪樂日以繼夜也東方之月言其姪樂夜以繼日也我即我發所謂男女同席履舄交錯也乃子許吁詩傳更有臆見於此夫傳於衛之鶉奔曰昭伯蒸禮於宣姜曰公室蒸禮則此所謂蒸禮亦可知已齊允之蒸禮孰大於襄如崔氏以犯干掫者詩人始託爲棠姜言以姝子目其君歟取

義於日月者惟日月之光可以侵人戶庭而嚴禁安有君而婬昆婦於其宮者乎櫟楹之歌狃於在室在闈也踰墻中殷安其及矣

齊詩甫田篇

齊自春秋之初僖公已稱小霸施及桓公遂爲五霸首厥再世而尋不競晉文卯與世主夏盟齊爲晉弱久矣景公所當歷晉平昭頃之際猶未敢與晉爭雄逮晉定益庸弱六卿擅政諸侯攜志景於是乎奮其詐謀倘厥叛晉而圖霸春秋定公七年齊侯與鄭伯盟於鹹是年又與衛侯盟於沙越一年又與衛侯次五氏明年與魯定有夾谷之會是冬又與衛鄭爲安甫之會越二年又與魯爲黃之盟嗣是而後與衛侯次垂葭（定十三年）又與魯衛會於牽又與宋公會於洮（定十四年）又與衛侯次渠蒢（定十五年）糾劉侯以抗晉者幾無虛歲慽不卽執牛耳於壇坫令晉楚之從盡歸宸宇以快投壺之夙志其意欲固已奢矣龍是矜功而能左虛願而能至者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夫齊固霸國之餘業也使能修其政令何遽不足以自彊乃徒見晉靡德只之可歸而不計已亦多敗德之可數日紛紛以求諸侯爲事豈非舍田芸田逾身而遠志祇自詒伊戚者哉是時景公旨國五十餘年矣夫亦日

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乎詩人稱其治愈久政愈弊乎論進德論退未幾見屈彊吳甘心受命湧出而女偎以不絕物自解又何憊也則信乎務廣地者蒸馳遐想者迂何如圖大於其細圖遠於其邇者爲得也夫宋襄求諸侯而傷於泓楚圍求諸侯而隕於乾谿吳夫差爭諸侯而禽於干隧景公之不爲三君猶幸其求而未得志耳亦足爲好大者永鑒矣

齊詩著篇

記云昏禮萬世之始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又云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注云以輪三周爲節者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以入蓋親迎之禮從來倘矣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所謂告無匹也魯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是雖諸侯亦親迎於其所館而竹書紀成王命世子釗如房逆女房伯祈歸於宗周夫王世子猶然而下此者可知已齊俗昏禮不親但俟婦於其家故詩人托於新婦言以刺廢禮如此或乃云齊俗不親迎此婦未必知也但見其俟已攝盛故歷敘之初無刺意是以此詩直爲新婦自作何其固哉夫新人入方煙視媚行縱素能詩此時何暇輒相謝且壻一而已以素以青以黃瓊華瓊瑩瓊英不宜倏忽改觀如

是詩傳曰君子識之是也固知三百篇中其爲代言之體多矣

詩傳闡卷之九目錄

魏詩引

魏之封爵世次其詳不可攷安成劉氏云先儒以魏所封爲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今按左傳富辰所云畢爲文昭信巳孔書畢命雖疑僞筆然竹書紀康王十二季六月王如豐錫畢公命遂書律歷志亦云康王畢命豊刑則實嘗有其書而孔書亦尚拾得其一二語所謂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者或贋中之真也儉嗇而褊急亦自其俗流失耳豈克勤之設端使然哉左傳閔元季晉獻滅魏以賜畢萬先是辛廖

占其必蕃昌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則是萬之先世原繫有國豈魏卽其國歟魏小國不著於春秋惟桓三季左傳載芮伯萬爲母所逐出居於魏四季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揚羽王事靡盬此儻其旹耶永嘉陳氏曰春秋旹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每言王事然邶北門鄘伯兮作于管霍旹北門所謂王事未知誰指而伯兮從武庚伐衛故知爲武庚壽驅也馬貴與云揚羽陟岵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四牡釆薇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乃其襃行役之勞苦叙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詞一耳故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此言殆近之要以風雅各自有體而正變亦屬承訛若夫魏之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故伐檀以河干爲言而彼汾則本是唐詩向誤入於魏杕杜揚羽本魏詩而向誤入於唐乃魏詩寔非爲唐作也猶邶詩鄘詩初不爲衛作鄘詩初不爲鄘作也其詩先於唐非唐無所兩之抑亦著詭諸滅同姓之惡云爾或謂齊

始覇而晉代興故唐次齊然則中間何又隔一魏爲是說者知桓文而巳矣

又按左傳畢原鄷郇玆繫國名畢不宜更稱魏或畢乃是釆邑其封魏亦如管霍之封邶鄘耶抑中間或有遷徙如唐之後爲晉耶皆不可攷矣至若昭九年周晉爭閻田景王使詹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則魏與畢在夏世自是兩國

魏詩伐檀篇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蓋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蔂而行在易大畜九二之爻曰輿脫輹象以爲中無尤謂其當畜之時知止不進雖有可駕之輿脫其受軸之輹材大而養重故無躁進之過此卽伐檀寘河干意也然必无妄而後可畜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此與易所云利有攸往相反然與先事後祿之義甚合蓋無功而食祿宜其凶矣序所云刺貪以訓中四句亦近但此詩美不素餐之君子則正借貪者以形廉者子綦曰未嘗爲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宎若勿怪何耶義與此同如謂既不食力於伐檀又欲食力於耕獵固爲無恒又如謂寧守其伐檀故業如稼者獵者不見異物而遷以祈終必有獲此又未然蓋稼獵固是影語羿伐檀亦未必實事止言此君子寧閑任重之具於不試決不受無勞之奉於非望如彼無故苟得食浮於人者流耳在易漸之六二互坎爲象以坎中所自有而飲

且食之故其爻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夫子贊爲不素飽豈非以其足乎己無待于外絕于進求榮之念耶以是待叉之得位而應之則爲漸陵曰終莫之勝吉而將來爲上九漸逵之羽卽是人也進以正邦此其選歟伐檀君子足當之矣

按毛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明允衍之爲文甫字說說者見謂古注之不可廢如此韓詩薛君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此解殊未當

按魏風此詩最爲近古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夫列國之詩賦以見志者固多被之絃歌者或少伐檀獨與南雅並列儀禮所謂鄉樂惟欲者此類是耶曹魏時得漢雅樂郎杜夔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皆古辭

魏詩十畝之間篇

詩以觀世其人之潛見進退往往自見於詩而時之休明衰替變化而蕃閉塞而隱亦因可見如祭仲之退食兔罝之好仇此盛世思皇奮庸之象也至簡兮之秉翟公庭考槃之寤言澗陸斯固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者矣然亦惟身自爲隱耳若邶之北風惠邀好我携手同車則并諷其儕以偕隱而魏風之十畝類之弟北風之詞甚急而十畝之詞較緩豈其所値之時勢殊歟曾子曰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

突若出焉仁者始恭者不入愼者不見使正直者則遁於刑弗避則始於罪是故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汚聚橡栗藜藿而食之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此魏風賦十畝意也其亦異乎援茅連茹者矣十畝或是詩人約舉或魏地有名十畝者國語王師戰于千畝千畝亦地名也季彭山以一夫各受五畝之宅十畝乃合兩家而言十畝之外又弁同井之人而言其說倘近是然亦不必甚泥自序以爲國削而民無居解者遂以閑閑泄泄爲無所得桑而空歸按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間然魏地雖褊何至僅僅以十畝計古者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豈因地小而遂不毛盍閒閒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肙黎所云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此閑閑泄泄之謂也夫棄朱紱而狎綠蘿雖或介性所至亦其時有以追之故曰可以觀世

魏詩杕杜篇

毛詩此篇誤寘于唐故序以爲刺君不能親其宗族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夫曲沃同晉之同姓服屬又未遠也共攷焉而思覆宗晉君不能親親之故失在以甸侯而建國卒至尾大不掉耳驪姬有言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惟無親故能兼翼此亦曲沃之獻狀矣夫不罪篡國之强孽而專刺弱植之晉宗詩人豈偏頗至是况此非晉詩乃魏詩乎魏爲晉滅國史失其傳故其世次名字無可見而詩傳亦第知爲魏之君子所賦以訓民孝弟而已朱子謂此無兄弟者自傷孤特而求助于人之詞夫詩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同姓求助于人者太言固若是乎今玩詩意正與常棣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相類蓋特生之杜其葉湑然而盛若相比而相佽則雖獸非獸也有人於此獸行睘踽豈無他人可與伛𦂳若是惡同而好獸哉正以其有他人不如同父之共本而連枝者爲可恃也嗟乎塗之行人非少矣掉臂而來掉臂而去而不能分一任我踽踽睘睘其於無兄

弟者何竟其爲相扶而相助則以非同父焉故也非同姓焉故也然則人於同父同姓宜何如其克惇也所謂訓民孝弟義蓋如此常棣之詩曰雖有良朋况也永嘆雖有良朋烝也無戎良朋如此况行路之人乎

魏詩陟岵篇

魏風行役之詩凡二鴇羽之役爲王事也陟岵之役何居豈其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强令乎征夫何暇登臨孝子思親悌弟思兄亦何待升眺特托言以寓望鄉之情耳不言已之念其父母兄而代父母兄之念已不言已之自爲愼而代父兄之以尚愼相期此詩人情至入微之語非守身養志者不能道也夫男子生而志四方東西南北惟命是從者亦徃役之義則然然采薇以公義言故曰我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

故曰猶來無止蓋邊戈戍鼓則悽惋悲壯而望雲瞻木則氣結啼枯固詩人之致乎其未暇及室于奠之婦嗟闊嗟洵如擊鼓者此則爲未娶之季言也抑亦可以見當時之役法役其子則不役其父役其弟則不役其兄而生還之未可卜兩地之遙相憶已若此唐人弔古戰場文曰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嗟乎爲人上者覽此其於得已之役亦可以少寬夫

按爾雅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峐同屺釋名云岵怙也人所怙取屺圯也無所出生毛傳反之或是偶誤朱子從毛

魏詩園有桃篇

序以園有桃爲刺昔雖泛尚無大謬乃行之者何其支也夫魏俗卽甚儉嗇亦惟葛屨刺褊心耳豈可執是以槩魏風又賛之以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於是毛詩以園有桃得其實爲之殽與國有民得其力爲君用試觀詩中何曾有此意至鄭氏又謂君食園桃不稅其民若然魏君有辟穀之術耶程子云桃實則茹而納之心憂則寫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對舉也黃氏通解亦云以核充殽猶以憂而度曲然則下章

聊以行國又當作何解夫詩之大旨必有所屬園桃二句爲一章關鍵而托賦所由愚意詩人殆憂國無實政乎蓋園有桃至於實而後可殽園有棘至於實而後可食孰是爲國而可虛文相蒙者彼人之所爲誠謬矣乃不知者反以彼爲是反以我之歌謠爲驕行國爲罔極何其不思之甚哉其曰我士則賦詩者士也故詩傳曰魏人憂國而序以爲大夫刺背亦非也抑又有解于此桃之實可殽棘之實可食不盡落其實不止蕞爾魏介在大國國是不定能無爲所併

呑乎君子益憂魏祚之不長矣抑桃心苦棘心赤詩人或以自况其憂國之忱而歎人莫知乎然詩趣虛圓或當行國之際偶見有園桃園棘觸緒而吟以寫其無聊又未可深索解耳至嚴坦叔云桃可爲核而不可爲殽鄒仲興云二物皆果實之賤者今欲以桃當肉以棘當穀亦胥以爲處貧窶當然斗筲之人何足與議大計詩人所以深憂此亦祖儉嗇之說而甚焉者也夫儉爲共德聖人且謂與奢寧儉而何至厪詩人之憂若此

魏詩碩鼠篇

老氏云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則至治已管敬仲有云凡民之所以重去其鄉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然必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業所往而得之今至使民不見德且爲碩鼠貪黍不足

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其貪殘也滋甚民生其間雖優閑以山河限以重關欲其無摶臂而去得乎去亦何待三歲鄭箋云古者三歲大比民或於是徙詩人之義或然歟周禮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而旅師又有新甿之治是則民有舍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固法所不禁詩人重言樂土蓋先凝一境於胸中而躍躍赴之矣散曰民猶沙也太上以膠摶沙其次以水摶沙夫以水摶沙沙豈恆聚之物又況以手摶沙乎然則周禮所云無授無節圜土內之者抑末耳魏固蕞國而民復囂然有遠心能無析而入於晉哉

按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之三章

按易晉之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蓋其卦內坤而外離九四居不中正上承柔王下據羣陰互爲艮坎爲權臣貪利之象此詩序謂刺重斂近之又贊之以刺其君貪而畏人殊失詩人渾厚之義

魏詩鴇羽篇

嘗觀小正四牡杕杜先王所以慰勞人者皆輸王事靡盬其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曰憂我父母亦致如其自叙亦憾此詩衰而祈父與嘆於惸恤北山致慨於獨賢下逮東遷則有揚水于役艸黃噰石采菉大東諸作彼直以王民供王事而不堪其役已若此若鴇羽則侯國之爲王役者也觀春秋之末敵王猶能以城成周告晉晉人爲之糾合諸侯宋仲幾一不受功而被執況荐此王靈猶未甚歇乎其今固能行之下國矣夫率土孰非王臣徂役亦自其無可逃之分茀以靡盬之故至使樹藝無期顧養不遂則當時天子不恤侯國侯國不恤其民亦可槩見征夫惟有籲天而已鴇連蹄性不木止集栩已失其所集棘已非其極集桑已違其常然尚得以其類聚衆羽而成翼聚衆翼而成行今久從征而父母乖以爲養則又鴇之不如也儈雅春爲蒼天正藝黍稷之候故黍離及此詩並稱之要之籲天亦所以籲君耳魏侯周之内士與郇芮岐畢俱屬畿封其調遣或尤煩於諸國此

風詩王事靡盬所以獨見詠於魏邪毛詩繫之唐而序遂妄意爲翼沃爭國之事夫桓王固嘗助曲沃伐翼又嘗伐曲沃而樹翼然所使尹氏武氏虢公不過徵兵畿内卽兩邑各以師從亦第各爲其本國不當致尤於王事審矣

魏詩葛屨篇

詩傳此詩大梁刺內子之褊心所稱好人卽內子其慫而刺之卽縫裳之女僞詩說指爲媵者是已毛氏不得其說妄意爲三月未廟見之女女卽好人客爾則新婦自縫自服又將誰刺乃更以褊心目其君夫女爲未廟見之稱以釋采蘋之季女則可於是詩縫裳之女無當也弟媵女爲女君縫裳自是常業而輒以此卯怨則國語敬姜所云王后親織玄紞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士妻加以朝

服者無乃不近人情乎抑葛屨何以爲后妃之本而休其蠶織者又何竟爲厲階耶愚意詩原屬興體則當會其興義糾糾四句不當如毛鄭平說宜擬序所云機巧趨利而已其所刺在褊心自褊者視之卽彼糾糾之葛屨尙見爲可以履霜况此摻摻之女手安在其不可以縫裳於是遂要之遂襋之而遂服之若有汲汲焉不能少須之意抑何褊也斯固所稱好人乎大其舉止非不安詳遜讓非不有度佩飾非不貴盛顧無如其褊心何耳褊心之事非一此亦侏儒覘

一節之驗也或謂婦人服不殊裳此當爲男子之裳然象揥豈亦男子之飾偕老篇曰象之揥也揥一名搔首或曰若今之篦或曰若今之釵靜女篇搔首踟蹰卽此則詩爲刺內子明甚在易坤德含弘光大爲吝而未始不爲布爲嗇而未始不爲釜故能合無疆而亨品物今至以褊心棠刺則夫關雎麟趾之意豈復可冀哉序以爲刺其君誠謬然褊不可以御下微獨閫德爲然故曰僮僕稱其仁可以從政矣此聖人寬則得衆之訓也

詩傳闡卷之十目錄

唐

唐詩引　蟋蟀　山有樞

茉聊　揚之水　無衣

葛生　采苓　杕杜

野有蔓草　羔裘　彼汾

綢繆

詩傳唐　賦蟋蟀

詩傳唐侯　賦山有樞

詩傳曲沃盛　憂之賦茉聊

詩傳曲沃盛彊　賦揚之水

詩傳曲沃併弑共三（闕處隱隱可見蓋若僖王命爲五字）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

詩傳晉人久于從　賦葛生

詩傳晉獻公好讒　賦采苓

詩傳晉文公好賢　賦杕杜

詩傳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　人美之賦野有蔓草

詩傳晉大夫賢　美之賦羔裘

詩傳晉大夫　譏之賦彼汾

詩傳晉亂民窮　傷之賦綢繆

唐詩引

通釋云武公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號雖冐晉之號而不能繼唐之統君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為唐以寓意此言似之而非也按史記晉世家唐叔生晉侯燮竹書紀康王九年唐遷于晉作宮而美王使人讓之是昔周室方隆諸侯何得擅改其國號改必命於天子蓋晉之為晉所從來矣然蟋蟀山有樞二篇詩傳以唐侯發端豈猶在叔虞之世耶蟋蟀猶不可知若山樞何其憂生之促似非盛

世詩也左傳魯惠之二十四年（平王二十六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意是詩其作於是昔乎於是而繼之茮聊蝪之水無衣則皆為曲沃作然晉之淪晉已久而詩述于山有樞曰唐侯于無衣曰唐人刺之蓋猶仍其故稱如稱殷曰商稱楚曰荊耳抑愚又有攜焉春秋誅亂賊托始魯隱曲沃以孽覆宗已當魯莊之世乃左傳雖詳記其顛末而經畧無一詞及之何歟蓋聖人傳詩與作春秋寔相為表裏曲沃彊梁已見於茮聊蝪之水諸詩至述無衣則曰曲沃僭弑其三君僖王命為晉侯凜凜乎豈滅麟經筆哉詩之所詳春秋自可畧蓋至魯僖二年晉始以滅下陽見或前此魯史亦原未及登晉事也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朱子謂仍始封之舊號者得之序乃謂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者亦節拾意於季札所聞工歌或偏蟋蟀一篇耳夫堯以天下讓而曲沃以一國爭爭而至于篡陶唐氏遺風罔若是乎詎可令讓王之季子聞也

唐詩蟋蟀篇

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蓋叔虞所封乃堯故墟也此詩不知作于何君之代序以爲閔僖公儉不中禮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妄耳或乃據序作解云拘迺之主往往矜於其細而大者柬然不關于慮然驟語以儆戒之事其心柬而不能展柬極而馳又必至委頓隳棄而終無自拔之路故詩開之以娛樂以拓其心胸而因發其所思此自牖之術也如此斡旋序意得矣要非經意觀每章以

良士相朂則非爲其君作也詩義自明無煩別解抑詩可以觀楊用修辨春王正月引文選古詩十九首爲證謂漢初猶仍秦制以建亥爲歲首其詩曰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此詩必文景之世所作建申之月卽爲孟冬故有白露秋蟬語因此可考周正之改月至漢武帝始用夏正以寅月爲歲首其詩曰孟冬寒氣至朔風何慘慄此孟冬亥月也故有北風慘慄語其爲武帝以後之詩可知由今觀蟋蟀在堂不過暮秋之景而遽云歲聿其暮則未幾卽獻歲矣此亦可爲周正建子之一驗師春紀曲沃莊伯弑孝侯稱元年用夏正建寅爲歲首不惟改元又改曆此正當魯惠公末年然則春秋托始魯隱首標王正有以也左傳晉獻問克虢之期卜偃以童謠對其曰龍尾伏辰鶉之賁賁天策焞焞乃周正之十二月而偃以爲九月十月之交蓋晉之改曆至是亦既有年矣

按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蟋蟀（蟀同）能帥陰陽之悉者也詩曰蟋蟀在堂九月之時也九月

建戌於文禾千爲季步戌爲歲蓋季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故步戌至戌謂之歲也

唐詩山有樞篇

唐自叔虞啓封不再傳而燮父遷於晉即當謂之晉矦矣叔燮以後史記及竹書紀年竝無復以唐稱者乃詩傳山有樞尚存唐矦二字豈燮雖遷晉當時實未改其國號邪抑如殷之仍商稱楚之仍荆爾邪如疑此詩爲叔虞之世所作則自昭矦而下大亂又世而無衣刺僖詩傳猶曰唐人然則翼自絳而上其君皆得以唐矦目也是詩固未知作於何代乃其詞激而音楚意悲而情促視蔭顧影若不給其殆有思乎

其當文矦之末造昭矦之初載邪左傳魯惠之二十四季晉始亂故封桓叔於曲沃匃矦建國末大本小師服固憂其不能久矣爲此詩者特託爲民間相語之詞以諷其上若曰吾儕處此如燕之巢於幕上危亡可去須爾衣裳車馬子以爲子有會見非子之有也庭內鐘鼓子以爲子有會見非子之有也酒食鼓瑟子以爲令日不樂尚有來日會見夫來日之無多爲歡會幾何也若不以此時急取而曳之婁之馳之驅之灑之埽之鼓之考之食之飲之人命如朝露一旦化爲異物祇以供他人之耽耽而毆室者竊爲子不甘也在易離之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聖人以爲何可久此即師服之所以策晉者邪山有樞義始猶是蓋惕於禍至之無日故作此偷生語正言似反使聞者庶有悟耳序說枝矣朱子以爲解蟋蟀之憂則似古詩之作曠達觀者如云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又云浩浩陰陽移季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悞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又云生季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諸詩意況大類山樞其義亦各有所寓非必有意蹈襲蓋詩人之致自偷不然即山樞且爲導逸之嚆矢矣

唐詩椒聊揚之水無衣篇

詩未嘗無美刺正不以强弱爲美刺而序於椒聊揚水皆以爲刺晉昭侯至無衣則曰美晉武公甚乎哉助强凌弱亢不衷以獎亂人也大所謂昭侯者欲晉翼也其稱武公者斯晉沃也自穆侯以雋名太子而以成師名其弟師服固已異之兄其替乎兆於是矣成師包藏禍心已在文侯之世昭侯初立卽分國而封之沃固失强幹弱支之義然沃則負晉晉何負於沃也序一則曰刺昭侯再則曰刺昭侯且曰君子見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若預爲曲沃慶者譏云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桓叔日强晉其始矣椒聊之詩或卽師服所賦以爲告昭侯則可安在其爲刺若揚之水則又未必同時佗蓋成師擅國十有五季其子莊伯鱓亦十有五季而逮公偁以卽位之三十七季滅晉賂王請命凡六十七季之間曲沃閒君者三而晉則自昭侯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及哀侯之弟緡凡六君成師弒其一鱓弒其一偁弒其三積

漸因非一日猶必假寵於王靈彼翼之屢廢而屢置民心益猶未忘故晉也其叛而歸沃者寧不實繁有徒顧何肯佗爲詩章以泄其事夫亦翼之謀臣設爲國人相語以聳翼侯使蚤爲之備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正以不告告耳若夫曲沃以孽覆宗是謂盜魁有何可美縱令偁之臣自美偁亦不過如子雲美新袁宏九錫方見嗤於後代是何足訓而聖人爲之錄無衣詩傳不曰晉而曰曲沃不曰逮公而曰偁曰弒其三君僖王命爲晉侯見壞濫亂紀自王室始賞姦誨盜莫此爲甚此卽春秋筆也然而不見於春秋者以魯史原不載也魯史不載聖人不增但錄唐人之刺詩直以告諸後世而已嗟夫三大夫之分晉祖偁之故智也威烈之命三晉襲僖之故事也彼僖王者固爲亂臣樹幟而天道好還於晉事亦可見矣

按椒聊篇孔疏訓碩爲佼壯大爲大德無朋謂兼朋比之行孫毓云桓叔阻邑不臣以孽傾宗與潘父比至殺昭侯而求入焉能均平而不偏黨乎此言是也或以彼其之子指昭侯無朋寡助也篤焉

不進貌夫翌且弱矣猶得爲碩大乎又謂凡言彼
其者皆輕之之詞非也嚴蕣谷曰爲告昭侯故稱
桓叔爲彼得之
按揚之水篇大夫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素
衣朱襮自大夫爲諸侯也通解云如一旦以黃袍
加身之意又按揚水比翌之弱白石比沃之强固
也然亦謂水清石見曲沃之爲謀不難知耳荀子
引此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疑詩
原有此末句而孔子刪之第觀左傳（定公十年）駟赤云

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則原無妨其躬身
句荀子所引亦未可據
按無衣篇朱子謂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其賂
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後
說是也今集傳乃仍用前說嚴蕣谷引五代劉仁
恭謂梁使者曰旄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名色耳
其言亦近似然此詩非解自道也

唐詩葛生篇
曲沃偁篡晉是爲武公其子詭諸立是爲獻公葛生
繼無衣之後必獻公時詩也詩傳於是不稱曲沃而
稱晉矣爽考春秋內外傳獻公伐驪戎伐翟祖伐耿
伐霍伐魏伐東山皋落氏伐虢伐虞民之久於從征
可知故詩人託爲閨怨以諷其詩則思存者而非悼
亡者惑泥序所云好攻戰則國人多喪謂蒙棘蔓域
究然荒冢纍纍光景夫兵凶戰危鋒鏑之下肝腦塗
中原膏液潤野艸深閨嫠婦遙設虛祭想寃千里之

外事誠有之第非此詩語意且前二章亾此指於野
於域猶近似至三章之亾此亦將指衾枕乎或者併
衾枕亦以爲斂襲之具引儀禮大喪供角枕斂用衾
爲証夫原隰之哀歸骨未能追問衾枕其云亾此猶
太此耳埤雅云葛生高而蒙楚蘝生卑而蔓野各繫
所遇猶之婦人外成於夫榮悴隨焉所以一心乎君
子諺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七傳謂
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當攝祭而奉則出
夫之衾枕睹物思夫痛很獨旦其義不亦迂乎范氏

云桃棨衾爛則其嫁未久斯善於體物矣益人情聖王之制古者新婚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室家睽離而婦衍怨雖新娶者不免豈近於人情矣乎夏日冬夜憂思更爲難遣故志景以寫情古詩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江淹別賦夏簟清兮晝不暮冬釭凝兮夜何長意俱本此廣漢張氏曰此詩雖爲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以難日也則斷之以百歲後同歸於丘而已按衛詩擊鼓王詩大車其卒章語意亦如是晚唐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讀之可爲酸鼻

唐詩采苓篇

曲沃以篡得國一傳之後不庇其子則獻公信讒之過也史蘇之占曰挾以銜骨且懼有口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若晉獻之好讒已皆憎于士蔿之謀害子而女戎尤其敢者者公因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無奈其受逞而不知也唐史有云艷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于寵初夫如是雖欲弗受安得而弗受蓋至驪姬置堇于胙公信以爲賊訴太子惟不能舍旃故耳其以采苓起興朱子謂采有聽取之義也陸司農埤雅云苓甘者苦苦者讒人害人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所甘而譖之之況也采苦則因人所苦而譖之之況也葑有時而甘亦有時而苦采葑則又因人所甘所苦而併譖之之況也此解亦有意致按本草圖經首陽在河東蒲坂南令甘草所生處相近則采苓首陽未可目爲駕虛之詞且其下豈必無苦其東豈必無葑故程子以爲生各其所與朱子意正反然詩義總不在是

蓋苓苦葑之類何地無之而必實其爲首陽之巔之下之東聆之若鑿鑿可據正有甚不足據者高下憑其口東西恣其吻書所謂無稽之言是也毛氏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氏因謂讒言之起繇君數問小事于小人此又別解小弁之詩曰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嗟乎賢如吉甫不能無惑志于掇蜂之譖矧寘不聰如晉獻者乎

唐詩杕杜篇

序以爲刺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朱子辨其非詩意審矣但泛謂此人好賢恐不足以致之則未知爲文公好賢而賦也嘗考晉文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左傳鄭叔詹所謂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是也厥後反國外傳紀其舉譱援能官方定物爰親戚明賢良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等十一族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大夫食邑士食田以至工商皂隸官宰燕不受餼於官而賢者可知已當旹晉才自足供晉用卽文公欲誰無厭物色多方飯牛鼓角之倫自當樂爲之用若非煙霞成癖亦安肯隱鱗藏器脩然自遠確乎難拔至壓邦君側席惟恐不得當者從亾之賞如投骨於地猶然而爭其不言祿者僅一介之推而祿亦竟弗及矣嘗怪用賢如晉文能得之罪肆之卻缺未免失之負羈之介推今玩此詩語意無乃爲龍蛇之怨而志過乎杕杜特生以比君子介性總山餓隱欲授餐而無從此固文公所心惻也夫貪天

功爲已力子推言雖涉怨乃其陳蘖自高豈容無一
詩志之是詩亦非必文公自賦或詩人嘉其能旌善
而代摹其意云爾

唐詩野有蔓艸篇

左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襄二十七季子大叔賦野有蔓
艸趙孟曰吾子之惠也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昭十六季
子齹賦野有蔓艸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於時
子產賦鄭之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今詩傳係之齊
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
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
今觀賦不出鄭志一語六篇似皆鄭詩矣乃詩傳風
雨屬齊蔓艸屬唐則知凡左氏所稱賦詩見志者其

言槩多附會傳以此篇爲臼季遇郤缺於冀薦於文
公晉人美之是也序求其說而不得漫以爲思遇時
衛宏輩從而續之曰君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
失時思不期而會鄭玄遂以蔓艸有露爲仲春引周
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蕃夫家者歐陽氏駁之曰兵
亂之世何待仲春此是男女昏娶失時邂逅於艸野
閒耳噫是何信序之過也載觀家語夫子遇程子欲
贈之引此詩敎子路夫左傳家語雖均未足盡憑然
亦可見其非淫詩矣嘗論晉文之用郤缺與舉射鉤

者同符而臼季之知人衆譱亦郤氏之鮑叔也其曰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又可爲與人不求備之法厥後
箕之役郤缺獲白狄子襄公以一命命爲卿復與之
冀又歸舉能之功于胥臣即臼季再命以先茅之縣雖
未嘗遽擬于虞書之庸庸祗祗然君子益俛是賞焉

唐詩羔裘篇

此詩次蔓艸後彼汾沮洳當在襄靈之際益非大夫出
亾而人怨詈之則在異國而冀其復返不然則反國
而人欣奉之也又不然則此大夫既沒而人追思之
也凡詩人美其人羿其服飾之間所見無非美者故
以羔裘袪袖爲言亦如召南之羔羊鄭詩之羔裘云
爾然而稱其服即指其人矣賈生有言民至愚也而
使之選吏焉必選所愛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
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
萬人之吏選卿相矣若羔裘之大夫斯亦民愛之者
乎居居謂居其所當居即謂居之而又居亦可究究
謂究其所當究即謂究之而又究亦可若曰詎爲我
人與其麗而安其宅俾各有寧宇者非此羔裘豹袪
者邪詎爲我人白其隱而發其蔀俾各無向隅者非
此羔裘豹袖者邪維子爲我居居我人與子習故𢡱
久維子爲我究究我人與子惠好𢡱久豈無宅人覺
宅人不若此其故且好也古者視朝君臣同服皆得
服羔裘但君則純羔大夫則豹飾其袪褎益體柔而

文之以剛故知所美者大夫也向使大夫見在爲政詩人措詞必不爾夷考襄靈之際蓋有人焉當之特未可實其爲誰氏歟大槩亦可知已自序目爲刺時而毛傳釋居居爲懷惡不相親孫炎釋究究爲窮極人之惡豈其然乎

唐詩彼汾篇

彼汾晉詩也公行公族之屬晉官也毛詩誤寘于魏故先儒疑魏詩爲晉而佗又疑魏亦或有此官按左傳宣二季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適子母弟）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掌公戎行）晉于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盾與括皆趙衰之子衰從重耳奔狄狄人獲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又以巳女妻衰生趙同趙括趙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叔隗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巳下之）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冬趙盾爲旄車之族（盾本卿嫡當爲公族避括故爲公行掌旄車）使屏季（卽趙括食邑于屏故偁屏季）以其族爲公族大夫旄車之族卽所謂公路公行也趙盾方秉國成豈必躬掌其職計爲此者必其子趙朔矣朔以成宣八季佐下軍以十二季將下軍是季遂罹下宫之難而武方且畜于公宫則公路公行不知誰代爲之其後趙嬰通于莊姬（朔妻）原（同）屏（括）放諸齊莊姬爲是故譖原屏將爲亂而晉景遂尸同括（殺成八季）則公族大夫又不

知誰代爲之迄悼公新立（晉成十八年）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會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爲之此詩所刺非若人明矣意者其卽譏朔括之徒乎夫事雖不可以成敗論然屠岸賈治靈公之賊請誅其子孺告諸將惟韓厥嘗畜于趙氏故婉詞解之而諸將無異議賈益有所侮而動也侮朔之無能爲也直如後世之尙主者耳婁嬰與莊姬通罪固當討然同括不請於君而擅放之豈得爲無罪觀邲之役與救鄭之役二人勇而銳于戰幾再敗晉師

斯不亦妄庸豎子哉何以堪公族之任故愚意詩人所譏卽未必朔與括卽以爲朔與括亦可益成公初設此官而諸人不稱其職是以貽譏沮洳非高潔之區一方一曲非昭曠之道行汚而寄治身私而托公如英如玉亦徒有其表耳若夫儉不得禮之說則愚爲魏詩而文致之夫其君旣儉以能勤矣又可刺乎且詩明言公路公行公族而以爲刺君何其謬也

按埤雅謂莫可以繅桑可以蠶采其采桑其君儉以能勤始於侵繅事終於侵蠶事也許氏又云公路大夫也采莫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爲細民之事是急於利而用以福也與魯相拔園葵者相反如此說詩皆犯咸丘蒙之辟

又按左傳成十六年晉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昭五年晉韓襄爲公族大夫其可見者又僅如此夫晉自成公以後公行公路公族卽代不乏人而愚意詩人所譏當在設官之初不然何以歷舉諸官也愚又疑此詩爲刺趙嬰益趙嬰身爲寄猳或亦如宋玉體貌閒麗陳平美如冠

玉故詩人目之曰美無度其以采莫采桑采藚發端亦猶衛詩之采唐也歟

唐詩綢繆篇

古者六禮備貞女行煲非所繫於亂世也世亂民窮為貧為養於是有不能盡如其禮者綢繆之詩是已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是時奔者不禁奔非淫奔特謂六禮之未備耳聖人不禁所以重天時權人情蕃嗣續也荒政眚禮多昏意亦猶此夫仲春之令且不禁奔者況過此以往安能以禮為拘拘三星在天則當春之末迎夏之陽與桃夭氷泮之景候異矣故婚姻亦人道之常而此詩若見為

非常之槪凡風詩多代為其人言此則併非代言直詩人設為從旁相調之詞乃俞子兮子兮自詩人目之非代其人自予也昏禮男下女詩當先為男子慶此先之以見此邑人終之以見此粲者似先為女子慶愚意此子非嫁非娶直是贅耳匆匆會合於女家故曰邂逅束薪束芻束楚要亦窶人所為也任人謂不親迎則不得妻色固有重於禮者此類是邪賈誼擬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為俗流而世壞賦綢繆者雖若季之其實傷之矣詩斯以觀世治則召南以時摽配標梅雖未諧可以志禮之正焉世亂則唐人非昔佗合綢繆雖已諧可以志禮之變焉其詩編於唐末以事次不以世次亦猶齊風之有著非必佗於景公季世也

按三星毛以為參鄭以為心二家說昏姻之時不同後儒各從其所見然參十月見東方毛氏既以霜降至氷泮皆為昏期則於時正昏始未為過也惟指心星者近是胡休仲云詩人賦物必准其類如花言桃李鳥取雁鳩各有則似參與商離別者

言之心星旂為天王後為子屬又星有夫婦之象其義於昏姻近之三星之為心也必然矣

鄧二泉云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志偶見也陶詩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語意同此

詩傳闡卷之十一目錄

曹

曹詩引

魏不大于曹然非唐無所麗之其先唐固已曹爲文昭而詩顧踵唐後何居蓋觀左傳祝佗之言曰魯衛唐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又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尚年也夫魯衛無論已叔虞以小弱弟受封豈緊令德子魚推尊盟主不得不云爾今觀鳲鳩

旣美振鐸則振鐸亦非無德也聖人於此蓋有權衡焉夫其後曹於唐倘亦以國之大小爲差次乎史記曹世家言不別標題而附之管蔡後義亦猶此非然則尸鳩一篇當是後人追美振鐸與賦懸蟀者異時耶至下泉之念周京僞詩說以爲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語意俱似序目爲刺共公則因其錯在曹風之末而蜉蝣候人反越居其前故耳詩傳蜉蝣次下泉愚意爲曹鶆作若候人之爲刺共公固無可疑者序於尸鳩下泉蜉蝣皆𭂽𭂽其解惟序候人則近是

以左傳晉文入曹所數罪狀可證也夾漈鄭氏云衛
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魏黃
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詩蓋魏後于漢
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此益足證序之非古矣

曹詩尸鳩篇

詩傳此詩蓋美曹叔振鐸其寔曹風宜矣然詩何以
次唐後意者後人追思之詞非即作於振鐸之世乎
其曰淑人君子始與小正賦鼓鍾者相類每章皆以
鳲鳩及其子起興意振鐸蓋有得於止慈之家法愛
子而能教以義方者鳲鳩性一而慈古者以鳥紀官
司空爲鳲鳩氏亦取均平之義以平水土皆言儀一
猶鳲鳩之雅教子式穀不外敬儀也儀一而本之如
結猶衛之柏舟威儀棣棣先之以匪石匪席也蓋儀

即君子之外心也傳大學者引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爲齊治之證釋之以父子兄弟足法而民法備亦嘗
上章鳲鳩七子之文歟子七則爲兄弟者亦夥矣月
令季春戴勝降於桑蓋桑葚將熟而就食之乃其子
又各殊其所在何也華封人有云天生萬民必授之
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累之有且鳩食葚則醉故氓
之詩云于嗟鳩兮無食桑葚正不必聚族於桑爲姑
息之愛耳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
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是巳帶絲騏弁

觡儀一之驗或據尚書顧命四人綦弁執戈疑此詩爲美其士然士則練帶而大夫以上帶乃用素且三王共皮弁素積安在其非侯度所宜要以不忒之儀亦不專係此管子謂衣冠不正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儀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正是四國豈徒飾貌者能哉左傳曰有儀可象謂之儀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然則胡不萬年或正追思之意猶云雖至今存可也序謂刺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經與詩義相左矣若以爲陳古猶可

曹詩下泉篇

孔子曰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則未知其爲西周之詩歟東周之詩歟僞詩說以爲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雖無確據玩其語意想當然耳衍序以爲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大[illegible]思明王賢伯是也其曰疾共公侵刻下民不過粘下字生解且國人疾其君而周京是念不亦迂乎朱子謂曹無他事可考序因其次侯人後遂舜目爲共公似已華谷嚴氏云曹共之時晉人覇業方盛襄王命之爲侯伯下泉顧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固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借以貨免文寧能帖曹乎彼信此詩眞爲共公時作果爾何不近思齊桓而遠追郇伯愚意謂爲東遷初作者近是蓋幽平之際乃周室一大關鍵也豈無忠臣義士爲之扼腕故雨無致慘于離居繁霜愍憂於譌言而列國之詩則有若曹之下泉鄶之匪風焉弟思周之詠止見於兩小國而大國反無聞者何也左傳昭二十四鄭子大叔謂晉范獻子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

周之頻爲將及今王室實養養焉吾小國憪矣戰國時韓喜云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亦此意也向令大國而能軫小國之憪則當爲王室宣猷秉鞭作牧四國且蒙陰雨之膏不受洌泉之浸矣雖然無明王安得有賢伯觀平王之命文侯者祇嘉其扞我於艱第曰歸視爾師寧爾邦簡恤爾都未聞屬以匄宜之政其矜貧澤於下民猶故也東遷之初有一文侯而不能俾爲郇伯君子亦愈知周京之不競也

按序于王風不得其解者輒目爲閔周實無關詩

義僞詩說襲用之此篇翻覺中窾朱子謂王室陵夷小國困敝似專就末章立意然詩人則爲王室起見非直爲下國起見也爲下國起見猶似私未若爲王室起見者之大

曹詩蜉游篇

序以蜉游爲刺奢似巳衍之者實其爲昭公彼見此篇在候人前候人既刺共公而前乎共者爲昭故妄臆之耍無的據僞詩說云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想當然耳夏小正云又月蜉游有殷殷衆也淮南子云蜉游不食不飲三日而死管子云掘閱得玉閱與穴通孔疏謂蜉游土裏化生掘地而出升騰游翔是也埤雅云蟲似天牛而小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有浮游之義以此爲喻蓋倏與忽滅其爲生

也亦促矣曹蕞爾國事跡罕所可紀稽之世系自夷伯以後享國遠者又十餘年或三十餘年短者亦不下九年今至使人憂之如蜉蝣戔戔乎朝不及夕豈忠臣陳戒不嫌故危其詞以相聳惕乎懇竊意詩爲曹羈作羈者莊公射姑之世子春秋魯莊二十三年冬射姑卒明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胡氏以爲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蓋在位日淺無知羈者想詩人逆知其稅駕無所故爲之憂心如是而諷以于我歸處如楚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耶裳服麻衣指蜉

蜉蝣指其人於時覊旅在喪故曰麻衣如雪而先之以楚楚采采意覊亦如衞昭公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尚不免於童心乎春秋凡君在喪稱子其未踰年而出奔者但書名亦以見其不能子耳說苑云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德彌盛者文彌縟中彌理者文彌章經冕厲戒立於廟堂之上有司執事無不敬者斬衰裳苴絰杖立於喪次賓客弔唁無不哀者被甲纓冑立於桴鼓之間士卒莫不勇者夫然則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何至貽識者之譏若夫怙

侈滅義服美于人驕盈矜伐將縣惡終又不必問其季之延促而君子因已蜉蝣視之矣即如共公棄賢用邪赤芾三百而又無禮於晉以爲詠晉至於見執微暨侯孺之貨奚其適歸哉是詩與候人相連或未必非諷共公然於曹覊更切

按微言云衣裳楚楚猶東坡云翅如車輪玄衣縞裳之謂蜉蝣甲下有小翅如雪之潔白是爲麻衣是也鄭箋以深衣謂麻衣又因玉藻朝玄端夕深衣之文謂喻曹昭公君臣朝夕變易衣服若然朝夕異服正合禮制何刺之有况麻衣非即深衣觀玉藻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可見

按表記云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此雖非正釋亦可參觀

毛詩候人篇

候人之爲刺共公無可疑者證之以晉文入曹所數可見也書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周官不過三百六十以曹之無謂衆羣臣不能以百何赤芾者之反績乎蓋名器假人印累綬若若如後世濫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盈笥華貂續尾官方之殺亂至此乃司馬貞註史記謂美女乘軒者三百人則或因季女斯饑而影附之歟然衛懿好鶴鶴尚有乘軒者何況美女美女乘軒三百猶有斯饑之

季女豈不在乘軒之數者耶抑色棲漸隆蛾眉見忌以致寒鴉托怨紈扇鳴悲耶貞註第有見于乘軒而未參證于詩之赤芾故云爾觀左傳以不用僖負羈爲曹罪則彼其之子仍當指在位者夫壯士變士之疾猶之好女惡女之伉羣小集菀貞艮集枯所從來矣埤雅以薈蔚爲陰凝上結成雲引呂氏山雲草莽爲證以薈蔚朝隮爲不雨之雲謂朝雲喜暘引宋玉賦朝雲暮雨爲證言小人在上膏澤不下于民此即說也愚意朝隮亦非雲氣按周禮眡祲掌十煇之法九曰隮隮者虹也虹映日而成朝焉日在東則虹在西而雨螮蝀之詩所謂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也薈蔚倚緣山岳而虹見於西又嘗邀雨澤之沾被見君寵方隆而未艾此詩中之畫也或謂樵蘇者登山而季女饑於室滯矣易云負且乘致寇至赤芾滿朝小人乘君子之器其干覊討宜哉

按晉語重耳如楚子玉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據此則此詩似爲共公無禮於晉公子而作

詩傳闡卷之十二目錄

鄶

鄶詩引

鄶之世系莫可考惟鄭語載史伯之言曰祝融其後八姓妘姓鄔鄶路偪陽也又曰鄶仲恃險富辰曰鄶之亾由叔妘其可見者如此其詩固不知作於何君之代乃鄭康成詩譜妄臆其為夷王厲王時嚴垣叔曰平王初鄭武始滅檜蔣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為鄶君言不刺仲也蔣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矣嚴氏蓋依譜作解亦未有以見其必

然也觀史伯謂虢叔鄶仲皆有驕奢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鄭桓公乃東寄帑與賄公羊謂先鄭伯有善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則鄶仲者固亾國之君也詩安知非刺仲及仲時作乎使夷厲時遂已有是詩則甚俞國既滅於桓武矣世遠言湮詩何以獨得不弗廢愚意鄶鄭二風相屬蓋鄶之終即鄭之始與魏唐又不侔也鄶亾于平王之初魏亾于惠王之季相去百季餘矣魏詩固宜有與唐共傳者以其時世猶近若鄶詩亦安得遠而遡之夷厲哉今斷不敢

必其爲刺仲然仲實可刺亘匪風之賦其在周轍既東鄶之亾形已成耶蓋君驕而貪任情顚倒政苛禮壞以至兄弟夫婦相棄幾如是而尚可爲國者宜其折而入于鄭也然讀鄶詩雖寂寥數篇而君覩之大義種種備焉所謂思無邪者乎

鄶詩羔求篇

周南之羔羊尚矣其他列國之賦羔求者凡三唐之羔裘豹袪居居究究鄭之邦直邦彥皆美大夫而檜詩則不以美而以刺序謂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不能自强於政治意亦似之然曰以朝曰在堂則朝常猶不廢也況張而不弛文武不能而詩人乃思之甚憂之甚則何以故鄭箋云先言燕後言朝使見君志不能自强此亦未確嚴坦叔云凡人憂勞戒懼則不暇鮮其衣禹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公大布之衣是也然則凡經中齋明盛服非歟今玩此詩本意原不難見先儒未及會意耳少儀曰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蓋羔裘涖服也狐裘燕服也羔裘何以爲涖服春秋繁露曰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乳必跪而受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也君純羔而臣以豹飾在朝皆得服之狐裘何以爲燕服埤雅云狐性好疑貉性好睡又皆藏獸不可以有爲故狐貉之厚以居疑斯戒睡斯安取燕息之義今逍遙也而以羔裘是涖服爲嬉遊之具矣視朝

[illegible]以狐裘是臨御爲褻媟之場矣鄭氏舍是不論而譏其以祭服朝按禮郊特牲第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卽黃衣或以裼狐裘亦正取義于休息而此詩所刺則非謂其以祭服爲朝服謂其不當以燕服爲朝服耳蘇子由云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此本鄭氏臆說按玉藻第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衣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安在其爲朝天子陳氏祥道不從而以狐白裘爲君之燕服狐青裘爲大夫士之燕服是也狐比羔爲賤故朝服用羔燕服用狐而檜君一切反其常則凡敗度敗禮恣情顛倒何所不至其歷詩人之勞心豈獨以鮮衣故哉末章云日出有曜何也凡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今不用以朝而止見其有曜蓋卽其在朝在堂亦未必循日出之度可知矣詩人言外之意不及盡嬋挚一裘而無限之忉怛寄焉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宋儒金華王柏延其思魯君姑識于此

鄶詩匪風篇

序以匪風爲思周道續之曰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彼固目周道爲治道也韓詩外傳曰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寧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故詩曰匪風發兮云云而王吉爲韓詩學其說此詩云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灋世經學承受荒殘大都不雅馴如是毛氏訓末章云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矣此襲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之說也果爾詩人反預爲老氏註腳邪鄭氏解西歸謂有能西仕于周者歐陽永叔云問誰能西至于周使其慰我以好音謂思周人來平其國亂皆曲說也夫周道卽小東所云如砥如矢者想斯昔周轍初東君子傷其不復西而又不忍遽絕望故賦此詩以寓意所謂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耳嚴氏據鄭譜謂此詩作于夷厲昔周猶都西鎬故言西歸非也何者夷王雖聽紀侯之譖鼎烹齊哀公會其有疾諸侯猶爲之竝走羣望于時周道

豈絕鹵歸之迹至厲王暴虐不禮于諸侯諸侯始相戒避之而賦菀柳鹵歸者誠罕矣若欲率侯邦以修覲典固非鄶所能任而詩人亦豈直爲此怛且弔哉故愚謂匪風之懷鹵歸與下泉之念周京當同是東遷初所作聖人錄此以見下國孤臣猶繫心王室不忘興復而周人偏安自狃坐視故都之離黍不兢亦已甚矣

鄶詩萇楚篇

詩發乎情如其情以爲情者常也亦有反其情以爲情者鄶風之萇楚是也夫人懷五常之性爲有生最靈誰則甘寘然無知者且有心知卽有情慾聞以未有室家爲苦不聞以無之爲快也今鄶之民至於不樂有知不樂有家不樂有室致羨乎萇楚之阿儺豈復近於人情乎此所爲反其情以爲情也蓋世治則室家相保繫上所養世亂則室家相棄繫上所殘是詩不知作於何時意當在鄶仲之世國語史伯稱鄶

仲恃險驕侈怠慢加以貪冒其殘民以逞可知民生其間何多不幸萇楚興謠殆亡國之音乎夫萬物芸芸誘焉皆得此偏舉萇楚者或卽所見以起興要以萇之爲言長楚之爲言楚也詩人蓋曰彼爲萇楚并眞楚若吾儕則眞楚耳殆不自述其憯苦而祇代爲萇楚樂斯其苦有非言所能悉矣兔爰之尚寐無覺苕華之不如無生皆是意也序乃謂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於詩意有何涉埤雅曲爲之解云猗倚也儺節也萇楚有倚以立故雖卑濕而不淫有節

以生故雖柔弱而不恣國人疾其君之淫恣皆是之不如也或曰萇楚之枝猗那牽蔓有如人之多慾者然返思始萌其芽未有牽蔓時生意沃沃可愛豈鄶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夫以夭之沃沃爲喻無知無室無家然則枝實之猗那便其喻有知有室家乎此與埤雅異解而均謬矣愚意序說因無稽儻亦畧有所勦蓋富辰謂鄶由叔妘匹而公羊謂先鄭伯通乎鄶之夫人以取其國則無乃符孥與斯爲之媒孽其詩雖不可考而鄶仲之淫昏衆知亦可槩見

然則其有家不若無家其有室不若無室詩人之寓言或在此第以此釋序則可以此釋詩終非正解

鄶詩素冠篇

記曰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將由夫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此賢如閔子哀雖未盡不得不自割而援琴衎衎者亦引而致之不敢不及也世道交喪喪禮不終於是有以得見素冠爲幸極其憂勞而愛慕焉斯固秉彝之在

人心者邪何以知冠素者爲能終喪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蓋人子於親喪再期而大祥祥後則將卽吉於是不以布爲冠而以縞然猶不以采爲緣而以素蓋雖漸易凶而不敢遽用吉此與喪服小記所謂朝服縞冠除喪不類小記云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此則期功之喪除服所通用不必三年喪也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閒傳云又期而大祥素

縞麻衣是則素冠素衣素韠特服於祥祭之日祭訖則反服微凶之深衣以寄其餘哀至間一月而禫禫而纖斯麻不佩矣詩人所願見謂其能舉祥祭者耳終喪而後有祥祭喪禮不終則未祥而服已除麻論禫也此素者何從見之雜記子貢問喪夫子以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此所謂棘人欒欒乎記又稱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蓋外除而內未除免喪之外尙然執喪之時可知矣

故玉藻又云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總狀居喪之容貌若此荀卿曰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遂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又曰憂愉之兩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爲萬世則是禮也非順敂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可是固詩人之所傷也

・按禮記大全云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祲冠四也異經白緯月禫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旣祭玄端而居六也

[illegible]詩揚之水大路篇

揚水遵路二詩向誤刻于鄭序于揚之水曰君子閔忽之無臣也于遵大路曰莊公失道君子思之國人望思焉夫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何謂終鮮如云兄弟相殘終不相容雖多猶少而所親者惟二人亦不能自保於讒間以此逢序說似亦得矣莊公歿王幽毋惟祭仲親聃高渠彌之徒是信是用緇衣之贊者固宏相率而去國人援而止之欲其不以今惡棄舊好如漢申公強起穆生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意亦似

之所謂詩無通詁隨人自釋然據毛詩編次遵大路在清人後果如序說豈文公之詩反先於莊公邪兼亦不應越其所云刺忽諸篇而上之矣至朱子謂兄弟爲婚姻通稱已屬附會又謂執袪執手爲男女相悅且引宋玉好色賦爲證夫宋玉稱詩正竊用其語何反以此詩爲宋賦註腳乎凡此皆泥于鄭聲淫一語庸知本是鄶詩非鄭詩也夫鄶以最爚國而鄭桓武眈眈虎視日夜思得間焉鄶仲受其拏賄之寄倘亦輕信人言百卒之[illegible]亦可見其帷薄不修

矣何怪乎民間兄弟夫婦之相棄哉

會傳闕　大　卷十三　鄶詩揚之水　大路篇　十三

詩傳闡卷之十三目錄

鄭

鄭詩引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　有女同車

籜兮　清人　扶胥

麥秀　褰裳　溱洧

羔求　女曰雞鳴　出其東門

詩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于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詩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

詩傳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

詩傳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詩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詩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籜兮

詩傳鄭文公使高克禦敵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

詩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

詩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經缺

詩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

詩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　子議之賦溱洧

詩傳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

詩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　美之賦女曰雞鳴

詩傳鄭有貞士宜其　俗賦出其東門

鄭詩引

樂記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郝氏謂土風化氣習氣化響又行其不有淫氣八方皆然而鄭爲尤甚是也夫子惡亂雅樂者惡其聲非惡其詩如惡其詩盍早删之矣今鄭詩具在誰爲淫者無論緇衣之好賢羔求之美執政雞鳴之勤生樂蕭出東門之安其伉儷與夫一切謀臣宗臣大夫之諷諫爲不謬於無邪之旨卽最褻狎如溱洧莊士涩齒而讀不欲竟焚尼又顧有取焉見道民之路在上所好惡使聞者

足以戒而巳夫棄親用鶂比頑而好倡靈之不君豈止食黿染指一事傳未及詳而詩詳之孰謂詩非史哉若夫王之子衿唐棣齊之卆及風雨唐之野有蔓艸鄁之揚水大路漢儒嘗混厠於鄭左氏亦以蔓艸風雨爲鄭志皆屬傳爲儻賦詩見志果有取於是亦安在其爲淫而後之說詩者槩歸之男女嬉褻非但誣鄭并誣它國矣夫如以鄭聲卽鄭詩則宋固無詩何謂宋音燕女溺志而鄭嘗賂晉悼以師悝師觸師蠲女樂二八又嘗賂宋平以師茷師慧魏絳覲其尽安思備師慧譏其以相易朦爰及戰國趙烈侯好鄭音賜謳者田番吾君進言止之彼所肆業豈必將仲子有女同車等詩耶蓋鄭音之漸人久矣故夫子所欲放者聲也非詩也而或者又疑秦火之後漢儒勦民間流傳淫詞以足三百篇之數其說愈支矣

因鄭聲淫一語而說詩者目鄭詩爲淫猶之因行夏時一語而說春秌者目春王正月爲建寅顏淵爲邦一問爲後儒耳食久矣

鄭詩緇衣篇

鄭語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史記亦云桓公爲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而武公又滌其美周人愛之宜矣但詩既作於周人則當繫之王風今繫之鄭風非周人作也記曰好賢如緇衣爵不瀆而民作愿夫好賢二字似非下所加於上者且改衣授餐何必假手於民毛氏以爲願王授之賜之則所云予者當何屬又謂諸侯入爲天子卿士食采祿則周禮載師疏有云家邑任稍地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

地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三公之采也古者祿皆月別給之若今月俸夫采地之祿飄澉不供雖民力替存亦何足以徵好而或者解之曰下不樂而上誅求則怨也上仁而下樂輸則愛也武公蓋其職故詩托言授衣授粲見民力所自竭於上者惟此而愷諡不勝懋懋矣要之亦非詩意且卿士之館小民何得闖入卽邠風躋彼公堂亦指公所豈必邠公之堂況此詩語意又甚不倫讀詩傳其義乃曉然武公蓋說賢而能養者矣凡在朝之服以緇衣裼之上加朝服

[illegible]適朝則諸大夫適治事之館釋朝服而以緇衣聽政故曰緇衣之宜兮記云苟有衣必見其敝蓋久而[illegible]射之意改爲改造改作不啻辭衣衣之矣玉藻曰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今不僅使人視而自造其館懇然就我之誠可想還而授粲蓋不欲其遽退而繼粲繼肉有加爲所謂不家食吉養賢也故夫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後世如燕昭築郜隗之宮楚元置穆生之醴庶幾近之若夫士半菽不飽而君鷰鶩有餘食後

宮曳羅綺而士不得以爲緣則聞鄭公之風者亦可以少愧矣

按敝字還字俱宜稍斷蘀兮倡予和女倡字懿戒碎龠爲悳碎字亦如之又有宜兩字稍斷者如臬水之不[illegible]有害葛生之誰與獨處是也

按[illegible]刻國之風皆爲變風故其譜曰武公滋[illegible]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夫既云國[illegible]矣何爲又作變風乎且緇衣可謂變乎凡[illegible]之藻稽類如此而此尤文義之最矛盾者

鄭詩將仲子篇

序以此詩爲刺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大畧得之而莆田鄭氏目爲淫女之詞此固先獲朱子之心者按左傳襄二十六年子展相鄭伯如晉賦將仲子叔向稱其儉而一如其爲淫詩也子展何故以鄭人揚鄭醜叔向亦何取而卜其後亾其不然明矣詩傳意與序同而詞娶淨序則稍支其云小不忍以致大亂非也當昔鄭之諸臣欲圖段也愈急而鄭伯之應之也愈緩明知京之不度非制而寧違祭足之諫俟其

惡稔而後加之以兵穀梁氏所謂處心積慮成於殺也此正忍之至者何不忍之有詩人逆探其志而賦此詩杞木高桑木韌檀木堅或以爲比公室強而段無能爲愚意不若比段葢段之繕甲襲鄭雖在莊公三十二年乃其挾母愛而驕恣強梁之性諒已得于少成弟傻莊公從祭仲言早爲之所不授以大邑則其勢猶未足以逞而其狠心猶或可少戢乃誘于姜氏欲之而秪年其自斃此豈中才之養哉詩人代爲之言曰豈敢愛之言我非眞有愛於彼特內束於母

命外難於國論姑忍而有待耳僭莊公之口以示其心詞若寬而志甚憯所爲藹於諷也抑嘗觀逵中燕宇云制城邑若體性焉有脊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國爲大城未有利者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儀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彝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藘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此卽祭仲所謂都城不過百雉及晉師服所謂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之說也何國無謀臣而其主不

聽或戕其弟或戕其身或戕其子孫以此爲鑒猶有樹國相疑豪植太強釀七國之變者

鄭詩叔于田大叔于田篇

孔子以思無邪蔽三百今觀叔于田二詩鄭人譽段如不容口此亦可謂無邪乎曰否詩以言志固有自言其志者亦有代爲人言以寫己志者如叔于田二詩愛段者之意則然其詞非即出于愛者之口也段以國君介弟多行不義所與居者皆里巷狹邪非雄心於飲酒服乘即擅技於田獵射御甚且手格猛獸以爲豪而羣小翕然交譽之其能使西北鄙貳于己又能收貳以爲己邑豈非此輩爲之羽翼乎第里巷狹邪者流非必有鄴下西園之藻麗纖曲爲從臾矜夸其伎倆亦安能工爲篇章摹寫如畫此二詩必當時能文之士所爲其爲此者非誠欲獻諛于段夫亦憂其不義而得衆勢將滋蔓難圖故代爲國人賦此以見叔之多才好勇如是比暱羣小如是羣小之傾心翼戴如是欲使莊公聞之而早伐其狂謀云爾序一則曰刺莊公再則曰刺莊公夫莊公失義方之教縱其弟無賴以傑狡特聞固未嘗不可刺乃詩人之意何止暗刺而已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詩之

爲義固然然則羣小之愛段自邪而詩人之寓規自正凡詩皆當作如是觀如范曰惡者可以創人逸志吾猶慮其勸百而諷一也

原缺第九葉

禍也殺惡大夫援齊三成彝亂也豈非利外不利內之明戒耶祭仲智猶未及此

按序以是詩爲刺忽不昏於齊故嚴坦叔云[illegible]乃別指之詞有女同車指忽所取者彼美孟姜指忽所不取者胡休復云花色之麗無如舜華於朝生夕隕義無所取嚴氏以喻忽今所娶者過矣○楊升菴云冶容艷態多出於齊腴甲族熏釀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縱有舜華之顏加以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焉有閒雅乎

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亦可證也若夫采薪之女教之容止七日而傾吳宮豈理之常哉是則然矣雖然陳詩不云乎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豬少孫曰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晉人亦有言天其福人不在貴族

鄭詩蘀兮篇

語云危事不可以爲安則亷爲貴智安危之幾豈不以謀哉鄭莊多內寵而身歿之後公子五爭迄亷寧歲以春秋傳考之五爭者突入而忽出一也桓十一年突出而忽入二也桓十五年忽殺而子亹立三也桓十七年齊人殺子亹而祭仲立子儀四也桓十八年傅瑕殺子儀而納厲公突五也莊十四年其伐鄭者初亦不止齊楚蓋突藉宋援入國背宋賂而糾紀魯伐之亷何宋亦以四國伐鄭至於焚渠門入大逵伐東郊取牛首大宮之

椽椽於盧門鄭不勝辱矣及厲之入櫟也諸侯不果於輔正而果於貧邪則舉然有衺之役將以納厲而弗克明年又有曹之役鄭亷歲不受兵其後厲爲傅瑕所納鬪蛇之妖已踐預嘗是時齊方圖霸楚亦浸張厲既以侵宋干霸討又因緩告致楚師春秋莊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鄭蓋岌岌乎有亾微爲將墜之葉豈假烈風哉當時謀臣欲諫救而賦蘀兮未知策將安出以忌度之太約有三其一曰睦宗夫鄭置君如奕棊矣厲雖據國而莊公之子

猶有八人若行賂勸貳誰能禁之是必有綴忿釋齊豐枝葉以庇本根者觀厲公念叔段之乖後復其孫使以臣月就盈數入則其畜羣公子亦必有道已未必非唱和之本謀然也其一曰事大春秋時以纂得國者必盟主刻之同好而後成爲君厲公與齊桓會鄭者再亦此志也乃尋自叛之鬪伐郳而侵宋其服齊固不誠矣夏被伐而冬盟幽倘亦悔禍之延而降心以相從乎亦未必非唱和之本謀然也其一曰覲王春秋之初王室猶甚威重故州吁未能和其民否

厚問定君於碏碏曰王覲爲可雖以紿之然厚惟恐不得覲爲之朝陳使請則當時大勢槩可見已鄭厲既受盟於幽不旋踵而鄭詹被執傳以爲不朝齊也謀臣之意倘謂與其乞靈于覇王曼不若假寵于天王乎祇左傳莊十八季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繼之曰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於陳陳嬀歸于京師則是厲公與虢晉之君皆在王所與其婚禮豈非朝王明證果爾亦未必非唱和之本謀然也未幾周有五大夫之亂天子蒙塵鄭伯因以爲

功爲之執斑仲殺子頹伐王城定王位此莫大之義舉齊桓所未暇爲而厲公卒以此受虎牢鞶鑑之錫雖唱和之始謀不及此然計必有以自固而後謀及於勤王向猶是搰搰焉處振落之勢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逮王室定而鄭事益與之俱定揆厥所繇不可謂非蘀兮詩人啟其端矣序日爲刺忽已謬衍之以君弱臣强不唱而和尤謬解者又擬諸北風之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謂呼其叔伯相率而去豈知詩人蓋爲國謀非爲己謀也

鄭詩清人篇

春秋閔二年冬狄入衛鄭人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蓋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而南侵也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夫將者三軍之司命古者遣將親為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權綦重矣卽素所愛信猶不容以輕委而況舉不祥之器奉之應且憎者鄭人使高克帥師以惡之故既已惡之而優委以兵柄豈將假手於狄以勞所忌邪向使克自知罪在不宥擁兵自固或召狄以內寇而為之應或奔狄以愉情而為之謀則是反以禦狄者餌狄何幸之有卽不然而以三軍之衆羈勒一夫是投鼠以千金之璧豈不愚哉猶幸師潰且歸而克僅束身以奔陳也春秋於克之奔不書而書鄭棄其師此麟經特筆前後書瀍未有如此者蓋云非克之棄鄭師而鄭之自棄其師也鄭之棄克不足惜而棄其師豈可惜也甚矣文公以已之國僥倖也然則其惡克者亦未必出於公而克之不率衆出奔反戈相向如宋魚石衛孫林父者滋言為鄭幸之亦幾為鄭

危之矣

按清人繫於鄭文公時傳有明證而毛詩編在褰兮有女同車扶蘇諸篇前皆序所指為刺忽者亦論忽未必多可刺卽使諸篇果為刺忽清人安得顛先之蓋昭公忽厲公突皆莊公子而文公則厲公之子也詩猶之史必以世代為次豈宜越次如此故知毛詩之錯簡多矣

鄭詩扶胥篇
嘗槪商書風愆之訓云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邦
君有一焉必亾于鄭靈公之見弑也尤信左傳紀歸
生弑君衅起食黿說者固已疑之謂君臣禮會不得
遽有染指于鼎之事也謂靈公初立不應以小故遽
欲殺大夫也謂子家聞子公之謀會不駭與而驟曰
畜老猶憚殺之非情也今觀詩傳靈公棄其世臣而
任狂狡則已犯風愆必亡之戒特因食指發難耳所
稱狂狡者何人按左傳宣二年鄭公子歸生伐宋戰

于大棘宋師敗績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
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狂狡之
名見于此然亦未必卽其姓氏或以狎邪使發得名
觀經止書獲宋華元傳則敘詳于獲狂狡狂狡者夫
亦宋之倖臣如隨少師之流耶楚伐隨而獲少師鬬
伯比以爲天去其疾而鄭穆之獲狂狡或反甘受其
疾至靈公乃厚任之其棄世臣亦可知也已子良者
穆公庶子鄭之良也見君之棄親用羈任非其人也
則憂憂則諫諫而不聽則去雖去而猶不忘諫于是

扶胥麥秀褰裳諸篇相繼而作蓋宗臣之誼不忍恝
如此其取興于山隰所有夫固謂高高下下何地無
材卽洪纖異品夭喬殊植均之有當于用鄭雖蕞爾
豈無堪任之臣何宜見者不見不宜見者偏見也子
都子充美男之通稱不必求其人以實之史佾胡周
幽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
童窮固蓋敗亡之主如合轍矣序以爲所美非美亦
未甚謬但不當屬之刺忽耳潁濱蘓氏云毛傳言扶
蘓荷華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然而扶蘓非大木

也鄭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
下之謂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
此大臣無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說者勞而不
得皆序惑之也誠然

按鄭靈公名夷字子蠻又字子貉穆公蘭之子也
春秋宣四年爲公子歸生所弑謚之曰幽其後鄭
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歸生之棺而逐其族改葬
幽公謚曰靈夫靈公實見弑于歸生而巫臣數夏
姬之不祥謂其夭子蠻叔向之母亦云夏姬子貉

之妹也子貊早死無後而夭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本弑而以爲夭其夭也與夏姬何與夭之鍾美夏姬又與子貊之早夭何與殊不可解

訂鄭詩麥秀篇

詩傳謂鄭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今索之三百篇中靡是也然鄭風有狡童篇詩傳亦併靡其目予諦思良久憬然悟曰有是哉延津躍劍合浦還珠信不誣矣麥秀始卽狡童首章乎麥秀之詩安在則史所載箕子之歌是已史記宋世家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按此蓋史

遷傳訛也夫紂雖靡道箕子嘗北面而事之矣韓退之作羑里操云臣辠當誅天王聖明先儒謂其深得文王意中事且以楚懷王之昏愎離騷猶目爲美人而序以狡童爲刺忽朱子嘗力辨其舛夫亦以君臣之分繫焉耳箕子卽尊且聖安得目其君曰童且名之爲狡靡論商詩駿發嚴肅靡此冶辭亦豈忠臣所宜出諸口今若以是詩合之鄭詩狡童二章則音節正相類想當時詩傳未顯簡編紊錯迸其首章而詞

猶流傳民間附會者見其首二句有類王詩黍離遂
妄傳為箕子過殷墟而作子長又不察而誤收之以
供筆端之點綴與引首山采薇為伯夷怨詩者其謬
均矣序狡童者歸之刺忽解者謂箕子呼紂亦然誰
知鄭寔有狂狡而麥秀本是鄭詩乎陋儒又曲為之
說曰箕子麥秀稱紂狡童則以諸父自尊周大夫黍
離稱君何人則以臣諱君古人于破亡怨懟之餘猶
慎重名分如此嗟乎臣而至狡童其君矣尚何慎重
名分之有向令麥秀果為箕子所賦鄭人何故剿其

末二語以衍成章乎三百篇亡一詩未為損而以臣
狎君悖理傷道不可以訓余故黍而訂之因詳著其
說焉

按狡童序謂刺忽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後儒惑于其說謂昭公雖年長無成人之實如左
傳稱魯昭年十九猶有童心朱子則謂忽之為人
柔懦疏濶不可謂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
童且方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則是忽猶在位豈
可捨其君臣之分而遽以狡童目之此言當矣程子
乃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故也不
以為君故詩人目為狡童此說較舛夫忽為莊公
世子其立也正突藉宋援而奪之國春秋桓十一
年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不稱
鄭突者或蒙上文而言因未為絕之與鄭要與忽
無殊稱也十二年冬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則突也
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鄭伯即突也十四年春
公會鄭伯于曹猶是突也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
盟亦突也夫三年之間鄭與魯會盟者四無論鄭

人君之且儼然與列侯共登壇坫之上矣其誰曰
非君故十五年夏於雍糾之亂書鄭伯突出奔蔡
繼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夫既已為世子安在其
不當君而可以狡童狎也十六年夏公會諸侯伐
鄭于時君鄭者忽也秋公至自伐鄭未見其取成
于鄭也以不與會盟故十七年高渠彌之弒忽而
不書非故畧之也生不同盟死不赴告孰從而書
之凡春秋此類不書者多矣信如程氏之說則世
子二字遂可抹乎凡此皆信序之過

按學齋佔僤云史記箕子麥秀之歌世皆熟之然嘗觀尚書大傳所載則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之蘄蘄兮禾黍之蠅蠅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爲麥秀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我好仇與史記所載之歌只差末句一字序蘄蘄蠅蠅字亦稍差總不爲要切惟史記以爲箕子大傳以爲微子不知何據而牴牾今按一麥秀之歌耳不應出微箕兩手若審知爲鄭子良所賦則傳記之牴牾可無置辨矣以文義較之書傳爲

優好仇與油油字韻既叶而調法不與次章重複更覓多風蘄麥芒也宋玉笛賦枚乘七發皆作麥秀蘄兮是也

鄭詩褰裳篇

序以褰裳爲思見正衍之曰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其說盖陰襲左氏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序意本此然傳僅斷章取義原不當借以釋詩彼固未知此乃子良去國之諫也子指靈公言我今雖去若子肯惠然思我我卽當褰裳涉水以赴子縱不我思豈無他人他士可與共理必此狂童之狂也夫言斷不宜用是人也箋以子爲斥大國之正

卿以涉溱涉洧爲往告難則歐陽氏固已非之曰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是已然謂大國念亂爲我討正之非道遠而難至但褰裳可涉則絲鄭箋而小異其說耳夫鄭實有狂狡而或以狡童目忽或以狂童目突或又以之目祭仲甚則以爲淫女戲其所私使忠臣愛君憂國之苦心不白于後世而反墮媟褻之昵情亦寃矣哉

鄭詩溱洧篇

鄭詩詞致儇佻自風氣使然朱子槩目之爲淫其妄固森足辨第不能爲溱洧解也詩詞之褻狎昵者森如溱洧序謂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夫士女臨流采芳贈謔誰得謂非淫顧竊怪鄭俗雖駘蕩何至環井公然雜遝而不色作且揚揚誇詡如是及見詩傳以爲靈公好倡國人化焉君子譏之而作則此詩眞景眞情如繪馬端臨氏云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

則可錄似矣豈知更有此狎邪行徑如後世平康粉黛之妖哉樂記子夏對魏文侯論新樂謂優侏儒獶子女史遷叙夾谷之會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爲戲漢人稱孝文節儉而曰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鄭衛之倡微矣可見倡流列國皆有而鄭衛此風特甚導民之路固在上所好惡哉若使後儒聽說其見解淺不至此

鄭詩羔裘篇

箚人稱荐賢之功賢於所荐故歷選鄭之賢大夫者胥屈指子皮謂其能委政子產猶管仲之鮑叔也觀是詩所賦抑亦惟賢知賢子產要非阿所好耳夷考春秋傳子皮政績不少槩見而詩傳稱其爲政忠貞文武子產於子皮箴規之語恒多而是詩歷歷贊美不一而足蓋至子皮卒子產哭之曰吾已無爲爲善矣惟夫子知我然則兩人眞可謂淡相知也是詩意本主美而序乃曰刺夫苟不原作者之意而槩目爲

陳古刺今將緇衣亦可云刺矣其詩未知作於何秊僞詩說妄意子產追頌子皮第子皮卒於魯昭十三秊而先是襄二十七秊宋向戌弭兵請賞子罕罪其以誣道蔽諸侯而投其籍君子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則此詩似已在其前然引詩出於左氏其所云君子即作傳者自謂此詩或采爲追頌而引之者反在後亦未可知詩說雖僞此猶未足證其僞耳其後昭十六秊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而宣子遜不堪則子皮始有不可及者歟夫忠

直文武子皮洵美矣若夫鄭執政中再求可以當此
詩者微子產誰其嗣之

鄭詩女曰雞鳴出其東門篇

二詩朱傳巳删燕頻別解其曰述賢夫婦相警戒謂
述其意則可謂述其詞則未也何者牀第之言不踰
閨詭今聽之且興則興耳何爲衾裯宛轉枕上聯詩
刺刺不休乎詩傳謂夫婦相成以勸生樂蓋鄭人美
之亦猶小正之庭燎皆代爲摹寫云爾序乃謂陳古
義以刺不悅德而好色試觀通篇何刺之有舊說子
興視夜以下皆女語士之詞郝仲輿曰自士曰以下
爲夫語婦末章爲婦答夫此解較勝出其東門序謂

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夫
旣云男女相棄又安得有如雲如荼者若是其盛邪
且聊樂聊娛亦不似避亂語意而依序者乃謂如荼
爲衰服茹藘爲古服言國人多喪思得室家古服以
相保然則如雲又當作何解亦可謂雲想衣裳乎匪
我思存思無邪也國風好色而不淫此類是也鄭鄘
二風皆以夫婦殷而乖則爲大路之相棄和則爲雞
鳴昧旦之相警縞綦之相樂相娛可怨可羣斯亦
足觀矣

詩傳闡卷之十四目錄

陳

陳詩引

陳詩十而朱子目爲淫者七豈因株林而株連之歟夫宛丘之游蕩枌栩之婆娑猶或可云爾至併宅詩而縣坐以淫何據且於衛則曰男悅女於鄭則曰女惑男於陳則曰男女聚會相悅而相念是誰爲其氤氳使乎夫詩豈錄淫之譜乎以洩冶之忠既見誣于傳春秋者又不見白於說詩者寃哉凡詩必以其國之昔代爲次而朋友在五倫猶土在五行故鄘錄木瓜小正傳錄谷風而陳詩東門之楊與月出綴簡末

卽傳詩者固莫曉其何代矣康成詩譜必曰某國變風作於某王之世而又以爲訖於陳靈此不過據序而影附之抑知陳靈以後未嘗無詩如衛之蝃蝀王之黃鳥行野芄蕣中谷有蓷齊之東方甫田鄭之羔裘等篇皆是安在其訖于陳靈也或又謂陳風之變原於太姬季梁曰太姬好巫禱本於忠信以通神明之德豈非肅肅之化但流俗日至於匪彝耳嚴坦叔曰相傳太姬好祭祀用史巫從嬀滿會王師于豐水以伐紂今鄢縣七里有胡公泉乃太姬治師地後封

于陳武王十亂有婦人不可指文母亦不可指邑姜當數太姬可也誠然則女德亦雄矣哉〇韓昌黎擬衛氏古文孔子曰有殷人焉定爲膠鬲尙以殷人爲婦人則何休之誤云

陳詩宛丘篇

序以宛丘爲刺幽公朱子謂陳國小無事實幽公但以謚惡故得游蕩無度之詩然詩自黍離以下凡刺而非美者屬東周之世爲多而幽公在共和昔則猶西周也愚意此詩其刺陳佗乎按春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公羊云陳佗者何陳君也則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於蔡穀梁亦云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

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夫以佗之外淫如此而其馳蕩于國中又焉有紀極是詩所言有情無望亦足徵其匹夫行矣按佗字五父蔡謚史記以佗爲厲公躍父附會公羊云誘以好女而殺之佗篡立在魯桓五年春六年八月見殺于蔡所謂祿其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故陳詩當有刺佗者非墓門乃宛丘也若泛以爲國人游蕩則當如東門之枌次於衡後何以居風首季札聞歌陳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或亦專指是詩知佗之不足君陳也歟

陳詩衡門篇

序以僖公愿而無大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歐陽氏從而申之曰首章言小國皆可有為下二章言大國不可必得所謂誘掖之也此於詩旨何啻徑庭朱子改為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語意酷似第詩傳於作詩之人未得主名者每編之本國簡後今陳風此篇編在第二次宛丘而先株林歷厲莊宣穆共又君百年之中僅存此一詩則賦詩者必非無可指名泛然一隱君子而已嘗考春秋傳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因引逸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乃使為工正異日飲酒樂公欲繼以火則又以卜晝未卜夜為辭然則敬仲固翩翩濁世之佳公子其辭爵而爵至非徼之也即懿氏卜妻之而占曰吉有嬀之後卒育於姜非仲有意求為繫援也愚妄意賦衡門者儻即敬仲乎晉人稱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觀

風詩中隱士非一如邶之北風為智隱鄘之考槃為石隱魏之十畝為曠隱秦之蒹葭為幻隱而衡門非其倫也不過曰如此亦自可如彼正不必耳固未嘗耽志乎煙霞亦何嘗恣情於食色特其韻味恬淡無營隨寓而安翛然有折麦燔枯自足之致故能不貪寵亂邦而遊御寇之難齊桓禮而命之惟恐不及益有取倫也夫衡泌徜徉亦尋常隱者甚遜係貞之長況今以賢介之公子完實之似稍不類然敬仲有知必受此詩矣

陳詩株林墓門篇

禮運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株林之從謔已甚矣周語單襄公曰先王之令有之天道賞善而罰淫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

按徵舒之父御叔即陳公子夏之子於靈公為從祖父嬀姓也而靈公淫其妻故云瀆姓嗟乎靈之不道至是哉夫夏姬真人妖也小傳稱其肌皮三少蓋天

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陳靈君臣棄冠冕而南冠以如夏氏且衷其衵服以戲於朝蓋四維為之蕩然矣亦逞恤乎人知泄冶之諫固未能動淫昏之聽而回其志然公曰吾能改矣或猶有愧心之萌焉詎意二子逆鱗之難犯乃更甚於昏主又何貳之足顧其後靈公果身隕國亡二子亦踉蹌出走所謂顛倒思予者不信矣夫向令聽墓門之歌改株林之步不及此嗟夫以此為訓猶有如崔氏而撫楹以犯干椒者屢即屢發與株林稅駕如同一轍踰牆中股視麃躬猶亦相彷焉茲非宣淫之永鑒哉所恨夫也不良乃竟稽誅耳靈均天問云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彼亦以墓門為刺淫也雖陳佗亦嘗淫於蔡然此詩實非刺佗也

附 春秋一則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 宣公十有一年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 徵舒之祖 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

縣陳

按左傳先入而後殺與經文異故胡氏謂先書殺後書入者與討賊故夫經明書丁亥入陳在殺夏徵舒之下豈聖人與其能討賊而故遲日以就之乎此非但不明經義并不明傳意矣按詩云株林株野夫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周語單襄公假道於陳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氏將築臺於夏氏及聚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然則夏氏之邑蓋在國都外故楚人謂陳人無

動將討於少西氏以安其國人之心其輾微舒於栗門非國門也左傳先言入陳者以株林亦陳境耳傳所書入入其境經所書入入其都如謂楚本已入陳聖人義楚而特先書殺是聖人爲舞文之魁矣且楚亦何義之有辰陵之盟陳已服楚不旋踵而仍帥師入之其株孔儀之銜而縣陳者志也其不遂取陳者畏晉之挾午而議其後勢未可也豈直蹊田奪牛之諫爲足以止其貪哉向令楚入陳而封洩冶之墓戮孔儀爲殉以謝忠寃猶不失

爲義舉惜乎其未能也彼將封殖二子而以外府寄之也經書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穀梁曰納者內弗受是已左氏尚稱其有禮何居

陳詩防有鵲巢澤陂篇

靈公於洩冶之諫曰吾能改矣果其能改卽如斧之斯棘可也乃懷狐疑之心來群邪之口二子請殺冶公弗禁且因之諂蔽聰而曲害公聽不聰而正不容所從來矣當時廷臣亦莫爲申救止壓內子之忉惕已耳取義於防巢唐甓而繼之以卬有旨云云竊意卬非丘名與小雅維王之卬同義卽防與唐所處也鵲巢於防其卬尚容旨苕之殖甓積於唐其卬尚容旨鷊之生予美乃不見容而見侜乎此一解也防非

構巢之所而巢托於是滌至焉則毀何有於其卬之苕唐非貯甓之所而甓聚於是衆蹶焉必裂何有於其卬之鷊且苕生於鵲巢是養羞之藉也安能免於喙啄鷊生於唐甓是當戶之蘭也安能免於剪除予美無以幸其生矣此又一解也於是冶卒見殺詩人爲之賦澤陂悁悁涕泗寤寐傷在宗社豈爲一人與忉惕之憂蓋均得夫性情之正奈何以見女子私情當之乎予美目其夫防巢猶之葛生有美一人目賢臣澤陂猶之蔓草非獨思彼美於西方者爲可

目其君而已若夫蒲荷菡萏以喻忠善與夫墓門鴞棘以比凶讒斯亦浸浸乎楚騷之結撰焉聖人錄此數詩其於洩冶寧不津津惋惜乎哉春秋宣九年冬書陳殺其大夫洩冶十年夏書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其爲鑒戒烱如矣

附春秋一則

○陳殺其大夫泄冶 宣公九年 ○唐人諱世字改泄爲洩非也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

按泄冶之諫忠矣然亦未嘗危言以觝王盡言以翹過也傳引孔子之言若以立辟咎泄冶泄冶而僻誰爲衷者此必非孔子之言藉有之倘亦謂冶所云公卿宣淫民無效焉者有合於板蕩詩人多辟立辟之說而姝君聽之不聽耳傳既錯會其意家語又從而附益之謂冶懷寵不去亂朝以區區之身欲止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而不得爲仁唐啖助遂謂春秋不尚狷介如不褒泄冶之類是夫不褒則亦已矣傳又曰大夫見殺有罪則名夫不罪從昏之孔儀而罪忠諫之泄冶則爲人臣者必當坐視其君惛淫縱欲杜口如寒蟬以自附於知幾將龍比亦有慚德耶路步云葵丘之四命曰無專殺大夫書殺大夫於春秋豈復有是者哉唐荊川謂義繫乎其殺之者而不繫乎其殺者是也泄冶忠而見殺亡諫臣者無不祥大焉奈何與蔡盈昆胥同類而共稱之也

陳詩東門之枌東門之池篇

陳詩屢言東門必陳人遊息之地毛詩所云國之交會是也朱子於二詩皆目為男女聚會其於東門之枌猶近之然謂賦其事以相樂則非也詩人蓋詳舉其事著其人以為譏刺猶鄭風之溱洧云爾埤雅云枌先敷葉後著莢初生其葉象兔目性扇地所翁各與木等故其陰下又穀不植而古人就以息焉管子云桓公之時又衞之民桑麻不種繭縷不治衣多弊履多穿管仲請沐塗樹之枝使無尺寸之陰為是故邪子仲之子貴族也箋疏皆以為男子朱子以為女子愚意婆娑枌榆之下者當是男子而不績其麻婆娑南方之市者乃是女子然視爾如荍詒我握椒則環弁襍沓握手無罰意怡不禁矣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以邑辰選勝地游戲追逐固非一處耳湯制官刑儆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夫于宮于室且不可況于門于丘于原于市乎墨子云燕之祖齊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雲夢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想陳之宛丘亦復如是陳近于楚故有歌舞祀神之俗靈均九歌所為作也豈大姬巫覡之好啟端使然哉至東門之池殆非男女會遇之詞始詩人寓言以諷即首篇不績其麻亦可對證蓋漚麻漚苧漚菅皆女工所有事周南稱后妃之本不過為絺綌邠風述先公之化致詳於桑麻觀魯語敬姜所云王后且親織玄紞夫人內子命婦士妻至庶人以下無不各衣其夫社賦事烝獻功愆則有辟是故休其蠶織厲階所以傾城也序云思賢女近是必曰疾君淫昏思賢女配之此與序小雅車舝同謬至使偽序者謂麻苧菅比君德昏亂池水湛清比賢女幽貞不太繫乎彼美淑姬當時或有所指董氏謂陳因元女大姬以封故詩人猶稱淑姬豈其追遡開國之母而詞頌狎妮如是迂矣二篇詩傳全缺而偽詩說亦遂無所施其偽

陳詩東門之楊篇

東門之楊序以爲刺時曰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鄭箋以葉牂爲時晚猶未爲失至謂昏時親迎女留宅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蘇論世齋是事稍有之誰爲賦此詩者朱子意爲男女負約之詞夫郊外林間幽期密約豈其不良人知而反誦言以洩之乎若謂詩人代寫其景以寓刺譏篇中亦未見有刺意詩傳雖齋全文而以朋友發端則此詩蓋爲友之爽盟而致怨也離騷云曰黃昏以爲

期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予成言兮後悔遁而有它又九章抽思篇云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宅志昏期舉皆楚辭非必襲用其語想陳近於楚當有是諺而是詩已爲之嚆矢耶蓋羈臣放逐閨情以寓志而擯友亦然知此義者可與讀東門之楊矣

陳詩月出篇

序以此詩爲刺好色謂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也解之者曰月出者在上位之象月主陰司昏以比女色如此釋詩不已固哉詩傳止存朋友二字詩說刺其意謂朋友相期不至而作今翫其語意乃相念非相期也呂氏云此詩用字聱牙意方言歟予謂陳近於楚其音節正相類窈糾懮受等語已隱然具騷人之致矣又神女賦云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謝莊月賦云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意俱本

此焦氏筆乘曰此詩見月懷人能道意中事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溪石上窺明月子美夢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此類甚多大抵出自陳風也予又觀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云杳杳日西頹漫漫長路迫登樓爲誰思臨江遲來客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圓景早已滿佳人殊未適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孟夏非長夜晦明

如歲偶瑤琴未堪折蘭茗屢巳擷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騷首訪行人引領冀良覿則全體似皆從此衍出矣

詩傳闡卷之十五目錄

秦

秦詩引　無衣　小戎

車鄰　終南　駟驖

渭陽　黄鳥　蒹葭

晨風　權輿

詩傳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詩傳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詩傳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詩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詩傳襄公始有田獵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驖

詩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詩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黄鳥

詩傳君子隱于川上　慕之賦蒹葭

詩傳　賦晨風

詩傳　賦權輿

秦詩引

秦之見劇於後代久矣要其初固嘗宣力于王室微僅非子之善能息馬也周自厲幽以來戎成不退平王苐遷都避之誰爲報怨雪耻憤發其所爲雄者非秦襄耶今讀無衣諸詩志忠而氣果詞壯而理勁固由岐豐之被化最深要亦鼓於襄公之義舉耳蘇子譏其好戰而至於亡夫七國之君誰非好戰誰後秦而亡者何獨罪秦又奈何以後王之黷武而追咎奮義之襄公至目爲起翦嚆矢也且秦方爲周擯戎乃

傳春秋者又擯秦爲戎此於義何居焉秦風十篇半爲襄公作夫子錄之始與乎春秋之兼義戰者至穆公之置晉君或譏其狐埋而狐搰然失之爽晉不得之重耳乎畢家者流紀天帝悅秦穆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土而翦諸豹皆速其後世卒并六王而一四海豈偶哉夫一岐豐之地也周以龍興秦以虎視風皆二南而訖於秦蓋若爲之光矣

秦詩無衣篇

毛詩次無衣于黃鳥晨風後故序以爲刺用兵而續之曰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然不指其爲何君者以原無灼見耳至鄭箋又實其爲康公言康公平日不與百姓之無衣者同袍而一旦有王師則又欲與百姓持矛而同爲怨耦此泥序之過也朱子謂序意與詩情不協是已抑知此詩乃秦風第一篇乎詩傳曰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所謂周人即是岐鹵之人非洛邑之人蓋是時

岐豐已屬秦矣故詩繫之秦而民心則猶知有王其赴義恐後若此昔人稱秦人勇公戰怯私鬪以爲孝公商鞅功級之賞誘之使然然自襄公以來固然矣蓋周先王之澤浹于岐豐者最深且于旹公宣王未久亡其餘勇猶尚可賈人有奮心苟使平王能乘其氣而用之何讐不殲何恥不雪乃不自用而爲秦用始之猶知有王者漸且不復知有王此秦之所以日強周之所以日憊不至於頓首冀闕之下不止也

秦詩小戎篇

小戎一詩文字最爲艱奥或云當時人人曉得車制雖婦人女子觸目衝口皆能成章彼以此詩與爲高棲沾膽之詞矣序謂美襄公討西戎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豈有一章之中可分爲兩截者詩傳曰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益秦爲附庸世處西垂秦仲始爲宣王大夫至襄公始受平王命爲諸侯於是遣大夫征戎其賦小戎以勞之亦效東山之勞歸士四牡之勞使臣杕杜之勞戍出車之勞帥采薇之勞師也埤雅云古者天子之卿具純駟故曰駕彼駟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純駟矣駕我騏馵益言秦之士也騏騮是中騧驪是驂益言秦之卿也得之凡勞詩或代爲其人言或代爲其室家言而此詩言念君子則襄公自念其臣子初亦疑厭厭良人爲婦目夫之詞以孟子其良人出唐風如此良人何證之始合然黃鳥哀三良亦曰殲我良人雅之桑柔不又曰惟此良人作爲式穀乎若爲室家代述則種種軍容固無煩如此覼縷耳愚又意此詩即作

於方遣旹益張其氣燄以馳其先聲秦人之風也夫以西戎煽禍周不能討而秦討之周師戍申厪室家之怨思秦師征戎厪君公之慰勞微獻所遣異義而所以遣之者情亦異故君子以襄公爲能用其人矣其事在春秋前四十餘年孔子義襄公之意不得以春秋見而以詩見

秦詩車鄰篇

秦爲伯益苗裔中衍而後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名顯遂爲諸侯其後稍稍不振居西戎以保西垂自非子以息馬分土爲附庸其曾孫秦仲爲宣王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驪山之難仲之孫襄公將兵救周甚力以師從平王入成周於是平王初命爲侯賜以邠岐之田始有車馬侍御之好而序以爲美秦仲夫秦仲猶是大夫耳安得備寺人之官彼序者謂天子之大夫視伯與諸侯同此曲說也彼見爲是秦風首

篇故遡之襄公以上而庸知此本是襄公詩乎周禮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工之戒亦非不備其員數然而暬御僕從罔非正人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鼗飛會盈日出視朝豈燕恒度乃使寺人傳令因鬼見帝其環內外以成私煬灶可勝言哉至於鼓瑟鼓簧已一變擊甕叩缶彈箏搏髀之陋而簡易可親亦於玆坐見之固未可律以都俞喜起之風也厥後商鞅苛刻變濫令臣下不敢仰視斯又矯枉之過乎又其後聞聲而聖以羣臣莫得見其面高枕肆志爲樂而[illegible]夷之禍遂成嘆夫寺人階厲一至是邪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其然矣

附楊升菴云夫爲一國之君不接羣臣非蔽已甚又不使他人而使寺人傳令焉蔽益甚矣其初已如此姍笑三代柄用奄宦豈待混一然哉史記繆公學於寺人寺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於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於寺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濫律爲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商鞅趙高得以

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毛傳秦風首車鄰故云然

秦詩終南篇

序既以小戎爲美襄公矣終南則曰戒駟鐵則又曰美蒹葭未見依於襄公之世乃强而目之曰刺何其無定評歟由今觀終南安在其爲戒以爲克戎而取周地秦人矜之是已莽九州之險終南居一焉天保祝君斯干考室皆是物也其地據天之中在都之南連岡乎嶓冢鹵至于褒斜又鹵至于隴首以臨於戎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拒於關抱杜含鄠欲豐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班固所謂華實之

毛則上腴防禦之阻則奧區實能作固以屏王室乎王一旦捐以畀秦秦得百二實始基之而周則自失其險矣襄公至此其將畧地乎或亦假巡狩之名以耀民比於先王觀乎其君也哉正詭其始見云衣錦衣狐裘孔疏謂美其受賜而歸引曾子問所云天子賜諸侯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則服門服爲證然不以告廟而以巡牟此於受賜義何居且詩中並未及見弁何以見其爲受賜之服也鄭氏以錦爲素錦亦非也錦而果素中庸又何以惡其文之著乎玉藻曰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陳祥道以爲燕服是也如以爲朝天子之服則羔裘翱翔狐裘在堂檜人正刺其君之反常秦君雖艸翊何至顛倒如是終南之臨燕信爲遊燕已耳故詩人第以紫衣紀堂爲言其亦與乎公劉之維玉及瑤陟巘降原矣後世封泰山禪梁父登瑯邪上會稽所至勒石誦功德乃終南一詩爲之濫觴云

秦詩駟驖篇
季札論秦爲夏聲能夏則大卽駟鐵一詩寂寥短章
而氣槩亦自雄勁固不堪上擬於召南之騶虞小正
之車工吉日大正之靈臺卷阿然較齊之盧及[illegible]鄭
之叔于田陳之宛丘氣象自不侔也秦以[illegible]馬肇封
故類族甚悉而比物甚具小戎曰騏駵騧驪又曰騏
馬車鄰曰白顛而此詩又曰駟鐵夫毛馬齊色物馬
齊力田狩而駟馬皆鐵齊力亦且齊色矣月令孟冬
乘鐵驪說文馬淺黑色者爲驪赤黑色者爲鐵爾雅
云鐵非獸取其馬色如鐵蓋取其堅壯如鐵也馬之
族不一騂馬則喜斿駑馬則喜後故古之御馬者駑
馬以鞭爲主騂馬以轡爲主鐵性堅騂疑於難御而
有繫手之勞今其六轡在手而已則是撫事於轡也
周禮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地官山虞若大大田
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以致禽田僕
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夏官車僕掌倅車之萃會
經注云周之文物大備鸞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聲
夫秦俗驍悍狩獵馳逐斿此豈曰兼之然不過涉豐

[illegible]騁工墟以弓矢鞁馬爲耒耜以拄弦掌拊爲播種
芥狐馳兔爲利獸之樂已耳今其詩曰辰牡而又有
奉之者曰舍拔則獲而已有左之者曰輶車曰鸞鑣
種種合度按節如周禮所載大略具之而樂不及盤
殺不殫物講事度軌之意亦隱隱見於言表其於後
世漢臣諫獵所謂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
之淸塵者吾知免矣若夫媚子從狩而侈之詩歌則
亦猶寺人傳令之意云

按爾雅云長喙獫短喙猲驕如此便不成句瀌或
曰獫則載驕則歇互文耳近是詩緝云以車載獫
而歇其驕逸所謂休其足力也此解要勝管覬逸
周書有云譬若畋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則
驕非犬名矣郝仲輿亦云田犬多長喙歇驕謂休
歇其驕騰之力爾雅難盡據也

秦詩渭陽篇

序渭陽者見詩在黃鳥晨風後故目爲康公卽位後念母之詩夫康公卽位重耳卒已七年念母則念母耳何以及於省季送舅如云因念母而追叙送舅之事恐詩旨不若是迂迴朱子改爲康公爲太子時作似矣則又不當次黃鳥下乃詩傳此篇原在黃鳥前謂秦穆送重耳入晉諒哉按竹書紀年云秦穆送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至廬柳退次舍於郇國語云秦伯納公子及河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晉

人懼懷公奔高梁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師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於郇壬寅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此正紀穆公送晉文事較之左傳所載尤詳其曰舅氏葢內兄弟之稱也先是秦伯燕公子賦采菽卽此詩首章之意又賦鳩飛卽此詩次章之意悠悠我思或悼亾或惜別含情自遠車馬瓊瑰之贈秦其以此道德乎予因是而有感於晉負秦也夫天未絕晉必將有主重耳之當君晉固矣微穆公之力不及此是歲渭陽返國適天子蒙塵所國同心交獎王室未爲非策顧御秦師於河上而專掠勤王之美（僖二十五年）曲既在晉矣城濮之役（僖二十八年）秦小子憖克咸厥功翼成晉霸惟是圅陵氾南偕與圍鄭而秦人竊與鄭盟（僖三十年）誠爲欺晉然亦適酬辭師之故智耳超乘三百雖秦之以貪勤民曾何辭於晉狠云天奉我襲而敗諸殽（僖三十三年）其遂忘秦施乎且襄歟非秦之自出歟（襄公雖偪佶所生其嫡母則文嬴也）其後康公之納公子雍（文七年）猶穆公之納重耳且晉志也徒衛之多與視紀綱之僕有加焉乃不以實勞而以

寇禦如曰社稷有主不外求君則何若定計於先乎抑豈不可以穆嬴之情告而潛師夜起何爲者大抵秦每樹德晉每樹怨以致迭相攻擊自彭衙迄於棫林（襄十四年）兵連不解由晉世讎渭陽情也向令同好棄惡修舊德以追念舅勳晉既不失一彊援而亦何至不競於楚哉

秦詩黃鳥篇

黃鳥一詩千古悲酸或以為刺穆或以為刺康左傳曰秦穆之不為盟主宜哉無法以貽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夫秦之賢君無出穆右豈其不忍殺敗軍之三大夫而忍殲無辜之三良或云從死是其國俗嘗有願殉者而三良亦與耳田橫死二臣穿塚以從是時橫巳失國能强之使殉乎故東坡和淵明詩有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以見三良不能無辜郝仲輿云三良之

殉穆公志也嗣君因先世遺風重以厥考之命自非賢哲焉能獻巳使穆公有治命能革其故自可無此舉其言重責穆公而恕康公夫葬以人殉自武公始其來巳久謂穆公不能革其俗則可謂為穆公之志則彼生平悔過作誓方思以賢遺子孫屬纊之際何遽為此亂命且陳乾魏顆皆以不從亂命稱孝藉令穆果有命而康從之亦不仁甚矣況未必其遺命乎總之秦染西戎惡俗輕生好殺相沿以為固然秦人此賦直為三良悲耳或者又云聖人删詩存黃鳥修

春秋不卒穆公誠惡之也夫黃鳥固當存至任好之不書卒豈繫是故其後康公以下大君終春秋之世無不書卒者浸假而書葬矣（昭六年葬秦景公定九年葬秦哀公哀四年葬秦惠公）豈其君皆賢於穆乎史記秦獻公元年始下令止從死者去春秋時將百年則并此殉葬之俗固莫能革也聖人奚取焉大約秦始小國僻遠比於戎狄韓原之戰始見春秋（僖十五年）踐土之盟秦既不與（僖二十八年）與翟泉之盟者（僖二十九年）僅小子慭至康公始來歸魯成風之襚（文九年）又使西乞術來聘（文十二年）結二國之

好而魯襄仲曰國無陋矣厚賄之則秦蓋漸通中國春秋亦以漸而詳著之也若以不卒為惡彼無遺之君以卒且葬見者比比矣豈聖人心嘉之耶故春秋不可妄引

秦詩蒹葭篇

蒹葭一詩雖寨序亦自了然序本寨足據其迂謬未有若此篇之甚者愚揣序意葢謂伊人猶秉周禮而刺襄公不能用也就如彼解已是辭不達意讀者又可影中覓影舍詩而序是從乎歐陽永叔乃目伊人爲襄公謂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慕中國禮義旣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不免爲夷狄是何言歟陸師農埤雅云露散施以生之霜刻制以成之象禮之成矣采采色鮮而未淒淒色慘而未蒼露未晞

未巳則未能用周禮將寨以固其國之譬也霜降收縮萬物然後堅成可用故詩取況如此而或者又謂周之興也詩謌苗萇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祜秦之興也詩謌蒹葭是肅殺之蕭悬也周禮廢而彊梁陷毒總之所謂郢書燕說耳寨論非詩意亦豈序詩者之意哉唐襄文云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鬭則奮技於偸歇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媢子之閒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葢靡然

秋從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按秦士自賤所從來矣然嘗焚阬之候尙有飛遯離俗如魯兩生商山四皓其人則幽貞遺未嘗缺而秦川伊人巳爲之嚆矢若其詩抑亦桃源記之祖也

秦詩晨風權輿篇

朱子以晨風爲婦人思夫又引扊扅之歌爲証詞亦近似然觀詩傳每國之詩必以世代爲差次而於作詩之人不得其主名者則各從其類綴之本國之末簡此詩次蒹葭後權輿前中間何得忽插入閨思詠愚初亦疑朋友相念之詞又觀魏擊好誦晨風則子思其父似亦可云然厠之蒹葭權輿中終亦不類序目爲刺康公棄賢豈以其從亂命殺三良故因而文致之歟惱乎詩傳全鈹無所證據予妄意有二解其一爲臣思得君則君子當指其君也其一爲君思得臣則君子當指其臣也然玩鴥彼鬱彼有高飛遠舉隱而不見意則從思賢人說爲長卽如蒹葭之解亦可東萊呂氏徑謂與權輿同義刺康公與賢者有始無終而僞詩說便陰襲之謬矣若權輿則誠可謂有始而無終但未見爲康公之世之詩耳說者遂謂是遂客坑儒之漸此亦據其後而言嘗觀春秋文十二季秦伯使西乞術來聘結二國之好言詞有禮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則康公亦豈真棄賢之主何煩詩人顯刺抑楊子雲曰周士自貴秦士自賤非獻上之人實賤之今觀權輿所刺秦君固爲簡賢而當時號爲賢者亦始希鴈鶩之稻粱耳安在其易祿難畜不鰥驕君之餌哉果若穆生見幾於楚戊斯可矣

按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以眘論唐棣之華合於可與共學章後儒皆襲其說埤雅云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棣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山有苞棣隰有樹檖苞棣以況可與權之臣樹檖以況可與去之臣可與權者在上可與去者在下穆公之業也此亦過於附會矣

按鄭箋以夏屋爲大具而元儒陰幼遇祖之楊用修季彭山亦喜用其說謂夏屋卽俎如魯頌所謂大房也此於俎無餘似貼然未有確據且大房已是象形豈可因大房以槩夏屋乎楚詞大招篇云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皆以室言也楊子雲法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詩夏屋當作如是解

何必强援大房爲證哉嫌㕍與俎不相應然巻賢盛飾巳拄渠渠二字中渠渠不作深廣訓謂處之以大屋而禮意懇勤也若以夏屋爲俎組則楨弓所云封土有若覆夏屋者並亦指俎器耶鄭氏箋夏屋則非其箋渠渠則是

按大戴禮云孟春冰泮百艸權輿淮南子云東風至而酒湛溢造化權輿以爲東方之氣風也逸周書周月解云日月俱起於牽牛之初歷舍於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權輿二字昔人蓋嘗用之

詩傳闡卷之十六目錄

毘陵鄒忠胤著
弟忠溢 吳懷古
門人潘之淇訂
男自規 吳體昇

小正

詩傳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 鵲鳴所以修身也 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

所以燕賢也棠棣燕兄弟也頍弁燕親戚也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煌煌者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杕杜勞戍也豳風陳農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斯干落親宮也鴻鴈懷流人也蓼蕭常常者華湛露彤弓桑扈采芑皆天子之燕諸侯也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小正引

古者有燕禮有饗禮。左傳謂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是也。汙尊抔飲之世無論矣。夏忠商質不聞有燕饗之詩。自周公以多才多藝制作禮樂。於是王朝賓師友、燕兄弟、遣使臣、勞戍、勸農、柔遠、懷侯、各次其樂歌。曰小正。當時一詩自有一用。但既作之後則未始不可通用耳。謂之小正。蓋以其體則猶介于風雅之間。其用則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非如受釐陳戒用之朝會以發先王之德者。典重淵奧氣昌而詞碩也。故樂記云恭敬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序乃謂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夫九經種種鉅典其梗槩已略具于小正詩什矣。尚可謂政之小乎。鄭氏據毛詩編次、妄意鹿鳴至魚麗爲文武時詩。夫周公述文王適有大雅。文王時安得有雅。凡大正皆作于成王時。而小正間有作于武王時者、要之成王之世居多耳。學記宵雅肄三。鄉射禮升歌三終。註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誠然。亦學官之次第、非吾夫子釐正之次第也。且四牡勞而皇華遣。可先勞而後遣乎。其他燕賢燕親

燕大臣之詩、總不越儀禮所志而六笙詩亦與焉若
夫東山討叛、三叔伏辜、公所不忍言也。安可與杕杜
共播之聲歌。至七月楚茨諸篇、則真所謂邠詩邠雅
矣。序以爲誨宣者鶴鳴是也、以爲刺宣者白駒是也、并
以爲美宣者斯干鴻鴈是也、以爲刺幽者隰桑頍弁
瓠葉信南山楚茨甫田大田常華桑扈采芑瞻洛鴛
鴦魚藻皆是也。有詩如此而目爲刺則因雅之未得
所也。并美者亦非所美也。朱子不然其說、其見卓矣。

小正鶴鳴篇

毛詩鶴鳴錯綿庭燎沔水後故序以爲誨宣王而不
知亦周公樂歌也、詩傳以燕饗樂小正、此特首列之
曰所以脩身令玩其語意頗似大易爻詞益易之爲
教雜物撰德以象詮理。而此詩所陳無非象者鶴魚
檀石象以類也、皐野淵渚彼園他山象以境也、維蘀
爲錯象之中又有象也。聞野不已而聞天、或渚不定
而或淵、維蘀不足而維穀、爲錯不盡而攻玉、象之變
不可勝窮也。稱文小而指大、舉類邇而見義遠、所謂

雜物撰德者非耶、大學論脩身先以格致誠正、今此
詩不言格致而格致之旨躍如、不言誠正而誠正之
旨躍如、所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猶易之以象詮理
也。是故乎則爲在陰之子和、虛則爲翰音之登天、惺
則爲潛龍之躍淵、窒則爲井谷之射鮒、節而止則爲
杞包瓜之隕自天、履錯然之敬无咎、績而往則于株
木于石于葛藟、安往而不得困矣。公之繫爻正與其
咏鶴鳴同致。蓋一篇之中賦比與交寓焉、如是引君
何地非箴規、何時非啟沃、即與之聽鶴焉可、與之觀

魚焉可與之遊園而陟山焉亦無不可蓋執之旨物不執之旨道主文而譎諫序以爲風之用實然而是雅足槩之矣毛鄭止以求賢標解猶未見其賾云爾

小正鹿鳴篇

說者以鹿鳴諸詩爲燕饗通用之樂然詩非爲通用作也當時定有所謂嘉賓其人而特作此詩以燕之燕與饗與饗重而燕輕饗者天子所以饗諸侯及卿大夫之有功與諸侯饗鄰國使臣燕則有因祭而餕如楚茨之備言燕私是也有因朝聘而飲如湛露之載考是也有因勞而勞如四牡之勞使臣杕杜之勞成臣是也有因暇而會如伐木之飲湑是也又有繼饗而燕賓如左傳昭元季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也

其禮不若饗之盛饗在廟燕在寢論相親也饗則大成不坐設几不倚燕則降脫屨升坐饗則獻依命數而止爵盈不飲燕則無算爵以醉爲度此燕與饗之別也是詩云式燕以敖云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知是燕非饗矣或疑燕禮無用幣之文然周語云先王之燕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也又按儀禮燕禮諸侯之禮也其登歌惟云小臣荷瑟授瑟大射鄉射鄉飲酒禮亦然故路史謂登歌惟王備琴瑟譜

矦則有瑟而無琴琴統陽瑟統陰以陽倡陰不可易也觀此詩首章言鼓瑟而末章兼言鼓琴與乎諸矦之登歌矣故知雅作於有天下後而毛鄭以鹿鳴至魚麗俱爲文王時詩并出車采薇而强釋之則所受誤耳若夫史遷云仁義凌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又從而夾之曰王道衰周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琴風諫此與解關雎爲康王政衰詩人見幾而作者同謬漢儒妄意說經如此

小正伐木篇

此詩本燕諸父諸舅兄弟而首章先之以求友蓋天子之友總不越同姓異姓而於同姓則稱伯父叔父異姓則稱伯舅叔舅同姓異姓之鴈行者則稱兄弟今于諸父諸舅兄弟中又特命之曰友必其以贊著而簡拔于廷朝夕王所如酒誥所稱太史友內史友最親近者也不然安有速之而寧不來飲之而輒追暇者故詩傳于頍弁曰燕親戚而此直曰燕賢則樂歌之爲用自別耳鳥不以遷喬忘舊谷之侶王者不以居高忘盍簪之助推之至于神聽和平而求友豈細故哉求之之道亦惟有恩顧而無失德免于咎且愆而已然則掃室布席陳簋薦籩今日之燕又烏容已通篇詞雖褻而情彌摯其屢取興于伐木蓋伐木非獨力而成亦有須友之義焉呂氏春秋云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郝仲輿曰釀酒有莫同力則同飲人衆而有衍與之同勞亦與之同樂是已儀禮鄉飲酒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愚意崇丘即

伐木蓋取卒章伐木于阪爲義阪固高峯山陂也此皆盛世之音也蔡邕正交論乃云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猶之以鹿鳴爲道衰吾無取焉

按埤雅云羜未成羊故從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曰既有肥羜後言既有肥牡明其禮有加而無已且一曰釃酒有藇言燕禮也二曰陳饋八簋言食禮也三曰籩豆有踐言饗禮也饗具四豆四籩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下無朝事之豆籩也燕禮則自加豆加籩而下無饋食之豆籩也按禮莫重於饗食次之燕又次之詩人豈以最輕者與諸父而於諸舅則稍加隆於兄弟則又更加隆邪其云肥羜肥牡洒埽陳饋有衍有踐亦不過互文以見意祇取叶韻而已無庸泥也

小正菁莪隰桑篇

二詩體製大略相倣雖與鹿鳴伐木均之爲燕賢而此直自寫其中心之好以菁莪隰桑起興謂其芳可擷其陰足庇也曰阿曰沚曰陵曰隰其亦雜興泄而升本朝者乎蓋至治之世要使野無遺賢月令季春聘名士禮賢者孟夏命太尉贊傑儁遂賢良舉長大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年大比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夫其索賢如此其亟敬賢若此其隆也學於作見而後喜可知也說苑云周公行政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呂氏春秋周公旦曰不吾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巳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今觀菁莪言樂而要之有儀豈徒厚爲之貌亦誠役志於享矣恩意儀禮筆詩之由饋而錫我百朋利益弘多鮮易云或益之十朋之龜也德音孔膠有德者之話言投

契而不可解猶易云同心之言臭如蘭也兩卒章一則追遡昔日之心旋無洎一則永矢異日之心銘弗諼豈比夫始相慕之誠後相厭之速者哉菁莪桑柔與齊詩之風凄雨晦氣象亦自迥別眞成周太和之詩也序以菁莪爲樂育材猶未爲謬更衍之曰君子能長育人才天下喜樂之然則則喜則休所稱我者其誰亦泛指天下耶朱子謂其全失詩意審矣至以隰桑爲刺幽王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其妄尤無足辨

按遐乃久遠之意南山遐不眉壽遐不黃耇棫樸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下武於萬斯秊不遐有佐皆是訓也遐不謂何日忘卽久要不忘之意衛詩兩不瑕有害乃瑕疵之瑕俱不與何字通用又禮表記云事君欲諫不欲陳引隰桑之末章作瑕不謂矣彼蓋取匿瑕之義爲尊者諱所謂不欲陳也

小正白駒篇

詩未有無因而泛作者鹿鳴伐木菁莪皆知其爲獎賢矣隰桑亦菁莪之屬也序以爲刺幽其謬固無足辨白駒序以爲刺宣後儒多惑其說意謂文武盛時枯岸畢登澗山咸薦安有賢者肯自外明時結泉石之膏肓而顧煩詩人反招隱爲者且畱之不可又聽其去此必賢者見宣王鮮終一朝辭位若漢二疏之爲而詩人爲之祖帳都門外且餞且諷以此逢迎序說於此詩亦未嘗不佀矣詩傳則與鹿鳴伐木諸詩

相次等之爲獎賢其所謂賢必有所指予竊意爲殷士何者殷人尚白至周猶仍其色乘彼白駒非殷士而何受之以縶維隆之爲嘉客至公侯不足挽空谷之轍而尚冀其無金玉爾音此其意何篤邪然卒不强留者以賢者固各有志無苦相逼也嘗觀膚敏之億麗侯服周京者不爲少矣且以不如夏迪簡在王庭服在大僚爲憾所謂伊人何獄可近不可縶如此則予又意非它人必箕子也蓋周人誠不吝公侯之爵以寵殷獻臣而箕子自靖因爲臣僕豈肯變其初

志武王亦不殺殭臣之故訪範之後即封之朝鮮雅
詩白駒頌詠有客要之皆此志也夫殷有三仁微箕
猶然在而予歎以如玉目箕子者蓋微子向已行遯
矣若如抱器奔周之姿況則必非倏來而忽去今朝
今夕何煩縶焉若既就封之後則固已膺桓圭而為
上公矣翩翩公侯又何勸焉即返旆朱都亦未可云
遁思也夫惟箕子釋囚而陳範陳範而又不為臣是
以有朝鮮之長往在彼空谷此行是已森金玉爾音
其有味乎洪範之言而更祈嗣音乎予故曰白駒饑

箕子也然則此詩亦可通用否曰何為其不可夫白
賁象幽人之貞良馬比君子之惠賦詩見志森捧乎
爾若究其所繇作詩固未有森因泛作者非箕子誰
足當此

以有专例此诗谓以白马为比也句

騶也

小正常棣篇
鄭譜既以鹿鳴至魚麗為文武昔詩矣然於序所云
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者覺相牴牾於是又曲為
之說曰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
若在成王周公昔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
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若然是以成王之詩陽
托諸文王之世回護隱伏豈詩人本旨序謂閔管蔡
之失道意或近是非然燕兄弟之詩固宜極其和樂
以篤歡情乃亟悤急難何若是志恫而詞哀耶國語

謂為周文公作是也左傳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此詩又云周之有懿德也
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
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此
其狐疑兩可本無確見而孔疏兩解之謂周公傷管
蔡失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于被誅使已兄弟之
恩疏恐天下見在上皆然皆疏兄弟故作此以敦天
下之俗至厲王棄其宗族又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
又重述此詩而歌以親之夫詩既被之聲歌凡燕禮

皆可通用何待穆公時然後重述邪六笙詩中有蕚
黍愚意卽是常棣葢常棣名麥李一柎生二萼猶黍
之一稃二米者也且鄂黍音相同也
按箋云承蕚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楊用修
云鄂花苞也今文作蕚不蕚韡也今文作跗蕚蕚
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詩有紅蕚青
跗之句正用此義焦約庚亦引太白詩云昔我遊
齊都登蕚不注峯茲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謂此
山孤秀如花跗之注于水也此說殆與箋合歐陽

永叔云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何
煩改字爲柎葢言鄂則已見相承之義此解較優
用修乃背宋人爲不識字誤矣用修又云韡字從
芌音吁爲𦬻從華爲聲芌草木下垂也古者鼎彝之
紋曰韡今俗作靴邵楚望亦云花足有孚甲在外
如人着鞾然得之

小正頍弁篇
伐木之兄弟卽爻生也常棣之爻生非兄弟也故詩
傳一則曰燕賓一則曰燕兄弟至頍弁亦二章止言
兄弟而末章兼言甥舅故總之曰燕親戚其詞悲緦
繆惋惻眞情至之語也僞詩說以爲燕王族犬族之
爲說不同亦有兼異姓而言者猶未甚謬序以爲諸
公刺幽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
將亾故作是詩解之者曰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亾
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致願見之情非爲酒

也末動以危言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
合而帳中夜飲亾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
漸高奈樂何者也此以僞序則可要非作者之意劉
須溪云霰則知有霰矣老則知有歿矣相會之始爲
此危語相感動以極歡趣耳朱子云古人勸人燕樂
多爲此言如逝者其耋他人是保之類漢魏以來樂
府猶多如此如少壯幾昔人生幾何之類是也按儀
禮鄉飮酒禮有所謂笙白蕚者愚意其卽此詩葢取
末章如彼雨雪標義

小正魚麗南有嘉魚瓠葉篇
燕大臣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有謙言其薄者瓠葉是也古者以魚爲重周都鹵北尤以南方之魚爲美故後言之埤雅云鱨魦鱧性浮鰋鱧鰋性沉鱨鯊之美不若魦鱧魦鱧之美不若鰋鯉故詩序如此鱨魚黃魦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則五色之魚皆備矣古多有不專指酒蓋言酒則殽隨之下文言物則所該又廣詩序謂魚麗美萬物甚多能備禮亦未爲謬而衍之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

下治外始於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此何關詩旨又以南有嘉魚爲樂與賢衍之曰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於是陸司農云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欲伏則汕之使出求賢之道上寵之如罩下撩之如汕其無遺賢矣黃雩山又曰罩魚回滃水聲汕魚上水貌皆羣行自得之意此於樂與衎較切且末章烝然屬雖則菁二章烝然自當屬魚耳埤雅又云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食乳泉出于丙穴嚴氏云下文樛木非木名則嘉魚亦非魚名又豈獨指丙穴之魚也是也瓠葉序以爲大夫刺幽王尤爲可厭如云思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將魚麗嘉魚亦可目爲思古何必瓠葉鄭氏以君子爲庶人有賢行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大賓主爲酬名然則上二篇君子有酒亦指庶人乎彼意瓠葉兔首不似王家盛宴豈知古明主於其大臣脅數而禮物物薄而情厚固不嫌菲也況是燕也瓠葉兔首而外豈遂無他物特詩人自謙如是耳數兔以首猶數魚以尾鄭又辯斯爲白謂白首兔之小者益鑿矣儀禮開

歌魚麗笙由庚愚意由庚即瓠葉也

小正南山有臺篇

序以南有嘉魚爲樂與賢此篇爲樂得賢不過變一字以爲異其寔𣝔其意義也與雅因是强作解云與賢者尚未有以得之合則從不合則去矣惟其子孫雖有昏亂而先君之舊臣不忍去以自獻于先王此得賢之道也山爲君象南以象明君北以象暗君萊可食桑可衣臺可覆楊可載賢者之類也小不遺臺萊大不遺桑楊若杞李者猶在所取此言其悉者也桑楊之於山雖大而不能高雖堅而不能久得賢之盛若栲杻枸楰高大而不朽成乎山則至矣如此解詩雖非詩人語意然亦可備一籌又云臺萊艸也其生也在物下其成也在物先有基之象故曰邦家之基卷艸以致木卷小以致大至有欎彼之楊沃若之桑以貴乎山則有光之象故曰邦家之光李可果杞可茹有眷之道故曰民之父母杻可爲弓幹栲可爲車輻有久之道故曰遐不眉壽此亦小有意致又云臺可覆桑可衣象庇下之臣杞可茹象養下之臣栲可爲車輻象任重之臣故言之乎南山此明君所賴

以治者萊可食楊可載象濟轝之臣李可果象治菑客之臣杻可爲弓幹象治軍旅之臣故言之於北山此暗君所賴以存者其說非不璺璺可聽然亦支且鑿矣此詩作于治朝何得輙掄暗君不過緣序說而附會之然序本𣝔足據朱子攺爲燕饗通用之樂詞此特擬儀禮爲言耳要非詩人本旨也玩通篇語意與書君奭篇正相類按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史記以爲召公不悅周公之踐祚蘇氏以爲不悅周公之不歸皆非也不悅者猶金縢之言弗豫顧命之言不懌耳蓋召公有疾而將致政故周公勉留之歷引商先臣壽考佐命者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又歷引周先臣之佐命者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此詩歷舉南北山所有以爲況意蓋如此曰厥基永孚于休曰迪惟前

人允施于我冲子曰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卽詩所咏邦家之基之充意也曰天壽平格卽無期無疆之說也曰聞于上帝曰丕單稱德則德音不已是茂之說也曰無能往來玆廸彝敎茂德降于國人曰惟乃知民德則民之父母之說也按召康公以康王二十四年薨當周公作君奭肯意其齒稱未甚邁是詩曰遐不眉壽曰遐不黃耇曰保艾爾後蓋祈之以如殷先臣保乂有殷多歷年所不當輒引疾乞休也書又云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又云

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往敬用治正與詩保艾爾後同義蓋旣作書以直諭之又作詩以曲諷之厥後召公卒受成王顧命總百官輔康王歷二紀其有得于周公之諷諭深矣

小正天保篇

史記武王克商憂天保之未定於是有營洛之意此詩之作蓋在東都既成後矣傳以為大臣叙上其卽周召之徒歟其云戩穀罄宜受百祿降遐福亦卽洛誥祈天永命之意也史記載武王曰自洛汭至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此詩第三章以山川為祝蓋亦賦景以見志按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竹書成王七年

王歸自東都大高圖廟此詩吉蠲孝享雖備舉四昔之祭然亦因祀新邑而進之也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又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此非所謂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者乎既喩之山崇川至又喻之月恆日升壽南山而茂松栢大臣規遠固如此厥後王城藉平王之遷成周藉敬王之入郟鄏之鼎歷過其卜其猶賴天保之餘祚乎詩書所載畧同一揆故知此篇非泛泛為諸臣受賞者擬作通用謝表

而已

又按邵二泉云莫不與謂山阜岡陵也莫不增謂川也參錯成文詩之體固如此此說甚善益古人文字不拘拘板對有一句而參錯者如論語迅雷風烈楚辭吉日兮辰良是也有兩句而參錯者如楚詞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送與猿㹨兮狖雀與飛是也有一章而參錯以成文者天保之三章是也

小正皇華四牡篇

大小行人之職詳於周禮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達天下之六節成六瑞合六幣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

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故諸侯上不設暴陵下不設暴小民附於德而服於義然則使臣之職良重矣遣之有歌勞之有歌先遣而後勞皇華自應在四牡前序謂送之以禮樂遠而有光華歐陽氏云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光華於外俞其累章叮嚀之意不止有光華也晉語姜氏引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曰懷與安實敗名又曰靚懷如威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鄭訓懷爲私襲此不知征夫自有懷非其私之謂也左傳晉穆叔曰

訪問于諸爲咨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
爲詢毛鄭皆用爲傳箋而小變其說總不可遽爲經
旨、四牡序謂勞使臣之來或者遂泥爲諸侯之使夫
諸侯之使來聘固曰來卽本國之使來歸獨非來乎
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責人臣以忠必先之以孝
毛傳所謂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是已鄭譜
意此等詩皆文王昔作故嚴氏因之云文王未嘗稱
王而言王事靡盬者諸侯受天子之命治其國鹵伯
受天子之命統諸侯皆王事也、愚意若果鹵伯之詩

則當裁之二南如卷耳閔勞小星曷勤猶是風體小
正作於周既有天下後遂爲周選王非周王而何歌
皇華以遣歌四牡以勞其後遣勞皆得通用之又按
儀禮燕禮鄉飲酒禮既升歌鹿鳴矣併歌此二詩朱
子謂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
乎始、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於外學記宵
雅肄三官其始也、注謂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務
志則又不止爲遣使勞使之樂歌矣。
按埤雅云馬二歲曰駒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

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維騏維駱維駰
衆上之文室皆爲駒大夫乘車駕三。今曰六轡者。
上大夫卿奉使故也。禮上大夫卿與諸侯駕四。又
云維騏維駱維駰其先後與孫毓之序合則騏不
如駱駱不如騏矣。然是詩乃宰言駰者以明馬雖
論劣所以御之滋蕃又云命維白馬黑鬣駱廣雅
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
駱蓋馬無分於黃白若今衣脊絡縫故皆曰駱也。
明堂位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

也、月令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詩
曰嘽嘽駱馬俗謂駱性燕耐勞若。而今取息不乎
如此、則以甚勞故也。古者天子之卿純駟故詩曰
駕彼駟駱又曰乘其駟駱若諸侯之卿則不能具
純駟矣、按此數條雖於詩大旨無關然亦可證詩
人句字俱不苟下。

小正杕杜篇

詩傳以此詩爲勞戍刻於體羣臣內則戍乃戍臣也而士卒亦在其中矣戍臣士卒之領袖也鄭氏見出車與杕杜相次故以出車爲勞還卒杕杜爲勞還役而妄太姝尊卑之說似二詩爲每季勞帥役通套者夫出車明言赫赫南仲、豈勞他卒亦可歌此乎出車爲宣王勞帥詳見本篇、若杕杜之檀車四牡豈所槃於卒伍其爲先王勞戍臣可知已、實之睆葉之萋俄及杞之采物以志景而情係焉初則料其退止繼則

望其歸止繼則應其不遠乃至假卜筮以凌其逾止此皆閨情所必至詩人乃曲體而代寫之與東山之勞歸士、當同出姬公手、而彼刻於豳詩者夫亦施之燕享或有未宜與、不然東山與大誥相表裏非如費誓之僅屬豳、何爲不刻於雅哉、夫均一王事也盛世則四牡杕杜出車采薇作於上而爲王朝之雅衰世則敭水于役艸黃嶄石采菽大車作於下而爲王國之風他如衛擊鼓魏陟岵鴇羽唐葛生皆是類也詩可以觀信夫、

小正豳風篇

周家以農事開國故其陳農政爲特詳七月一篇紀時緯事賦情寫物真田家之曆象亦豳辰之箴銘周禮籥章所歙中春逆暑中秋迎寒必是詩也然不曰吹豳風第曰吹豳詩可見豳風原不儕于列國之風特謂豳王之風係如是頒在禮則真可名之曰詩在詩則就非詩也因特題其篇曰豳風乃其構撰寔具雅體故聖人編之小正列於南山楚茨前此與周公居東諸詩有何連類而當未正樂之先不知何以混爲

一國總係之豳於是後儒亦不得不曲爲疏解孔穎達云七月一詩乃遠論豳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巳志其詩非美王業之本故不入周召正風又非刺美成王故不入成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又不得專名一國進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又曰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繼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厰興衰非其類也元城劉氏曰豳詩何不編之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雅與公劉相倫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

俗風則不得入于雅矣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周之所以盛者係周公也鄭夾漈輿論亦曰聖人以豳詩列風雅間謂其不純風而可以雅駸駸乎移風而即于雅也以上諸說非不備極揣摩曲爲調劑其如風雅之未得所何鄭氏之說近之惜乎未睹詩傳編次耳又謂魯齊韓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夫僅知索豳風于列國而不知索豳風于小正則謂其無七月也固宜

按臨川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草木昆

蟲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宴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數語已括全詩大旨其所紀之月與禮記月令及逸周書中周月時訓皆係夏正蓋豳風正在夏商之世故其敘述如此陽月多言日惟四月言月又篇中獨缺三月以次章春日三章蠶月紀之王氏謂治蠶非一月故不指言其月也○其第五章穹室墐戶治邑居也故曰入此室處七章執宮功則官府之役也故曰上入于茅索綯亟其乘屋治田中之廬爲俶載計也故曰其始播百穀若以來春播穀無暇乘屋夫乘屋豈必待來春耶○九月肅霜十月隕蘀在夏正固宜若周正冬十月雨雪冬十月隕霜殺菽即建酉之月矣故春秋書以紀異其書春正月二月無冰正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之候蓋子丑月也若寅卯之月無冰亦何異之有

小正南山楚茨篇

南山以下四詩朱子意爲述畿內公卿有田祿者詘若是天子之詩不當列在小雅然小雅所陳詎非王政但此則實非天子之詩其詩皆述先世之農事朱子皆疑爲邠雅是已序以爲刺幽王謬不待辨又以曾孫屬成王何居記曰有國家者稱曾孫曾孫固事神之通稱也又云孝子孝孫無家國者之稱則旣醉不曰孝子不匱雝歌不曰綏予孝子乎故南山之曾孫與楚茨之孝孫皆繫有國者其卽指邠公乎或疑

楚茨之君婦爲士妻彼蓋據儀禮特牲饋食稱士妻皆曰主婦故耳然對祖考自當稱婦君婦與主婦詞亦自別若以君婦爲士妻則諸侯之卿大夫其祭禮見于少牢饋食者亦無鐘鼓送尸之事何況于士但不曰后而曰君婦則又可證其爲邠夫人之稱鄭箋以君婦爲后彼安知此非天子之雅哉鳧鷖之稱公尸說者訓其仍先代故稱如七月之稱公子楚茨則何以稱皇尸蓋皇乃美號諸侯大夫之尸皆得通稱故少牢嘏詞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詞也朱子謂此數詩爲述古公卿意蓋本此然旣意爲述古則又不必舍邠先公而別指所謂畿內諸侯矣畿內諸侯之詩未始不可入小正顧何至連篇累牘且四詩意義如出一手其爲邠雅無疑詩傳以爲勸農蓋奉祭獲福非力農不及此周禮籥章吹此于祈年以樂田畯樂勸農之官固卽所以勸農也二詩大旨則隨季梁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數語可爲詮註蓋惟三時不害民和年豐民

力普存備腯成有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是以祝史正詞而神降之福故曰民神之主也慶源輔氏云或謂楚茨卽采薺然則周禮九夏中有齊夏夫人祭則奏之倘卽此詩耶非然則思齊也

小正甫田大田篇

南山之曾孫楚茨之孝孫對祖考稱之𦤎也甫田大田雖有報祈禋祀然不繫廟祭何以亦稱曾孫葢周人世世務農祝農事如其家事服先疇之畝畝故自號曰曾孫當時邠民自少至老狎習其上無以異乎家人故目其君亦曰曾孫若曰此吾家曾孫云爾曾孫推食以思農夫農夫邁種以若曾孫曾孫爲農夫修祀典農夫爲曾孫乞炎靈曾孫惟士女之穀是祈農夫惟公田之雨是亟曾孫不鄙農家之子即田閒

而登俊農夫能溥仁主之恩委餘粒以賑寡上下交孚親愛無閒追問孰貴而孰賤唯知共戚而共休故草野之趾可錯也藜藿之羹可嘗也萬壽可爲農人祝而景福還可爲君公答也其欲相厚豈有量哉昔觀周書洛誥周公禋于文武爲殷人祝曰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承敘萬年永觀朕子懷德彼于勝國之遺黎且然況我農乎上以誠愛下下安得不以忠利上七月之卒章躋公堂而稱壽觥與此意正互相發其爲邠雅無疑耳古人重農因重農官故邠風及此二詩皆以田畯至喜綴景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籥章吹邠雅以樂之其此志也夫

按周禮大司馬仲秋遂以獮田羅弊獻禽以祀祊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則報祈固有定候然禮以義起亦未必如此拘拘愚意甫田之社方非即報祭所謂我田既臧者此就上章黍稷薿薿言即下文終善且有之意未必非祈也其御田祖尤與春祈別葢閒孟春祈穀未聞祈雨焉嗣宗以月令仲夏大雩當之良爲有見禮

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邠固侯也田祖葢生爲上公祀爲貴神者春秋傳龍見而雩以建巳純陽之月防旱災而預祈之然值午未申之月旱亦脩雩以求雨斯則黍稷薿薿時矣周禮鼓人以靈鼓鼓社祭是社方亦未嘗無樂而特言之田祖者互見耳甫田曾孫來止爲省耘來也正是今適南畝或作次年省耘解滯甚大田之曾孫來止則省斂也其來方禋祀則報成之祭也

小正斯干篇

嘗觀儀禮燕禮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義亦云乃管新宮三終鄉飲酒禮燕歌鹿鳴四牡皇華間魚麗而管新宮新宮所從來益自制禮時已有之矣孰知其卽是斯干也序以爲宣王考室則竹書亦紀之八年然考室何必宣王卽如穆王元年嘗築祇宮九年嘗築春宮十四年嘗作范宮土木之役不爲少矣奚獨宣王爲可美劉向云周德旣衰而奢侈宣王中與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是又以土木爲嘗

試改豈爲禍去改禍爲豈幾何不如其已且詩中亦未見有儉小意何說未足憑也詩故曰雅自新父以下宣德日衰未久而㓕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斯益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慈管蔡之禍也成王時益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其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慫愳已亡殷之事也其臆說亦近似而愚直意此詩當作于武王都鎬時大雅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蓋營鎬雖出文王之命而建都則自武王始班固賦西都云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終南太華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張衡賦西京云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崛崔崒隱轔鬱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鄠欱澧吐鎬于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于近蓋鎬京之形勝如此鎬邇于豐何以知此詩非遷豐時作文王時尚未有雅也且生男章言君而兼及王也落觀宮者非鎬卽洛而洛邑定鼎特以會朝諸侯成王雖時至其地未嘗以爲都居故知斯干爲鎬京落成之詩也魚藻意

亦放此或者不知斯干卽寢宮謂管與笙類第皆有聲而無詞然觀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元公享昭子賦新宮何嘗無詞如謂其詩已亡則後漢明帝永平二年詔亦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矣安在其亡卽南陔白華諸詩愚竊以爲其在小正不亡也

按序以庭燎爲箴宣王沔水爲規鶴鳴爲誨誨之不可而後祈父白駒黃鳥行野諸篇得用爲刺若是乎宣之鮮終也然則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獨繫行野後豈旣刺矣又追數其美耶抑宣王晚年

有此美政耶序之不足據如此

小正鴻鴈篇

鴻鴈一詩毛詩錯于吉日後庭燎前故序以爲美宣王而詩傳係之小正則周公作也其云懷流人者文武之遷豐遷鎬以容民畜衆似亦可當之然文王以西伯遷豐武王以世子營鎬於背益遠有雅歌今詳味其語意則爲殷民遷洛作耳按史記武王既克商登豳之阜望商邑至於周自夜不寐公旦問其故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我今未定天保何暇寐日夜勞來我西土我惟顯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將營周居于洛邑其事未就而武王殁竹書紀成王五年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年召康公如洛度邑觀周書召誥曰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又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是詩先之以于征次之以于垣此亦先遷殷民後作洛邑之證也多士之誥曰爾惟舊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益惟殷士民亦宜然所謂其究安

宅者此是邪多方多士訓戒之辭不厭嚴鴻鴈于飛慰勞之詞不嫌婉此書詩之異體也或謂民謠不應雜入雅中然詩豈必流人自作特托爲流人之詞若此凡勞還帥勞還役皆然何獨疑于鴻鴈若夫孔書君陳所謂無忿疾于頑毋命所謂毖殷頑民者不過因緣于書序夫聖人于殷民率肆矜倫其肯詆之爲頑乎蓋書序之僞多矣其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而次多方于多士後尤非當季事實竹書紀洛邑告成在成王十四季冬而此詩則非必作于其胄觀綿之詩先慰止左右後乃太室家則于垣之役固在度邑之初矣

小正蓼蕭篇

古者封建之法諸侯各據其土而有其民其勢易分而難合天子獨立于上千里之畿豈足制萬邦之命惟是有道以懷之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二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在掌客者是也饗以訓恭儉故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燕以示慈惠于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

容合好令日燕笑語兮曰孔燕豈弟故知爲燕諸侯之詩然饗亦未必不可通用耳王者建國親侯欲其光昭令德翼戴王室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故寵之以龍光祈之以不爽美之以宜兄弟祈之以壽考豈意何慇慇也古親賓之典其相勉以正如此豈徒以私惠自酬哉抑是詩與湛露彤弓均爲天子燕諸侯故左傳文四年甯武子不答湛露彤弓之賦謂諸侯朝正敵愾而王宴之乃得賦此是也及觀昭十二年宋華定來聘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其宴

語之不憚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忘回福之不受將
何以在夫華定之不斂亡論已爲魯人者當遂忠脩
俞遜溯之故事何其不宜賦而輒賦于宋客于後世
變愈下僭擬無章愈甚有若肆業及之而不自覺其
干大禮耶記曰大夫奏肆夏自趙文子始與大舞佾
歌雍所繇來者漸矣

按康侯承寵澤于君與蓼蕭之承露同無以異而
序云澤及四海則淺泛甚矣箋又從而演之引虞
書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遠國之君之賤者朝見

天子王者恩澤不爲遠而不及試玩詩中有是意
乎且曰君子爲天子於裳華之之子桑扈之君子
皆然是何解洪至洛水之君子則更指爲諸侯其
謬戾不經至此

小正裳裳者華篇

孔子曰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今觀
此詩與蓼蕭均之爲燕諸侯其體裁亦不甚相遠首
章以常華起興蓋常棣之花萼上承下覆甚相親爾
王者建國親侯故取義于是重言裳裳者欲常常而
見之意也次以芸黃興有章黃者中央正色易坤卦
曰含章可貞曰黃裳元吉蓋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
事美在中而暢四肢發事業則章莫美于黃矣此與
蓼蕭次章美龍光者相似三章以黃白之華興四駱

蓋黃馬黑鬣曰駱白馬朱鬣亦曰駱之子所乘非一
或黃或白有如此華矣此章亦與蓼蕭卒章相似乃
謂賢者世保其祿則何以見之傳前所稱之子者指
繼世之新侯而末章所稱君子乃是追美其先世耶
曲禮諸侯旣葬見天子曰類見謂其繼先君之德乃
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郊特牲云繼世以立諸
侯象賢也士冠禮亦云然則似之猶言克肖卽宛鴒
所云式穀似之也與處而有慶所謂世保其祿也若
析薪而弗克荷其何似之有夫賞延于世固皋陶之

明謨而仕者世祿亦文王之仁政但涉美則以與鮮克綠禮則以亡詩以似之致美亦兼寓規諷之意云爾毛序因此詩錯在末簡遂槩目為刺幽王謂小人在位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試觀篇中曾有一字涉刺乎

小正湛露篇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蓋古者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燕行于寢膳宰具官僎于寢東非若饗行于廟故曰在宗載考其禮一獻四舉酬降脫屨升坐無筭爵無筭樂以醉為度非若饗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故曰不醉無歸蓋觀儀禮所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則夜飲之禮古誠有之而為詩說以為天子燕同姓諸

侯意亦近似然大槩或可通用耳箋云夜飲之禮作宗室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之則止昔陳敬仲飲桓公酒欲以火繼敬仲辭以卜晝未卜夜乃止此之謂不成也似也乃又以豐草喻同姓諸侯以杞棘異類喻異姓諸侯桐椅同類異名喻二王之後則鑿矣夫同姓異姓未必不有牉合燕然取喻之義殊不爾蓋杞棘中堅承露雖厚而不傾有強幹意故以與顯允之令德即酒誥所云剛制也桐椅高竦其實離離而下垂有恭順意故以與豈弟之令儀即宛鴒所云溫

克也要以令儀即令德之符所謂飲酒孔嘉者也或謂豐草有露露始降杞棘有露夜漸久見椅桐之垂實離離爲天向明而醉歸之候則是君臣相與長夜酒飲豈所語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義夫露待陽而晞賓乃待露晞而後言歸歟

小正彤弓篇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故孔叢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周禮九夏有章夏臣有功則奏之儒即此詩耶賜必以弓者何正義謂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以赤玈弓漆以黑賜弓赤一而黑十周尚赤以赤爲重是已錫弓矢必以饗禮行之饗行于禰廟烹大牢以飲賓設牲俎豆盛于食燕周禮大行人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

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上公三饗侯伯二饗子男一饗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其禮亦有飯食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是饗禮亦兼燕與食矣故詩傳均曰天子燕諸侯但燕或至夜而饗則於朝立成不坐設几不倚爵盈不飲獻如其命數而止不必於時之久故一朝可以成禮然亦見王者勤于待賓賞不踰時如是右之毛訓爲勸鄭訓爲奠于爲右詩緝云右與宥侑通皆助也左傳每云饗醴命宥注謂以幣物助勸也饗必有賜以爲宥而彤弓則宥之大

者麟之毛訓爲報鄭訓爲酬酢之酬雖殊要皆有載
酬此處自當作報功解蓋古者諸侯有大功天子賜
弓矢及圭瓚其賜之圭瓚使得爲鬯以祭先也其賜
之弓矢使得待王命以征不庭也故王制曰諸侯賜
弓矢而後征伐典禁重矣後儒遂以爲得專征伐嗟
夫征伐而諸侯可專是作威不必維辟而春秋之戰
皆義戰矣豈彤弓之設端使然哉
按諸侯賜弓矢得專征伐毛萇釋詩孔安國釋書
鄭康成釋禮杜預釋春秋左氏皆有是說彼特因

王制之語而誤增一字失之遠矣夫以嗣侯之征
亂和也必曰嗣侯承王命徂征南仲之伐儼狁也
必曰自天子所謂我來矣今以爲賜弓矢者即得
專征伐無論彤弓之詩未聞有此即東遷之初辟
如平王其命文侯亦嘗賜以弓矢矣曷嘗屬以專
征之柄諸儒何乃墮桓文雲霧偶爲此說遞相耳
食以熒惑後世哉

小正桑扈篇
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周之盛世
有賓禮以親邦國因交而爲泰之時也以桑扈交交
起興正與末章彼交相映非如秦風之賦黃鳥泛言
交交而已有鶯其羽言其羽如鶯之文蓼蕭之龍光
裳華之有章皆是物也大雅板之詩曰大邦維屏大
宗維翰而此樂胥之君子足兼之僞詩說以爲天子
燕方伯之詩亦有見于屏翰云爾夫以桑扈爲燕方
伯則亦當以彤弓爲燕連帥此等總不必臆爲之說

古者方伯連帥亦未必有專職覲所云有辟爲憲則
文武總在其中如後世六月之吉甫崧高之申伯可
見已記曰高而不矜所以長守貴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此戢難那福之說也彼交匪敖即戢難之見于
飲酒者酒陽物也能發人之剛其過在抵觸先王制
兕觥以寓戒兕善觸也第鄭箋泥爲罰爵則未必然
如卷耳之姑酌以解懷豳風之躋公堂而介萬壽豈
必用此爲罰邪左傳古者以鳥紀官九扈爲九農正
扈民無淫彼交匪敖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亦有

扈止之義燕欲桑扈未必無取初言受天之祜繼言受福不那終言萬福來求其詞每章愈進要非戕雅匪敖不及此周禮九夏驁夏居其一儀禮大射公入奏之武取義于無憮無驁意者其即此詩乎序以爲刺幽王君臣上下動無禮文故范甯傳春秋云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蓋序之誤人久矣

小正采薇篇

蓼蕭以下諸詩皆天子所以燕諸侯而此篇語意尤爲鄭重首章若預擬其來次章若深幸其至雖下體之服物隨行之禁介亦若喜談而樂道之何津津也孔叢子曰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夫非獨若敬其臣亦綵臣自爲敬則彼交匪紓一語盡之矣其以采菽采芹起興蓋菽所以芼太牢儀禮鉶芼牛藿是也芹所以充豆寔周禮芹菹兎醢是也皆侍君子之具也車馬袞黼天子之賚予則然觀下文建旂鳴鸞則諸侯固自有之矣僞詩說以爲諸侯免從天子賜賚之詩不過從韓奕篇竊倣其意然彼云韓侯受命而此云君子來朝語意固自不類且來朝若爲必終王世告至耶周禮春朝事秋比功夏陳謨冬協慮則各以其方至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各以其時至而間會殷同又不在此數然總謂之曰朝是詩稱樂只君子詞繁意重決非定指一人也曰路車則自金路以至木路兼舉之矣曰玄袞

及黼則自九章以至一章兼舉之矣竹書紀成王二十五年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安知非即此役而下篇瞻彼洛矣安知非即所以報采菽者乎此曰福祿申之爲福攸同福祿膍之彼曰福祿如茨福祿旣同此曰殿天子之邦彼曰君子萬年保其家室保其家邦亦有似相和然者夫坐明堂而覲羣后廣侯度以賡晉錫此與盛世覲邦國之禮也序見其錯在末簡漫舉而屬之刺幽說者又以舉火戲諸侯實之夫觿瑞錫祉之盛事何與焚烽悅褒之戲舉見微恩

古者揩詞固若是乎斯又序之佞臣矣

按禮書白與黑間爲黼取分辨昭彰之義吳元滿謂今時市幌以黑白相間即黼文之遺制俗因爾雅斧謂之黼附會三禮圖作屏障畫十二斧于其上謬也

按次章覲旅閒鸞形容來朝至止之度已悉末章優游是戾不當復訓爲初至姚承菴云汎汎揚舟紼纚維之使見有挽留之意戾字宜作止字解蓋錫予之不足而眷留之無已也且即其交之匪紓亦知非復優游以至此意殊可會

小正瞻彼洛矣篇

洛爲天地之中陰陽所會風雨所和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武王憂天保之未定將營周居于洛邑不果至成王始克竟其業東京賦云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沿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河東門於旋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以大伾成王定鼎于郟鄏此其地也豈非一都會哉但鎬京形勝之地據上游以制六合宗廟社稷宮室攸在豈容輕棄故於洛岀一會諸侯而巳按竹書紀成王五秊遷殷民于洛邑遂營成周七秊王如東都諸侯來朝十四秊冬洛邑告成十八秊春王如洛邑定鼎二十五秊王大會諸侯于東都四夷來賓此詩未知作於何秊然君行師從耀軍容而講武所以威不軌昭文德意防固弘遠矣尚書立政云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韎韐鞞琫成王其有得於斯乎蓋天生五才誰能去兵武王革殷之亂汲汲戢戈橐矢歸馬放牛不數秊而三監啓釁至有東征之

役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諒矣六師之作又烏可巳厥後召公誥康王亦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彼豈導君以黷武保邦之道固宜如是且序乃云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彼以韎韐爲賞善六師爲罰惡豈成文義晉書束皙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然則此詩蓋爲諸侯受燕者作歟

小正鴛鴦篇

此詩爲諸侯報天子四章皆以萬年福祿爲祝而鴛鴦乘馬何其不倫縱或即所見以起興要非漫無取義者意者因獵田而慶禱其君乎周禮大司馬仲冬遂以獵田羅弊獻禽以祀祊所以報成萬物也曲禮歲凶年穀不登馬不食穀毛氏所謂趣馬不秣也然則畢之羅之者其獻禽以祀乎在梁戢翼者其取不殫物乎摧之秣之者其年穀順成乎宜稼于田受祿于天故曰萬年福祿左傳疏云凡馬春分百艸始繁

則牧于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艸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然則與仲冬祀方之旨正合也抑更有說于此郊特牲云大羅氏天子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羅氏致鹿與女詔客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正與虞人之箴所爲冒于原獸亡恤而思應牡者同義書旅獒亦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是詩蓋受天子之戒而答之言所貢惟是鴛鴦乘馬以明天子不貴異物之意而祝以惟乃世王乎又觀成周之濾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則此又或爲貢士而作蓋王者張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當使野無遺賢鴛鴦可羅豈必高崗之鳳羽至於乘僚邑邑鴻儀鷺序斯亦在梁戢翼之象已良馬比德君子實得其養君亦享其休卷阿所云爾性也愚又謂思之詩人比興各有屬似鴛鴦匹鳥以喻夫婦想自古已然故申后白華之詩亦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准類而觀則此詩當是成王大婚而諸侯致祝也其以乘馬更端猶漢廣之言秣其馬碩人之四牡有驕車牽之四牡騑騑彼則賦而此則借爲興耳

序乃云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則吾不知其解也

按埤雅云鴛鴦匹鳥也人得其一其一即思而死故明王愼于取之于其飛而畢之羅之不夭胎不殀宿之義也此蓋訓序所云交于萬物有道也然鳥飛而遭羅失其性矣何如烏鵲之巢可俯而窺者爲有道又云凡鳥右顧則怒作左盼則喜生在梁而戢翼言我交于萬物有道故彼于止得其所止也然而鳥之戢翼豈必以明王交之有道乎㓝

子紀周宣王敘正有役人梁鸞能養埜禽獸委仓
園庭之內無不柔馴者雌雄在者竿尾成羣異類
雜居不相搏噬所謂梁鸞益取鸞鸞在梁不驚擾
之義刘予始寫言日孔疏謂古明王于乘馬因季
則養以莝豐季則養以穀其自奉養有節如是則
真視君如馬矣序說之誤人至此

小正魚藻篇

竹書紀帝辛三十六季鹵伯傻世子發營鎬、及旣有
天下遂都于鎬、大雅所謂考卜惟王、宅是鎬京也、序
魚藻者謂萬物失其性幽王居鎬京不能以自樂、故
君子思古之武王、夫在藻依蒲是魚樂也何反云失
其性、佞序者謂水淺涸然後魚在藻間、蒲生於岸、魚
依此匿其形、則水又淺矣、昔大而尾長、是魚之瘠者
其說謬甚、埤雅云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
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爲得其性、傳曰士卒鬼藻言

其和睦歡悅、如鬼之戲于水藻也、魚藻意亦如此此
猶近之、惟是王在鎬京、而止述其飲酒之樂、似乎諧
媚之稱、萬季觴者、雖天子燕諸侯蓼蕭亦曰孔燕豈
弟、湛露亦曰厭厭夜飲、桑扈亦曰旨酒思柔、然君以
是燕其臣可也、而猶必述其豈弟、美其顯允、嘉其匪
敖、乃臣之於君、第以那居飲酒爲樂、略無規諷之意
何哉、則愚意其爲飲至之樂歌、蓋謂君行反必告廟
告廟則飲至、故僖公獻捷於太廟詩歌之曰魯侯燕
止在泮飲酒、此詩云有那其居、倘亦巡狩征伐畢事

而旋行飲至之禮歟如鎬京初成而舉落成之禮斯亦始似之矣

詩傳闡卷之十七目錄

小正續

詩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帥也采薇勞師也采芑南征也黍苗城守也車工吉日閱武也庭燎勤政也沔水念亂也無羊考牧也車舝樂親昏也

小正續引

藩儒以正變言詩謂周之盛昔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蓋皆鹿鳴而訖菁莪也六月徑接菁莪菁莪爲正雅之終則六月不得不爲變雅之始故小序於六月篇端歷序諸詩之廢而總之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者凡以爲宣王北伐張本明甫此爲正後此爲變耳夫詩第有美刺原無正變即據毛詩所編六月采芑車工吉日庭燎沔水無羊等詩既謂之美而復與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等篇均名爲變

不自相矛盾乎一宣王之詩耳出車采薇幸而錯于雅前則遂衆而歸之文王黍苗車舝不幸而錯於雅後則遂衆而歸之幽王而王風之黃鳥行野錯列宣王之前則又即以爲刺宣王夫宣王雖終允德如不稽千畝料民太原溝女鳩殺杜伯而非其罪其秕政見於外傳諸書者蓋亦不少矣若其詩則固有美無刺也故聖人錄之以續小正而伏書穆刑之後即繼以文侯之命雖絕無及於宣王者以詩證之足矣

小正續六月篇

六月之師蓋宣王中興第一舉而不與江漢常武並列大正者彼之爲告廟策勳此之爲燕賓敘欵彼之爲六飛親駕此之爲四牡徂征彼則歸功於天子而此則歸美於人臣詞氣固不侔也然曰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則固臨之以赫赫之命矣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則固秉之以敬戒之衷矣曰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則匪安匪舒匪紹匪遊之紀律總不越此矣若乃告成錫命之典蓋已具於燕喜受祉中特作詩者各

一其體耳及鋪張揚厲所以爲之小正至於常服元戎驪牡一切軍容亦大正所未暇詳也六月當是建巳之月于周爲夏末于夏爲夏初按以司馬之法興師固非其時特迫於孔熾之難有不容緩應之者乃其比物則素務應變則甚敏抑何整且暇哉要以嚴翼爲之本輔氏所謂兵陰事必如此然後與陰氣合也爾雅十藪焦護居其一玁狁依水草而薦食故整居於斯鎬非鎬京季彭山謂必大原邑名其地高平故謂之鎬漢魏於此置高平縣而大原即是固原非

河東之太原若是河東之太原則春秋荀吳收狄於大鹵是其地也當時河東之大國有晉兵雄晉陽足以制羣狄河西之大國有韓世爲州牧足以控百蠻玁狁之部落近於周疆必不自河西邇入觀其由朔方而至涇陽必取固原之道益固原去朔方五百餘里而玁狁在其東北則入周之要路當在此其說或有所受至於大原紀其所至之地若以此爲華夷一大界限焉其不勤遠略之意雖隱然言表然所重固不在是耳燕喜受祉受之於王朝燕飫諸友燕之於私室若謂總是宣王燕吉甫則方叔亦嘗共功豈得不與燕而偏集吉甫之諸友相與遊哉乎夫特揭孝友之張仲爲殿因後吉甫有重客亦以見王室多名賢矣後世謂權臣在朝良將未有能立功於外遂以調和之功歸張仲恐張仲未必肯受也

按爾雅云繼旐曰旆亦是舉一以見其餘若旟旂旐等當各有繼恐無他名以易之則此旆當是繼旟者軍行前朱雀此鳥章建於元戎故知爲繼旟之旆也出車彼旟旐斯胡不旆旆亦兼旟旐而言

卽爾雅所云廣充幅長尋者豈獨旐爲然但他旗則各肖其方不盡以緇耳馮嗣宗偏引左傳杜注之言旆者而乘之以傳士凱之說謂此白旆央央卽軍前大旆然傳止言旆未言白旆若元戎既建鳥章又建大白旆則白虎之旗何以復爲右軍所建且白近凶周所勝色也顧以爲大旆而建之軍前獨無嫌乎

小正續出車采薇篇

宣王初季玁狁孔熾吉甫于征驅至大原猶慮夷夏之防未峻復遣南仲率師城之於其歸也而勞之此出車采薇所以次六月也序以出車爲文王時勞還率之詩夫文王未嘗爲天子稱王今首章言自天子所三章言王命南仲王與天子果何指耶若是追述則當明言文王或周王如大正諸篇所咏矣然大正亦未嘗目文王爲天子說者强求其解歸之商紂夫此周人詩也何爲舉紂至此史遷以出車六月玆爲

周襄王時作其訛固無足辨班固以出車爲宣王時作亦偶合耳或疑六月出車同爲一時事吉甫之詩言其在京發程時也故曰六月月巳棲棲南仲之詩言其在外觸景時也故曰黍稷方華月未然出車勞將止當與勞戍妹歌記所謂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也若大將自宜同時玆勞何以勞南仲不及吉甫其非共事明矣朔方蓋靈夏等州之地季彭山謂在今固原西南又百餘里有待於南仲之城者必翟患未肆之前常倚山河爲固不待設險及玁狁自鎬侵之則將有決滿之勢其地始爲華夷要區不得不爲城以守矣觀其命南仲爲將而宣王之經略居可見焉夫玁狁與西戎在周固並爲邊患乃城方之役專備玁狁五章何以忽及伐西戎舊說謂室家感物變而思君子遙爲擬度意亦似之但赫赫南仲絕不類室家語此殆詩人佇望南仲還朝又將仗其威名有事西戎耳出車采薇本是一役采薇第言玁狁之故不及西戎故知伐戎尚需南仲歸而更舉也南仲愚意卽秦仲其伐戎亦非僅一出師也出車勞將止稱君子采

薇勞師兼言小人鄭氏所謂異歌異時殊尊卑者始有合焉兩詩皆以雨雪點綴亦可見其同是一役均爲勞詩而序乃以采薇爲遣戍夫楊柳依依則正薇采時也雨雪霏霏則正歲暮時也撫今追昔道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道歸時之景豈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爲昔往是莊子所謂今日適越而昔日至矣乃出車旋歸又繫之春日故鄭氏解雨雪載塗爲春凍始釋夫朔雪侵肌自是途中慘況而芳甸穠英華林嬌鳥乃侈其凱還之勝槩其爲時庚亦不甚相遠詩

固未可執象求而較周初杕杜之疏繁節亦自不侔矣

按竹書紀商帝乙三季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似與此詩合然則商詩也何以載之周雅此以緣詩序而附會之觀采薇序云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意竹書之說本此葢序作於漢儒而紀季至晉太康始出其閒固不無僞益者非然則周宣

三季竹簡而束晳譔編之帝乙耶然宣王時無昆夷之稱而竹書又記宣三季王命大夫仲伐西戎所謂仲者當是秦仲疑卽此詩之南仲審爾則竹書不應兩紀其商紀係附會更可知已

按鄭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喻近西戎之侯國跳躍而望南仲如此季彭山因之云簡書西戎侵境而被患之國以簡書告也時密阮諸國猶在今涇州界上近於西戎疑卽此類也殊無確據又云城朔方所以斷戎狄往來之路西戎道絕而不相犄角則可以駕玁狁而出其上故曰于襄又云伐西戎是剪玁狁羽翼意俱似之但詩人立言意各有主謂耳姚承菴云天子命往城朔方何以云伐西戎葢天子之命有專制有權宜當時專制在朔方而偶見西戎之竊發提師以薄伐焉亦閫以外將軍制之權宜之事也且當時天子或更有命南仲或專有請皆不可知此亦近似但於末既見君子語意何居舊謂代爲室家想望之詞特因緣於召南不知召南草蟲篇亦本非室家之詞也

按赫赫南仲薄伐西戎二句有似采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各於本篇爲賓而非主但彼則述其已往此則擬其將來然竹書紀宣王三季命大夫仲伐西戎則固前乎此矣或伐而未得志乃將更伐之其後六季西戎卒殺秦仲倘亦不戢自焚之驗歟自此戎患日深竟釀驪山之禍

按周正建子其所謂春不過盡寅月而止此詩末章春日遲遲四句已是艷陽之景亦猶夭夭華灼爲婚期而兼言葉蓁蕡實此詩家映帶語况總冠

之以春原未嘗實其爲何月也

按六月之衍序曰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何異孩語

小正續采芑篇

竹書紀宣王五季秋命方叔征荆蠻蓋繼六月而出師也六月事勢張皇采芑氣象閒暇者吉甫承預敗之後敵驕兵惰應變不得不亟及北寇平軍容振方叔再出從容運籌而南蠻奪氣矣故言車則非戎車言馬則非戎馬言服則非戎服如孔明綸巾羽扇羊祜緩帶輕裘制勝裕如也備述其師旅之陳鞫鉦鼓之安和亦見爲節制之師肆習有素耳陳思平蜀論曰將以謨謀爲劒戟策畧爲旌旗其壯猷之謂乎蠻荆或蠻而處於荆若鄭語史伯謂荆子熊嚴生子四人叔逃難於濮而蠻蠻芊蠻矣惟荆實有令德熊斯荆非蠻也范勝南蠻傳曰今長沙武陵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足以抗敵諸夏宣王中興命將南征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亦似不繫指荆楚又按國語蠻夷要服在侯衛賓服之外戎翟荒服之內即周禮中車所謂革路以封四衛者其制室歲貢于壇墠不貢則修名而有威讓之令今至獨獎勤王師必其驕

逺不虔不容不致遂邪。史記謂荆楚傈勇輕悍好作亂，自古記之，蓋中國衰則先叛，聖人起則後服，故以高宗中興，有事會伐殷荆之歌，後世爲叙，而宣王釆芑之役，亦堪與之媲美焉。

按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騵，然六月比四驪，釆芑乘四騏，則亦不定乘騵矣。埤雅云驪上駟，騏中駟，北伐舉四驪，南征舉四騏者，芳是時馬政愈修，其所以執駒頒馬敎駣攻特藏僕講馭夫之濂滋廣，故雖騏亦閑習任爲用。非獨四驪也，總之毛馬

而頒，登枸一色，此等俱不必甚泥。周禮巾車王之五路，一曰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以封蕃國。則鉤若專屬之金路者，故孔疏以路車有奭爲金路，疑方叔緊周同姓。殹有奭，朱色也，正合巾車象路朱之義，則方叔所乘乃象路邪。季彭山云巾車所載車馬之飾，若有所分配，蓋因車之貴賤，各因以爲差，非截然一定之

制。故此詩言方叔之車鉤膺鞗革，松高言申伯之車鉤膺濯濯，韓奕言韓侯之車鉤膺鏤錫。夫方叔以卿士受服，申伯以異姓戚封，則象路矣，而皆有鉤膺。韓侯以同姓受命，則金路矣，而有鏤錫。是錫不特施於玉路，而鉤不特施於金路也。左傳閔二年齊桓歸衛夫人魚軒，註云車以魚皮爲飾，茀則此詩之奐服，與采薇之矢服不同，直以飾簟茀耳，觀上下文所言皆是車飾可見。又秦風小戎之鋈

膺，舊謂鍍金以飾馬當胷帶樊上，與虎韔爲飾，而下卽云交韔二弓，故季彭山以爲鏤膺卽是虎韔之飾，蓋韔之中央亦膺也。此數條一經括由義逵當矣、

小正續黍苗篇

按舊序說謂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先儒辨之謂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愚亦謂采芑之南征何以小於江漢然此猶各自爲役也一城申之役耳崧高何以繫之大黍苗何以繫之小固知體裁音律自諧不等而序詩者妄巳葢黍苗即非作於行役士庶亦代爲行役士庶言若崧高鋪敘宏濶自是名公鉅章此大小雅所由別歟及翫此詩語意乃作於功成後非預道其歸時也與出車采薇正相類或乃據序刺

幽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之說遂謂此詩爲追述宣王時事兼營謝伐淮二役而言彌失之矣

小正續車工吉日篇

嘗觀無逸之訓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乃詩美宣王田事不一而足何也此正宣王所爲無逸也葢古者蒐苗獮狩之灋實與軍政相爲表裏先王陰用其道使人由而不知而後王藉爲利欲之樂是故畋于有洛五子作歌恒于游畋三風垂訓乃宣王之舉則異乎是彼其乘積衰之後奮然圖治蠱事終而蠱事始東萊呂氏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者葢具見之左傳楚椒舉

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然則講事度軌豈緊細故車工吉日其亦跂美成康者歟竹書紀宣王九年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甫故成周宣榭燹烬昔猶有存者車工之詠即是役也毛傳訓甫爲大夫凡獵囿必擇艸埜大地爲場迴廻

芟艸積以爲防然從詩言之曰東有大艸猶可從竹書言之曰遂守于大可乎且東方之大艸孰與圃田甫之爲圃無疑已爾雅十藪鄭圃田周焦護居其二焦護卽瓠中地近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吉日天子之從此其所邪夫東都者蓋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瞻洛興歌而後辟或駐蹕康朝鄗宮穆會塗山皆不于東都若夫楚澤膠舟徐方迴馭又無論已宣王此舉豈非自中夏而布德懾四裔而抗稜者哉至焦護外接玁狁向嘗爲所荐食今于此從禽

所以耀吾軍士昭文德而威不軌意防固弘遠哉周公太政之訓成王曰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績以覲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召保顧命之誥康王曰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宣王其有得於斯乎車工之射夫吉日之賓客皆諸侯也選徒舉柴之類言於車工伯禱差馬之類言於吉日蓋彼此互見意相足也後世作賦者云收禽舉胔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酒車酌醴方駕授饔升觴舉燧既釂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炰夥清酤敎

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蓋亦卽二詩之意廣衍之也至于禽相鎭壓獸相枕藉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幾乎太侈矣惟所云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既餘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以訓儉昭仁猶爲近之其亦曲終奏雅勸百而諷一者歟或曰宣王嘗狩于岐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舍而不錄何也曰此非周宣之鼓而宇文氏之鼓也

按石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相傳周宣王獵碣也唐韋應物謂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謂宣王

之鼓宋程泰之以爲成王鼓至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其全文不可見焦弱侯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筆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倣書尚詩體倣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

臣賦古詩亦其一證也按集氏之引證確矣今讀石鼓詩凡十章所述麀鹿雉兔鱮鯉不一而足要皆做風雅而鑄出之其一章云避車既工避馬既同避車既好避馬既駐則猶之拾慧于車攻也其七章云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天子則猶之傳珠于吉日也他如二之其胡孔庶又其奐佳可佳鱮佳鯉可以蘭之橐佳楊及柳四之六轡沃若又如徒如章又之避來自東霝雨奔㯳六之柞棫其拔七之徒避嘽嘽會同又繹繹無非擷芳於風雅者其十章云進獻用特遠歸格飤祖則又取材于虞書也葢惟其詩極意摹古遂不覺蹈襲剽吻在宇文氏原無意於僞㯭宣王以疑誑後世特後儒未及詳察矣意爲宣王詩耳今還就其詩質之亦愈知非史籀筆而馬子卿之辨當必信而有徵矣

小正續庭燎篇

按舊說以爲一問再問三問然則宣王非果問夜不過枕上唫詩三番耳又豈是夜則問之頻頻而宅夜不盡然乎葢王心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故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而序又以爲箴之者以其每問愈宴也然自未央至向晨自聞聲至辨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敘豈成文理或又謂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於未央進銳退速非可繼之道則幾於說夢矣

小正續沔水篇

按厲王之流彘古今一大變也卽曰罵民弗忍當昔必有爲之倡亂者至羿欲甘心其太子微召公以已子易之周不祀矣平王忌父讎而奸其位比於篡逆東遷而後日以陵夷則習亂而忌始治也使宣王無念亂之志是亦一平王耳故人知宣王內修外攘中興之烈爛然不知沔水一詩寔爲幹蠱之本觀其言曰誰無父母抑何情惻而旨痛乎聞斯言而不閔然惕然相與共圖蓋懲撥亂者非人子亦非人臣矣乃

末章復慮及於讒言而勉我友以敬想當昔汾王卽世少主踐祚中外危疑或有奉亂之徒造蜚語以撼在位故其卒以此勗也歟

按春秋內外傳秦伯享重耳公子賦河水杜註以爲逸詩非也韋昭解云河當作沔其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得之矣

小正續無芊篇

孔子曰於無芊見蕃政之有應也嘗攷宣王元年復國賦作戎車自廢具畢而其加意於畜產亦可知已詩嘗以誰謂發端見從凋耗而今蕃阜也牧事有成故詩傳謂之考牧序亦云然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皆事之牲必用牲物外事毀事或用尨蓋至餘牲則具而牧人之職充舉矣詩故云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雌以雄

別牲也皆牧瀦也賈思勰言牧芊者須緩驅游行勿令停息乃能肥充芊性護羣日夕則競先爭歸陵伶不讓故曰矜矜兢兢芊皆從赤知其衆聚無病不然損矣此解較勝通篇寫物數物態物情及人畜之相得如畫而末復贅之以夢詩人之藻列也倘亦彷彿于之體邪埤雅曰俗云春魚遊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皆化而爲魚遇旱乾水不及故岸則其子爲日暴乃生飛蝗故說者以爲陰陽和則魚多豐年夢魚理或然也李彭山云旐龜蛇北方藏伏之象

旟鳥隼南方飛揚之象夢旟而乃是旟由藏伏而飛揚昌盛之勢不可遏也朱傳據周禮大司馬郊埜載旐之說而曰旐統人少又據司常州里建旟之說而曰旟統人多夫其序乃隨時部分非不可易之制安可以是定多寡以上二說似勝集傳然牧人果有是夢乎太人果有是占乎總之詩人點綴中興富庶之兆如此向使千畝之籍時修太原之民不料此豐季溱溱者正未有艾矣

按埤雅云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爲羣每羣要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羊壽以剛以觸者也故以其角齊衆爲善牛土畜也土緩而和病則耳燥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是也於於言牲之變牧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牧之爲道擾之以順其性故能使物變支之以制其放故能使物畏降飲縱吡所謂擾之以順其性也摩肱畢升所謂支之以制其放也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汙故禮云四足曰漬謂疢相漬而善耗敗也六畜之疢皆善耗敗而羊爲甚故於羊言之也不騫不崩本

小正續車舝篇

毛詩小雅節南山以下序皆不目爲刺幽者幽王固可刺刺詩不應僞作美詞如楚茨至車舝定未見有刺意也詩傳繫車舝於宣王而以爲樂冠昏僞申公詩說不悟親迎之爲新乃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夫親迎亦自常禮豈喪亂之世遂禁士人不得親迎乎美厲里之迎止者亦因覲王錫命并及之耳況禮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若紅筵燕賀出自朋情其詩安得載之雅詩傳第言樂親昏而不明指爲何人其端總冠之以宣王中興則知樂新昏者即王也蓋易基乾坤書美釐降夏之興以塗山殷之興以有娀周自姜嫄肇厥生民暨乎太姜任姒邑姜世貽嬪則至宣王勤政內修外攘周道復興則姜后翊贊之力爲多詩人樂得淑媛以配君子故其詩曰德音來括曰令德來教詩非必作於初婚合巹之夕乃其後喜而追述之又非必王者自作乃詩人述其意而代爲之此篇是宣王初季事而續之末簡者猶樂以關雎爲亂

也周家內助之賢大正所以詳矣。脫簪永巷之妻后不容沒而不見故聖人爲錄關關於小正焉若如鄭箋溺於序說訓褒姒嫉妬讒道周人思得孌女以閒其寵則是張儀傾鄭袖陳平紿閼氏之計耳以變易變其何能淑。且賦白華者安在。豈真以不賢見黜詩不諷王優故后。而諷以別選新婚。齊論盬妻驕扇寵不再移。其爲倍義而傷教。亦已甚矣。

詩傳闡卷之十八目錄

小正傳

詩傳昭王南　大夫憂之賦鼓鍾

詩傳圻招　道穆王西征祭公逝氏悲以諫賦

圻招

詩傳懿王之　勞于王事賦北山

詩傳　王之時大夫避　賦緜蠻

詩傳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詩傳厲王之時諸侯勞　賦小東

詩傳厲王不禮于諸侯　相戒以避之賦菀柳
詩傳厲王出居于彘　賦小明
詩傳尹伯奇　後母鄰大夫閔之賦小弁
詩傳幽王　賦巷伯
詩傳大夫傷于　賦巧言
詩傳大　賦小旻
詩傳　相戒賦鳴鳩
詩傳申后　賦白華
詩傳兄弟不　賦角弓

詩傳皇父專政　賦十月之交
詩傳　怨　母賦蓼莪
詩傳衛武公　賦賓之初筵
詩傳衛武　賦懿戒
詩傳　賦四月
詩傳西周衰退　大夫傷之賦正月
詩傳王室播遷大　臣閔之賦雨無其極
詩傳桓王伐鄭　家父諫之賦節
詩傳朋友　之賦谷風

詩傳君子懷　賦都人士

小正傳引

左傳季札聞歌小雅而以爲周之衰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此說似猶未盡范處義氏曰季札觀樂于魯工人一旹豈能遍歌每詩不過歌數章以審其音旨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美哉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此解最爲有見足訂杜註之謬第雅之入樂者惟鹿鳴以下諸什至傷今思古等詩即歌工肄業及之亦在雅未得所之𦾔百聖人別錄爲小正傳又異之於續而盛衰之故乃始區分畛域粲然指掌葢自昭王南征舟膠楚澤穆王卤征荒服不至馴至厲幽王道大壞東遷之後雅音漸寢其可傳者僅僅若𠂇而已然尼父不之删者以其出於憂時憫事發憤之所爲或公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思怨于下後王得失之林周書所不載春秋所未及詩者亦于此乎太史遷所謂怨誹而不亂及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惟此稱足當之而他雅固不與焉服虔于季札之觀小雅因此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二於當旹之王怨當旹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彼雖未見詩傳編次其說亦思過半矣

按毛詩以宣王之六月徑接菁莪故謂小雅無刺厲王者鄭氏意厲王刺詩不容不見于小雅乃強取小旻鳴鳩十月之交雨無其極諸篇以惹數豈知青蠅小東菀柳小明其爲厲王時詩固不一而足哉

小正傳鼓鐘篇

毛詩小雅七十餘篇序目爲刺幽王者過半豈周之盛時詩反不足多錄而昭穆共懿孝夷厲諸王兹無一詩足存聖人獨諄諄有取於刺幽者乎考諸傳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或疑淮水爲害幽王作樂而不恤或疑事有不見於史而因詩以見者皆臆詞耳韓詩以鐘鼓爲昭王時作今觀詩傳良然按竹書紀昭王元年復設象魏德浸浸不古若矣十六年伐楚涉漢遇大兕十九年祭公辛伯從王伐楚天大曀雉兔

皆震喪六師於漢故靈均天問云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而南征不復與時霸主猶藉爲兵端益自楚澤膠舟王靈斯替乃識者已于淮上之遊卜宮聲之無旋矣夫克詰戎兵陟禹迹而方行天下周公太政之訓固云然戢而時動則威觀則玩而無震況是年春彗孛紫微而王不知戒以水濱卽吳之地爲徜徉容與之觀將覲光揚烈謂何嘉樂而野合亦與乎靈臺之奏公卷阿之矢音矣其不僭也正有甚於僭者樂是德非詩人所爲悼今懷古不勝惓耳其詞隱其意微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嗟乎成康既沒德如昭王頌聲安得不寢豈惟頌哉卽雅之亾愍以爲不亾於黍離而已亾于賦鼓鐘之日微宣王則幾無續矣故傳小正者昉此

按儀禮禮記凡樂四節皆節歌也工入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爲升歌三終其比歌則以瑟手彈而口和也二節笙也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是爲笙入三終其輔笙則以磬所謂磬南北面太也於是堂上間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堂上

間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堂上間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是爲間歌三終歌笙相禪故曰間此樂之第三節也于是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是爲合樂三終此樂之第四節也燕禮又有所謂下管新宮大射儀亦曰新宮三終鄉射禮又曰奏騶虞間若一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之謂也鄭氏以萬舞爲雅於義何居且籥爲文舞既總於萬若雅果是萬

何言雅又旻言籥乎毛詩以南爲南夷之樂夫周備古樂如雲韶夏濩各取一代極盛者用之豈有文王象箾而獨采夷樂以配如云大德廣及又豈應舍東昧西離北禁而獨用南蠻之兜任先儒程太昌氏嘗力辯其妄孔穎達謂言南得總四夷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此亦附會毛鄭之說耳惟朱傳直以雅爲二雅南爲二南得之而或者又疑曰所謂二雅者此鼓鐘之詩在其中否是未知周家一代禮樂定自周公其詩之入樂者皆盛世之音如

小大二正是已惟二正不與二正傳混而後雅得其所而後樂正

按呂氏春秋云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爲長公大辛伯所撫寧復生王高誘註遂疑祇振王北濟之事非也記曰樂不可極樂極生悲大夫憂之而賦鼓鐘似有先見僞詩說第目爲南遊不知其爲南征耳呂氏又云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與夫孔甲破斧之爲東音也塗山侯人之爲南音也有娀燕燕往飛之爲北音也皆所謂音初也是知東西南北各自有音豈獨四夷有昧離任禁之樂乎漢賦曰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余哢江左六朝爲淸商曲不得槩指爲夷則南之非南夷亦已審矣

小正傳圻招篇

左傳楚右尹子革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祗宮及觀其詞固不類詩體所云形（或作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者尤無文義孰知圻招之眞詩固具在小正也按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而不聽竹書紀穆王十三季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圻招之作其在斯時乎自古黷武之王必有人焉迎其欲而爲之道遒穆王西征者

祈招也左傳杜預注云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然則呼祈父者所謂述民詞而題其篇曰圻招者君前臣名固所以諫王歟穆王之周行詳見穆天子傳元人王玄翰云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爲迕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輙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皆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洽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爲倡而提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獲没於祗宮爲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今按祈父之詩旣卽是圻招何以與左傳所載絕不類彼直僞耳夫左史倚相所不知子革何以獨知豈其博聞强記又出能讀墳典索丘者上耶圻招之眞詩倚相未必不知而子革反未必知乘其旣趨而過遂急就詭詞以誘王所爲摩厲以須者如此要不失爲譎諫若信謂

祭公詩實然則與耳食無異矣抑愔愔數語有何警發頑能令侈汰驁悍之楚圍聆之輙爽然自失至于饋不食寢不寐而仲尼又引克己復禮之古志以追咎楚靈此皆左氏影響附會姝無足信且以紀季考之穆王之侈心亦何嘗遂止迹其十四季夏畋于軍丘秋蒐于萍澤作虎牢十又季冬觀于鹽澤十七季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三十七季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架黿鼉以爲梁遂伐越至于紆則嘗在祭公賦圻招後（祭公以穆王二十一季薨）亦愈知子華所云非實言也微

詩傳孰與辨其僞聖人存祈招於雅錄呂刑於書穆之假瑜於是乎不相掩矣○古文尚書穆王又有君牙冏命二篇大率多僞僞傳亦猶左傳之祈招乎

按逸周書穆王嗜王制將衰則詢祭祖求讜言思保佐維艱則命戎夫作史記亦樂善喜聞之令主也至其巡遊無度無乃以規爲瑱乎又按穆天子傳天子曰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辨于樂後世亦追數吾過乎七萃之士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農工旣得男女衣食百姓珤富官人執事何謀於樂何意之忘與民共利世以爲常天子嘉之賜以左佩華也又曰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黃竹之詩三章以哀民其云我徂黃竹　員閟寒帝收九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而繼之以天子曰余一人則淫不皇萬民似專以恤民責之居守諸臣者益難有引愿之思閔民之意終不勝其好遊騁之娛耳左傳所謂不能自克若爲穆王道之也胡元瑞有云周天子好文者亾過穆王縣圃弇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遂弗傳至讀書蕩丘暴書羽林雅事翛然可想三代前風流高韻似少其倫徒以好遊厲於秦皇漢武嗟乎周公立政稱克詰戎兵陟禹迹而方行天下者穆王無遁詞用之耶列子乃曰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此則誕矣

小正傳北山篇

此詩作于懿王旹竹書紀年注謂懿王之世興居無節號令不旹挈壺氏不能共其職諸侯於是攜德今由詩傳觀之則其役使不均又有然者嘗考懿王七秊西戎侵鎬十三秊翟人侵岐十又五秊自宗周遷于槐里二十一秊虢公帥師北伐犬戎敗逋其可見者如此而王事未必止此從事獨賢亦非必兵凶戰危之事特以溥天率土四方如彼其廣而獨責士子以朝夕經營使其錢甘旨之需廢晨昏之節雖方將方

剛誰能堪之又況勞者愈勞逸者愈逸若是相懸也人臣之義固不以家事辭王事而不平之鳴亦僅可能自已其詩明言偕偕士子朝夕從事則賦詩者乃士子偽詩說謂大夫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若果為大夫作何又稱大夫不均乎孟子亦未嘗言大夫也其皆章上下四語與杕杜三章相襲彼出于上人之閔慰此出於勞臣之怨嗟雖均屬之雅而得失自異序槩目為刺幽王夫幽周皆役使不均者豈獨幽王若蓼莪則眞幽王旹作耳

按丁奉臆言云或字十二疊言成偶詩中奇格也後代韓昌黎南山詩文信國正氣歌皆祖此

小正傳緜蠻篇

此詩以上下篇校之非孝王卽夷王之世夫以王朝大夫踉蹌出奔而乞憐于人如此聖人奚取而錄之如謂其能見幾而作則宜超然高舉以保貞而嘵嘵然飲食是冀似不辭鴈鶩之餘粒者志何鄙也岐路堪悲導迷登覺誠不無需于教誨乃以鷙風之翔思振翮軒翥之間輒希後車命載願又何奢也豈其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故邪然易不云舍車而徒義弗乘乎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此則出于衆心之願哉若夫俛仰號呼如戰國歌長鋏者流斯亦鄙矣愚意詩未必大夫自作特詩人代述其意見失路之人不無望援于當塗者而慨夫莫之或援乎僞詩說以爲過賓之主人閔之而作雖屬杜撰然仁人之用心固當然耳聖人錄之閔之也閔大夫之避難所以閔王室之多難也大學引中章首二句謂鳥知其所止此特斷章取義乃賦詩者之意正自不然夫鳥則擇木寧集菀無集枯耳阿耳隅耳側以爲岑則可安見其爲鬱彼而以鳥之倦飛不進與已之彳亍不前耳若逐篇皆託爲鳥言益又舛矣

附文選應瑒侍䜩詩云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游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値伸眉路何階此則代鴈爲詞者也亦祖此詩之意

按或以鳥之得其所止反與已之疲於遠道此於首章亦似貼至後二章便說不去

小正傳青蠅篇

虞書舜之命龍也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讒之爲患自昔然矣所恃明主能堲之堲之者止之也厲王之信讒雖無可考然觀蕩之詩曰流言以對桑柔之詩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而國語載其用衛巫監謗道路以目大惡直未有不好諛者故逸周書芮良夫解有曰賢智箝口小人鼓舌當昔讒人之高張可知已大夫所爲憂也其取喻于青蠅何蠅逐臭者也憎狙營利喜煖惡寒又能點白爲黑點黑爲白其敗

物雖王猶不免其鼓翅熒聽亦不減蒼蠅益亂色而飛之亂聲者且爲羣甚夥如小人之實蕃有徒驅太便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以此喻讒最得其情狀歐陽氏憎蠅賦本此第讒人雖盛營若我不信之彼烏得而營之蠅止于樊流言止于智者故曰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其下二章又與此別益于棘于榛蠅之營營猶有所止而讒人罔極[illegible]所底止遠則亂四國近則構二人鑠金銷骨甚[illegible][illegible]不可信也曰構我二人則此大夫似亦嘗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斯罔讒人所最忌而初欲構其交者邪臣主之交構而後小人得乘其閒舉四國惟吾所顛倒而無不如意則交構又交亂之本哉厲之世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國步茂資亂況斯削有繇然矣

高伯宗辨讒論云君子之讒於小人亦可悲哉忠臣不得而卒寵于君孝子不得而終愛于父貞女不得而暴志于夫良士不得而全交于友是故鼂錯削國計安宗社可謂智矣朝衣東市憐何極焉然猶可誘曰淺刻之賈禍也屈原定令修潔無私

可謂忠矣汨羅之沉至今悲之然猶可誘曰悻直之招謗也子胥之功何負于吳而有鴟夷之浮乎則又誘曰君寵之不篤也楚之美人何疎于王而有劓鼻之禍乎則又誘曰嫉婦之愚自見欺也尚伯之聖足自全矣而羑里之囚幾不免焉則又誘曰主臣之疎人易間耳申生致胙分非疎矣而待烹之姬奚爲而至則又誘曰父之不遺人倫之變也伯奇掇蜂非不遇賢父矣而何至有伯勞之傷乎吁智如鼂錯忠如屈平功如子胥寵如美人聖

如肉伯戚如父子聰者如尹吉甫亦可休矣而皆不能免則不及此者當何如也甚哉讒之爲禍而君子之不可不辨也嗟夫青蠅爲祟一至於此中冓之言可勝道哉斯誠來世之永監矣

小正傳小東篇

周禮邦畿之外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是皆有常數矣若夫公旬之令豐年則用三日中年則用二日無年則用一日又可得而稽也厲王任榮夷公專利無厭使東人力疲不勝役財殫不勝求故詩人賦此爲東人請命詩名小東而以有饛發端傷以饛不平捄不直與周道之平且直似非詩義或謂簋飧爲富者之供棘匕爲貧者之供即就東卤不均寓意然儀

禮少牢雍人廩人溉匕匕有四而棘居其三吉祭及待賓皆用之非必藿食者資也周禮大行人以九儀待賓客有饗禮有食禮小行人掌賓客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春入貢秌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詞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然則簋飧棘匕無論諸侯入覲與遣使如京師皆得邀此典于王所矣詩人當食而歎謂此一

槍一變孰非東土脂膏由周道以逵者周道坦坦爲共由之途已久而今頓之浩然食不下咽姑逝東方之情形可乎杼柚空而寒者無以爲衣徃來頻而勞者無以爲家東人之困憊如此而西人之雍容且都又若彼且盤東人之輸將不足當西人之厭薄何其不少鑒也於是歷數天象而告之且若祈之又若憾之無聊之極轉作有情之痴其意想奇絶刃絶此亦楚詞天問之祖邪季彭山云大東所序之星自漢箕以至於畢皆戌亥月夜所及見之候又有葛屨履霜

之言其必作詩者因時有感借以發意歟此亦近是埤雅云星皆在天而天漢天畢獨言天以況王也天漢言王哲不足以照察有光而無所明天畢言王恵不足以化巷虛設於上具位而已織女則以況其內牽牛則以況其外言有織之名與象無成女事衣被之實也有牽之名與象無成男事轉輸之實也啓明則以況其左長庚則以況其右言王左右或當眷人以啓導王德或當巷人以贊續王事今皆有名位無其實也箕則以況其後箕之用在舌

舍則其形反斗之用在柄揭則其形覆言內外左右前後之臣其惡皆有加而無已也按埤雅之說雖支然當時主德不明義類莫秉雖有在位在服等之乎無背無側則亦所謂載施之行者彼蝨槃掊克其箕歙而斗酌亦孔取矣衆星歷歷以爲譖人哉尸之象可甚則以爲寇攘式內之象亦可

小正傳菀栁篇
掌客周禮天子所以懷諸侯者春朝而圖事秋覲以比功夏宗以陳謨冬遇以協慮旹會以發禁殷同以施政時聘以結好殷頫以除慝閒問以諭志歸賑以交福賀慶以贊喜致禬以補裁此大行人職也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爲承而擯此小行人職也司儀詔王儀南向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行夫掌傳遽環人掌送逆掌客則掌其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上公五積三問三勞侯伯

四積再問再勞子男三積一問一勞而又有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又有掌交以節與幣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是則先王于其臣可謂盡禮矣于時六服承德九牧向風時享歲貢覲佗恐後豈非爲禮使哉逮乎後世懿王號令不時孝夷氏不共其職諸侯已自攜德夷王恭不近禮下堂而迎覲者乃致諸侯而烹齊哀公于鼎又何酷也然諸侯猶爲之然乖羣望豈感其恭抑懾其威邪夫威孰有過於厲王以不禮諸侯之故諸侯且相戒避之而賦菀栁蓋集菀不集栁者指之情宜下不宜上者君之則蕩云疾威上帝板云上帝板板此云上帝甚蹈夫周禮未改今之王固即古之帝然詩不以目他君而以目厲王將無畏其甚蹈而故加以尊稱歟抑厲王自爲此號如宇文氏之號天元也蘇子謂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度亦若此無自暱焉周語所云榮公爲卿士諸侯不享此倘其時然無暱非必不朝之謂且王室不靖豈因朝者而遂靖毛傳訓蹈爲動言王心無恆數變動也

郝仲輿以爲猶樂記發揚蹈厲之蹈頓足怒厲不安靖貌是已然則靖之者將以靖其蹈也觀夫流彘之後小明詩人尚云畏此罪罟畏此譴怒其恬不悔禍畧無悛容可知矧方其炰烋於國民有肅心莽云不逮矧侯顧肯褰裳而就之乎予極予邁居以凶矜亦度其後之勢必至此不如脩然自遠耳家語曰菀彼栁斯鳴蜩嘒嘒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也厲王反是易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小過上九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蓋皆亢極失位之象甚蹈者當之矣

小正傳小明篇

序以小明爲大夫悔仕於亂世意殊不類鄭康成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歐陽永叔非之曰大雅明明在上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此言得之矣爾雅曰冬爲上天李巡曰冬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此雖不必甚泥然此詩首章曰載離寒暑二章三章皆曰歲聿云莫則上天若果屬冬者艽野未詳其地據詩爲厲

王流彘則是山西之平陽也平陽府有汾西霍州在滋皆爲彘縣而霍州附名汾州彘水出焉故大雅又稱厲王爲汾王所謂艽野當在此二月周正建丑月也或據下文日月方奥謂是卽建亥之夏正傳春秋者毋以此附會周不改正之說然日月方除又當作何解且丑月固不可爲奥卽亥月亦未遽奥也而如以日月陽止例之則何必亥月始爲奥卽丑月亦未始非奥也爾雅月令皆以子月爲暘月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虫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此詩所言方奥其亦因陽氣之上通而名之歟予未見詩傳時竊疑古者行役不過三月何至歷時之久如是儻有意外鞅掌未能及瓜而代然事君者靡適非君亦何至涕零出宿牢騷不平如是乃其念共人噬君子曷以共低而好直又倡非從懷歸起見者心竊惑之及觀此詩作於厲王流彘則不待詞之畢而義已了了蓋是時王雖寄生之君而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尚自有人居者爲社稷之守周召二相其領袖也行者爲羈紲之僕小明詩人是已彼雖從亾淹恤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庚事歷政勠力肩之而猶以靖共屬望其在國之僚友斯固板蕩之忠臣乎惜乎其名不傳也春秋時在衞成則有若甯俞在衞獻則有若公子鱄在魯昭則有若子家羈蓋亦其流亞歟抑觀竹書紀季曰王亾奔彘此晉乘之書法也詩傳則曰王出居于彘此吾夫子春秋書法也

按是時共和爲政詩中念彼共人或疑指共和然以末二章靖共爾位推之則非也

小正傳小弁篇

孟子以小弁爲親親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竊疑驪山之難、平王蓋與夫弑者。安在其爲親親。序旣以爲刺幽王、亦知子不可刺父、故又衍之曰太子之傅作焉、葛使傳能爲此詩、何不能道太子以正如所謂雖知其寃、惡不可取、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太子亦未必身罹大惡、至此、及覩趙岐注孟子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親親而悲怨之辭也、今證之

詩傳尤信謂爲宜臼作者序誤之耳按琴操云尹吉甫子伯奇事親甚孝、甫娶後妻、欲害伯奇、乃取蜂去尾、而自着衣領上、伯奇恐其螫也、趨而掇之、後妻呼曰伯奇牽我衣、甫闚之曰唉、伯奇懼、走之野、飯霜以足、采楟花以食其鄰大夫憫伯奇無罪爲賦小弁以諷吉甫、吉甫悟逐後妻而召伯奇、伯奇至請父復後母、吉甫從之後母感伯奇孝、化而爲慈、王充論衡曰伯奇用流、首髮早白。小弁之爲伯奇詩久矣、詩傳不曰伯奇作而曰鄰大夫憫之而作、亦可見伯奇之孝素孚於其鄰、作者能善體伯奇意中事、故其詩志而惻情而惋、不爲激詞以懟其父、而亦不至於愈疏、所謂可以怨是已、吉甫聞諷而輒悟、亦易悟也哉、而伯奇之走野、愈於申生之縊、經遠矣、亦賴其父非晉獻也、卒能感後母化於慈、雖舜閔何以加焉、而總自小弁一詩啟之、詩教之裨人如此、韓詩又謂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而曹植復勦其說謬矣、

按徐儆弦云人情奮於自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

也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蓋惟其不愆情於君父。所以爲是決絕之詞耳。此意同時近見路侍御談此云遑恤我後非謂已之不恤其後蓋言我身且不容誰肯恤我後者、正是屬望之意、若作絕望之詞則未免於懟矣、此解更婉而妙

小正傳巷伯篇

太史公謂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不盡然也彼直以巷伯與它詩也若巷伯則眞有所發其憤者夫五刑之屬宦居一而詬稐甚所謂中才莫不傷氣何況慷慨之士巷伯所以痛心疾首撫膺而籲天者公憤非私憤也末復呼百君子而邀以敬聽志足悲矣詩作於寺人聖人錄之夫亦閔其受禍之酷爲不聰聽者永鑒邪班固之評史遷曰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難矣哉抑明哲固未易言而巷伯之禍緣於被譖夫譖則何實之有說者以首二章爲飾小成大飾微成著似巷伯乃先授之瑕矣愚意萋斐哆侈俱就譖人者言蓋譖者始猶爲萋甚則爲斐莫除其蔓浸假而遂成貝錦其文致愈工也譖者始猶爲哆甚且爲侈莫塞其兌浸假而遂成南箕其翕張騗恣也方且逞其緝翩捷幡鼓頰以爲得計曾不慮及於反中譖者之意固悛矣其如勞人之慘何蓋至投之所向交棄所投仍舉而畀之天斯亦惆怳悰卹之極乎夫幽王之時哲婦嬀處以傾城聿小如簧而競進惡惡如巷伯且不難自署其詩尾固宜不免於口哉其爲君子謀則忠矣抑巷伯此詩非僅爲百君子謀也嘗按班固史贊歷數春秋以來禍敗曰晳子釁謀榣而桑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胥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宋座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及大繇疏遠親可不懼哉因斯以觀讒人之禍

豈止被讒者受之併使信讒者還自受之是故申后黜宜臼廢而幽王亦竟不免於僇向令早聽巷伯之詩不及此噫吾猶慮夫譖之近而易以信受而莫之遏者亦過於寺人也

按埤雅云地於四方止言有北者朔地也朔地寬閒之至天於四時止言有昊者南天也南天辨察之至

小正傳巧言篇

詩以悠悠昊天發端而摘第五章中巧言二字爲目意詩章原止於五其居河麋章當與下篇相屬芻觀左傳襄十四年衛獻公飲孫蒯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以嘲其父林父時林父如戚將爲亂則所歌必是居河之麋也然則傳不足據耶愚意左傳所引在孔子未正樂之先別有詩本流傳於世如毛氏所受而誦習者即以其篇章爲次如襄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工歌十五國風幽豳與焉其次第與詩傳亦

全不類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則唐詩也子游賦風雨則齊詩也而宣子槩謂其不出鄭志或當時之編次原如此即鄭人亦相沿而莫察又如昭十二年楚子革誦祈招其云式昭德音如玉如金亦醉飽之心愚疑祈父與白駒相屬已如今之毛本子革依稀記得兼金玉侖音而有遐心之句遂杜撰數語托之祭公以諷王耳况左氏浮誇自昔稱之凡傳中賦詩見志者可謂盡亦擬托者乎今觀居河一章與前五章頗不類所云亦拳亦勇職爲亂階居徒幾何者又與二人同行誰爲此禍語意相肖其當另爲一篇明矣詩傳有巧言詩株而亦彼何人詩株偽詩說遂欲合而一之如其說則前半似刺信讒者而後半乃及於造讒者義雖可通終覺強附且鹵漢襲遂王式及樂緯詩緯尚書璿璣鈐諸書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采定數則悠悠昊天與彼何人斯本是兩篇前篇以巧言章終後篇以居麋章始適符三百五篇之數而詩傳獨亦彼何人斯者始石本偽傳虞喜亦仍其舊而不增歟

按左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小人之言僭而亦徵又臧會竊昭伯寶龜以卜爲信與僭是僭爲不信也○左傳范武子曰吾聞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因引君子如怒云云蓋以祉爲喜也○竹書紀幽王十年春及諸侯盟於太室此屢盟之一證也○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按郝仲輿云讀是詩而益知性情之說矣通篇非

眞有適梁過門之事葢比其艱險反側欺君賊友分詑已絶而其言周懇傷徃望來有不忍遽絶之情何其厚也豈必蘇公實有處讒不動之慾乎葢詩之爲言長言之也言不如此不可以爲詩人能以詩之言養性則性定以詩之義操心則心安以詩之氣處人則人和以詩之性情處變則亦所徃而不自得故曰不學詩亦以言非謂據其詩卽觀其人性情之謂也此言妙得詩理

小正傳小旻篇

小旻作於幽王之世與召旻相表裏彼云潰潰回遹靖夷我邦此謀猶回遹所自來也國語史伯策周之必弊謂其棄和而與剸同猶之聲一亦聽色一亦文味一亦果物一不講此正所謂舍臧而用不臧者夫臧者不從則誰復效其嘉謨不臧復用則誰不逞其臆見於是論訛之輩揣上所不從者相與違之揣上所欲用者相與依之猶且數數乞靈龜卜而不知龜亦既厭之矣虞書曰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洪範曰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緜之詩亦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夫必有預定之人謀而後有協從之神謀今龜所以厭而不告者葢以矢謀者衆執咎者寡盈廷之議總不過首鼠兩端如所謂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者亦有也人既不任咎孰其能代人任咎乎以此爲猶不如亦猶故曰哀哉爲猶葢向猶有臧否之兩端至此則能爲臧者咸思卷舌退矣向猶有從違之兩見至此則具是依者又相與攜貳退矣繼計小談不勝其指兆

云詢多職競佗羅聽者聽所不必聽爭者爭所不必爭國是其何定之有然而國有元龜誰居其聖者乎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其乞哲謀肅乂方軌先民能爲謨明弼諧者亦非盡無其人第不堪泉流敗之耳召旻云維今之人不尚有舊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亦此意也洪範九疇敬用五事明用稽疑居其二而皇極爲之中謀猶回遹總繇皇之不極其於思也爲蒙於視聽爲豫爲急於貌言爲狂爲僭天表之應應以咎徵故幽王之世冬雹夏霜山崩川竭日月告凶格

人元龜罔敢知吉疾威敷而大命亦旋訖矣此詩人一則曰亦孔之卬一則曰亦孔之哀一則曰伊於胡底所謂戰戰兢兢如臨如履者也

小正傳鳴鳩篇

鳴鳩之詩大夫兄弟相戒佗於幽王之世非卽刺幽也自序目爲刺幽於是或解先人爲宣王或解二人爲文武謂宣王能念文武幽王不能今按禮記祭義記文王之祭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而引此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謂也二人之爲父母明甚疏義云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父母之賢雖不可及亦當努力以求其至是巳鳩之類非一詩人觸緒而吟亦未必定

其爲何種愚意祝鳩近之左傳祝鳩氏爲司徒卽雕也雕鳥之謹愿者性孝故主教民詩意或有取於是然禽經曰雕上飛毒而此云翰飛戾天則努力之說乎記稱民之本教曰孝久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殁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乃可謂能終斯固大夫所爲明發有懷惟懼忝所生者蓋身者親之支而子者親之後欲無貽父母惡名當有穀以貽其子成王之顧命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無以釗冒貢於非幾凡威儀之事非一而湎酗爲甚故酒誥曰天降威我民

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
酒惟辜酒之爲禍烈矣世豈有壹醉日富之人而能
日邁月征者辟明靡悔寢興乖度後嗣象之又何穀
焉故爲式穀計舍敬儀其乖如矣有儀而自敬之乃
子而自教之有穀而自式之何日可玩何月可偈何
夙夜之可逸邁君子學恭固非僅以除其刑然當時
淫刑以逞誰保無罪畫地刻木不入不對當有定計
於辯者握粟出卜儻亦三閭卜居之寓言乎自穀之
道豈眞待卜哉恭人小心是吾師也如集如臨如履

誠不設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耳韓詩外傳云昨日何
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
城荀子云行而拱翼非漬淖也太而俯項非繫戾也
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
罪於比俗之人也皆可爲此詩註腳

按晉語秦穆賦鳩飛即此詩至小宛之名未知何
人所定而毛氏解鳴鳩戾天遂謂行小人之道不
可責高明之功悖矣據詩人取義鳴鳩其季乎蜾
蠃其慈乎春令其叉乎試使刺幽之序謂鳴鳩即
雎鳩引本艸食布穀偏其骨今夫婦和以刺幽之
黜申后然則翰飛戾天當他何解又解二人爲宣
王與姜后引禮雞初鳴適父母舅姑所爲明發不
寐之證刺幽王夫婦乖離中原采菽比太子見黜
在外螟蛉負子比申侯挾太子召犬戎謗子式穀
刺王寵庶奪嫡春令刺伯服兄弟亂倫其說非不
斐亹可聽然亦過於附會矣今考幽王在位不過
十一年其嬖褒姒也在三年其廢申后及宜臼也
在五年而幽之三年褒姒年方十四逮生伯服而

後廢宜臼則伯服甫離襁褓安可遽望以春令之
義況申后白華之詩尙在此篇後何以見宜臼已
爲申侯所挾而設爲蜾蠃螟蛉之喻也泥序說詩
蔓衍至此歐陽永叔解有懷二人云二人者其一
即齊聖其一即彼昏不幾誣乎解握粟出卜云君
疑而問謂之卜王愚闇不曉民事乃握粟問人云
此粟從何成穀蓋不辨菽麥之意是亦誣也夫談
經非誣貲也

小正傳白華篇

易家人之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象以爲交相愛也解者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也自夫婦之道苦而谷風之篇𠔥此在氓庶家猶羞稱之況爲天下主乎記云無以嬖御人疾莊后傳云雖有麻絲無棄菅蒯夫王后固奉神靈之統理萬物之宜者爲能發之妖倖而至于見黜幽之三綱於是乎淪矣白華所爲賦也菅即茅之屬白華者菅而白茅爲之束申后自喻其絜清亦自傷其衰颯而相需之意亦寓焉白頭

吟曰違理有枝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移於淫而不悟語意類此然后誠天步是慮豈直爲己之失意永訖哉或謂申后能爲白華之溫厚胡不能戢父兄之逆謀此言苛矣夫申侯之召犬戎其謀必不洩之於棄后況后雖見棄未必至大歸也觀于宮于外在梁在林之咏當時或廢處離宮其賦白華亦如後世之賦長門耳史遷謂妃匹之際成驩合而不能成子姓或能成子姓而不能要其終人能弘道無如命何是故京室將隆任姒幸逢其盛宗周將滅申后不幸遇其艱豈非命也哉讀白華之雅有餘惻焉其詞怨而不懟是爲可以怨者嗟夫周失申后而殆於戎衛失莊姜而僭於狄聖人錄白華及菉衣終風諸篇以著既敗之原非直爲怨婦寫侘傺而已

小正傳角弓篇

序以爲刺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朱子用之而詩說又襲之焚詩雖作於幽王之世非必刺王也非刺王則何以繫之小正此必爲王朝卿士相與爭政而作也蓋卿士有世食采於畿內者如周召劉單祭凡蘇毛溫原是已有外諸侯入爲卿士者如成王時則有芮伯彤伯畢公毛公衛侯齊侯後來則衛武鄭桓是已卽東遷而後鄭與虢尙迭爲卿士爭政猶怨至與王室交質交惡此非所謂不令兄弟交相爲瘉者

乎其端雖由王政之不綱而詩人所刺則固有專指耳本刺兄弟而首章兼及婚姻若曰婚姻且不可胥遠況兄弟乎故下文止言兄弟其末二章雨雪瀌瀌見晛曰消卽所謂已斯亡也楊雨雲有言亂雷觀火爲盜爲寶天收其聲地藏其熱蓋竈權勢之不足長倚而爭權者之卒相滅亡亨下遜讓也式居讓之反也

小正傳十月之交篇

舊說俱以十月建亥純陰之月辛卯又純陰之日此時日食尤爲大變夫日食自是變之大者詩人不過紀其文于如春秋書月書日例耳藉非純陰遂可目爲常事乎且假夏時以記周變何以徵實詩人意必不爾故十月乃建酉月也鄭箋是也朱子又以十月而雷電爲災異之甚此亦據夏正爲言若周正十月建酉雷故當收聲然猶未爲甚異況此與日食原非並時事按竹書記幽王二年史記亦作二年國語作三年誤以下文亡不過

十年證之可見涇渭洛竭岐山崩卽周語所云三川皆震川竭山必崩者也三年冬大震電四年夏六月隕霜六年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夫三川震卽此詩之百川沸騰岐山崩卽此詩之山冢崒崩大震電卽此詩之爗爗震電而日食乃在六年冬詩人蓋因日食而追數之若曰昔年天已示變如此胡不少悛改而復致干天象于今也山崩川竭已是亡國之徵況冬雷夏霜頻仍不已又繼之以日食乎揆厥所繇則不用其良以致此鄭語史伯兼周之弊謂其棄高明昭

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好窮固者棄聘后立內妾也近頑童者侏儒戚施實御在側也用讒慝者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也行暗昧者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也其立爲卿士者讒諂巧從之號石父所謂與剸同也號石父豈即皇父耶不然何其人其官其時其事適相符耶竹書紀幽王元年錫太師尹氏皇父命五年皇父作都於向杜預謂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然則向在東都畿內而此時周尚都西鎬皇父既總執朝權何肯

舍此而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強王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耶擇三有事孔疏謂畿內諸侯二卿今立三卿以比列國非也古者王朝三公三孤皆可稱三事皇父擇其中多藏者輒與之偕往如後世三選七遷所以隆上都而強其幹皇父直用以肥家耳且如鄭桓公亦賢司徒也懼周難之及謀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孥與賄於虢鄶蓋當時諸侯皆有郗塢之營焉而皇父實爲之倡故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其背公植私如此卒至王室播遷三事大夫莫肯夙夜斯固勢之必至者詩人獨從事黽勉寧勞毋逸其畏天命者至矣

按鄭氏以十月爲刺厲非刺幽其說云節彼刺師尹不平此篇譏皇父擅恣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艷妻煽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所云番也是以知然歐陽氏駁之曰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就使番不爲幽王司徒亦安知爲厲王司徒也謂褒姒非王后不得稱妻遂以艷妻是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稱妻亦

安知艷妻爲厲王后也使厲王因艷妻用事以致亂亾國語史記不應都沒而不見既無所見鄭氏何從知之又以皇父等七子皆是后之親黨是皆其臆說之謬妄者今觀鄭氏之謬妄辨之誠不勝辨即考申后以幽王五年廢則褒姒已輒立爲后矣日食在六年此詩之作在日食後褒姒正位中宮已久而鄭氏尚疑其不得稱妻何耶

按箋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季彭山云稱氏者縣世族而非賢也稱字者本大夫而

兼攝也稱子者年尚少也司徒嘗在宰下而序于其上膳夫趣馬以士而各序于大夫之上必當時寵任各有所專重而爲之差與〇項氏云幽王時用事者皆宣王時故家率犬戎以攻周者棸高之申伯也爲趣馬以亂朝者韓奕之蹶父也爲卿士而貪殘擅政爲太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未必皆亾以是知人才在上所用唐之裴矩卽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卽漢之名臣也

按幽王雖不德其嬖褒姒也在三年宜臼之出奔申也在五年乃崩竭之變早已見于二年則咎徵亦非必自幽始蓋自宣王三十年有兔舞于鎬京三十二年有馬化爲人三十七年有馬化爲狐變所從來亦已多故爲嗣王者縱側身修行猶懼無以道天災貪亂如幽不亾何待適所以踐饜厭之妖畢西京之末數而已

按孫莘老解春秋云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爲災也亦以十月爲周正得之

原缺第四十四葉

小正傳蓼莪篇

此篇詩傳已鈙詩說臆而支矣序以爲孝子不得終養鄭氏謂親亾之旹在役所不得見意亦近之然使親亾而不得見其悲痛而作爲詩章當有不止如是者今玩其語意乃是孝子不得終喪而作也禮有親之喪君命三季不過其門襍記云三季之喪祥而從政孔子答子夏問云夏后氏三季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

季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三季問云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先王制禮使賢者特不設過而誰可奪之使不及哉幽王之時王室方騷必有非旹之征繕驅弁經以服國事而奪人喪者故其孝子爲詩嗚咽酸惻如此觀其詩曰鮮民久不如死曰銜恤靡至曰何怙何恃則居喪之積況而非奪喪之初況也其第四章正孔

子所謂子生三季然後免于父母之懷意也父母之恩何但三季三季之喪亦非報服夫子特以此刺宰予之忍心而詩人則自述其隱痛耳末章云我獨不卒益深恨欲終之而不可得也烈烈發發憑高希感其爲逼遣亦甚矣故曰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而已矣事關於王室故詩繫之小正

小正傳賓之初筵篇

韓氏以此詩爲武公飲酒悔過詩傳所敘四字疑卽此旹以射與祭發端盖古人造酒原爲爽饗祭祀而設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爽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書酒誥曰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又曰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然則酒之爲用可知已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二爵而言言斯禮也三爵而油油以退爽禮旅酬既畢則又有無筭爵無筭樂夏以合禮致情適

體歸性而止故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𦩻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所謂炫受其福者邪若夫幡幡怭怭舍坐而屢舞號呶而側弁豈酒之設端使然哉韓詩云夫爽之禮不脫屨而卽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是故工告樂備乃太司正知其能和樂而不流朝不廢朝暮不廢夕知其能安燕而不亂非然未有不至於伐德者伐

德之事非一而淫湎毀常爲甚禹戒甘酒湯儆酣歌易著濡首之失禮嚴萍氏之幾先王所以防酒禍者至矣賓筵一詩摹寫酒人狂態可恥尤歷歷殆盡竊意賢如武公何至遽蹈斯轍夫亦儆身若不及以齊聖歷彼昏之慮自儆而兼儆於國使聞者足以戒乎詩或作於幽王之朝然非專爲刺幽而作

小正傳懿戒篇

衞武公在位五十有五年以宣王十六年立以平王十三年卒國語云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作懿戒以自儆則此詩作於晚年在平王之世篇中亦聿既耄其證也毛詩次蕩之後桑柔之前序遂目爲刺厲王庸知衞武之距厲王若是相遠乎衍序者亦覺其不類故復采國語之言曰亦以自儆要之自儆者近是侯包謂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是也縱有諷時王之意亦當於言外見之所云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則明指驪山之覆轍矣驪山之難武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命爲公是詩作於王朝故不復還繫其本國且體製與淇奧干旄諸詩亦自迥別若論其構裁之博贍詞意之醇渶卽厠之大正固當無忝而僅列之小正傳者備以其詩主於自儆反不若蕩板瞻卬等篇諫王而戒同寮者更事關王室非僅如侯度之是飭者歟乃其精粹有加矣丁氏臆言云武公以小子自稱若初爲子以抱子自勗若初爲父若初爲子故所求乎子者覆與

酒掃凡小學之事無不舉若初爲父故所求乎父者修齊治平凡大學之事無不備洵知言哉鄭氏箴於荆王之說以小子爲天子未除喪之稱然則亦非旣髦又何指焉

按解者有云易曰童蒙吉又曰姤其角吝童柔順角剛強童而角則與柔嘉淑愼相反矣此小子之僕𢘊而無成者虹見於矢僕見即滅故以取喻此義亦新巧然前篇傳出童羖又當作何解鄭箋以童羊譬皇后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支離殊甚

按焦氏筆乘云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禮少儀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史記溥后以冒絮提文帝漢書景帝以博局提殺吳太子楊雄酒箴身提黃泉皆作抵音若作平聲當作揪扯之義不如前說爲雅此解甚精且於匪面命意關切淮南子有云提火提人反先之爇亦是義也

小正傳四月篇

此篇大抵閔亂者所爲作而孔叢子載孔子之言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于先祖匪人句見之蓋外傳有云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而祭也者所以追養繼孝古者三月無君則弔正爲此耳詩人蓋嘗有列于朝而遭亂失位故其詩曰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歷敘夏秋冬而不及春者微獨以陽德方亨不可以況亂象或亦此際正當夏末謂春祭旣缺夏盡復然尋

未幾而秋復冬雨露之怵未伸而霜露之愴隨繼其亦可哀也已嘉卉癈爲殘賊猶離騷所謂蘭芷變而不芬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艸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它故兮莫好修之害也爲此詩者意亦如三閭放逐澤畔行吟乎詩說謂大夫遭讒流離齊國雖屬臆揣儻或近是蓋至忠孝俱不獲展而天壤交棄所逃即艸衣木食聊自甘之其若哀心蘊結何故曰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蕨薇在山纖植而高張也杞桋在隰美材而下剗也[illegible]柔涉亂世之末流

如管寧避亂經季絮巾布衣歲首伏臘以祭其先人未爲不可而詩人之義則又不專于此歟

四月六月俱當以周正言蓋自卯月去夏巳月則日趨于暑矣徂謂往非謂暑之將過乃是暑之漸進也亦以見禍亂轉酷意

小正傳正月篇

十月之交作於西周末亾故其詩曰豔妻煽方處正月繁霜作於西周巳亾故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夷考竹書幽王四季夏六月隕霜卽此詩之正月詩人特追述以發端耳凡經傳書正月者有辨春秋王正月則建子之月卽周禮所謂正歲也周禮正月屬民讀法則建寅之月也左傳正月慝未作則建巳之月於夏爲四月於周爲六月卽此詩之正月也是月霜隕豈非大戾詩人之憂固非一日之積矣不徒

憂繁霜也又憂訛言言之訛者譸張爲幻好莠無常能使新蒸昡其視崇卑移其佐雌雄淆其辨清穿失其象乘未定之天而鬭其捷憑爲厲之政而播其凶此正與哲婦梟音互相鼓煽以階厲者其遺孽未遠息也稽之竹書幽王以十一季見弑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左傳所謂攜王姦命卽此雖未至於易姓而兩王並立黎民波蕩無所繫心故曰哀我人斯於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又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人

蒴勝然而訛言方且孔將則國是未定何以祈天之
定在戴殺之中者能無栗栗乎蓋孔子讀詩於正月
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
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
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
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
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
也蓋亂世景況大率如此豈無陳力之君子可以效
其振救乃求之甚迫執之則甚堅而用之仍不力使

賢者進退維谷是以不棄棄之耳夫褒姒滅周前車
之覆斯既然矣天下事尚未卜所稅駕故詩人爲之
永懷其終隱然謂依怙申侯非終焉之計如驅車陰
雨險道中舍輔僕無可托重者厥後晉衛鄭秦以師
捍王於艱用遷郟鄏其猶賴此輔車之依乎夫申侯
既不難糾犬戎滅周而又挾太子以令諸侯肆其罔
極虐燄可知民生其間如焚巢之鳥無寧翼亦如遊
沼之魚無恬鱗故曰念國之爲虐當時在位者方豢
於酒食遊戲之間享其華居美祿之奉坐視夫天椓

信獨而莫之省憂詩人獨爲之京京爾愈愈爾惸惸
爾慘慘爾慇慇爾非直已之無祿是念爲民之無祿
是念也荀卿有言小雅不以于汙上自引而居下疾
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此之謂
也

按鄭箋解訊之占夢云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
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信徵祥之甚也亦有意義但
矜具曰二字未貼緇衣記引彼求我則四句繼以
君陳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語

意正同

按張衡應間云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天
天亦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王介甫詩栩栩幽人
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說然商書祖己之訓曰非
天天民民中絕命則天天義自可通

小正傳雨無其極篇

此篇毛詩作雨無正序求其說而不得乃曲爲之行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正也鄭康成遂謂王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此於詩義何涉武者又侒序而強爲之解曰雨無正猶言天失常託天灾以刺時天降饑饉有皐無皐同众卽雨失其正忠邪不分刑罰不中政散人離零亂如雨也此亦租嚴咢谷之意辨則辨矣所謂郢書燕說耳按韓詩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元城劉氏嘗及見之

武謂爲二章皆十句不宜歌多二句愚意此十二句當分爲二章其韻乃叶顧韓詩皆二句何以不載於毛詩曰失之也自毛氏失之乎曰爲此矣漢世專門之學各習其師爲此失之而毛氏無從見也所受然也武曰得非孔子刪之乎使孔子刪之則幷無其目矣今存其目則知孔子未嘗刪也猶幸韓詩僅存有者茀韓序謂正大夫刺幽王則謬彼意東遷之有雅猶之乎毛見不知西東周之交有雅存其間自懿戒四月正月以及此篇皆是無論節南山矣今觀懿之詩云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豈非指周幽壅以繳爲鑿哉正月之詩云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又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詩云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使是時幽王尚在縱無監謗之誣周人敢出此不祥語若狐援哭國之爲者耶觀謂爾遷于王都益周轍既東矣當時屈人離之踐者衛武鄭武秦襄晉文侯數君而外無聞焉則內外臣工之解體可見詩人方慨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反謂正大夫作乎曰曾我暬御憯

憯日瘁其爲暬御所賦無疑憯乎不著其名如家父孟子之類也王伯厚云大雅之變作于大臣小雅之[illegible]雖未必盡然亦近似

按古者三公三孤皆可稱三事其大夫則中下大夫也若六卿則正大夫矣朱傳混之

按戎成不退謂外患之日亟也饑成不遂謂民生之日瘁也不必以善惡言或又謂秦以前無歲字止有遂字遂卽歲然則易言羝羊觸藩不能遂豈亦不能歲耶

按哀哉三句猶云言未脫于口而禍已隨之也左傳叔向引此詩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與此意又相反

小正傳節篇

按尹氏自吉甫顯于宣王朝其子尹伯奇則遭讒而賦小弁者也尹伯封則過鹵都而賦黍離者也其後春秋隱三年書尹氏卒則未知爲吉甫之子歟孫歟又其後魯桓五年桓王有伐鄭之役經傳俱冀及於尹氏者而家父猷歸責於師尹則尹氏子孫定世秉國成事固有史所不詳而詩可互證者尹氏之不平他無可攷夷攷桓王一代之事洵可謂作不順施不恕矣其政大抵助強而凌弱聞舊而即新記過而忘

功豐取而刻與眞有室于怒而市于色愛加膝而惡墜淵者如宋督弑君不能討固也曲沃以孽傾宗非惟不加討又使助之而助之者即尹氏又不能樹德于曲沃使之無叛是以有虢公之師向令曲沃能自媚于王則一軍之命不待猶王納賂之日矣且自春及秋而閱三時興師者再民誰堪之又如借泰師以圍魏聽詹父而伐虢何佳兵之甚也豈非所謂空我師乎即其處置鄭事亦多有未平者夫桓武相繼爲卿士周人戴之已久東遷于是焉依乃平王甫崩而

節昇聽公政此何心哉春秋桓隱六年鄭伯朝王不
禮八年鄭伯以齊人朝王九年鄭伯又以王命討不
庭之宋十年鄭又與齊討不會王命之蔡衛郕彼亦
未嘗不數宣力于王室也十一年王取鄔劉蔿邘之
田于鄭而以已所弗能有之十二邑與鄭以致鄭人
日益離心而又奪之政伐鄭之役所自來矣若論鄭
人之罪當其交質交惡已無人臣禮一不朝猶其小
者在王制固未即六師臨之且當時諸侯不朝者豈
惟鄭亦曾問罪于何人而偏以鄭爲兵質又不能發

禁命事令方國畢會但竭遣甸卒而僅以其朋從彼
蔡衛陳鄭之怨耦特假從王以修其郄而陳佗新殺
太子自立王何不聞爲絕微兵列國莫有應者遂不
服擇而姑與共事斯是役也將右軍者與時諸侯父
而奔虞之虢仲將左軍者與時屬嬖子而謀弒立之
黑肩皆非公忠不二之臣也其所使求賻而歷聘者
爲武子氏爲渠伯糾爲仍叔之子皆以童幼攝父職
非以德選而才授也當時用人行政大率如此非尹
氏之爲而誰爲之且也秉國步者何人乃令天子自

將而已居守不幾以王爲孤注卒致繻葛中肩幾蹈
驪山之轍抑何不善監乎故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蓋指鎬京之淪喪也不敢戲談猶云不敢不以正告
也家父作誦雖爲伐鄭發而寔望尹氏以親政用賢
勿徇私昵于以回薦瘥而寧喪亂即萬邦寔嘉賴之
耳王政之訩總由尹氏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無
嫌自稱其字然諫尹氏則諫王之意寓其中矣
按春秋魯桓八年家父來聘十五年家父來求車
即此詩之家父明甚毛鄭泥東遷以後不復有雅

并目是詩爲刺幽王則距春秋使聘時尚七十餘
年故或者疑此家父乃聘魯者之先世謬矣且家
爲氏固可世稱而父則字也子孫以王父字爲氏
則有之安有以先世之字自爲字者○王伯厚曰
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
爲家父孟子難

原缺第六十二葉

小正傳谷風篇

按何艸不黃嶄嶄之石采菽霖將大車黃鳥我行其野苕之華此七詩者本王風而誤入於雅者也若谷風一篇短章疊詠亦猶是風體何歟緊之小正意必王朝卿士之詩乎蓋卿士之食采畿內者旣不得自爲風卽外諸侯入爲卿士者若詩作於王朝亦不復還繫其本國此賓筵懿戒所以不列於衞風也又不可列之王風則附之小正末簡而已又按谷風或以爲和風或以爲暴風以爲和風者假厚以形薄也以爲暴風者喻處患難之中也愚謂興意所重原不在此記曰周旋象風雨此可爲維予與女註腳寘予於懷有盤桓不舍意亦象頹風之旋轉況谷風與頹風相遇二風并力相扶而上此天下有風易所以取象於姤也爲此詩者必是此友危難之際曾脫其厄而與以生全故言山峻風高艸枯木萎而女獨得至今享有安樂者繄誰之德奈何便忘卻乎劉峻所謂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搥翼於陳相是已猶以小怨自任者爲友分過詩人

之忠厚也

小正傳都人士篇
是詩首章思都人士而下章俱以士女竝稱夫士之言行洵足美矣而先述其狐裘者葢濃象太所以爲君子表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行孝經稱非先王之濃服不敢服亦在濃言濃行先此都人士之狐裘黃黃所以爲服之衷而繼以容不改言有章行歸於周也周禮有都宗人掌

都祭祀之禮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此儀是也邪其曰狐裘臺笠有似郊特牲所謂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者然玉藻云君子狐蒼裘豹袖玄綃衣以裼之卽燕居之服亦固宜然巳周禮有內宗外宗掌王后喪祭之事葢內外婦女之有爵者儀所謂君子女邪非然則或如漢廣之游女耳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季二十而笄燕則鬈首謂燕居則去其笄而分髮爲鬌紒猶以少者處之也備述士之裘冠塡帶而於女第兩詠其髮豈古者婦女出則擁蔽其面所可見者僅

髮邪然曰謂之尹吉則婦德婦言婦容婦工亦可知巳垂之卷之皆質任自然所繇始與膏首袨服冶容誨淫者異乎荀子云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其文章匿而采治世反是詩人懷古之淡情始如此或謂臺笠緇撮綢直如髮有村庄下里意充耳琇實謂之尹吉有賢家大族意言盛世之人賢賤俱佳濃淡皆好此亦似也序專以爲刺衣服無常而衍之曰在上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此不過勦緇衣記成說耳益見序之非古

按毛傳訓尹吉爲正直嘉譱鄭箋讀吉爲姞朱子謂如晉王謝唐崔盧似巳然攷吉爲姞果是也邪愚竊疑卽是尹吉甫葢周時尹氏最賢盛又葉不別會食數千遭荒羅鼎伦戞底出吞聲間數里想其家濃之所漸涵卽女子風範亦自迥別必有雍容閒雅甚都者故當時稱賢女子必歸之詩人所爲慨不見者歟抑是詩葢作於東遷後而不剩王風者其章濃猶是雅體[illegible]之簡末則固不可得

原缺第六十七葉

其主名而僞詩說以爲尹伯封佗不過勦詩傳賦黍離意耳

詩傳闡卷之十九目錄

毘陵鄒忠胤著　弟忠溢　吳懷古
男自規　新安汪汝謙仝訂
汪貞士

大正

詩傳周公制　會朝受　有大正焉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德以訓成王也泂酌卷阿　王也

大正引

金吉甫有云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者成王幼冲既爲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有所未安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習視然古者大功猶誦況冲年尤不可廢學故作爲大雅諸篇述先王之德以便誦習其後因被之管絃云此言大略近是蓋樂章雖比於詩而詩非爲樂章作所謂用之會朝受釐陳戒亦自制禮作樂後則然乃其初固主於訓王耳其作之先

後尒可知據編詩之義周家王業肇自文王故頌以維清爲首大正亦以文王在上爲首次生民遡發祥也次公劉公劉能修后稷之業者也次緜古公能修公劉之業者也次大明則王季能修古公之業而於文爲作武王能纘三王之緒而於文爲述也摯任莘姒生文生武其協德於姜嫄姜女乎棫樸以下則咏文德爲多而奕世閫內外之德亦因以見此有周一代家譜也大武以武王配三后遹駿以武王匹文王此十二篇次叙既從文王而逆遡之仍從文王而順序之也行葦篤親既醉錫類鳧鷖燕宗嘉樂申命不專指何公何王總之德隆者福備周遺所爲盛也以上皆周公述古而泂酌卷阿則召公所以規今毛序分篤公劉亦以爲召公作則因簡編之錯耳又按魯語叔孫穆子以文王大明緜爲兩君相見之樂皆昭令德以合好意者三詩或合爲一用亦猶小正鹿鳴之三歌必相次而毛詩遂鼎刻之於篇首耶工歌之次第原不係詩篇之次第觀關雎於風爲始而於樂則爲亂亦可證矣

大正文王篇

詩自商頌以外皆周詩也周所以有詩者以文王也二南始基之矣雅訓王而頌告廟皆以文王爲首而訓王之詞尤爲詳贍其言必稱文王正荀卿法後王之意也亦荀爽所云親親之誼也其取鑒不于夏而于殷蓋近事不遠周所代也文德即天法文即所以法天在上於昭文德至今存矣舊邦新命豈易致者曰亹亹曰穆穆蓋與於穆之命同其不已□文真能配命者哉與命配者命亦集之永與命配者命亦永

集之天潢衍派于無疆多士拜獻以幹國天亦何私于文要以答其敬德之緝熙耳夫是周室方新之命即商邑已陳之命而今日天所降喪之殷即異時天所保乂之殷覲多方多士之誥云自成湯至帝乙罔不明德罔敢失帝彼其德豈眞有遜于亹亹緝熙者於時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久矣其在于今麗億在廷何如本支之奕葉膚敏在廟何如周楨之贊襄黼冔祼將見爲假哉可見爲靡常亦可總之陳錫者不可爲據而陟降者正可相參令聞之不已者匪可僞邀而義問之昭宣者存乎祗適在文之天難以遲度而在人之天可以寔符倘未能亹亹如文緝熙敬止如文厥德既墜爾躬是遏其爲喪師之續不難耳夫惟儀文王以孚乃爲邦此所以罔其嘉師永保駿命而慰彼在天之靈者也篇中述殷士作祼所謂受釐陳戒者是耶召保告王亦諄諄于夏殷之歷年不其延而歸之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敬之一字洵祈天永命之本大臣獻規率不外此他日成王訪落以顯思日監自惕

以緝熙光明自勗其有得于體敬深矣故曰周公造就之妙

大正生民篇

毛氏之傳履帝武敏也以爲姜嫄踵帝嚳而敏於將事自史記出乃有踐巨人迹之説然而列子先之矣後儒訾毀以不祥誣聖人謂姜嫄果踐巨迹以有生胡不生龍漦之妖女而反育開天地之聖祖如其言是帝苐能降妖不能降祥也使帝果爲高辛氏則大大章之上帝不寧卒章之上帝居歆與閟宮之上帝是依又將誰指且夫婦配合有所禱而生子乃人道之常有何以祓而後何以棄蘇允明氏謂見棄者以

無災害故引鄭寤生驚姜氏爲解無論寤生自有別解人情亦安有惡其子之易産必欲多方致之死地而後快者或又緣説文七月生羔爲羍疑稷在孕止七月胎氣未足度其難長是以見棄此又不然詩固云誕彌厥月彌月不遲而已稷以春分孕以寒冰之候生正當彌月未見其先期而生也羍爲七月生羔乃計其已生之後不計其在腹之時子墮地而卽比於羍形體魁大可知曾是而不坼不副已爲可駭矧無人道而生乎此稷見棄之繇也苐帝實生之豈人所得而棄之如以履武而身動如孕爲怪然平林之會伐猶曰偶耳若腓字之牛羊覆翼之大鳥不更可怪邪後儒能闢踐迹之爲妄卒不能詆腓字覆翼之幷爲妄也且兒童遊戲而種菽得菽種禾得禾種麥得麥此可謂非天授哉益至以稽事開國統因以開祭統而後世遂爲配天之祖是不偶矣故曰於生民見有周之四始焉載生載育生之始也誕后稷之穡穡之始也卽有邰家室室之始也以歸肇祀祀之始也非始則胡以有今也詩循其溯不曰帝嚳而曰姜

嫄然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則所謂推本所自出之帝乎

按周禮春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說者謂先妣卽姜嫄故序於享先祖之上尊之也左傳昭元年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后緡方震謂有身爲震是已毛傳云夙早也早終人道鄭箋云夙肅也肅戒不復御郝仲輿云夙宿通息也靜以待十月之期諸說皆無害於義說文云羜五月生羔也䍮六月生羔也羍七月生羔也又云羍

爲小羊牵字從大何反名爲小蓋七月生羔體尚
小然牧之牸則巳大矣箋又訓實覃之覃爲始能
坐夫寒冰呱呱之子豈便能坐乎毛訓爲長近是
即葛之覃兮可見箋又訓克岐爲知克嶷爲識殊
非字義朱子以爲峻茂之狀似之愚意岐者躋爽
也嶷者凝立也由匍匐而克岐由克岐而克嶷由
克嶷而就口實蓋童兒之次第如此國語展禽曰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百蔬
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然則穡事非昉

於稷而曲盡其道者則於稷乎昉呂氏春秋后稷
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
子能使吾土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
處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
風乎子能使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
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
之強乎無之若何然則后稷相穡信自有道也爾
雅釋秠云一稃二米雅翼謂一稃二米者惟麥爲
然本艸圖經云秬黍之中一稃二米者得天地中

和之氣乃生米粒皆勻無大小得此然後可定鍾
律而常棣之萼一稃輙生二萼江南呼爲麥李故
愚意箋詩之萼黍即常棣此亦其一證耳后稷得
國而主祭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於此故曰肇祀鄭
箋謬以帝爲郊之神但云后稷得祀天者二王之
後也二王爲誰蘇氏惑其說謂諸侯祭社稷而稷
與周公乃皆得祭天蓋二公之德上昭於天降穜
反風天所以佑之者如此故堯與成王因天意而
使之祭天非私也抑何不經之甚哉夫尊祖配天

在周既有天下後詩義自明爾何以肇祀當之
按毛氏既不信巨跡之說則稷生何異之有乃其
釋誕寘章云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
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彼
豈以不坼副便爲異邪且帝能逆料隘巷之必有
爲腓字寒冰之必有爲覆翼邪不然而姑爲嘗試
是以嬰兒之命戲耳安在其爲異之其說固難强
通矣
嘗歷觀傳紀齊無野頌之棄也野貍嫗之卒有裨

國楚若敖之棄也於莵乳之卒爲令尹昆莫之棄也野烏銜肉飼之卒王烏孫橐東明棄溷而豕嘘之棄廐而馬嘘之卒主扶餘是皆有天意默宰於其間豈人所得而棄又何疑於生民之聖祖哉

大正公劉篇

周語王子晉曰自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夫自稷至文千載而遙君奚啻十五晉益指其賢而有聞者史記删縮數代以合十五之數以公劉爲后稷曾孫說者遂謂公劉遷國在太康後少康時非也楊用修嘗見呂梁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幾則祭公謀父所云夏衰棄稷弗務不窋用失其官已當夏后氏末季矣夫不窋竄戎狄閒幾猶不

敢怠棄纂緒修典守以惇篤篤之一字正有周太國之本所謂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者公劉尤以遷國特著故周公爲嗣王詳述之京師之野山川盤鬱風氣所萃固居幾一都會哉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京師之名昉於此王伯厚云三代之禮有損益而所因者未之有改君之宗之則宗法之始也其軍三單則軍制之始也徹田爲糧則徹法之始也要其所由來已遠亦未必自公劉始特公劉于建侯不寧之際衛經綸艸昧之國櫛風沐雨勤勤相度乃見其篤

耳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二曰長以貴得民其曰宗以族得民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其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土均之法辨其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其人為伍其伍為兩四兩為卒其卒為旅其旅為師其師為軍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其百人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

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是其典章周密固肇自周公然大略已具於公劉一詩矣夫人情安土重遷以盤庚之遷殷狂佚猶聒聒險膚浮言胥動小民不適有居協比讒言至屢顯叙出矢誕告用亶爾罔有弗率公劉長國戎之衆爽權之行不俟再計下無永嘆之赤子上有跪濟之孽臣宮庾之効不旋踵孫焉豈非其厚民有素哉匪居乃以奠民居匪康乃以卲民康周世其遷益遷邠為之發軔云

[illegible]三單毛傳云三單相襲也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說者以為在道及初至之時未得安居慮有寇患故然果爾何不叙於胥原之上鄭箋云大國三軍家之副丁為羨卒公劉遷邠民始從之丁夫寡少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二說俱無確據故朱傳以為未詳愚竊有疑焉按郡縣志邠州三水縣界有羅川谷三水並流故以為號然則其單之單無乃泉字篆文之訛乎蓋上云觀其流泉

下云度其隰原皆是授田之事中間何緣忽插入軍制雖古者寓兵於農而此處語意似不倫耳姑志之以存疑

又按郝仲輿云單盡也每家盡出一人賦役均也猶周頌言單厥心禮郊特牲言社事單出里大傳言戚單於下祭義言歲既單皆盡也此以撰擬單字得矣於三單之義何居

大正緜篇

周自后稷始基靖民封于有邰是生民之一初也夏衰棄稷弗務不窋失官者數世公劉奮于戎狄之間遷邠而篡修其序是生民之又一初也自是周益世居邠云竹書商紀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西戎來賓命邠侯組紺至武乙三年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斯時去邠卽岐王業日以浸昌要以始簡而畢巨則漆沮爲之延其蔓矣古公距公劉已遠而於時尚未有室家刱前

此乎既周原胥宇覘候自別雖慰止左右亦猶是庶緐之順宣疆理宣畝亦猶是隰原之相陟覵度而司空司徒之召前此未有也求版築堵之制前此未有也臯門應門之設前此未有也有之自古公始其覯皇過之夾迴芮鞫之止基廬處之荀簡周已不侔而立冢土以利攸行則隱然順治威嚴之梗槩矣故遂以昆夷之駾拔之鄭氏解問爲小聘東萊呂氏亦云軍國之容鞸備然太王猶未敢輕用其民故不敢殄絕所慍之昆夷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令以孟子答貉稽之意證之則仍作聲問爲是不殄不隕亦非皇指太王覲文王猶有樂天之事則慍之不殄可知而周自王季以及文王貊其德音而靡悔固宜問之不隕矣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華風旣盛夷運自衰然觀竹書紀帝辛三十六年（文王四十七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遂伐昆夷則亦未嘗不以兵威之也故愚謂皇矣之串夷載路非昆夷駾矣之謂也鄭氏又謂文王以柞棫始生之時聘問昆夷兌然不有征伐之意然則皇矣之松栢斯兌又當作何解蓋自遷岐之始從者已

如歸市浸假而成邑成聚成都如孟子所云士立其朝農耕其野賈藏其市旅出其途共臻斯路而虞芮之質成特赴愬之一事耳蹶生之勢豈復猶夫初生之象哉緜緜者幾何而後得以至此要之受命者非佐命者不爲功周書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國語又謂其詢于八虞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重以周召畢榮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然則四輔之力居多矣非文王亦不能有是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大正大明篇

大明別於小明乃後人所命周公作詩時固未有所謂小明不必加之大以爲異也箋謂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此與解小明爲幽王日小其明均謬耳明明赫赫愚意均當屬大明明乎其在下天維顯思日監在茲也赫赫乎其在上天命不僭責若艸木也天若可忱不嘗位置殷之適子乎而竟使不終其位甚哉王之不易矣天問曰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亾其罪伊何易明夷上九初登于天後

入于地此之謂也天肰而德于是生文王以主四方而生文者摯任生武者莘姒是協德於王季文王者滋儒謂禮惟嫁長女餘皆爲媵自殷以前皆然然則摯任非邪其致詳於文定親迎鄭氏所謂昭示後世敬昏禮也或謂諸侯不親迎文王時爲世子則然然韓侯不嘗迎止於蹶里乎傳曰天子造舟後儒疑文王所制夫世子安得制禮且先言命文王于周京而後繼之以纘女維莘長子維行似亦爲世子時事耳文以帝懷受國武以保佑定功伐商而曰燮師克在

和不在衆也有衆而莫爲用直如林而已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說苑云武王伐紂至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齊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熸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擒紂于牧野向非眞有見於臨女之帝其能無貳無心若是

邪終之以尚父鷹揚亦猶緜詩之叙四輔受命者非佐命者不爲功矣抑大正篇中每多述壼德夫豈惟修發祥之自儀亦有感於妲己亾殷之故乎

按孔穎達疏義因武王未受命之說引大戴記文王十五生武王小戴記謂文王九十七終武王九十三終所謂吾與爾三齡申夫修短之數定自有生文王豈能減己齡以益其子先儒嘗辨其妄矣且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先又生伯邑考則當以何季婚今按竹書紀武王以嗣位之十七季冬毖季

五十四蓋克殷後第六年也史記武王克商至於
周日夜不寐公旦問其故王曰告汝惟天不享殷
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云云夫武王以末年受命
而遡之未生以前僅僅六十年安得有所謂九十
三齡也者益徵戴記之誕妄矣使文王壽果九十
七當以武乙二年癸卯生武王季果五十四當以
受辛五年癸卯生是武王後文王六十年也由戴
記計之則太早由竹書計之則太遲又據史記太
姒所生十子其毛郜雍滕畢原酆郇當是庶子癸

管叔蔡曹郕霍衛聃皆兄武王而弟之皆出自太
姒而雅稱文王初載天作之合信如竹書年數則
太姒以遺年生武王邪竹書所紀武年又十四似
未可信癸與史記所云自發未生于今六十年者
又何不謀而合若此意文王初載以嗣位言而大
婚在嗣位後邪孔疏曰初載猶云壯盛之年也或
謂卽位之初年恐鑿可見先儒亦嘗有是說矣然
詩言長子維行先之以命文王于周京則謂初載
爲卽位初年者似亦非鑿但書無逸云文王受命
惟中身若斯時甫娶燕乃太晚則愚又意太姒爲
文王繼娶續女維莘儷是謂邪禮諸侯不再娶或
乃周制非殷制邪且元妃卒於未卽位之先故無
嫌續娶邪因思關雎寤寐淑女何求之若是其迫
僟亦以文王年已中身胤嗣未廣故邪雝之頌不
曰右文妣而曰右文母意此時太姒尚存而所云
綏我眉壽者非必耋耄蓋武王之爲天子於時亦
既艾矣

按左傳邗晉應韓皆繫武穆其爲嫡庶雖不盡可

考乃昭元年子產云邑姜方震大叔大叔者成王
小弱弟虞也成王卽位年甫十三而叔虞爲其弟
實出自邑姜信如戴記所稱武王壽數其生成王
及叔虞當在八旬外矣使邑姜繫武王晚年所娶
則可不癸縱有八旬生子之父安得有八旬生子
之母故以叔虞之年計之而邑姜可知武王亦非
可知益知九十三齡之爲妄而史記所稱自發未
生于今六十年竹書所紀年五十四者近是

按易豫卦之辭曰利行師師貴和尚矣師之初六

曰師出以律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皆有取于和也此正變伐之義輔氏引剛中而應行險而順釋之亦得

按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騵騵駵馬白腹傳云上周下殷也疏謂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埤雅云此言尚父之乘戎事乘騵蓋特其長而已

按鹽鐵論云商師若烏周師爲荼蓋謂殷用少而周用老也儻亦因師尚父而槩譏之

按詩傳此篇在緜之下非歟以文武承先公先王亦以任姒承大任之姜女其編次確不可易僞詩說不曉乃編在第十後靈臺而先有聲其意謂旂此皆詠文王以上至是方兼述文武堪與有聲篇爲類耳所謂作聰明以亂舊章也

大正棫樸篇

序以棫樸爲能官人此竊左氏釋卷耳意要非正解愚意皆二章相承俱當就奉祭言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云禋之言烟槱積也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烟所以報陽也月令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然則薪槱之爲用固祭所必需矣濟濟者辟王主祭之容左右或爲之供燎或爲之助祼其義一也卽薪

槱非不可喻儲材然亦賦其事以起興耳奉璋之左右卽上章之左右或以左右趨之爲兼六師而言謬矣易之觀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則左右奉璋之謂也同人曰于野利涉大川則烝徒楫之之謂也豫曰利行師則于邁而六師及之之謂也益亦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而總之不越乎萃萃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有攸往此皆文王所繫之詞而孔子釋萃曰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故欲知文王之德觀其所聚可矣前二章曰辟王渒彼倬彼二章皆曰

周王而雲漢章天壽考作人文以天人相與易賁之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離之象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恒之彖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其文王之謂乎郝仲輿曰天文莫大於雲漢物莫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於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是也乃昔貸羌曰安安而詩贊文曰勉勉其勉勉正所以爲安安而周頌純之一言盡之矣

大正旱麓篇

大戴記云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堪爲宮柱故名蒿宮此誕也然洪範言休徵固曰又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古者山不槎櫱澤不伐夭以蕃庶物則前篇之棫樸此篇之榛楛皆非湯無取義者周語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亾藪澤肆旣民力雕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此雖非正解意亦始近之後章瑟彼柞

棫義亦如是序以旱麓爲受祖衍者謂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而備不及文王朱子専以爲咏文王之德詩均無明文郝言豈弟君子則周之世德固總不外是矣子夏謂殷王帝乙時命王季爲西伯受圭瓚秬鬯之賜鄭箋用之今按竹書殷紀文丁十一季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註云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則詩咏玉瓚或亦志殊錫以彰福寵乎商周之間正世道盛終始之際故詩每咏作

人鳶飛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而
乘氣以氣作之則淵躍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
者親下聖人作而萬物睹此飛天躍淵豈弟作人之
謂也享祀介福雖不言豈弟然非豈弟為神所勞矣
及此二章語脈相貫末章與首章又似遥相應則南
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尚大明
之篇亦曰聿懷多福厥德不回抑是為求其諸異乎
人之求

按毛氏云旱山名也地理志漢中南鄭縣有旱山

詩傳闡　卷十九　大正　旱麓　二十四

沱水所出在梁州之境與漢廣相近

大正思齊篇

序謂思齊為文王所以聖說者遂目為詠文德則首
章以下文義殊覺不貫故朱灌夫疑其有錯簡今玩
通篇語意原非錯也大正諸詩皆周公述先德以訓
成王而此篇乃專述先世壼德耳生民之詩曰實維
姜嫄綿之詩曰爰及姜女曰天立厥配至思齊而詞
愈詳傳稱大任娠文王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
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
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教之以一而識百

詩傳闡　卷十九　大正思齊

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然則文王之聖蓋有自來矣
若舜太姒嗣徽亦曰文王所以聖則文德固受儀於
房中邪國語以刑于寡妻為刑于太姒雖唱隨原自
相成第周公以子稱母豈容代謙為寡德即疑周公
作詩時太姒尚稱未亡人語意亦不應若是亟思慈
次章以下總敍揚任姒之徽益禮國君娶夫人之辭
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
助之本也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婦順
章而宗公惠故曰罔怨罔恫君夫人逮宣陰化修成

內則妻道之準的也故曰刑于寡妻兄弟以外戚言後世外姻擅政母后爲之宗主當時擧摯之率德可知已桃夭美后妃終始婦道曰宜其室家孔子引之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敎國人此非所謂御於家邦邪雝雝肅肅亦臨亦保匡衡所云情欲之感無介容儀宴私之意不形動靜其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宜哉此任姒之德徽也後二章接以肆字俞雅釋肆爲故今由太任言文王爲今由太姒言斯男爲今其肆戎疾章終思齊太任文王之母之意非是母不生是子

胥臣所謂任病不憂任傳弗勤處師勿煩則不殄不瑕不聞諫而式入之謂也肆成人章終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之意螽斯繩繩麟趾振振則有德有造譽髦之謂也人未有生而賢者其初皆士雖天子之子亦不過比於元士衛碩人庶士有朅蓋孽人之子此云譽髦斯士則聖配之子若孫也周禮春官鍾師奏九夏其六曰齊夏杜子春謂夫人祭奏齊夏儀卽此詩歟

按呂氏春秋云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天之見妖以罰有罪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無幾何疾乃止此文王所以踐震妖也亦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之一證也

大正皇矣篇
天之立君凡以為民莫民非德不可故有太王之明
德則帝是省有王季之明德則帝是省有文王之明
德則帝是懷眷西增廓授以莫民之地也作邦作對
授以莫民之任也伐密而以篤以對伐崇而無侮無
拂稱其莫民之意也邵二泉云二國謂禹湯之後是
時湯之後方為天子故天於是乎求既而[illegible]但猶須
假之況前此乎於是而求之杞焉然後究度于四國
此天意也何以知之以人知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

是故之杞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觀乎人可以知天
矣鄭箋以二國為殷紂及崇侯夫崇雖助惡豈宜與
紂雖為二況詩明言伐密伐崇何獨遺密乎則又以
密阮徂共湊四國之數無據甚矣作屏脩平卬頌所
云太王荒之也串夷載路卬頌所云有戎之行也天
立厥配卬舍作對以生王季之意劉汝禎云仲雍不
去則季歷不王此詩獨言太伯而不及仲雍何歟太
伯讓國有之天下仲雍讓本無之天下而難易分焉
輕重判焉故但以嫡長言之孔子至德之稱其有味

乎此詩耶竹書紀季歷十年飛龍盈于殷之牧野蓋
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乃詩不屑道第言其明類
長君足王大邦而已上凝既固之命下衍篤慶之傳
豈偶哉按竹書商紀武乙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
畢克之正當季歷之初服又嘗伐義渠伐西落鬼戎
伐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而詩不一及之獨
侈言文王之遏徂旅伐仇方豈所重在此不在彼耶
周自季歷之世已作程邑文王釋羑里之囚諸侯嘗
逆之歸程則程為周有久矣然必待密人降周而遷

程所謂岐陽渭將者在此國名記云程在今咸陽亦
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孟子言文王卒于畢郢
是也說苑文王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
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余將來征之乃伐崇令毋殺人
壞室塡井伐樹木動六畜崇人聞之因請降左傳亦
謂文王因崇亂而伐之初不言見譖而伐獨史記有
崇侯譖西伯之說則因詩所云仇方而傳會之耳或
曰西伯嘗戡黎矣詩何不并述曰戡黎者武王也武
王未克殷之前猶稱西伯也

按古樂錄稱太王寢疾欲傳季歷於是太伯與虞
仲去被髮文身托爲王採藥後聞太王卒還奔喪
哭于門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庭季歷垂涕而留
之終不肯止適于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曰先
王旣徂長賓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追念伯仲
我季如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宮館徘徊臺閣旣
除何爲遠去使此空虛支骨離別垂思南隅瞻望
荆越涕泪交流伯兮仲兮逝肯來遊自非二人誰
訴此憂按此歌葢後人擬托然亦善爲王季傳心

矣所云奔喪旣畢不肯止適于吳當是實錄葢至
德如太伯必無父歿不奔喪之理伯旣堅意于讓
必不復踵採藥衡山之故轍令人得以物色故知
適吳在奔喪後也史記乃云太伯奔荆蠻自號勾
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若荆
卽爲吳者遂滋後人臆附後漢趙曄云殷末世衰
中國侯王數用兵太伯恐及于荆蠻起城周三百
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卒塟于梅里平墟則又若
吳卽爲荆者夫荆之距吳遼矣固若是其無辨乎

焦氏筆乘又云何謂荆蠻古者中國亦有夷狄蠻
之處于荆者或嘗徙于吳太伯至其所徙之地焉
爾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孔子稱太伯三讓必
有所指夫適荆適吳亦云再而已矣
按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欲用兵孰可太公曰
密須氏疑于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
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
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
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按此說上

下文義自相矛盾其云王師侵阮徂共者尤謬若
密須自縛其君容或有之觀無矢我陵無飲我泉
則當時兵不血刃亦可見矣
按序曰皇矣美周也夫大正諸篇誰爲闡周者獨
皇矣言美乎又衍之曰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
修德莫若文王夫此亦豈待衍乎且置太王王季
於何地

大正靈臺篇

竹書殷紀帝辛三十七年（文王四十八年）周作辟雍四十年（文王五十一年）周作靈臺是時王業光光大矣臺在西安府鄠縣鄠縣在殷爲崇國㸃伐崇作邑而後作靈臺也序乃云民始附不過摘庶民子來句爲義然而民之附周豈於茲始五經通義云靈臺在於野中國之南附近辟雍積土增崇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𣁾著禮含文嘉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察陰陽之會揆星度之驗徵大氣之端夫靈臺旣爲天子制文王尚爲西伯安得有之故或援孟氏民謂其靈爲解而說苑因之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要以靈之稱靈義不在是蓋文王實𠞊此名其後遂仍爲天子制耳淮南子云湯始作囿以奉宗廟䊚鮮之具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故傳稱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莊子云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于水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今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

如在江湖則文德之及於飛潛亦可想見樂記所云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淡人亦云鴻鈞之世何物不樂飛鳥翕翼潛魚奮躍斯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叙囿沼而遽及辟雍相距倘不甚遠王制以辟雍爲天子學名白虎通云壁圓法天雍水象教化流行似巳又云辟者積也積道德也雍者壅也壅㦰賊也此何解也蔡仲培力排之引莊子言歷代之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此其證據最古若咸章韶夏濩武即是樂名而辟雍非即樂名周禮大司樂舞六代之樂亦無所謂辟雍者尚書大傳引樂經云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則辟雍乃奏樂之所而文樂即以其地得名歟鄒詩解以辟雍爲太王宮名則謬若以爲文王宮名始近之矣然觀月令仲春中丁命樂正入學習樂則辟雍亦未必非學宮耳又大戴禮明堂篇謂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則辟雍又似附於明堂者蔡邕月令論謂辟雍與

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與名而同事朱子意辟雍爲振鷺之西雝卽所謂澤宮者准以爲辟雍者大射養孤之處其中徑三百步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始非宗廟中所能容諸說紛紛總無確據

按五經異義云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鱉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參天重民備災御患也夏爲淸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淸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

何質者具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具地而王地者稱靈也○孔疏左傳僖十五年秦伯獲晉侯以歸舍諸靈臺杜注云周之故臺其後哀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於籍圃則是新造而僭名之也

按虞業卽記所謂夏之龍簨虡也維樅卽記所謂殷之崇牙也記又有周之璧翣則有嘗之頌所云樹羽而此不之及者意文王時制尚未備歟

大正大武篇

下武二字說者各以已意推測毛云武繼也鄭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家最大蕺竊取後章繩其祖武之意而又卽訓武爲繩也呂氏因之云下者繼上之詞也下武之繼文卽頌所謂嗣武受之也嚴華谷云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爲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向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夫諸篇從下字大說不得不曲

爲附會如此朱子以爲下當作文文武實造周然文王既在三后數內爲武王所配而此又先提文武玆列豈詩人大言之體今幸有詩傳可證聊爲闡之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養老之珍見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淸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逮有神興有德也夫象則頌之維淸是已淸廟維淸旣爲篇名則大武亦當爲篇名雖孔子所稱盡美之武及與賓牟賈言樂所謂武之備戒之已久武始而北出之武未始不可與夏濩共詮大

然是樂名非詩名也即於皇昔遐般賚桓勺諸篇非
不爲大武樂章然合篇各有其名不名爲大武也況
如於皇昔遐般賚桓勺諸篇何與於養老又觀孟子
稱舜孝尊親亦引此詩孝思維則益知合樂養老所
以有取於大武其爲是詩靈疑而向特託大爲下耳
若夫祭統明堂位修言鼙樂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
則舉六成而悉奏之蓋其僭擬靈經所從來矣

大正文王有聲篇

此詩首尾四章稱文武中四章稱王后皇王特變文
以成章然者進於興隆之意文王以伐崇之明年代
崇其伐密而遷程皇矣所云度其鮮原是已越三年
自程遷豐豐即崇國之地故言作邑于豐而先之以
伐崇夫公劉遷邠思輯用光太王遷岐迺慰迺止文
王遷豐求寧觀成無非以奠民爲事所謂遹追來孝
者如此文之武功伐崇寂後亦寂大故此詩又獨舉
之以爲作邑張本要以豐垣爲有形之勢而維翰爲

無形之勢功濯而成庶可觀矣文王固不自謂成也
繼之以遷鎬蓋不無待于武王逸周書云豐鎬相去
三十里隔一水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周地西迫戎狄自岐之豐自豐之鎬是西遠戎而東
即華也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
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
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其數四方之次第
正與此同按竹書紀帝辛三十六年西伯使世子發
營鎬三十七年周作辟雍是戒鎬者武王也考卜維

王維龜正之所謂維先蔽志昆命于元龜也夫武王豈不欲有事于豐水乃舍而遷鎬其爲燕子詒孫計寂完要亦蔵文志而已抑武之詒謀不寧唯是觀其憂天保之未定將營天邑于土中事雖未就然既有其謀矣成王卒克成之而郟鄏之鼎曆過其卜詒謀不亦遠乎書曰若作室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按遷豐遷鎬詩言之固然雖不序自明而序乃以爲繼伐衍之者曰武王能繼文王之聲卒其功伐不亦膚歟先儒謂維清奏象舞合此詩爲九德之歌頌合大雅例如此未知何據

○附焦氏筆乘云史記六國表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此亦自遷以前論之耳陳仁子曰六國之興滅亦天運耳地因無常利也黃帝邑于涿鹿顓帝邑于龍城舜耕于歷山王氣在東千五百年乃轉而西西土者自文武都豐鎬以來秦據咸陽漢卜長安王氣在西又千有二百年乃轉而河朔河朔者自西漢中葉以後新莽而下極于隋唐河朔富盛王氣在河朔又數百年乃轉而南夏若南夏者襄漢以南達于湖廣極于閩海安史之亂皆禍所不及歷五季以至宋民物豐阜皆古所號荒涼之地也自南自北盛衰有時遷謂起事專在東南成功專在西北非篤論矣

大正行葦篇

序以行葦爲忠厚衍之者曰周家忠厚仁及艸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雖乖大謬然亦膚矣朱子詆其逐句生意乖傻倫理是也但以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夫孔㦗之餘再欲逞破的之技卽少壯者不堪又可苛求於高年乎鄭箋緣序有尊事黃耇之說遂謂周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擇其可與者以爲賓夫禮將祭而躲是謂大射則先擇賓未聞養老亦先擇賓也孔疏謂養老

與祭相類則又因箋之訛而强附之耳愚意此詩必係私燕其躲則王肅所謂燕躲者是第燕躲於旅酬後乃爲之而此設文於曾孫惟主之上故孔疏疑其先爲燕躲而後酌酒此又非也觀次章爵斝獻酢何嘗不酌酒至於序賓序不侮亦必有所爵之禮明矣但少壯者舉躲以爲樂而老者不過坐觀之祇覺筵几寥落於是曾孫特酌大斗爲壽致其欵曲云爾曾孫爲主與燕者皆賓若認序賓爲擇賓彼黃耇獻不在賓之數乎古者養老祝饐在前祝噎在後公卿奉杖大夫莽屨此正引翼之義箋疏謂在前相導之在旁扶持之是也非交修之謂也周禮鐘師九夏有族夏杜子春云族人侍奏族夏此儀是也邪

大正既醉篇

序曰既醉太平也猶之序維天之命曰太平告文王也彼不過謂詩在周公制作禮樂時故妄臆之如此然於詩旨何涉又衍之曰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此則爲孟子斷章所誤耳坊記云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而引易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及此詩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意猶近之其通篇大旨與小正楚茨略同但

彼詳於力田奉祭此因祭飲後致稱願之詞於楚茨卒章尤近夫勿替引之豈非所謂永錫祚胤乎鄭箋以景福爲又福孔疏曰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以此附會洪範亦過於割裂矣汴灌夫云此詩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過而後旣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卒之盡善也意亦近似要以令終直貫萬年而言原非考終命之謂耳國語叔向引此詩云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是已其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斷非詩義曰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則文義本明無煩訓詁按儀禮燕禮司正傳君命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興對曰諾敢不醉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遂出而杜子春之釋九夏曰客醉而出奏陔夏儀即此詩乎

大正鳧鷖篇

序既以既醉爲太平矣遂以鳧鷖爲守成行之者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彼見此數詩篇中兼文武字姿意其爲美成王不知行葦以下四詩亦皆所以述先德而此則德之見於文神者其曰公尸則猶先公時故稱也鄭氏箋首章在涇云水鳥居水中猶人爲公尸在宗廟次章在沙云鳥以居水中爲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三章在渚云水中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四

章在潨云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五章在亹云亹之爲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不設當燕禮故變言來止此雖臆說亦有意義又按埤雅云來成以祖言福祿也來爲以考言福祿也來下以天神言福祿也來崇以地示言福祿也蓋天故自上來下地故自卑來崇亦其天道主貸高地事主富崇故也於祖曰酒清殽馨於考曰酒多殽嘉則以宗廟尚文故也郊丘則貴質而已故曰既湑伊脯其卒章則又總上四章之詞故曰兼有後

艱兼後艱者遺也非有資於物故於福祿爲不足道此又一解也郝仲輿謂鄭箋彷彿而未盡更解之云鳧譱沒鷖譱浮有變化出沒之象以比鬼神內外非一祭祭非一尸鳧鷖在涇象天神之尸浮而動者陽之靈公尸率神而從天猶此也天主氣故曰清曰馨天生故曰成鳧鷖在沙象地祇之尸沉而靜者陰之靈公尸居鬼而從地猶此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曰爲鳧鷖在渚渚小丘象山川社稷之尸山川儲材社稷養民公尸象之猶此也主蓄儲故曰湑脯

禮卑於天地故曰下潨衆也鳧鷖在衆水之會則羣燕矣象羣主九廟之尸九世之廟公尸聚而來燕其禮不既尊乎燕當備禮故不言酒殽上祀禮尊故曰崇在亹門也凡[illegible]于門每歲春夏門戶有專祭是五祀之尸也小祀尙飲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曰後不言福祿天子之福祿非戶竈門行得司也兼艱而已歷舉公尸見百神懷柔故序謂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斯尤極意揣摩矣要之周公所以述先德而所謂受釐陳戒莫著於此

大正嘉樂篇

按輔慶源云自行葦至嘉樂四詩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詞耳意者其受釐之詞歟然嘉樂亦有戒意今按詩傳自文王在上至此皆周公陳先德以訓成王則詩義了然矣行葦睦宗之德也既醉奉先之德足以裕後也鳧鷖德之見於交神也嘉樂德之協上下以承休也卽以既醉爲畣行葦嘉樂爲畣鳧鷖亦無不可秪足見當時君臣賓主賡歌喜起不減虞廷耳惟以是篇爲嘉成王則詎嘉之耶

豈周公之諛其沖主邪葢諸詩雖作於成王時而所述皆先世事行葦爲敦宗尚矣既醉鳧鷖稱公尸不稱皇尸則仍周先公時故稱猶七月之稱公子也嘉樂先言安君後言安王見周之世德愈茂發祥愈昌而後王不可不適追先德也又按朱註以威儀抑抑二章俱作侖順嫡嗣解則通篇文體似覺不掉惟以皆章之君子爲莆王則縱橫自在節節皆靈葢先王德足以千祿故子孫多而且賢如此嗣王誠無墜厥德則亦無墜厥命而臣庶皆蒙其福矣穆皇以下作見在說亦可作規諷說亦可其後二章又有申肃二章意在抑抑秩秩正令德之顯著也率由羣匹所以率由舊章也受福無疆自天申之也之綱之紀統民人也燕及朋友安人也民之攸塈安人以安民也此後王之所當勗也

大正泂酌篇

序說云召康公戒成王是巳行之者曰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此特勸左傳昭忠信薦鬼神之說而箋遂實之曰人不易物惟德緊物疏則曰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有道德爲民父母也似稍周旋然究亦非詩義愚意此詩召公蓋訓王以親民也行潦雖濁注之則清可以沃饎而濯器卽在遠猶將酌之安有民而不可近者弟患纍德以綏之耳豈弟則能酌民情所以挹志於民俾其注心於我不至迥然相隔方且爲之父母爲之攸歸攸暨矣蓋民猶水也朱子謂序意疏誠疏矣顧以行潦興君子似乎太褒左氏斷章取義亦安可援以釋經

大正卷阿篇

按竹書紀成王三十三季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歸於宗周故篇中有伴奐優游茀祿康受命長之說蓋非僅小毖訪落之時矣背章以矢其音卽王之歌音也古樂府成王時鳳皇翔舞於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於胥樂兮民以寧操詞不古固疑假托然歌必有音審矣舊說因末章有矢字因以矢音屬召公夫召公之遂歌可曰矢詩豈成王之來歌歟不可曰矢音耶又按書君奭篇曰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說者以鳴鳥爲鳳其時尚未有聞也鳳皇之見在成王十八季或乃因樂府翔庭之句謂鳳皇于庭飛遌卷阿之上召公作歌以矢其音夫鳳儀適與王游會固亦未可知謂自庭而遌卷阿則何所據且來歌矢音自是王矢詩遂歌自是召公遂歌正賡王之矢音也若以背章矢音爲召公之音上下文義豈復相浹

詩傳闡卷之二十目錄

詩傳宣王中興大正續焉雲漢　高

伯　伯也韓奕

漢平

也

大正續引

歷選中興令主惟商家賢聖代作寗此夏則少康後此周則宣王而已宣之美業雖晚不克終然初冋英主也聖人以爲宣之後便有宣當不遽汶夷爲東周末造故亟深致意焉而於其詩則不惟續之爲小正又續之爲大正其嘉與至矣大正之有續猶小正也沔水念亂庭燎勤政卽雲漢之憂民也黍苗之役卽崧高其城申亦卽城𪧐意也南仲出車豈亞於韓奕之錫命蹶里迎止何加於車舝之間關江漢常武不

叓刻於六月之北伐采芑之南征也然而小大異其續者體裁音節殊也夫雲漢爲述王言冋宏晉大正至崧高詡親賢之誼烝民表傻能之功絜山紀馭福之柄江漢常武詡服遠之威大刻幾與文武媲美而敷揚亦極鴻藻其體其音因尿然大雅之續矣然則頌何以無續曰頌聲必待太平既洽宣王潑衰而後圖治又弗克終也且夫形容德美是在後人繼宣者爲幽𢿘有譎而知之乎故昭猶能頌康幽則胡能頌宣矣東遷而後頌不作於王室而作於魯豚人以爲

頌夫子固不與其爲頌也頌所以乘續也然先儒謂
商頌後二篇不及祭告其敘事全類大雅諸詩則大
雅信與頌爲近而宣王之續大正即以爲宣王頌亦
可

大正續雲漢篇

昔考竹書厲之末年頻年大旱廬舍俱焚會其陟也
卜於太陽兆曰汾王爲祟周定公召穆公乃立太子
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然則雨不係新王所
禱明矣竹書宣二十五年大旱王禱於郊廟遂雨雲
漢之作意在此時觀其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則
茲政益亦有年若夫南征北伐平淮平徐城謝城齊
皆先是九年以內事而詩顧昔之以雲漢僕謂其精
誠可以格天且代述王言故郛益有敬天勤民之心

然後有內修外攘之績是詩雖作於中年向令宣王
素不恤民亦何能遇災而懼集勞懇惻如此此續詩
所以昔雲漢也或見雲漢繼桑柔後以爲旱乃厲王
餘殃若然湯有七年之旱果桀之餘殃邪夫天災流
行聖王不能使災之不至恃吾有以弭之桑林躬禱
六事自責而甘霖隨沛史後爲美談然而湯政素修
矣若使後王徒襲其文雖剪髮及膚爪及肌何益
周禮所謂荒政索鬼神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

示此皆修救之急著宣王皆用之然而非所恃也夫
汚水念亂未央勤政彼其昭假諒有素焉夫惟昭假
有素故牲璧不爲具文祓醮徹懸非循故事天表之
應卒惠其寧有以也夫固非土龍矯首泥人鶴去之
效明矣

大正續崧高篇

崧高與黍苗相表裏彼代爲役者言此則王朝重臣
歸章祖道詞氣迥别且篇中雖美申伯而多述王命
亦以見王靈之赫濯序謂美宣王能建國親侯褒賞
申伯得之矣孔子閒居記云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
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而引此詩首
章益賢才之生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
故也申甫地在南陽故曰南邦南國鄭語史伯曰當
成周者南有申呂是也甫呂即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故

申伯國水經注宛西呂城四岳受封是申呂即漢之
宛縣高祖入關光武起兵皆先取宛其形勢居控扼
之要所以能爲周室屛翰曰南國是式曰式是南邦
曰南土是保正以爲翰所之也夫申既緊四岳之裔
建國從來已久故或謂于謝之邑是加地進律以作
爾庸是錫之附庸然觀宅居于此肇造私人于此新
遷城埔于兹卜築宗廟於兹挾始則非所謂加地附
庸矣意者申雖舊邦國統中絕申伯乃王朝卿士天
子內念股肱之美爲之復建侯封乎故曰王纘之事

世執其功錫介圭而鄭重其行不偶耳必令大臣董其事者分封出自天子侯國不敢專也若文王作豐非繇君命此商之季世君令不行於天下時也然則吉甫固宜有是誦後世寵外戚者率以大雅崧高藉口或曰自宣王封申伯而召驪山之禍尚可以為訓乎此又不然夫柔惠且直揉萬邦而聞四國申伯固宜為文武憲矣豈可因王之元舅而反掩其德謝功之營亦豈假與後世恩澤侯可同日語哉至其後人逆節亦非憑椒房之寵內執朝權如王竇閻梁輩也

嗟夫為媾為冠斯其故蓋難言之而以造端咎崧高過矣

按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楊升菴云嶽四嶽也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山高大者自名崧非中嶽也崧高通用者誤

按郿在岐之東鎬之西飲餞不于鎬而于郿何也曹氏云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冊命于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餞于郿猶江漢之于召虎也孔氏云若自鎬適申塗不經郿

按秦誓云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正與仡仡勇夫射御不違者相反然則申伯番番蓋黃髮老臣非武勇之謂所云王之元舅或母舅或內舅皆不可知渭陽之詩秦穆亦稱重耳為舅氏

大正續烝民篇

物則秉彝之訓前此未有也而發之吉甫故孔子賛其知道晋以好是懿德發端葢物之有則烝民所秉雖同而能順其則者維山甫其則維何柔嘉而已易坤爲臣道繫以利牝馬之貞葢坤非偏柔乘乾而爲柔也柔而柔用之故能爲不茹柔而剛出之故能爲不吐此所以舉鮮克舉之德而超然異于凡民者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于周食采于樊然則山甫葢周公之胤所謂纘戎祖考者是耶天爲

保天子生山甫王以保王躬命山甫山甫之責甚鉅區區城齊之役曾何足以煩之弟成王時召康公亦嘗以太保營洛雖王都之肇建不比於侯封然是役也倘非異人其任堪者必山甫乎且山甫於王命旣無不能將而城彼東方亦王命之一此行亦未必久淹固不妨其爲保躬補闕也考之國語宣王立魯公子戲則山甫有諫料民太原則山甫又諫其於王命固非苟爲將順而已又于國子中舉魯侯之孝能導訓諸侯信彰於若否哉夫城齊亦非細故也當時北

有玁狁南有荆蠻東有徐淮之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朔方以南仲奄受北國以韓侯而東方之保障齊爲最大以城齊屬山甫諒非無意耳或謂職業位望如山甫宜置諸左右朝夕納誨不宜一日去王所山甫顧瞻君側永懷不忘詩言式遄其歸借贈友之章寓諷王之義猶唐詩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其意未必不出於此而吉甫亦可謂善言矣篇中仲山甫凡十二見反覆賛咏繁而不厭葢詩人之情與作詩之體于所愛者則喜舉其名字而惓

惓道之出車之于南仲采芑之于方叔崧高之于申伯韓奕之于韓侯江漢之于召虎皆是義也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按歐陽永叔作尹師魯墓誌師魯凡十七見近代王槐野爲徐東園文稱東園公者凡二十三作白尚寶蘇碑稱白公者凡三十二趙大洲作孫孝子傳稱孝子者凡二十四亦倣此法

按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胡公徙都薄姑弟獻公徙都臨淄則當在夷王之世故孔疏以爲遷

之言未必實朱子意其徙于夷王之時至是而始
備城郭之守良爲有見第山甫城齊之役亦未見
其必爲臨淄耳竹書紀城謝城齊俱宣王七年事

大正續韓奕篇

按厲王不禮于諸侯諸侯相戒以避之此菀柳所爲賦也宣王念亂肖取義于沔水朝宗厥旨深矣竹書紀宣之四年王命蹶父如韓韓侯來朝蓋韓爲武穆與晉同祖均屬望國諸侯之向背係焉而又密邇北國爲一方屏翰故其亟于得韓命蹶父如韓冀有以也蹶父因是以締姻而韓侯遂來朝蓋猶用繼世稟命之禮王因命之纘舊服受北國爲伯其依畀亦隆重哉而馭下之柄可概見矣序美宣王能錫命諸侯

亦未爲謬如謂天子錫命諸侯爲常事則蓼蕭湛露彤弓何以誇盛美雖春秋戰國亦有行之者（平王命晉文侯惠王命齊桓公襄王命晉文公顯王命秦孝公）郝氏所謂僞王非興王也亂命非治命也有所要挾不得不命非力能制命也如宣王之命韓侯能命亦能討能予亦能奪然後稱威福維辟耳康侯秉禮甚畢入覲晉錫歸國嘉禮肯舉視春秋諸侯在喪親迎者得失何如故足述也又按竹書紀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溥彼韓城所由來矣玉海通典皆以韓爲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有禹

貢梁山而王肅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方城卽今
順天府固安縣故李氏疑韓國在燕地觀此詩云燕
師所完奄受北國則韓之去燕當不遠所謂韓城者
倘如王肅魏志所云是邪然平王十四年韓爲晉所
夫滅國必自近始則韓城似又當以在同州者爲據
矣

大正續江漢常武篇
宣王武功見於小正者則有六月采芑見於大正者
則有江漢常武考之竹書紀伐獫狁在五年之夏而
是秋旋有采芑之役六年召穆公帥師伐淮夷王帥
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於淮然則平淮平徐二
師蓋一時並發也其錫召穆公命則紀亦云歸自伐
徐也徐自伯禽時已與淮夷相倚爲患故費誓曰徂
茲淮夷徐戎並興穆王時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宗
周厲王時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淮徐

蠢動從來久矣自宣王命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蠻荊
於是四方僭亂以次削平其一則遣召虎一則躬董
六師者緣淮徐相距不甚遠慮其合而角我故分遣
出師以防侵軼耳蓋至淮徐隨流而攘風之所被固
不披靡而枚寧遂暨於四方故二詩皆曰四方既平
乃篇終要歸於文德王猶若規若頌詩人之寓意始
深矣此皆宣王初年事也厥後伐太原之戎不克伐
條戎奔戎則敗伐姜戎戰於千畝則又敗荒業不終
體哉豈其四方平而遂有愔志乎周宣且然何論晉

之武唐之憲

按江漢明言伐淮夷常武明言征徐國何必取南北為月曰淮夷則淮南淮北兼舉之矣常武所云淮浦淮濆指所經歷及駐劄之地未嘗指淮夷也武乃依遵其說云徐方者兼徐淮而言謬也又按常武之名先儒以為有常德以用武則可武謂武不可常因以為戒意亦似之愚意天子自將故名常武蓋惟天子建日月之大常十有二斿它則止建旂旗旟若六月之載是常服乃兵事恒服耳

毛氏妄意六月為親征緣於誤解常之一字何不移此訓常武乎

又按毛傳於出車之王命南仲既曰殷王則南仲似為殷將矣乃此處仍謂宣王命卿士南仲者於王太祖之廟果一南仲乎果兩南仲乎凡傳之無據類此孔疏又實其為后稷之廟益鑿矣朱傳謂卿士兼大師而字皇父果合經文當云南仲曾孫何反云南仲太祖俱不似語意季彭山云祖祖道也天子行而祖道故稱大祖大示言太此從韓侯出祖啓來似亦有理弟志之

又按袁仁氏云昔命卿士太師次命程伯皆二有事之人欲其早定徐淮歸就職業不至曠官耳此解較勝於所謂三農之事者

劉汝楨云宣王淮上之役武功告成也蓋六月北伐𤞤事四夷采芑之南征次之故曰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此其証也荆蠻既平乃伐淮夷故此詩及江漢二篇一是自將伐淮一是命將伐徐二師想一時並發王則將本國之六師而穆公則徵兵江

漢以行者也何也夷在淮之南北勢相犄角假令穆公先平淮南則還兵北伐亦易易耳何必俟言於王之親行假令王既北定徐戎則淮南之夷膽已破穆公此行如發蒙耳何必張大其功而寵異若此哉故伐淮伐徐以兩詩考之知其必並發也知平淮在采芑之後者荆蠻未平則穆公疆理不得至南海以南海之北正荆蠻之國故也一平淮而疆理至南海可見南海以內諸國無不從服矣今按竹書紀季其征伐次第實是如此

林少穎云周自文武興於西土而化行於南故西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爲最後是以武王牧野之戰方與商師決勝負於行陣之間而西南夷之邦所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者已皆化使而成王之即政天下已太平矣然東夷之徐奄猶與兵以叛也故徐雖伯翳之後而俗流於夷周初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撫封之日周公魯公僅能定之至穆王稍有荒淫之失而偃王者遂僭號傍然有朝諸侯有天下之意洎厲王無道宣王撥

亂之始而繹騷於南國者又徐也及徐始微弱而東南之島張僭竊以爭諸侯者荊楚吳越相繼興矣其後徐益以弱服屬吳楚而卒不得免焉然吳楚僭强於東周衰微之後而徐僭强於西周中盛之時則其初本非弱國也

通解云大雅言文王之兵若臨衝閑閑章言武王之兵若牧野洋洋章皆略述武事耳常武言宣王之兵則極其鋪張揚厲若有過於文武之威者聖人之兵尚德賢人以下之兵尚威論德者其詞典

論威者其詞夸且亦可見盛世中興氣象

大正傳引

詩大正傳六篇屬厲王者四首蕩次桑柔次民勞以及於厥蕩爲召穆公諫王是巳其它作者之姓氏巳皴然觀桑柔第七章有滅我立王之句朱子疑其作於共和後後此而民勞板可知也胥師曠論衛人出君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淫縱其欲而棄天地之性故不甚其人而甚其君然當時中外尚不少推挽者今以天子蒙塵乾坤大故乃諸臣不汲汲勤王而所與同列相勸戒者靡非親賢遠姦敬天牖民之說其云以定我王特一及之而又必本之柔遠能邇益勸王固莫如安民矣當汾王之出居國人尚欲甘心其太子叔怒如水火豈易犯哉卒之雖未及從辟猶得終天秊於彘倘亦賴諸大臣之彌縫耳王子朝告諸侯云厲王之難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繇是言之藩垣屏翰之資亦大矣宗子維城靡俾城壞其羽翼太子之長慮乎益自共和爲政十四秊間王嗣行巳長大漸有幹蠱之望止慮詭隨夸毘者厠其間故民勞以大諫終板以大諫始觀

其兩呼小子而老夫自命則正老成經國之遠猷而所以陰賛宣王之中興者此數詩爲之嚆矢矣再傳爲幽王宣徽既沫厲穢滋彰周室豈堪再壞人亾國殄卽昊天無所施其克畀之權瞻卬召旻固黍離之漸也使季札所聞大雅之歌有一於是亦必曰其周之衰必不曰廣哉文王之德云爾

大正傳蕩篇

天立君以爲民民受命于君而君受命于天受命于天者受之天所寄監之民也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縱其淫夫惟蕩蕩上帝春育而海涵乃能爲下民君若疾威則命僻而失其所以爲君矣然人主所以敢于立僻者不過以天命爲可恃豈知有初鮮終命固不于常哉商書祖巳訓高宗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此詩天生烝民四語似之蓋借言民而不敢直斥王耳其命匪

諶卽所謂天難忱斯駿命不易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意亦如此洛誥召保曰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廸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穆公之言蓋出于乃祖昔微箕之相告一則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今殷

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一則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於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跡是以觀周厲斯亦紂之後身哉國語載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所用榮夷公好專利而不備難當時在位在服之人槩可知其侯詛侯祝又可知已炰烋內奰即菀柳所云上帝甚蹈也史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荊楚自尊王號然則其威亦憚矣覃及鬼方此是邪惱

乎僅嘆之而莫能克之則紂德之非殷丕也通篇托之文王歎商危言不諱而卒不能啟王之聽故異時彘之亂國人圍王宮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夫驟諫者非獨外傳諫監謗數語蓋蕩之詩尤最險焉而厲王不以為罪其猶有容言之度乎

按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蓋專摘本實先撥句為言傻衍之曰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漢儒之斷字造臆類如此

大正傳桑柔篇

厲王之詩見於小大正者各四小正之青蠅小東菀柳大正之蕩皆作於流彘者小明桑柔民勞板則流彘後也左傳秦穆公引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桑柔為芮伯所賦審矣序以為刺厲王非也厲王敗德固不可勝數然失國之君刺之何益玩通篇語意乃是規在位者觀後數章云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可見也章句雖繁意脈自貫曰靡國不泯具禍以燼國步斯頻傻申之

曰孔棘我圉哀恫中國具贅卒荒曰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傻申之曰自西徂東靡所定處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傻申之曰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則亦不得遂其代食之願矣其維此惠君章則上數章之指歸而下數章之提掇也維彼不順自獨俾臧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皆指王言若使厲王猶在國詩人太言當不爾朋友已譖不胥以穀即青蠅之讒人罔極也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則衛巫監謗道路以目也貪人敗類則榮夷公之屬而芮伯向嘗陳諫者也嘗昔忍心不

順職涼職競職盜布刻在位者倘便不少詩人所以懲往誡來反覆致意誨以用式穀之邑人黜中垢之不順所爲序爵者當如此抑芮伯忠規非始於此竹書紀厲王八季初監謗芮伯邑夫戒百官於朝其詞見汲冢周書芮邑夫解序稐其稽古作訓納王於義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爲此書有云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又云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勲德以備難下民胥怨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亂而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又云爾執政

朋叐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聯禍殽災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又云爾執政小子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㞢得厥求惟曰哀哉又云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播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其言若隱然預知有流彘之禍者所謂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益指彝所作歎问使厲之君臣聞若言而知省寧不丞受其蔭卽烝烝之歌可兼再作矣

按四牡騤騤以下三章朱子以爲述行役者之怨詞味其語意殊不稱盜自成康既沒昭王膠楚澤之冊穆王勤瑶水之轍共王戚密懿王命虢公伐犬戎孝王命申候伐鹵戎夷王伐太原之戎窮兵黷武之事無代無之故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若厲王征伐之役國語史記皆無所考惟稱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而竹書記厲王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一年西戎入於犬丘十二年奔彘十四年玁狁侵宗周西鄙召穆公帥師追荆蠻至於洛今其詩曰國步斯頻

曰國步蔑資曰念我土宇曰孔棘我圉惎流蔬之後四夷交侵國勢日蹙可知已歐陽氏乃云兵役是朝廷一大事宜有所征伐主名與其勝敗事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鄭氏何據而爲此說夫鄭氏隨文作解其云軍旅久出士卒勞苦者固無所據然竹書則可據也司馬子長有言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夫三代以前征伐之事豈盡可考哉

按傳云隧道也孔氏云隧者道之別名予謂即晉
文請隧鄭莊隧而相見之隧也有空大谷盍風洞
也今風洞所在有之聞之陽和有洞出風每年致
祭而金華宋濳夫亦有風門洞碑記此類是也爾
雅注有水曰溪無水曰谷夫空谷爲風之自出而
嚴氏乃以喻小人乘虛而至則空谷爲風之自入
矣似非詩意　此章維彼不順對良人言與上文
不順對惠君言者自別而或即以目不順之君謂
其深求良人隱慝者固非或謂不順之人攻良人

以內汙之事亦非也征訓爲行者是作爲式穀其
維風乎征以中垢其唯風乎
按鄭箋以西風謂之大風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
泰也然以喻貪人敗類則成敗不倫矣聽言則對
謂面從也誦言如醉謂不能舉其契爲之詞也匪
用其良弗求弗廸也覆俾我悖悖者之患固以不
悖爲悖也然予言豈眞悖哉使予不知而作則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
按崔仲鳧云詩桑柔狀小人之惡三京言刻薄也

盜言貪類也競言强禦也易辭狀小人之情四狐
言媚惑也乘言僭竊也拇言依附也隼言悍鷙也
弃志於此

大正傳民勞板篇

民勞板二詩次桑柔則嘗在疚我立王後益王旣居辟矣于時宣王尚幼況又匿于召公家當國大臣宜莫如周召二公乃詩一則曰戎雖小子一則曰小子蹻蹻所稱小子非泛指同列定有一人焉當之詩傳雖缺愚疑是共伯和也竹書紀厲王十二年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史記謂周召二相協理行政號曰共和者謬耳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爲共和者周王之孫懷道抱德食封於共厲王之難諸侯立

之司馬彪云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爲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卽王位夫謂卽王位者妄也孟康云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此倘是已愚猶意共伯之賢雖爲諸侯所推戴亦必請命於汾王不然則是篡也而式弘大就有大於攝行天子事者王欲玉汝孰有過於命之攝行天子事者共伯雖攝天子事實無經世撥亂之才觀詩所云憲憲泄泄以憂爲譃譃蹻之是饑寇虐之未遏則亦身居劇任不肯當事如後世丧亂者濛翛散落危而不扶者

其命之攝事也亦所謂悶然而後應泛然而不屑辭者哉觀莊子從共伯與許由並稱曰許由娛於穎陽共伯得乎共首而竹書紀厲之二十六年王陟于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沈約注云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廢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此亦可見共伯之梗槩矣故能與物無猜而攝政終厲王之世然亦可謂處非其據者也若詩人之大諫則老成謀國遠猷也舍是不任而以少年居攝柄政此厲王所以終不復辟歟

按無縱詭隨式遏寇虐每章言之而無良惛怓罔極醜厲繾綣則備悉詭隨之情態無縱者所以謹之也與式遏無俾相呼應○詭隨卽桑柔所謂聽言則對者也寇虐卽桑柔所謂職盜爲寇者也

大正傳瞻卬召旻篇

瞻卬召旻二詩大約刺幽王幽王之世川竭山崩冬雷夏霜繼以日食其不惠而降孝篤矣厲巳大矣揆厥亂階乃在長舌之哲婦故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而周禮寺人掌女宮之戒其酒人漿人籩人醢人舂人𥼶人之屬皆與女奚為類內司服縫人至與女御女工共事則其相倚為奸利固易耳此言婦而兼及寺也小正傳寺月之交歸咎皇父外則番聚蹶楀希刻要津內則艷妻驕扇日以不臧可與此二詩互

證國語史伯策周之必弊曰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於諫工而講以多物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灋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而妖試存擠行暗昧也然則昏椓回遹皐訿而為蟊賊者亦孔多矣又曰申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此正所謂舍爾介狄者也夫檿弧箕服亾國之兆雖久已見於童謠亦俟淫德而後加之幽王惟長舌是從休蠶織而預朝政欲代后則代后欲奪宗即奪宗方且裂繒為入耳之歡舉烽為博粲之戲幾如是而不亾者而詩人尚規之以藹後諷之以用舊人蓋誠欲回國脈於一綫不忍坐視其殄瘁也厥後平王東遷其命文侯推原亂始曰罔有者壽俊在厥服信幽王之不用舊而人之云亾非眞亾矣

按召旻第五章維昔云云蓋古者謂茲為今取艸木繁茂之義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古詩

為樂須及昔誰能待來茲維今之疚不如茲言未有若今之甚也彼即維昔斯即維今彼時之疏斯時直以為粺蓋糲戎饑饉即粗糲之食亦不可多得矣胡不自替替與引相反楚茨曰勿替引之兄況通晉語云眾況厚之況固其謀況之為言益也蟊賊用事以致饑饉薦臻昏椓靡共之效可見如此矣胡為不自替而專務益相援引乎胡不二句相連〇其第六章三矣字三不字相呼應言池竭而不云自頻泉竭而不云自中害日益弘而

問云不裁我躬所謂安危利災也

詩傳闡　卷二十一

詩傳闡卷之二十二目錄

弟忠溢　吳懷古

毘陵鄒忠胤著　新安汪汝謙仝訂

男自規　汝貞士

文　廟　將
烈　鷺
子　賚
時邁　般　頌武
載見
昏合　寢廟
成　朝
朝于

之也
祀成王
堂　臣工　執競
成康　報
也　共闕二百二十五字

周頌引

孔子正樂雅頌得所如僅謂頌不與雅混卽毛氏本亦然惟是頌自有頌之所彼則槩乎未有得耳最舛者如昊天次天作先我將執競次時邁先思文臣工噫嘻次思文先振鷺而桓及賚般乃以殿後此其所何居焉詩傳周頌一編殘缺尤甚所存僅四十餘字落落如晨星然有可哭會者今試摘其佚遺昝維天及維清次以天作思文從文王而逆遡之亦猶大正昝文王繼以生民公劉也又從文王而順敘之爲雝

爲清廟爲我將爲𥝢文孝經所謂郊后稷以配天宗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四海各以職來助祭也振鷺爲殷肆于太廟有客禮朝辟之嘉賓與時邁之告武成賚之大封列國般之初狩方岳而祭告皆在武王之世故曰明昭有周曰時周之命而此下爲武爲桓以謚稱載見以昭考稱則在武王沒後矣有𨕖合樂滌沮薦魚亦告廟之彛典哉閔予訪落敬之或作於亦人免喪朝廟之季或作於明辟復政蒞祀之日勺則其九季有事於太廟而用之者以上諸詩周公亦第

及其當時之事而止原不禁後王附益竹書紀康王三季定樂歌吉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於廟此昊天成命噫嘻臣工所為作也亦越昭王祀三后而賡執競其猶頌之餘乎使昭穆以下代有哲王頌聲當未遽寢而毛鄭必以頌為成王七季周公所作遂不許嗣王之有頌抑何誣歟至載芟良耜以報賽豐季以祈祖絲衣以蜡祭周禮所謂龡豳頌息老物必是詩已矣之末簡亦禮反自始樂樂自生之義如是而頌乃得其所為詩說見不及此妄意紛更其賢於毛鄭

者幾何

按蘇潁濱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是也然猶泥於七季制禮作樂之說必以頌為告太平則如小毖閔予之悲彼家難亦可謂太平乎而先是克殷之初季武王遂不得遽追崇其祖考必有待於成王則嚴父配天之說又何為也

周頌維天之命篇

毛詩頌皆清廟而詩傳皆維天之命者清廟於奉祭之人心觀聖德而維天則直遡聖德之同天固宜為周頌冠也頌不盡作於成王時而序云太平告文王箋又實其為六季制禮作樂此不過通槩成說猶之以既醉為太平何關詩旨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已是衞說箋遂以駿惠文王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以遷就其所謂太平告文王者謬矣頌之皆維天亦猶周易之皆乾乾六畫皆奇所謂純

也文王繫以元亨利貞即不已之節度也乾為諸陽之祖又氣之元非天無可以象乾非不已無可以言天故中庸曰天之所以為天孔子贊易曰天行健則不已之謂又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知乾健之為粹精則知純之為不已於穆不顯兩精相映意即配帝之樂歌乎假溢而收之受命溥將也駿惠而篤之單文祖德也惠文王即所以誕受羨若祈天永命之遺也大正亦云假哉天命又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而此章足該其全彼以告君故詞

繫此以告神故詞約

周頌維清篇

文德同天槩之以一純文典卽文德也故次以維清清則其純而不襍者緝則其純而有常者熙則其純而光大者心灋之外別無治灋也呂氏以禋爲王者祭天之名謂文王配帝自此始故曰肇禋然大田曰來方禋祀書洛誥曰禋於文王武王禋非必祭天也或從武王有天下始以王禮祀文言是文典身用之而不效後人用之而始效耶此泥於六年制禮作樂之說而以迄用爲成王時耳愚意此詩作於武王之

世肇禋嘗指文王盍國君卽位承祧卽是主鬯之始自其初載至今隨用輒有成績此非周家禎祥而何記云夫樂者象成者也是詩一名爲象象儀取象成之義序以爲奏象舞鄭箋遂目爲象用兵時刺伐之舞則誤認象舞爲象武矣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賈氏謂詩爲樂章與舞人爲節始近之鄭氏謂先學勺後學象乃文武之次夫勺何文也象何武也其誤緣於毛傳以文典爲征伐之灋夫文王固未嘗無武功而武功何足以盡文典且文王世子明堂位

祭統皆云升歌清廟下管象不聞以象者稱也獎居
記亦嘗以下管象爲何者夏籥序與爲何蓋者自屬
大者夏自屬大夏象之非者審矣

周頌天作篇

天作次維清後思文前蓋由文王而逆遡之也遷岐之役爰始太王作屏脩平厥功固茂而克順克比王季實作對焉篇中何不一齒及朱子止以爲祭太王詩亦謂不宜獻遺王季故耳然將置文王於何地夫序增入詩中所無之先公而朱子又偏遺詩中所有之文王均之莽矣愚疑彼作矣三字或有脫誤蓋旣云天作又何云彼作且於上下句濛依置未妥意此句本頌王季而訛爲今字邪又胸逸則云聞之先逢此祭岐山之詩㑹爲有見蓋天子爲百神主況岐山㮣帝增之式廓王氣攸鍾豈容乖祭祭豈容乖樂章果爾雖不言王季亦可以所重在岐山故止挈首尾二君言之也然則周所以祀先公先王者當別有詩歌而其後乃浸逸之歟

周頌思文篇

此篇詩傳雖訣然后稷配天詩固言之矣公羊傳云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言妙得鬼神之旨卓犮病曰古者祭必立尸八蜡之祭猶虎亦所不廢而況天地大神乎宗族之子者祖考之尸也配帝如嚳如稷者天之尸也蓋天之爲道高明廣大先王思其生之賢者爲人人之賓者爲帝帝之賓者爲剏造開天之祖以是佫合庶幾居歆

是已乃郊有二義家語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皆天子之禮也然則思文配天蓋即啓蟄之郊祈穀於上帝者乎曰大我釐民黄赤緣極日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其爲祈穀之郊可知已鄭玄以祭濵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青帝靈威仰靈威仰東方木帝周爲木德謂以后稷配蒼龍精夫詩云克配彼天配其德也蒼龍不過天之司東天德豈盡於蒼龍而稷所佫合僅僅如是邪抑周郊止於稷而禘乃上及乎嚳故祭濵禘每在郊上然郊有頌而禘無頌遐哉邈乎莫得而詳矣

按周禮鍾師四方賓來奏納夏韋昭謂納夏一名渠呂玉叔云渠思文也思文何以名渠或渠卽極音之轉而納卽陳常之義乎國語三夏天子以享元侯渠亦與焉未知何取

按說文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偽泰誓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舟

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鄭箋謂穀所以紀后稷之德其附會不經甚矣

周頌雝篇

序說以此爲禘太祖其謬本不足辨後儒惑於其說言禘禮者每引之或以太祖爲后稷然詩明言假哉皇考豈太祖可稱考乎且詩詞亦無及於稷者如以吉禘於文王若竹書之吉禘於先王春秋之吉禘於莊公喪畢而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則武王以嗣位之十二年伐紂克殷而後爲天子詩稱天子穆穆其非免喪之初明甚安在其爲禘也或乃依序之過又以孝子爲成王皇考爲武王文母爲邑姜其說愈支矣

爲詩說因篇中有文武維后遂以此爲成王祀文武之詩然則宣哲維人又何指焉此的是武王初即位而追崇其考妣之祭章其曰文母從夫謚也又按左傳三夏以享元侯周禮牲出入奏昭夏說者以昭夏爲繁遏所謂繁者其即介以繁祉之謂邪相維辟公於享元侯較切於薦廣牡於牲出入較切路史亦云雝天子所以享元侯其言或有據耳

周頌清廟篇

序以清廟爲祀文王是已衍之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此臆說也按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予齊百官伻從王於周又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寧予不敢宿則禋於文王武王又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大室祼然則洛成之祭周未嘗崇文而墮武而是詩止言秉文德其非兼祀武王明也即祀文王亦何

待洛成牧室之追王先之矣且如殷高宗中興令主殷人猶特廟以祀其卒章曰寢成孔安魯頌亦做其體先以閟宮有侐終以新廟奕奕豈武王克殷後在位六年而尚不爲皇考立廟者又古者廟非一處周制先公之廟在岐文廟在豐武廟在鎬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各有不遷之廟曰世室此云於穆清廟未定何所其爲文廟成而致祭亦疑已箋云清廟者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疏云樂記清明象天是天德清明也孔子閒居清明在躬謂聖

人之德亦清明也公羊氏云王者必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因助祭以述其職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所謂肅雍秉德者是卿叙文斿王不忘正與無斁於人同意其詩編次在游要皆作於武王之世而序以爲朝祭於洛者不過泥六年制禮作樂之說耳

按樂記謂清廟之歌有詞而無韻不能聲也懸一鐘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唱而三嘆有餘音矣蓋樂歌文王之遺不極音聲但以疏弦廣孔少倡寡和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獸奏登歌之出不以樂音亂人聲所謂獻上歌也

周頌我將篇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此篇詩傳雖缺其爲宗祀文王於明堂則序亦得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以覆通之以樓南北之外加以應門清嚴尊肅此季秋享帝之方配以文王者也其不於廟者何七廟中不可獻舉此大禮也張子云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季秋成物之始故享帝以父配記云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然則文王其猶天之尸歟註中儀文王所以儀天畏天所以畏文王義固共貫但是詩語意止重祈天謂我今奉羊牛以獻庶幾天其右我非羊牛之足邀天右也天意無過求民莫尚我素儀文典以靖四方天如福我文王諒當歆文王祈配之祭耳然我豈敢遂懈惰有夙夜畏天威時時保此右享之意而已孔疏亦云天乃大文王之德既右助而享之是亦主天言也程子云形體謂天主宰謂帝郊質而尊之明堂文而親之郊以神道

事之明堂以人道接之此周公心思冥漠制作精微非俗儒所能解也俗儒見月令有青陽總章之文遂牽明堂而合之五帝見周禮有祀五帝於四郊之文遂謂五帝以附之明堂康成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厥義舛矣況孝經雖云宗祀文王以配帝而詩第云維天其右弟云畏天之威則又何必多立帝名妄肆不經之說乎

季彭山云按祭灋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則明堂祭天當用特牛而有羊者周禮羊人曰凡積共其羊注謂積柴祭天則用羊實柴煙氣上聞也先柴而後獻故維羊在維牛之上將者奉羊以供柴也享者獻牛以供祀也實柴之羊非太牢之羊也

周頌烈文篇

頌自維天至我將上祀追王饗帝禋祝之樂歌已備當時四海之內各以職來助祭者寧無一詩訓之於是次以烈文序以烈文為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因附會為月朔朝廟即周禮司尊彝朝享之祭夫曰助祭似已何據而知為成王即政觀詩傳列此於振鷺前則亦作於武王之世而辟公乃助祭於先王者辟公諸侯之尊稱非必二王後也如意為二王後則末噫前王而嘆不忘似以先世之遺德勉其後人然

雝之抒壯載見之求章亦稱辟公其所指似廣非如白駒振鷺有瞽猗那之稱嘉客我客者自有専屬也舊說以錫祉即戎功按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丞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夫錫祉則助祭是已所稱戎功始指武商克咸之功乎既序其皇大封之典所為舉也進之以維競維顯四方訓其人百辟刑其德而穆然於前王之不忘蓋即當日所駿奔者勤以深長思也箋謂

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詩契文益契文原爲獻賓作其後王假有廟皆得通用矣

周頌振鷺有客篇

毛詩振鷺有客二篇相隔今以詩傳剩字測之則是相連也後契文而先時邁於時當爲武王鹵雝之客益指祿父而夏之後不與焉何者鷺白鳥也殷人尚白久矣武王禽受分天之明去受子祿父爲殷公以據殷餘民而不改其色故亦有斯容與亦白其馬皆不改色之證也竹書紀克殷之明年薦殷於太廟其卽此詩歟後儒見武庚以叛見誅舉而棄之不屑道必以我客屬嗣封之微子夫由後而觀鴟鴞毀室皐

在不貫由武王之世觀之則武庚固殷王冢嗣亦猶丹朱在虞商均在夏三恪莫敢望焉周之嘉客孰先武庚者卽橆問其賢也橆惡橆斁夙夜永譽周人固願其永世橆窮矣俾賓王家豈待微子哉卽白馬萋具之客亦非微子何以知其非微子益微子所與二師謀者不過出迯行遯而已以爲抱器歸周者妄以爲面縛請降武王解其縛焚其櫬者亦妄先儒辨之甚晰史記宋世家言周公旣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先祀然則微子在武王之世旣不爲周

也蠶又不爲周也臣又未爲周也客何緣來見祖廟乎乃所稱有客者爲誰愚以爲箕子也何以知爲箕子樂記稱武王下車釋箕子之囚書載武王十三祀訪於箕子乃陳洪範竹書紀十六秊箕子來朝此詩之作其因來朝而見廟乎有萋有且薦其籩豆也旅琢爲玉旅爲陳益來朝之旨禮所謂旅幣無方也淫威降福亦即就箕疇中嚮用五福威用六極還用其意言㡀有非常之凶禍今當酬以莫大之福響益祝之也如訓威爲等威威何以稱淫且自矜其降福之甚大槩論箕子不受即異時建微子爲上公錫之備物亦何至侈然德色如此

按武王去武庚於殷爲殷公而樂記曰投殷之後於宋然則有宋之封亦肇自武王乎非也自祿父誅微子代世習知宋爲殷後遂混而稱之如魯孝惠娶於宋而宗人釁夏曰娶於商亦其證也或謂武王嘗封箕子於朝鮮豈有舍微子不封待成王而後封者是又不然當周師入殷箕子尚在囚繫武王下車乃釋之故書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若微子先是已遯荒矣其罔爲臣僕與箕子同義故武王特成其志不輕屈之非恩禮偏靳于微子也抑更有疑焉樂記于薊祝陳杞皆曰封而於宋獨曰投意者微子行遯原在宋郊武王欲致之不可故即其地而遂封之所以不曰封而曰投歟總之微子受封不在武王之世則所謂客者當別有屬予故謂振鷺客武庚有客客箕子論其世而可知矣

又按魯論謂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竹書紀秊第言微子出奔孔氏乃謂知紂必亡而奔周蘇子由古史謂其抱祭器歸周左氏載微子面縛銜璧與櫬而元儒金吉甫嘗辨其誣大約謂微子所自處與箕子所以詔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使遽奔周何微子叛棄若親求爲後之速也即微子未遯而面縛銜璧亦非其事金華王柏氏謂面縛銜璧者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且如孔氏之說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微子已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肯王家備三恪何不即以處

微子而顧背以處武庚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
亦見卻可羞之甚乎當時釋囚封墓百禽恩閭舉
行悉徧獸不及微子者以微子遯於荒野未之獲
也按金氏此辨甚晰然謂作賓備恪有微子似可
黜武庚此又不然夫鯀殛禹興伊尹放太甲而卒
相之此正見聖人之無我管叔本意不欲伐紂武
王因而使爲監曰存殷者其子哉彼所以卵翼小
腆如此其至且武庚之敗德于時未見主湯祀者
非庚而誰設令微子當年並建亦必次武庚下矣

不然微子雖遯箕子固在何爲舍殷墟而遠封朝
鮮乎漢書地理志并疑箕子無封於朝鮮之事而
或者剿其說謂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然則孫論
爲奴樂記稱囚舉皆不足信而武王訪範于箕子
乃就朝鮮訪之邪

按書傳云天子存二代之後與已三所以通夫三
統去三正郊特牲亦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
也尊賢不過二代而已然又有所謂三恪者何鄭
駮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杞宋
以外別有三恪樂記云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
黃帝之後于薊帝堯之後于祝帝舜之後于陳所
謂三恪者其是乎惟杜預云周封夏殷二王後又
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降示
敬而已此解未確陵川郝氏曰三皇始制封建著
爲令諸侯有罪方伯連帥請于天子而征之天子
無道三恪之國徧告方伯連帥率天下諸侯而伐
之此三恪所從來矣左傳云武王以元女大姬配
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基薊祝待陳而備非杞

宋待陳而備也若夫二王之後雖同爲公爵而禮
亦有隆殺左傳皇武子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
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女叔侯曰杞夏餘也
子大叔曰夏肆是屏此雖以其後世卽東夷故然
周之尊杞不及其尊宋明矣此詩以振鷺擬客客
則非杞兼亦非宋序以爲二王之後來助祭者剿
詞也

按郊特牲云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
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

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徃德也禮器又云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音納）金示和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以此觀之萋且追琢之義曉然矣

又按巷伯萋兮斐兮韓奕籩豆有且皆可互證何以伲敬慎解棫樸追琢其章豈遐擇之謂乎

周頌旹邁篇

武王以嗣位之十二季克殷（是季始爲天子）十五季初狩方岳般之詩是巳其先之以旹邁云何自古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觀虞書舜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遂於幾甸類上帝而禋六宗望山川而徧羣神輯五瑞覲四嶽群牧夫受禪猶然況革命乎苐舜自此巡行一季而足跡遂徧天下武王則有未遑者今以旹武成考之一月王征伐商四月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數語合之大傳似猶非僞策正與旹邁相表裏樂記牧野之師濟河而西衅藏車甲倒載干戈虎賁說劍名曰建櫜俱克殷初季事此其異于般者序既以旹邁爲巡狩告祭柴望又以般爲巡守而祀四嶽河海則一舉而兩詩矣當知旹邁其邦非是庶邦謂周邦也邁者奮發超越之意侯化爲王則國化爲天下故曰邁雖竹書紀武王初季命監殷遂狩于管然未嘗周行方岳豈得遽謂之旹巡況周禮十二季一巡守乃周公所

宋之制武王受命不過六季固不待其旹若以春蒐
夏南秋鹵冬朔爲旹意亦近是第戢戈櫜矢之季尊
遑及此其庚戌柴望僅行之畿內一月而事畢矣告
武成所以告卽位故曰允王維后允王保之又按此
詩一名肆夏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車亦如之
郊特牲記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大射禮
公升卽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國語云金奏
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杜子春曰尸出入奏肆夏賈
公彥謂肆夏諸侯亦得用未知其義何取豈所謂改

王則改行者邪抑取其不震疊式序在位之義邪記
又云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則亦猶雍三家以
雍徹互僞詩說以此爲大武三成之樂歌次之武與
賚後彼未觀詩傳中剩字而設於妄自厷說也如其
說亦何當於三成而南之義

按韋昭云肆夏一名樊卽旹邁韶夏一名遏卽執
競是未知樊遏之爲一義也樊遏必非執競而旹
夏之非樊亦已審矣

周頌賚般篇

旹邁爲武王初季事以武成樂記證之審矣至賚次
旹邁般次賚何其與竹書紀季若合符也按竹書紀
武王嗣位之十三季（爲天子之明季）薦殷于太廟遂大封諸
侯十五季初狩方岳誥于沬邑夫大封則賚所由作
也散財發粟賚中之一事也狩方岳則般所由作也
沬邦明命般中之一事也二詩無武王謚而皆曰旹
周之命蓋作于武王之世也古者爵人于廟示不敢
專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薊祝陳下車而封夏殷

之後雖有命封之亦必至廟受策乃成封互故先之
以薦殷于太廟左傳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
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樂記將帥
之士使爲諸侯其卽此舉歟史記武王發天保之未
定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
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
天室將營周居于洛邑夫三塗嶽鄙之望商山是陟
矣有河伊洛之瞻翕河是由矣洛居中土可以隆上
都而觀萬國爲朝覲者所巫集故是冬遂遷鼎焉周

昔酒誥之作正在此行而今書錯之大誥後亦猶賚般之錯在頌末也夫閔子訪落昊天臣工執競諸詩顧可以先賚般乎僞詩說以般爲大武四成之樂歌其于南國是疆猶或稍似乃以賚爲二成此於再成滅商之義何居

按般之詩或卽古封禪之典但不以封禪名耳路史有云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易姓一封禪封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箄之饍鞠人之養也受之于旅且猶有謝而況得天下乎然則歷世而來

開山命歷握河登記者之所以舉嵩緣岱瀞對越乎清極登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它若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懲圖度戒誣瀆緣繼世守成願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眩齊君諸儒爲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符瑞隱然除嵩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于中道矣孽臣艷后穢擬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耶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辟者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械贊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于襲爲矣據羅氏此論似爲得之然既以封禪爲創業者事則成王非創業之君也其說蓋緣于管仲管子述古封禪十二家成王與焉太史公亦襲之謂商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

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羅氏因謂告祭柴望秩于時邁之詩于皇時周陟其高山見成王褒神之德是未知二詩皆屬武王武王克商六年乃崩非二年也其狩方岳則克商之第四年也今卽不敢遽定其爲封禪然以武王爲封禪般詩殆猶近之而敬仲所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者成字或武字之誤觀其上文歷數堯舜禹湯而下文總繼之曰皆受命然後得封禪豈周至成王始受命武王尚未受命不得與禹湯並稱耶故愚意

周惟不封禪則已若封禪必不待成王之世

周頌武篇

武王之樂名爲大武說者遂以是詩當之夫詩固本始非樂章然當作樂之初未遽有是詩也何以明之按竹書紀武王克殷初年卽作大武樂又五年而後王陟今詩有武王謚則作于旣陟之後矣可謂詩卽樂乎若夫大雅之下武原是大武斯殆近之墨子曰武王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武倘所謂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者邪今觀有瞽之詩後于載見則又意武王初年雖嘗作樂而猶未成至周道四達而後

成故始歌之以合祖邪竹書成王八年作象舞呂氏春秋云民反王命周公伐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作三象以嘉其德據此正當在東征之後淮南子云周樂大武三象棘下倘卽呂氏之說歟然文王世子明堂位皆云登歌清廟下管象冕而舞大武則象自象而武自武燕居記亦當以下管象爲句武夏籥序興爲句墨子所謂命曰象武者專指武王又謬矣諸說棼然殽亂莫折其衷以愚測之其義乃在孔子與賓牟賈言樂曰夫樂

者象成者也意象武之名昉此葢維清以象文王之成故曰象記所謂下而管象是也於皇以象武王之成故亦可名爲象墨子所謂象武是也若夫呂氏淮南之說以語成王之作象舞則可以語武王之作大武則不可左傳以耆定爾功爲武之卒章賚爲三章桓爲六章其一章未知何屬而又鈹其二章四章五章總掇拾無稽特藉口於楚子耳楊用修氏曰一邲之戰左氏假借楚子滔滔千言沛若有餘楚子夷且陋又臨戎當陣而引三詩援七德若横經之儒其誣可知洵知言矣 以楚子爲夷且陋則未必然

周頌桓篇

左傳云昔武王作武其六章曰綏萬邦屢豐年然此詩與武篇俱有武王諡則非若昔邁賚般作於武王之世明矣今毛詩編次反在賚桓之上謬耳序以爲講武類禡猶之以雝爲禘大祖總無稽而强爲之說而後儒必欲祖其說如孔疏云武王將欲伐殷陳列六軍講習武事又爲類祭于上帝爲禡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後克紂至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何其穿鑿之過也夫講武類禡行師者皆然武王何獨不然於詩旨有何肖似豈桓桓爲講武于以四方爲禡祭於昭于天爲類祭邪此序所以爲陋而祖其說者尤陋也竹書紀武王克殷之明年其秋大有年益亦僅一紀之傳曰周克殷而年豐始謂此而其爲屢豐固不必婢述矣樂記將帥之士使爲諸侯所謂保士定家即徂維求定之賚典於昭于天皇以間之猶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也如云君天下以代商則昔邁之昊天其子允王維后是已豈厥家既定之後要追美其代商乎僞詩說以桓爲

大武六成之歌其說蓋陰襲左氏
按多方之誥曰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蓋言夏喪邦而殷代也與此處間之不同彼之字屬夏此之字屬天能左右之曰以
按孝經曰嚴父配天周公其人蓋周公創明堂配帝之祀在武王之世故樂記于武王伐商而歸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旣創此禮則後王自可踵行觀詩傳中有祀成王于明堂數字必不反靳于武王明矣愚意桓詩卽明堂祀武之樂歌曰天命匪懈曰於昭于天皇以間之蓋儼然以武配天也詩傳雖缺尚有昊天成命可證

周頌載見篇
序敍文者曰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愚旣辨其非成王矣意不若移此序於載見然亦非也按竹書紀成王四季春正月初朝於廟閔予之作當在此昔七季周公復政於王八季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訪落敬之諸作當在此昔今載見列閔予之前則非免喪朝廟之季明甚意是詩其在先是卽位之初乎竹書紀成元季丁酉春正月王卽位命冢宰周文公總百官庚午周公誥諸侯于皇門夏六月葬武王於畢夫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雖荒服亦有終王之制所謂四塞世告至也況何侯賓要諸服素皆日祭月祀時享歲貢者一則送故主之終一則觀新君之始於義何疑然則周公皇門之誥殆厥章也其率見昭考以孝享或嫌特於侯甸不祭然曾子問又曰已葬而祭且率之者焉知非冢宰序謂諸侯始見武王廟此於率見昭考亦似而未及於載見辟王並但謂之載見則與朝覲宗遇會同自別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天子卽成王而後

儒誤解爲周公夫古者亮闇亦惟三年不言耳冢宰
登顧居幼君而不以見左傳晉叔向所云其以嘉服
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者此特爲
列國之弔客言非所太於諸侯之見天子遂周書皇
門解述晉之藎臣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用能承天嘏
命厥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此即介壽保祐綏熙
純嘏意也而先之以命我辟王小至于大其與是詩
同作可知已又按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
一武王騂牛一說者以清廟及載見當之然洛邑合

祭文武其樂章亦未必分屬而辟王登洛邑可見鎬
京周不可見耶

周頌有瞽

詩傳止存瞽合二字當是有瞽合樂於祖廟也公羊
注云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
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廼自作樂王者舞六樂於
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制
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及之也樂之一變爲一成文
樂九成武樂六成周始作樂主大武而已成於六變
可知也夫有瞽次載見後樂之成果在武王既陟邪
明堂位云周公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

樂諒矣特以踐阼爲踐天子位則滯耳國語伶州鳩
云武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
畢之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宮布
戎於牧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
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罪故謂之宣所以宣
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
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然則武王之世
未嘗無樂也竹書紀克殷之明年巳作大武樂矣及
成王時始集其成故奏之以合祖此有瞽所繫次載

見歟其云我客戾止者是則微子而東樓亦武與焉
俞

周頌潛篇

此篇詩傳止存寢廟二字按月令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魯語里革亦云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則此爲薦魚寢廟之樂謂信矣金華應氏云嘗者試而驗之薦必先嘗饋必品嘗此致敬於君與親也大享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致敬於天與親也烝祭曰嘗亦謂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致其孝也方愨云王者之於祖禰以神道事之則有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祭廟道薦人道也皆是也漆沮在焉翊去鎬京三百餘里俞雅周之鼓曰魚獲近於漆沮其山多獸其水多魚意周家或虛之爲漁獵地如後世之湯沐邑歟白虎通又謂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譏隱公矢魚于棠春秋譏之穀梁傳亦云禮尊不親小事卑不施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然譏隱陳魚而觀託之略地原不爲薦寢廟而是篇或有疑爲祭漆沮之詩者蓋天子爲百神主況在畿所與開源自本豈容

雍祭祭則登歌樂詞特隸之祠官未必每歲親往帥
月令所云親往旨或不定指漆沮耳如吉日漆沮之
從亦第間一舉之不然天子稺齒幾之童頻命駕於
三百里外不幾從歡雍厭乎

周頌訪閔予訪落敬之篇
訪之詩向次閔予訪落敬之後予意此詩當次其前
觀集蓼一語則成王尙在苫塊蓋三季內滅殷後作
也監殷之使命自武王或亦周公之意詩多裁自周
公手其以懲訪爲言蓋有悔于徃事而代爲王自惕
之語耳竹書紀成王四季春正月初朝于廟七季周
公復政于王八季春正月王初莅祚親政此足爲閔
予諸篇之證矣漢匡衡曰嬛嬛在疚言成王喪畢思
慕意氣未能平也所以就文武之業成大化之本朱

子謂其得經之本旨乃詩傳於此處數行盡鏟止餘
又字愚嘗攟之閔予訪落其爲嗣王朝廟而作信有
如序所云者若夫敬之一詩其在莅阼親政之季乎
荀子云古者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能除患則
爲福不能除患則爲禍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
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禍與福鄰
然則三卿授策古有是制而成王以緝熙自勖其亦
窺于聖學之要矣湯有言曰厺聖人之道而欲居以
思猶之厺日于庭就火于室也劉向新論曰少而好

學如月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出之光老而好學如秉燭之游徐幹中論云民之初載其矇未祛如宵在玄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斷學者心之白日也皆光明之謂也

周頌勺篇

勺之詩向與賚般武桓爲類今以詩傳槁之自昔邈而下載見而上僅容四十一字而昔邈賚般桓武五篇在其中矣燕處復可容勺也自潛而下（詩傳存寢廟二字必是薦獻于寢廟故知其爲潛）昊天有成命而上（詩傳存祀成王三字知是昊天有成命）可容六十五字小毖閔予訪落敬之四篇豈足以盡之故知勺在其中矣蓋勺之詩與賚般桓武亦甚不類竹書紀成王九季春正月有事於太廟初用勺其卽此詩歟太廟不獻祀武王則所謂王師及魯公

者當是兼指先王漢書禮樂志曰周公作勺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是也竹書紀成王三季王師滅殷遂代奄滅蒲姑四季王師伐淮夷遂入奄八季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則成王之師亦競矣所謂魯公允師者耶其詩雖皆裁自周公然賚曰我應受之武王自謂也武曰嗣武受之後王謂武王也勺曰我龍受之成王自謂也蓋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書立政周公之告成王曰其克詰爾戎兵陟禹之迹以覲耿光揚大烈命太保之啓康王亦曰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載用有嗣意葢如此序謂告成大武既巳失之又竊盜書酌先祖之道而養之曰以養天下則謬認遵養旹晦之義也僞詩說以此爲大武之五成於周召之分左右何涉

按朱註訓介爲甲固當然觀大誥曰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曰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則大介或卽指元龜乎蹻蹻王造卽所云至至基也龠公允師卽所云于寧壽人圖功攸終也鄭箋又訓介爲助謂天下之人大助之則與多方之誥所云龠曷不夾介及我有周𢗈其大介賚龠者同義然此處似不必言助也

又按左傳宣十二年隨武子云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武曰無競惟烈則勺不在武樂六成之數審矣

周頌昊天有成命篇

此詩爲頌成王雖微國語亦自曉然而證之國語叔向所云道成王之德能明文昭定武烈者尤信竹書紀康王三年吉禘於先王更定樂章此類是巳序妄意成王以後不復有頌强目爲郊祀天地後儒惑其說雖蘇子瞻輩猶引之以爲古者合祀天地之證夫郊社之分今代有不同紛如聚訟第此詩則何嘗言及於地且幷未及於祀天者詩傳雖缺乃祀成王下空二字存一堂字揆其位置當是祀成王於明堂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夫使明堂配天但爲文王設則可若成王亦祀明堂則是嚴父配天之祭周公不獨宗文王而倒此以垂諸世世邪非然則後王躐故事而行之邪非然則明堂亦不盡配帝邪明堂配帝在成康固來忝而乞又未必盡然葢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古者倫天以謚若厲若幽斷斷不少貸其不槩以配帝審矣成康沒而頌聲寢有以夫

毛傳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

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

詩傳闡　卷二十三　頌昊天有　四十四

周頌噫嘻臣工篇

按樂記云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夫明堂朝覲則我將載見諸詩是已至耕藉豈容棄詩愚意噫嘻臣工二篇乃康王耕藉之詩也先是豈盡棄詩而獨錄康王者棄逸云在後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康王知之此其所以能率循大卞爲一代令主也竹書紀康王三年定樂歌吉禘於先王申戒農官告於廟其即此詩乎知爲康王詩者以在昊天後執競前也知先

噫嘻而後臣工者臣工所訓在公田故曰敬爾在公噫嘻所訓在私田故曰駿發爾私曰亦服爾耕爲民言則先公而後私爲君言則先私而後公也王釐爾成即蒙上篇噫嘻成王也序於噫嘻曰春夏祈穀於上帝僞詩說勒之曰康王祈穀於東郊亦未爲失而贊之曰以成王配享不過因篇首有成王二字耳序以臣工爲諸侯助祭遣於廟此於嗟臣工似之於嗟保介何涉焉僞詩說漫以爲祭先農其謬益甚又按謚法溫年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

則康王之爲康亦可知已

周頌臣工篇

此詩朱子以爲戒農官竊疑戒農官何與於頌然觀竹書所紀古禘于先王申戒農官告于廟則此其告于廟之詩乎或泥序所云諸侯助祭遣于廟遂指臣工爲諸侯之羣臣百工呼其臣所以戒諸侯將行呼保介猶敢告僕夫之意夫以卑告尊不敢斥言故虞箴有敢告僕夫之說若以君訓臣何必僭止有因卑以逹尊者必纍因卑以逹卑者按國語藉田之禮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注云保介車右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此詩嗟臣工正指公卿大夫之屬至嗟保介則義益顯然其爲耕藉而戒農官益可據矣月令以夏正言故孟春祈穀于上帝卽周正之暮春寅月也或疑寅月安得有來牟然麥種在南方下於亥月其在非方則下於酉月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備四時之氣謂之皆穜而此但云將受則亦未

逮受也又按家語啓蟄之月祈穀于上帝卽左傳所云啓蟄而郊由今曆言之啓蟄爲仲春月節然月令云天子以孟春元日祈穀者古者驚蟄在雨水前爲孟春中氣劉歆作三統曆始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耳故月令孟春之月東風解凍蟄虫始振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周禮考工記注啓蟄正月中太玄卦氣亦以驚蟄在雨水前則啓蟄之郊其爲寅月蘇疑此正周之暮春三月矣逸周書謂朝聘祭享仍用夏時或有之然不可以證此篇暮春爲辰月

周頌執競篇

詩傳於執競下空六字復有成康二字當是昭王祀武王及成康也然何以不及文王古人廟非一處周制先公廟在岐文王廟在豐武王廟在鎬其成康亦祔于武廟可知而此祭非祫非禘故止及三王耳朱克升曰祭三王乘其便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此說近是序以此爲祀武王則將置成康於何地爲詩說要置此篇於末簡以爲昭王禘康王於明堂則又置武王

成王於何地其妄固無庸辨又按周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卽時邁韶夏一名遏卽執競呂玉叔又云繁遏執競也解者謂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祿止於周之多也故曰穰穰簡簡如此解繁遏豈成文義況執競乃康王以後詩而周禮牲出入奏昭夏卽韶夏使韶夏果是執競周公何從預定此歌章耶卽謂周禮爲僞作其作僞亦不應至此蓋說詩說禮者之謬可見如斯矣

周頌載芟良耜篇

昔人云成康沒而頌聲寢葢頌至執競止矣詩傳此下存一報字當是什載芟良耜也載芟良耜何以次執競後其所咏爲田功與郊天朝廟象功揚德之樂章不類又不專主何君何王故與絲衣豐年並麗末簡周禮籥章祭蜡則吹豳頌必此數詩矣序以載芟爲春祈社稷良耜爲秋報社稷葢不欲重出耳實則二詩皆報而非祈其所報亦不止社稷周禮春官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曲禮天子諸侯方祀祭山川

五祀歲徧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終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一先嗇二司嗇三百種四農五郵表畷六貓虎七方八水庸葢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有以勞之必有以逸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月令孟冬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皆所以昭美報而此二詩正其歌以祀神者篇中述農務畧同躰裁稍異固不可分何篇爲祀何神即所報之神不殊而樂章不必相襲亦如祀文王之樂歌既有維天維清又有雝及清廟也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世修其典故一則曰振古如茲一則曰續古之人以此作歌正禮反自始樂樂自生之意謂之豳頌非豳先公果有是頌乃周公追咏其事以詔來者抑或豳土事神原有遺歌周公因其詞而藻潤之歟

按丁氏臆言曰載芟田間詩耳而敦崇倫屬若在禮法之所侯主以正位一家立宗法也乃大亞旅列支庶也乃附彊以別親疎也夫婦則媚依焉祖妣則烝畀焉且燕賓而供老焉夫草野何以得此哉思文之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然則固

在疆界中也其論甚旨然謂代述田間之詞則可謂田間自作之詩則不可

周頌豐年篇

豐年　一詩摘載芟中四句成文而小異其首尾既有載芟豐年似可兼作然而另爲一篇者與報賽異用也嘗觀楚語觀射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豩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于是乎蒸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絜其糞除愼其采服禋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祝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讒慝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按此即詩豐年注腳也豐年之謂雖或上下所通用而于士庶尤較切蓋舍日者有月享舍月者有時祭而舍時者歲乃祭所謂士庶不過其祖家於是乎嘗祀是也以洽百禮則弭苛殄慝合好固姓兼舉之矣即此是福即此是福之孔皆以爲祖妣降

之可以爲神降之亦可但詳詩意則非謂之於報賽而歌之于祖廟耳賓筵亦云烝衎祖妣以洽百禮有壬有林錫爾純嘏

周頌絲衣篇
序以絲衣爲繹賓尸又引高子曰靈星之尸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愚謂高子不甚誤也但非賓尸耳按班固漢書云漢興八年有言周興而邑太后稷之祀于是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星也又曰星謂天田星也龍左角爲天田官主穀張晏曰農祥晨見而祭也祀用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類也牲用大牢舞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漢舊儀曰古

皆歲再祠靈星夫漢去古未遠其祀事或有所據高子之言亦或有所受蜡主先嗇而祭司嗇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則靈星固在其中矣衣絲弁俅正郊特牲所謂皮弁素服而祭也葢祭服䟽不用絲而五冕之服各有章采此專言絲衣則以素別於繪耳若夫士冠禮絲衣爵弁原不言助祭雜記士弁而祭于公亦未聞服絲衣且果如序所云繹賓尸則牲器以何皆省若是周禮王者正祭則眡滌濯逆齊省鑊告皆告備者有宗伯莅不必使士若儀禮特牲祭之前夕宗人視濯視牲厥明乃祭此則士祭于巳之禮非祭于公之禮又非當日祭之禮亦何得輒用弁且遽爾揚觥祈休乎康成種種牽合以實其爲士又曲爲之說曰繹禮輕故用士以賓其所謂繹賓尸謬矣朱子目爲祭而飲酒非謬也但不當引士祭前一夕之禮爲證據彼未知此乃蜡祭息民之飲耳按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故曰一日之蜡百日之澤月令孟冬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大飲烝或訓烝爲升謂饗禮王公立

飫則有房烝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或曰因烝祭而與羣臣大爲燕飲夫觥觩酒柔以休胡考豈非即此燕乎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黑衣而養老彼祭不專主蜡言故與緣衣載弁未全合郊特牲又曰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即月令所謂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者亦與大蜡並舉矣仁至而義盡故頌以斯爲殿

按孔疏謂天子正祭無兕觥繹之禮變於正祭至

旅酬而用兕觥然此詩正未必爲繹祭而兕觥止用以飲非用以祭朱子不用賓尸之說是巳第泛言祭而飲酒其所謂告具告充告絜既似王者正祭宗伯視滌之禮又似特牲祀祭前一夕宗人視濯之禮總無確見而或者又謂繹禮殺于正祭牲牢器皿皆用祭之餘非別頒先夕省視故也至謂始祭牲入先牛後羊鼎鼐和羹近尸爲烹牲體近外繹則外是猶士虞禮逆退復位之類則似當日不徹至繹之日而後徹者此於廢徹不遲之義又

何居焉彼泥于繹賓尸之序而不知序之本謬也按近有從絲字立解者以此詩爲祈蠶之繹祭謂尸象神神象物絲衣載弁尸服也紑象蠶色俅象蠶形其說亦頗新巧但蠶祭無可攷有則當后夫人主之耳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祭義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乃觥觴酒黍將與誰爲飲乎又謂周禮內宰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即春祭薦衣祈蠶之尸審爾則女尸也何以不笄而弁

原缺

詩傳闡卷之二十三目錄

商頌

詩傳宋公孫正

那烈祖祀成湯也
長發大禘也玄鳥殷武祀高宗也

商頌引

臨川王氏有云周頌之詞約約所以爲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爲夸德不足故也夫魯之有頌特後世文人獻頌之祖其不得與周頌竝稱固矣粤稽商頌簡者倫于魯而繁者或乃侈於周豈尚質之世文叓有盛焉者歟要以玩其音節則嚴肅而剛决樂記謂爲五帝遺聲故明乎商音臨事屢斷蘇氏亦謂殷人先罰後賞之政可槩見於此洵異代之鴻寶曾子歌之聲出金石有以也魯語閔馬父云昔正考父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此其實錄而史記宋世家乃云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與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遵契湯高宗所以興作商頌楊子雲附會其說曰正考父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父矣彼以作廟爲作魯頌則以商頌爲美宋襄亦何怪焉盍胡嘗考其世正考父葢在春秋之前歷佐戴武宣三君者襄公時安得復有正考父且聞考父較商之頌未聞考父作商之頌也史記以易爻詞爲文王作以春秋左傳爲丘明作其訛類此若夫商頌之殿周葢先昭代而後勝國義自當然或與尚書刻敘四代備帝王升降之運者又不侔也或謂魯頌氣溢而詞夸不繼以商文弊幾於滅質倫之檜曹眎邠則人望絕吁此果聖人删定之旨哉

商頌那烈祖篇

祀成湯之頌必不止二篇今其存者惟此樂記商人尚聲於那見之凡聲陽也尚聲先求諸陽也記云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則發與鼓自是兩物播鼗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鼓爲衆音之君管則樂之小者舉此而餘樂在其中矣八音以磬爲主猶八卦以乾爲主其聲淸越以長有隆而𣏌殺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爲和平至萬舞之名從來已久或謂周武王以萬人勝紂故名爲

萬盍以此詩之有奕證之鞉鼓言於迎牲又與管磬俱言於當祭庸鼓萬舞言於祭成味其詞若互見而有餘音非一事自爲一成也烝嘗雖錯舉四時亦可見秋冬之俱用樂祭義謂禘有樂而嘗𣏌樂非矣那詳於奏樂烈祖詳于鷉酤鶬䇺那侈嘉客之豫怡烈祖侈列侯之來假來享頌固不一其體而那以管聲磬聲厥聲相叶烈祖以申錫𣏌疆黃耇𣏌疆降福𣏌疆爲節商文之簡質乃爾兩篇結語皆曰湯孫之將其均爲祀成湯明甚序以烈祖爲祀中宗朱子謂序

但不欲遽篇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是也夫商家賢聖代作不止中宗安知不皆有頌但正考父所得僅僅十二篇況至孔子删詩日乎

商頌長發篇

詩傳云長發大禘也序亦胳合賈逵云禘爲三秊一大祭祀太祖之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夫此詩雖止及玄王相土然中云帝命不違至於湯齊則群祖或亦在其中朱子慮其爲祫祭之詩者以此又逸禮云禘於太廟日用丁亥毁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而立二尸太祖契也其所自出則帝嚳也嚳與契二主故二尸也前期迎嚳主於郊丘石室郊禖之室有二主嚳及簡狄也禘之日簡狄

配神媒祭焉此與詩言立子生商似亦有合鄭箋以大禘爲郊祭天謂以夏正于南郊祀感生帝汁光紀則不經甚矣此緣緯書云太微有五帝座黑帝曰汁光紀故承其謬而或謂太禘不及毁廟之主亦未盡然也禘而曰大必有異于常禘者鄭既以生商之帝爲黑帝遂云承黑帝而生子故謂契爲玄王不經益甚諸緯書皆言簡狄吞鳦卵而生契故契號玄王賜姓子氏成湯亦紹其祖而字天乙此或可信鄭又以中葉震業爲相土始有征伐之威夫湯去相土甚遠契子昭明昭明生相土豈相土遂可爲中葉乎仲虺之誥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以此證中葉之震業猶爲似之盤庚之誥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大享疑即太禘何休注公羊殷祭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禘義即不盡然其於祀阿衡合矣

商頌玄鳥篇

商人之遡鳥生與周人之遡帝武皆神其先世之事而後儒力詆之以附於不語怪之旨夫不語怪者謂有之而不語非謂本無怪也況開先之聖問多異徵如繞電流虹之類皆祥也而非怪也如謂簡狄以玄鳥至日祀高禖祈子而生契則玄鳥自以春分至豈必天命之降乎呂氏春秋所云娀妹居九成之臺天帝使燕往視之其說不無附會然謂二女愛而搏之覆以玉筐燕遺二卵而北飛者故當不妄生契所以

生商契已宅殷而箋疏皆以為指湯蓋泥史記契封商湯居亳至盤庚始改亳為殷云爾設然則湯亦未嘗居殷也弟使本無殷土盤庚又何從而改此號哉宅殷者契而武湯正域之命實始基於是矣昔云帝命武湯末云殷受命咸宜非如序說專祀高宗明甚箋謂祀當為祫高宗崩始合祭於契廟而歌此詩亦無足據詩傳玄鳥下缺四字若果為祀高宗則何不弁殷武串言之如前篇那烈祖祀成湯也之例卽不然殷武下當有亦字今無之愚意此詩作於武丁祔廟之日詩傳所缺四字當是禘高宗也禘非如長發之大禘蓋如竹書周紀康王三季吉禘於先王鄭氏所謂三季喪畢以新崩之主序昭穆者近是但不當云祫且未必於契廟耳武丁孫子朱傳似泛指武丁之孫子則武王靡不勝以下若俱時王自誇者然豈作頌語意惟因武丁祔廟而禘故遡自湯之受命正域而言先業所以不墜者有我武丁為之孫子以見其繼序重光也若殷武之特廟又異日事矣

按前篇長發遡自玄王相土以及湯此篇遡自武

湯以及武丁後篇殷武專叙武丁之紹次第較然毛詩以玄鳥先長發倒其序矣

按鄭氏所云三季喪畢祫於太祖明季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五季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楊氏復嘗辨其有四妄茲不具載

商頌殷武篇

殷武之祀高宗與玄鳥不類彼祔廟此特廟也意卽在祖庚祖甲之世乎僞詩說乃謂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此蓋陰襲疏義夫殷自武丁至帝乙共八君而祖甲祖庚之弟庚丁廩辛之弟兩君皆以弟繼兄其實僅六代耳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卽及紂之身武丁不過其六代祖必待紂子爲君而後武丁在應祧數內若帝乙固紂父也于時武丁何遽當祧乎豈倂弟及者

而數之乎詩說之謬如此亦愈知其僞也商家賢聖之君或各有不祧之廟或共有不祧之廟而其頌已不可槩見然歷選列辟惟截旆之湯及奮伐之丁以武特聞其他固有不甚武者夫服叛招攜非大武不克大振此殷武所以爲赫濯而守文之主不與焉乃其意欲得楚何也王遵巖有云方城漢水之間地大人衆形阻而俗穠介錯於商邑之吭而逝不一於夏而非純於夷未能以爲內而不可以爲外先王固欲綏固其山川井邑其人民以固威嚴之勢而太長久之安非如氐羌之荒忽惟其來享來王而已竹書又紀王師滅大彭而克豕韋其撻伐之餘烈耶要以威憺於強敵正繇心惕於柔民周書亦述引高宗舊勞於外爰曁小人作其卽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享國五十有九季彼其知稼穡之艱難久矣宜多辟之惴惴匪懈也紀稱嘗時輿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廟號高宗故曰王殷之大仁也特廟以祀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按國語侯衛賓服之外戎翟荒服之內有蠻夷要服卽周禮大司馬所謂蠻畿小行人所謂要服而巾車所謂革路以封四衛者亦卽此也禮記云四夷雖大皆曰子此類是歟禹貢九州已有荊州其封國不自[illegible]武丁之世未知其君爲何人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豈卽其苗裔耶或殷時之楚本緊別姓倘未爲芈姓之熊耶春秋初葉以前常以荊稱至周惠王時魯僖元季始改楚號不復稱荊然在武丁時已曰荊[illegible]因嘗兼稱矣季彭

山云荆楚一木二名因以爲國號其名亦得相通

詩傳闡餘卷二十四

闡餘内篇有引

儀禮六笙詩嚴　周禮豳詩豳雅豳頌訂

周禮九夏測　禮記貍首疑

詩所樂章権　二賢言詩綜

孟子詩亾春秋作解　魯申公詩說辨

毘陵鄒忠胤著
弟忠溢　吳聞禮
男自規　武林吳文英訂　朱尭生
門人繆昌箕
蕭漢臣
周官仝較

闕餘內篇引

六經之道同歸而詩書尤往往可互證如南山有臺之合於君奭天保鴻鴈之合於召誥洛浩多方時邁之合於武成般之合於沬邦明命白駒有客之合於陳範之箕子詩傳雖無明文義殊可會至若鴟鴞東山牆茨栢舟與書金縢大誥相表裏而列國之風其事見春秋者又勿論矣即三禮所載詩名三百篇不少槩見類子虛亾是之流說者遂槩指爲逸愚以爲非逸也總散在雅頌中特因其標誌之異先儒未及詳

察也是則詩之與禮亦無弗合者夫孔云樂正樂誠哉正孟云詩亾詩誠哉亾今未正而強目爲正季札所覩豈緊定諸未亾而強目爲亾陳靈以後篇什何嘗不槩槩哉此殆明知其不必然故作違心之論以語毛氏皆無見於詩傳耳夫詩傳傳自孔聖確矣以爲予貢所述予猶未肯信矧彼掠美作僞借名晉申培以文其陋者豈謂人心果無疑耶愚不顧學者受毛鄭之紿弁不甘受紿於僞申公因闕禮經論孟之涉於詩者而以辨僞綴焉爲闕餘內篇

儀禮六笙詩攷

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比歌以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太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輔笙以磬）笙入三終之後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歌笙相禪故曰間所謂間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則堂上下歌瑟及笙竝作所謂合樂三終也蓋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夫合樂燕論矣其南陔白華華黍

由庚崇丘由儀六詩乃詩傳所不載也詩序謂有其義而亾其詞劉原父又音亾爲無謂本有聲而無辭朱子亦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無詞明矣王雪山黃文裕皆祖其說東萊呂氏云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近世郝仲輿亦云辭生於心聲託於器樂由心生聲由辭生有辭然後有聲聲無辭不成章所謂鼓瑟而歌者手彈口和故曰歌口吹而辭奏乎其中故曰

公曰樂曰奏未可以此爲有聲無辭之徵也但其所
以亡之故不可考耳其言甚辨然則六笙詩果有乎
曰以爲有而非有龔遂爲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
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漢世讖緯之書如樂
緯詩緯尚書璿璣鈐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刪定
數三百五篇之外安得更有六詩而長孫無忌輩曲
推其說謂遭世毛學不行諸家未見詩序不知有此
六篇詩目者亦尊毛之過未核其實也然則六詩果
無乎曰以爲無而非無東萊呂氏及郝氏之說是已

朱子據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爲有聲無辭之徵
則儀禮鄉射之奏騶虞貍首也左傳之金奏肆夏之
三也亦何嘗無辭而傾援投壺魯鼓薛鼓之節爲喻
王霏山又援唐有工佐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
嘯七曲爲喻黃文裕又援琴譜有長清短清與長側
短側之類爲喻皆擬非其倫矣然則六詩果皆有而
今亡如鄭康成註禮時未見毛傳以爲孔子刪亡註
詩之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者將無是乎曰亦
非也夫堂上之人樂堂下之竹聲均樂耳何獨堂上

樂於不亡堂下奏者偏亡且併六詩而悉亡曾不憖
遺一此尤不可信愚則謂詩中本無六篇之目而序
詩者妄增之詩中原有六篇之辭而序詩者顧昧焉
彼所云有其義者斷非詩義而所云亡其辭者至今
不亡可覆按也乃其辭安在即在小正之內而已蓋
愚嘗爲之臆曰南陔即天保也白華即頍弁也華黍
即棠棣也由庚即瓠葉崇丘即伐木由儀即菁莪也
天保何以名南陔蓋取南山之壽爲義陔爲山隴又
其字從亥亥爲天倉受福祿也頍弁何以名白華蓋

取如彼雨雪爲義雪固六出奇華也棠棣何以名華
黍蓋取鄂不韡韡爲義棣華一稃二華猶秬黍之一
稃二米也瓠葉何以名由庚庚與更通亦即賡歌席
獻酬賡續其初即嘉魚所云式燕又思也幡幡雖狀
瓠葉亦寓酬席之意故曰由庚也伐木何以爲崇丘
蓋取伐木于阪爲義說文以阪爲山脅李巡曰高峰
山脊也若由儀之爲菁莪則義益顯然矣然由儀與
華黍猶用其章首一二字標義而南陔白華崇丘反
取義於卒章者意笙工所吹惟是末章乎總之小雅

示爲燕饗之樂則已既論小雅爲燕饗之樂則天保[illegible]升常棣伐木狐葉菁莪等詩寧無一篇足用而反尋繹於無辭之聲以續升歌間歌之末顚此不然之甚者或曰詩序之從來久矣信如子說則六詩之序非邪曰序之非古予姑未暇詳辨但他序雖或合或離猶槩括章旨而暢其意未有若六序之僅就兩字爲訓詁者彼見四牡皇華既以仕忠何獻無以教孝故於南陔曰孝子相戒以養於白華曰孝子之絜白而於華黍又誤認如黍稷方華曰時和歲豐宜黍稷

也于由庚崇丘由儀曰萬物得由其道萬物得極其高大萬物之生各得其宜夫詩人燕喜何每篇必侈言萬物乎亦可見其泝無確見不覺辭之重複耳又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妄意庚爲納甲尤屬無稽且既亾其辭何緣而知其義序之鑿空杜撰無疑也後儒豎其雲霧信以爲詩義實然徒力爭於無與亾之辨豈知燈即是火哉或曰子言亦有徵歟曰以類徵之夫象即維清也禮記不曰下管維清而曰下管象新宮即斯干也儀禮不曰下管斯干而曰下管

新宮徵即豳也周禮樂師及徵不曰歌豳而曰帥學士而歌徵肆夏即時邁繁遏渠說者以爲即執競思文也辨別有國語不曰金奏時邁執競思文而曰金奏肆夏繁遏渠豳詩即七月豳雅即南山楚茨甫田大田諸篇豳頌即載芟良耜豐年絲衣諸篇恐嘗辨之詳已乃周禮籥章不曰籥七月南山楚茨載芟良耜而曰籥豳詩豳雅豳頌意詩譜標題作者各有誌別以𩔈於肆業之伶人乎且萋菲之爲巷伯也赫明之爲常武也文王勤止之爲賚也於皇時周之爲般也

於鑠王師之爲勺也皆命名於篇中所無之字而於皇武王之爲武也綏萬邦之爲桓也亦僅取篇中之一字又何疑于南陔以下六詩乎故夫六詩之名在禮而六詩之實在詩虛懸其目於詩者枝指也而強標其義爲序者畫餅也若詩傳則原無此也束晳之補亾要亦補其所不必補乎抑愚呑以此知九夏之未或亾矣

▷按學記宵雅肄三左傳工歌鹿鳴之三禮記升歌三終皆以四牡皇華與鹿鳴相次義罔有取然吾

夫子編詩之次第則正不必然毛氏以魚麗次杕杜先南陔鄭諧因之朱子專以儀禮為據次魚麗于華黍而先由庚此亦釋禮非釋詩也且據儀禮則南陔白華華黍即當次皇華矣何以居棠棣後杕杜後如云此無辭之笙詩不與彼有詞之歌詩相次然毛詩皇華而下棠棣伐木天保莱薇出車杕杜其名原不載於儀禮之工歌何待南陔白華華黍而始先魚麗乎朱子謂毛公所移篇次為失而不知已之但泥儀禮亦未為得也且毛公之失

固不在移其次而在增其目耳如朱子執儀禮鄉飲工歌之序為據則雅頌祇為儀禮外舞予

又按通解云古樂南陔合吹黃鍾大呂二宮白華合吹太簇應鍾二宮華黍合吹姑洗南呂二宮由庚合吹蕤賓林鍾二宮崇丘合吹夷則中呂二宮由儀合吹無射夾鍾二宮大既未見其辭何緣知其吹法亦聊意之耳

周禮豳詩豳雅豳頌訂

周禮籥章逆暑迎寒則歛豳詩祈年于田祖則歛豳雅祭蜡則歛豳頌據今詩止有七月一篇是曰豳風無所謂豳雅豳頌者鄭康成裂公子同歸以上為風春酒介壽為雅稱觴祝君為頌其義固已疎矣或謂豳詩歛之其調可風可雅可頌又或謂豳詩以四器之聲合籥豳雅以雅器之聲合籥豳頌以頌器之聲合籥皆聽詞耳歐陽永叔疑別有豳詩于今不存程大昌氏服為理至之言王介甫亦謂豳詩別自有雅

頌而今皆亡黃震氏折之曰豳乃先公自奮于戎狄之地此時安得有天子雅頌愚謂當豳先公時非獨無雅頌亦并無風縱民間勞呻康吟食咄縮嗟相傳歌咏有如夏諺若非經姬公删潤安得此七月典則之章公固貢豳俗之風如是乃其備撰貫其雅體故尼父編詩與南山楚茨並列小正在周禮則直仍其名曰豳詩此固無可疑者參是而觀南山楚茨甫田大田諸詩真豳雅也其曰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曾孫來止田畯至喜朋乎與籥章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

擊土鼓以樂田畯者合也載芟良耜絲衣豐年諸詩眞邠頌也其曰胡考之寧婦子寧止胡考之休明乎與籥章之祭蜡歙邠頌以息老物者合也葢周自后稷始基靖氏不窋雖失其官不敢怠業世纂其緒脩其訓典用能事神保民莫不欣喜故雅遡之自昔自古而頌一則曰振古如兹一則曰續古之人皆周公追述其事以詔來者所以邠無雅而有其雅邠無頌而有其頌也程氏謂周官自大司樂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

虞貍首可證未嘗有如籥章所歙槃皋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爲何篇何名者是未知所云邠詩邠雅邠頌自周公作爲詩歌之日命名原自如此肄業者習知之故不必枚數其篇又別標其題耳若舍是而別求所謂雅頌何異秉燭乞炊哉昔者紫陽氏葢嘗意之意之誠是其意楚茨諸篇爲述公卿有田祿者則未悟所述即邠公事而所稱曾孫即邠公君婦即邠夫人又徒意載芟良耜豐年之爲邠頌不知絲衣亦邠頌也正郊特牲所謂皮弁素服而祭者也其并疑思

文臣工噫嘻爲邠頌則非也夫頌之有思文猶大正之有生民而詩傳臣工在執競前必與噫嘻相屬此乃竹書所紀康王三年申戒農官告于廟者雖亦爲農事作顧非周公所述邠先公事安得繫之邠然而紫陽氏思過半矣愚故因其說而訂之

周禮九夏測

周禮春官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昭一作韶）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祴一作陔）驁夏王出入奏王夏（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大射亦如之）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鄉射禮賓與樂正命奏陔賓降及階陔作鄉飲酒禮亦然）公出入奏驁夏（大射儀賓既出公入驁）賈公彥云此九夏者惟王夏天子得奏其肆夏則諸侯亦得用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今按九夏之名雖載於周禮惟肆夏繁遏渠會見於國語而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部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呂王叔云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鄭後司農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亾是以頌不能具按此與六笙詩序所謂有其義而亾其詞者其繆均也夫詩雖爲樂之章然有詩而後以金奏之非爲金奏而作此詩也樂司不能舉其業樂縱崩矣詩職在掌故何遽與之偕亾且所謂夏者豈必盡即肆於時夏陳常于時夏而

後名爲夏邪愚謂九夏之未嘗亾亦猶六笙詩之未嘗亾也鄭氏謂皆頌之族類彼見三夏之爲頌故意所亾之六夏亦必是頌而愚又以爲未盡然也箋固云樂歌之大者稱夏夫儀禮升歌間歌合樂乃其小者九夏則其大者徵獸載於頌即二雅固宜兼有之王夏爲王出入奏未知當屬何篇意者其棫樸等詩乎而肆夏之爲時邁固亦頗推測矣郊特牲曰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左傳謂天子享元侯則又不定爲尸出入奏矣昭夏一名韶夏即繁遏說者以爲執競不過因其鎗在時邁後思文前而統目之爲三夏耳若昭夏果是執競周公何由預定此歌章故愚斷以爲非也意者其即是雝乎介以繁祉繁即樊莊子云樊然殺亂是也而韋昭注又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則遏亦乃勝殘遏劉之章乎然春秋吳子遏又名諸樊則樊遏自爲一義樊非時邁審矣納夏爲渠意渠即極音之轉而納即陳常之義非然則賚也賚云文王勤止勤即渠也四方賓來而奏此其勤之

以繹思乎、若奏思文則亦商頌歲事來辟之義云。左傳既以三夏爲天子享元侯、賓公彥又謂肆夏以饗諸侯亦得用、夫諸侯而歌時邁思文或相譬以式序、相勸以率育可也。執競斷不在三夏之數也。記又云大夫奏肆夏、自趙文子始。則僭甚矣。臣有功奏章夏其小正之形弓乎、賜弓矢以覺報宴、所謂章也。非然則頌之烈文念茲戎功是也。非然則載見之求章也。夫人祭奏齊夏其大正之思齊乎。先儒以楚茨卽采齊而中章云君婦莫莫或亦可當齊夏。若采蘋乃

用之合樂矣。族人侍、奏族夏意者其卽行葦乎。客醉而出奏祴夏、意者其卽既醉乎。公出入奏驁夏、意者其卽桑扈乎。儀禮大射奏此、或取無驁之意。而桑扈亦曰彼交匪敖耳。總之注禮者其說紛紛。若每夏定指一篇以實之。則韋昭呂玉叔所目爲三夏者已自差池。未有的據。若謂九亾其六。則雅頌如許篇什豈猶不足于九夏。而謂此外別有六逸詩乎。尼父何僅槩之曰詩三百。而漢儒襲遂王式何又皆以三百五篇爲夫子删采定數乎。且他詩何不亾。惟金奏與笙奏者偏著亾也。則其名有所隱焉故也。皮日休之補六夏與束晳之補六笙詩均之爲贅而已矣。

禮記貍首疑

周禮、春官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夏官射人同）禮記射義云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夫騶虞采蘋采蘩無論矣、獸貍首不見於詩、而射義有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釋者謂此卽貍首詩也、愚竊疑焉、夫所爲節射者其詩豈必射之謂、惟騶虞一發五豝若見爲射者事。然備官之義固不在此。特取虞人[illegible]耳。他如采蘋奉祭、采蘩親蠶、亦何與於射。祇取[illegible]不失職爲節焉、至記所云曾孫侯氏云云則直言射而已。章何又無貍首字、何據而知爲貍首。而大戴禮於則燕則譽之下、又有云質參既設、執旌既載、于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具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順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則皆命射之辭、亦未有及於貍首者。若檀弓記原壤歌貍首之班然

女手之卷然、此則壤自作歌、非古有是時而歌之也。然則諸侯所爲節者何詩也。將無亾乎。第詩既可以節射。與騶虞采蘋采蘩並爲樂師所肄業。貍首何緣獨亾。以愚臆之、小正之瓠葉其後三章皆云有兔斯首、儻所謂貍首者此是邪、兔首而爲貍首何居、非謂兔之卽貍也、亦非謂貍之異於狸也。字固有實而虛用之者。如周禮內饔鳥皫色而沙鳴貍。（內則作鬱）鼈人以時籍魚鼈龜蜃凡貍物。夫鳥、羽蟲也、何以云貍。蜃龜魚蠯蠃蚳、既謂之互物矣。何以又謂之貍物。蓋貍卽古埋字、貍性善伏。卑身而伏以候鼓者。故物之伏者皆曰貍。鳥皫色而沙鳴病鳥也。常不能飛而埋伏。故曰貍、鼈蜃龜魚蠯蠃蚳皆埋藏之物也。故曰貍物、審乎貍之爲埋則知兔首之爲貍首兔首卑後促其形、俛諒有之兔藏頭露尾是已、古者臣主之間諠厚而情通。物簡而會數。則非如瓠葉兔首未嘗不可舉。追暇之觴。其斯謂之樂會時、而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奏、此始有當耳。若使曾孫侯氏果是貍首、何爲不載之風雅。至甚弘設貍首爲的、射諸侯之首不來

朝者固未必有詩即有之亦未必曾孫侯氏之類而考工記梓人祭侯之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或者即其逆意要登先王恠侯之逆弘之忠而不免有以也乃貍爲不來韻正與埋合而周人之賦兔爰意者隂指不來朝之諸侯乎審爾而兔之爲貍亦適可互證矣夫一狐葉之詩也愚於笙詩既意爲由庚而於此又意爲貍首葢由庚自取義於幡幡貍首自取義於有兎義無專屬詩可通用故古人不定以狐葉標名歟或曰騶虞采

蘋采蘩皆召南而狐葉則小正也歌詩寧若是不類曰予以曾孫侯氏與召南諸詩類乎夫義各有取何擇於風雅矧狐葉又雅之近風者如以爲不類即騶虞之與蘋蘩爲類焉

詩所樂章推

凡樂皆詩也凡詩不皆樂也夾漈鄭氏云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太師世傳其業以教國子自成童至既冠皆往習焉似無詩而非樂者朱子則謂三百篇或用爲樂或不用爲樂鄭衛桑濮乃里巷狹邪作焉貴輿非之曰季札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今試推之鄭衛桑濮固非作自里巷狹邪然以

爲盡隸于雅樂則太過程大昌氏謂南雅頌爲樂名餘直以徒詩繫國土故春秋以來賦詩見志凡詩雜取無擇攷其入樂自邶至豳無一詩在獻享之用彼固未知豳詩即周禮籥章所吹至所云入樂者亦第以儀禮爲據夫使儀禮果作自周公則風詩之在公後者縱有正音無緣採取惟邶鄘雖或公所及見然兵在其頸有何嘉懿而尚欲登之獻享以合好其不入樂固宜耳顧非所槩于後世後世風會日流聲歌漸侈古樂新樂不嫌雜陳列國之風或乃鮮弗入樂

矣葢詩原非爲樂章作而奏樂者各以其詩鳴此季札觀周樂工人弁十五國風皆肄而歌之樂未正時或然耳逮乎樂正而雅頌得所則魯頌且不得與二頌竝稱頌二正傳且不得與二正竝稱雅風詩又可知巳程氏欲伸其頌爲樂名之說幷謂魯既得請爲頌其所奏必皆依頌成聲得齒于商周而無嫌此又受紿于毛序夫魯詩之堪入樂與否不係乎頌與非頌也程氏葢甚尊雅頌而黜國風庸知魯頌不免僭于風而邠風巳居然登于雅且彼以左荀二子妄標

風名悬意風名非必自左荀始王制五年一廵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樂記子貢問師乙宜何歌乙詔以若者宜歌頌若者宜歌大雅若者宜歌小雅若者宜歌風夫王制樂記豈皆拾慧于左荀葢風所從來巳久微獨列國卽二南亦風也南固樂矣南之外豈必非樂原夫儀禮云鄉樂惟欲嘗時似巳不專指二南而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魏風之伐檀與騶則固有非二南而可入樂者矣夾漈氏謂反魯所正之樂乃鄉樂卽風詩未爲無見譬若正也如衛之淇澳干旄齊之風雨雞鳴唐之蟋蟀曹之鳲鳩秦之無衣小戎鄭之緇衣羔裘卽與魯定中駉駜泮宮閟宮竝奏管弦何忝若夫伯有一賦鶉奔而宣子卜其爲戮曾是亦可比于樂乎故知樂不盡于南第風詩不必盡入樂惟雅亦然論樂者倘槩風詩而擯之槩雅詩而收之又或槩風詩與雅詩而盡收之猶之乎未正云爾

二賢言詩綜

孔門通六藝者七十餘子至言詩唯商賜獨蒙與可登其餘盡無當于詩而二子亦僅沾沾焉專經自鳴者耶直就當日問答各以詩舉似犁然有當因而善其言耳他如南容三復白圭曾子歌商頌若出金石曷嘗不見與于聖人漢世專門之學詭托師承謬柘引重毛氏所取大者子夏遂得掩魯韓齊三家之說以駕其上而孤行于世後世議禮家亦往往借證焉如言禘則引雍詩禘大祖之序爲據言郊則引昊天

成命郊祀天地之序爲據言繹則引絲衣繹賓尸之序爲據其說非獨詩受之并禮亦受之矣夫卜氏以言詩悟禮而毛氏以言詩賺禮于夏有知其不聽然笑者幾希以頌之詭若此而風雅更無論已然詩序非作自子夏易辨耳乃詡詩傳爲端木氏述何侘試究其所述安在將詩株數言尼父意授而令之述乎或口授而令之述乎抑賜自以其見解爲聖鐸乎若夫所稱子曰云云如關雎不傷不淫小正修身道立之類則周已載之傳記雖微賜其何難述嘗觀孔叢

子記義篇云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歎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于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于考槃見遯世之士而不悶也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于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于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于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于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于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于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于鹿鳴見君臣之

有禮也于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于無羊見善政之有應也于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于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于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于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此數條正大明白有類易大象與詩傳中所謂子貢述者大略相倣益孔叢子術能述之矣何必子貢故詩序假子夏爲重詩傳正不藉子貢爲重也且言詩而觸詩外之意又非獨商賜能也左氏所載賦志斷章各取所求其關正義者絕少爰及後世魏

子擊誦晨風而文侯感悟周磐誦汝墳卒章而爲親
從仕裴安祖誦鹿鳴而兄弟同食李栴于甫田悟進
學于衛門識處世稍實待虛是處勞通何以是拘拘
者爲第周禮春官瞽矇諷誦詩世奠繫彼夫作者何
代作之者何人所以作者何事歷歷皆有故實可數
而孟氏尚友亦曰誦詩不可不論世知人如云詩無
達詁隨人所說則以貞爲淫以刺爲美以學士大夫
之箴誨爲里巷狎邪之戲嘲恣聽妄揣有何準的將
使高叟咸丘蒙之徒皆得哆口而議于世并詩傳亦

可無傳矣誠有會于詩傳即以知來解作尚論觀可
也雖與子貢無所事述況偶子夏乎

按孔叢子所載數條其次第仍與毛詩無異使果
爲孔子語當在未正樂之前觀其不及大雅頌愈
可見也

詩亡春秋作解

孟子云王迹息而詩亡然後春秋作解者云黍離降
而雅亡夫黍離固非降也王魯齋氏云天子五年一
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
王廻徐方之駁而巡狩迹絕諸侯登覆有陳詩事則
固以詩亡爲風亡矣但風即春秋之世多有之奚而
遽亡且穆王以降代不乏雅宣王中興南征北伐封
申甫命韓侯雅詞尤夥矣雅且未亡何況於風即謂
列國之風非得之太師所陳僅得之樂工所傳誦然

獸非詩乎惟宋儒以爲雅亡其說近似顧使春秋果
爲續雅作亦當斷自平王初載何以延至四十九年
或曰存此猶望其復興夫望其復興者在當年人心
固應爾若素王制作定世上距平王二百餘禩有何
追望曰吾姑閣筆以徐觀其後夫春秋固未嘗近接
乎雅亦未嘗遂接乎雅也孟氏第曰詩亡不曰雅亡
雅之亡信久矣所以藹藹惡惡代彰癉寓勸懲者猶
賴有風在今試考風亡於何代舊說變風終陳靈定王
八年魯宣十年正變之說總屬纂稽且風曷嘗以陳靈終乎

稽之詩傳國棟見美則有鄭僑之羔求（周景王稱襄昭時）葚
艾與譎則有衛靈之蝃蝀（敬王廿四年魯定十四年）盟鹹圖霸則
有齊景之甫田（敬王十七年魯定七年）蜀蒐化碧則有萇弘之
兔爰（敬王二十八年魯哀三年）宅如黃鳥行野若㠯中谷諸篇皆
在株林搴陂後而有兔其最後者斯亦空谷之蛩然
矣詩是而降風遂絕響大較雅衰於周東徙之後而
詩之脈猶存風湮於春秋之壽而詩之派遂絕詩
絕則人心似乎不靈而三代之直道亦孤懸而幾絕
夫子感獲麟修春史正當其際故曰詩亡然後春秋

讀閣偽　內篇　春書　詩亡春秋作　丰申　一

作孟氏之言不誣耳或曰春秋可以續詩乎曰非續
詩也續詩之義也孔子以思無邪蔽三百孟氏稱春
秋成而亂賊懼蓋篡弒之徒惟不勝其邪心以釀成
莫大之辠所以逆折其邪而杜無將之漸者莫過乎
春秋故春秋之為教其義與三百篇等莊生曰詩以
道志春秋以道名分夫動於邪而至干名犯分弒逆
相尋所謂莫僭於志鑕鄒為下也而春秋能大畏之
莊子所謂志其即孔子所謂思乎

魯申公詩說辨

欲售偽者必假真故贗善盧巫步善禹甚矣詩說之
假詩傳也托之魯申培然而非申培筆也何以明之
漢承秦燼諸儒蕈路以啟草昧固未能暢厥十古要
以各家師承各不相襲雖守殘專己然亦多匠心剏
獲未有若詩說之規規焉摹倣詩傳每篇僅倒其數字
而贊之曰若者為賦若者為興若者為比此漢儒所
不屑亦所不暇詳也考漢志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
八卷今詩說既不若是侈魯詩之見于漢書杜欽傳

讀閣偽　內篇　春書　魯申公詩說　辨一　丰

者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及釋先君之思以畜寡人
詞為衛定姜作即此二條又與今詩說不類則詩說
非出自申公不較著矣乎隋志謂魯詩亡于西晉而
小學有一字石經魯詩六卷今亦未見其卷之有六
所云亡于西晉者矣載觀詩說中釋泮宮有駜[illegible]
溱洧維清長發則詞同小序釋河廣鵲羽十畝之間
鄘之羔求匪風則詞同朱子釋秦之晨風則意同東
萊其他釋雅頌與朱傳合同者不下十餘篇雖慮汙
致一我心先獲亦何論乎詩至是此決非朱之襲申

而爲申說者襲朱也何也使此說果前乎朱子彼豈陰用其語而陽諱之暨乎它說豈盡無可採采亦何得絕不置誣訶則晦翁之未見詩說無疑故曰非朱之襲申而爲申說者襲朱也夫亦愈知其僞矣蓋詩傳原係石本頗多剝蝕詩說于其全者剿之間或別竪一義以故表異則紕繆立見于其殘缺者僅就詩中字句依違標解或又拾河間考亭諸儒先牙慧此殆宋元季世陋儒所爲耳今其說與詩傳相麗而行迄未有別其爲贋甚者幷目詩傳爲魯詩彼以斷簡而傳于耤此以完帙而便于習好高能者失其眞能究將不復知有詩傳矣故不可以不辨

附詩說雷同諸家篇數

魯詩 泮宮 有駜 衛詩 載馳 以上俱同小序

衛詩 河廣 魏詩 十畝之間 鴇羽

鄶詩 羔求 匪風 以上同朱傳

鄭詩 溱洧 同小序 秦詩 晨風 同呂東萊

小正 小東 小旻 鳴鳩

角弓 以上俱同朱傳

大正 文王 思齊 皇矣

行葦 鳧鷖 卷阿

崧高 烝民 以上俱同朱傳

周頌 維清 同小序 時邁 閔予

訪落 敬之 載見

有瞽 豐年 以上俱同朱傳

商頌 長發 同小序

又按詩說小正缺鶴鳴王風缺丘中行埜陳風三東門竟置而不釋其于王之唐棣則曰首章興後二章賦鄭之麥秀則亦曰一章興二章賦彼非眞見二詩不過從其篇目而妄意之耳

詩傳闡卷之二十五目錄

闗餘外篇引

漢初言詩者數家最後毛氏擅名於河閒又得康成爲羽翼經生奉爲不祧之宗久矣夫信而好古豈非聖訓第以序爲古而深信之不如無信故紫陽氏力變其說他如俊卿夾漈魯齋諸君子亦每每致疑於是惜乎未得詩傳與爲實劒截其疑網然能璧澄心以揣摩不沾沾焉耳食毛序其識固夐乎度越鄭玄王肅蕭統輩矣辨爾雅之訛者意亦如是嗟乎末學牽於童習驟而示以詩傳能無如爰居駭鐘鼓孰知鐘鼓之爲元音也愚旣浸爲之闡復採諸言詩之有涉於源流者爲一編以附其末雖醇疵互有之亦足破拘墟之見本非爲詩傳作解故别之爲外篇云

二賢詩傳小序序

明郭子章 青螺

予讀三百篇詩其信而無疑者十一疑而未知所謂者十九閒取小序讀之易簡明亮契于性情疑者晰二三焉頃鄭夾漈專詆於始謂決非子夏作朱文公從而和之小序遂廢予亦俍俍焉未之所適及讀馬貴與辨駁幾萬言然後知詩不可無序序大有功于詩也至其中有牽合附會未盡得作者旨毎掩卷廻腸歎曰惡得起詩人九原與之劇論乎最後得黃文裕祕閣子貢詩傳石本卒業之疑于小序者又晰二

三焉孔門速肖七十子至許以言詩止商賜二賢故詩之商賜猶周易之孔子春秋之左丘明孝經之曾子也舍二子傳序而師心自用猶之注易者疑十翼叏之也其失埒矣小序卽廢其文尚存詩傳原未有解春秋者擯左氏刊孝經誤者并曾子之戰戰兢兢刻與成都守詹牧父分較并小序刻之黃文裕謂魯詩幕于虞喜廢于天監貞觀發于宣和紹興而重于趙明誠黃伯思董逌洪适胡元質范成大遂云傳卽魯詩予考歐陽永叔有言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爲

康王政衰之詩杜欽傳曰珮玉晏鳴關雎歎之正魯
詩也魯詩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此傳以爲太姒自作
則非魯詩可見已豈鄭樵謂魯詩亡于西晉其說然
與予故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確以爲魯詩也嗟乎
小序廢得馬貴與而章詩傳祕得黃文裕而發豈天
之未欲喪斯文邪二家釋詩不無牴牾學者以意逆
之如商之禮後賜之知來不必其同可也
李本寧云子貢傳鐘鼎篆書不知何人筆古法森
然郭相奎授梓蜀中蜀道阻遠不能多布四方楨

嘗于沈肩吾所見豈人翁寫本稱傳之外國
按詩傳發自黃文裕 諱佐 其有功于經學甚巨然
徑目爲魯詩則猶未之深攷耳

毛詩正義序

唐孔穎達

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雖無爲而自
發乃有益于生靈六情靜于中百物盪于外情緣物
動物感情遷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慘
黷亦怨刺形于咏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憤聞之者
足以塞違從正發諸情性諧于律呂故曰感天地動
鬼神莫近于詩此乃詩之爲用其利大矣若夫哀樂
之起寘于自然喜怒之端非繇人事故燕雀表啁噍
之感鸞鳳有歌舞之容然則詩理之先同夫開闢詩

迹所用隨運而移上皇道質故諷諭之情寡中古政
繁亦謳歌之情切唐虞乃見其初義軒莫測其始於
後時經五代篇有三千成康沒而頌聲寢陳靈興而
變風息先君宣父釐正遺文緝其精華褫其煩重上
從周始下暨魯僖四百年間六詩備矣卜商闡其業
雅頌與金石同和秦政燎其書簡牘與煙塵共盡漢
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于鄢郢毛氏光價于河
間貫長卿傳之于前鄭康成箋之于後晉宋二蕭之
世其道大行齊魏兩河之間茲風不墜其近代爲義

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然焯炫等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或應略而反詳或宜詳而更略準其繩墨差忒未免勘其會同時有顛躓今則削其所煩增其所簡唯意存于曲直非有心于愛憎庶以對揚聖範垂訓幼蒙故敘其所見載之于卷首焉云爾

鄭玄詩譜序云詩之興也諒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無載籍亦茂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

此乎

陳言詩原曰循蜚疏佗之世有言矣而莫非詩也風雅頌有詩矣而莫非言也詩也者言之永者也簣桴土鼓有詩之情而未飾畫卦造書有詩之文而未歌摻牛投足有詩之歌而未教唐虞有詩之教而未傳傳之至周而後盛也

經傳辨　宋王柏魯齋

自咸陽三月之燄熄而經已灰後世不幸而不得見聖人之全經也久矣出于煨燼之餘者率皆傷殘毀裂而不可綴補經生學士不甘于缺疑而恥于有所不知又不敢誦言其爲傷殘毀裂之物于是研精極思刓剔掇飣彫刻續藻日入于詭而傷殘毀裂之書又從而再壞矣江左儒先尊經過厚而忘其再壞乃以爲先王之教未經蹂踐巋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又謂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孰

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是殆不然當三百篇之全時而五經未嘗碎缺當五經之支離而詩亦未嘗平易是又以後世傷殘破裂之經視聖人完全嚴密之經又非所以言聖人之時之經也六經雖同一道而各有體猶四時雖均一氣而各有用聖人初何容心以此救彼哉若彼待此救則各有一偏聖經在當時已非全書矣然詩之爲教所以異于他經者自有正說當周之初雖有易而本之卜筮雖有書而藏之史官儀禮未著周官未頒麟未出而春

秋未有兆朕也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樂之教於是部太師教以六詩是以詩之爲教最居其先然其所以爲教者未有訓詁傳註之可說不過曰此爲風此爲雅頌此爲比興此爲賦而已使學之者循六義而歌之玩味其詞意而涵泳其情性苟片言有得而萬理冰融所以銷其念慮之非而節其氣質之雜莫切于此詩之爲教然也漢之劉歆得見聞之近謂詩萌芽于文帝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以爲雅或以爲頌相合而成吾固知各出其諷誦之餘追殘補缺

以足三百篇之數爾烏得謂之獨全哉自是以來承訛踵陋訓詁傳註之學日盛而六義之別反堙至程夫子始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門人謝氏又曰學詩須先識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故朱子亦以爲古今聲詩條理無出于此是以于詩集傳每章之下分別比興賦之三義而風雅頌姑從其舊非謂風雅頌部分已明而不當易也亦非謂于六義中風雅頌可緩而不必辨也特以其無所考驗耳

周南召南

明季 本 彭山

周召二邑名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以周公之采邑言也召即今鳳翔府鳳翔縣以召公之采邑言也二邑本皆文王岐周之地文王遷豐而其地空及武王遷鎬于豐之近地而始以岐周故地分二公爲采邑鄭氏以爲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則以爲文王所賜也周召二公至武王時乃始輔佐在文王時未嘗用事也故書君奭歷舉文王之臣惟曰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

南宮括五人而不及周召安得以岐周地賜之及武王爲天子而後使二公分陝以治括地志云今陝州有陝原去州西南二十五里分陝從此原爲界理或然也周公治內自陝以西王畿在焉故所主皆國都之事召公治外自陝以東侯服在焉故所主皆諸侯之事而風亦以此分焉文王以諸侯爲西伯得專征伐雖三分天下有其二不過言西方人心之歸而已然其所治惟在故封若陝外之國則各有諸侯主之文王方當事殷之際小心翼翼安敢盡制其國之事

昔至于武王爲天子而天下始兼統矣惟以周之先世公劉自翟疆遷豳太王自豳遷岐本自北而南故岐周之地遂以南名武王有天下而陝外東西之國雖盡有之亦但通謂爲南猶今北虜稱中國爲南朝也程大昌乃以南爲樂名不主自北而南之說夫詩列樂官固爲南部然豈二南所以爲南之本意哉至于分陝之說公羊以爲成王時事先儒蓋有疑者而亦無確論唯黃氏以爲分陝當在武王得天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分陝之後此說得之蓋陝內

之民漸化者久陝外之民被化者新則周南之詩文王爲多而召南之詩武王始備也采詩之後其在諸國者必以聚實于方伯而召公因以文王時詩併入獻之周公之于國都亦然否則二公各輯治內所存文武之詩以成編而使人肆習邪二南之繫周召殆以此耳成王以後風化不及二王不得入周南者則別爲王風不得入召南者則別爲國風欲人專以文武爲法其用意深矣

詩論　二南

明　章懋　楓山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謡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鏘爛熳馨馥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不至也今攷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謡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少及于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所謂其民皡皡而莫知爲之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國之家人能知之兔罝之武夫羔羊之大夫

在野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于文王之德穆穆深遠其孰得而知哉舉一世之人咸囿于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爲而草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于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蟲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于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況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

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爲君也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于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已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辭雖未嘗及于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于家邦終于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

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按樛木稱樂只君子汝墳稱父母孔邇詞亦未嘗不及文王但不能如雅頌之窺其深耳

風雅辨

宋王柏魯齋

昔者朱子破千載之惑退黜小序刪夷纏繞作爲詩傳自詩之湮沒經幾何年而一旦洗出本義明白簡直可謂駿功惟風雅之別雖有凡例而推之篇什猶未坦然故其答門人之問亦多未一于是有腔調不同之說有體製不同之說有詞氣不同之說或以地分以時分以所作之人而分諸說皆可參考惟腔調不傳其說不可考也近世儒者乃謂義理之說勝而聲歌之學日微古人之詩用以歌非以說義也其爲

說主聲而不主義如此則雖鄭衛之聲可薦于宗廟天作清廟可奏于宴豆之間是謂捨本而逐末矣凡歌聲悠揚于喉吻而感動于心思正以其義焉耳苟不主義則歌者以何爲主聽者有何味豈足以柔變人之氣質鼓動人之志氣哉善乎朱子之答陳氏體仁也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故曰詩出于志樂乃爲詩而作非詩爲樂而作也又曰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則未知古樂之遺聲今皆可以推而得之乎三百篇皆可協之音律而被之管

辭乎既未必可得則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耶所謂腔調之說灼知朱子晚年所不取也至于楚詞之集註後詩傳二十年風雅頌之分其說審矣其言曰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燕享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以此例推之則所謂體製詞氣所謂以時以地以所作之不同等說皆有條而不紊矣竊謂朱子所條之凡例正以周公所定風雅頌而別之律以先儒所謂正風正雅者無一不合但于所謂變風變雅者有不得而同

後學無以處此遂橫生枝葉以求合凡例而不能按據凡例以釐正外訛所以辨議起而卒不能定故爲之言曰先儒正其大義而不能不遺其小節以待後之學者此也

程大昌曰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以優劣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待詞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忝配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于名耳至于詩之品目獨譊譊焉夫頌愈于雅康宣其減魯僖乎雅加于風二南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則又自正而變爲政自政而變爲大小廢與其自相矛盾類如此

風雅正變　　宋章如愚俊卿

漢儒序詩不特言二南與風雅頌之失又有謬者風一也而云有正有變雅一也亦云有正有變彼不知風雅乃古詩之體或美或刺辭有美惡體則一而已以二南皆文王之詩故不得不以爲正風謂二南之美詩多而其他國刺詩多則是矣謂風有正變則非矣也既謂之變風是無復美詩也又以淇奧美衛武公緇衣美鄭武公小戎美秦襄公之類皆稱其功德何也且謂變風變雅之作由禮義廢政教失作者傷人

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若衛武公鄭武公之德豈亦禮義政教之廢失人倫廢刑政苛者乎讀淇奧緇衣之詩人愛之譽之如彼乃使與牆有茨南山行如禽獸者同謂之變風善惡果有辨乎既以政之小爲小雅政之大爲大雅而雅亦有變則是小雅政失之小者大雅政失之大者今其序以小雅刺詩爲刺幽王大雅刺詩爲刺厲王犬戎之禍西周以亾幽王之失猶爲小乎惟其有正變之陋說是以其詩雖刺而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其詩雖美而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思古是也詩人若傷今思古必先言古之美以證今之失今觀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桑扈等詩唯述年穀豐盛祭祀受福人愛君子之辭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傷今思古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鐘之後以鼓鐘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程元嘗問文中子曰幽風何也曰變風也曰周公之際亦有變乎曰君臣相疑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鄭氏以自六月下至何草不黃五十有八詩

皆爲小雅之變自民勞以下至召旻十有三詩皆爲大雅之變夫成王賢主周公聖臣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反謂之變風變雅則其正者又誰當之鄭氏不足道以王通之才惑於詩序其言之謬亦如此詩義豈復存乎故予嘗曰黜左氏而後春秋明黜漢儒之序而後詩義著

鄭樵曰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

大于鹿鳴乎或者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別也春秋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于夫子未刪之前然無所謂正變正變之言不出于夫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鴈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凡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

小雅大雅辨

宋王 柏 魯齋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爲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其體一曰會朝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者也據二雅之體而證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正雅亦不得爲全無疵矣至于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詞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

公大人之作然施之于燕享非所宜用之于朝會又不可毋乃出于放臣逐子出妻怨婦樽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且夫怡愉讙觀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繇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邪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有是三不同而得以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廣而條目不應紊亂如此愚故謂變雅之不合于正雅者悉歸之王風

其說審矣

小雅大雅辨　　　　明楊慎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嘉魚湛露君臣上下歡忻交通豈有哀者文王以大德受命同于大舜豈有衰小服虔之說云此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于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厲幽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

似者如賓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淫白華
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斥后所謂譏小巳之
得失流及于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杜之說是非判
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左氏載季
札立言之意朱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同杜說未
當故特舉服范二說以訂之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
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
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

坦叔云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耳蓋優游委曲意
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
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
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
之詞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
其詞旨正大氣象開濶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
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
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于國風言
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
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騷之兼國風小雅而不言
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並
言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
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大雅之別昭
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
雅之爲言取義于烏烏有善德曰雅也古人有嗚呼
爲歎詞則雅爲正音可知

毛詩辨　　宋王　柏魯齋

愚嘗求三百篇之詩矣固非唐虞夏商之詩也固非盡出于周公之所定也周公之舊詩不滿百篇先儒以爲正風正雅是也夫子之刪固非刪周公之所已定刪周公之後龎雜之詩存者止二百有餘篇先儒以爲變風變雅是也頌雖無正變之分而實有正變之體周公夫子合而爲三百篇而總系之以周也然今之所謂三百篇者果周公夫子之舊乎愚不得而知也昔成康既沒之後至孔子時未五百年雖經厲

幽之亂而賢人君子之隱于下者未絕也太史冊府之掌藏未亡也太師矇瞽之音調未失也而雅頌龎雜已荒周公之舊制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正之況東遷之後周室已極衰微夫子既沒而大義已乖樂工入河入海而聲益廢功利攘奪干戈相尋視禮樂爲無用之器至于秦政而天下之勢大亂極壞始與吾道爲仇怨大讐遂舉詩書而焚滅之名儒生者又從而坑戮之偶語詩書者復厲以太禁其禍慘烈振古所無漢定之後詩忽出于魯出于齊燕國風雅頌

之序篇什章句之分吾安知其果無脫簡殺亂而盡復乎周公孔子之舊也夫書授於伏生之口止二十有八篇參之以孔壁之藏又二十有五篇然其亡失絕不可復見者猶有四十餘篇其存者且不勝其錯亂訛舛爲萬世之深恨今不知詩之爲經藏于何所乃如是之祕傳于何人乃如是之的遭焚禁之大禍而三百篇之目宛然如聖人之舊無一篇之亡一章之失詩書同禍而存亡之異遼絕乃如此吾斯之未能信夫天下之書合千萬人之言如出一人之口吾

知其傳之之的也雖數人之言而亦不能不異者吾知其傳之之訛也以其傳之之的固幸其言之無不同以其傳之之訛亦幸其言之有所異也何者與其彼此俱失而無他左驗匿不若互得互失而可以參考也是以漢初最善復古而齊韓魯三家之詩竝列于學官惟毛萇者最後出其言不行于天下而獨行於北海鄭康成北海之人也故爲之箋自是後學者雖不識毛萇而篤信康成故毛詩假康成之重而排逆三家獨得盛行于世毛鄭既孤行而三家牴牾之

迹遂絕而不得參伍錯綜以訂其是非凡詩家疏義等學合十有二種九十餘家至本朝又三十餘家無非推尊毛鄭崇尚小序學者惑于同而忽其異遂信其傳之之果的也且萇自謂其學傳於子夏按子夏少夫子四十一歲至漢已三百年烏在其爲得于子夏哉若傳於子夏之門人則流派相承具有姓氏不應晦昧湮沒詭授受以誑後世惟魯詩有原見稱于史至西晉而已亾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子夏而又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愚是以于毛詩尤不能不疑也

詩序辨

宋鄭樵夾漈

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于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益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衞宏爲之序鄭玄爲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卽關雎序）作于子夏（王肅鄭玄蕭統並云）小序作于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

又謂大序作于聖人小序作于衞宏謂小序作于衞宏是也（不盡然大都毛氏以意爲之耳）謂大序作于聖人非也命篇大序葢出于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衞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爲之也按後漢儒林傳云衞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葢皆謂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爲採詩之官本其得于何地審其出于何人究其主于何事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詩

之小序序所作爲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備其善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迹而不可以言殫者則亦闕其目而已故謂小序是宏誦師說而爲之或者又曰序之辭委曲明白非宏所能爲曰使宏鑿空爲之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說至宏而悉加詮次焉今觀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至數句者有雜取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有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其文全出于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自徽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于數書既傳之後明矣所謂取諸書之文有至數句者此也關雎之序既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意亦足矣又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又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載馳之詩既曰許穆夫人閔其宗國顛覆而作又

曰衛懿公爲狄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尸也此蓋衆說竝傳衛氏得其美詞美意倂錄而不忍棄之此所謂雜諸家之說而辭不堅決者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後繼之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國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此所謂委曲宛轉附經以成其義者也宏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

蓋魏後于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行也使其果知詩序出于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繫之說羔羊蝃蝀之說或鬱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爲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曰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正也牽合爲文而取義于世此不可不辨也

詩序議 辨續序出于衛宏 删

宋程大昌

謂序詩爲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爲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與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爲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亾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而鄭元爲之箋其敘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爲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

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宏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考（序本非古）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宏之學出于謝曼卿曼卿之學出于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今其書具在可覆視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于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獨序則否知純爲鄭語不俟表別也又况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槩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歷如見苟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者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可以審定不疑者

也然則曄謂續序之爲宏作真實錄矣

按程氏以發端兩語爲古序古序之于毛公其助不小又云毛公于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夫序何古之有愚意即毛氏所爲衛宏輩又從而衍之也

辯詩序不可廢

宋馬端臨貴與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于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

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祗見其贅疣而已至于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于敘述諷諭之意浮于指斥蓋有反覆咏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者之意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姑以近代詞人之作譬之如所謂皇帝二載初閏八月初吉如所謂吾聞京城南兹惟羣山囿則詞意明白無俟序說者也放翁之詩曰城上危樓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池下春波綠曾逐孤鴻照影來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老柳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其題曰沈園而已誠齋之詩曰飽喜饑嗔笑殺儂鳳凰未必勝狙公雖逃暮四朝三外猶在桐花竹實中其題曰無題而已是三詩者不言所謂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劉後村詩話釋之

曰放翁幼婚某氏頗倦于學嚴君督過之竟至仳離某氏別適某官一日通家于沈園目成而已晚年游園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賦以爲雖脫吏責尚縻閒廩不若相忘于物外也然後三詩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于楊陸二公相去不百年得于長老之所誦說耳之所習聞筆之簡冊可以質諸二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別爲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于臆說

而已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

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顚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而爲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

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四詩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爾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于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于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若敘飢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詞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益覺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于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于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歎之詞也出于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于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于情性之正耳至于被之弦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

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詩不可用之于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

拜肆夏寗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于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衞之詩未嘗不施之于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

按詩序可廢馬氏此說不可廢

序草木類兼論詩聲

宋鄭 樵 夾漈

兩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義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于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郎杜夔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大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不識雎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關關之聲乎凡鴈鶩

之類其喙褊者則其聲關關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鷕鷕此天籟也雎鳩之喙似凫鴈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不識鹿則安知食苹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蔞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關關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

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機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爲此患爲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機本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自陸機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唯爾雅一種爲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繇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唯本草一家人命所繫凡學之者務在識眞不比他書

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漈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眞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略爲之會同庶幾衰晚少衛遺忘豈敢論實學也夫物之難明者爲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尤詳其名焉

附王伯厚應麟云格物之學莫近于詩關關之雎摯有別也呦呦之鹿食相呼也德如鳴鳩言均一也德如羔羊取純潔也仁如騶虞不嗜殺也鴛鴦在梁得所止也桑扈啄粟失其性也倉庚陽之候也鳴鵙陰之兆也蒹葭露霜變也桃蟲拚飛化也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誠不可揜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道無不在也南有喬木正女之操也隰有荷

華君子之德也匪鱣匪鮪避危難也匪兕匪虎慨勞役也蓼莪常棣知孝友也蘩蘋行葦見忠信也葛屨褊而羔裘怠也蟋蟀儉而蜉蝣奢也爰有樹檀其下維穀美必有惡也周原膴膴菫荼如飴惡可爲美也黍以爲稷心眩于視也蠅以爲雞心惑于聽也綠竹猗猗文章著也皎皎白駒賢人隱也贈以勺藥貽我握椒芳馨之辱也焉得諼草言采其蝱憂思之深也柞棫斯拔侯薪侯蒸盛衰之象也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治亂之符也相鼠碩鼠疾

惡也采葛采苓傷讒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有多識之益也

詩疑

明陳繼儒　仲醇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于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于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即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于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鄭之旨與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酳酢之間鄭伯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籜兮乎則假又不得以淫聲自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邶鄘衛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幽詩也今以為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為風三四五章與六章

之半爲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爲頌其說益祖于周禮之豳雅豳頌而設也一豳詩如此而他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爲子夏范蔚宗指爲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序者漢儒之詩而非子夏所傳于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序雖不出于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朱紫陽掊擊小序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于說詩是矣第論易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訛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徵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襃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俗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況陰陽禮樂草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崛崎于文墨而附會于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夫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盎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自

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吾以爲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也

讀詩傳此疑可以不設

賦詩辨　　　　　　宋王柏魯齋

作詩所以言志也賦詩亦以觀志也觀其志不若觀其禮志無定而禮有則也夫歌咏者發于天機之自然而人心不可飾于倉卒之一語是皆可以觀其志之所向而吉凶禍福之占亦因此而定此春秋時所以賦詩于盟會燕享之際而有不可掩其本心之情僞者葢一吟一咏聲轉機萌事形詩中意形詩外其情故態不能矯誣自非義理素明于胸中其能勉強不失于金石籩豆之間哉當是時唯鄭國七子六卿

之賦爲最盛而趙文子韓宣子於立談之頃猶足以定其終身之所就亦可謂善觀矣予謂善觀樂者不觀其志而觀其禮先儒所謂禮先樂後者葢事有序而後能和此樂之本也以燕享而及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以諸侯而奏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恐不得謂之當然惟二南之樂得人倫之正爲教化之先可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小雅之樂已不同矣有天子宴諸侯之樂有上下通用之樂此則截然而不可亂舞位且有多少之數歌詞豈無同異之分

玩其義審其音則樂之本不待索之于鏗鏘節奏而後知昭懿之後僭禮已多況東遷乎夫君臣之分天地之常經也毀冠裂冕蔑宗周逆理亂常之事接武于史人心之樂喪壞無餘烏可責其于鐘鼓律呂之中猶有隆殺等威之別哉如晉侯之賦假樂賦既醉齊侯之賦蓼蕭此諸侯僭天子之樂也楚令尹之賦大明季武子之賦緜韓宣子之賦我將此大夫僭天子之樂也魯曰秉周禮其宴范宣子也爲之賦形弓宣子不敢當歸美于文公爲其宴甯武子也亦爲

之賦形弓賦湛露武子以爲肄業所及而詭辭焉禮樂之大分尚有間存于人心者魯之所秉亦微矣固無望於他國也是以晉享穆叔而奏肆夏奏文王穆叔俱不拜亦似乎知禮者其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此果穆叔之言乎抑傳之果無謬乎是皆未可知也棠棣之詩周公之詩也左氏以爲召穆公作楚歌武頌而三章六章與今詩互差亦何以知其爲楚之差也毛鄭之差左氏之差也至于魯三家者皆以雍徹矣非有聖人之明訓

後世亦將以爲當然而反證雍之可以通用矣大抵左氏之言多失趣而春秋之禮亦失之僭不可引爲三百篇之證愚故曰宴享而奏宗廟之樂謂之褻可也諸侯而用朝會之樂謂之僭可也雖有事證不得謂之當然

爾雅

明　焦　竑　漪園

爾雅詩訓詁也子夏傳詩者也子夏輩六十人纂先師微言爲論語論語中言詩者多矣子夏獨能問逸詩（逸詩非絲衣也）晦菴讀詩綱領述論語十條而終之子夏得無意乎傳記中言子夏嘗傳詩今所存者詩大小序又非盡出子夏故曰爾雅卽子夏之詩傳也疏言釋詁周公所作今其中一字二字者姑弗論霢霂笑傲變風詩爲得周公釋乎支于九州五方四極彿彿徨徨之類詩無其文者或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要之傳詩者什九且爾雅有釋詁釋訓毛公亦以其傳詩也故其解詩錯取爾雅之名題曰詁訓傳則爾雅之傳詩毛公固謂其然矣詩有風雅頌而獨云爾雅者雅有小雅兼乎風大雅兼乎頌何以故詩之辭有體比之樂有音大雅之體與音頌類也小雅之體與音風類也故曰爾雅兼風頌矣爾之言近也易也言其近且易可以明雅也古之解經者訓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漢儒尚然至于後世解者益明讀者益略麤心浮氣不務沉思譬之遇人于塗見其肥瘠

短長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陸農師以說詩有名多識鳥獸草木蟲魚注爾雅又著埤雅

附楊雄答茂陵郭威云爾雅孔門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執者也記言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增耳

讀爾雅

明 魏文焌 南臺

爾雅有釋詁釋言釋訓釋親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艸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共十九篇或以為周公倡之于前子夏述之于後或以釋詁一篇周公所作釋言以下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或以為當周公時有之以為周公所作者蓋以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辨以觀于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

哉基首為始何以此證為周公所造然其釋詞皆詩書所有若胡不承權輿及緇衣之蓆兮乃秦康鄭武之時又在周公後其偏解六經而多為釋詩故儒者疑為子夏所足至釋言篇解淇澳切磋等句乃大學所以釋經文詩美武公去周公遠矣然則謂周公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等補益皆無正驗郎景純謂與于中古亦不知為何人但其為經實典籍之樞要訓詁之鈐鍵信非聖人不能為而後人依倣增益遞有之故題次無定非若劉熙釋名二十七篇首天地終

喪制作于一人故銓次有定例也疏解爾近也雅正也近世楊用修非之引三蒼解詁云爾華繁也引詩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本艸紫菉一名月爾謂其芽拳曲繁盛也解爾爲麗愚謂爾與邇同言其爲書切于名物歸于典要其事肆其義精其言近其指遠不遺小物不騖玄虛蓋取易邇靜而正之義疏解曰言可近而取正也楊用修引疏解謂近于正而非之悞矣

詩傳闡跋

今之讀詩者輒曰毛詩然舉業家奉考亭之言爲功令萬步蹕之不敢移尺寸尚不知有鄭箋安問萇也又況上及爾雅若廣若翼若稗者乎卜氏小序時見諸考亭稱引猶以無關舉業瞠焉爾顧小序之説定鼎蔚乎而當時夫子所嘉與及門言詩之科惟商與賜卜有序人信而弗尊又襍亂于後人端木有傳世罕聞知矧其能信而尊之也先君子以葩經壇坫海内夫士有善必本其父兄長老此余伯兄既淵源家

學而加厲焉非敢謂能變其本肇端詩傳兼總條貫至詳謹也若退彝頌於風進豳風於雅春秋大義炤於經天日月而辨楚宮非衛唐棣麥秀正其章次諸如此類確乎其不可刪者種種也則伯兄之汎濫經史旁洎稗官參綜考訂三百篇復各得其所作詩闡其於端木之詩傳猶之乎爾雅之有稗有翼有廣云然而詳謹明確或莫之加删也矣君子樂得其辨信之尊之者政不妨推廣而加厲焉以變其本也弟忠

瀛跋

詩傳闕跋

詩傳一編孔門言詩正印也曠代浮沈入我
明而始著豈非天歟漢宋諸儒說詩如聚訟卒無及
詩傳者鄭夾漈力辨小序之妄而亦未嘗及詩傳豈
諸儒俱未見耶然黃東發稱引古註多與詩傳合似
宋儒亦嘗見之矣攷經籍志首列子貢詩傳一卷又
郭相奎中丞言係秘閣石本爲黃文裕所得而摹者
何人重者何人廢之何時興之何時本末源流序次
井井則固歷晉唐宋而存矣不知何故若隱若現至
于今也郭中丞刻蜀中張元平司馬刻貴竹李本寧
宗伯刻白下姚安之師偕古刻武林皆不約而同他
如丘陵學山百家名書漢魏叢書諸集中亦多有刻
者特蜀中貴竹白下三本皆並小序行學山百家諸
本皆並申公詩說行是刻者猶未能確定一尊而讀
者亦或以與同滋疑議毘陵鄒肇敏師過武林論古
執經偶及詩傳師擊節推揚嘆稱殊絕葢師世以詩
學名海內攷索精研信好深篤非苟焉已也博綜之
下裒斷與同作詩傳闕凡傳中引端未竟之旨悉闕
疑如日星其最快者六笙詩不亡唐棣麥秀諸章復
其故而頌之次序咸不紊此又從詩傳殘缺中諦思
摸索忽以神解豁然而三百五篇頓完好也恭異矣
哉近尊宋註爲
功令無敢軼尺寸間有持高論者又謂詩無達詁隨
人自說而聖經益莽蕩無指歸豈知無邪得所傳固
有原題哉郭李所刻詩傳本係鍾鼎篆文古法森然
識者知爲先秦舊物然傳不得闕終未著明其浮沈
代而發現于一時羁展輻輳天寔鄭之豈曰偶
然

門人吳懷古跋

詩傳闡二十三卷闡餘二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鄒忠允撰忠允字肇敏無錫人萬歷癸丑進士官至江西按察司副使是書卽豐坊僞詩傳每章推演其義而於坊僞詩說則深斥其妄一手所造之書而目爲一眞一贋此眞不可理解之事矣